

吐魯番侵略哈密事蹟一卷

附趙全讞牘一卷

不著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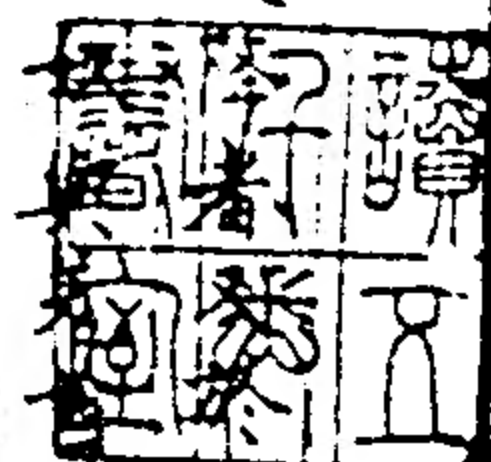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光緒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哈密事蹟一

卷附趙全讞牘一卷》提要

吐魯番侵略哈密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
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
通路至宋俱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肅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
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
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
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
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邊賊又於肅州外千
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
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金印令其
世守哈密外通吐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
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羗戎
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
敢坐視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
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
兒加引路搶殺吐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吐魯番
衣服冠留吐魯番王阿黑麻衆來哈密刀刺死
阿木郎彼有陝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

本郎所為土魯番不忍殺攜歸其國由是哈客
失守

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升謀請命右侍郎張
海往經略之海至彼上言遠夷不加可兵來則
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
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道貢如舊弘治十
七年哈客屬夷阿季刺等怨陝巴格寇陰附黑
麻于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攻哈客陝巴棄
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

連賊裔占哈客耳若有人來哈客我歸本土無

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客衛都

督奄克索刺等亦虎仙至哈客撫諭夷眾仍令

陝巴守國阿索刺等執送不聽欲真帖木兒守

城奄克索刺等將阿索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方

纔畏服董傑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

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客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

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顧依奄克索刺

暫住哈客朱詢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

往甘肅州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

牙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夷哈郎欲訴害之
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領頭目
大者他只丁占守哈客遣使道書甘州鎮巡官
曰哈客城全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
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
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上
言番書奏

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
事差官經略時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
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

生澤在四川征勦流賊事完回京無缺兵部尚

書陸完乃與楊廷和議曰番夷扶求貢幣不可

與差官經略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命澤

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逆賊請

初都督奄克索刺等亦虎仙等共守哈客又初赤

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命下御史

張麒上言鄧璋見在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

且洋籍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給事中汪江

上言治病藥無二君奕棋局無二帥不宜並用

二人總制皆不聽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

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
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通土魯番人者他
只丁冠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
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面芥任情以為番夷好
利可以利端乃故違

初旨坐視殺掠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
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城印哈密都督奄克字
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何三在哈
剌勒澤達通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
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

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免甚
麼希罕我奏

朝廷蟒衣膝襪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你
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
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候土魯番未至澤遂奏
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
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真定人澤
先為真定知府相善澤陰託澄奏言陝西一省
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
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

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
去任澤書囑新貴陸完轉賂錦衣掌印錢寧因
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通都察院缺長薦澤掌都
察院印惟就道方燕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時
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
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
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民之所能逆觀
新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遣滿
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
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速未

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滿速兒計議不協陸
完改吏部戶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
所奏為是乃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
仙等回處置傳當方許回京新貴等從中沮之
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
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土魯番交割贈幣又
許送段幣一千五百疋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
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回來
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

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本等十二名驗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新貴俱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自輕有才亦輕率竄謀即奉以祺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桑思遠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密復

回國留虎都六寫亦虎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見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何復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才木蘭後來占守哈密差例刺火者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於肅州通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從豈禁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陳九疇以斬巴思等

為奸思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才木蘭來瓜州候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肅州急九疇令游擊將軍萬寧奉將符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萬寧全軍敗沒將存禮幾不免攻破若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眾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九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捶楚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

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虜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惧密謀于內閣大學士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部兵部還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萬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瑩兵科

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員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慮養城西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

初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勦完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黃臣未至趙春還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依憑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為大學士將免力庇之宗

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囑付譯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素與澤厚託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依阿內閣議稱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王璉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遺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復為曲庇者奏

上彭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竄虎亦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匹後又審彭澤失信致啟邊釁

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楊廷和服闋在閤與蔣冕毛紀票

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調外任因是內閣與王璉不協

文皇即哈密地封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襟喉諸番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死子李羅帖木兒襲李羅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裡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鎖裡阿力王死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請來問以王母外甥

訥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遣入哈密阿黑麻以罕慎非貴族襲殺之因入貢求為王以主哈塞時兵部馬公文升不可請降璽書切責時王母亦死阿黑麻遂以金印城池來歸馬公又以哈密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同居彼此頡頏又小列秃野也克力肆擾難守非元遺孽不足以鎮之乃求得曲先安定王姪陝巴可任奏諭甘肅守臣及哈密三種頭目合辭稱善乃降璽封陝巴為忠順王守臣失於倉卒激怒阿黑麻復虜陝巴金印以去至弘治七年復來據哈密

馬公欲效陳湯故事得肅州衛指揮楊恭以往

而應兵貪功雖至哈密城阿黑麻已進去僅斬

四十餘虜以歸自是阿黑麻畏怯遣使入貢請

歸陝巴金印又內臣為汪直所掩至十一年十

戶張仁始得陝巴封為王招集離散夷人給以

牛馬種子布疋衣糧十二年二月入哈密乃定

兵部左侍郎張海運略哈密條奏六事通判人

不從召而還一陝巴政司奏改

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不貲殊非

長策今其地殘破旁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

糧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

帶以統攝之

二除亂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

願為鄉導至殺虜其王占據其地令其人家族

寄居于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密識其人

即擒捕之以正其罪

三訪夷情土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詳知其國城堡

傾賴兵部稀鮮特恃峻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

當先用間諜以離懷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

擊之

四邊亂畧土番皆受朝廷金繒之賜其志益驕

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開闢卻絕勿與交通且

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自當去就

彼計既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

五固封守肅州臨邊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為守

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卑隘不稱宜加修築務

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為貢道障觀

六預調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

邊要地預屯重兵若干以便應援又預練練游

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給五年之

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

正德辛巳四月頒

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黃臣趙春原擬問奏
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票

旨以瓊州勾引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
不敢從後乃以寫亦虎仙問結後事入罪死于
獄連及彭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解
寬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
之未幾御史楊東中上言瓊害澤罪免乞罪瓊
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為都
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

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被殺後聚兵

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寇掠以殺降
為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王瓊繫獄
比黨頗多給事東史道因劾楊廷和彭澤奉稱
史道巧詆元臣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乞下法司
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
桂及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
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文章論劾澤沮塞言路
由是謫曹嘉外知縣于桂亦陞淮安知府廷和
屢疏乞休吏科都給事中楊一瑛上言廷和

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開誣詆之源于桂則導其
流曹嘉則揚其波素乞暴白是非懇留以慰中
外之望朝廷降旨是其說慰安廷和令速起
視事給事中閻閣平日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
欲攻擊內閣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璽遂劾史
道曹嘉閻閣危疑忠良交亂國事由是史道再
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州茂州判官閻閣已
陞僉事復降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亟奇御史
吳鎰等十九人相繼論救不得遊擊將軍靳英
以賊敗御史郭浦論兵部用人徇私給事中曹

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遂致
仕而去

按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念曰吾恨不手刃此
奴有白于王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
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
大罵寧乃卿之即傳旨罷其官而意未已也使
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今言
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
東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冤時陸大章
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

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調任未幾寧敗
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公為
兵部尚書 出呈明紀畧

以上係嘉靖朝事蹟

刑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臣王崇古等謹

題為伏仰

天中歲虜首執

獻逆犯邊

旨道還降夷請議

獻俘梟示以昭

國法事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總

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糶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王崇古題前事內閣審過見解逆

犯趙全等情罪乞留議處等因奉

聖旨這逆犯着法司會同兵部錦衣衛問擬具奏其

餘事情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卷

查先該宣大總督王崇古題同前事奉

聖旨兵部便着了來說欽此隨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叛逆元兇頻年糾虜入犯荼毒生靈罪惡

滔天仰賴上穹錫佑宗社垂庥虜首效順執縛來
獻是洩神人之憤朕心嘉悅依擬奏告郊廟獻俘

正法內外有功人員宜加恩數你部裏查例來
看欽此已經兵部遵行去後今奉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內除邊務敘功等事兵部另行議覆外
續准兵部咨送逆犯趙全等自營張彥文劉天
麒趙龍王廷輔呂西川呂小老馬西川前奉臣
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高守禮等大理寺
右少卿臣部光先等兵部尚書臣郭乾等太保
兼太子太傅錦衣衛掌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

督臣朱希孝等會問得一石趙全年五十四歲
係山西行都司雲川衛右所已故百戶趙雄下
餘丁在左衛四峯山村居住狀招先年有山西
靜樂縣已問決呂明鎮傳習白蓮教妖術伊失
記姓名徒弟前到本村與全并先存今故逆犯
丘富學說呂明鎮有一寶貝能觀人貴賤全就
不合與丘富俱投呂明鎮為門徒呂明鎮向全
與丘富說稱全等俱有領管萬兵福分全又不
合與丘富各傳習白蓮妖術扇惑人心以致沿
邊愚民響應蒙撫按訪知題奉

欽依將呂明鎮等獲審明決訖伊見獲男乳名小五子即呂西川年幼逃走各處躲避嘉靖二十四年間有先存今服毒已死逆犯周元係湖廣黃岡縣人因在本縣書寫積年害民間發大同威遠衛充軍撥赴本邊守墩叛投虜地改夷名大筆寫氣向在俺答營教誘侵擾

中國嘉靖二十八年間丘富聞知呂明鎮事發因係傳習同黨恐怕緝拏隨即投順北虜俺答部下以妖言誘惑本夷用為頭目比有見獲張彥文被擄走回通曉夷語投充大同正兵營通事

有功陞大同後衛後所試百戶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有陣亡總兵官岳懋領兵至滅虜堡巡邊偶遇大舉連賊入境岳懋號令官軍下馬剽營步敵張彥文因勢眾要得賚陣媚虜窺見東南角地勢受敵就不合泄與伊熟識虜酋致賊將營攻破殺死岳懋并其餘官軍五百餘員名盛甲馬疋盡行搶去訖張彥文仍回該營領兵莫敢舉發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有本村先存今故梁天梯聲言要將白蓮教一起稟官全慌悞帶領兒在草地妻李氏男受子

即趙有庫管定子即趙有倉幼女三人及見獲弟趙龍伊兒在草地妻許氏弟趙愷各不合與渾源州見獲民王廷輔山陰縣見獲民李自馨并見草地妻梁氏及見在草地逆犯馮世用陳鉞李河梁滿楊河羅朝寶孟大益梁廷相張朝宗李山潘雲高金等二十餘名口各亦不合由寧虜堡師家口出邊一同投順北虜俺答男鉄背台吉部下為兵本首當將李自馨起夷名把漢筆寫氣王廷輔起名個谷王全并趙龍俱照舊名與丘富駐劄迤北大邊外古豐州川各起蓋房屋立名板升種田住牧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與丘富分遣奸細入邊探聽虛實交通近邊城堡奸逆具販貨物賄送俺答妄向俺答駕說伊有天分尊禮為帝日逐教誘各夷置造鈎杆攻取城堡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謀危社稷日與俺答商說分遣各虜攻取大同宣府薊州一帶與

南朝平分天下俺答歡喜將全與李自馨俱加為酋長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教誘傳調各部連賊約有五萬執竿

鈞竿與趙龍王廷輔各又不合隨從由柵胡堡邊進入各用鈞杆搭扒將本堡攻開殺死守備唐天祿并本官家眷二十二口官軍五百二十餘名仍在平虜朔州等處城堡用鈞杆攻破各路村堡數多殺擄男婦萬餘名口衣糧頭畜無計回營全與李自馨驅使被擄漢人各修築土堡一座全周迴五里李自馨周圍二里各自城守本年九月內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各又不合導引俺答等部落連敗六萬餘騎數竿鈞杆由大同左右衛地方進入直抵懷仁應州山

陰馬邑一帶攻毀城堡及用言誘嚇詐開大小村堡一百一十餘處殺擄男婦八千餘名口搶去馬騾牛騾一萬餘匹頭隻糧無計燒燬房屋三千五百餘間李自馨仍帶領眾賊到伊佳村叫叫稱我已在板升幹下大事業你們跟我去受用比堡內居民見在草地逆犯李朝等各不合與李自馨別卷已處決弟李自橋聽從當開堡門將伊闔戶并緊堡男婦三百二十餘名口及衣物俱用車裝載跟隨李自馨到於板升住種本年十二月內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各

又不合導引俺答部落連賊三萬餘騎從右衛邊際深入將本城圍困蒙督撫會同斬罪監故恭將王浩帶領兵馬一千員名前去搬運糧食全與李自馨各又不合倡率眾賊將王浩圍困將各官軍穿載盔甲九百五十副并眾軍衣服器械二十餘件付饋送全等方纔退回全將搶去漢人馬子收為義男起名趙國勳將前女二人配與楊河高金為妻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內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各又不合導引俺答黃把等部落連賊八萬餘騎由瀋家口進入搶

擄薊鎮遵化等縣村落殺擄男婦一萬餘名口牛羊馬騾二萬五千餘匹頭隻搶掠衣糧焚燒房屋無計以致震動

京師本年六月內全等各又不合導引俺答賊眾一萬餘騎由析皇山弘賜堡九墩折口進入攻毀懷仁大同二縣各堡并前後衛所管圪塔頭長安村等堡三十三座殺死

襄垣等王府宗室聰潯俊櫛并俊塚家眷三口殺擄軍民男婦八十二百餘名口馬騾牛羊一萬四千六百餘匹頭隻燒燬房屋車輛搶掠衣糧

無計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內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各又不合導引俺答等部賊六萬餘騎從拒牆堡進入直抵山西廣門關內崞縣等處攻毀堡寨一百餘處殺擄男婦萬餘名口搶掠金銀首飾衣服頭畜無計嘉慶四十年十一月內張彥文跟隨大同總兵劉漢前往平虜湯西河等處與賊對敵見得賊眾又因素日賣陣招虜得計恐事敗露又不合棄棄弓矢出邊投入俺答部下起夷名羊忽厥虜酋因伊先年賣陣陞為頭目隨營出戰嘉靖四十一年間又見獲

陝西延安府府谷縣民劉四郎即劉天麒原投老營堡遊擊李應祿作為家丁本年五月內因李應祿剝削軍糧及嚴行緝打怨狠就不合謀為不義倡率見在虜營逆犯陳世賢王麒等各又不合聽從持刀殺傷李游擊各騎官馬帶領兒在虜營伊母賀氏妻陳氏并各人男婦一百三十餘名口於本月十三日由本堡丁角山出邊投入俺答部下送發板升住種及將劉天麒起名劉泰將本年九月二十九日全與李自馨張彥文趙龍王廷輔劉天麒等各又不合導引

俺答部賊一萬餘騎由左衛黑龍王等墩進入攻毀左衛等衛并雲陽等堡所管墩堡五十餘座殺擄墩軍并各堡男婦共一千六百餘名口頭畜七千八百餘頭出邊劉天麒節將擄掠人口并招集叛逆漢人管領二千餘名口伊亦驅使被擄漢人修築土堡一座周圍二里有餘積有馬牛五千疋隻糧米五千餘石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內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張彥文劉天麒各又不合導引俺答黃把各部達賊十萬餘騎由牆子嶺進入口搶掠深入通州順義平

谷等縣搶殺牛羊騾馬衣糧不計其數以致

畿輔震驚針等各又不合謀為大逆仍要誘引各

夷謀犯

天壽山陵當被官軍阻截各賊滿載回營俺答歡喜

將全封官把都兒哈管領叛逆并召集被擄

漢人一萬餘名口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內全與

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各又不合倡率各部賊

黨五千餘騎執竿鉤杆入犯朔州地方攻圍堡

寨及將地名念高村攻毀殺擄男婦二百餘名

口搶去頭畜二千三十餘隻本年十二月內全

與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趙龍王廷輔等各又不合導引俺答部賊三萬餘騎執竿鉤杆搶至山西奇嵐州興嵐等縣將奇嵐州西關攻毀殺擄男婦八十餘名口頭畜萬餘金銀首飾衣服無計嘉靖四十四年間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各又不合詆諆將俺答僭稱皇帝偽號驅使被擄漢人於大板井迤東與俺答修城一座採打木料於內起蓋長朝殿九間于本年五月十五日工梁燒紙贊呼萬禮行禮間上天忽起大風將梁刮落致將逆犯宋銀兒及不知名真

夷七八人打死俺答畏怯不敢內住後全等將殿仍復蓋完本年八月十八日呂西川因年長成懼罪不敢回籍知全係伊故父徒弟又不合與見在虜營逆犯江廷賓康伏趙大朋等四十餘人各不合與已死郭先俱出邊投金部下全因呂西川素熟兼又年力精壯令伊管領連兵後分撥與李自馨部下隨住本年九月內全等各又不合導引俺答部賊一萬五千餘騎由朔州西山小北岔口進入攻毀張蔭庄等七村堡擄殺男婦頭畜衣糧無計李自馨將擄去幼男

立為義子起名李明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內全等各又不合導引俺答部賊二萬餘騎直抵山西保德州等處攻毀堡寨五十餘處擄殺男婦二千餘名口頭畜五千餘隻金銀首飾衣服無計本年三月內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各又不合驅使擄去漢人採打木植於俺答前蓋朝殿後蓋寢殿七間東南角建蓋倉房三間又於城上周圍建蓋兩滴水樓五座密遣奸細竊入各城易買金箔并各色顏料回營將修完前後殿樓粧彩龍鳳花樣聳動彼處漢夷全等各又不合就於前築土堡內建蓋大宅一所大廳三間大門二門各一座各懸牌匾大門上書石青開化府二門上書威振華夷又建東塔宮西鳳閣各一座三滴水土樓三座懸扁上書滄海蛟騰仍用五色顏料僭畫龍鳳等項住過本年七月內全與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趙龍王廷輔呂西川各又不合導引俺答黃台吉等部賊三萬餘騎由宣府張家口入邊侵犯深井等川攻毀淳沱店等十餘處擄殺男婦二千餘名口馬騾牛羊三千三百餘匹頭隻燒毀房屋車輛

搶獸衣糧無計。隆慶元年九月內，全與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趙龍王、廷輔各又不合，倡率逆黨導引俺答等部落大舉進賊，數萬由寧武關直抵山西，攻陷石州及各村堡，殺擄男婦萬餘名口，頭畜金銀器皿首飾衣服各數萬計。俺答因喜張彥文導引有功，將伊亦加大頭目管領部落，并逆黨一千餘人。隆慶三年二月內，有見獲陝西西安府民楊一休，因艱難投偏頭關，愿軍食糧撥在高民墩哨備。伊亦不合與虜交通，貨換馬尾，事發由本墩出口，叛投擄營，全送發

李自馨部下。伊當認呂西川為兄，號稱呂小老。本年九月內，全與李自馨、劉天麒、張彥文、趙龍王、廷輔、呂西川、呂小老各又不合，導引俺答大舉進賊三萬餘騎，一股二萬餘騎由左衛入犯懷仁、應州、山陰、大同等處，一股一萬餘騎由鎮川堡入犯大同川、許家庄等處，一帶攻陷官民堡九十餘處，殺擄男婦及儀賓王廷樞等二千餘名口，頭畜二千五百匹，頭隻雜糧一萬餘石，燒燬

代懿王簡王等墳內房屋、山陰縣黃魏子堡、李千

戶等樓臺一十座。全自督兵攻打三日，盡被火燒燬。將各男婦殺戮。隆慶四年二月初七日，有陽和衛左所已故百戶余丁馬四見獲男馬西川，因與脫逃榆次縣人李孟陽各不合，出邊貨換馬尾，投現在虜營，逆犯孫四即孫大臣不合，容留窩住。馬西川又不合，投入板升全等部下，往來傳泄邊情，與販貨物圖利。本年三月初八日，馬西川與全等暗約，老營堡脫逃。李義、韓龍岡、李香與孫大臣、李孟陽各不合同，謀要得家誘俺答部下賊八千餘騎，暗襲老營堡，許為內

應關門。比因山西鄭總兵知覺，備兵在堡防守，未曾失陷。李孟陽見襲城未遂，隨帶馬尾又不合，越關前去揚州，貨賣李義等仍在營堡潛住。全與李自馨、劉天麒、馬西川各又不合，引領俺答前賊在於隣近村堡搶掠。比馬西川俱恐亂賊將孫四殺害，前到孫四住村孫家山，又不合，將孫四叫出。伊亦不合，帶領男婦一十一名口，距隨馬西川俱各出邊，投入虜營。本月初九日，等全等又不合，節次引領各賊搶犯平虜、威遠、靖虜、鎮羌、天城等處地方，俱被官軍敵退，見勘

未結金住大板升節年搶擄漢人并招集逆叛
白蓮教人等約一萬餘名分立頭目一十二名
馮世周益大益李山潘雲陳錢并見在虜營逆
犯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芳張豪傑瓦四
各管七百名不等俱屬金總管外仍有小板升
三十二處小頭目三十二名東打兒漢火力赤
張榜勢毛榜勢打兒漢小則火同智海代首領
俺黑兒器長腰兒火里智了頭計大筆寫氣力
郎小則磨毒氣打兒漢劉棟鎖合兒韓侯兒王
銑先舌兀八兒黨小則紅眼子則徐先兒李自

崇火刀赤老漢代鎖合兒馮通小則火里智老
漢五合器李只害蕭牌子高洪馬洪名下各管
漢人八百或九百餘名各在豐州川分地住種
本年八月內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各又
不合教唆俺答及黃把二酋永邵卜等賊宣府
遼外會兵要搶薊鎮地方因各邊設防嚴密未
敢深入各散訖本年九月十七日有俺答孫把
漢那吉因俺答將換兒都司禮定不知姓名夷
女娶過為妾被換兒都司嗔恨要行警殺俺答
却將把漢那吉原定取兒扯金的女兒與換兒

都司娶去致被把漢那吉怒怛引領伊妻內吉
并奶公呵力哥等一十一名口由平虜地方入
邊投降

中國該敗胡堡操守崔景榮報知平虜參將劉廷
玉本月二十三日差人將把漢那吉等解送巡
撫大同方都御史送發大同府糧知府會同山
西行都司及多官審明具呈本院會同總督王
右都御史具奏問俺答因伊孫投降當會全等
謀要索取金又不合標設酒席請俺答到本家
張彥文備說

中國城堡要緊只調人馬圍困邊堡攻開幾座不
怕不送那吉出來俺答聽信統領虜賊三萬餘
騎於十月初一等日圍困平虜及遼東騎在於
威遠一帶剽掠逐日遣兵及全等漢人向各
城逼討伊孫說稱一年不放出來攻因一年等
語蒙總督衙門傳令沿邊城堡將領收斂人畜
整朔兵馬晝夜固守十分謹嚴又將標正兵馬
分發朔馬衛所等處設伏迎勦虜衆不致深入
俺答見得不與那吉逐吉選差夷丁赴平虜城
問訊當有軍門提調標兵胡總兵差家丁樊倉

等赴平虜城傳諭夷兵令俺答差親丁來答話
俺答當差夷丁火力赤赴雲石盤當有督撫原
委立與副兵田世威選差通事官鮑崇德赴俺
答營令執紼全及周元等有名逆犯送還許為
奏

請送回那吉各議允回報問比俺答先聽全等至
令調遣伊子黃台吉兀慎擺腰等頭目於本月
十二日統領二萬餘騎由弘賜堡地方進入直
至鎮城迤東安營分遣夷兵向城下索討那吉
當蒙巡撫方都御史差通事龔喜直入虜營傳

諭各酋必須退兵乞哀方為議請若敢擁眾

搶擄就將那吉殺死各酋畏懼殺害那吉當即
退兵竊鎮城仍向南路許家莊河南一帶村落

搶掠頭畜糧穀擄人口蒙督撫衙門調集宣

大兩鎮兵并力截勦各賊見兵馬眾多累戰被

大器打死人馬數多急由舊路出邊改道蒙王

總督會同方巡撫將把漢那吉等投順前情題奉

欽依該兵部議覆將把漢那吉等陞賞訖本月二十

五等日俺答因見黃台吉等敗遁先差夷使來

回日向田世威處討信復蒙督撫會發鮑崇德

及各夷使赴俺答責以背約人犯等情俺答隨
差張彥文同伊營中軍打兒漢守領哥及黃台
吉亦差家丁亞都善等廣報番文內開請
討把漢那吉及許紮全等送還仍稱伊原係進貢
中國連年被丘富及全等教誘說稱該坐天下
教伊搶擄致將好路壞了今伊孫降明是
天意乞討

封號許伊進

貢永不犯邊及稱周元并見在虜營楊孟秋不係
白蓮教逆犯乞為留用等情於十一月初一日

從雲石堡進入投見方巡撫并王總督譯審各

夷情詞與番文相同蒙將張彥文收監仍面諭打

兒漢等及復差鮑崇德夜不收李朝卿等隨同

打兒漢等復入俺答營內齎執傳帖傳諭俺答

朝廷不殺那吉之恩責令縛

獻全等逆犯許為奏

請封號容其進

貢俺答聽信隨於本月初十差委真夷打兒漢等

五名將全并李自馨劉天麒趙龍等八名捉獲

邊外周元誑悞當在板升家內服毒身死眾將

身死燒化訖當蒙撫院選差旗牌李宇張惟忠
及雲石堡內本月十七日蒙督撫衙門會題該
兵部覆奏

欽依咨行督撫蒙會差總兵胡鎮參將葛泰遊擊朱
瀚中軍官康綸千把總胡應時等旗牌呂和等
頭目王佐等巡捕指揮趙國志將把漢那吉等
送至左衛城本月十九日真夷打兒漢等將全
等自雲石堡執赴威遠城交與副總麻錦即時
押送左衛二十一日蒙方都御史差旗牌官楊
安等與同鮑崇德伴送那吉等出邊當蒙大同

兵備道崔泰議將全等收禁於二十二日責付
胡鎮等押解方都御史趙發分巡冀北道監候
問本日申時蒙王總督案行朔州兵備會同分
巡冀北大同兵備道督同山西行都司大同府
將全等再三審究各情明白又審據全等執稱
各在板升生有男女不等趙龍生夷名火泥計
窩免瓦十免薄合免寧安免六子三 昏五
昏六昏三女擺言聖場場開擺言四孫劉天
麒生了頭子王廷輔生猛哈子各一子李自馨
招李明為義子全生二子趙有倉趙有庫三

女及審周元身死是的王申王總督備將前項
緣由并全等九名具本差旗牌官軍解送到京
題奉

欽依會同前情是的將全等取問罪犯八名李自馨
年四十七歲係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富安
坊民張彥文年六十四歲係山西行都司大同
後衛後所試百戶劉天麒即劉四年四十二歲
係陝西延安府府谷縣民趙龍年四十九歲係
趙全堂弟王廷輔夷名猛哈王年六十二歲係
山西大同府渾源州黎園里民呂西川年二十
八歲呂小老年二十七歲俱係山西太原府靜
樂縣民山西川年二十八歲係陽和衛左所百
戶缺下餘丁各招與趙全招同議得趙全等所
犯劉天麒除軍士謀殺本管指揮張彥文除知
總兵討襲外番機大事而輒漏泄於敵人各又
與趙全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呂西川呂小老馬
西川俱除謀叛各罪名不坐外俱合依謀叛但
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決不待時以
各梟首傳示九邊照出見在虜營趙全妻李氏
男趙有庫趙有倉義男趙國勳趙龍妻許氏弟

趙愷男夷名火夷計等六名李自馨妻梁氏義男李明劉天麒母賀氏妻陳氏男丁頭子王廷輔男猛哈子并漢人馮世周陳鐵李河洲滿樹河羅朝寶五大並梁廷相張朝宗李山潘云高金李朝陳世賢王麒江廷賢康伏趙大朋楊孟秋孫大臣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多張臺傑瓦四俱在板升遠難捉獲聽總督衙門設法密處脫走李孟陽李義韓龍岡李香另行緝結恭照逆犯趙全等名限左道以惑愚民背

中華而就黠虜勾引僉首入犯包藏禍心盤據板

升為巢深懷異志起朝堂上偽號甘為媚虜之

謀窺

陵寢毀

王墳大肆滔天之罪損軍幾將

宗室亦受其克殘破堡陷城邊氓盡遭其荼毒震

驚

幾輔仰屋

宸衷覆載之所不容

神人之所共憤雖擬重辟猶有餘辜又審得趙龍

等五名所犯事情與趙全等四名無異亦難別

議一冊照各犯律當緣坐家屬見今俱在虜中一時難以盡法合候

命下將全等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趙龍王廷輔呂小老馬西川呂西川押赴市曹照例會官處決各梟首治送兵部傳示九邊懸掛其各犯見在虜營家屬并逆犯馮世用等移咨總督衙門計處脫逃李孟陽等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緝獲問擬具奏均乞

聖裁臣等遵奉施行緣趙全等俱係重刑及奉

欽依這逆犯着法司會同兵部錦衣衛問擬具奏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右土魯番侵掠哈密事蹟一卷蓋係明抄
 年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後附趙全源
 續在翰林院清祕堂原奉鈔出原本
 即乾隆中館臣據以序編者也光緒丁亥
 臘月陰夕前三日五千卷堂主人記

哈密事跡一卷附趙全源續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是編不題書名亦不著撰人名氏前載正德中土
 魯番侵擾哈密及經畧彭澤與王瓊措置事又附
 載經畧張海奏議一篇後載嘉靖間刑部議讞煽
 誘諂達原作俺荅今改正叛人趙全等九人奏牘蓋明人
 雜抄之殘帙也其序瓊澤二人語皆袒瓊謂澤
 因靳貴陸完納賂於錢寧以求召後又附通紀畧
 一條則載瓊激錢寧以傾澤其說自相矛盾今明
 史從通紀之說其敘趙全之事亦與明史無大異
 同但曲折差詳蓋讞牘之於史傳各有體耳

夷齊錄五卷

〔明〕張玘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夷齊錄五卷》

提要

夷齊錄引

歲嘉靖乙巳冬余為郎職部夜夢二偉人持墨二函以贈揖受竦覺次日平州之

命下矣蓋夷齊墨台氏孤竹遺址在平城東二十里

許抵任備前理刑今撫西夏思齊霍公前郡貳別駕嗣寄

留都地省郎蘇子劉子往謁焉法像雍然恍如夢中所見夫夷齊聖之清者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迺余於夢寐間猶得見之不亦異哉不亦異哉既為之築新廟貌廣購祀田匝樹松楸復搜括記載編集成帙名曰夷齊錄方付諸梓人迺余有酒泉之行迨己未夏後叨

簡命來撫薊門勅勅垣塞瞻拜尚缺偶閱是錄景慕益增遂書此授前給舍任今紀守爰刻諸簡端以識後先歲時云

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遼備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陽後學張玘書

夷齊錄總目

一卷

制

二卷

論

三卷

辨

四卷

記

贊

辭

詩

五卷

附錄

傳

頌

賦 歌

外錄

伯

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二子

夷

父名初字子

朝伯夷名允

像

字公信叔齊

名智字公達

叔

夷齊其謚也

或曰中子名

齊

遠字公望

按謚法安心

像

好靜曰夷執

心克莊曰齊

叔

夷齊其謚也

或曰中子名

齊

遠字公望

按謚法安心

像

好靜曰夷執

心克莊曰齊

右遜國圖

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邈矣孤竹

賢哉二人

一尊父命

一重天倫

孝弟盡道

揖讓求仁

清風百世

興起斯民

右逃國圖

伯夷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

兄弟俱逃

棄爵如屣

豈無宗祀

國有中子

求仁得仁

又何怨悔

秦伯仲雍

高踪可擬

右居北海圖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於惟逸民

避居北海

世亂則退

時清有待

諸侯弗屑

鄉人若境

衣冠思正

羽儀攸在

右歸西伯圖

伯夷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西伯善政	大老與歸	海濱起嘆
岐邑求依	豈曰凍餒	庶覲柔微
休哉清濁	膠序生輝	

右扣馬圖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乾坤正氣	篤生清聖	君臣之倫
扣馬而諍	武王有漸	太公起敬
精貫蒼旻	日星昭映	

右採薇圖

武王滅商夷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卒以
餓死

棄粟去周

採薇思商

不降不辱

立我綱常

從容作歌

餓死首陽

名稱列今

宇宙垂芳

右孤竹故疆圖

商湯乙未封孤竹國至嘉靖戊申蓋三千三百有
三年矣遺城歸然尚存

商邑翼翼

下國無傳

孤竹赫赫

夷齊之賢

升彼墟矣

幅幘在瞻

平灤親炙

萬世綿延

夷齊錄卷一

制

商湯十有八祀封孤竹國

通鑑前編乙未商王成湯十有八祀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功者之後封

孤竹等國有差

按孤竹君蓋殷湯十有八祀三月丙寅所封姓

墨胎氏或作一云竹君姓墨音眉名台初台音怡

墨子註

唐玄宗天寶七載祭義士伯夷叔齊

詔曰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

王緬懷厥功寧忘成秩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

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按唐玄宗祀義士八人夷齊與焉令郡縣長官

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官致祭伯夷叔齊

按真宗祀汾陰駐蹕河東府令訪伯夷叔齊廟

遣官致祭

右清節新廟圖

嘉靖戊申重建清節廟

孤竹遺墟

奕奕新廟

清節無前

作斯有兆

載碩路寢

亦儼貌肖

歲祀孔修

精英光曜

徽宗政和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

按是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故於濰州昌樂縣孤山昭賢廟有是封

元世祖至元十有八年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詔曰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進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康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國朝憲宗純皇帝成化九年頒清節廟額及祝冊

前代

祝冊曰遜國全仁諫伐存義惟聖之清千古無二懷仰高風日篤不忘庸修歲事永範綱常

按廟制舊在永平府治西北十八里孤竹故城

久廢洪武九年改建府城東北隅景泰五年知府張茂復建於孤竹故城成化七年知府王璽奏請廟額開設祭田弘治十年知府吳傑修之嘉靖二十六年知府張多為鼎建比昔恢麗焉

傳

周莊周讓王篇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通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郭象曰血牲一本作徒特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為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而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郭象曰論語云伯夷
不食其餒也而此云死焉亦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欲明其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秦呂不韋春秋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

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伯焉似將有
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
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

就膠鬲次於四內高誘曰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

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

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高誘

曰共頭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

水名林宜私孟諸高誘曰相猶使也使奉桑林為三書

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

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

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

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瘁自高也

今周見殷之避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

貨阻兵而保威高誘曰行貨謂與膠鬲割牲而盟

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善以說衆高誘

揚武王威殷之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

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

不為苟在今天下聞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

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

下而餓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

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高誘曰養所重不汙伯

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義輕重先

定也高誘曰伯夷叔齊讓國而去

漢司馬遷列傳大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

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

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

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

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張守節曰經史唯稱伯夷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
叔齊不及許由卡隨務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
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
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
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
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睹軼
詩可異焉司馬貞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
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之文即下米薇之詩
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
于嗟也故云命之哀矣是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志云孤竹古城在遼西令支縣南十二里父
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
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
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
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
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
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
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司馬貞曰薇蕨也爾雅
云薇蕨也○張守節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

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及餓且死作歌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山即首陽山以西
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
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是觀
之怨耶非邪張守節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
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山由是觀
西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
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
九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
至岐陽見周武王北至首陽山在遼西史傳紂居
即夷齊餓死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死處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
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
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
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也司馬貞曰伯夷有德而至若近世操行不執專
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
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
禍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

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從其志也故曰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司馬貞曰謂伯夷讓
死之輕若此○張守節曰重謂君子疾沒世而名
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不稱焉司馬貞曰自以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
行廉直而不彰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言已亦是操
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賈子曰貪夫徇財
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同明相照同類相
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

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
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
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庶能
施於後世哉

宋蘇轍古史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
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
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
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金履祥註
之事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據古史為
正又史記載采薇之歌辭怨而氣弱絕與孔孟所

言夷齊氣象不同外記取之古史亦不取焉○朱
熹曰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
與得仁求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
信於孔子之言耶又曰孔子親伯夷求仁得仁又
何怨遠之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
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
由為非司馬為是

朱熹集註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
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
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
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曾先之十八史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
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
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
去之王既滅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國朝王禕考定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

胎氏父曰初字子朝自伯夷名允以下據韓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

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

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

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

聞古之士遭世治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

天下亂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

以潔吾身自曰吾聞古之士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

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

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

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

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

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

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

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列序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

伯伯夷之論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家云

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此太

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光讓位之難及由光

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不見於經

史而伯夷之節則顯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暗

軼詩可異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

之怨耶非耶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

死矣能無怨乎蓋言其若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

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

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

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僕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引言顏子有德而早夭盜跖暴戾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災所以反獲致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豈以其薰若彼其輕若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固衆人之惡而愈見然則夷雖餓死豈足為輕哉伯翳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末又中言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沒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禘曰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有

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補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為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間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贊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為况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卿小司馬氏輒為之補益設以僭罪

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俟
覽者詳焉

夷齊錄卷二

論

聖賢論

周太公曰此義人也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孔子謂子貢曰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
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

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

行也

見大戴禮

子貢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孔子絕糧七日子路愠見曰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

矣奚居之窮也子曰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

叔齊不餓死首陽

見家語

曾子曰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
夫二子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

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見大戴禮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又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又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

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又曰居

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

公孫丑曰伯夷伊尹何如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

行焉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皆不為也

諸子論

周莊周曰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而餓死於首陽之

山見盜

列禦寇曰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

死於首陽之山

漢劉安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

而樂離世抗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見淮南子又曰

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見淮南子

韓嬰曰伯夷叔齊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

而弗能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東方朔曰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見文選

焦贛曰伯夷叔齊貞廉之師以德防患憂禍不存芳

聲後時見易林萃之解

劉向曰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天下之通士也見說苑

王充曰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

受封伯夷餓死夫聖人道同志合太公行耦伯夷

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見論衡又曰武王

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

能也見非韓篇

荀悅曰思伯夷於首陽想四皓於南山乃知穢妄者

足耻也見申鑒

王符曰伯夷叔齊餓夫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

志節美也見論衡

魏范曄曰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見逸民傳

劉峻曰夷齊斃淑媛之言附錄見子與困減倉之愬

唐蘇頌曰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天棄商矣諫

武王正臣禮也

李翱曰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謂子路子貢曰使仁

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

子比干見答侯高第二書

宋蘇洵曰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

蘇軾曰巢由不受堯禪堯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

粟武不害為至仁又曰武王之遷洛也蓋已見嘆

於伯夷叔齊矣又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

齊亦以大義非之二者不得而立而孔子與之何

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

免而不可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

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

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慚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

伯夷之義豈可廢哉

邵雍曰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

也又曰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

已

程頤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

子以爲賢又曰孔子之時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又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胡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

乎

張栻曰夷齊所爲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朱熹曰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又曰太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

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

王之憂亦夷齊之憂也武王憂一日之無君而夷齊憂後日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見武王論

饒魯曰夷齊遜世離群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

父子兄弟之倫厚矣諫伐而賊君臣之倫厚矣

陳淳曰仁只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是也

真德秀曰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方便視之如敝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弟不孝不弟則不可以爲

人故事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葉夢得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爲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林駟曰英風清節可以激頑薄之習如西山巖巖昭映千古又曰矜嶄崖絕異之行而得高尚其志此大易之道也伯夷常行之矣

童俊卿曰伯夷豈不知食粟之美甘于采薇亦曰君

臣天地之大義也大義不明則天下後世不得以
安其生吾寧屈吾身以明大義毋寧吾身獲出處
之便而天下後世被不可一朝居之禍

見山堂考索

齊夢龍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
所以立也二三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
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
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
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乎

元陳櫟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辱身可見

夷齊錄卷三

辨

王安石曰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
之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
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
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
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
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
殘天下孰不病紂而尤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
善養老則往歸焉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而伯夷
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
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北海之濱而起至文王之
都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
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
海耶抑未至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已
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
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
非豈伯夷乎

與之管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邇有道則見邦無
道則隱事其大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
知而不行違世無悶非不泰也苟毋失其中雖孔
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
不羞惡與人不羞君子不由天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
自取中與其中心三才不由之矣觀吾先子之行時
而後發少也聖人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
語或謂伯夷制行之清下惠制行以和謀時
之藥不得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
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
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

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
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世學之者慕其清
和而失之一偏於是主其言以揅其末流之弊而又
曰乃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
之有

補 93-37

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伯夷叔齊得之矣

林駟曰伯夷之清後世莫窺其際不聞有偏曲之失而孟子以為隘者後世效伯夷而不至者之過也夫以伯夷之不立于惡人朝不與惡人言似近於隘而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其心量之廣大如此然則伯夷豈有清之弊哉

王直夷齊十辨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世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誣

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于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傳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遜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還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還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還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盡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

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俄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逃焉山戎與燕晉為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芣采芣首陽之顛采芣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

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遯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數焉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

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語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為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其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德盛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

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傳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証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以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終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以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為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為奇節故欲見

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己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又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太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九十五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諧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

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九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適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候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于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關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

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雪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塋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拳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安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

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于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耳夫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年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蘆碩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關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

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益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言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為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

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為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滅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為快乎況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

克商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
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
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況左氏近誣
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
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
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
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
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
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
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

夷齊錄三卷終

永平府重修清節廟碑記

賜進士及第翰林侍 講前

國史編修經筵 會典纂修官慈谿袁煒撰

孤竹爲殷商侯國永平其故墟也永平廟祀夷
齊舊矣厥興廢所由郡志載之詳可考也嘉靖
丙午兵部尚書郎石州張君玘出守是郡瀕行
夢神人持二墨贈且曰若守土其兄弟二人君
其善待之君不解所指覺而語人人曰夷齊墨
台氏二子君夢所見其是乎君心殊異之比蒞
郡往謁夷齊祠周視之堂止四楹規制湫隘歲
且久棟宇傾圯漫漶不可之矣君愴然感焉顧
謂同知蘇君烈推官霍君冀曰古仁賢祠宇乃
使之頽敝弗葺咎將誰執邪即與二君謀新之
然以其費不貲不敢專列狀上撫巡諸臺以請
中丞孫公應奎侍御吳君相車君邦佑王君應
鍾張君登高王君達咸隨君議而孫公嘉樂獎
成之尤力公命取燕河桃林巨木百餘章爲梁
棟而諸侍御各助贖金若干兩戶部郎張君松

復使來告君曰聞君新仁賢祠以崇化礪俗願以百金佐經費君乃益自喜謂蘇霍二君曰郡志所協從茲役易集矣乃檄灤州守及盧龍縣令輸金鳩匠伐石具材君躬為區畫授以釐度既而工人競勸邦民子來公私靡侵新廟有奕肇事於丁未秋七月訖工於己酉冬十一月為堂五楹兩廡各七楹儀門三楹堂之後亦三楹扁之曰揖遜齋房六楹扁其左為齋明右為盤薦揖遜堂後曰清風臺築堅之而衛以石孫公更其扁為採薇亭祠之前為大門三左右扁之曰天地綱常曰古今師範門之前為坊曰青節廟堂宇觀深形制宏敞輪奐輝赫山川改觀不有以褒表聖賢翊振風教垂功烈於不朽哉廟成將樹碑紀其事君走使徵文于余余惟忠孝節讓乃天理之根於人心者萬古常新夷齊當商周之際遵命以成孝諫伐以全忠遜國以惇讓采薇以明節是為求足乎吾心之理而非以要後之人崇慕不窮也乃令張君感諸夢思而

新廟之議達諸撫巡諸君子固不翕然允行之此豈有政教徵發哉忠孝節讓各牖其衷夷齊高蹈千載如挹是後之就緒非所謂天之所符而人心自然之驗邪張君字席玉舉乙未進士以清節著稱今升秩陝西副使嚮用艾云

夷齊錄卷四

記

漢蔡邕撰伯夷叔齊碑記畧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于書要曰君既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皮日休首陽山碑天必從道道不由人其曰人乎哉

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真澹然水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能不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

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饑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厄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元馬祖常聖清廟記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為甸服股肱之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即裹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脩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上曰其令代言為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先後凡不計幾人漫不該省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脩領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門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也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廟

食之宜以聖清額廟丞相府食曰允我嗚呼大道之壽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飭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家國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市價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願不由此與邦之人尚礪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國朝商輅清節廟記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府事臣翼言臣所守郡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之地也夷齊兄弟遜國而逃節義凜凜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為聖之清迨夫宋元加以封爵至我

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圯祀亦尋廢事載大明一統志可考見矣竊惟表章前賢風勵邦人臣之職也因謀謂同官捐俸倡義鳩工歛財重建正

堂三間翼以西廡神庫神廚齋房為間各三楹於是歲春三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給居民侯王等種之歲入其租以供祭祀伏惟皇上追念二聖平生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臣璽昧死以請制可賜額清節降祝冊

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

恩典渙頒臣民胥悅于是大守具是狀加書介郡人通政使司掌司事兵部左侍郎張文質屬輅為記謹按孤竹有國封自殷湯傳至夷齊之父墨台氏將死遺命立叔齊其後叔齊遜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公而即乎人心之安誠有功於世教如孔孟之所稱道是已夫有功世教雖天下猶將祀之况宗國乎太守此舉可謂知所重矣是宜

朝命允俞禮秩有加自今二賢節義益以表白於世殆見遜讓成風民德歸厚由近達遠舉一勸百夫豈小補云乎哉噫邦人士毋徒以祠祀視之則善

焉用書以為記

張廷綱重修清節廟記永平府即古孤竹國史稱其君墨台氏蓋商末庶所封其子伯夷叔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清風高節昭著當時聖賢所推重無容贅矣故城遺址距灤江上游歷秦而漢必有能表章之者載籍無聞莫之能考自晉以及唐宋因之未有發之振之者迨元加以清惠仁惠之號祀舉焉廢我

祖宗奄有九有首求忠義清節之士以崇名教命有司

典舉二賢祠祀邦人企慕之深景仰之切品第孤竹清風為八景之冠以寓無窮之思歲久祠圯祀亦隨廢迄正統中郡守咸寧張公茂建立祠宇甚慰鄉人之心未有著典成化中郡守蓋屋王公璽始請于

朝賜額清節並降祝冊其二賢封謚皆仍宋元之舊春秋命有司致祭開設祭田大學士商輅記其事遂為令典繼是而後歲時既久祠宇將圯弘治甲寅維揚吳侯廷臣來守是邦拜瞻祠下慨興修葺

之謀偕同寅搜羨餘廣措設聚財庀工經營規畫梁棟之蠹蝕者更易之楠櫟之缺缺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者鮮明之列以廊廡貯以庖庫繚以垣墉創外門而揭扁之規模恢宏氣象光大視昔有加非特揭虔妥靈而邦人伏臘之走祭者景時之游觀者往過來續之尋幽吊勝者無不懽忻興起其景仰之心甚慰民思於無窮也侯名傑廷臣其字揚之江都人由己丑進士給事黃門歷今職贊襄維持者陵縣李侯性淳安邵侯達以省部歸二郡事他如交城胡公緯夏邑孫公驥朝邑周公瑄皆一時名士判推府事者若夫縉紳鄉彥駿奔其事者具在牌陰茲不復贅經始於丙辰閏三月二十日落成於夏五月望而記作於季秋之上澣云

頌

唐韓愈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

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舉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贊

唐司馬貞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寧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國朝孫承恩曰求仁得仁去國如庭叩馬一諫君臣大義

乾坤清氣萃于一身獨立萬古邈焉無倫

賦

杜篤首陽山賦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窳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隴瓊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覩兮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胥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艾於黃耇遂相携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服事而畢命子忽構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傍

辭

唐柳識吊夷齊文洪河之東兮首陽寄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偕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擬澗溪之毛薦

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
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
顏一叱兮忘饑若有誚兮千巖之開豈不以冠弊
在于上履新處于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
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
偏矣當昔帝辛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
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
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
錫黃鳥珪命赤鳥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事
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
五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
既而普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與臻萬
姓歸飾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蹈乎一身
雖忤時而遇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
仁得仁然非一端是各有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
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
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不二見唐詩紀事

歌

王翦題清聖祠衛君拒父據其國絕滅綱常有慙德
唐宗謀立恣剪屠背亂忿爭同一轍予觀二士真
天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獨行特立誠且確高節
遠過殷三仁當時父命豈不義弟遜兄兮兄遜弟
由來天理重人倫曷若遁

唐白居易讀古史詩朝來山上薇暮來山上薇
亦盡饑來何所為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
獨長歌其聲清且悲
豈馬非不肥所苦長繁絀
豈豕非不飽所憂竟為犧
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饑
李頎謁夷齊廟詩古人不見喬木竟誰過
寂寞首陽山白雲空復多
蒼苔歸地骨皓首來薇歌
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
我來入遺廟時候發清和
落日吊山鬼迴風吹女蘿
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
千里一歸鳥孤光東逝波
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阿

石延年首陽詩遜國同來訪聖謨
適觀爭國誓師徒
耻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
大義克伸安是餓清風有所未應無
始終天地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旅

司馬光題夷齊祠詩夷齊獲骨已成塵
獨有清名日月新
餓死溝中人不識
可憐今古幾多人
王十朋詠史詩避紂窮途北海濱
歸來端為有仁人

武王不聽車前諫餓死西山志亦伸

元王惲過聖清廟詩遠避東隣
還遮北伐頻與天重立
極叩馬死成仁落日悲歌壯
東風紫蕨春一饑雖可療終愧
是忠臣

陳賡首陽晴雪詩天風吹瓊瑤
自冒首陽頂欲和來

薇歌千山凍雲冷

段成己首陽晴雪詩薇歌一曲
對青山萬古千秋老

翠巒望斷空島人不見
光搖銀海玉華寒

國朝黃佐讀伯夷傳有感求仁
本無怨感義聞盡歸清風

滿孤竹首陽何巍巍拜誦孔孟言
永矣旭日輝何哉兩遷傳變與周紀
遠左右兵義

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誠之不食

而死

國朝一統志曰永平府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塚園子山有

次君塚馬鞍山有少君塚

附論

周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漢劉安曰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見淮南子

秦族

楊雄曰孔子東魯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饑夫見法言

羅隱曰扣馬而諫計薇粟而顧鉤網者也於戲見辨

劉軻與陸賓虞書曰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

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

不多耶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

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焉有不心

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仲於知

已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饑夫微仲尼何傷焉

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耶豈盡為顏子

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

不知味者也見文粹

宋范仲淹曰太公直釣以邀文武夷齊餓死於西山仲

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

也見近名論

錢宰贊嚴陵曰夷齊殷人也武滅殷故採薇而餓莊

陵非夷齊北也

呂祖謙曰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

阿諛見景帝論

林駟曰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言號曰處士者有盜

名之陋此軻書所謂鄉原唐史所謂假隱者寧不為夷齊之罪人乎又曰學伯夷不得不失為名節學柳下惠不得必流為詭隨

國朝程敏政題宋范仲淹手書伯夷頌後范文正公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泛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厲頑之意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見董璘文粹

附辨

程頤曰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

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

王近思問曰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違言之說果何據乎孔子之言必有見矣朱子答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

楊時曰東坡謂荀彧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附頌

宋陳耆卿植松頌伯夷卧山呼之不返

附贊

唐梁肅嚴陵碑記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冀勝蘭焚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附賦

漢董仲舒士不遇賦上古之清濁兮庶亦甄甄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莊忌哀時命賦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隱而不榮楊雄逐貧賦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班固幽通賦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曹大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遊為賢言去留適等也

左思白髮賦二老歸周周道肅清

陶潛感士不遇賦夷校老以長餓回早夭而又貧傷
請車以備柳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
生之苦辛

盧照隣悲才難巢由滿野不知稷禹之尊周召盈朝
莫救夷齊之餓

附辭

周屈原橘頌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屈原悲回風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

柳宗元吊裴君文伯夷殉潔以莫忍兮孰克執其遺塵

附歌

李白上留田行孤竹遺陵讓國揚名高風縹緲顏波
激清

附詩

吳隱之貪泉詩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
飲終當不易心

陶潛飲酒詩積善云有報夷齊在西山善惡苟不應
何事空忘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不賴固窮

節百年當誰傳

唐李白月下獨酌詩辭粟卧首陽屢空饑顏回

岑參潼關懷古詩暮春別鄉樹晚景低津樓伯夷在

首陽欲往無輕舟

蘇轍和淵明貧士詩夷齊耻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

彼何人能致綺與園遜迨錄曰此詩言夷齊自信
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為之出蓋
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為世之足
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

王十朋詠武王詩八百諸侯會孟津民心天意總歸

仁湏知不食干戈粟尚有登山采蕨人

劉克舉賦文天祥詩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

伯夷王炎午問其下句義曰伯夷餓而死若不死
人餓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
克舉然之○見玄真子外篇

國朝錢宰釣臺詩不事王侯去又還清風高節有誰攀夷

齊甘受西山餓可與齊名宇宙間

劉基釣臺詩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

是雲臺興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凌雲翰釣臺詩夷惠真為百世師先生高節亦如之

只將立懦廉頑意九鼎分明重一絲

外錄九三條

齊桓公北征孤竹國將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冠右袂衣走馬疾前導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鬼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左袂衣示前有水今右袂衣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張華博物志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

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

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

晉書地道志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

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

夷齊錄後序

嘉靖庚申秋

大中丞永石公飭邊駐營平越月矣偶出夷齊錄一帙示錄曰茲守平時刻也持歸披閱之首即公自叙刻錄顛末括目析類肖像分圖紀述歷代崇典及諸家之說為備幸自商湯始封孤竹國傳夷齊迄今三千餘年矣一展卷而清風淑行宛如在目不覺神懷心暢肅然歛容廼撫卷而嘆曰嗚呼夷齊之行其卓絕千古而不可泯乎斯錄也其于綱常風教大有所裨乎然綱常在人風教在上弗闡之孰知之弗興之孰從之百姓雖出入墨台氏之墟而叛于清淑之行若多矣公憂之比至郡即訪謁厥祠慨加崇飭匝樹松檜廣溝築田以供歲事復慮久而易埋迺搜括記載編集成帙名曰夷齊錄付梓人鐫之冀後之守者讀是錄因而葺棟宇增松檜理築田俾弗寢沒或田之外更廣之庶清節廟祀可常如今日也噫公之用心其無窮矣乎及細

玩錄中圖像復有感焉何者謂傳記頌贊之類
編牘彙覽之雖可盡知其詳然非學士大夫
莫之省惟像若圖雖閭閻細民亦易辨之故展
其像按其國民將指之曰此夷齊也古之賢人
也遜位而逃全孝弟也叩馬而諫重忠義也採
薇而食守廉節也吾儕生于其鄉而顧為忿爭
貪污之行可恥也固將有奮于心而勵于行
者矣雖不必盡如夷齊之為人而一念一行合于
古人是亦夷齊之徒庶幾乎墨台氏之遺俗也
故即公刻錄之意可知用心之無窮而圖像之
者益知為教易行而其心益無窮也由之夷齊
風教立懦廉頑垂諸千萬世而不泯者實孤竹
為發跡之所而公之是刻益有以聞而興之也
意者二賢在天之神其亦有所慰矣觀公自叙
平州命未下夢二偉人遺墨及謁法像恍如夢
中所見迺知分由前定而冥冥之中殆先有所
知而托之者與非公存心持行素合神明恐亦
不能有是夢也嗚呼公之夢偉人即孔子夢周

公之意也二賢清節耿耿萬古如在神交氣感
理弗可誣者公之於此固可以自信而尤可以
自慰又以慰二賢夢中之托矣其誠異哉是為
叙

明進士奉

勅整飭昌平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上黨後學

栗永祿頓首書

夷齊錄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玘撰玘字席玉石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永平府城西十八里孤竹故城有清德廟以祀夷齊玘守永平時因蒐輯歷代祀典諸家藝文編爲一帙據目錄原本有圖此本無之蓋爲傳寫者所佚矣

闕里書八卷

〔明〕沈朝陽撰 陳之伸增補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闕里書八卷》

提要

序

闕里書者古家語之流也。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然則古家語已亡。今所傳王肅本耳。間有為末師芟換所離其舊，頗有浮說繁而不要者。昔賢所譏闕里一書，獨以史述列傳體分氏屬文，而中頭訖宣條，兼有君、卿、編年之例。余見而悅焉，以視吾陳中父申父曰：是書也，吾當補較而行之。凡數年，而此書始成。赫赫乎羣目之用也。夫中國之言六

藝必折中仲尼所從來久然古今
為仲尼之言者概可信乎哉莊周
荀況韓嬰劉向孔鮒之倫皆託一
時問對之詞以滋著枝葉不可殫
究至漢時識緯亦附孔氏而行去
聖姚速孰辨其非如大田之莠驕
驕桀、與荀孟興良農所悼也茲
書登紀微言獨點傳會典權之間
蓋其慎矣至夫高洲羣儒羽翺聖
文從食廊廡而嘉言洲行例得隨
紀於頽閣諸流擬之得倫為義匪
僭昔鍾離意為魯相得夫子甕背

有素書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
吾車拭吾履發吾笥鍾離意申父
儼事古流功不在下登夫子堂得
無復有牀頭懸甕乎太史公曰余
這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
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
然則余言此亦已心馳於彼矣
武林年姻弟王道焜題於漱閣

自叙

大道漢而六藝章羣賢紹而衆撰夥派
別流分基浩瀚矣而士亦鉢精涸髓扶與
漱華靡所不談洽迺于我孔門七十子名跡
即甚博雅家自類閱諸賢外鮮有能洞
患者不幾驚技葉而遺根本哉余性隘
泥壁蹄涉之泳固以擴洪濤之游翳蒼之
翔難以邇赤霄之奮而誦法孔氏卒不敢
自慚于所宗間嘗取列傳家語參考之而互
有異同綜覈未竟得白門沈宗明氏關里
書撫系履列封爵志贊傳儼羣儒一辰
閱而正學之淵源璜宮之臚次祀典之嚴鑒
瞭如也撫卷擊節寔獲我心目稍為增
定以公同好

鹽城陳之伸撰

關里書目錄

金陵沈朝陽宗明甫纂編

鹽城陳之伸申父甫增定

第一卷

正殿

先師孔子

第二卷

四配

復聖顏子

充國復聖公

宗聖曾子

紹國宗聖公

述聖子思子

沂國述聖公

亞聖孟子

鄒國亞聖公

第三卷

十哲 增有子 朱子

先賢閔子

魯國閔子

先賢冉子

魯國冉子

先賢端木子

魯國端木子

先賢仲子

魯國仲子

先賢卜子

魯國卜子

先賢冉子

魯國冉子

先賢宰子

魯國宰子

先賢冉子

魯國冉子

先賢言子

魯國言子

先賢顓孫子

陳國顓孫子

諸賢字與論語不同不知何據即後列傳次序亦與論語小異

第四卷

東廡上

先賢澹臺滅明

金鄉侯

先賢原憲

任城侯

先賢南宮适

汝陽侯

先賢商瞿

魯侯

先賢漆雕開

平輿侯

先賢司馬耕

南陽侯

先賢有若

平陸侯

先賢巫馬施

東平侯

先賢顏幸

陽穀侯

先賢曹邱

東平侯

先賢公孫龍

枝江侯

先賢秦商

東平侯

先賢顏高

高平侯

先賢壤駟赤

東平侯

先賢石作蜀

成紀侯

先賢公夏首

東平侯

先賢后處

鄆侯

先賢奚容蒧

東平侯

先賢顏祖

富陽侯

先賢句井疆

東平侯

先賢秦祖

東平侯

先賢縣成

東平侯

先賢公祖句茲

即墨侯

先賢燕伋

東平侯

先賢樂欬

東平侯

先賢狄黑

東平侯

先賢孔忠

東平侯

先賢公西蒧

東平侯

先賢顏之僕

東平侯

先賢施之常

東平侯

先賢秦非

東平侯

先賢申張

東平侯

先賢顏滄

東平侯

第五卷

東廡下

先儒穀梁赤

睢陽侯

先儒高堂生

東平侯

先儒毛萇

東平侯

先儒丘蒼

東平侯

先儒杜子春

東平侯

先儒韓愈

東平侯

先儒程顥

東平侯

先儒邵雍

東平侯

先儒司馬光

東平侯

先儒胡安國

東平侯

先儒楊時

東平侯

先儒羅從彥

東平侯

先儒李侗

東平侯

先儒張拭

東平侯

第六卷

西廡上

先賢宓不齊

東平侯

先賢公冶長

東平侯

先賢公皙哀

東平侯

先賢高柴

東平侯

先賢樊須

東平侯

先賢公西赤

東平侯

先賢梁鱣

東平侯

先賢冉孺

東平侯

先賢伯虔

東平侯

先賢冉季

東平侯

先賢漆雕徒父

東平侯

先賢漆雕哆

東平侯

先賢商澤

東平侯

先賢任不齊

東平侯

先賢公良孺

東平侯

先賢公肩定

東平侯

先賢鄒單

東平侯

先賢罕父黑

東平侯

先賢榮旂

東平侯

先賢左人郢

東平侯

先賢鄭國

東平侯

先賢原亢

東平侯

先賢廉 潔字叔侯 先賢叔仲會字平侯

先賢公西與如字子美 先賢邽 吳字子美

先賢陳 亢字子美 先賢琴 張字子美

先賢步叔乘字子美

第七卷

西廡下

先儒左丘明字明 先儒公羊高字高

先儒伏 勝字勝 先儒孔安國字安國

先儒董仲舒字仲舒 先儒王 通字通

先儒周敦頤字道固 先儒歐陽脩字永叔

先儒張 載字子厚 先儒程 頤字洛園

先儒胡 瑗字處休 先儒朱 熹字晦庵

先儒呂祖謙字晦伯 先儒蔡 沈字子長

先儒真德秀字景元 先儒薛 瑄字德裕

先儒王守仁字伯安 先儒陳獻章字公甫

先儒胡居仁字叔才

第八卷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配享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

從祀

先儒周氏 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及公孫龍顯有年
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
焉其無年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至公孫蒧四十
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
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亦謂家語

家語

五

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氏亦復差
異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
申績又史記所無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
申棠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棠者考之孔
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
七十二弟子不皆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
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氏通典載開元贈典
自史記七十七人外蘧瑗林放陳亢申張琴牢琴
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
因之 明興未即條別至嘉靖十年改正文廟祀

典方補祀鄒單而前古之謬爲之一正矣

關里書目錄終

六

關里書卷一

先師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鄒邑三歲父卒六歲爲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五歲聞孟丙仲壬之子殺豎牛於室問公乃恠然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同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十九歲娶宋元官氏二十歲仕于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乘田養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于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鄉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劄子而學禮旣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二十九歲聞師

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已習其
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
其爲人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牛如王曰國
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
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
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

纍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其霸小矣景公說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
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棠丘之邑爲養
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
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三
歲在齊景公舍于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
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
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
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旣而使者報釐王廟
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訪

樂于長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
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
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治國
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壽問
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
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時四門
墮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戔朝
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
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

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
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
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將爲江河縣縣不絕或
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報也
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
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
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
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
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

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願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三十五歲自衛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騁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

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私己爲人。夫子乃自周反魯，弟子補益進焉。三十六歲魯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如晉處昭公乾侯，頃之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又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葬遂哀，破產

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祥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之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夫子，夫子開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夫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三十九歲在魯桓子卒，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

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繡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

四十二歲在陳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娶臣曰仲梁
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弗授止之其秋
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
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借于公室陪臣
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借離于正道故夫
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雲集至自遠方莫
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在公之廟有欬
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有坐之器
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
爲至誠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

明倫彙編

本

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
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
乎夫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
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
謂損之又損之一道也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
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異居異男
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爲爲四寸之棺五寸之
槨同丘嫂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三立方之諸
侯則焉定公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
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魯公以爲司空

明倫彙編

七

乃別五王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所宜由司空爲
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出大司寇
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
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
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窮
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詭而
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
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不可赦也五十二
歲齊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
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
往時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
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
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
爲壇位土階一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執
觴畢齊侯有司趨而進爲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
諾于是旌旄羽旆不執劍擊鼓噪而至夫子趨而
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褰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
夾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
左右視晏于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
司趨而進曰請奏官中之樂景公曰諾展倡侏儒

爲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如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嬖臣曰魯以君了之過請其君而子孫以夷之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魯君之罪以謝過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曰季康無鞅投之無戾鞅之齊表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許市人公輸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售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衮衣重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不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郈公欲處父謂三孫

曰墮郈齊人必至于北門且郈孟氏之保障無郈是無保障也我將弗遠十二月公圍郈弗克五十五歲在魯與國攻三月齊無隙者不魯實勞文行者別於途淹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其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豈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乃作猶爾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迢迢九州無有定所世人間蔽不智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欲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詞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遂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靈公曰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夫子於衛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得匡五十八歲又適衛靈公老不能用夫人在南子者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夫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

再拜環珮玉聲琤然夫子曰吾向爲弗見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夫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親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繫繫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于司城貞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枯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大侵陳陳常被寇于是去陳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其爲人長賢有勇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于匡今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難難寧闔而死闔甚勇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問夫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衛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晉楚伐衛必先適蒲以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

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
乃不伐蒲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
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飲
鳴犢齊卒之死也曰河而飲曰美哉洋洋乎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起而進曰政聞可謂之孔子
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嘗志之
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豈
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鰥
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足言子
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

丘乎哉乃還息乎鄆鄆作鄆操以哀之曰周道衰
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
可依鳳鳥不識珍寶鴟鵂脊焉顧之慘焉心悲升
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
還轅息鄆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
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六
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凌陽之臺未畢而死者
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
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
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之道來不日夷之何

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夫子自陳遷于蔡蔡
昭公將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他日葉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還乎蔡
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予
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
離道動不離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
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
車器不雕已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
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寄寢之淫

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
幸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
飛集於公朝舒翅而飛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
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屈脚
振肩而跳且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
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楚昭王渡江有一物
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其耳如蜜使
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東之野聞小兒
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
其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夫

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諒大夫所設行皆非伯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東莫可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弦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可信也意者吾未智邪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哉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

卷之六

下

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夫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種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願君子能修其道網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夫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

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能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見昭王將訪以書王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請侯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宮室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

陽明書卷一

下

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豈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六十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責也夫子弟子多在于衛衛君欲得夫子爲政六十六歲夫人元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則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或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

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措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母以小人國之則可也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夫子對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荆棘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木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

詩經卷之六

下

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洟潸潸然魯終不能用夫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禮樂衰詩書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公館焉公自阼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

詩經卷之六

下

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日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游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七十一歲魯哀

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反袂拭淚舉涕泣漣洏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成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太

七十二歲在魯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下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

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號號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葬魯城北郭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准于貢壟于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多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塚而諸儒亦講禮大射于塚上

闕里書卷下

尤

闕里書卷一

闕里書卷二

四記

復聖顏子

顏淵者人各曰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其貌也
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父母之憂五
十歲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祭服
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濟而不
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無士文而
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
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

闕里書卷二

一

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
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
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曰曰夫子之
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
用有國之醜夫子何病焉不察然後見君子孔子
北遊于農山子路于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
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穎得鐘鼓之樂上
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氣之必
也攘地千里塞旗執鼓惟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
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澠渚之野兩軍相

望挺刃交兵賜著綈衣素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
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
言孔子曰國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堯舜不飾器
而載堯舜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主
聖王時相之教以五教施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
修溝池不越路無盜賊以爲樂事長子而於家數室
家無離殯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
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
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修財不害
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回年二十九歲髮盡

闕里書卷二

上

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
之慟至謂之大喪云云

宗聖曾子

曾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
常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撫臂參即馳至問
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客至極時以呼汝耳家
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
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
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
勿畏乎嘗芸瓜誤折其根曾怒援杖擊之曾子

仆地有頃而蘇感然而起進曰六人用方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魯事魯欲索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為人安得為孝乎管子曰參罪大矣遂遣孔子過孔子以為能遇孝道故授之業魯孝經十卷孔子為長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追者死也子欲哭而無淚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遺親存也初言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言非以為多也無其

前書卷三

子

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管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管子曰高宗以後夏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下不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管子寢疾病索正子春生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管子問之羅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華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易之管子

曰尔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寢焉斯已矣魯法而易之反帶未安而沒所著有管子二卷管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稱未知晚節之傳治也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嘗受業於管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樂朔曰尚書虞夏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奏費效堯舜之言五經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立假令周公堯舜更

前書卷三

中

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子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離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拯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

審之何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歟究理不以疑遁周其所察聖人難諸穆公問于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明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大不取于人謂之富不辱于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美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容子也宣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爲道行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六不見容命

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爲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貧於財而主于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之于貧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彼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累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子思居于衛緼袍而無裘曰

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于河得鯢魚焉子思問之曰鯢魚難得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方之餌鯢過而弗食蓋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謂然曰鯢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言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

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人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材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出矣君曰何故對曰自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也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
鬚眉立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
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
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寓於君
之境內，從極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假所
病也。昔堯身十尺，眉八采，實聖舜身八尺有奇，而
頤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
視或禿髻，背僂亦聖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子
思自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
衛之禍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
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臣
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
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
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爲賢者。」
對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君曰：「必以實。」
子思曰：「衛之東境有今昔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
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
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悉官之子，
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
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

臣因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反於
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
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德乎？夫德績
紛華，所服不過溫飽，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饑，知
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暴其志矣。子
思之母死于衛，是於子思子思哭于面，門人至曰：「
庶民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曰：「吾過
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初，若謂子思曰：「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
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
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
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
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
三日，杖而后能起。」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
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喪出母乎？」曰：「然。」子思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
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司徒文子改葬其

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哭何限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自有其時大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實也言服以行事也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魯嬖女復子思問曰此女氏字非夫六名也婦人於夫氏以註氏稱禮也魯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人道轉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吾故不能事君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三遷其居斷機以警軻學軻雖小不戲學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思侍坐禮

敬甚崇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鄉遇程子於塗頤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當所及孟子曰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趁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牧民亦仁義乃有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比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甲禮學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既而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後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要曰氏生子
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關里書卷三

十哲

先賢閔子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爲後母所
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
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
子寒遂止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
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
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
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

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習中而不能任是以
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淡又賴二三子切磋
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
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
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紆三年喪畢見於孔
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
子乎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兄弟其間其
言于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先賢冉子

冉耕魯大字伯牛以德行著稱有德宗孔二弟小行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資以德以克仁行以潔身二事在躬且辨而所至顯其行守其德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先賢冉子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之先生於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嘗問於孔子曰雍聞之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宗將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

二

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及問仁則曰請事斯語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驍角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先賢宰子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既責之矣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予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

五帝之德夫子告之其詳具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警之云贊曰辨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紛朽木糞牆置不足云言語之科偉然有聞

先賢端木子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為說辭孔子嘗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

三

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而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安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提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

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十二年吳徵會於衛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詔曰衛君之來也緩故寡君止之于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寡君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合諸侯而執衛君墮黨崇讎或者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侈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

子何謂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爲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若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

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文曰疎於主是君上驕君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文爭也如此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振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今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

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弱強官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致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

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今出兵以從
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六說乃使子
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會稽問曰此古夷
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
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
乃可如此則破越心矣夫無與人之心而令人是
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
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頻晉再拜曰孤
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
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

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
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于晉以諫死
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
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吳戰
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
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誠
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
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散以大王之意告
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

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虎葬賴大王之
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致忘何謀之敢施
後三日越使大夫種領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
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
王將修大義誅強放弱固吳齊而撫周室請悉
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
石國越設三種奉先人威器二十項以當王之矛
步光之可以實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
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

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乃遂發九郡
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
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
吳將戰彼戰而不退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
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
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齊人戰於艾陵人攻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
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
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
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載不

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被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言之初願若強晉以救吳使吳亡而越霸者焉之說也美言傷信信言殺子貢好惡衆與時時貨貴善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子貢曰謀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心寡先執其辭一使在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主譽之遠

先賢詩子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一歲爲季氏宰齊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闕里書卷三

八

過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一不敵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利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往於朝侯於黨氏之溝孟懿子守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竟乘三木自斷右

闕里書卷三

九

師顏羽御郭渡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賜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爲寡人三百爲之是年也守宮次上勞而之外五月在師從之公六年人地保者而位司事元武重上不能保其地死而可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故不勉乎師及齊師退于郚齊師自郚而歸不踰溝矣退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計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古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不如誰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爲賢徐步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百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耶洩顏羽銳敏我不敵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殲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曰才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季孫欲以田賦訪仲尼仲尼不對而私與求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共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

肩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孔子在衛冉有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方所以資耶言雖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哀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問儒行其詳具載記宋元公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禭甥也有不腆之產馬使求荐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伯

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贊曰循具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師門肯付治心扶性退則進之承磨之柄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魯之卜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剛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雄鷄冠佩假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

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曰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利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素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

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厲不動於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激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謂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

奉之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又使公罔之裘亭點揚鞭而語射既闕子路曰由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爲魯司寇擇行相事有喜色子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此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政亂政大夫少正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小邾射以句澤平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望矣使子路于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莫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廟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之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回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齊人患魯用孔子選女樂文馬以

遺魯君季桓子將受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三日孔子行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有壯士又難治然吾語子恭以教可以戰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親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遂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泰敬而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是日善哉由也則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不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其閭閻江深沼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誦講弦歌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閼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好樂

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禮也子路從後微而無
三終而山明日危於孔子之宋也人謂子路曰
士固以子路爲能哉或與之說孔子之志也子路
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說者子路之志也子路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子路之志也子路之志
告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曰吾欲孔子
和之曲三終三人進爵以爲子路之志也子路
非之請辭而退子路曰孔子之志也子路之志
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丘之事二親之
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

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鐘願欲食藜藿爲親
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
力死事盡哀者也子路有幼之喪可以除之矣而
弗除也孔子曰何勿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
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
聞之遂除之初衛靈公有嬖嬖曰南子靈公太子
蒯聵得罪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
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現在于是衛立
輒爲君是爲出公立二十年其父無君也子路
入于路爲衛大夫孔惺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惺

亂謀入孔惺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蒯入立
是爲莊公方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
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吾君去矣而門
已閉子可還矣子路受其言子路曰食其食者不
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爲子路之入
蒯聵與孔惺發臺子路曰君馬用孔惺請得而殺
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擊攻子路擊
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
死孔子聞衛亂曰桀也其來白也元矣三曰果死
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于是哭子路於

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使者曰醴之矣遂命覆醴贊曰升堂繼先千乘繼
權凌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
不耳仲尼頓首

先賢言子

言假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
於孔子孔子問焉子游曰敢問禮子曰如社之
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二莫
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
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教長幼之義
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長尊百姓有
禮故戎事聞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此禮之謂道也
子與于緇賓事畢出游於野之上宮是日也魯國
曰夫子何嘆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大
道既隱天下為家僂曰今之在位莫如魯國也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而適吳吳之
郊語非禮也周公其未與之知也魯之失之
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
與天子同是禮也僂每侍孔子輒以禮為問故聖

其

門謂僂為習於禮也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奠
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
曰飯于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墦于客位祖
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先
是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持子游示
人曰夫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
主人既小飲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髮帶經而入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可冠惠子之喪
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

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
以請文子退扶道于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
絰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視之曰將軍文氏之子
其庶幾乎忘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矣若之喪
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之喪子夏弔
焉主人示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
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
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
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

二

墓者有子曰予豈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
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
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
不然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
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大
夫拾珮珥婦人拾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
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
管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於天雨乎浸水所
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
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

先賢卜子

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北
子嘗出行頗周後遇雨歇假坐須臾而雨止
孔子曰商也吝于財者也昔禹使益召禹子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乎詩也子夏
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如日月燦乎如星天上
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

天

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然嘗見其表示見其裏也孔子則
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
原以致五至而行之無四者有政必之知之士之
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子曰志之
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
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則
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何

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
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風夜未
息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異則以教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
矣美矣然矣其也於此而已乎孔子曰吾有丘
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之不足無體
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外志無聲之樂氣
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曰國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見月將無服之
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也

三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慨然而起負簪而立曰弟子敦不示子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自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猶益而身猶損去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足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故

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昔堯居天位猶允恭以待已克讓以接下是以千載而益盛迄今而愈彰也夏桀昆吾自恃而無忌之意而不節斯文黎民如草莽焉天下之善言請思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也子夏曰夫子之過也見出之而終身奉之又曰商之入朝夫子之過也見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進而肥後以而進也日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違金革之事言重與孔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之金革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

子

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于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周黃帝學乎大貞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緡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宿遭子夏於道語使者召公孫宿宿至杖劍疾乎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襲衣而見我君我謂趙簡子諸

附錄卷之三

三

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頭血濺君矣簡子遂朝服而見我君子耶我耶謂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至可我謂我君諸侯也止也趙云其一謂子耶我耶謂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于國有而冠履遂我君後若下怒而還子耶我耶謂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子蓋凌韓無罪之民而欲求于國者之害者也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乎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既與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今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然則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之起也志衰也志衰則心亂心亂則志衰音教之興也此四者皆有一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復其于天之大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何
無罪與子夏投其杖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過矣
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聖明以文學終身而
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記孔子亦嘗居魯八年矣
曰文學之目各重一時焉君子當年幾矣而不可
受禮始可言詩假蓋不效聖人不究

先賢顏子

顏孫師字子張陳人必孔子曰子張入官
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
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摘

關里書卷三

三

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
譽至而政從矣忽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詎諫者慮
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
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
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於此六者則身安而
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言猶瞽之
無目儀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
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
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聞明三
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

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告言之以
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禮託
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
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公好龍鈞鑿屋室雕文皆爲龍於是天龍聞而下
焉葉公見之棄而遠走夫其龍能五色無主是葉
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言非好士
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
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元王

關里書卷三

三

制禮不敢不至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
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顏孫師之行也子張死曾子
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
曰我弔也與哉贊曰公孫商德與鄉學以干
祿問以書紳矣前倚紼後倚杖是禮也取行違作戒
後人

關里書卷三

關里書卷四

東廡上

先賢澹臺明

澹臺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二歲其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近之愛之澹臺明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宮适三子弟子從者三百人設教予去訖各充乎諸侯之門子羽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貢之不聖與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明之行也贊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具豐南

關里書卷四

止江沱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先賢原憲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曰甕牖橐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紉而表素軒車不寄憲而往見之原憲冠素杖而應門正冠則綏也退則綏也子貢曰子何病也憲曰憲聞之曰貧而無學而能行之謂病憲貧也此病也子貢去而憲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思與

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不辭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贊曰賦彼窮隱達士所寶邦無道殺進退孰倫故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澤清節照人

先賢南宮适

南宮适史記适作括字子容又名緡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閱一作閔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成儀及楚不能答鄭勞又不

關里書卷四

二

無以立吾聞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富貴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欲收吾權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行禮也定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賂公宮救火者亡二司鐸南宮敬叔至命同人出御書候於宮故子貢遂命同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與新尚存者敬叔之

口仕進之道要在定習具臣而居答欲誰從則朱
能而謙以有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反

九賢司馬耕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進之弟也進之兄也耕以
叛宋景公之命而奔齊之吳不能立之於齊而果
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進之邑而耕之邑亦在之
求夏后氏之璜與進之玉而耕之邑亦在之
司馬牛入致其邑而進之邑亦在之
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耕曰子牛之邑亦在之
處魁將爲亂子廼脫去在汚能潔而有所處向省

期里書卷四

若斯何憂何懼

先賢有若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彊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于
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問之矣喪欲速貧死欲
速朽子曰是升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之
曾子曰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之言也曾子曰以斯
有若子居于宋見桓司馬白爲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念也死之欲
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

期里書卷四

六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念也喪之欲
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
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
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
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欲似孔子相
與共立爲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曰
昔者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而弟子問
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宿畢竟不雨而果
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罷毋請之孔
子曰無憂罷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應遂避師位贊
曰人言有若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而端
發則未敢幾鋒以禮節和則言可宗

先賢聖馬施

聖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日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
子路新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師處氏者脂車
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

遂茂

先賢顏辛

顏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贊曰純
封于蕭實惟子柳風似格言克遵善焉曰德新終
賢業所就以俗於諸傳芳之茂

先賢曹邨

邨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八歲自蕭蕭曹邨王室之
裔積習經道切實則義惟善則主德德是思史
有邨令名永紀
先賢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
曰家語云衛人孟子云趙人贊曰黃伯著視公孫
是云邨邨中道協補斯文藏修方異漸清其勤史
詞不忘語焉清芬

先賢秦商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
並贊曰孔父秦父相尚以信似主賢則則則則則
是父是子致語時克會并儒林令名無誤

先賢顏高

顏高家語作劄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述衛子

高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
渠參乘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贊曰瑯琊之伯其惟子
驕微言彰彰德孔昭已詠舞雩同聽宰官歷千
百年其思萬世

先賢黃伯

黃伯字子從史記家傳其從史人字伯黃伯是
後伯昭乎聖徒統緒其後道在黃伯是也知問
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也

先賢石作蜀

石作蜀字子明家語作石子蜀成紀人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戀依有德克述無言敢忘規勸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先賢公夏首

公夏首魯家語作守字子承魯人

先賢子處

子處字子里史記鄭玄曰魯人家語作子處之贊曰溫溫子里入國至聖有進之志而無之之造闢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家語

先賢奚容蒧

奚容蒧字子哲史記正義曰衛人家語作奚蒧字子

階贊曰雍容子哲已至堂堂初則有進成而後進文采日化儒效力河水視察成德音秩秩

先賢顏祖

顏祖字襄史記正義曰魯人家語作顏字子襄

先賢句井州

句井州史記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鈞字子孟家語作字子疆

先賢秦祖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贊曰秦有三祖秦祖之作

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葉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先賢縣成

縣成史記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三家語作字子慎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社稷具魯之節鉅野輝以風猷時哉用舍出倫離類後學是假

先賢公祖句茲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鈞家語作公祖茲魯人贊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翼翼令儀正目至言廟食不滌

補遺書卷四

十

先賢燕伋

燕伋字思家語作級字子思魯人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純善教云宗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路而及

先賢樂欬

樂欬字子聲魯人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曰平清道之為見善乃引引劍高節載維思誠先賢事出諸書

先賢狄黑

狄黑史記字皙家語字皙之一作子皙魯人贊曰仰

浮休德化得局貴公作此既異
也無窮

入之其出也子
二二二二二

光在史公西區

日樂善信士伯于所等之克

以洪用心必剛表度深殿式替

先儒後梁

後梁一名亦字元始魯人作春秋傳與孟子公羊
并於世或曰後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經或曰
春秋聖人之作其辭危其義微得其旨於一字一
句之間亦難乎其為功矣

先儒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或曰字伯漢初為博士傳禮十七篇三
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之朝後又

得孔子壁中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皆逸禮也儒
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
德戴聖而禮大明今行於世小戴記者是也

先儒毛萇

毛萇趙人也王詩正義中尚為之序以授曾申申以
授李克克以授孟仲子仲子授牟子牟子授荀爽
荀爽授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毛萇時人謂毛萇大
毛公萇為小毛公

先儒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郅人事夏侯昌又事丘遲以

博士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帝曰后氏曲臺

記漢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即此

考求其說以后蒼為禮之宗 詔令從祀闕里

先儒杜子春

杜子春汝南人永平初年二十九家於南陽通周官
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漢惡之禁
絕不傳至武帝時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於是
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五家之書莫得見
焉至成帝時通人劉歆表而出之其後馬融鄭玄

各為訓詁其學始傳

先儒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
定安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
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
南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
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
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
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

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章意謂公又將大終士前奮曰先大師爲國憂未濟而立節立此軍可負朝廷乃以爲公意公曰以爲公意公意也若猶記之則善止爲送其利害不送之也事但以天寶末禍亂爲爾等明之安祿山思高李希烈梁崇義朱泚吳元濟李德裕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官者乎與公曰無公曰公以死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誅公曰吾不皆大鎮此爾君所共聞也衆曰弘正朝公之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諾曰侍郎語是廷奏恐衆心動遽使出國泣謂愈曰今欲廷奏何以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奏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奏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采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表愈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

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其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氏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深本京卓然樹立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其術因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備六經云云其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于時

先儒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於縣縣令曰此無証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持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

未發願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其其勢窮必殺人願笑曰令爲言一三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效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謫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願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謫景溫尹金陵說春秋願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顥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願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

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召對甚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願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願願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已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不知道言忠信人也願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司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

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曰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而今其罪可也既改差簽出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于法不化役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中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願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爲亂卽親往開門撫納論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決願時方

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喚急告願願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願願命善泅者銜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台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願不置會修三經義語託文曰程顥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聲言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眞佳士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

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文彥博承家誼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

先儒邵雍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也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衣夏不扇夜不就寢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許師事李之才後居洛城三十自號安樂先生以詩自適安樂先生病喪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洛陽云云小年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至雖兒女亦莫不喜知歡喜尊奉過主人喜客則留三三或三三或三三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二曰裴曰爲

補遺卷五

九

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閒安更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起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揮薦雍除試判官雍不許託受命卽引疾雍于是始爲隱者之服爲詩獨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其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曰汝州得請歸汝州汝美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還曰自此可時相相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一青衣

補遺卷五

十

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甚喜不覺獨步下堂雍歲日忘却拄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修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頤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非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皆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歐陽修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正叅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偕曰足下其無忘爲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同嘗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言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謚長仁云堯夫

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感之將
作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等一日
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筆之皆合出謂之夫曰堯
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稱其背曰大奇怎
恁地聰明雍疾華頓問從此永訣更有无告乎雍
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處須令
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頓又往視之曰堯夫平
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亦道生靈受上主我之只
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
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飲步

原缺前半葉

云觀君自北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謝顯道云
堯夫之數邪七要學堯夫不肯授曰徒長姦雄

先儒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
科神宗初擢爲翰林學士上疏論修心治國之
要且曰臣按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
得盡宣是矣純政以河朔旱等國用不足之南都
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
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
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

原缺後半葉

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
此蓋桑弘羊歟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
明耳一日趙主進讀至曹參久辭何帝曰漢書
何之法不愛可乎對曰寧得漢使二人之言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王
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知古法象地是也
一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三十年一變者
司世經三三變是也光曰古法象地有書法之
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司世經三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
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
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耗政侵其事
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
用例苟用例則等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意食下
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項取則予
之不顧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
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坐倉糴
米如何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計省東南

之漕而可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糴米
須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改其新無農末
者病矣帝是光欲用之乃拜光樞密使光時曰三
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
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急是益竊名器
以私其身也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
自疑光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
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
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
受而販鹽及蘇木簾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
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
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數喪而安石善之乃欲
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
不赴請知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
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
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誦爲司馬相
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
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以王民遠道

聚視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三年在
哲宗初冲太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洛留相
下傳是時天下之民引水試田以爲新政而
者自謂三年無政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
者豈有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有可變者天下
者改之常如改父法而視其大害人之法則改
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增光熙諸舊法多改巧
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爲作矣光正色曰天將
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得疾時書其死後將
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

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
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於免
役五害之直降數罷之科尚書僕射遂罷書前幾
夜常平權罷法而官志已以迄夏使至必問光
起居動其邊吏曰中外相司焉矣公雖生事亦
隙耳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昔曰昔安石以爲
之說勸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利民
財者無不取焉故書前市易欲役錢文公之法
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亦未之有未能杜其興作
之情而徒欲禁其散佚一三之一元祐初年

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
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
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
計明出入之數以清所積之錢聚一歸地官使
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于今
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
于前矣光得書發然光自言吾生平無過人者但
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初辭樞密副使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齎書與文彥

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聞
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光嘗
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瑯瑯實地人也初富
錫問法于顯華嚴華嚴得之曰照大本本住蘇州
瑞光寺獨遣使作相守之耗弟子聖光與范鎮初
謂不然既而亦入其說而光尤信之深後以書戲
鎮曰賤子知已久景仁今尚述又云到洋何須後
揮錫不用金淨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
本無差別光薨年六十八

先儒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人以正心爲要。欽宗每見臣僚，必對面而問：『朕知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東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當與之款，除中書舍人，爲一品。其要得和惠，大府坐爲榮。然其意，知落職奉祠，安國亦不罪。已而子孫繼置，家世浸入，已無憾矣。其後，安國所引者，今朝廷若更皆爲京黨，則人亦見其意者。衆無諍何時而拜乎？李綱罷中書舍人，劉忠言曰：『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吏部侍郎馮澥言：『廷爲

綱目說：「廷坐貶安國，封還辭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于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試，默不言之咎，而解越職此路。若問臣，恐立於朝，皆各以好惡，苟持傾陷，非所以清朝廷也。時相耿南仲大怒，中書侍郎何栗從而濟之。廷與郡司相通，以安國既去，逾旬，舍人薄都或欽宗校書，爲宗聖位，以給事中召紹興二年，入對高宗，問司馬人各爲于相見，何爲累不至？又曰：「聞卿淡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其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盡費。」陰會

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誠恐會同至渡江，專制張邦昌，結好金國，及正位家司，則雖進而勝非不從，退而從尋遣君父，乃收勝非侍讀，安國入侍，以黃不下，金國結好，特命校正書。是年書行，安國言：「勝非當臣於劉之入，今朝廷乃釋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宗廟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今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辭，家不出，黃浩大怒，乃奪旨曰：「胡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耶？落職提舉仙都觀，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起。五年，今纂修所著春秋傳會諫官陳公輔上疏，以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安國雖學力行，風度凝遠，侯仲言必稱二程，其他皆無所許可。及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矣。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嘗語人曰：

胡安國先生如大冬嚴雪百花萎死而松栢挺然
獨秀自王安石康泰秋不列于學宮安國謂先聖
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至二十得
相傳習亂倫滅理莫此爲甚故潛心是書餘二十
年三子寅密寧

先儒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第時與程
顥與弟頤講學於無雙之際河洛之士外然所之
時詞官不赴以所履見頤于頤言其賢也頤三返
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頤死時聞之設位哭奠門

左

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頤偶瞑坐
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問外雪深尺許久
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
多從之游稱曰龜山先生會有吏高麗者國主問
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時朝廷
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是守守地
以自固時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救邊事更云
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臻動觀聽昔漢武在
朝淮南竊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時其

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
雄一以弘華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近邊州軍宜堅
壁固守勿與之戰使之自困昔攻戰略地常遣援
兵過大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圖
京城劫王之兵四集而莫自抗一時又言官乞
度之島下立統帥雖李邦之善習兵而易見其詞
今諸路爲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兵令示紀律
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
疆棄師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澧相繼效
尤童貫提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

三

防城仍用閩人覆軍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
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
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害自周世宗我
太祖太宗一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廷使敵騎
馳驅貫吾腹心今割三鎮之民效死以守三鎮拒
其前吾以重兵繼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
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蹕相破
大名劫掠掠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
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
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雲集亦懼而歸非

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北與之是欲
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六
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
其敗盟必得肅王後也又李綱在六二六
陽上書一時軍民其言以太學時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進事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山天不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
終日坐門限上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陸學書卷五

三

先儒羅從彥

萬曆四十二年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憲州判官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
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從彥從彥曰從彥
從彥見時三日授以傳心之秘先生從彥從彥曰
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從彥從彥曰
端坐聞講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從彥從彥曰
嘗承祖宗故事為尊從彥從彥曰
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從彥從彥曰
不可恃廢法度則變從彥從彥曰

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為本王
朝廷無過失則天下無難處朱熹
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王
極惟素一人而已紹興
先生

先儒李侂

李侂字思中道人約而從
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
俗雖里人登克知之見從
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學從
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垂四
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
之大本真有在乎是矣其接後學各曰窮晝夜不
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為本
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
天理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而學始有力耳又
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未解凍釋處如孔門
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而日
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落處非言說及

陸學書卷五

三

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與天運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言矣其言一則即吾身以求之則元聖賢之理吾身亦具之可知矣若直以文事求之飽其腹而後已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建安朱公與何爲以爲支嘗與沙孫鄧迪語及何鄧曰思中如永靈殿月室徽無報非吾曹所及其後公于嘉慶二年進院于國師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何鄧見之至歸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先儒張栻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浚之子也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宰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懇懇栻皆不答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栻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者六七次可謂知遇矣俄而詔以知閣事張說簽書中書院事栻草疏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

念栻復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栻爲之備閩州兵汰冗備閩州將諸將除卒先健者以爲用次和江陵有疾入北平乃大吏之政以善之補衆民之合黨者皆之卒至湘寧過江陰縣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于是聞者數人皆之仍有詞奴在其山以爲今以爲之卒至湘寧十八其曰豈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非義也此之其平生得意之論也

先儒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

程頤近世大儒九淵獨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似覺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寓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天下也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也六言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

明倫彙編

三

光緒二十一年

許衡字中平河內人也衍幼有異質七歲入塾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巳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旣避難避味山始得

東坡志林卷之三

美

力辭改命樞天司農默翰林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復歸河內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僕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起爲樞密占弟子俾教之衡固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文中等十二人爲侍讀十年權臣吳毀漢法諸生寡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盤盤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皆可使從政此國之大經宜勿聽竇默爲衡懇請衡乃得告而以贊善三司在學事十

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術領之乃以術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術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主表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雪雪文作人無少長貴戚皆哭於門曰方學士聞訃皆哭哭者六十里來聚祭哭者術善教人其言煦煦然與衆言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術語同刻曰方先生目下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王磐氣緊一世少所與

可見術獨曰先生神明也卒諡文正

未

閔里書卷六

西廡上

先賢必不齊

必不齊字子幾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魯哀公十四年春時於孔子孔子曰子幾之而也也魯哀公十四年春時失守車之則閉塞管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測矣之不可測也子幾曰善教不承命乎以行也於陽晝曰子亦言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幾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幾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板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餌也其爲魚

陽晝曰夫板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餌也其爲魚

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幾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幾曰車馬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餌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幾受單父之命時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幾從旁引其肘書記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幾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擾後發單父子幾由是得行已志卒攻魯父老請縱民獲麥子幾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

獲是使民樂有冠也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
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教父之教父于其子
伯諸孤而哀文之化之也子之治也夫何樂之有
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人
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兄事五人可友者十人可
以教弟矣父事十一人可兄事二十人可友者四十
夫一曰之也而有以教之者其教之也其教之也
度焉孔子曰昔堯舜禹湯天下之歸之也夫何樂
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曰信乎不亦所
以治者小以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在單父身不

有子賤在單父

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呈出以呈
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
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習治術未
至也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贊曰若子者人單父
之政引肘竊君放魚烹今傳其勿獲也先明今日
代理邑用現盛誌

先賢公治長

公治長齊人字子芝會指志不求諸生今一問焉
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

南山有鶴虎駭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以汝之勿彷彿
魯子長知其言注山中果得六羊食之有餘及亡
羊六所之殺其角而食之魯子長之德也魯子長
為語述之然孔子系和之為之自於公治長不
解之於其子長也蓋在無窮之中其罪之亦多子
長在魯公治長復為魯共上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
齊人由魯後我道汴水上澤山房曾與魯之勿彷彿
魯子長公治長白之魯子長魯子長告之始知其
言往跡之則言即果得及矣魯子長魯子長之氣六
勝因釋公治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治長不笑

有子賤在單父

蓋耻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一統志云
公治長墓在青州府諸城縣贊曰子長宏度高出
倫輩雖在縲紲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
子妻之尤知英傑

先賢公治長

公治長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直仕於都
唯季次未嘗仕贊曰聖賢為政在禁公治長道
微家臣事宗不為國為德自孔子於是時家然
清風

先賢高柴

高柴齊人字子羔敬仲侯十代孫長不盈三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敗螫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哀宰成人有其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人曰子羔則終而蟹有佳范則冠而蟬有綬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不由請以告曰吾喪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則友不以是棄予也吾已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成廟則饗之其禮祝

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於碑東南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則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碑皆於屋下制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蔡某廟事畢又介於寢君南鄉戶門立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或則考之而不樂樂星者夾神明之道也爲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劇賊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吾子不於及曰彼

有賓于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問者曰吾不能訪主之法而問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問者曰吾足因我之罪昔者公之治臣以罪臨當論刑君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問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刑德如日月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榮乎是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始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

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贊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間一出乎正克篤于孝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

先賢樊須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桓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其事見冉有傳中贊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

辯良喜寓志農圃似勝仁義學稼之辭豈始合是

先賢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云云注而能言志
通好三以損相而君之事為難行是公西赤之行
也子曰經禮三百可也記之三百三千三百之公
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以損相而君之事為難行是
難焉衆人聞之以為笑之孔子語人曰當察察之
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實察之達者
其於赤也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饗饋亦夫子故為
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楮

南史書卷六

楮外加牆車邊置翼恐極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
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
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繒盛旌旗之竿以素錦
於杠晉設長常之旒此則夏禮也贊曰學者行道
敝祖亦稱使齊九華偶為肥醜周急之言君子所
令答問允嚴理皆先行

先賢梁鯉

梁鯉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
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
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有子欲請

留吾夫子曰無憂也崔氏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
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
有子贊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公齊之
俗原本民初言可復以學則知崇之重焉

先賢冉雍

冉雍史記作雍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二十歲贊曰紀
伯子魚聖字是務農之志詩云子之於農事也
空止可度矣夫昔賢後世問慕

先賢伯虔

伯虔史記字子析家語字楷少孔子五十歲贊曰有

南史書卷六

懷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名卿伯乃建兢兢受道
奕奕裁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

先賢冉季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贊曰東平子產姓著盛時
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甚敏淵妙以思升降廉

陞尚想英姿

先賢漆雕徒父

漆雕徒父家語作徒字子文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
帷涉道是嗜微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乃垂洋洋
之風逮今四馳

先賢漆雕哆

舊封漢陽侯

唐贈吳興伯

漆雕哆家語作侈魯人字子欽贊曰子欽受封爰居

武城疊疊其間翩翩其英樞衣時習頤學日明誕

敷孔教爵里疏榮

先賢商澤

舊封魯平侯

唐贈趙王伯

商澤字子秀史記秀作季贊曰邈矣子秀睢陽是伯

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

之好是正直

先賢任不齊

舊封金田陽侯

唐贈魯侯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聞

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

緒顯顯

先賢公良孺

舊封平陽侯

唐贈中書伯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

五乘從贊曰子幼其賢從師宣父服膺大教記亭

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叙

先賢公肩定

公肩定家語作公肩三又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一

字子仲鄭玄曰魯人

先賢鄒單

舊封聊城侯

唐贈魏王伯

鄒單字子家家語無考

先賢罕父黑

舊封新鄉侯

唐贈永丘伯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作宰父黑字子黑

先賢榮旂

舊封襄陽侯

唐贈魯侯

榮旂字子祺一字子期贊曰伯茲雩婁務學實著三

千之徒七十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

式彰厥譽

先賢左人郢

舊封南陽侯

唐贈臨淄伯

左人郢鄭玄曰魯人家語作左郢字子行贊曰伯彼

臨淄江行稱賢踰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

語書卷六

九

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鄭國

舊封胸山侯

唐贈榮陽伯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那字徒史記作鄭國

避漢高祖諱鄭字乃薛字之誤今祀鄭國贊曰伯

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迹道以目傳

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式

先賢原元

原元史記作原亢籍家語作原桃字子藉

先賢廉潔

舊封平原侯

唐贈魯侯

廉潔字子庸鄭玄曰衛人家語作字子曹贊曰兄弟

之邦士有廉庸泗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示蹟
泗從容作興一時言父其封

先賢叔仲會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鄭玄曰晉人少孔子五十歲其
孔從年相比琬史記作仲孫子之
子二人迭事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二子
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
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贊曰叔丘二子謂是爲
親訓有日廣業于時四教允隆五黨以持此肩俊
傑聞望斯垂

陳惠書卷六

先賢公西與如

舊封臨胸侯

公西與如字子上家語作公西與

先賢邾奚

邾奚字子欽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欽
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奚邾
音圭所見各異贊曰卓哉邾子先聖是承瞻仰已
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氷是兢錫壤平陸茂實
騫騰

先賢陳亢

舊封南頓侯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贊曰惟

禽之問過庭其經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且知時望不私其子

先賢琴張

舊封陽平侯

琴張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縈靈公兄也鄙
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圃
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徐豹見宗魯
於公公爲駭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

陳惠書卷六

士

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
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命其可也公孟有事
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
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
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公孟之賊汝何吊焉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
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
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
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贊曰多能鄙事聖人曲

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
嘉言祀亦罔替

先賢步叔乘

舊唐書曰侯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贊曰勉勉子車封邑淳
二氣交運屈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
言也不亦美乎

關里書卷六

關里書卷六

關里書卷七

西廡下

先儒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
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
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
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
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
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本根然後為得也又采
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

關里書卷七

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
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
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
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
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於
晉神降於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恠亦陰陽之義
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誇而並疑夫
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添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
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

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
自相矛盾乎及觀列紀何子元巡撫河南時有石
言於滇何時於前漢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
可証也往見余太史子華歷証左丘明卽傳春秋
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云

先儒公羊高

舊封臨淄侯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卜子夏其子平傳其子
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乃與弟
子董仲舒胡毋子都著以竹帛仲舒以公羊顯於
朝四傳而至何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原缺前半葉

下生亢亢生育後名隨子文生最字子產後從高
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
侯卒謚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
後名讓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王太傅生員員
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于申公受尚書于伏生
長則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諍大夫遷
侍中博士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
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
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
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爲孔子家

原缺後半葉

語共四十四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
田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
於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
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夏孫卿爲博士
上書辯之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
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詔羣儒集其天
下書籍無言不悉命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遺教之
文以大著于今日立言之士垂于不朽此則昭明
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
或或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

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于孝武皇帝之世
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
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
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
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廢廢不
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
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有之說尚書則
不紀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
家章句無不畢紀况孔子家言文正實而疑之哉
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

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
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
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
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
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
果立

先儒董仲舒

舊討議官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習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
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

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
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
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
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亦有三仁仲
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
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
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
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

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其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亭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

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書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先儒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

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爲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權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歛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閻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生以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多悅

時將有蕭牆之變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立敬鉅鹿魏徵太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謚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先儒周敦頤

舊封道國公

嘉靖九年詔從祀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叅軍敦頤博學力行開道甚早常作太極圖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因與爲友而使其二子頤頤往受學焉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譏敦頤抃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之麓有溪焉旋蓮花峰潔清糾寒下合湓江敦頤

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二子曰壽曰燾敦頤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遇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或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見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程頤曰周茂叔牕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頤少年好獵既見敦頤自謂無此好矣頤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二十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先生非虛言也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源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蒲宗孟墓碣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舍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與以妹婦之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挾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

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庭堅作濂溪詞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名非於奉身而燕及惇嫠短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

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先儒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曰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早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簾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

若訥詆誚仲淹故爲書責之因是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已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爲黨人自是朋黨論起又爲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上使中官監勘之卒韓

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詰修欲遂出修于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詔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辭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聚噪修馬前銜邏不能制然文章自

是變矣三年代包拯知開封府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及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爲樞密副明年爲叅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修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降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等共詆修以故皆被逐熙寧初改知青州三年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四年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潁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潁其在潁也作亭琅邪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憲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

述病證口辯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被召謨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一人姓名某等奉敕撰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併也於是紀志

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先儒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撤坐輟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於朝上召入見問治道載以漸

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卿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又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復命案獄浙東歲還朝會弟戡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門下

曰此書乃予歷年致思之所得也載每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明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空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時然並法之行視之者衆苟處之方則則以爲一不而一人而可後所病者特行之無術耳予言三經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談言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還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師呂

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載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載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後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存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負死無諱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禮記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諫自縣責父始子存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諫貴幼不諫長禮也唯天子稱

天以諫之諸侯相諫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諫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諫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諫也今諸君欲謚子存恐不合于古禮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正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比乎載嘗銘其書室之兩牆東曰砭愚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西銘程頤又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愈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摩於物約見仿佛耳更望完養思慮涵

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先儒程頤 舊對洛陽公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爰以頤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嘗以師禮事焉元祐三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略乞令講官三六日上殿問起

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願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乃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前改試爲詳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行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資繁文以專委任屬行檢以存法教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六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曰

六

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二年上疏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願復上疏以爲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顧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以講有容字中人以黃髮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願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

六 進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願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曰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嘉之也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書願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願固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旦使昇立於其旁道之以穀率之法不從昇且怒而去矣從之則違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昇於無事之地願非昇也然聞昇之

續通志卷七

七

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靜令只與西監願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願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戚氏赴涪淚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

無心願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願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輒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反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緡遺願願辭之族子公孫從旁諫曰勿爲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又謂

願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願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願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願謂青苗法且可放過而願乃於西監一狀却甚枝計在漢州日宿一僧寺願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願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願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願請宰相問曰上不御殿太

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當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惟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先儒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較書郎范仲淹經略峽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嘗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與作樂

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璦既居太學其
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
士璦弟子十常居曰三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
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
致仕陳璦間徐積與氏有偃門舊者有否積曰有
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蓄二姪一日延積中堂
二姪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
生曰莫安排

先儒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

關學書卷七

三

閩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
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歷四
考罷歸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
入對軋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中和舊說序云
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授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
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是日也因與栻論中庸
大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
思錄因送祖謙至鷺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
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
管武夷山中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

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
遺址七年張栻卒於江陵八年陸九淵來訪請書
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
義利章七月呂祖謙卒時淵東大饑改提舉洞東
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
台州適知州還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
去職事歎之爲時相王淮所置而奪其新命授熹
熹以爲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
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寬以文
雄於時熹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

關學書卷一

三

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
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
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
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
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
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
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詔具封事投匭以進疏
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
日除崇政殿說書熹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
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

習故孝宗之眷雖存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熹經界竟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荆門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足徵來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錄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兄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

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毘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騎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卽位嘗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解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冑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

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程言奏邪黨主之禍辭旨痛切諸生更諒以益失之還朝之門人熹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是遂有足疾既又加以瘧隔之證六年三月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故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諡曰文憲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先儒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都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子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論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陞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俟

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于前然後與一二大臣
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
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侯學士院求問自循
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
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
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愛免喪主管台
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續宗實錄書成進
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
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仕而兼行其事大臣

書

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
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
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
急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
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
諫以救正焉有待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
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
哉人之關筋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
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
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造而益思壅蔽外

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
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
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偏察
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遠大之
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
備者矣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
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收復艱危之
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
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
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

書

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
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
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
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
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
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
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
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
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孝宗批
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

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駢不得已草創等主
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
四十五謚曰成祖謚學以開洛爲宗而旁稽諸書
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失德卓卓之
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謂孔子言躬自厚而薄
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戾渙然冰釋未幾嘗言字如
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盡將以觀於天下
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
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昔考定古周易
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

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沒鄉人
卽而祠之子延年

先儒蔡沈

蔡沈字仲默西山先生仲子也少從朱熹游年僅三
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父嘗曰沈汝宜
讀吾皇極數庶幾晚欲著書傳未及爲亦以屬沈沈
承父師之託凜凜焉嘗若有負蓋沈潛反覆者數
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
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
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

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
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
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嚮
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
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
歷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
昧象數之源窒通變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
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沈於二書闡發幽微真不愧父
師之託也隱居九峯自號九峯先生

先儒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名希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
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
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
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
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
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
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
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
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以封駁論

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
羣臣皆曰如此豈不殆哉今與陛下言動皆同廣
思慮明黜陟三者而已持鈔法稽令行告訢與
抵罪者衆德秀或失坐罪而併籍是弟之貶或新
而既錢而沒入百易之貴自此籍沒之產以所給
還原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羣臣上下皆當以所
天永命爲心因請脩聖祖之政臣謂自揚之楚自
楚之野貽沃野無際版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
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也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

曰吾徒惟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
之人遂力請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京
早與廣德太平爲甚德秀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
廣德太平與廣德守魏觀同以便立繁憲使教授
孫宰賑給徽州寧國守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
傳補徽先是都司胡觀言德秀迂儒試以
事必敗至是政舉日聞其言事無不經其司好
名賑贖太過使觀劾率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
朝廷悟與觀祠授庠幹官道傳尋亦召還德秀進
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切德秀親授方畧擒

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
府尋喪除授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知潭州以襄
仁公勤曰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
學得源流進其士立惠民倉置社會別立慈幼倉
立義阡惠政畢求學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權禮
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
棟於莫安生民之柱石爲三綱而劉石之變與
唐虞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
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
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合罪仁

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
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
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唐以
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
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
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
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
康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
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
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取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度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取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蒸餼及門活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取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感曩以訛言之故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

握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取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復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宥者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仰經筵德秀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諫言上皆虚心問納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憾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

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奉祠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竄上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既而諸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司我此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同五年進徽閣知泉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告養精神德秀謂郡中無力惠民僅有取平訟理之事當勉爾遠致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無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

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干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叅知政事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遣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中外交頌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

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絕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公讀史甚於前而德秀乃妄言之者前德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當如公何而公之後一舉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如公何而公之如沈然自詭曹立偽學之名以誣公之六大儒之骨皆賴公以絕之德秀晚節之失如公何而公自任講習而服行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集經筵講議等書謚文忠稱西山先生

關聖書卷七

七

先儒薛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易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父改河南部陵瑄有部陵諸生中河南東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進士累及入殿服闋宣廟思得良憲出瑄爲山陰縣令文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學而人部尚書郭璉薦瑄提督山東學校瑄者以人子自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間問臣曰吾鄉亦有可爲宗室者乎即以

瑄對召爲大理少卿既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也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詣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遂往之自是皆瑄矣亦有言振某死瑄王山陰其妻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聞已誣服瑄爲辨寃駁還至三部御史王文大恐奉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

關聖書卷七

七

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

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 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理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其家所蓄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歲入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先儒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

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

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晉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卽月調驗封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蕙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

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潮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璟素奇公請 上卽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運賊大起江廣湖鄉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晉誅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殲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十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

阻洎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峯徭旣殄益增機險阱毒虐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小三千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祠公四月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秘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謀四出

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賓劉養正及閔念四吳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賓等士賓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新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於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放火攻之大

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姦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姦佞詭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姦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算內戢內侍外防賊徒無定瘡痍激厲將士日夜如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

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辭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譏謗益起屢數奏請雖封爵竟不與鈇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磨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虞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

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石田平田州寧田水滌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有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詎料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減奏

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笑歎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等畫情密對客談笑萬衆適集擒酋斬賊獻凱陳門上言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然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觀覩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

關里書卷七

表

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先責易轍改弦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不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浮宸濠取內道以款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得提督賀晝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等除劉瑾

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誓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獲聖躬耳非爲功成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卽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

關里書卷七

表

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南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文正亦得封知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立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以下南昌縱士剽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惟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且極言

論白諸有功者溫青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之賢而張璁霍輅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鄆守仁不但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反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國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及萼長吏部舉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轉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

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于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銜恨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及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億卒子成勳嗣

先儒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

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文淵閣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年三十一六志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宮知府張潤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瑞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顛仕故不敢

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不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昭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

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漢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東原始末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簡矣惟得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之專嚮道之勇涵養其熱德器粹完天啓潛德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先儒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得鄰家

關里書卷七

聖

所遺物即還之人驚歎其非常童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塾師畏之年十七入從安仁于世衡授春秋事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既聞聘君吳與弼講義理學慨然徒步從之乃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退而築室梅溪山中謝絕人事體操極卓以斯道自任慨然尚友千古而記問詞章之習蔑如也其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力行爲先見孔子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該之以爲聖學成始成終者在是固欲盡其素云初則端莊凝重嚴毅清苦凡身之動靜必詳書自

考久之則知融守固而自得之趣充周于應事接物之際家常貧簞食鶉衣處之泰然一切無求于世而人亦莫之知之事親日以順悅爲事父有疾就侍極孝方違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踊幾絕矣竟嘗立非故不起寢室越三年不一近月朔之薦四時之祭旁及總功之服悉遵古制識者以爲特立獨行之士不識者咸非笑之鄉紳聞有知之者寔自茲始年蓋三十餘矣卜兆時爲鄉里鵬兒所匿不得已而訟之官則墨其衰以入公門或曰時有盜掘先隴者力欲手報之白之官令不

關里書卷七

聖

知其叔心也置縲綽中旣而門人余吏部祐講釋之因陳三大義之說令竦然起敬云兄疾躬自調羹以飯每兄自外來率扶摩慰勞以爲常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甚至一揮挽篋箚之微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篤宗族訓子姓鄉人化之翕然興仁讓風初家食稍有餘鄰里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窘或爲之籌則曰吾何暇汲汲爲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穉穉生何愁五穀不熟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不避嫌白之當道得脫其里東

原坂田高病旱區盡水利十條達於夏憲副寅命
有司行之以利民欲廣聞見與一二高徒適閩區
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賓其所益
頗年婁上饒羅永豐張南昌相與麗澤會於弋陽
之巖峰餘十之應天寺提學李僉事於堅齋幣請
主白鹿書院教其後提學鍾副使繼之又其後
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爲師富饒以王詩
講易并爲作願仙說待以賓師之禮素其詩文書
梓辭曰尚需少進鄰封安仁進賢貴溪尹同其賢
饋柴米或受或却皆處以義餘干尹請講明初飲

古禮悚聽而行之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
而性度寬和談論臺壘人亦往往樂從之游所築
書院曰禮吾曰南谷四方樞衣及門者必語以堯
舜之道不外孝悌孔子之道不外忠恕而游情高
遠者非也嘗自言曰惟爲已則所從不差然後可
以及人論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克
已復禮王道本也又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
夫間斷好高入于禪勝詞失于矜安能達道德之
域其潛心理學類如此自佛老之教流播人間先
儒歷有闢之者未力也居仁根極受病之因搜剔

歸宿之弊倡言排之俾邪說者不得作聽者多惑
悟自孟子歿後獨推尊程朱得其正傳他不與也
每思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藉
籍無得於心而去道益遠故於經書惟加熟讀詳
玩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五經皆通邃于春秋所
著有居業錄敬齋錄主致白鹿洞有學規俱行世
羅允升稱其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故凡
言敬處最詳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有味也年
五十一歲萬曆十二年禮臣極言其粹廷無間言
遂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敬

關里書卷八

啟聖祠

啟聖公孔氏

啟聖公叔梁紇史記索隱曰家語孔氏宋微子之後
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
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祀
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季
夷夷生防叔與莊督之通而季康叔之爲魯人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嘗爲魯司平刑陳邑
大夫初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三皮字伯尼

關里書卷八

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
阪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身
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
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
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史記
云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者蓋謂紇老
而徵在少年不相若非如伯比生子文之類也紇
與顏氏禱于尼丘山而生孔子生三歲而紇卒葬
於防山防山在魯東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
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于五父之衢人

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于鄉
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焉宋大中祥符元年封
孔子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大德十一年詔加封
啟聖王 國朝因之至嘉靖九年始改稱啟聖公
云又王子年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先有麒麟吐玉
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徵在
以繡紱繫麟角及孔子欲絕抱麟解紱而泣
配饗

先賢顏氏

顏無繇字路一字季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

關里書卷八

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也顏
回死顏路貧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孔子曰材不材
云云不可以徒行也無繇爲魯卿士唐贈杞伯宋
大中祥符加封曲阜侯元元統加贈杞國公謚文
穆諡曰文憲孔子之道大矣學以復諸聖而得其
宗者其惟顏氏乎崇其道以褒封其所自出禮也
朕迪民興學議禮考文爰命有司稽顏氏之先世
封之宗國節以壹惠豈私於其家也哉享祀有嚴
永世無疆

先賢曾氏

曾點字皙參之父也蓋狂者也論語所記浴乎沂風
乎舞雩孟子所謂其志嚶嚶者也季武子之喪大
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弟子解云點疾疴禮教不
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贈宿伯宋大中祥符初封
萊蕪侯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
二十仕魯爲委吏生伯魚適魯昭公以鯉魚賜孔
子榮君之賜故因名鯉問詩問禮見魯論這季氏
通魯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母死暮年猶哭夫

關里書卷八

三

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甚矣鯉聞
遂除之宋崇寧贈泗水侯咸淳詔從祀

先賢孟孫氏

孟孫氏孟軻父也名激公宜孟子生三歲喪父其母
佻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
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理焉曰此非所以居子
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事焉曰又非所以居
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
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
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

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
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
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庸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
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
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孟子既娶
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
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
妾竊袒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
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
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

關里書卷八

四

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
遠乎孟子遂留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若
有憂色母問之曰軻聞之君子輕身而正位不爲
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
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體精五飯羶酒漿養
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
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
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
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子何憂乎

從祀

先儒周氏

周輔成道州人教順父也祖從遠生智隱有子生三子長式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鐸次鐸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六次以特奏名賜進士出身任賀州桂嶺令累官諫議大夫參政鄭氏封仙居縣太君輔成卒葬管道崇寧間通里樓田生二子長鐸次敦順

先儒程氏

闕里書卷八

五

程珦字大中河南人顯願父也曾祖羽仁宗朝珦以祖蔭補黃皮尉令行禁止神宗朝知磁州慈惠剛斷民皆懷德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恐後珦獨抗議指其不便累官大中大夫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婺源縣人生永年鄉松歲里南冠擢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

極言其不可檜怒詆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松生平力學有俊才數千言立就究心河洛宗旨成大儒請建大學明人倫以倡節義教子熹從李延年學自謂福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號稱韋齋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建寧建陽人沉之父也父蔡傳覽羣書號攷堂居士元定八歲能詩及長登西山絕頂日惟啖齋於書無所不讀朱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

闕里書卷八

六

子不得聞者必以語焉異篇與傳微辭遂旨先令考究而後折衷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我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韓侂胄秉政逐朱熹爲學之禁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則貶夷然就道熹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多歎獻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歎曰支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闕里書卷八

終

闕里書八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沈朝陽撰陳之仲補朝陽江寧人天啟間貢生
官池州府學教授之仲海鹽人仕履未詳是編雜
采聖賢事迹湊合成篇每篇各繫以贊詞意膚淺
考訂甚疎如越絕書所載子貢事之類皆無所辨
正

歷代忠義錄十四卷

〔明〕王奠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忠義錄十四

卷》提要

歷代忠義錄序

中讀諸語書至託孤寄命臨大難
而不可奪則爲之掩卷而歎曰死
天下之難事也天下之事難彼臨
大難而不可奪者一死而於天
下之義無所損也天下之事難於
死若徒死焉而於天下事無益不
謂之能死也人臣之義其事君也
進退得關其忠死生得明其節義
當生而死焉則死不足以自贖義
當死而生焉則生不足以自明惟
夫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而後足以

見人臣之貞而無愧於義彼文信國公當宋室流離播遷之秋而從容於燕京之樓其足不履地者凡數年若以爲惟死爲是則信國之大忠者非耶故予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謂其不能奪其生死之際惟其是而已矣及予守撫州搜索士

十人王亮而下一百四人謂爲昧于出處謂爲中國失節焉惟於伯夷而下五百九十七人張良而下五人陳成而下四十八人解楊而下八人申包胥而下十八人李球而下一百四十六人關龍逢而下七十一人先軫而下二百一十一人則各以爲有得於道真於予心有合哉予可其錄而謂當有言以弁諸首則闕三年而簿書不暇未能有言也然是錄已梓之矣予取之貯府庫之東櫬而刷之以行天下及予於是年秋釋郡符供塲屋之役又將以述職行乃始得餘功

反覆是錄而爲之言焉東石先生
固忠義之臣哉其見之明其守之
定其發而爲文章形而爲論議不
徒以死之爲高而惟其成人道之
是又不徒以生之爲大而惟其盡
人臣之忠彼其官兩浙督學而遂
恬退自高使其臨天下事自有無

難處之道矣當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大夫列於有位
即抱節義之志者亦無所用其忠
夫魏文貞公之言曰願爲良臣不
願爲忠臣蓋皐陶稷契之臣君堯
舜也龍逢比干之臣君桀紂也吾
有堯舜之君則爲皐夔稷契之臣

耳彼疾風而後知勁草而板蕩斯
有忠臣焉孔子之言曰歲寒然後
知松栢若無歲寒將後彫者何以
見哉吾輩生長承平之時汨濡雍
熙之治蓋有元首股肱媲美於一
堂之上而都兪吁咈相逢於五百
年之期矣是忠也所以爲人臣之

本

五

忠也是義也所以爲人臣之義也
彼臨難而有其忠義者亦末矣而
豈必有以自明而後見其忠哉而
後見其義哉予於是乎有感焉因
書之以冠東石先生之錄

時

嘉靖歲次壬子秋菊月之吉日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江西撫州府
事前刑部郎中瓊山黃顯拜手書



歷代忠義錄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事君之盡
已合宜皆忠也義也而以死忠義
者為大何也天下之事不難於常
而難於變死忠義者變之大者也
臣道之極致也斯不亦難乎故古
今天下以忠義歸之死節者難之
也予於古之死節之士竊景慕之
尚論其事未嘗不三喟焉遂考之
綱目僅表其尤全史各立之傳而
所遺尚多復蒐子集百家天下志
乘合而纂之庶幾備矣儲不自揆
而折衷之如孟達叛漢降魏而復
死漢庾珉王儁受劉聰官而復死

晉麴允卒實不死晉社稷而為降
主死徐嵩已降後秦而復為秦死
呂子臧李玄通以隋臣降唐而為
唐死高勳以唐臣事周而為周死
姚洪夏魯奇事唐莊宗復事異姓
篡國之明宗為之死沈斌事梁唐
晉而為晉死綱目皆以死節予之
誤矣他史取者或所事不正或受
君不正之命或後其時或非其地
而徒死不為節或誤國或無君而
一死不足自贖凡八十七人悉辯
其非^{見卷十二}然後得死節粹白者伯夷
而下五百九十七人首錄之為萬
世殺身成仁者之法焉^{見卷五}外此若

張良而下五人精忠報國^{見卷六}陳咸
而下四十八人不汙二姓^{見卷七}解揚
而下八人使虜不屈^{見卷八}申包胥而
下十八人忠憤奮激^{見卷九}死未死心
一也錄之李球而下一百四十六
人皆死國難其忠毅可尚也錄之
閔龍逢而下七十一人皆死諫爭
其忠直可仰也錄之先軫而下二
百一十一人皆死戰陣其忠壯可
嘉也錄之^{見卷三}解文卿而下十人雖
死諫而事非主言非時君子所不
取錄之何戒昧于出處者也^{附卷十一}王
充而下一百四人雖死節而黨夷
狄病中國君子所深罪錄之何愧

中國失節者也

見卷十四

摠為卷十有四

凡四閱歲三易藁而後成名之曰

歷代忠義錄自夏迄元三千二百

年間忠臣義士一開卷而指諸掌

矣嗚呼平主志向實企忠義事親

餘力克就是書雖聞見寡隘采摭

猶有未盡然竊取之義自謂有一

得焉後之人因是書之便覽夫人

皆誦之有所感發而奮乎忠義者

益衆且知所決擇不蹈乎非義之

義則萬世綱常未必無小補焉者

是書之作夫豈徒哉乃若補其所

遺發其所未及則不能不深有望

于後之君子

嘉靖八年己丑夏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浙江等處提

刑按察司提學副使金谿東石王

賞時禎書

康義錄序

十一

金鉉東石王贊時撰述

王贊曰古之節之士有國亡而與君同死
社稷者有國滅君降而自死社稷者有憤國
之亡而死者有憤君之弑而死者有憤君之
盛而死者有憤君之辱而死者有得君之難
而死者有侍君之危而死者有脫君之命而
死者有不事二君而死者有不事二姓而死
者有不赴偽召而死者有不汙偽命而死者
有不從篡奪而死者有不從討逆而死者有

不從反叛而死者有起兵勤王而死者有起
兵討逆而死者有密謀誅賊而死者有起兵
反正而死者有起兵興復而死者有兵敗不
辱于敵而先死者有城陷不辱于敵而先死
者有兵敗城陷見執于敵不屈不降而死者
有為寇賊所執不屈不降而死者有賊擁之
為主不從而死者有賊誘之說降反其言而
死者有奉使敵虜不屈而死者有宣諭寇逆
不屈而死者其死雖不同或慷慨而取義或
從容而成仁其心一而已矣

自卷一至卷五錄起商迄元死節之士凡五

百九十九人

商

伯夷

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讓國而逃及武王伐紂夷齊扣馬
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案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採薇食之遂餓而死

大明建廟于永平府有司每歲春秋致祭墓在山

西平陽府首陽山上又舊墓在東州府孤山上

魏國

五濁

齊書也人曰魏王不聽魏耕于野無樂殺破齊
聞囑賢令軍中只書三十里無入使人請囑燭不
往無人曰不來吾且書囑曰忠臣不事二君烈
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初之以
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齊士大夫聞
之曰王燭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
乎乃或立潘王之子法意是為襄王

漢書附

紀信

成紀人事漢王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急信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逃去羽怒焚死信宋建利北之在開封府滎澤縣加封誥詞云以忠狗國代君任惠實弱漢業使後世知君為重身為輕雖糜捐不避者侯有力焉

大明正統間追封滎澤侯謚忠烈命有司春秋致祭臨洮府蘭縣順慶府西充縣皆有廟

周苛

沛人以御史大夫守滎陽項羽破城苛罵不絕口羽怒烹之唐李觀撰碑稱其能立節顯主

章明

新繁人累官太中大夫王莽篡漢明嘆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殺

侯剛

新繁人仕為郎王莽篡漢剛狂號哭莽使人問之剛曰漢祚無窮不忍事此主也莽殺之

樊勝

字居賓彭城人舉孝廉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哀帝

崩王莽秉政勝乞骸骨歸鄉里莽既篡漢明年遣使者即拜勝為祭酒勝稱疾不應後二年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先賜祿立辦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久立門外勝稱病篤使者入室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待君為政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頃

秋涼迺發詔使者五日一與太守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加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謂暉等曰吾諠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勅以喪事衣周身棺周衣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年七十九使者太守臨歛門人素絰治喪者百數有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滅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勝居彭城廩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墓在徐州城東南三里

貴按漢書薛方齊人嘗為郡縣微不至
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死葬在
上下有策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
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愚
謂方以竟此葬自託策由雖能不行於莽
且保其身然說而不正較之勝守正以死相
去遠矣班固曰守死善道勝實稱焉貞而不
諂薛方近之真竊以為固之許方過矣後之
君子不幸而遭時如二子其為勝母為方哉
因錄勝之事而附論方於此

劉崇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王氏天下非
之莫敢先舉此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
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敗死綱目書
曰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事在漢孺子
嬰居攝元年

程義

京郡太守程義與姊子陳豐謀曰王莽攝天子位
心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莫能亢扞國難
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不成死國猶可
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
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
車騎村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
義自號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鸞殺孝平皇帝攝
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
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拜
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將兵拒擊東至陳留與程義
會戰義敗死義方進之子也綱目書曰東郡太守
程義起兵討莽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事在

漢孺子嬰居攝二年

劉崇

漢已已王莽篡國元年四月綱目書曰徐鄉侯劉
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虞俊

魚錫人哀帝時為新陂令後王莽篡國以司徒召
之俊仰天嘆曰願為漢鬼不能事二姓飲藥而卒
光武即位表其墓

賈萌

河東人仕為郡守與安成侯張普約同起兵討王

葬晉書約遂獨戰死後人立廟祀之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

曹竟

字子期山陽人漢末去官不仕葬葬諫漢更始徵竟為相亦眉入長安欲降竟竟不從手劍格死

李業

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漢元始中為郎王莽居攝業去官匿山谷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業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還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

李業

李

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警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不測之端乎業嘆曰君子見危授命何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蜀平元武下詔表之

王皓

王嘉

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國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

至先繫其妻於使者謂嘉曰延裝妻子可全嘉對曰大馬馬嘶誰能免於人乎王皓從自刎以首付使若述不從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成乃對使者使自刎而死

溫序

字次子人仕郎從事中郎徵為侍御史遷護軍將軍序因以節賜殺數人恩不飲

李業

李

殺之序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之伏劍而死主簿韓遵等以屍歸歸光武官其三子以其屍歸墓舊墓在并州都縣

伏隆

東武人光武時為大中大夫張步據齊地隆移檄告以順逆步遣隆隨隆詣關光武拜隆光祿大夫使步步欲自留隆共守隆執節不從步殺之步平收隆喪賜棺殮作冢瑯琊

傅燮

字南容北地靈州人為漢陽太守州反賊韓遂

王國等擁兵十餘萬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爨
子幹牛十二言於熒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
於朝令天下之版圖兵革之山守宜還鄉里徐俟
有道而輔之也末終聲慨然嘆曰汝知吾必死耶
聖達節次一節且殷紂之暴虐天下食周粟而死
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而人之祿又欲避其
難乎吾自何之必死於此王國使人說爨曰天下
已非漢有君寧有意為吾帥乎爨按劍叱之
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曰壯節侯綱目書曰
韓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事在靈帝中平

四年

耿紀

常晃

少府耿紀司直常晃以曹操將移漢祚乃發憤與
金綈吉邈等起兵欲誅操南援劉備不克為操將
王必所殺夷三族綱目書曰少府耿紀司直常晃
起兵討魏王操不免死之事在獻帝建安二十三
年

王賞曰曹操移漢之勢已成漢廷公卿拱手
聽命莫敢少與為異耿紀常晃金綈吉邈馬

適求等乃能發憤倡義謀討誅操而後劉備
非有忠義素定之志死生不顧成敗不恤為
能為此舉哉使五人之謀克遂則曹威而劉
興昭烈可以不失先武之舊物矣夫何計操
不克而死賊手曹氏之篡遂成而昭烈偏安
於蜀矣嗚呼豈矣運已衰而人不能勝天耶

襄陽人為漢雋陵北部都尉孫權襲殺關羽遣潘
津攻環環謂曰我心為漢兒不為吳臣月餘糧盡
嘆曰受漢恩厚不得不報之以死即伏劍自殺

閻溫

天水人為魏涼州別駕守上邽會馬超奔上邽郡
人舉迎之溫不能禁乃還涼州超復圍之溫夜潛
出欲告急夏侯淵為超所執超曰汝謂城中無救
則貸汝溫偽許之及詣城下大呼曰大軍不過三
日至矣勉之超怒殺之

王經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
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出討之經

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於是入曰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華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健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昭收經及其家屬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被害故

吏何雄哭之哀動一市綱目書曰魏司馬昭執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事在漢後主禪景耀三年

傳形

從先主與吳戰義陽敗北形斷後拒戰兵盡吳將語形令降形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傳舍

魏遣鄧艾鍾會統衆十餘萬人寇會徑趨陽安口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將舒率衆迎降烈與虛襲滅僉格鬪而死綱目書

曰魏遣鄧艾鍾會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事在後主禪炎興元年僉形之子也

諸葛瞻

諸葛尚

魏將鄧艾軍至江油守將馬超降衛將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長驅而前瞻退守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瑯琊王瞻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遂斬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綱目書曰衛將軍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及其子尚

皆死之事在後主禪炎興元年

劉諶

鄧艾兵卒至後主禪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杜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禪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城北禪率群臣詣軍門降綱目書曰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于北地王諶死之事在後主禪炎興元年

法海

晉軍至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至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蓄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請今渡江與戰下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杜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兵勢萬倍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

其人之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渡江與晉將周浚戰大敗于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

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

家丞相所識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

殉社稷復何道耶靚流涕而去悌遂為晉兵所殺

綱目書曰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事在

晉

周處

秦雍氐羌齊萬年反屯梁山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將軍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為國取恥彤駿逼遣之處攻萬年於

六陌羣士未食而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敵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无彤而亦不能罪也綱目書曰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事在惠帝元康七年

劉沉

字道貞燕國薊人領雍州刺史河間王顥舉兵反沉奉詔討顥以安定太守衛博功曹皇甫溶為先登襲安與顥戰顥屢敗沉使博溶以精甲五千入其門力戰至顥帳下沉兵卒遇顥黨張輔見其

無繼橫擊之殺博溶被擒顥奇其勇將活之溶不

屈遂見殺沉兵潰南走為顥所獲謂顥曰知己之

惠輕君臣之義重沉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

苟全殺之日期之必死也顥之殺其甘如飴顥

怒斬之綱目書曰雍州刺史劉沉及顥戰敗死之

事在惠帝永興元年

皇甫謐

見上

嵇紹

字延祖康之子也為侍中令東海王虓與右衛將

車陳珍勸兵奉帝征成都王頊微紹詣行在侍中
蔡準謂紹曰今位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
曰臣子竊衛東與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
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頊遣石超率衆拒戰珍
弟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
超軍奄至衆輿敗績於蕩陰帝嬾中三矢百官侍
御皆散紹解服登輦以身衛帝兵入引紹斫之帝
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下一人
耳遂殺紹血漉帝衣頊遂以帝入鄴左右欲浣帝
衣帝曰穢侍中血勿浣也綱目書曰東海王越奉

帝征頊頊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事在惠
帝永興元年後人立廟祀之在今彰德府湯陰縣
司馬光曰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
嵇康死不以罪紹不仕晉室可也苟無蕩陰
之思殆不免君子之譏乎

譙登

初譙登父爲成太守馬脫所殺登詣晉璽弘請兵
復讎弘表登爲梓潼內史募兵攻脫斬之食其肝
遂據涪戎人攻之屢爲登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
絕士民薰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城陷

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辭氣不屈乃殺之綱目書
曰成冠涪涪梓潼內史譙登死之事在懷帝永嘉
五年

吉朗

漢劉曜陷長安愍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群臣號泣
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
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
自殺曜送愍帝於平陽事在愍帝建興四年

王冀曰自古無不亡之國然受禍之慘未有
如西晉之末者也劉聰以胡虜之雄肆吞噬

之毒既執懷帝而使之青衣行酒復降愍帝
而使之洗爵執蓋此自古亡國之君所未有
之辱也噫國可亡君不可辱故曰國君死社
稷使懷愍能死社稷則聰雖無道安得而辱
之哉晉之諸臣亦不知君臣同死社稷之義
如庾珣王雋翹允辛賓輩相隨入虜北面於
賊後雖憤死烏足全節惟中丞吉朗一人見
義分明不隨愍帝而以身殉社稷長安一死
慨慷明白大節絕全可爲人臣死國之法哉

譙王承

王敦舉兵反遣桓熙說譙王承請為己車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何復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鄱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俾微四方敦勢既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巖以悝為長史悝弟望為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太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敦遣魏乂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望戰死甘卓亦遺承書云當以兵出汚口斷敦歸路則湘園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乂攻相國百日拔之執承以檻車載送武昌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悝亦為所執乂將殺之悝子弟對悝號泣悝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復何恨哉初承被執其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駿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乂

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及承遇害階延營欽送柩還都朝夕哭奠墓畢乃去及敦平詔贈虞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綱目書曰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事在元帝永昌元年

虞悝

事見上

卞壺

字望之濟陰宛句人蘇峻舉兵乂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與峻戰于西陵大敗峻進攻青溪柵壺

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壺背羅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時年四十八二子瞻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詔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廟祀不絕今廟在應天府墓在府城內盜嘗開壺墓面如生手奉爪達手背綱目書曰尚書令成陽公卞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事在成帝咸和三年

史臣曰卞壺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蹇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

又惟忠與孝萃其門古稱社稷之臣盡之謂矣

桓彝

蘇峻遣兵襲陷姑孰京師戒嚴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迫義無安遂進屯蕪湖峻將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晃退保廣德及峻兵犯關晃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

卷之七

十九

逆臣通問如其不濟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彝譙國人綱目書曰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事在成帝咸和三年

沈勁

字世堅吳興武康人時慕容恪攻洛陽朝廷以勁補冠軍長史助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既而糧盡援絕祐懼不全佯以救許昌為名率眾而東留勁

以五百人守城勁欣獲死所尋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慕容虔言於恪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恪遂殺之綱目書曰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事在哀帝興寧三年

司馬光曰沈勁死父之惡致死以睚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掌據

秦遣將軍苟萇等將兵擊涼涼遣將軍據帥眾三萬軍于洪池苟萇使姚萇為前驅據兵敗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綱目書曰秦擊涼州敗其

卷之七

二十

兵涼將軍據死之事在孝武帝太元元年

吉挹

秦韋鍾拔魏興太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嘆曰忠臣也挹恭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綱目書曰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事在孝武帝太元四年

王贊曰古死節自殺者有不食有飲毒有自經有自沉有自刎有自焚有自剖有伏劍其死不同其節一也

何無忌

無忌都督江荆二川八郡軍事加鎮南將軍自尋陽引兵拒盧循於徐道獲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謚曰忠肅綱目書曰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事在安帝義熙六年後人立廟祀之在江西南昌府

賈渾

太安中為介休令漢主劉淵遣將喬晞攻陷介休

執渾渾抗節不屈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殺之

周崎

召陵人為晉湘州從事王敦之難刺史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為敦將魏人所獲又謂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後異議外援已絕當活汝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干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以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怒殺之

易雄

字興長長沙瀏陽人為晉壽陵令湘州刺史譙王承起兵拒王敦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募兵千人從承固守時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資儲又闕敦遣魏人攻之雄勉勵所統捍禦累旬士卒死傷者殆半力屈城陷為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至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雄曰實雄為之惜力弱不能救國難安用生為今日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殺之

鍾雅

字彥胄潁川長社人蘇峻反王師敗績峻入京城

時雅為侍中與右衛將軍劉超同侍衛成帝或勸雅為去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若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至矣又峻逼遷帝于石頭雅與超流涕步從後皆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

劉超

成帝時超為右衛將軍蘇峻反京師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超獨盡以妻孥入慶宮內親侍帝王師敗績峻入京城遷帝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遺綬朝夕臣節愈恭雖在幽厄中趨猶

啓授老幼論語後王導出奔超謀將欲奉帝以
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雅帝抱
持悲泣曰還我侍中石衛讓不奉詔遂害之及峻
平帝痛念超不已詔擇高顯地塋之使出入得瞻
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

劉翼

淮陵人永昌之亂翼為衡陽太守起兵期復晉祚
不克而死後人以其死節立祠祀之

南北朝

顧見遠

梁蕭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
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
衍領之乃遣人弒王初王之鎮荊州也琅琊顏見
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衍既篡位見
遠不食數日而卒衍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
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綱目書曰梁
主衍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
事在南北朝壬午年

王冀曰自古以權臣篡國者方其專國時握
爵操鼓舞操誅故以劫制一時臣民率皆因

忘君而反為之用故司馬師篡魏曹丕篡漢
劉裕篡晉蕭道成篡宋舉朝無一人死國者
君子每為之浩嘆彼蕭衍之篡齊與丕等如
出一軌在朝之臣乃有顏見遠者以身殉國
不食數日而卒非忠義之心定於平日壯烈
之氣激於一時其能捐三尺之軀扶三綱之
道立萬世之極也耶噫若見遠者真百代傳
人矣

常燦

侯景兵圍臺城先是梁主徵衡州刺史常燦為散

東漢書卷七

十五

騎常侍燦至廬陵聞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
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
儀曰必如必當有救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燦怒以
盃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假有
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常燦今日何情飲酒即馳
馬出部分發至南州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
步騎至橫江燦即送糧伏并散私財以賞其戰士
遂與顏之高等推仲禮為大都督仲禮以晦夜入
紫雲宮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燦移
鎮青塘使將軍劉叔胤助之會大霧衆軍迷失道

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景暉率銳卒攻之
繫使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
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繫營左右牽繫避賊繫
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丁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
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綱目書曰侯景襲梁援
軍散騎常侍常繫死一事在南北朝已巳年

張嶷

侯景使庾子駿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太守張嶷
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嶷效袁君正迎降嶷嘆曰袁
氏世濟中負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此難

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

坐子駿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嶷曰吾忝任專城朝

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嶷

曰吾一門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御史

中丞沈浚綱目書曰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嶷死

之事在南北朝已巳年

胡寅曰張嶷以書生守土以不能匡救朝廷

為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於

生則不能也嶷可謂無負乎書矣

鮮于世榮

漁陽人仕高齊為太子太傅周武帝八代遺以瑤
盃即碎之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被執不屈
而死

立冠先

烏程人仕蕭齊為給事中使蠕蠕國逼令拜執節
不從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中國使拜夷狄
者我也遂見殺

隋

穆肅

為汀川刺史任滿道經將樂聞唐受禪遂赴水而

死後人立祠祀之在將樂縣宋賜額今有司春秋
祭祀

王冀曰隋煬帝之世死節之臣無慮十數而
君子不之取者蓋以煬帝負弑君弑父之惡
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有討賊之責而况為高
祖之臣嘗立其朝者乎不能討賊而反甘心
以事賊無所逃於春秋斧鉞之下矣一時臨
難捐軀之士是乃為賊妾命而死反為辱之
大者烏足為節哉惟穆肅聞唐革隋赴水而
死雖有愧于討賊之義而其死亦可取也已

續補

自列國至南北朝續蒐得死節之士錄如左
列國

仇牧

宋萬休聞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
之千刃而叱之萬臂機仇牧碎其首蓋著平
門闕春秋曰宋萬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胡安國曰仇牧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
君見弒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春秋書之以
為食焉而逃其難者之訓也惟以義不行然

宋萬休

宋萬休

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

綱絕矣

齊太公

齊崔杼弒其君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
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盡矣乃還

公孫杵臼

程嬰

俱晉人為趙朔客屠岸賈殺朔杵臼謂嬰曰胡不
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男吾奉之故不死也及生
男賈聞而索之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

難耳杵臼曰我為其易者乃取他人兒置山中使

嬰呼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諸將隨嬰

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縱不能立孤而忍

賣之乎遂殺杵臼及孤兒其趙氏真孤乃在嬰處

也屠岸賈以既殺杵臼及孤兒不復疑嬰乃抱趙

氏真孤置山中居十五年韓厥言於晉景公復立

趙氏後是為趙武即孤兒也遂攻屠岸賈滅之武

既冠嬰曰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今宜

下報宜為口遂自殺武啼泣齊魯二年奉祀不

絕宋神宗時吳處厚上言程嬰杵臼全趙氏孤最

三

三

為忠義宜旌之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立祠

以祀在太平縣古晉城北門外

漢

張尚 趙夷吾

景帝時楚趙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

均更悍皆諫被殺

馬適求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王莽不克皆為莽所殺

三允

獻帝初平三年允為司徒遣呂布誅董卓早即曲

李惟郭此等舉兵圍長安呂布與戰不勝出走
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
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吾不為也惟
記犯關收允之屍於布

金尚

獻帝初平三年黃巾寇兗州刺史劉岱曹操入
據之自稱刺史時朝廷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
之部孫策擊之尚奔袁術術稱帝欲以尚為太
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尚妻至詔百官弔祭拜
其子琳為郎中

金福

曹魏統皇后秋氏廢皇后二人進爵為王用天子
車服出入警蹕時有金福自以世為漢臣乃發
憤與少府耿紀司直常是起兵欲懷天子以討操
不克而死

三國

程畿

照烈伐吳敗績還事於酒程畿解江而過嚴勸其
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遂死之

桓翼

吳主亮欲誅大將軍孫綝謀泄綝遂圍宮使孟宗
告太廟發亮為會稽王以其罪昭告遠近尚書桓
翼不肯署名綝怒殺之遂迎立琅瑯王休還亮之
國

母丘儉

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迎立貴鄉公髦楊州
都督母丘儉起兵討師師擊之儉敗死

諸葛誕

魏司馬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服袞冕赤舄又
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楊州都督諸葛誕

起兵討昭昭攻之拔壽春誕被殺

王真曰母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司馬師

殺玄豐儉內不自安遂起兵討師諸葛誕素

為司馬氏所用嘗拒儉之邀而斬其使後因

王凌等相繼誅滅內不自安又迫於徵詔遂

歛兵自守以拒昭則二人之舉事初非純於

忠義者也而細目皆書起兵書討師討昭以

義子之何哉師負弑君之罪昭則篡勢已成

天下苟有能倡義者皆君子之所與而心之

純否不暇深論直欲明討賊之義而使弑君

篡國之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無所欺於天下後世而後已此綱目之所以有取於儉讓也哉

王詮

魏司馬昭攻諸葛誕圖壽春吳遣將全惔于詮等救之以兵突入城昭克城殺誕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曹芳陳而死惔等皆降于昭

晉

晉克

漢劉曜陷北地獲晉將軍晉克謂之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克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遂自終

車濟 宋矩

趙主石虎遣將麻秋攻涼秋之克金城也縣令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秋又遣書誘致宛成郡尉宋矩矩曰為人臣功既不成惟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辛謚

故晉散騎常侍隗辛謚有葛名歷劉石之世徵

辟而不就魏主石叵徵為太常謚遺問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遂不食而卒

周顒

為尚書左僕射太興初王敦構逆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顒避之顒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卑問求活外投胡越耶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顒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凌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

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罵不絕口遂被害

樂道融

丹陽人為王敦參軍敦初舉兵反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卓初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敦卓乘其後又遣道融往召之道融為敦悖逆反說卓曰王敦悖恩肆逆舉兵向關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逆臣死為愚鬼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敦敦逆狀帥所統致討敦聞卓起兵大懼卓兄子邕為敦參軍敦遣邕歸說卓卓使旋軍卓感之即

命旋軍道融勸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

丁穆

順陽太守改梁州刺史未行會符堅攻順陽戰敗被執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後謀襲長安事泄遇害

王符曰丁穆在符秦國中未嘗屈節事之故其後謀襲堅事泄遇害不失為忠義若夫先事之而後圖之者則先已失節將安用圖於

忠義

三十四

後哉

霍原

燕國人志節清高屢辭徵辟王浚謀稱尊號以問原原不答浚誣以罪殺之梟其首

謝邈

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所執逼令北面邀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被害

田泓

秦主苻堅遣彭超攻晉戴逵於彭城謝玄帥衆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逵而不可得却將

田泓請沒水潛行玄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勉之秦人殺之

傳弘之

夏王勃勃陷長安晉都督劉義真逃歸夏兵追之參軍傳弘之斷後力戰為夏所擒勃勃欲使降弘之不屈叫罵被殺

南北朝

卜天與

餘杭人宋文帝時為廣威將軍太子邵入弒事變

宋書

三十五

倉卒諸將望風屈附天與聞變不暇披甲即持弓出戰罵賊手射邵於東堂賊黨逆擊斷臂遇害後贈益州刺史謚壯

袁粲

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粲時為中書監守石頭城密謀誅道成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攻粲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此義至以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所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

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為秦秦死不作褚淵生

陽瓚

魏兵攻宋滑臺拔之司馬陽瓚為所執不降而死

席恭祖

齊巴東之亂司馬席恭祖不從見殺

江子一

侯景叛引兵渡江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欲邀
景其徒皆潰子一亦還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臣
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
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前罪及侯景圍臺城子一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
帥子五率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
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
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還皆免胄赴賊死

陳昕

臨川太守陳昕為侯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
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殺景將宋子仙
謀主王偉而降桃棒從之夜縱昕入城梁主鑄銀
券賜桃棒許以封王俄而桃棒事泄景殺之昕不
知夜縋城出報桃棒為景所執逼使射書城中言

桃棒今入因袁甲隨之昕不從誓以必死景乃殺

霍俊

侯景圍建康敗邵陵王肅綸援兵綸奔朱方擒
其主帥霍俊至城下使言綸已為亂兵所殺俊呼
曰小不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
至賊怒以刀斷其背俊辭色彌厲賊殺之

沈浚

侯景圍建康城偽請求和以却援軍梁主許之既盟
而圍不解梁王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見景無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去志發憤責之景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遠棄
咀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
所何為以死相懼耶因往夫不顧及景陷臺城浚
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嶷起兵討景景陷吳興
浚為所殺

王珉

齊師臨江梁鄧州刺史王珉和舉州降之長史王
珉不從法和殺之

陳叔慎

隋既滅陳陳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年十八置

酒會條之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乃刑牲
結盟招令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隋刺史薛寶
擊之叔俱兵敗死之

荀詵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博士荀詵諫見
殺

裴顗

齊王蕭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宋奉朝請
裴顗上書教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殺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歷代忠義錄卷之二

金谿東石王贊時撰述

唐

劉感

岐州鳳泉人唐武德初以驍騎將軍鎮涇州為薛
仁果所圍長平王叔良救之將兵至仁果偽遁之
遣高塋人偽以城降叔良命感帥衆赴之大敗
果擒感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兵已敗不如
早降感佯許之三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朝
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果怒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埋感至膝馳騎射之至死焉益甚賊平高祖購得
其屍殮以少牢贈瀛洲刺史爵平原郡公諡忠壯
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綱目書曰秦圍涇州唐兵
敗續守將劉感死之事在隋恭帝皇泰元年

張善相

襄陽人大業末附李密密敗歸唐高祖授伊州總
管王世充攻之遣使三輩請赦朝廷未暇會糧盡
衆餓死善相謂其下曰吾為唐臣當效命君等斬
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曰願與公同死城陷善相
被執為賊見殺高祖嘆曰善相不負我我負善相

歷代忠義錄卷之一

乃封其子為襄城郡公綱目書曰鄭主世充取唐
伊州總管張善相死之事在隋恭帝皇泰二年

李公逸

雍丘人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歸唐高祖拜杞
州總管封陽夏郡公入朝至襄陽為賊邏送洛陽
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惟聞有
唐賊怒見殺高祖悼之其子封襄邑縣公

李育德

趙州人初歸李密後降唐高祖拜刺史守於州王
世充攻之城陷不肯降力戰而死第二人亦戰死

建義錄卷一

王實曰隋末大亂群雄並起孰知真偽君臣
之分未明若張善相李育德始附李密李公
逸始附王世充後皆歸唐是失所擇於先而
得所從於後不可以事一君自之其死節於
唐不可不錄若呂子臧李玄通身為隋臣後
仕于唐則君臣大義已虧雖為唐死不得為
忠綱目書其死之予以全節誤人故今不錄

盧士敷

士敷客韓城隋末亂結納英豪唐高祖與之舊及
兵興來謁權累瀛州刺史劉黑闥攻破其郭聚眾

士敷被執賊欲使說下城堡士敷不從遂見殺

葉顥

武德初顥為建州刺史郡有妖賊作亂顥嬰城捍
賊城陷不屈而死郡人立廟祀之

周積

金壇人永徽間積因四境盜起糾合鄉人拒之衆
寡不敵賊誘之從為亂積罵曰恨不斬汝萬段肯
從汝為賊耶遂手刃數十人自刎死事聞封爵立
廟祀之

朱濟

高宗時濟累遷中書令帝欲立武氏為后濟諫不
可遂貶庭州刺史西突厥入寇濟將兵拒之謂其
衆曰吾久當死幸策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
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綱目書曰西突厥寇庭州
刺史朱濟死之事在唐高宗龍朔二年

王實曰按高宗欲立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
立后上法乾坤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
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
稷傾淪其六不納后武氏貶濟遠州刺史突
厥入寇濟死之夫與濟同謀同貶者惟褚遂

良韓瑗遂良先歿及詔斬瑗而瑗已死齊以
為與其待戮孰若死寇故遂赴敵而死瑗平
居而犯顏敢諫濟有之矣觀齊之善處死則
臨難而伏節死義不優為哉可謂真忠臣矣
全澄

盧奕

澄并州文水人舉明經累官東京留守安祿山薄
城下澄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
力不敵必死之矣許諾澄收殘兵數百戰皆績
澄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

臺中祿山入執澄奕及採訪判官蔣清皆被之奕

四

被執即數祿山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
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
不空口逆黨為變色奕懷真之子也澄子十人皆
遇害綱目書曰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澄御史中丞
盧奕死之事在玄宗天寶十四載

事聞詔贈澄司徒諡曰忠懿後再贈太尉拜
一子五品官李德裕曰實誼稱守固行敵之
臣死城郭封號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
委守垣葉城郭者不為而卒而後同列守

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澄始

肅宗詔贈奕禮部尚書下有司謚或以為洛
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
寇難以死誰難博士獨孤及曰苟息殺身於
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勒其官水死守位忘躬
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
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奕廉察
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
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
同其戮力挽之不去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

臺中祿山入執澄奕及採訪判官蔣清皆被之奕

四

下者孰愈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
烈詔可

顏杲卿

表履謙

沈盈

安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
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紫袍履謙
緋袍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
謂履謙曰何為者以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
起兵討祿山時祿山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

口以備西軍。果卿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衆受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兵合二十餘萬。果卿起兵。總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果卿告急於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果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六日而城陷。賊執果卿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果卿曰。我委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果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

忠義傳卷之五

忠

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梟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果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果卿甥沈盈為博野尉。與果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綱目書曰。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果卿死之事。在玄宗天寶十五載。

尹起莘曰。果卿死節忠烈。顯著書之。宜矣。履謙亦同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賴果卿感。語相與起兵。顏氏死者三十餘人。又非履謙。

此是以果卿大書履謙則見之分注亦不沒其實以固輕重之權衡也

王貴曰。祿山之至。果卿力不能拒。乃與履謙往迎。受其金紫之賜。仍守之命。其時非祿山否乎。假使其時為所疑。而見殺。則雖欲復起。兵於常山死節於洛陽。可得乎。是從逆之人已矣。然則果卿當賊至之時。即率衆一戰。事雖不濟。執節以死可也。是故為人臣者。見定於素時。死則死。其無所失矣。

張興

忠義傳卷之五

忠

饒陽裨將張興。東鹿人。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史思明併力攻之。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外援俱絕。城遂陷。興被執。思明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兇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

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錮殺之罵
不絕口以至於死繼日書曰史思明攻陷河北諸
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事在玄宗大寶十五載
張巡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通真源令
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不從乃帥真源吏民哭
於玄元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
人西至雍丘與賈贛合初雍丘令令狐潮降賊引
精兵攻雍丘贛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蕪領贛
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至城下衆

卷一百一十五

小

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
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
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
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藁
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
餘戰帶甲而食累瘡痍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
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震令狐潮復來攻朝
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
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正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圍

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
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
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
像率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贛以大義
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橐為人千餘披以
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千焉其後復
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
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即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
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

卷一百一十五

九

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
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
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夜遁自是數破賊
軍擒獲胡兵悉斬之民被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
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令狐潮李廷望復來
攻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
數萬人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賊將楊朝宗帥
步騎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守寧陵
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至巡
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賊

將尹子奇以兵十三萬趨睢陽遠告急于巡巡自
寧陵引兵赴之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
百人賊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
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二萬餘衆
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
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遠惟調軍糧脩戰具居
中應接而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尹子
奇復引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
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以痛心
耳將士皆激厲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
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
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
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
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
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霁
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
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賊兵五千餘人巡欲射
子奇而不識刻鵠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
奇乃得其狀使霁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
乃走○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

入糗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
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聞遂為賊所圍
巡乃脩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
其上推之則墜計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
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
一穴中出一木柱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
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巡以大
木置連鍊大鐮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
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
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柴餘日使人順風持火
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柵以守巡亦於其內
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繞城百人時許叔冀
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尚衡在彭城皆擁兵不
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
淮進明愛霁雲勇壯具食延之霁雲泣曰睢陽之
人不食月餘矣霁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
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
乎因啗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霁雲既不能達主將
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坐中皆泣下霁雲去

至寧陵與賊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止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城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逵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逵出愛妾殺以食士逵亦殺其奴以食士然後招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逵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

卷之七

七

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逵遠俱被執子奇謂逵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逵曰吾志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抉視其齒存者纔三四乃以刃脅降逵不屈罵曰我為君父死汝附賊乃大彘也又脅南霽雲亦不肯降子奇遂以逵并南霽雲與雷萬春姚閭等三十六人皆殺之逵且死顏色不亂子奇生致遠送洛陽行至偃師亦以不屈死逵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數萬逵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逵行兵不依古法教

戰陣今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問其故逵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教步之門勇有同異臨期應齊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異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音將識士情役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杖皆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惟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卒致死力張鶴聞睢陽圍急倍道空進且檄譙郡太守閭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鶴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矢竭召曉杖殺之綱目書曰

卷之七

七

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事在肅宗至德二載

雙忠廟在開封府歸德州祀巡逵以南霽雲雷萬春姚閭賈贄附享

大明宣德間命有司致祭許遠墓在偃師縣又

廟祀在海寧縣南霽雲魏州頓丘人

或議張巡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

李瀚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

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待諸軍之

救也食盡而及人豈得已哉障江淮以全天

下此之心也

司馬光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
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
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
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
黨與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
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
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陸扼天下之
咽喉敵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
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遇之才如

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耶

許遠

南霁雲

雷萬春

姚閔

俱見上

巡部將又有石承平李辭陸元鏗朱珪

宋若虛楊震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張重孫景

趨孫廷皎張恭默王森李嘉隱馮顏趙連城喬紹

俊翟良輔祝忠孝廉坦皆死睢陽之難

表光廷

初安祿山反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
於吐蕃惟西河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固守歷
年雖虜游說百端終不肯降部下同心無攜畔者
及糧盡光廷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
書

龐聖

薛愿

初安祿山反龐聖為防禦副使薛愿為潁川太守
共守潁川賊將阿史那承慶悉衆攻之聖愿晝夜
拒戰救不至城遂陷二人不肯降縛送洛陽皆被

殺聖潁陽人

畢沅

河南偃師人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

不屈死之一家皆被殺後贈戶部尚書諡曰忠

段秀實

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涇原帥姚令言遣

騎迎太尉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源

休入見泚勸之僭逆李忠臣張光晟蔣鎮等皆為

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父失兵柄意其必怏怏

遣騎召之不納騎踰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

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下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可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說秀實與將軍劉海濱徑原將更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卒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濱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事而死之泚召李忠臣

忠臣

忠臣

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杯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強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頰血灑地海濱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濱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後贈秀實太尉秀實汧陽縣人縣有祠祀之墓亦在焉綱目書曰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事在德宗建中四年

胡寅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

也則亟死為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從人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思賢材卓卓而死也

真卿

真卿從弟舉進士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增陴浚池積財實廩及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孤守又集境內兵及募壯士令參軍李擇交統之與賊相持賊陷東都遣人來徇真卿斬其使事聞玄宗嘆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以真卿

真卿

真卿

討賊則衆寡不敵乃徑趨行在遷御史大夫改尚書右丞進太師封魯郡公立朝正色屢建議釐正典法虛杞等深恨之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言遣真卿往諭詔下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夫一元老貽朝廷羞至河南鄭叔則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尚說我耶希烈大會其黨朱滔等使者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遠人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希烈欲用太師當先殺我希烈曰

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數却之以威不屈遂拘送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指牋室西壁下曰以吾殞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其黨至真卿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使閹奴等害真卿稱有詔賜死真卿曰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後賊平家人以其柩歸葬塔視狀貌如生瓜

忠義錄卷三

甲山手背墓在河南偃師縣北郭山山東濟南府陵縣又兗州府曹縣又汝州又湖州府又温州府又建昌府麻姑山皆廟祀之宋紹興間官其後以為天下臣子勸賜廟額曰忠烈

忠烈祠在元中

劉迺

河南伊闕人為兵部侍郎德宗狩奉天迺時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疾篤復遣偽相符鎮慰誘迺佯瘳不答免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自辱羶腥復欲汙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于床下搏膺呼天

不食卒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曰忠惠

吳淑

建中初淑為金吾大將軍朱泚反盧杞謂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泚且懷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時方危安得自計且不使主上恨無犯難者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遂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哽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官其一子京師

忠義錄卷三

十九

平官充其葬

元正

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肇父匿山中思明以名召之正謂其弟曰彼利吾名難免矣不汙而死猶生也遂瞑目固拒之與弟皆遇害父亦仰藥死賊平詔錄伏節十一人而正為冠贈秘書少監

黃碣

吳鐔

張遜

碣闕人初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

反碣諫曰大王不能盡忠王朝乃為大逆耶一日
誅滅無種矣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疾昌怒
殺之投其首涵中夷其家百口及召會稽令吳鐔
問策鐔曰王為真諸侯遺朱子孫而不為乃作偽
天子自取滅亡耶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
張遜知御史臺固拒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
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
王也昌惡而殺之

石演芬

西域人為李懷光都將尤親信蓄為假子懷光軍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郢成義詣行在言
懷光有異心請罷其兵柄成義走告懷光子璿懷
光召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
我宜即死演芬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乃負天子
且我惟知事一人死固吾分懷光使士嚮食之德
宗聞其忠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

張名振

為李懷光都將懷光有異志名振大言曰太尉見
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耶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
滅公欲何為及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言曰公不

反來此何耶不急攻朱泚以京城歆以賊誰遣懷
光怒殺之

孫揆

以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昭
義節度使會戰克用伏兵執揆將禮而用之揆大
罵不屈克用怒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曰死狗
奴解人當夾之以板行刑者如其言罵不絕至死
昭宗憫其忠贈左僕射

蔡襲

襲將諸道軍在安南嶺南節度使蔡京忌其立功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奏稱南蠻遠遯遯微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
群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
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後南詔寇
安南圍交趾襲嬰城固守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
力戰身集十矢遂溺海死綱目書曰南詔陷交趾
經畧使蔡襲死之事在懿宗咸通四年

周朴

福州人隱處不仕有詩名黃巢陷福州求得朴欲
用之謂曰能從我乎朴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
賊巢怒斬之後人立廟祀之宋賜額顯在福州

府烏石山熊

顧彥璉

為東川節度使昭宗時王逵來攻城陷彥璉不屈自刎死

李迢

僖宗時為嶺南節度使黃巢陷廣州迢為所執使草表迎曰賊可斷表不可草巢怒殺之

李嗣

黃甫銀

絢為禮州刺史黃巢來攻城陷被執不屈死之判

官黃甫銀詣賊與之俱死焉

溫庭皓

為徐州觀察使龐勛反執庭皓以刀脅之使為表求節賊庭皓不從賊怒殺之

張徹

為幽州節度判官時府軍怨從事遂作亂盡殺從事囚其母且執徹罵曰汝何敢反賊遂害之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給事中

裴人傑

無為人唐末賊起人傑招集強壯倚障一方賊聚

大至人傑挺身血戰度不能支義不受辱於賊仰天大呼自刎而死尸僵立者累日賊驚異舍其境遁去鄉人收葬立廟祀之

唐旻

中原人光化中為永州刺史湖南馬氏率眾來攻城旻不肯降死之

五代

裴約

約唐潞州牙將初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戰死以其子繼韜為留後

繼韜以潞州叛降梁約泣諭其眾曰予事故使踰

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柩猶未

葬而即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

也衆皆感泣遂嬰城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城

陷約見殺莊宗深惜之立祠以旌其忠祠在澤州

綱目書曰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事在五代癸未

年

王彥章

字子明鄆州壽昌人自少事梁太祖末帝時遷澶州刺史會遣彥章入覲唐兵攻破澶州虜彥章妻

子歸之太原間遣使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
彥章率師攻鄆州唐主自將救之梁師敗績彥章
走唐將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躡遂擒之唐主
惜彥章之才欲用之賜藥傳其瘡屢遣人誘諭之
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晉交戰十
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憐而生我我何面
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
所不為也唐主復遣李嗣源往諭之彥章臥謂曰
我豈苟活者唐主以彥章終不為用遂斬之綱目
書曰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事在五

宋書彥章

卷五

代癸未年 墓在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郊

大明命有司歲時致祭

胡寅曰王彥章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
耳此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王冀曰彥章嘗曰人死留名其死節不屈不
食言矣然朱溫以無道賊滅唐仇晉天下共
惡之而彥章乃委質於其父子安得為智乎

宋令詢

唐潞王從珂舉兵反鳳翔唐主遣兵討之皆降潰
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成皆降唐主從厚出奔衛

州從珂入洛陽廢唐主為鄂王而自立遂遣人弒
之于衛州從厚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
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綱目書
曰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
詢死之事在五代甲午年

宋書從厚

漢上承祐遣使殺郭威不克威遂舉兵反弒承祐
武寧節度使劉贊於徐州契丹入寇威將兵擊
之至澶州自立而還遣兵拒劉贊以太后詔廢為
湘陰公贊時在宋州贊廷美贊故將也聞贊失位

宋書贊

卷五

舉兵徐州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
兵周主威使贊以書諭之後城陷見殺綱目書曰
周克徐州贊廷美死之事在五代辛亥年

趙崇溥

周王景等圍鳳州克之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
趙崇溥等將士五千入崇溥不食而死綱目書曰
周克蜀鳳州都監趙崇溥死之事在五代乙卯年

劉仁贍

字守惠彭城人仕南唐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
周兵圍壽州城中食盡仁贍請以邊鵠守城自帥

無少戰元帥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成疾時諸將多降于周仁贍獨堅守不可下其幼子崇諫謀出降夜泛舟渡淮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殺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仁贍聞援兵敗扼吭嘆息周主耀兵於壽春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廷構與副使孫羽作仁贍表以城降周主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

東晉書

卷七

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于之南伐得爾為多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仁贍時不能省也是日卒唐王聞之贈大師周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綱目書曰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事在五代丁巳年壽州立廟祀之額曰忠顯

大明於應天府鷄鳴山立廟祀之號劉忠肅王廟劉友益曰上書唐監軍周廷構降矣節度使劉仁贍之為唐可知也其再書唐何重仁

贍也仁贍終身唐臣憤屈至死再書唐所以明其心也故雖以病死書曰死之此特筆也一人而已

歐陽脩曰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二人王彥章裴約劉仁贍也又曰嗚呼天下惡果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

東晉書

卷七

載仁贍降表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

張彥卿

鄭昭業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闢而死昭業亦死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綱目書曰周

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事在五代戊午年

王冀曰二子之死人可及也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降者非恩德淪洽之深忠誠感動之至安能使千餘人同死哉其真不可及也已

薛崇譽

曲江人仕南漢累官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

事宋太祖遣師克廣州崇譽義不降後被執不屈死之

韓通

忠義錄卷五

廿九

周恭帝元年正月殿前都點檢趙匡胤自陳橋引兵入汴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後宋贈通為中書令以旌其忠綱目書曰趙匡胤稱皇帝廢周主宗訓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高彥儔

宋主趙匡胤遣將劉光義帥兵攻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利在

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出戰敗走兵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披一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綱目書曰宋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事在宋乾德二年

李雄

宋將曹彬進攻金陵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死于兵

陳喬

忠義錄卷五

三十

初宋主趙匡胤諭江南主李煜入朝煜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煜遂稱疾固辭宋乃遣曹彬將兵伐之喬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煜不能用及彬攻金陵城陷喬入白于主曰今日國亡願戮臣以謝國人煜曰此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戮臣臣何面目見人乎遂自經死後宋主愍其忠改葬焉綱目書曰宋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事在宋開寶八年

王真曰史稱喬柔懦畏怯則其不能扶顛持危固有可責者但國亡死節忠義凜然君不得不與之

鍾倩

宋曹彬伐江南陷金陵勸政貽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倩與舉族死之

王真曰江南之亡也方城陷之時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倩與舉族死之雖果鄉閭門三十餘人死于常山恐亦未之能過何其烈哉嗚呼江南小國也而有大忠臣如倩者

出乎其間何地不生才豈虛語哉後之人臣觀倩之事而不惕然深感者難乎其免於不忠矣

又曰歐陽子謂五代全節之士得王彥章劉仁贍裴約三人然予考之如宋令詢輩廷美趙崇溥張彥卿鄭昭業薛崇譽韓通高彥儔李雄陳喬鍾倩十一人忠義凜然不可軒輊嗚呼五代之世將相公卿賣國如貨置君如奕者接迹于世乃有全節盡忠如十四人者豈不真難得哉可為三嘆也

續補

自唐至五代續覓得忠義死節之士錄之如左

唐

楊初成

武氏廢中宗為廬陵王遷之房州號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李貞李冲

武氏廢中宗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瑯琊王李冲謀匡復舉兵先發其父越王李貞應之冲募兵得五

千餘人

千

千餘人起博州先擊武水萃今馬玄素閉門拒守冲縱火焚其南門風回兵却衆懼而散冲還走博州為門者所殺貞亦舉兵於豫州發屬縣兵得五千餘人使汝陽丞裴守德將之武氏遣兵擊之守德拒戰而潰貞遂與守德皆自殺

李安靜

武氏將革唐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遂殺之安靜綱之孫也武宗會昌中錄忠臣後

訪安靜子孫已絕乃贈太子太師

程千里

肅宗朝程千里為上黨節度使賊帥蔡希德引兵圍之千里出戰被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後安慶緒殺之

張介然

玄宗天寶十四年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介然至陳留總數日汴山兵至陷陳留斬介然於軍門肅宗至德二年追贈死節之士

介然與焉官其子孫

蔣清

安祿山陷東京執採訪判官蔣清殺之肅宗朝廷贈死節之士蔣清與焉又官其子孫

崔彥曾

賊帥龐勣襲徐州或勸觀察使崔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囚彥曾既而殺之

鄭綦 鄭係

唐肅宗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將作監鄭綦庫部

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

五代

馬彥超

晉天福二年三月東都留守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穀死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將反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奔洪進

潞王從珂反至長安唐閔帝遣康義誠將兵拒之義誠逆降于從珂閔帝出奔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閔帝大喜問計敬瑭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遷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以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闕死洪進自剄死

王冀曰觀奔洪進責石敬瑭直欲附賊賣天子之語與刺之弗克自刎而死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真可以貫日星而震天地矣

郭璘

契丹主德光屢攻晉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德光每過城下指而笑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德光大舉入寇晉有杜威王周皆以兵降德光遣通事獻崇美至易州誘說其衆衆皆降璘力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李延鄒

周攻唐濠州唐團練使郭廷謂遣使至金陵還知唐不能收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廷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

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于周

桑干

王萬全

成彥溫

石晉天福五年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安州叛降于唐安州副都指揮桑干王萬全成彥溫不從而死晉主皆贈其官

吳巒

契丹攻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書生無牙爪自守東門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軍校邵珂守南門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屠貝州

歷代忠義錄卷之二

歷代忠義錄卷之三

宋

金谿東石王真時禎述

秦傳序

江寧人淳化中為夔峽巡檢使賊李順犯夔州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久之度力不支乃為蠟書上報救竟不至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市酒肉犒士勉慰之衆皆感泣力戰及城陷傳序赴火死奏至太宗嗟惻

久之錄其子煦為殿直賜其家錢十萬

康保裔

河南人初契丹入寇掠祁趙等州都部署傳潛畏懦不進分騎八千付范廷召廷召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率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大呼決戰數十合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焉帝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綱目書曰契丹入寇都部署康

保裔與戰于瀛州死之事在真宗咸平二年後人立廟祀之在饒州府

劉紹榮

益州戍卒趙延順等為亂殺兵馬鈐轄符昭壽是日知州牛冕轉運使張適聞變皆奔竄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終不負朝廷也遂自經而死綱目書曰益州戍卒作亂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事在真宗咸平三年

忠義錄卷三

二

裴濟

濟知靈州趙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綱目書曰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事在真宗咸平五年

董元亨

深州東鹿人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元亨坐廳事賊黨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却用繼至索愈急元亨張目厲

聲罵之遂遇害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

趙師旦

山陽人仁宗皇祐初知康州時儂智高反率衆東下師旦使人覘之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來攻已薄城師旦止有兵三百人開門迎戰殺賊一驍將及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使其妻負州印并其子以匿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馬貴部衆固守賊攻城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

忠義錄卷三

三

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還堂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之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遂與貴俱遇害詔贈師旦光祿少卿後人立廟祀之在肇慶府德慶州崇寧間賜額忠景同時有王從政者以閭門祗候與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賊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俱錄其子孫

馬貴

王從政

俱見上

孔宗旦

魯人皇祐中為邕州司戶參軍初儂智高未叛宗旦屢白郡守陳珙以為此賊必叛珙不聽既而智高果反來攻城陷被執賊欲降之宗旦不屈大罵遂被害事聞贈太子中允邦人立祠祀之在南寧

府

曹觀

建安人皇祐中知封州儂智高反攻封州或勸觀避去觀曰吾守臣有死而已敢言避者斬乃率衆

事蹟錄卷三

四

擊賊兵敗被執賊欲勿殺使觀且誘以美官觀不屈罵賊而死妻聞觀死亦自經死其妹亦赴井死事聞贈太常少卿謚忠肅歸葬于甌寧縣西墓上有旌忠亭

張珠

為廣西都監時儂智高圍邕州拱自賓州往援既入而城陷遂罵賊而死踰月得其屍如生

蘇誠

以皇城使知邕州之陞入寇圍邕誠悉力拒守城被圍四十餘日民無叛者外援不至城遂陷誠

曰吾義不死賊于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瘞于坎乃縱火自焚死城中人感誠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賊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上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官其一子邕人立祠祀之元祐中賜額懷忠誠嘗為崇仁令今崇仁廟祀之曰蘇忠勇公廟

張吉

合水縣人神宗熙寧中吉為淮安鎮守烽卒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言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

事蹟錄卷三

五

去矣慎毋降賊怒害之至死罵不絕口事聞贈內殿崇班錄其子

陳永齡

熙寧間知欽州時交趾入寇永齡躬率兵嬰城固守城陷不屈而死邦人感而祀之

詹良臣

嚴州遂安人徽宗時為縉雲尉方臘反其黨犯處州守貳俱遁良臣獨守城曰捕賊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為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

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橫分妻子無少長
皆誅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縶其肉使
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流涕帝聞
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

彭汝方

鄱陽人宣和中知衢州方臘寇陷歙睦且至衢境
無兵可禦衆皆奔潰汝方獨守孤城三日而陷被
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詔謚忠毅官其家七人事
在徽宗宣和三年

毛巢

江山人為徽州司士叅軍嘗攝州事方臘反來攻
城陷官吏皆遁巢坐府治賊脅之使降不屈罵賊
而死妻孥皆遇害事聞贈朝請郎

張建侯

王憲之

建侯為辰州守政和間黃安俊叛圍鎮江寨建侯
與盧陽令王憲之率兵救之衆潰俱被執賊逼使
諭寨人降建侯等佯諾至寨下大呼曰為人當識
逆順汝等堅守勿懷二心賊怒俱殺之郡人哀其
忠立祠祀焉

蔣煜

僊居人有文學宣和中方臘反賊欲以女妻煜煜
拒之脅以拜亦不從賊曰吾殺汝矣煜仰頸就刃
罵聲不絕而死

江仲明

台州人宣和寇亂仲明載老母逃山淵中猝遇寇
被執逼使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賊怒殺之丞
相呂頤浩為文誄之

史抗

濟源人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

急抗告其二子稽古稽哲曰吾將死之汝輩亦勿
以妻子為念而負國也城破父子三人皆力戰而
死

李翼

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為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
縣金人取代來諭降翼射之率士堅守統領崔忠
夜引金兵入城翼搏戰不敵被執粘沒喝欲臣之
翼怒罵不屈而死

折可與

宣和末可與為將與張忠輔崔中同守崞縣金人

宋可與忠輔固守拒敵中懷二心設伏斬忠輔首以降金可與為金人所執以不屈見殺

傅察

察為忠輔王使至境上遇幹離不與脅之使拜且降察不拜左右碎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辯不屈遂遇害察先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勿終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殉義聞者莫不壯之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肅孟州人綱目書曰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事在徽宗宣和七年

忠義錄卷三

王稟

方笈

韓揆

粘沒喝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遇害綱目書曰金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事在欽宗靖康元年

劉塢

金幹離不犯真定塢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塢

猶巷戰麾下稍稍散亡塢知不可支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遂挺身之孫氏山亭中自縊死綱目書曰金陷真定都鈐轄劉塢死之事在欽宗靖康元年

張克戩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虜室兵至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令于衆曰吾不負國家願與以城終始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願盡死聽命屢敗金人而後兵不止城陷猶率衆巷戰不克乃歸索朝服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事聞贈延康殿學士

忠義錄卷三

九

杜翊世

華陽人紹聖進士通判懷德軍靖康初金兵奄至城陷翊世先焚其家與妻張氏同縊死事聞贈朝議大夫官其後十人名其所居曰忠義坊事在欽宗靖康元年

霍安國

金粘沒喝圍懷州知州事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又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

許張詵于潛鼎置將統制沈敦張行中及將五
人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
引於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乃令解衣反縛之
遂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高宗朝
贈安國廷康殿學士後人思其忠立廟祀之在懷
慶府綱目書曰金陷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
事在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

林淵

張彭年

趙士詩

忠義錄卷三

張詵

于潛

沈敦

張行中

俱見上

歐陽珣

欽宗靖康二年正月帝至自金營分遣歐陽珣等
持詔往兩河割地以畀金初珣知杭州鹽官縣罷
起授南安軍司錄以薦上京師遇國難時議割河
北絳磁深三鎮地和金珣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

寸不可以與人後枕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
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陷
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往割深州會深州固
守不下金人以珣至城下使宣詔旨珣獨哭謂城
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
汝等宜勉為忠義以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珣吉州廬陵人崇寧進士墓在深州

張璪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金粘沒喝犯河東知隆德府
城中無備招諭使降知府張璪乘城拒守金兵圍

忠義錄卷三

十一

之或勸以潰圍出璪怒叱曰確守士臣當以死報
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何以走為遂力戰而死帝聞
悲悼贈述古殿學士召其子宗山慰撫之曰卿父
今之遠也確宜保人元祐進士

劉詒

欽宗靖康二年正月劉詒奉使河東割地畀金詒
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寺初詒守真定
有威名金人知之欲用之使正謂詒曰國相知君
今用君矣詒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
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

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餘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
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
臣死此予所以必死也使人持歸報其子子羽等
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
岡上遍頌忠節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
如生建炎初贈資政殿學士後謚忠顯崇安人
第進士

李若水

金人初帝與上皇及皇后太子諸王妃主宗戚至
其軍遂而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

忠義錄卷三

十一

為狗輩金人怒曳若水擊之數面氣絕仆地粘沒
喝令十餘人守視曰必使李侍即無恙若水絕不
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
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
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
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
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旬日粘沒喝
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為劓賊粘沒喝令擁之
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
為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過

破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
十五寧歸具言其狀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
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高宗朝贈觀文殿
學士謚忠愍綱目書曰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至
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事在靖康二年 若
水汝州曲周人以上舍登第

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
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
國之罪釋而忠義者稱焉

滕茂實

忠義錄卷三

十三

字秀穎臨安人政和進士為工部員外郎假工部
侍郎副路允迪出使金為所留遷之代靖康二年
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帝至代茂實號泣迎謁粘
沒喝逼令胡服茂實力拒之請待帝俱行粘沒喝
不許乃自作哀辭及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
字授其友董誥屬以後事遂憂憤而死後誥自金
歸以聞贈龍圖閣直學士謚忠節官其家三人後
以其骸骨歸塋墓在杭州府東六里

司馬

靖康初以兵部侍郎使金握節而死後贈兵部尚

書謚忠潔

王履

元和末坐上書謫貶新州靖康中以脩武郎副李若水使金抗虜不屈與若水俱死復臨遇害思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

徐揆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酋請還二帝且責其敗盟二酋取揆至軍中詰難揆厲

書謚忠潔

一四

聲抗論不已遂見殺後贈宣毅郎官其後事在欽

宗靖康二年

吳革

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先殺其妻子於所居率內親事官救百人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乃從後襲之遂殺革并其子數百人皆殲焉革至死顏色猶不少變

張叔夜

靖康初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即與二子入衛轉戰至都遷簽書樞密連與金人大戰斬其

二將京城陷被鎗鎗力戰及金人議立張邦昌不

肯署惟立扶人怒執置軍中北行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其先開封人徙永豐叔夜歸塋南康墓在府治東廣信府玉山永豐二縣界境上有廟祀之死節在欽宗靖康二年

呂中口虜再犯關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其北遷不食其粟不入其境而死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書謚忠潔

一五

郝仲連

欽宗靖康二年五月金婁室以重兵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引兵屯河中就權府事率衆與金人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不屈與其子致厚皆遇害

姓廩

宣撫張孝純欲降金廩謁孝純列刀誓死降議遂復圍久糧竭同士卒煮弓弩筋膠以食人相食幾盡終不肯屈城陷與子閤門祇候翁入告原廟抱太宗皇帝御容抗辭罵賊俱赴火死事聞追封廩

安化郡王 忠壯贈右武大夫恩州刺史

曾悟

靖康初為亳州士曹金人破州被執悟不屈抗辭

賊眾刃之妻擊同日遇害悟肇之孫也南

豐人

劉位

招信人靖康初率眾勤王屢敗金人又破李成復

滁州遂擢知滁州節制徐泗二州軍事金人入寇

位屢敗之金遣使誘之位斬其使求幾金兵奄至

位戰死詔贈建寧軍節度使立廟滁陽號剛烈

蔣興祖

知陽武縣靖康初金兵犯汴將至陽武或勸之走

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於是與妻子留不去

監軍與賊通斬以徇金兵至拒戰力不敵死之詔

贈朝散大夫

王吉言

靖康初士言往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禦

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城陷不屈巷戰而死

王輝

青州人靖康初應募立奇功官至忠檢使忝冠犯

吉州檄輝往擊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為賊所

執以刃加頸迫之降輝含血大罵遂死之事聞贈

忠州刺史立廟羅陂

呂由誠

由誠開封人靖康初知繁慶府時群盜蜂起由誠

崎嶇至郡為備金兵來攻與判官趙令佳同心誓

守城陷俱被執俱不屈死之

姜綬

魏水人靖康初金人圍汴召募忠勇士賈蠟書求

援綬以忠翊郎應募到股藏書緹下南壁為金邏

卒所獲罵賊不屈遂遇害建炎中官其一子

李洵

南豐人為鄂州崇陽令靖康之難詔天下勤王洵

奮然募兵應詔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

南倡至蔡州與金人戰不克死之高宗錄其忠官

其子

孫鉉

自眉州徙居戎州登第為博士靖康中二帝北狩

金人以鉉有名上庠指名檄取之義不屈以死

李邈

清江人宣和間知霸州時童貫將運金入夾攻契丹邈上書言不可忤貫死官久之復起知嚴州貫收復燕山邈葉曰禍亂自此始矣金人犯京師詔邈入見出知真定府金人至邈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巷戰被執比去金人欲使知滄州邈不答金人令其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武者殺之邈憤詆其令金人怒縛擊其口猶吮血嚙之遂被殺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邈在燕三年竟死於節後事聞贈昭化軍節度使

謚忠壯

种師中

太原人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倚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遛師中嘆曰逗遛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愛以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

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與灝皆先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總百人師中身被四鎗力疾闘死事聞贈師中少師綱目書曰种師中與金人戰敗績元之事在靖康元年五月黃友

平陽人初入太學曰大丈夫不能為國家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登崇寧七年通判檀州召問邊事直徹猷閣從种師中解太原圍兵敗被執敵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

朱昭

府谷人靖康中為震威城兵馬監押金人入寇昭以死守城將陷召諸校謂曰大丈夫暴骨境內一生事畢矣第妻子不可為賊所汚因令盡殺之乃與賊戰殺獲甚衆馬躓墜墜被執罵賊伏劍而死

劉汲

金將銀木可急攻鄧州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陴皆死聞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衆且盡汲置不語口遂死之事聞

贈太中大夫謚忠介綱目書曰金人陷鄧州安撫使劉汝弼之事在高宗建炎二年正月 汝弼稜人紹興中上累官直龍圖閣出知鄧州

孫默

金人分兵襲臨穎昌知府事孫默不屈而死

唐重

金將安室圍宋興先是安室調赴行在及被圍經畧使唐重度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與守臣會盟固守踰旬而

綱目書曰

綱目書曰

經制副使傅亮出降城遂陷重猶血戰中流矢死綱目書曰金人陷宋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事在建炎二年正月

程迪

開封人為滎州團練使提率軍馬金人攻宋興迪率衆力戰及城已陷迪猶率餘衆巷戰嘔血誓衆俄虜大入迪身被鎗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詔贈明州觀察使謚忠愍

郭忠孝

河南人嘗受學程頤第進軍器少監力陳和

議之非改宋興軍提點刑獄金人入寇與經畧使唐重分城拒守城陷不屈死之

何子韶

金人攻淮寧知府何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求援未至城陷被執金人欲降之子韶大罵不屈遂為所殺其弟知唐州子韶與圖門皆遇害事聞贈通議大夫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綱目書曰金人陷淮寧知府何子韶死之事在建炎二年二月

陳繼

綱目書曰

綱目書曰

零陵人登進士第時歷知中山河間金人入寇遣悉力拒守欽宗初又徙知中山冒圍入城堅守時紹興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遣副之及京城陷謀割地求和遣使先禱即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遣遣語曰吾兄弟當以各義自重適泣曰兄當盡力勿以弟為念中山受圍已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遣猶欲盡括城中其力戰呼總管使擊虜總管辭執以初援呼部將少振性振權潛表刃入府殺遣及其子紹等十七人擐出為帳下卒所殺粹殺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遺尸曰忠臣

也。猶而堊之時，建炎二年三月，適被執，亦死于焉。

王贊曰：遘雖為部下所殺，然其志節自當以名義自處。之言，蓋其被執三年之久，艱絕卒羸，不能執兵而猶致力戰，總管違命不肯擊賊而立斬，以殉則其死守之心不屈之節固已昭著矣。君子是以取之。

楊粹中

金將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以其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

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

被執，竟不屈而死。事聞，贈粹中徽猷閣待制、綱目

書曰：金人陷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事在建炎二年十一月。粹中真定人。

郭永

金將訛里朵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繼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

朵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最？」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朵。」用之，唯以富貴示焉。口無怨言，大索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誘我以降乎？訛里朵併其屬，皆殺之。紹興初，贈資政殿學士，謚勇節。綱目書曰：金人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事在建炎二年十二月。守大名元城人。

王復

金將粘沒喝圍徐州，知州事王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降之，復嬖焉。求死

閨門，百口皆被殺。時教授鄭褒廷掄楊彭年亦皆罵賊而死。據知州事趙立奏為復立廟，歲時致祭。號忠烈在徐州。綱目書曰：金人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事在建炎三年六月。

鄭褒

楊彭年

俱見上

趙立

靖康中，為德州兵馬都監。建炎初，金人圍城，叔皎率兵禦之。前後六戰，金人皆敗。趙力戰被執，怒罵

不屈而死

單某

建炎初金人陷冀州權知州事單某不屈自縊而死

郭贊

建炎初金人陷蔡州知汝陽縣郭贊朝服罵虜不肯降而死

趙伯振

建炎初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所中墜馬被擒不屈虜剖其腹而死

周中

建炎初金人攻濰州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棄城拒守中弟辛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義不屈闔門百口皆死

鄭麟

玉山人元符進士靖康初知同州金婁室率兵奄至或勸之逃避麟厲聲曰吾職在守土有死而已及城陷走井死詔贈樞密直學士謚威愍今廟祀于玉山縣

屈堅

趙令晟

非義也民可死也降書不可為也

以宗室通判鄂州建炎初金人犯黃州令晟引兵遏其衝就知黃州既而兀朮攻益急城陷被執金人脅之降令晟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大虜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愍忠其死也黃人殮而葬之墓在武昌縣西州人復請立廟墓側賜額忠顯時都監王遠判官吳源起檢劉卓

皆以不屈為金人所殺事在建炎三年十月

王遠

吳源

劉卓

俱見上

孫知微

高宗建炎三年十月劇盜劉忠陷舒州通判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鬻而食之朝廷官其二子楊邦乂

先是金兀朮大舉入寇帝以尚書右僕射杜充兼

江惟宣撫使守建康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元
乘克無備陷和州無為軍太平州克始遣陳汝
戰敗死兵皆潰元木至建康克與守臣陳邦光戶
部尚書李棧率官屬出門迎降惟通判楊邦乂以
血大書衣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
元木不拜元木不能屈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
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
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翼曰元木與棧邦光宴堂
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棧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
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

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汝無多言
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
未欲害也已而元木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遂望
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礫汝萬
段安得污我元木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
秘閣謚忠襄官為殮葬即其地建廟官其四子墓
在今應天府聚寶門外即其死所也

大明重建廟祀之額曰褒忠初邦乂被執時有斗
子陳大伯者從之不去邦人罵元木大伯亦舉璧
擲之不中遂同遇害綱目書曰金人入建康通判

楊邦乂死之事在建炎三年十一月

陳大伯

見上

朱蹕

建炎三年十二月金元木陷安守臣康允之棄
城走錢塘縣令朱蹕暨二將金勝祝威率民兵力
戰蹕中流矢傷甚猶叱左右負已擊賊後數日遇
害

大明命有司立廟歲時致祭

盛脩已

建炎三年盜陷宿州通判盛脩已守節不屈為所
害

胡唐老

建炎三年唐老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初建康
失守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賊方等為亂遂趨鎮
江欲犯臨安唐老為所執脅使部眾以行唐老怒
罵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

唐琦

高宗航海知越州兼安撫使李鄴遣人賞書降金
金人引兵入城以其將琶八為守有本州親事官

唐瑁初在繁昌八不中被執歸入詰之琦口款碎
爾千五百人起之是年趙八口使之人以狀趙氏豈
于是其時又入馬鄭曰汝京國學恩今若以安得
為人解其俱屬趙八殺之後師傳松請為立廟賜
額旌其

忠

建炎四年判温州項次千餘金人陷越州志被執
見金人屈辭氣慷慨責以大義金酋怒殺志并
其家口之志南豐人輩之孫也

陳濟

李彥仙

李

蕭田人建炎初為統制金人犯米石萍欽伏兵以
禦之宣撫使杜充不從諸軍皆潰萍獨戰勢窮大
罵曰交於曾而色不動遂死之其從子陳仲敏亦
戰死事聞詔贈萍明州觀察使

李彥仙

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時彥仙為石壕尉保三
些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事聞遂
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蒐軍實增埧濬隍
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
俱亡聞者感服金將烏魯來攻敗之婁室率兵大

至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
來攻即遣人求援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
等衆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
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
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救之端素疾
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金據大河且窺蜀
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責浚以啖其
下而取計自飲日與金人戰時士未嘗解甲婁室
奇其才誘陷百端許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悲斬
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界前秩彥仙曰吾寧為

李彥仙

世

宋鬼安用汝富貴為金人乃益兵攻城城陷彥仙
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刀不斷戰愈力金
人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曰吾不甘以身受虜
之刃遂投河死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二百餘戰
及城陷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
事聞贈彰武軍節度使謚忠威後人立廟祀之在
陝州者號義烈又在商州號忠烈彥仙寧州彭原
人徙居鞏州為人大志靖康初應募勤王以功
授石壕尉竟死節於陝緬目書曰金人陷陝州知
州事李彥仙死之事在建炎四年正月

邵雲

雲龍門人解州城破被執金將妻室欲命以千戶
長雲肆罵不屈妻室怒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
外賊有撫其背涅文曰可輔吾佩刀雲怒僵架仆
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罵不絕喉斷乃已
初行刑者將剗刃雲叱之失刃而斃其忠勇如以
趙立

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
蘇末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
乃率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立推知

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及聞
詔請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會宣撫使
杜充以楚州缺守承制以立知楚州立至臨淮被
充之命金人聞立將赴楚州以兵邀于淮陰麾下
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噓其齒曰山觀者斬
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自旦至暮且戰
且行出沒賊中凡七破賊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
數千人入城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
軍士皆憊定而後拔其矢謀者謂自燕山之役南
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先是劉豫遣人賁書

來誘立不撤封斬之入遣故人劉思招立立曰吾
知為國豈問故人趣令焚死于市由是忠義之聲
傾動天下至是金撻懶圍楚州急立慨然曰惟有
竭節守死以州而已乃命撤廢屋城下燃火壯士
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壯士
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
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
楚餉道楚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詔劉光世救之光
世迄不行金人知以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礮道以
觀飛礮中其首左大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
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
城始陷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仇
視金人每言及必噬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
人為言所俘礮以示衆未嘗歇戰也議者比之張
巡云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郡人立廟祀之
立徐州人綱目書曰金人圍楚州鎮撫使趙立死
之事在建炎四年九月

劉惟輔

金人破河朔劉惟輔管劉惟輔擊敗之已而復至惟
輔尚有預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為金人所執梓以云惟輔罵曰死大韓即誓吾頭
豈汝梓也顧金人主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處
敵耶即閉口不口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張
浚承制贈昭化軍節度使官其子孫十二人詔立
廟祀之號忠烈在平昌府成縣惟輔涇州人綱目
書曰金人寇熙河總管劉惟輔死之事在建炎
四年十二月

高子孺

秋道人知蘭州龔公寨金人陷熙河子孺聞副總
管劉惟輔戰死自盡力窮莫支先刃其家及毀軍

將韓清同被賊執皆罵賊不屈而死

韓清

見上

王倚

建炎四年劇盜賊方陷廣德軍權通判王倚不屈
死之

閻勅

建炎四年金人陷定遠縣節制淮南軍馬閻勅為
所執欲降之不可虜心敵殺之

龔輯

慶州人父崇以兵部侍郎謫居和州因家焉得懷
知下勝衣聞金人入汴州蘇軾念慈不食兀术援和
州往率家丁往襲之寸斬塘殺數百人金救兵大
至出降其衆曰今日聞死亦足為義士遂死之時
年六十四

所陽人教授鄉里建炎初金人入汴見子春袂
書入物秀整執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為金人
所殺

宋昌祚

唐景

蹇譽

徐統

邵元通

建炎四年金兀术犯和州兵馬都監權州事宋昌
祚擊破之率衆堅守既而力竭城陷與權通判唐
景歷陽令蹇譽司戶徐統歷陽尉邵元通皆不屈
自死譙樓上

趙士龍

字景瞻開封人為江南東路幹辦紹興元年劇盜

李成國九江龍興守將捍禦百餘日城中食盡
守將委去龍獨糾合餘民誓以死守已而城陷
賊帥之欲授偽安撫使士龍罵曰賊上欲屈我耶
汝裝吊書義不苟活寄示諸子遂仰藥而死事聞
贈武功大夫錄其後

紹興七年八月朝廷罷劉光世以王德為淮西都
統制鄴瓚副之代領其衆二人素不相下交訴于
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時呂祉以督府參
謀護諸將至廬州密奏請罷瓚兵權書吏語瓚

遮得奏大怨怒會朝廷召瓚赴行在大懼遂謀叛
晨謁祉執之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
北去距淮三十里祉謂瓚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
之衆逼祉行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衆曰劉豫
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瓚瓚北去乎衆頗感
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瓚恐挫衆心急策馬先渡
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
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

王質曰呂祉處置失宜幾事不密遂害鄴瓚
之叛不能無罪然伏節以死不行于賊君子

王忠植

河東步汾山忠義人少復石代等十一川功授河
東路經略安撫使金指離呢犯慶陽知府宋萬年
拒守宣撫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之行次延安
為叛將趙鼎所執抵延撤離呢脅至慶陽城下
諭降忠植大呼曰我為虜所執耳願將士勿負朝
廷堅守城壁撤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
我遂遇害後贈忠義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建廟
祀之在金州綱目書曰金人犯慶陽經畧使王忠

植死之事在紹興十年十月

趙璧

紹興元年金人陷天水縣知縣事趙璧被執不屈
金人殺之

范旺

紹興元年順昌盜余勝等為亂士兵陳旺等謀應
之起獲司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
國廩食今力不能討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兇黨
怒剔其目而殺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
不從又殺之并殺其子旺死於地隱隱不沒邑

驚異於城隍廟事開詔贈永信即更為立祠
號忠節

國鳳

紹興五年金人圍濠州州守棄城去通判國鳳卿
陷不屈為所殺

紹興

紹興五年偽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
被誘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逆
賊耶遂遇害

牛皓

東華集卷五

十世

福建人為川陝宣撫司將官紹興五年金人寇秦
川吳玠遣皓禦之與金人遇于瓦吾谷皓知不敵
乃與所部下馬戰金人見皓異欲招之降皓不肯
屈遂力戰而死

易青

惠州人為都督行府推鋒軍效用紹興六年經畧
使連南夫與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廣東
賊曾表募死士夜往劫營而青被執賊伴呼曰汝
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
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畧使持黃榜來招安青

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雖一死報國賊怒焚
之至死罵不絕口事聞贈忠義即官為薦祭

孫暉

霍丘人少負義氣靖康之亂率淮民固結保守權
招信尉建炎中金人將渡淮暉率兵禦之已而城
陷自死勅謚樓

朱良

吳郡人建炎中為海鹽尉金兵入境良曰今日乃
忠臣義士報國之時也集所部百餘人奮擊金兵
殺數人衆為拔靡力不敵遂死之事聞官其子

東華集卷五

十世

張鎮

金壇人建炎中守揚州金人圍城朝廷恐鎮力不
能支許選保鎮江鎮堅守不動及城陷與妻子皆
死之

喬仲福

張景

紹興間鄆瓊叛統制官喬仲福張景皆以不從被
害後人立廟祀之在廬州府

王相如

宣城人建炎初江右盜起相如為盜所獲使作檄

相如奮曰吾有死而已不能為盜作激遂遇害
閹室皆死焉

阮駿

莆田人紹聖進士為河南少尹建炎中金人犯京
師駿率部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遂
遇害後贈朝議大夫

趙叔憑

王濟

張玘

建炎間趙叔憑為陝州都監金人圍城救兵不至

十一

四

其子時官盧氏寄書曰人臣當死國難况吾近屬
可辱命耶叔憑遂死之時通判王濟縣令張玘等
五十一人皆死節無降者

陳亨祖

淮寧人紹興末以兵援淮寧殺金知州完顏耶魯
以城歸宋授知淮寧府後金人來攻城力戰死之
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詔立廟賜額曰閔忠

郭靜

德順軍中安堡人汪余副將金人犯陝西帥以下
皆叛降獨靜不從帥傳致以罪下之獄靜奮呼曰

大丈夫今得死所死不能受汙顏逆大惡天地
所不容報愧其言遂殺之建炎中贈京州刺史

鄭軍

鄭人靖康中貢於鄉建炎四年秦人陷州軍
與兄軍避難山谷俱被執既而兄死而金人自相
屬謂兄曰萬一不得脫豈事國者未幾又被
劫去軍罵不屈躍入水中死妻董氏哭曰夫亡矣
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沉死

郭候

建炎間為鐔梁令劇賊張琪犯樂平官皆遁轉達

十一

四

使檄候掌樂平縣候至整其與賊戰不克被執罵
不絕口遂遇害

李之邵

建炎初為新喻縣武尉降佑孟太后幸慶州扈從
後軍叛之邵拒之兵敗不屈大罵賊賊殺之

陳求道

武昌咸寧人建炎中授襄鄧隨鄧鎮撫使以去疾
食不給未行待命于蒲圻會其子求道欲率眾
道為主求道正色厲辭其子其妻子以清
之求道罵愈厲賊殺之

連南夫

安州人補將仕郎建炎中劇賊犯應山南夫率邑人數十保山砦賊圍三日破之南夫被執不屈厲聲罵賊賊殺之事聞贈承務郎官其家一人

王煥

知武當縣建炎中賊犯均州煥率邑人保山寨賊至或勸之遁煥曰使吾有必心則不能與邑人為以來矣寨既破煥義不受辱遂舉家死之

王玠

建炎間為鄭黃鎮撫司幹辦公事會鎮撫使孔彥

舟謀叛玠開陳百端不聽入罵曰逆賊萬段彥舟併玠家屬沉之龍眼磯

袁顯

益陽人建炎間湘寇楊么猖獗顯請于縣令魏舜臣團鄉兵以捍一日賊傾寨來攻顯極力鏖戰為賊所得賊欲用之顯大罵不屈賊烹之舜臣義之具禮以祭

杜昉

通判密州建炎間寓居武陵會賊鍾相亂為所執欲強之從昉不屈罵不絕口遂遇害

魏行可

建安人建炎中以太學生應募假禮部侍郎使金被留不遣行可遺書金酋誓以不取自焚之禍金人逼其仕不從仰天號恸飲鴆而死紹興中贈秘閣直學士其二子一第一孫

姚興

相州人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犯江大將王權引兵先遣時姚興為統制自以所部拒敵與金人遇於含山縣西北對子橋麾兵力戰出入敵陣三四自晨至中夜數十合殺虜數百人既而援兵不至興知不免率手殺數十人與其子俱死之初興以四百餘金為十數萬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軍至焉金人聞之相謂曰有如此姚興殺立斬死所無遺金人今在廬州府定林墓在九江府彭澤縣南八十里

魏勝

知楚州魏勝奉詔措置清河口金兵渡淮軼境勝率兵拒戰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引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快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

兵為賊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盡馬死楚州遂陷
事聞贈保寧節度使謚忠壯立廟江賜額褒忠
令有司刻木欽慕又立廟淮安府綱目書曰金人
渡淮知楚州魏勝死之事在孝宗隆興二年十月
勝宿遷人

王政

為都巡檢使乾道初郴寇犯境政禦之既勝而賊
再至被執罵賊以死贈廣州觀察使立廟祀之賜
額褒忠廟在永州府寧遠縣

張寬

張寬

隆興間金人陷環州環慶路統制張寬及其弟統
領張震堅守孤城招降不聽城陷皆不屈而死詔
並贈觀察使立廟于西和州賜額旌忠以吳玠言
二人並死節不屈於虜也

毛士毅

富川人為化州石城令李接反來攻城士毅語縣
尉曹曰吾與君當以死衛百姓乃糾合義丁與賊
戰衆寡不敵曹死於陣士毅被執不屈罵賊而死
孝宗嘉其忠義贈承事郎

楊震仲

吳曦反自稱蜀王改元召通判興元府樸上安軍
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後賜謚節毅綱目書
曰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事在寧
宗開禧三年正月

吳政

先是金人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又犯黃牛堡興
元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
及金人陷鳳州復來犯黃牛堡政與力戰遂死之

朝廷旌其死節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綱目書曰

金人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事在寧宗嘉定十

二年正月

李誠之

東陽人受學呂祖謙嘉定間知蘄州金人犯鄆誠
之堅守城壁力戰捍禦及城破誠之先殺其妻子
遂罵賊而死詔閔其忠追封正節侯立廟賜額褒
忠真德秀表其墓

秦鍾

江寧人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州守李誠之協力

捍禦城破以自隨兵巷戰死傷甚衆歸時遇火
諸倉廩乃自焚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水還
與弟澤林俱死詔贈鉅五官追封義烈侯廟
鄭州賜額褒忠

陳嘉言

景陵人為郡縣論開禧間金人犯京師曾之使降
嘉言厲聲罵賊自沉于水而死同寮之人俱死焉

丁元

金人攻濟州有統領丁元者遇金人于十八里洲
勉其麾下負國遂與一舟二百人皆鬪死

宋炎

陝縣人補秉義郎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
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
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李伸

知天興縣金人來攻堅守不下城陷曰豈可使敵
殺我遂自殺

康傑

知扶風縣與金將馮宣戰宣欲招降之傑奮曰吾
當死于陣不能降虜遂死焉

朱友恭

涇原路副將捍禦金人有功會金兵大集友恭力
戰被執以不降遇害

劉宥

知天水縣致仕金騎犯天水掠宥行索視其辭命
曰隨我去官此朝宥罵曰我為南朝鬼不為番賊
官遂遇害

高永年

知西寧州夏人寇涇原賒羅撒合兵逼城永年出
禦之被執不屈而死

祝公明

麗水人孟縣主簿金人犯太原公明率兵入援城
陷死節于陶亦死國事

何大節

知黃州金人犯黃大節義不屈投江而死

孫方武

長沙人為州學正金人入城方武率居民連日巷
戰金人四面縱火人皆竄伏惟方武挺身罵不絕
口死之今祀于學

向真

麻陽人為峽州軍牙頭指揮使蠻寇叛去被虜賊不屈遂遇害事聞詔立廟贈內殿崇班

徐邦直

唐捷

李接為亂徐邦直唐捷俱以鄰部討計合弓兵禦賊凡六戰賊軍六敵俱被執罵賊而死事聞俱贈承事郎仍官其子

朱勇

利州統制與金人戰于瓦亭寨被執臨死罵不絕口立廟賜額忠節

李珙

桂州永福人宜州蠻獠入寇珙攻禦有功累官至武功大夫後金虜犯關召天下兵勤王珙謂將文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豈可以道遠便自營乎乃選州兵募死士凡三千人倍道兼行至復州與賊將薛廣遇力戰死之詔贈忠州防禦使

郭正孫

邛州人舉進士累官太府寺丞帥興元金人入寇正孫屹守孤城三戰三却左右勸之避正孫不從遂死於敵

王奇

汾州人為廣西都監宜州蠻入寇奇率兵與賊戰麾下勸其逃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為戰而死

彭義斌

義斌大名忠義人起兵復京東州縣兵勢大振遂徇真定嚴實與蒙古將李里海合兵及義斌戰于內黃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兵畧其後遂擒義斌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綱目書曰嚴實以蒙古兵來襲彭

義斌死之事在理宗寶慶元年七月

陳寅

蒙古兵來攻西和州薄城知州陳寅與統制楊銳率兵民憑城固守晝夜苦戰力不能支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主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歛而焚之乃自伏劍死家口同死者二十八人銳戰死城中三十七萬餘口皆殲焉綱目書曰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事在寶慶三年十二月

賈子坤

潼川懷安軍人嘉定進士西和州推官攝通判關外被貞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守城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官其子

高談

光澤人紹定間盜起諸子請避談曰四方皆盜區無可避及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杯在將焉之盜至談出曰何忍為此盜執之脅使從談唾賊大罵遂遇害

高稼

忠義錄卷三

五

知沔州事高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極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嘗曰大丈夫不於汗青垂名則碌碌人耳元人自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退守內地敵長驅至蜀事去矣彥呐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已而元兵大至沔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元人圍殺之事聞贈龍圖閣直學士謚

曹交聞

曰忠事在理宗端平二年十二月

同慶栗里人擢第為天水軍教授制司命招忠義就以為總管所部精悍敵甚畏之每戰勝即出其家資以賞士卒蒙古兵五十餘萬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交聞控制大安交聞以為不可欲堅守沔州彥呐不從交聞嘆曰蜀必亡吾與俱亡矣大安平坦止有雞冠山一堡可守乃遣弟萬川守一萬上雞冠山堅守自帥精兵萬人潛出敵背約以敵來攻堡則內外夾擊蒙古兵果至

忠義錄卷三

五十一

萬壘兵與戰元兵敗績列柵圍堡交聞引兵疾馳隘下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霽交聞叱曰緩必失機遂進戰萬亦率兵出隘口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聞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蹙交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事聞贈交聞龍圖閣學士賜廟號忠謚曰節綱目書曰曹交聞與蒙古戰敗績死之事在端平三年九月

劉銳

趙汝鼎

蒙古潤端攻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鼎乘城固守晝夜拒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松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鼎被執不屈衛殺之軍民皆奮空拳巷戰同死者數萬人綱目書曰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事在端平三年十月

建發

通泉人嘉定進士通判金州端平中元兵來攻彝堅守與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

陳隆之

蒙古汪世顯等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堅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隆之至漢州使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事聞贈待制立廟推恩族屬為嗣官屬死者十數人綱目書曰成都將田世顯叛以

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事在理宗淳祐元

年十一月

蒲東寅

知蒲州元兵至被執不屈死

陳元桂

臨川人淳祐進士知臨江軍蒙古兵至臨江制置使徐敏子在陰興頗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門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握拳切齒叱罵不輟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都省言其忠義之節照映古今

詔贈寶章閣待制官其二子賜錢十萬助塋謚正節立廟死所賜額褒忠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時事如此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綱目書曰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事在理宗開慶元年九月

許彪孫

初俞興帥蜀劉整為安撫副使素與有隙及整知瀘州會賈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降于蒙古整之將叛也命彪孫草降表且誘之降彪孫不屈朝

服北向拜畢合門仰藥死事聞贈中奉大夫直秘閣謚介節立廟祀之官其一子綱目書曰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使參謀許應孫死之事在理宗景定二年

宇文景訥

淳祐七年八月詔前通判彭州宇文景訥罵賊而死特贈官二等仍與一子文學

鄭炳孫

南永忠守隆慶率其屬以城叛降于蒙古教授鄭炳孫先縊死其妻女乃朝服自經死上嘉其死節

贈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事在理宗寶祐二年六月

王佐

佐知利州為長寧守將堅守孤壘屢挫北鋒寶祐中蒙古兵拔長寧佐及其子不屈俱死之

周德榮

南永忠叛降于蒙古其部下官兵周德榮不從為南永忠所執縛屠割德榮抗聲罵而死詔贈七秩立廟官其子

吳從龍

為建康統制紹定間蒙古兵至檣使至泰州城下誘降從龍不屈遂死之詔廟祀揚泰二州

王翊

理宗淳祐十三年十月元兵陷成都制帥丁黼及官屬俱先遁元兵縱火焚城中制司參議官王翊公裳束笏而坐元兵詰其何以不去翊曰願與此城偕亡元兵相語曰忠臣也戒勿逼翊遂赴井死

黃仲文

劉整以瀘州叛降于元時荆湖副總管黃仲文以

廉節

兵三千戍隆慶分散其兵誘使降仲文大罵不屈整殺之係義節廉節奉制司檄羅麥于瀘不降遇害事聞贈官與其子恩澤

張順

張貴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李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相聯中著裝載左右者虛其底以掩覆之募死士得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非本

心者宜必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百艘
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
火炮熾盛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紅山江以紅
燈籠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犯重圍至
摩洪灘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
斷鐵鎖摧折數百元兵迎敵近右舟陷入溺死
萬計擄獲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
抵襄陽城下城中又援絕聞順等至氣百倍及夜
軍獨失順越數日有屍漂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
直抵襄陽城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

忠義報

五

生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欲還
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郢求援
于范文虎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撤
岸諸魚蝦不得度二人遇禱即鋸斷之竟達郢還
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
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帳前一入亡夫乃有過被
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乃發舟
乘夜順流折經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至小新城
阿木劉整分賊艦邀擊貴等死拒戰至勾林
灘漸近龍尾洲遙望郢城元兵以為郢兵來

會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
以風水驚疑退也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
擄龍尾洲以待貴與戰而因所部殺傷殆盡身被
數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欲降之貴誓不
屈乃殺之元兵罪貴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
乎此是也守陣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貴附壘
順家立雙廟祀之綱目書曰統制張順張貴將兵
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事在度宗咸淳八
年五月

李震

忠義報

五

汴人靖康間金人來攻辰以校領三百人出戰
殺賊七百餘人援不至遂被擒抗言不屈金人縛
而梟之罵不絕口剥皮將盡猶仰首向天而死
石頃

靖康間金人圍太原峭立寨西山保障鄉民金人
屢為所敗粘沒喝率大軍破其寨擒峭謂曰降則
官汝峭罵曰汝爺能死不能降姓石石上釘鐵更
不移改粘沒喝命釘之於車刺刀於股以脅之終
不屈遂支解而死

歷代忠義錄卷之三

歷代忠義錄卷之四

金谿東石王寅時節

宋

范天順

牛富

王福

樊被圍四年都統制范天順統制牛富力戰不為
鉤富人殺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固守為唇齒
元張弘範謂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陸以樊
則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殺兵水

忠義錄卷之四

陸夾攻則破樊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遂以師截
江而出銳兵薄樊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
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
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
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
王福見富死嘆曰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事聞詔
贈天順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立廟建康富霍丘
人綱目書曰元陷樊城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事
在咸淳九年正月

黃從龍

永豐人嘉定進士為郢州推官元兵入襄岷郢當
要衝守將潛遁乃扼郢登城大呼兵聞曰張巡許
遠之事正在今日誓指書死戰報國四字與子熙
力戰而死

邊居誼

元伯顏破沙洋擒守將王虎正王大用進薄新郢
城呂文煥列沙洋所餓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
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居誼曰吾欲
與呂恭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
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斃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

忠義錄卷之四

馬奔走總制黃順都統制任寧俱踰城出降部曲
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遺斬之文煥麾兵攻城居
誼以少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
自殺不殊赴火死舉家皆自焚所部三千人猶力
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事聞贈利州
觀察使立廟死所居誼隨州人綱目書曰元陷新
郢守將邊居誼死之事在咸淳十年十月

夏椅

恭帝德祐元年正月元兵至安慶知府范天虎以
城降通判夏椅義不屈仰藥而死

趙卯發

池州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舉兵上言州輔卯發
補州事繕造器械為固守計元軍至守江都
統張林屢瀕之降卯發忿氣填膺曰林林不
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守江陰遣人細訪而陽助卯
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
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手卯
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
卯發笑止之明日乃辭其家貨與第姪僕婢悉遣

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
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
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
對深嘆息之命具棺衾合葬於其墓而去事聞贈
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今祠在貴
池縣有司歲以三月望日致祭綱目書曰元陷池
州權守趙卯發死之事在德祐元年五月

唐震

王貴行

江萬里

江萬頃

元兵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求
取降款通判萬頃道同陰使所部執曰牛酒請降
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
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兵登陣畧皆震入
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怒筆於地不為自經
死兄椿與家人俱死又德興丞王貴行亦赴水死
初故丞相江萬里都昌人寓居饒州聞葉變破鑿
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更喻其意且是執
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

國為存亡城陷兵至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
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
從者歛葬之其弟萬頃以南劍知州家居自都昌
來省兄亦被執不屈罵不絕口遂以磔死事聞贈
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忠
震會稽人綱目書曰元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
江萬里死之事在德祐元年正月

汪立信

初召汪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
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中諸郡立信即日上道

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尔必不負
我遂行與賈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曰不用公言以
至于此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
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
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為嘆曰吾
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爾率所部至高
郵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
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
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陳
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扼吭而死後元

忠義錄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軍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所陳二策
及死告伯顏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用其
言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享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六安人舉進士
死節在德祐元年正月其子麟為內寫機宜文字
在建康不肯降元卒走闕以死

司馬慶求

叙州人光之五世孫景定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
市監鎮沙市地勢險固恃水為防德祐初潮水忽
涸元兵來攻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出戰敗降

慶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事在德祐元年四月
孟珙

德祐元年四月元阿里海涯兵至岳州總制孟之
紹舉城降都統孟珙不屈死之

尹玉

軍都人以捕盜功為贛州三峽巡檢從文天祥勤
王時天祥為浙西制置使元兵攻常州告急天祥
使玉將兵赴援與元兵戰于五牧兵敗前後殺傷
數千人玉復收殘卒五百與元兵相持援絕力屈
王手殺元兵數十人遂死之麾下皆闕死無一人

忠義錄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降者

宋佑

元將宋都統李恒等長驅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
州都統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
聞者乎佑曰聞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
矢下如雨面被矢接之復戰身被四矢三鎗猶揮
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
宋都統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以金符道之不
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
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

刑遂死。佐廬州人後人立廟。戰所在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綱目書曰：元將朱都解等陷江西州軍都統家佑，逆戰于撫州，死之。事在德祐元年十一月。

姚訔

陳炤

王安節

元伯顏會兵圍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雖諭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民煎膏取油，作砲焚其牌。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訔

卷四

也

等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訔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炤常州人。第知煦山縣，丁母憂歸。元兵至常州，訔碎為通判，或勸炤辭。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遂墨衣出。綱目書曰：元陷常州，知州事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事在德祐元年十一月。

徐道明

常州人。天寶觀道士。德祐初，元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計將安出？」訔曰：「死守而已。」道明出語人口，姚公與城存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元兵屠城，道明危生讀書，兵使之拜，不顧，以刀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王真曰：徐道明，道士莫謙之，僧耳，乃能以忠義自奮。一則死節，一則死事，彼讀聖賢書以士大夫自號者，臨難失節，甘為不忠視，二人愧死哉。

卷四

莫謙之見後十三卷

王世昌

德祐初，權瀘州安撫使。元兵逼城，誓不屈，節食盡，城破，遂自經死。

胡應炎

包圭

應炎與圭俱晉陵人。元兵犯常州，知州姚訔署應炎為節度判官。圭知武進縣及城陷，應炎與圭率民兵巷戰，衆潰，俱被執，不屈死之。

米立

立淮人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元立與出江西
制置使黃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元兵至江西立
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棄軍
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降萬石謂立曰吾官銜
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吾世食趙氏祿
公為趙氏死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綱目書
曰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在德祐元年
十一月

趙淮

潭州人葵之子德祐中為江東轉運副使置司寔

江東轉運司

九

康元兵圍城突圍趨深水民寨寨破被執不屈械
繫詣揚州城下使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湯諾至
則反其辭元人怒執歸建康殺之淮之死也其妾
為元將所掠給之曰願殯淮骨即事之元將許之
至淮死所屍在江濱推之入深水中即仰天大哭
躍入水中死

李帝

尹穀

楊震

沈忠

陳義

鍾黃英

陳億孫

顧應炎

帝衛人號背齋性剛直嘗為京尹數月忤賈似道
貶官家居者久之起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元兵
圍潭日久帝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
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帝日以忠義勉其將
士死傷和籍人猶飲血秉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
輒殺之以徇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盡也分

忠義錄卷而

十

圖決湟水以櫓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
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帝罵曰國
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
言者吾先戮汝死守凡七月餘至除夕元兵登城
蟻附而上潭人尹穀除知衡州未行時寓城中知
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以何時行以迂
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
畢禮於是全家四十餘口老弱環坐婢僕席地鎖
其門縱火自焚死帝命以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
夜傳令猶下書盡忠字為號飲盡且諸賓佐出參

議楊震赴國他死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謂曰
吾力竭分當死吾家八亦不可辱俘汝盡殺之而
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
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過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
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後至火所大慟舉身
投地自刎死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幕僚陳億
孫顏應焱皆自殺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
井繼林木者相望事聞贈帝端明殿大學士謚忠
節綱目書曰元破潭州湖南安撫使知州事李帝
死之事在德祐二年正月

楊震

醴陵人德祐初為湖南安撫參議與李帝協力戰
守善山奇應變城西北隅破寇麾兵巷戰增築月
城復完策勵將士以死守之城破寇赴水死

楊震恐即楊震今姑並載以俟參考

曾如驥

德祐二年正月寶慶府降于元通判曾如驥不屈
而死

趙良淳

餘千人咸淳末除知安吉州德祐二年三月元兵

圍城良淳堅守援將吳國定開南門納敵兵殺潰
良淳還府奮筆書其几曰寧為宋朝鬼莫作虜庭
臣與妻同縊死於州治之碧蘭堂

洪福

兩淮宣撫大使夏貴舉所部納欵于元有洪福者
貴之家僮從貴積勞得知鎮巢軍貴既降元招福
不聽使其從子往招福斬之元兵攻城執福父子
貴先殺福二子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
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綱目書曰夏貴以淮
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事在德祐二年二

月

徐應龍

德祐二年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
氏福王與芮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
度僚內侍皆北行時行省籍三學諸生赴北太學
生徐應龍誓不降屈為文祭岳飛祠遂與其子鄉
貢士琦松文元娘三人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
焚作詩曰二男并一女從我上梯雲學僕覺之滅
火應龍遂與二男一女皆投祠前井中死益王立
贈秘閣脩撰應龍江山人

高應松

德祐二年四月帝及皇太后赴北燕書樞密院事
高應松危從至燕即不語絕粒不食七日卒應松
福州長樂人

李庭芝

姜才

庭芝固守揚州臨安既陷阿木以太后手詔
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
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后復賜庭芝詔
曰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命發

書

書

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
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攻拔泰州新城驅夏貴淮
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
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待元主詔招庭芝庭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陣上既而淮安時
貽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
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粒牛皮麪
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阿木
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命其子欽庭
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召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

康軍承宣使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
州自與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
煥即以城降阿水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
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
降會才直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
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
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
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
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赦何侯
阿木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初伯顏破臨

苗再成

德祐二年八月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定城陷守
將苗再成不屈而死綱目書曰元兵攻真定守將苗

再成死之

熊飛

東莞民熊飛聞制置使趙潛至即起兵應之攻元梁雄飛于廣州走之遂復韶州潛使飛禦元兵于南雄敗走韶州元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綱目書曰元入韶州熊飛死之事在德祐二年十月

趙與樸

元兵攻虔州秀王與樸及弟與憲子孟備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

忠義傳

十一

死知虔州李珣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綱目書曰元入虔州秀王與樸等逆戰于瑞安敗績死之

趙與憲

趙孟備

李世達

趙由瑒

林溫

俱見上

陳文龍

文龍莆田人咸淳五年進士第一累官叅知政事

益王入閩以為閩廣宣撫使討平漳興化遂知興化初元兵至有諷其降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王剛中既降元遣使至興化文龍斬之發民固守阿剌罕遣使招降文龍復斬之使御村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而門曹澄孫開門降元人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文龍字德剛興化軍人文龍死時母病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綱目書曰元入興化軍知軍

忠義傳

十一

事陳文龍死之事在德祐二年十二月

馬堅

堅宕昌人初知邕州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守靜江權廣西經畧使總屯戍諸軍元阿里海涯攻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城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說無降意阿里海涯為書許堅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

靜江以水為國門至海涯乃築堰斷人限小港二
江以通上流決東而東以側其城遂破既開內
城城守又破之堅牢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
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部將婁鈐轄猶以二
百餘人守目城不下皆自焚死無降者綱目書曰
元破靜江守將馬瑩死之事在德祐二年十二月
婁鈐轄

見上

黃文政

淮人戍蜀軍潰間道先靜江馬瑩邀與同守城破

宋書

十七

文政被執大罵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剗削之文
政舍胡叱咄叱死不絕聲餘見上

馬瑩

宕昌人以六郡鎮撫使守咸淳府元將楊文安與
瑩同里諭使降瑩不從文安乃列柵攻城潛遣勇
士以雲梯宵登斬關納兵瑩悉力巷戰兵敗力屈
就擒死之

李成大

德祐初知金壇縣元兵至率民兵巷戰被執不降
元兵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死其子為父死臣

為君死遂見

鄧得遇

邛州人徙居湘鄉淳佑進士為廣西提刑時新州
盜殺守臣得遇行部辭林州撫治之元軍逼辭林
得遇移司廉州元兵陷辭林州及靜江府得遇聞
之知不免乃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
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死彭咸故君乃吾潭
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
南流江而死

劉子薦

宋書

宋

安福人度宗時知融州廣西經畧司檄為參議官
德祐初元兵至靜江子薦提兵守城取笏書其上
曰我頭可斷膝不可屈城陷竟死之

江彥清

守瓊州德祐初元兵至遷守梅應春以城降彥清
不屈巷戰死之

丘必明

保昌人咸淳進士韶州僉判德祐中元兵陷城必
明不屈元人殺之白血流地鄉人哀其忠節立祠
祀之

陳瓚

時文龍從子也以布衣起兵復興北軍誅林華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金州瓚以義兵五百人應世傑復邵武軍既而元峻都帥兵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後都臨城諭之矢石不下乃遣使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瓚中流矢之屠其民血流有怪事在端平景炎二年

羅開禮

紹祐二年武岡教授羅開禮奉文天祥檄舉義勤王以上兵復永豐縣既而與元兵力戰大敗伏節而死天祥為制服哭之

張漢英

咸淳九年元陷樊城將官張漢英死節

王汝翼

德祐元年元陷廣德知縣王汝翼死節

趙汝糖

德祐元年元陷寧國縣知縣趙汝糖死節本作

趙與糖乃宋之宗室

趙孟錦

孟錦宋之宗室為刺史元兵至死節

華信

趙時賞

張日中

元李恒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不利乃引兵就鄒淵下永新蒼源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華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還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恒又及之張日中奮力拒戰元兵少却恒急麾鐵騎橫衝擊之日中身被數十

忠義錄卷四

十一

創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有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恒逼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社許鄒淵乘騎逸去遂至衢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際與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時賞與劉洙及幕僚張汴等同時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悉屬于燕二子死于道華信安費人物乃刑湖州獄隸蘇劉義文一開督借信為

江西招討使趙時賞宋宗室舉進士知旌德縣從
二王入閩知邵武軍文天祥開督以為江西招討
副使死節事聞贈信清遠軍承宣使之廟祀之綱
目書曰元李恒葉文天祥于興國縣諸將輩信趙
時賞等皆死之事在端宗景炎二年八月

張德興

傅高

初淮人張德興起兵興復太湖縣司空山民傅高
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屯司空山以拒元兵
者十餘年及宋亡猶用景炎正朔與元入血戰不

宋書

卷

降殺其將鄭昂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
破之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
獲殺之綱目書曰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傳
高死之事在景炎二年九月

張珏

王明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至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制
置副使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
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
自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復與也連解兒戰扶

桑鼎元人與合擊珏兵大潰其後都統趙安以
城降珏不支歸索陽餘不降乃順流走
沿不龍書所遺之遂被執
死於州王明城陷不屈被殺
事在景炎二年八月

初淮人德祐中為推鋒寨計署潮州軍州人稱
為安海使入城都攻潮州發財物
暖都塞整頓遺雲梯戰車日夜
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數發服鴆死暖都磨其
民後人哀其忠節立祠祀之在潮州府金山事在
景炎三年二月

宋書

卷

趙興路
興路為瓊州安撫元阿里海涯遣人諭降興路不
聽率兵拒于白沙口未幾州人城陷興路被執
不屈阿里海涯怒裂殺之并安國黃
事在景炎二年七月

趙興路

鄒淵

劉子俊

文天祥屯潮陽部將鄒淵劉子俊皆率兵會之元
張弘範兵至天祥率麾下走海豐元將張弘至追
之天祥方飯五坡元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
執吞服子不死淵自刎死子俊自說為天祥其可
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天祥至潮
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客
禮之天祥問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
俘者悉還之淵告水人毋永豐從天祥勤王為江
西招諭副使進兵部侍郎子俊廬陵人從天祥為
督府機宜事在景炎三年閏十一月

張世傑

陸秀夫

元張弘範帥兵至崖山張世傑竭力拒禦弘範無
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
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移耳因
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天祥為書招世傑
天祥曰吾不能得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
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
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

執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都統張瑄亦率元軍
敗還弘範乃令諸將曰宋舟西鐵崖山潮至必東
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適今有潮至早潮
退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退世傑
以為且憊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
傑知事已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力
震等群甲降元元兵薄中軍會日暮雨霧四
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顯祖斷絙以十六舟
奪港而去陸秀夫乃伏劍驅妻子入海即帝舟
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
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海死後宮諸臣從
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因得帝屍
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
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茲者正為
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壅之海
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勸之還廣東乃回舟鐵南
恩之海陵山下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
俄而颶風大作將士觀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
也登拖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
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敢與選別立趙

氏以存祀耳今若以立天意耶天不欲存趙祀則風覆吾舟言畢舟遂覆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得其屍焚之遂骨壘于陽江縣朝居里赤坎村世傑范陽人少從張彥成起有罪遂奔宋呂文德召為小校累官至樞密副使越國公秀夫益城人徙家鎮江景定進士李庭芝副置惟東辟為參議官德祐初以禮部侍郎使元軍議和不就而還一王亮溫州秀夫遂從之遂與世傑等立益王於福州世端明學士兼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益王崩又立衛王於厓

山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其墓在潮州府城南八十里海中嶼上石碑猶存綱目書曰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史臣曰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張時泰曰或曰斷維之事得無少累乎曰不然益見其忠之至也觀其露香告天之語則知其心事雖程嬰杵臼何以過之然二子能

存趙以復讎死無所憾世傑不能存趙以復讎死有餘憾此是知其成不或者皆天也世傑有趙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

高貴

祥符人寓卅徙舉進士知高郵府後居從之海上拜樞密使及崖山破與陸秀夫同赴海死

茅相

卅徙人慨懷有大志以陸秀夫薦授兵部侍郎從帝海上及崖山破隨帝赴海死

劉綱

一學義錄卷中

廿五

江陵人第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德祐末從二王至厓山陸秀夫負帝赴海死綱孫亦驅家屬并綱重沉海不死為元兵所執掠掠無完膚一夕得脫遂赴海死

賈純孝

潼川懷安軍人子坤之孫也咸淳進士為右司郎中厓山之破抱二女及妻牟氏同赴海死

孫宗仁

永豐人淳祐進士開慶初國子監主簿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德祐初權輿

部尚書衛王走海上厓山其敗死之

張鑑

衡山人。後孟王立詔天下勤王。鑑起兵。衡山
紹興安化。化諸縣得民兵數千。以人皆卒。出
與和興。既而兵敗。執元。紹興。欲降之。
鑑曰。我見我祖。無公於天下。命
我起兵。今。執元。華。罵。千百。怨。殺。之。

張雲

王雲。隸麾下。乃入祥。以使命被
勅。雲曰。王雲。隸麾下。乃入祥。以使命被
勅。雲曰。王雲。隸麾下。乃入祥。以使命被

忠義錄

一

元兵殺傷相當。質明戰。素亮赴水死。

劉士昭

王士敏

劉士昭。泰和入江西諸郡。既降于元。士昭與鄉人
王士敏等同謀起兵。與復兵。敗。士昭血指書帛曰。
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
帛自縊。死。士敏被執入獄。慷慨不屈。書詩於裾曰。
天地皆為腥血。染好。忠。骨。首陽山。既而被殺。臨
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士敏一本作世超。

陳庠

安仁人。咸淳進士。為胸山主簿。德祐時棄官家居。

謝枋得起兵。首被入幕。執安仁。李景數其叛罪。

殺之。益王立。領江東。安撫使。出。謝。按邵縣戰。

潰。被執。至。豫章。謝。遣。去。後。三年。復。以。守。收入。積。

煙山。自。刎。死。

王仙

以都統守漳州。元兵攻圍。無。日。皆。以。宋。亡。

之二。年。城。如。破。仙。自。刎。斷。其。手。自。摘。

其首。墜。死。

宋應龍

忠義錄

老

褚一正

應龍為諮議官。寓泰州。儒生知兵。出入行陣。三十

餘年。元兵至。裨校開門迎降。應龍。其。妻。自。縊。死。

提刑諮議褚一正。督戰於高沙。被執。求死。

陶居仁

蕪湖人。為鎮江錄事參軍。元兵攻鎮江。守。其。起。

畏遁。統制石祖忠。以城降。居仁。被執。抑。使。降。居仁。

曰。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恨。竟。不。為。所。殺。元。入。義。

之。為。棺。斂。使人。護。還。其。家。鄉。人。立。祠。祀。之。

趙時踐

廣德司戶參軍攝建平縣時事變已迫以死自誓率家屬九人投水死

耿昭化

河南人為蜀州司戶參軍寇陷城欲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

曾墳

瑞州錄事參軍以郡命賑飢民值元兵至被執誘之降不從大罵見殺事聞贈秩官其一子

王彥明

守鄴州元兵至力戰既而糧盡慷慨不屈率家屬

一

一

乘大船於城西中流鑿船沉水而死後人立廟祀之

何克

漢州德陽人通判黎州攝州事元兵至黎州破印疎關克自刺不死為元將所執許以不殺誘之降克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死不憾遂水飲不入口敵知不可強殺之克妻陳氏罵不絕口亦死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皆先死於是上下感泣同死者四十餘人

曹琦

上官瓊

知南平軍元兵來攻被執脫歸制置司辟主管機宜文字聞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死

趙崇源

萬州守將元兵圍城瓊竭力戰守元人招之降不從城陷巷戰而死

劉全子

林同

前監丞劉全子家福清起兵收復即林同家建局

一

一

曰忠義招募卒伍詔以全子為福建招撫使元兵復至全子遣兵拒之大敗全子自經死眾勸同避同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為忠義臣死作忠義鬼章間足可活吾不忍為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俄而元兵至執而詰之同大罵遂遇害同直寶章閣瑒之孫以世澤受官棄不仕

徐道隆

字伯謙婺之武義人為浙西提刑措置安吉時元范文虎程鵬飛等皆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其使伯顏逼杭詔道隆入援時水陸皆元兵道絕乃議

間道由大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動三四月發舟元
兵追及於江陵道隆率麾下三百人殊死戰盡沒
長子載孫赴水死道隆被執兩兵交掖至元舟道
隆伺其稍怠亟躍入水中死事聞贈官賜諡立廟
卹其家官其子孫命下三日卒不下及矣
吳楚才

建昌南城人名文以字行乙亥冬十二月道隆
于元明年正月楚才於其鄉聚計糾眾丁壯稱義
兵張榜聲罪乞濟師于江西制置使黃萬石不聽
乃自領村卒聚進逼城城中出與擊之衆潰奔還

蓋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才知建昌軍俾圖再舉萬
石匿其命楚才既失利且乏援元兵誘降其衆衆
多解去楚才與子應登俱被執至建昌下獄元人
遣錄事婁南良訊之南良詰之曰汝何為錯作此
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為乃大錯耳受宋
官爵今乃為敵用還思身上綠衫何處得來我不
過鄉村一秀才特為忠義所激欲為國出力事雖
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父子皆遇害事聞
贈朝奉郎即邵武建昌境上立廟賜額忠勇

朱浚

寧遠源建寧府人累官吏部侍郎元兵入其家浚
曰豈有朱晦庵孫而小節者哉遂死之浚熹之曾
孫也

蘇劉義

池州人為殿帥初出呂氏之門諸呂降于元招之
不從繼世傑率兵死于海

惠州藍基不降戰死

張起巖

為湖北提刑死節

趙孟壘

為刺史死節

文天祥

帝昺祥興二年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初厓山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
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
相也天祥泣然出滿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
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
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
復食至燕館人供延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
終焉同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

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後遜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夫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代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一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廢命二

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廢命二

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廢命二

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惟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口則盡重乎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藥之理豈吾心焉不可哉則天命也今日天祥

臣不日必辭府中亦表奏天祥出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因之元正十九年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聚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書某日燒焚城郭幸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養城帶還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勝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

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博學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發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持所有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獲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滿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天祥吉州廬陵人英姿俊爽自光如雷舉進士第一授中書平章節度判官監相副提刑中郎未巨寇

已而知贛州元帥江樞天祥奉詔流涕發郡中募得萬餘人赴之其友止之天祥曰吾非不知第國家有急以身徇之庶忠臣義士有聞風而起者於是盡其家資為軍費提兵入衛元伯顏兵至皋亭山天祥奉使詣其軍被脅北行至真州遁歸時益王駐福州天祥赴之上書勸進拜右丞相樞密使開督府于贛州號召天下遠近響應所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瑾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不悔皆天祥忠義所感天祥進師雩都大捷加少保

卷一百一十五

忠節

信國公及嶺南兵敗為弘範所執送燕覓死

大明追謚忠烈立祠死所歲時致祭在順天府學西墓在吉安府城南一百四十里木湖

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顧質敏傑特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

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今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亡與文天祥奉兩孱王崎嶇海濱以圖興復其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講義曰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大負國公毀家紆難九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

卷一百一十五

忠節

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

謝枋得

帝嘉德祐元年十一月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二年正月元呂師夔犯江東枋得起戰于安仁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四月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在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母今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某之決不可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慶炎亦力

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
如今日之司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
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
辨論凡數千百言元主微之竟辭不至至元二十
六年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見時方求才欲
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
或嬖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
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杵臼皆忠于
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
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叅政豈足知此天祐
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
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度采石惟如少蔬果積數
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
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
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塋
信州枋得雅負奇氣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
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
任初枋得之北行也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
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
立云妻李氏携二子在貴溪山中後被執亦自經

死

王真曰文謝二公皆死于燕其後客就其較
之慷慨赴死尤難或有遲其死而不死一公
之心者也

陳存

湖州人為殿中侍御史宋亡元遣使召微不起遂
却醫絕粟旬有四日死

統廷直

建昌南城人紹興進士為鄧州通判攝州事時朝
廷割鄧州以和金金人來迫取廷直以未得命堅

守不下勢日危急乃具表上達刺血以手掌染血
印表表既行遂自刎死

金谿東石王其時楨述

元

郭嘉

字元禮開州人舉進士為廣寧路總管至正十八年賊陷上京遼陽嘉竭家財犒義兵為守計嘆曰身守此土死生以之賊至圍城嘉射殺其呼降者緣力戰死之贈行省左丞追封太原郡公諡忠烈大明洪武初命有司立祠開州歲祭

周喜同

西人南陽縣達魯花赤妖賊起南陽無城無兵喜同督丁壯守備賊來攻喜同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汝等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與戰殺賊數百賊知無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見執為賊所殺妻邢氏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

塔不台

字彥暉元統進士襄陽達魯花赤時魏王軍敗毫塔不台往供餉王嗜酒無備一夕賊劫王王卧未能起為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為賊所得比明

見賊所一可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爾欲生乎賊復一塔不台拒而語之且與縛者用逐支解

韓因

字可宗許州人習舉千乘時盜賊汝寧官軍討之久不克會詔賊叛逆遂能特召入賊者因應命借州判官請入賊賊果信其言遂止因十外納詔不讀詔同再三因盜賊大及諭以禍福其切不聽乃縱因歸韓因與周賊也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韓因里而引從逆賊驅使耶衆愕然相顧或以告賊渠遂因責其所言因極口罵之渠怒可割因

王士元

字克佐恩州人定進士知濟州州濱黃河嘗經盜賊城謀不完正十七年賊來攻州兵悉潰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死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至前問曰爾為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賊賊心并其子殺之

楊樸

字文素河南人全椒人尹寇攻全椒入城撲乃盡

殺其妻妾朝服坐盜欲降之僕指妻妾示曰

我已殺我屬正欲守耳尚何云云乃連斬之

賊皆倒懸樹上其肉至盡猶罵不絕

聶炳

字誠大江夏人元至正中知荊門州淮漢

賊合兵來攻炳率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為賊

所執罵不絕口遇害

劉耕餘

恭陵州人至順中寧國路推官賊來攻城陷死

忠義錄 卷之六 吉井末

之弟憲孫為常寧州學正賊陷常寧亦死之其子

碩為江夏縣令大吏起義兵援恭陵亦死之

李羅帖木兒

字國賓高昌人陽路達魯花赤至正十一年盜

起被蕪訪司檄賊於均房穀城明年正月襄陽

已陷李羅帖木率兵還趨襄陽方駐楊湖港乘

其不虞擊之斬其甚衆甫止無未食而賊大至與

戰抵暮被重創其姪馬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

報國汝無留也哈失力泣曰死生從父李羅

帖木兒被執其降怒罵之遂遇害哈失力

率家僅求其尸後與賊戰俱歿于陣舉家死者二

王伯顏

字伯敬濱州高化人至正中知福寧州門前建轉

運副使仍領州事邵武賊帥王善撫殺在福州門

下皆隸皆伯顏麾下惟白旗數百人伯顏射賊不

復又顧賊以長鎗奮馬仆遂見執伯顏曰

聞公有忠政為我尹以州可乎伯顏曰我天

子命官守義當死豈從汝乎善撫曰左

右拉以死弗屈令毆之伯顏嚙舌出血嚙善撫面罵

忠義錄 卷之六 七

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

挺刃受刃頸斷而死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

連巷賊執其子相欲釋而官之相罵曰吾與汝不

共戴天恨不得斬汝肯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妻潘

氏挈一女亦為賊所獲罵賊母子同死事聞贈伯

顏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追封太原郡侯

卜理牙敦 上都

卜理牙敦北庭人山南廉訪使治中興至正十二

年寇犯中興襲東門卜理牙敦力戰被執不屈死

之又明日賊復來攻中興判官上那統兵出擊之

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黃還闕力屈賊執之使降上都大罵賊怒剗其腹而死

伯頰

字宗道哈喇魯氏世居開州濮陽縣歷江西撫訪僉事病免歸至正十八年河南賊大出伯頰乃渡涼北行至磁州賊遇賊知伯頰名士生劫之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頰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

桂完澤

永嘉人平江路鎮撫免官賊攻昱嶺關從行省官

忠義錄卷五

十一

討賊與其妻弟金德皆被執賊臨以白刃脅之降完澤語德曰男子漢即死不可降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腹而死

周宏

遷安人知昌黎縣時程思中作亂宏率其民赴永平城拒守城陷被執宏不屈七日不食罵不絕口而死

胡善

至正間松江府學訓導苗賊陷松江欲燬孔子廟善罵賊遂被害初善聞賊至即以死節自誓題詩

于壁曰頰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果踐所言揚

諸簡

金壇人元末平章慶童復松江以簡為參謀官兵敗為賊所擒欲用之不屈而死

汪澤民

婺源人禮部尚書致仕退居宣州值寇來犯或勸其去澤民曰我故受國厚恩臨危受死豈臣子之節耶參畫戰守之策及城陷賊誘之降大罵不屈被害

忠義錄卷五

九

吳訥

休寧人建德路判官兼義兵萬戶守徽州值元帥阿魯輝退屯浙西扎溪戰敗不屈引刀自刎而死

邢飛翰

霍州人兩淮鹽運司同知致仕元末兵亂被執不屈而死贈工部尚書謚忠毅

張輔

至正間為陵川尹山東寇亂突入陵川逼輔使降輔抗節不屈具公服坐廳事為賊所害

張名德

淄川人般陽路總管毛貴攻城名德死節贈河南
行省左丞益忠襄

張士謙

樂安人知婺源州敵兵來攻喻五十餘日城陷破
執先戮其妻乃加刃於頸以脅之降士謙曰吾為
國死也豈畏死耶可急殺我至死色不變罵不絕
追封清河郡伯

王夫

益都人拜懷遠大將軍至正間毛貴陷益都英
曰吾若不能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

遂縊而死

高傳

為林州團練萬戶赴調遇盜邏卒且戰且行盜率
大衆突擊傳匹馬挾勁弓射無不中盜懾不敢前
盜知無救援復合攻誘以降傳厲聲大罵力戰而
死

楊居仁

開化尹饒兵陷縣仗義不屈罵賊而死

谷廷珪

襄陽縣令鐵木哥兵入境官吏皆遁廷珪獨守不

去被執使降不屈死之

熊義山

安鄉人官萬戶至正間保障黃山為賊帥倪文俊
所繫執逼使降義山罵不絕口文俊大怒親其腹
而死

王繼志

四川廉訪司副使時李喜喜陷四川繼志帥兵與
戰力屈被執不食而死

馮文舉

什邡人為雲南儒學正提舉時明氏攻雲南文舉

謂妻馬氏曰我元進士蒙厚恩今有死無一汝馬
中丞之裔其從之乎馬氏曰君既死妾生何益遂
皆自縊死

侯彥直

雅州人為副千戶至元間王虎寇州彥直引兵力
戰二日兵少力弱為賊所擒義不屈罵不絕口為
賊所殺

張鳳儀 張萬里

韶州路經歷領孤軍追賊兵潰於熱水屈死于萬
里獲首賊張韶卿剖其腹劈肝生啖之尋補父官

及贛賊寇韶率兵襲其身被數創罵賊而死

鄧可賢

乳源人至正中柳寇圍乳源可賢率義民并其子弟死守凡兩月糧盡可賢奮身出戰被執并其子弟七人皆死若破民無一人降者

董文彥

通海人咸楚路知事天曆間寇引兵攻破咸楚官吏皆亡匿文彥獨不去賊欲降之文彥罵曰汝逆天殄民恨不汝殺乃從汝反耶罵不絕口賊怒截其耳令啗之文彥嚼血肉噴賊面遂被害謚莊烈

官其子

卞琛

大名入國子生丁母憂家居至正十二年盜起來剽掠琛與仲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鎚當賊賊矢雨集琛衆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賊素知琛論之曰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吾寧義死豈從汝賊耶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喬彞

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為詩文有法自號其齋至正十八年賊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縣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六井彞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已隨赴之皆死事聞贈葬臨汾縣尹謚純潔

張昂起

字傳義汾州人為國子助教免歸至正十八年賊陷汾州昂起與妻赴井死

王佐

字元輔晉寧人居上都教授里巷賊至倉卒不能

避為所獲賊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輒遂被殺

吳德新

字止善建昌人工醫自京師往寧夏遇賊被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元人死作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投井中仰罵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甚賊怒以長鎗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以真丈夫也以上埋井而去

顏瑜

字德潤曲阜人顏子五十七代孫為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避鄆城道遇賊詰之曰汝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汝書生吾不汝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耶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後使之駕旗瑜大呼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爾為北而反為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為汝駕旗從逆乎賊以鎗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妻子皆為所害

曹彦可

亳州人業儒會妖賊起里中皆田野無賴既破毫揭帛于竿群趨彦可家劫之使駕旗彦可拒之乃迫以刀斧彦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為汝駕旗者耶賊怒殺之時年七十家素貧殯其屍有司以聞朝廷給貲以塋賜諡節愍

蕭景茂

漳州龍溪人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集鄉丁拒賊戰敗被執賊脅使從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元民死作元鬼豈從汝為逆耶賊怒縛於樹斃其內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

刀挂其口至耳傍罵不絕聲一云至死罵不絕聲之給

張

字考虞真定善城人從法寧府為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法寧盜起拒避之確山賊久知拒名繫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州甯祖直趨擾擾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猝相起扼拒呼天大呼誓叱爾輩罵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曰汝但一搥亦無汝死程項日曰吾恨不能手執逆首肯汝等所願我賊知終不可屈遂刺殺之賊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也事聞贈禮部尚書諡忠貞

周

字以魯臨晉人舉進士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使蜀蜀事擾攘起蜀陽無賴守盜將至鐘告其兄弟使赴蜀蜀請受國恩脫不幸必死賊至執鐘欲殺以為鐘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

謝一魯

字至道臨晉人鄉貢進士為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賊家咸遇害

馮三

湖廣省公使某不知書寇陷湖廣見諱輩悉剽殺為賊劫三以從三拒之賊怒將殺之三遂墮罵賊乃縛諸十字木梟之以行而到其肉三益罵不止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二號泣拾到肉納布裙中伺賊遠以三血懸脫衣裹之六哭投江而死余息

撫州府金谿人元末亂撫州寇起執息逼為之用息不屈大書于几口生為大元民死為大元鬼遂自刎死

全普庵撒里 哈海赤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贛至正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為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辛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誘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萬戶馬合某沙欲舉城降普庵撒里遂自剄死事聞朝廷贈謚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曰與汝賊戰者我也爾母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朵里不花

字端甫蒙古人陳友諒陷江西詔拜朵里不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進討之遂泛海趨廣東駐揭陽降土寇金元祐且治兵欲由梅嶺圖江西會元祐為亂率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莫能支朵里不花勒兵拒戰為鎗所中創甚其子達爾不花力戰死之朵里不花遂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絕口賊殺之其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皆大罵賊賊皆殺之其部將哈乞吳普顏阿刺不花可不花等俱戰死

俞述祖

象山人沔陽府推官至正中鄺黃賊迫州境述祖以民兵捍禦力不支城陷為賊所執械至其偽主徐壽輝所誘使降述祖罵不輟賊怒支解之事聞贈禮部郎中象山縣男事在順帝至正十二年丑間
字時中蒙古氏元統進士知安陸府至正十三年鄺賊曹安興犯安陸丑間募兵得數百拒賊敗其前隊乘勝追之賊復自他門入亟還兵城中已火起軍民潰亂知不可為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

脅以白刃且問猶諭以逆順賊執丑問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丑問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丑問左脇折而死賊以布囊囊其屍置其家丑問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肉令賊飲食以給賊不防已

劉澤

字潯川興州人從河南調連江縣巡撫至正十三年徐壽輝將王善寇閩勢將逼潯妻侯氏有才識

十一

十一

謂潯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有餘命仲子健將之汲旬衆至數萬賊尋至潯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而賊陷福州衆懼多潰去潯獨率健將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潯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潯忿戟手大罵賊縛潯先斫手一指罵益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潯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得歸請兵於帥府以從健弟聰乃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

二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誅賊驚擾自相殺健手執殺其父者張破四升為賞及賊酋陳伯祥獻於帥府陳之事聞贈潯福州府府檢校授健古田縣五官為潯立祠福州有司歲時致祭事在順帝至正十三年

民安圖 黃紹 黃雲 胡斗元

潮海北劉台氏靖安縣達魯花赤至正十二年鄭黃賊來寇潮海率衆與戰破之賊黨益盛潮海遂被圍為所執不屈賊殺之其子民安圖襲達魯花赤帥衆擊走賊將獲縣治後賊復至民安圖迎戰

十一

十一

力竭為賊所執不屈賊高之黃紹臨川人至正進士以來接連阻乃還與民安圖招諭叛境過建昌之高平遇賊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為賊所害金斗元靖安人領江西鄉薦第一署鰲溪書院山長與潮海共禦賊兵敗斗元被執賊脅之降斗元不屈為賊所害黃雲撫州人寓靖安為潮海前鋒與賊戰身中數十創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

字伯時濟南人守饒州鄣黃寇來攻中立以義兵擊却之賊復合攻益急城陷遂為所執以紅衣被

其身中立此之橫筆盡張賊執歸鄆水為主徐壽
輝脅使從己由立不屈大罵不已壽輝殺之事在
順帝至正十一年

于大本

字德中家川人信州總管賊犯信州大本以主兵
禦之賊帥項甲破東門入執大本至鄆水獻為主
徐壽輝輝縛其縛畢為印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指
壽輝痛罵之遂遇害事在順帝至正十一年
普化帖木兒

字兼善江所行臺御史大夫張士誠自稱吳王諷

行臺為之請賞授王爵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

至紹興索臺印普化帖木兒不從封其印置諸庫
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
可辱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
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事
在順帝至正二十四年

趙璉

字伯器甘陵人至治進士淮南江北行省參知政
事鎮真州會張士誠亂陷泰州與化行省遣兵討
之不克乃招諭之士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

從征討以自效行省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
治戈無應璉士誠疑憚不肯從入城知璉無備
遂復反自城縱火登城璉力奔無備刀上馬與
賊聞市相城圍璉欲逃致其無璉為之口汝輩罪
在不赦今既宥不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
汝乃既降復反耶汝棄信逆天誅不旋踵我執政
大臣豈為汝賊輩屈乎即馳騎奔擊賊以槊撞璉
墜地欲昇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楊兒
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屍殯真州事
聞贈銀三百緡官其子

趙璉

字仲德璉之弟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
方國瑛劫璉至黃巖璉粒不食七日而死

孫搆

字魯謙曹州人至正進士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
高郵叛或謂其有帝意朝廷以烏馬兒為使招諭
搆副之搆時家居借搆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
之搆強行抵高郵反覆開諭已而士誠拘之一室
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迫使降搆諾斥之乃捶
搆肆辱搆不恤及士誠從平江為吳士誠部將張

先謀將楊所授馬劄子選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建兵復高郵謀泄執訊問楊罵不絕為所害贈翰林侍讀學士追封曹南郡公謚忠烈賜卹二頃恤其家

晉

字元周徐州人至正進士樞密院都事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脫脫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騎兵莫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為天下忠義倡丞相此之命惟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義兵萬人以行

忠義傳

卷二

而汝中相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乃使陳維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營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普水陸進兵乘勝獲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為三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為奇兵虞後一晉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躍之縱火燒關門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總兵者遣發石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

之功而賊以死杆蒙古軍惟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指曰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斫賊死賊衆攢槍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死之盛昭

忠義傳

卷二

字克明歸德人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行省不虞其欺遣昭入高郵授張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舟中詔語從吏曰吾有死而已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招諭彼拘留使者罪不容誅又欲吾從汝為賊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刺其臂肉後磔之

楊乘

字文載濱州渤海人江浙行省員外郎免官寓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黨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綬皆已失節願欲引

我以齊其惡耶江議經平日讀書云何經僥育不
能對乘日竟日不言客問盡行乎乘曰
有死而已行之有經促其行急乘乃整衣冠自
經死

納速刺

字士瞻大名人辟祿淮東宣慰司行省檄使捍高
郵得勝湖張士誠襲高郵納速刺丁會諸軍討之
賊盡力未收衆皆遁納速刺丁顧必死謂其子
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等可脫走寶童等不肯
去父子皆死之省憲贈其家事聞贈淮南元帥府

經歷

泰不華

字蕙善伯牙吾台氏家台泰不華年十七江浙鄉
試第一明年賜進士及第歷台州路達魯花赤至
正十二年方國珍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
扼黃岩之澄江國珍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
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部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
誠慮負所學今守海偶賊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克
則汝衆功不克則我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
泰不華率衆乘潮而前船觸山不能行與國珍遇

泰不華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後斫死
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
珍船泰不華噴目叱之賊起奔賊舟後一人賊
攢槳刺之中頭死猶植立不仆其屍海中僅名
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十人亦盡義士張君璧皆
死之事聞贈泰不華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
綱目書曰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國珍戰
于澄江死之事在至正十二年三月

李輔

忠義傳卷五

廿五

字子威潁州人以明經魁多士歷江州路總管至
正十一年夏五月紅巾賊起蕪黃銳意南攻九江
居下流實江東襟喉之地輔治城壕脩器械募丁
壯分子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
江北以扼賊衝度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
輔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
其氣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賊渡江陷武昌威順
王及省臣皆遁賊乘勝破瑞昌輔雖孤立氣愈奮
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領出擊賊輔大喜
向天滴酒與之誓言始脫賊將兵已至境急檄

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遇賊歸路倉卒無號乃
墨七卒而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
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陣亡者險阻
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人賊乃去
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
鐵鉗於杪暗置於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橋
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
遇橋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大翎箭
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詔拜
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

李齊

李齊

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
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斬賊扶傷無日不
戰中外援絕二月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
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其棠
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未敢進轉攻東門黼
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
殺我毋殺百姓賊刺黼墮馬黼以從子秉昭俱罵
賊而死郡民間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塋東門
外黼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事蹟顯應忠義
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上護軍定封龍西郡公益忠詔立廟江州賜額
崇烈官其子東方集賢待制綱目書曰徐壽輝破
江州總管李黼死之事在至正十二年二月

李秉昭

見上

李齊

守公平廣平人元統元年進第歷知高郵府
至正十一年張士誠破泰州州南行省遣齊往招
被拘久之繼歸士誠尋陷興化縣行省使齊出守
鹽州州會賊入高郵城齊急還救賊已閉門非守

李齊

李齊

已而有詔赦叛逆者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給曰須
季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囚之齊雖辯
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腰延為繕劄計耳官
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怒扼之齧齊立而詬之乃曳
倒槌碎其膝而高之論者謂泰不華死海上李黼
死九江伯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綱目書曰張士
誠據高郵知府李齊死之事在至正十三年五月
余闕

字廷心唐元氏世康何武威後徙廬州元統元

年進上及第至正十二年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
母憂值賊起陷郡縣乃起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僉
淮西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隔絕兵食
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環境築堡以選精
甲與扞禦屯四為戰守計密置石蕩湖出兵平之
乃涉隍滑隍外環以大沙河壑南引江水注之
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梯賊陞都元帥時群
寇布四外闕居其中屹為保障論功拜
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也寇趙普勝率眾
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平寇旬始退十

忠義錄卷五

十一

七年趙普勝兩道來攻拒戰一月餘竟敗走秋拜
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胡伯顏
統水軍戍之陳友諒自上流自將小孤伯顏與戰
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
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賊乘東門紅旗
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賊復并兵攻東西
二門又却之賊患甚乃樹柵起飛樓來攻金鼓聲
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
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交諒軍西門祝寇軍
南門賊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

身當之徒步挺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
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
首無算闕身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
為引刀自刎墮清水中死闕妻蔣氏亦耶下氏
耶律氏及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皆赴井死同時
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顧賊
執之以去不知何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
牌曰寧俱死以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
禹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
木補化禹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夜新李
盧廷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
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等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
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闕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
摠誠守正靖忠亮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國公諡者謂
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楮不華為第一云初
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殮葬於西門外我
太祖高皇帝嘉闕忠詔謚忠宣立廟安慶命有司歲
時致祭洪武八年於其墓封土繚以碣墓道以表
之綱目書曰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

死之事在至正十八年正月

宋濂曰關公守孤城踰城而戰一石餘戰

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一石餘戰

雖死之師直激之以忠義而死而不

可也雖不幸城陷而死而忠義之氣固

自若也然關死於君而能使其死於夫子死

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此所謂十室又似

過之矣嗚呼關其人也

義兵萬戶李宗可佐余關守安慶城陷關死宗可

先殺其妻子遂自刎死又有都事帖木補化助關

守城贊畫備禦有方城陷亦不屈而死

陳道夫

懷寧人余闕辟為懷寧尹助關守城屢挫強敵城

陷不屈而死余闕傳作懷寧尹陳巨擘即其人也

褚不華

字君實隰州石樓人至正間累官至江東廉訪使

時汝潁盜起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為守禦

計賊至多所獲斬且令樞密判官劉甲守韓信城

勢相掎角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不華頗賴之不

華復上書曰總兵者遠境以總兵者志微甲別

將兵擊賊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不華以餘兵

守淮安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沐陽

阻亦難攻指輝使魏岳等駐兵沐陽淮安倚其勢

而亦難攻胡勝撫沐陽之餉遂絕賊計孤城可取

惟關公守城不華率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

之入城城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

五日建德遣使十九華告急皆不聽城

中餓皆餓道上即取啖之草木螺蚌魚蛙烏燕及

犍皮鞍轡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

穉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

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縛

次子伴哥冒刃護之亦見殺不華守淮安五年大

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六事聞贈翰

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諡忠肅

贈鈔二百錠卹其家綱目書曰賊兵破淮安江東

廉訪使褚不華死之事在至正十六年十月

董搏霄

字孟起磁州人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即駐兵南

皮縣口也。貴兵卒至營壘，猶未完。諸將曰：「此當如何？」博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遂拔劍督兵戰賊。衆突前，搏而問曰：「汝爲誰？」博霄曰：「我董博霄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其弟昂霄在濟南亦死。昂霄時爲淮南行院判官。事聞，贈博霄河南行省平章。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禮部尚書，追封龍西郡侯，諡忠毅。

星吉

字吉甫，河西人。至正十一年，爲江西行省平章事。詔守江州。時江州已陷，星吉募兵攻破賊克江州。

一

一

守之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援者。日久，糧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寶盍因糧以圖？」再舉星吉曰：「吾受命守江州，必死於此。」賊帥趙普勝乘大艦來攻，星吉率兵與戰于湖口，衆死且盡。星吉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皆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中矢昏仆。賊素聞其名，不欲害，昇置密室，復蘇羅拜饋食。星吉叱之，不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矢絕，一統志云：爲賊所擒，罵不絕口而死。賊義之，葬鄴之鳳凰山下。後其子昌以其骨歸葬，今墓在順天府西北玉河。」

卿

大明學士宋濂修所紀曰：書曰「江西行省平章事星吉與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事在至正十一年十一月。

伯顏不花的斤

一

一

字答里畏，畏兀兒氏。江東人。訪使至，至十九年，陳友諒遣王奉國絕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徽州引兵往援。遇奉國城東，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張瑄等屯兵城中，聞其王迎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誓必破賊，後數日賊後來攻城。伯顏不花的斤率高義范則忠忽都不花勸兵出戰，大破之。二月，陳友諒弟友德來攻城，益急。遣偽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給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變可解。忽都不花信之，率范則忠等十人往見奉國。因之不達，明日奉國令高義復來誘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數其罪，孰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報竭矢，氣不少衰。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悉出，魯丁臨城問之，曰：「何？」答曰：「江西來海軍丁曰：『此乃賊耳。』」吾元朝

臣子可受不飽詔平呼弟以我上聞信州久不一
知尔忠義故來詔尔徒守空城計何為耶海魯丁
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呼者不吝而去伯顏不花的
斤笑曰賊欲我降耳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決
矣時城中惟食草苗茶紙既盡枵腹待食之又
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
奉國復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地有餘所或
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
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光以城叛遂陷耶
悶出降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大聖奴

忠義錄卷一

一

海魯丁皆死之却特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
巷戰誠遇害死廣為奉國所執廢廣勇使之降廣
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汝等草中一盜耳吾豈
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
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為義兵與
賊戰為所執信大罵不屈賊焚殺之初伯顏不花
的斤之援信也嘗南望泣下曰吾知上報天子下
拯生民餘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
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尔為忠臣吾
即死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顏不花

的斤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
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往援信力守孤城而死謚
拒敏綱目書曰陳友諒攻信州江東廉訪使伯顏
不花的斤往救死之事在至正十九年六月

大聖奴 海魯丁 蔡誠 蔣廣 陳受

俱見上

忠義錄

字時中濟寧鄆州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至正十
二年七月徐壽輝兵犯杭執敬調兵擊之不利
史蘇友龍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中無備奈何執

忠義錄卷一

一

敬曰吾當殲賊以報國倘不克有死而已賊至
執敬遽上馬帥衆而出與賊遇射死之入賊來益
盛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之降執敬怒
叱之曰逆賊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
賊賊刺之中槍而死從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
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
國公謚文忠

胡濬

益都路總管

大明兵取其城濬自縊死時山東宣慰司副使于

德文食事齊都皆死之

梅寔

宣城人集慶路總管府照磨至正間

大明兵圍集慶寔謂友人李端曰事急矣當以死

殉國城陷果不屈遂合門遇害

石抹宜孫

副都元帥守處州

大明兵至獲其母與婦以書招之不從遁入建寧

後出與王師戰敗死於挑坑朝廷嘉其盡忠

遣使諭祭州民立祠祀之

忠義錄卷五

宋

張俊

山東行樞密院知院

大明兵攻益都俊悉力拒守城陷携妻子投井死

朱春

三原尹

大明兵克奉元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

卿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俱投崖死

呂後

攝長樂縣尹

大明兵下福州後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若不

以死報君無以見先人於地下引繩自經死

鄧祖勝

以右守永州

大明兵圍其城屢戰屢屈食盡自殺

張文貴

至正十七年五月

大明在攻寧國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有戶張文

貴與其妻妾自刎而死

福壽 達尼達思 賀方

福壽唐兀人至正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

忠義錄卷五

宋

時集慶援絕勢孤福壽激厲士衆為守計明年三

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勢不能支城破

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

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

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衆兵至遂遇害達魯花赤

達尼達思治書侍御史賀方同時死之事聞贈福

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

衛國公謚忠肅

大明立廟祀之以旌其忠在應天府

晉顏不花

字希古蒙古人至正進士知縣歷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

大明兵壓境晉顏不花捍城守戰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晉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吾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出適官舍主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而歸晉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不屈死之先是其妻阿魯真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大受國恩我亦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惟有死耳家人莫不

卷之三

忠

嘆息泣下已而晉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妾婢避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歿下而井填積不可吞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溺死焉

甲榮

平章山東行省守東昌

大明兵至列郡皆降榮告其父曰不能全忠孝者現也父問其故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死而後有一死報國耳榮而死

鄭王

字子美徽州歙縣人覃心六經絕意仕進來學於門下者日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第構師山書院以處焉至正十四年徵為翰林待制奉議大夫辭疾不赴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主將將要致之正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其妻亦死之

卷之三

忠

柏帖穆爾

字君壽蒙古人福建行省郎中至正二十七年

大明兵至柏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是君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遂自縊而死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給之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壓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爾熟視之嘆曰父死國母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為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

匪旁近民舍而取金界之口（口）以此贖死命
有頃兵入城柏帖穆爾即舉燄自燄四圍窓火太
發遂自焚死

沙里彌實

字子初回回人漳州路達魯花赤

大明兵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
實仰天嘆曰吾位三品國恩何以報乎有死而已
無何史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送之迭里彌實
從容語之曰尔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公服
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

忠義錄卷五

四

臣子即入位端坐按所佩刀刺喉中以死既死猶
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

屍葬東門外

獲獨步丁

回回人僉廣東撫訪司事退居福州

大明兵下福州獲獨步下曰吾兄第三人皆忝進
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
失乎遂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其兄曰穆魯丁者
官建康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其皆死國難云

張庸

字存中温州人刑部尚書守駱駝谷
大明兵至庸遣從事段楨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
應庸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執庸
出降見主將庸不屈與楨俱死之

閔本

字宗先河內人集賢侍講學士

大明兵至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以吾知
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哉程
氏曰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
氏北向再拜大書于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

忠義錄卷五

四

講學士閔本死遂各縊焉二女長貞貞次女文見
本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

拜性

字聞善康里人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

大明兵至京師拜性謂家人曰吾上世受國厚恩
至吾又食祿今國破與其苟生不如死遂赴井死
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為殉云

趙弘毅

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嘗師臨川吳澄為國史院編
脩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齋獨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俱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足若如此恭叱曰尔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姬歎力挽之文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

衣帶自經死

十

黃得

字殷士撫州府金谿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於詩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嘆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為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死年六十有一有詩文傳世

朴義因不花

字德中順良合人忠厚平直政事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齋獨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俱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足若如此恭叱曰尔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姬歎力挽之文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死

字德中順良合人忠厚平直政事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齋獨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俱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足若如此恭叱曰尔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姬歎力挽之文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

衣帶自經死

十

日大將召之不肯行解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五

郭庸

字允中蒙古氏中書參知政事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齋獨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俱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足若如此恭叱曰尔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姬歎力挽之文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死

字德中順良合人忠厚平直政事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齋獨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俱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足若如此恭叱曰尔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姬歎力挽之文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

衣帶自經死

不義以死投井死

陳祖仁

汴人至正初進士第一累官至知政事及順帝北
道祖仁死焉

伯顏

西域人其祖官西域因家焉伯顏流行省都事至
正中從順江而伯顏間道入關改修津邑因陳江
南緩急之勢進除吏部侍郎會關廣皆歸

大明伯顏遂居院進賢之北山洪武中以禮往徵
伯顏聞使者將至作七哀詩祭同事死節之士飲

歷代忠義錄卷之五

四

藥而卒

姜碩

撫州樂安人禮部員外郎至正中奉詔入關招安
陳寇遇偽將康宗立碩諭之賊不從反逼之降碩
大罵為所殺贈禮部侍郎諡忠烈

歷代忠義錄卷之五

歷代忠義錄卷之六

金鑑東石王真時所述

是卷所錄凡五人張良之始終為韓孔明之
出即與漢祖遊之誓清中原宗澤岳飛之力
圖恢復皆忠義貫乎日星英然振乎宇宙者
也澤沮於汪黃發憤而卒遂就於秦檜舍寃
而死尤不能不動卜占之浩歎故錄其事特
詳焉

渾

張良

歷代忠義錄卷之六

秦遣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初韓人張良
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第死不墜歆為
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
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十日至二世之二年良說項梁曰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最賢可立梁遂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
西畧韓地從沛公滅秦及項籍立沛公為漢王漢
王之國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
所過棧道項王以張良從漢王發韓王成而殺之
良遂閒行歸漢為漢王畫策卒滅項氏

字孔明琅琊人寓居襄陽隆中劉備就見之亮乃出備以亮為軍師亮即位以亮為丞相帝自將伐孫權留亮輔太子及猷亭敗績還永安病篤召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封亮為武鄉侯政事咸取決亮率諸軍出山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有曰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先帝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廢竭驚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關中響震既而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敗績亮乃還師斬馬謖上疏請自貶三等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亮引咎責躬厲兵講武以為後圖上疏有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鞠躬盡

於元帝曰宗室爭權自相
骨肉遂使我秋乘隙而流
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
能命將出師使如邀者統
之以復中原郡國豪

三

陳必有望風響應者矣。膺以逖為豫州刺史。逖將
其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
而復濟者。有如此江。遂進取譙城。擊走苻虎。後
趙姚弋弋進屯雍丘。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會戴
淵來為都督。又聞王敦將作難。知大功不遂。感激
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

宗澤

字汝霖金華義烏人元祐間第進士徽宗時以直秘閣守節靖康元年十一月詔王昶副康王構

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澤迎謁曰爾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亡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州人殺雲康王遂還次相州詔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澤為副元帥帥師入衛康王次于大名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營履水渡河見至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也兵近旬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欺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曹林公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敵戰之轉戰而東敵益生至澤將王忠孝戰死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進退等死不可不死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可斬首數千金人六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

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賊軍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靖康二年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五月康王諭澤等以為張邦昌義當誅討然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與復社稷不可不斷澤又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趨應天府即位澤入見陳興復大討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遂出知襄陽府澤聞黃潛善復唱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茲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謗播放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開李綱

澤得金將王策解其縛金
貴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
有忠義心當協謀勤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
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皆引去澤復上
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
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
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
必曰宗爺爺時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
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
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

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

小

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
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
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澤既招撫群盜聚
城下又募兵儲糧凡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
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
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
年寒食節未有享宗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
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
一為賊虜方便之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

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器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
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備東晉既覆之轍
時得報虜小道渡河詔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
聚兵太行山欲大舉恐其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
事彥悉召諸寨指授以俟會合自將萬餘人先發
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
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等州王再興等自
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
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
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

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

小

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
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
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
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
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
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一澤嘆曰出師未捷身
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
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為忠簡公計聞贈觀文殿學
士謚忠簡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響應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能忌功而高宗惑於險邪之口善善而不能使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岳飛

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死士飛與焉屢擒劇賊靖康

一十

十一

元年十一月康王次相州飛見王以為承信郎靖康二年宗澤留守東京飛為秉義郎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為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軍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秦車駕日益南移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

將士作氣中原可復主上越職言事官遂歸節河此招撫使張所所以為中軍統制也飛曰臣等欲飛口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策校吏柴以欺計殺飛飛死後以飛為忠臣謀定也所謂然曰君死於中人不為復仇則國家都將恃河北以為不憂復要將領則一城受圍則諸城或危或安人不從從則宗師根本之地固矣飛雖以能提兵堅守而命是從所大古惜補飛以經帥從都統制一渡河金兵盛者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寨五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

一十

十一

明日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鎗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乞糧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度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澤卒杜克代之以糧絕欲歸行在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克不聽竟行克知樞密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兀朮攻烏江克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親帥克不從叛降金飛乃率所部自建康歸金

人于廣德。戰皆捷。金將王世昌領四十餘
寨兵。可謂。結以兵。遂遷金寨。火飛。亦
亂。賊子大破之。駐軍中村。軍無。賊士忍飢。秋
毫。五。犯金寨。兵。口。此。軍。也。中。降。前
之。元。不。趙。建。飛。以。百。步。兵。一。千。數。擊。于。新
城。大。破。之。後。擊。于。八。子。靜。安。賊。大。敗。之。初。此。元
之。也。其。後。十。潰。去。不。行。剽。掠。獨。飛。所。即。不
獲。民。一。大。避。賊。者。多。賴。以。免。從。飛。代。討。賊。方。與
數。十。分。皆。捷。方。遂。皆。遂。盛。言。飛。可。用。乃。以。為
通。泰。州。鎮。撫。使。知。泰。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

東華錄卷十

十

收。接。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
等。路。次。第。而。獲。不。聽。紹。興。元。年。以。飛。為。江。淮。招。討
副。使。與。招。討。使。張。俊。同。討。群。盜。李。成。將。馬。進。犯。洪
州。飛。言。于。俊。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
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俊。從。飛。請。為。先。鋒
重。鎧。躍。馬。潛。出。賊。後。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
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
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
發。進。大。敗。走。飛。候。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殺
坐。而。降。者。八。萬。人。進。以。餘。衆。奔。南。康。飛。引。兵。進

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
萬。來。飛。遇。於。樓。子。庄。大。破。之。遂。復。筠。州。群。盜。皆。遁
成。奔。偽。齊。劉。豫。張。用。復。寇。江。西。用。相。人。飛。以。書。諭
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遂。率。衆
降。江。淮。悉。平。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
也。洪。州。彈。壓。盜。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
命。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
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擊。大。破
之。成。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人。一。鼓
登。嶺。破。其。衆。飛。謂。部。將。曰。成。黨。潰。去。追。而。殺。之。則

東華錄卷十

十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
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招。降。者
二。萬。人。成。奔。連。州。飛。進。討。成。走。邵。州。遂。率。衆。八。萬
降。于。韓。世。忠。時。虔。吉。盜。連。兵。寇。掠。江。廣。諸。州。帝。專
命。飛。討。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
戰。飛。麾。兵。即。馬。上。擒。友。餘。黨。退保。洞。高。峻。環。水
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遣。死。士。疾。登。山。賊。衆。亂
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
因。授。部。將。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
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飛。請。誅。首。惡。赦。脅

從帝許焉。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
岳飛精忠字製旗以賜之。以飛為江南西路制置
使。屯江州時，李成寇襄鄧，遂陷京西六郡。揚太與
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
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六
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
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
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
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進
師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岳飛傳

十四

帝登超投崖死。遂復郢州，直趨襄陽。李成迎戰，飛
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
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
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
卒。」合戰，為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
數。成夜遁，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
飛擊敗之。又使牛皋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
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士大振，捷聞帝。
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飛曰：「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

偽人心終不忠。未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京，恢復
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行營四
其利甚厚。臣僕強足，即過江北，勦敵上。機計楊太
為所敗，官軍死者甚衆。詔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
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
年少者。金齊合兵，圍廬州。飛使牛皋救之。皋還語
金將曰：「牛皋在此，衆愕然不戰而潰。」皋追擊三十
餘里，金人死者不可勝計。飛奉命討楊太，而所部
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
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

岳飛傳

十五

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遂降。飛表授武義大夫、單騎校尉。其部相佐背曰：「子
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後遣子歸湖
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感泣誓以
死。報時，飛浚視師至潭州，帝益兵。飛浚欲以聞，
浚曰：「岳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不可易言。」而慰而
止。黃佐等聞倫語，殺之。飛上其遺書，功入天統
制任。帝不受，一璽令無功。帝遣使召飛曰：「賊曰
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曰：「岳將軍至
矣。」賊見士安軍併力攻之。飛二伏士，戰急，伏四

起擊賊賊敗走會朝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可
浚浚欲以事干諫之者曰已有成畫都督能少留
八月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山廂以主師
攻水則難飛以水戰則易水戰我短彼
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所敵將用敵兵奪其
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
八月之內當俘諸囚浚許之飛遂如昂州黃佐招
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
授欽武武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
說余謀劉汝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肅降何來也

宋史

十一

校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
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
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
且行且罵賊悉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
急擊之賊奔潰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進擊革以
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
賊壘諸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飛凡一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賊悉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
日而浚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湖湘平浚奏

浚浚也則來以圖中原飛以書使快觀還廬山累
不許起復為荆襄使遂屯襄陽
浚曰素志之飛界荆襄提鎮汝軍河
南石一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平任汝軍六行
一當一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蜂起與飛歸
之與飛與偽齊李成兵皆折連戰至其城
又復郢州盧氏縣獲糧一萬石降其衆數萬會
劉豫屯其窺唐州飛遣將以破之焚其營飛上疏
請遣軍恢復中原帝不許乃召還鄂飛自鄂入
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用為飛之帝詔

宋史

十一

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
畧疏言金人所以亡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
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
提兵趨京洛據河陽浹府漳關以號召五路叛將
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小而去河北京畿
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澤潞邢三州河如此則
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帝
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飛乃定議帝命之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庶萬國大衆皆聽命於秦檜主和
議忌之遂不以德瓊為飛而命張浚議書

飛言飛言一軍所服浚以爲都統而命
以浚以督兵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
相下一旦繼之在上則必爭品
不足服衆浚曰浚後揚沂中如何飛
之舊帥也其人其家謀沂中德德
御兵軍浚浚然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
正問飛飛不取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
與浚即日終喪服以張爲軍軍事步
神應山母墓側然遂以張示其撫判官
蓋其軍衆詔趣飛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

飛言飛言

飛言飛言

遣還鎮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
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此者懷閣之命咸
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竊提兵進討順天
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金之
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將用
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
所向人人用命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鄧瓊副
之瓊與德素等處不相下列狀交訴乃不德還建
康而命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召瓊之德還遂
叛執呂汝之等之軍四萬人渡淮

飛言飛言

飛言飛言

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
爲淮浙援浚以淮西失策去位奉祠而都督府亦
罷言者論之不已安置永州飛遣間道蠟書與劉
豫約同誅兀木欽使兀木得書以敗豫兀木得書
果大驚馳白金主決意廢豫遂令兀木襲汴執豫
廢之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
不報飛聞與金議和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
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
銜之及和成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
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
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
入檜益怒遂成讎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
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
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
士儼奉命詣河南脩奉陸寢飛請以輕騎從灑掃
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金人背盟入寇復
陷河南陝西州郡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
卿朕遣度飛乃遣牛革李寶等分布經畧京西
諸郡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

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關
中原中原當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
廢居以無復備之意飛遣牛革等屢敗金人
于京西秦檜力主和議奏視使諭飛班師時飛攻
破金人後秦州遣將敗韓常復沮寧府又復鄭州
西京南城軍趙州府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鈐轄
李興興與興飛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
尹尹飛飛知河南府飛又遣將復永安軍飛
留大軍于留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鄭
城兵勢甚銳兀木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

事類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木怒合
諸師兵過鄭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突其陣飛之
曰不勝不勝以雲與金人戰數十人金屍布野兀
木以楊子雲子雲飛飛李以磨札刀入陣
勿仰視勿仰視子雲子雲飛飛李以磨札刀入陣
行飛軍行飛軍兀木兀木海上起兵
皆以以勝皆以以勝兀木兀木海上起兵
突戰敗之突戰敗之兀木兀木海上起兵
興以三興以三兀木兀木海上起兵
兀木兀木海上起兵

發收必還次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木果至
貴將游奕雲將背寇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
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木婿夏金吾飛
又使梁興會大行忠義所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
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
道金人大怨飛進軍朱仙鎮距汴四十五里與兀
木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木還
汴飛飛令行視諸陵墓治之兩河豪傑李通
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
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

事類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皆換車
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
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木欲食軍以抗飛
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
日之挫劬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
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
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
王之將屹查等亦密受飛旗榜曰其國來降常
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
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盡淮以

凡與金和訊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率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令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涕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所賴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告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

忠義錄卷一

十一

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飛既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金兀朮復攻陷壽州遂渡淮入廬州詔飛進兵江州金人攻濠州甚急飛將救之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收帝不從飛方若寒嗽力疾而行又奏臣如博虛勢

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蕪黃以謀攻却帝乃詔飛會師蕪黃飛至濠州城已陷遂還屯舒州以候命秦檜力主和議欲盡收諸將兵權用范同計奏除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飛為副使罷二公檜初飛年少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居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怙飛飛為一節帝賜札褒諭有口轉餉難阻卿不使顧俊疑飛而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為辭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人不悅及詔俊飛如楚州閱軍俊欲脩城

忠義錄卷一

十一

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俊大憾飛又與楊沂中嫉劉琦以順昌之功驟貴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琦戰不力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上書為師之語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

主耶兀太遺情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
北圖必與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
必及禍故力請殺之遂詔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
楫諫議大夫萬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投諸西華
至舒新城之北與張俊按兵淮上欲索山陰而
不守乃遣使奉朝請秦檜必欲殺飛乃
與張俊等密謀殺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
無應者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
貴告飛曰官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
為怨將不服其怨俊因却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

忠義錄卷末

忠義錄

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以姦貪愛為張
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
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自相攻殺因以及飛父子
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
都統制張憲謀叛張陽遂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
執憲赴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
白樞密院無推勘法不聽親行鞠練使憲自誣得飛
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
俊手自比獄成古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
奏召飛父子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建

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
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
鞠之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
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骨髓既而閱實俱無驗
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
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殺一大將失士卒心非
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萬俟卨高
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
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
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

忠義錄卷末

忠義錄

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高喜曰檜簿錄飛
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考乃收其
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高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
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
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
辜判宗正事士儻請以百口保飛無他皆不聽韓
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也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
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

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貧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
李君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
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供饘在金密
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
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
與交羅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
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
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
縷以束笥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

忠義傳

卷一

入者軍號凍死不斃屋斃死不撓掠卒有疾飛躬
為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
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煩囑均給軍吏秋毫
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
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
嶺其戰元木於嶺昌則以背兜八百於朱仙鎮則
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
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為
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
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

雅歌投壺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
何功之有然其激烈謀論行止不挫于人卒以此
得補孝子而後追復飛官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
以禮改葬其孫六人賜錢百萬建廟於鄂坊號
忠烈祠熙寧六年追武穆王廟嘉泰四年追曰鄂王
理宗寶慶元年詔故大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鄂
王岳飛改謚忠穆尋改忠武
大明於湯陰縣建廟祀之賜額精忠勅有司春秋
致祭又有廟在安陸州稱忠烈岳武穆王廟其墓
在杭州府棲霞嶺下立廟墓側

忠義傳

卷一

大明命有司歲時致祭于墓

史臣曰西漢而下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
如岳飛者豈多見哉而卒死于賊檜之手蓋
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難可復宋
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高宗忍自棄
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呂祖謙曰岳武穆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
戎凡歷數百戰力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
也尤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之以父呼之
自死木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計於之心此虜

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不置之死不止千載而下每念武穆之冤直欲額天而無從也史斷曰武穆正英雄謀畧雖古名將鮮及而精忠偉烈尤萬世之所敬仰遇高宗昏時竟為賊所殺孝宗始雪其冤詔求其後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立廟于鄂號忠顯之廟其在錢塘之祠尤盛王之父子六人及其父時與諸孫名位通顯者皆立像祀之王部曲諸將元朝皆贈為侯繪其像于王之左右每春秋郡守致祭縉紳名賢詣其祠者無不其心食其肉視王廟祀之大何如也

忠義錄卷六

十一

歷代忠義錄卷六

歷代忠義錄卷之七

金谿東石王寅時相述

是志所錄皆不事二姓不汙偽一字道潔身清即卓行之士得四十八人

漢

陳成

陳成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對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王莽篡位召成為掌璽大夫成謝病不肯應子參曹欽皆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

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欽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

郭欽

蔣詡

栗融

禽慶

蘇章

曹竟

邴漢

哀平勝喻廉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俱顯名於時及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歸鄉里卧不出戶卒于家蘇章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去官不仕於莽太中大夫邴漢知莽將篡乞骸骨罷歸

胡剛

南郡華容人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後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入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及莽誅乃歸鄉里

趙洋

閬中人為公車令王莽居攝棄官而歸

譙君黃

合州人仕為諫議大夫後避王莽又不仕公孫述國人作詩美之

田強

武陵五溪商領也王莽篡漢欲錫強印強不從曰

吾等漢臣誓不事莽以其三子將五萬人下屯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以拒莽

任永 馮信

俱捷為人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肯以避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譙玄

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漢平帝朝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變姓名竄歸隱適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

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伯夷守餓彼獨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其子英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玄遂隱藏田里終述之世

賈貽

捷為南安人公孫述據蜀時徵之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亡光武徵為合浦太守

魏

范粲

魏咸熙中為太宰中郎司馬炎廢魏主芳為陳留王自為帝粲素服拜送魏主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大事密諮合不合示以色晉嘗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疋子喬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晉

辛勉

字伯力隴西狄道人懷帝朝累遷侍中及洛陽陷
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拒不受聰
遣其弟（即喬度）齊濟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
以數言（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
藥將飲（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聰
嘉其貞節聽居山月致酒米勉拒不受年八十
卒

陶潛

潯陽人遠識知宋業漸盛不復肯仕遂去官隱居
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年號自

忠義錄卷七

四

宋永初以後惟書甲子而已

唐

甄濟

汲郡人好學有操行隱居青岩山安祿山為采訪
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
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命曰
即不起斷其頭來既至其家濟引頸待刀希德嗟
嘆而止以濟實病白祿山得免後賊平肅宗召詣
京師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
心授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一統志作定州無極）

縣人

源明

安祿山之陷東京也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
祿山宦肅宗推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崔倫

安平人為官負外郎安祿山反不污偽官嘗使
小蕃留六年不屈

朱泚

李濤

南陽人祖慕唐祿光與唐舊臣顏薨李濤家
南渡寓潤州每正旦冬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

忠義錄卷七

十五

號慟殆二十年

五代

劉昌嗣

湘鄉人漢時為茲相二州刺史漢隱帝遇害昌嗣
憤之即避地衡山馬氏招以賓禮周行逢逼以偽
祿皆不從曰吾嘗致身漢氏縱不能為夷齊獨不
可效梅福乎乃改姓范號愚叟躬耕給饘粥以終
身焉

宋

李熙靖

晉陵人舉進士徽宗時歷中書舍人兼侍講靖康
末張邦昌僭逆熙靖即稱病不出邦昌逼令權直
學士院熙靖力拒之以憂憤廢食卒後贈端明殿
學士

吳懋

晉陵人為禮部員外郎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王
時雍用事坐政事堂懋發憤罵之曰反虜吾不能
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頰俱赤後吳玠莫儔以
表狀詣虜營懋竟不屈

譚世勛

長沙人舉進士禮部侍郎張邦昌僭逆令直學士
院世勛稱疾卧不起以憂卒建炎初贈端明殿學
士謚端潔

張文之

樂平人隆興初通判濠州金兵至濠守謀夜逸文
之提兵出登橫澗山與敵相持十餘日大小二十
餘戰力不支被執械送燕山欲殺以官義不屈囚
之土窟中淳熙間詔官其一子

潘汝一

海陵人建炎中許容攝州事汝一不食

數日虜遣人誘之罵曰吾生於宋死於宋國
為忠義死亦宜汝竟不屈

劉化源

知徽州建炎中金人入寇化源不肯降虜驅入河
北虜校民賦以終

陳成

史文惠

李道傳

鄧性甫

隆興二年吳玠及稱蜀王時陳成自斃其髮史次
秦自擊王自率道傳鄧性甫等皆棄官去

陳子敬

穎人常從文天祥遊天祥開閭汀州子敬募集民

忠義錄卷七

兵屯皂口據下流及天祥攻贛子敬與合謀忠效
甚著空坑兵敗後聚兵屯黃唐若連結山砦不降
徐俊

德清人為太學生嘗率六館諸生三上疏乞斬賈
似道不報宋亡隱居元至元中累徵不起卒于家

鄧光薦

廬陵人舉進士與文天祥同勤王累官禮部侍郎
權直學士國亡投海者再不得死元將張弘範禮
致舟中至建康信陵故山以沒

王炎午

安福人名鼎翁為上舍生會天作舉義仁乃
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天祥被執鼎翁為生祭文
以述其死終身隱居不仕

劉友益

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間杜門讀書不與世接

家鉉翁

石州人舉進士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元兵至奉表
祈請被執聞宋亡日夕哭泣不食飲元世祖高其
節欲授以官不受遂安置河間每語及宋則亡之
迹輒流涕太息後年逾八十賜號處士放還鄉錫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予金帛皆不受尋卒

張時泰曰君子觀家鉉翁高致則趙孟頫留
夢炎諸人當亦慙愧于地下矣

章鑄

烏程人脩職郎謹直敢言宋亡元俾故臣納誥勅
鑄終不肯以世食宋祿坐未嘗與宋上有仕元
者鑄皆深惡絕之人多其類

曾子良

金谿人宋末為淳安縣令歸養母元威來鉅夫
薦子良于朝有憲僉之命子良不受而節居二字

于堂以見志隱居二十餘年卒
上應雷

金谿人宋末為淳安縣令歸養母元威來鉅夫
薦子良于朝有憲僉之命子良不受而節居二字

謝綬

以一布衣宋亡不忍背東彷徨窮山守義而終

元

蔡元

永寧人元季舉進士遷顯官元軍敗單騎走關中
入南山有司以形東之械送京師命釋之授以官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九

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
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
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
子美曰思舊主耳朝廷知其志不可奪命送之出
塞

陳介

金谿人為淳安縣令知元亡歸故鄉

大明洪武初徵之介更易姓名逃避而卒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歷代忠義列傳卷之八

金縢東石王質時補述

是卷所錄皆不使敵虜守節不屈之士其得生全歸國者亦與死節者同摠八人

列國

解揚

晉景公求壯士得解揚奉使宋使魚降楚道過鄭鄭新與楚親執揚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揚得許之卒卒致其君命曰晉方悉兵救宋宋雖

忠義列傳

急慎無降楚楚莊王大怒將烹之揚曰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欲以成吾君命死不恨也楚莊王釋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

漢

蘇武

武帝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會長水虞常謀殺漢降人衛律囚單于母閼氏歸漢時律為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欲降漢使召武受辭武曰臣節死無二雖生何面目以歸國乃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

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之

武益愈會論虞常劔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白單于愈欲降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嚙雪與羶毛并咽

忠義列傳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厚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單于使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

建炎三年九月遣直學士張邵使金邵至淮州見撻懶命邵拜邵曰臣與邵為南北從臣無異禮且具書言其不在強弱在曲直天大厭宋而金人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其不已而復在矣撻懶知取國書夫送邵密州囚于柞山若勝年獲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憾于獄久之復送于金人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

建炎三年九月

五

木

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

永升

或獻取蜀策谷神特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從意南侵皓復辯之谷神怒曰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今當死願無殺行人之名投之江以盡其言可也谷神羞之而止皓歷因譏者宋徽宗力言和議非計也定師帝幸太后書遣使以幣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言否幾二十年後公言筆不欺以一月能言金十五年紹興十一二七月金以和議還使又見帝曰卿此言二十年後不忘君鮮矣

張邵

建炎三年九月遣直學士張邵使金邵至淮州見撻懶命邵拜邵曰臣與邵為南北從臣無異禮且具書言其不在強弱在曲直天大厭宋而金人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其不已而復在矣撻懶知取國書夫送邵密州囚于柞山若勝年獲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憾于獄久之復送于金人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永升建炎初以閹門舍人副王倫使金問二帝起居至雲中見粘沒喝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謀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宜應今日觀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于內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願留即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受弁弁懷之以起與金人追弁仕劉豫且誅之曰以弁之新弁曰

接國賊思不負其肉忍此而臣之... 忍絕其饑寒以困之升忍飢待盡誓不為降人
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升曰吾軍之
不制有死而已以書訣其婦曰殺行人非如事吾
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其酒召被掠
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
報國諸公幸察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
朱升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升曰此壯子之常
情君何悲也及新改喝死升密疏金國虛實曰此
不可失之時也至是金人以和議成許行人歸升
乃得還忤秦檜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時紹興十
三年

歷代忠義錄卷之八

七

歷代忠義錄卷之九

命銘東石

是卷三錄皆忠憤激烈守義不屈之士或死
或不死其命之有幸不幸其死而足哭
凡得十有八人

列國

申包胥

楚人仕為大夫與伍員友善平王殺員父奢兄尚
負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負導吳伐楚
既入郢遂出平王尸鞭之包胥乃入秦乞師救楚

歷代忠義錄卷之九

十一

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勺水不入口七日秦伯哀
之乃出師至楚遂敗吳師楚王賞功過之不受後
人立廟祀之在安陸州京山縣

後漢

霍峻

枝江人蜀漢時守葭萌城張魯遣人誘之峻曰吾
頭可得城不可得及卒昭烈率群僚弔祭蜀有墓
上

呂凱

永昌人蜀漢時為本郡功曹雍閭開先上崩叛降

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明府邑宰有善政我不忍殺
乃委而之

徐端益

金華人建炎初張邦昌手書至虹縣令以下迎拜
宣讀如常端益為武尉獨不屈膝事定向子誣
言於朝為易之資

宋汝為

建炎初遣致書劉豫見豫勉以忠義豫不從以為
還其姓名入青城山

施全

忠義錄卷九

十五

紹興二十年正月秦檜趨朝殿前司軍士施全挾
刃于道遮檜有與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
全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
也詔磔于市曰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
衛綱曰書曰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王寅曰秦檜在金為捷懶所任用金人以和
愚求而檜有倡和議深合其心故金人縱之
使還且與姜王氏偕蓋厚結檜心使為內應
也檜既歸先見宰執者言如欲天下無事須
是南自南北自北及入對首奏所草與捷懶

求和書高宗不察以姦為忠而張浚趙鼎俱
無先見文為其賢遂致獵取相位力主和議

使高宗奉表稱臣于金而金冊之同於劉豫
是檜之賣君臣虜辱國媚讎得罪於九廟得
罪於中國人人得而討之宋之有也檜既得
志愚弄高宗威權潛奪殺岳飛竄胡於宰執
由其進退堇諫聽其指使天下之人為檜威
所劫莫敢復有動者施全不過一軍士耳勢
無所因計無所出而其心憤激烈直欲為
天下討賊不與檜俱生故以一身舉義以一

忠義錄卷九

十六

刃代師柰之何天下不佐宋檜必不死故刺
之不中為檜所殺然事雖不成而討賊之大
義以彰於天下而舉朝之公卿大夫士耳為
檜用者可以愧死矣嗚呼全真義士亦人傑
也哉愚謂當書之曰殿司軍士施全討秦檜
不克死之

戴之邵

安福人寓居鹿門山紹興末京西招討使吳玠以
書招之是克忠義破虜統制遂率所募千人入西
京脩葺祖宗諸陵且創置永安軍以復鄭密等州

原缺

歷代忠義錄

金朝東石王貞時積建

貞時字子正，河間人。金朝時積建，
或人遇害，積建救之，不報。積建有
死之志，不為之計。積建不報，不報使
人，無遺。積建今知，因本報，不報。
一六人後，得本報，可或別報，不報。
死節之，積建者，永而也。之使，不報。
其亦，不報之，快也。人。

漢

李球

為羽林右部督從諸葛瞻拒鄧艾，不報。

晉

袁宏

陽夏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宏守城，不報。

後立祠以祀，在松江府，宏在上海，不報。

樂雲

為梁光祿卿死國難

唐

吳昉

是為神策衛從唐肅宗幸蜀，領州王建叛，攻彭
州，吳昉力戰而死。州為吳昉立廟，在彭
縣，而吳昉亦在焉。

田昉

吳宗時為江寧刺史，不報。

王公

晉人，福一年，京都，不報。

死之

劉昉

忠義錄

後漢人仕石晉，死于國難

宋

何新之

西安人，知忠安軍，死國難

樂頤

吳郡人，累官，死于國難

趙康

紹興中，知廬州，鄱陽之叛，與判官同死于職

吳昉

知荆門，軍鍾相之黨，攻城，昉固守，被害，死于難

在襁褓得免開禧間立廟城南賜額英愍

孫翊

宣和未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翊曰此策固善宗遠君命因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

王棟

字儀仲撫州臨川人安石族孫安石以子雱無子平遂立棟為孫崇觀間知開德府建炎二年金人入寇以死抗之城陷遇害贈資政殿大學士賜諡貴溪舒山一云金兵犯開德棟固守為其下所害

胡瑩

婺州教授時方臘作亂瑩以勇武自奮舉家遇害詔贈奉議郎推恩及其二子

鄭勳

端平中知博羅縣戍卒作亂掠境或勸勳避勳曰吾為長官見賊而去如吾民何卒死其難邑人哀之立祠祀焉

李英

高要人為欽州推官死儂寇之難一家殲於刀者十三人贈比部郎中廟食高要

評以

樂昌人天聖進士調邕州推官交趾破邕被害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明追謚忠愍

王炳

富川人乾道中都巡檢使交寇犯境死於難累贈少尉忠順武烈公

郭立

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忤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為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咎萬壽已降元張珏方城守為後圖立無以復命環至涪

沉水死

馬遂

開封人仕為北京指揮使王則反留守賈昌朝使持榜招降見則諭以禍福不荅縛而支解之贈官

死使

唐敏求

當塗人宣和進士德化縣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遂遇害事

聞贈官仍官其一子

章雲就

麗水人建... 賊者... 既立城... 同州...

丁惟清... 咸平六年趙保吉陷西涼知府丁惟清遇害

劉頌...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趨淮東提利劉頌死之

姚交仲... 靖康元年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交仲遇害

周烈... 建炎二年金兀朮趨廣德守臣周烈遇害

張璟... 紹興二年叛寇趙延壽犯金壇知縣周思忠遇害

紹興七年... 高宗時盜...

高宗時盜... 官張俊之皆遇害

高宗時盜... 潘儒 常績 蔣璠

高宗時盜... 高宗時盜...

靖康元年金人陷太原轉運韓勣...

劉舉璽... 瑞金人靖康初陷於金虜死之

孫欽

武岡人為德州刺史靖康未歸守鄉郡死金人之難

種廣

劉達 朱弁 孫旦

建炎元年金人陷陝州知州事種廣監酒務劉達都監朱弁監驛孫旦皆死之

李積

向子褒 李政 杜績 楊彭年

建炎元年金人入寇知秦州李積知唐州向子褒將校李政杜績楊彭年皆死于難

魏彥明

建炎二年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

潘振

建炎三年金人犯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李斌

京東轉運副使建炎三年金兵至遇害

李宜

為武昌郡守建炎中金兵至死于難郡人立祠賜額忠武

劉梅

建炎中金兀術兵至杭州守臣康允之棄城退保

時適自夔州起召杭州軍民推之於難

贈直龍圖閣

楊安國 桑景詢 曾謂

王建中

金人陷興軍副總管楊安國運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王管機官王尚與其子建中皆死之

杜績

金人陷滑州守禦官杜績死之

劉子

知懷德軍靖康間金人破城死之

李儔 王唐臣 劉子英

金人破嶧縣令李儔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皆死之

趙汝票 阮希德 甯時鳳

金人陷蘄州防禦判官趙汝票教授阮希德蘄春

主簿甯時鳳皆死之

盧臣中

黥人為右正言高宗南渡金騎迫御舟臣中叱退之矢足墜水死使役人求其屍世宗生贈右諫

議大夫

李復明

端平三年蒙古侵江陵統制李俊明死之

楊立 張實

寶祐六年蒙古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死之

鮑廉

德祐元年元陷臨江知軍鮑廉死之

阮應得

德祐元年元陷無錫知縣阮應得死之

陳明

德祐元年元陷廣德軍四安鎮將陳明死之

馮驥

康義錄卷一

九

德祐元年元破獨松關守將馮驥死之

黃俊

德祐二年元陷廣州權軍將黃俊死之

張鎮孫

元兵攻廣州張鎮孫死之鎮孫進士及第

周隆

賀十二

廣東民周隆賀十二起兵應崖山為元將阿里海

涯所執遇害

李寔

張度 張淑寅

紹定四年元兵陷鳳州知州李寔通判張度教授

張淑寅皆死之

王友伸

紹定四年元兵攻鳳州通判王友伸死之

董鵬飛

紹定四年元兵攻鳳州知州董鵬飛拒戰被圍援

絕城陷鵬飛全家死之其族人屠其城

劉常

三年元兵攻鳳州知州劉常通判參議官蕭東郊死之

劉常

劉常

羅由

表

羅由

范辰孫

康義錄卷一

十

元兵犯簡漢綿州知簡州李大全通判權漢州劉

當可節制邵復知羅羅由教授表拱辰知縣羅君

甫知綿州范辰孫皆遇害

李冲

尹震

元兵陷同慶府知府李冲教授尹震皆死之

馮仲暉

元兵入眉州知丹稜縣馮仲暉死之

張億牧

元兵陷嘉定知府張億牧全家死難

趙拱寅

王朝

元兵陷遂寧轉運司王管文字趙拱寅遇害總領財賦王朝被執死之

鮮于渭

元兵至池州知府鮮于渭被執死之

劉祿

蒙古攻文州守將劉祿固守數月不下城破死之

施子仁

元兵攻復州知州施子仁固守城陷死之

胡拱辰

元兵至知興化縣胡拱辰死之

趙孟濟

德祐中元兵破清江知縣趙孟濟死之

張虎

黃文振

元兵破靜江總管張虎總制黃文振突圍出被執

遇害

賀文振

德祐二年元兵破靜江裨將賀文振死之

伍龍起

浙會人率義兵從帝昀于龍山與張弘範力戰不屈麾下殺之以其有降者去其首之刻木為首以

臺南府志卷之四

孫崇

武進人

孫崇

龍泉人父大祥然終不為縣元兵下守不下為所執

劉沐

廬陵人父大祥然終不為縣元兵下守不下為所執

呂武

太中

難力

患難

陳繼周

寧都人知衡陽縣後文天祥起兵與之皆死于難贈特制謚忠節

林琦

閩人宣徽郎後文天祥起兵後被執于建康死

陳龍棲

泉州人從文天祥起兵以督府參議分司潮州元兵至死于難

元

羅耶佐

石城人廣州路總管子震次子奇奇子玄珪一門父子兄弟皆相繼死節

張恒

嘉定四年高州徭寇電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為之立祠敕賜額曰旌義

谷廷珪

張德

天曆元年鉄木哥兵至襄陽官吏皆遁走知縣谷廷珪主簿張德死之

張昇

順昌人江西儒學提舉陳友諒陷豫章昇死之

陶起祖

銅陵人寇起嘗募兵有保障功後官至同知為寇寇所執伏斧

李廉

劉忠孫

至正末為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

走民奉印請煮孫為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

孫見只班

至正間倪文俊破中興路元帥孫見只班死之

柴肅

至正十三年竹山賊陷襄陽總管柴肅死之

許脫因

至正十四年權賊寇衡州萬戶許脫因死之

脫歡

至正十七年毛貴陷州會脫歡死之

釋嘉訥

至正十七年毛貴陷萊州守臣釋嘉訥死之

谷里麻失里

至正十七年知樞密院事谷里麻失里討曹州賊

軍潰死之

賽因不花

至正十八年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賽因不花死

之

僧住

至正十八年

大明兵取婺州路守臣僧住死之

呂震

至正十九年遼陽行省陽熱川路總管呂震死之

朵耳

至正二十七年

大明兵取福州行宣政院事朵耳死之

王輔元

至正二十八年

大明兵取東昌路守管王輔元死之

月魯不花

原缺

唐代忠義錄卷之十一

金谿東石王真時禎述

是卷載極言直諫之臣或觸暴君或忤權姦或遭讒間遂致罹殺身之禍是亦死于忠者也凡得七十一人錄之以為人臣之勸

夏

閔龍逢

以諫桀而死相傳為今平陽府安邑人

墓在河南靈寶縣西南唐為立碑舊有祠宋新之

比干

商紂之諸父紂無道比干諫三日不去紂怒剖而

觀其心唐貞觀中詔贈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

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洒掃今廟在衛

輝府每歲四月四日有司致祭又淇縣亦有廟

墓在衛輝府城北一十里即武王所封者有石題

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文帝南巡親幸弔祭

刻文墓上

列國

伍子胥

伍員字子胥仕吳諫王不聽伏劍死吳王于江吳

人憐之立廟江上盤門內亦有廟祀焉

大明命有司歲時致祭又有廟在龍州府城東

春秋陳靈公君臣宣淫其臣洩治諫而被殺事在宣九年

狐咥 陳舉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咥正諫斲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屈原

字子平楚人同姓為三閭大夫初事懷王時秦欲

東秦錄卷十

十一

吞滅諸侯原為懷王東使於齊以結援秦患之使張儀賂楚大夫靳尚及夫人鄭袖共譖原放於外儀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王信之遂絕齊秦欺以六里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敗因得儀囚之靳尚等共言王王歸之王悔不用原策復用原原言儀罪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王歡為藍田之會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王遂會果見拘囚客死於秦王子頃襄王立不察群臣諂諛懷王之罪復聽譖放原於江南原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不忍見宗國危亡遂自投

汨羅江而死墓在汨羅碑題曰三閭墓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又懷王之所推任也

王西行以昭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不從則

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正法也

賢不為於先王而受嫌於後主放於江南至

無所自來而卒從彭咸以殞身乎移其墓魚

腹考藝虎關不為死之得所哉

秦

馬去疾 馬劫

秦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群盜並起皆以

東秦錄卷十

十一

成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咸

四邊轉戍二世怒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

漢

蓋寬饒

宣帝方任中書官用刑法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

章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

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書奏上以寬饒忠

諤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大權人逆

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之上竟下寬饒吏寬饒

引佩刀到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京房

元帝朝房以孝廉為郎時宦官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闕上曰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克宗疾房出房為魏郡太守房去月餘竟

微下獄坐以誹謗天子棄市妻子徙邊

王章

成帝朝外戚大將軍王鳳用事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又面對言鳳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議遣之國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鳳聞之甚憂懼稱疾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乃優詔報鳳起之視事下章更廷尉致其罪竟死獄中妻子徙

會稽

鄭崇

哀帝寵幸董賢尚書僕射鄭崇諫帝帝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救之免為庶人崇死獄中崇高密人

王嘉

哀帝益封董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軀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

順夫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傳之無窮哉帝發怒下嘉獄嘉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韓歆

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光武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上猶不釋獲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

壽

和帝永元元年侍中竇憲專權恣橫太后使憲擊北匈奴又詔為憲二弟起邸第先是憲嘗使明生

齊書詣尚書僕射鄧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
陳寔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聲正色
說憲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
坐誅侍御史何敞上疏救之壽得減死徙合浦未
行自殺

樂恢

實憲專橫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賂
遺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
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
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而

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
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是朝臣震懼無敢

違憲者

杜根

太后鄧氏臨制安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
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縶囊撲殺之載出城
外得蘇邈竄為宜城酒家保積十五年鄧太后崩
安帝親政根始出尚書陳忠薦之拜根侍御史

楊震

安帝以嫡母耿貴人兄耿寶監羽林車騎中黃門

齊問江京皆列侯中常侍類曹掾及帝乳母
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靡出入宮掖傳
通姦賂引徒楊震上疏曰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
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佞充庭正聖躬微得奉
聖躬雖有推輝居燥之勸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
外交囑託指屏請朝宜速出王聖等居外舍斷絕
伯榮莫使往來帝以詔示聖等皆忿怒伯榮通政
朝陽侯劉護伯榮兄子璜璜為侍中璜譖劉護上疏
曰經制久矣今經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
劉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卑從兄璜襲爵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為侯且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璜無
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
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帝封王聖為野王君詔遣使者大為王聖脩第樊
豐周廣謝惲傾搖朝廷大尉楊震上疏曰方今災
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都畿匱乏而為阿母
起第為費巨億席重兄弟依倚近倖屬託州郡傾
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後得顯用
天下謹誼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
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帝不聽樊豐等見

震連諫不從遂詔作詔書調發司徒錢穀大臣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地震復上疏曰去年十二月
四日京師地動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
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而親近侍臣驕溢喻
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
震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怨憤共譖震帝遣使
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
惡之令耿寶奏震志望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几陽
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口死者士之常分吾家
恩位台輔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久傾亂而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

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
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醪而
卒順帝延光四年詔以楊震二千為郎贈錢百萬
以禮改葬復祠以中牢

王賞曰先儒謂震事昏庸之君不能見幾而
作以取殺身之禍然震以直諫極言忤嬖倖
而死其忠矣哉

趙騰

安帝延光三年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
騰震救之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

李固以爲人主之過當自責而不可責於臣

李固 杜喬

帝朝李固爲大尉錄尚書事太后委政李固官
官爲惡者一皆斥遣而大將軍與貴戚之貴進
毒然賢者所立固與大將軍相善皆以爲清河
王肅明德著聞屬意固固不聽太后東
免固迎肅告侯志入即位是爲太后以杜喬爲太
尉帝論定策功益封其萬戶久封其子弟及
官者劉固等皆爲列侯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
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累氏一門官者微尊並

卷一百一十二

一

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士其爲重濫胡可勝言苟
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書奏不省官者唐衡等共譖喬帝亦然之會劉文
等謀共立清河王肅肅坐貶爲尉氏侯徙桂陽自
殺梁冀因誣固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
賈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鐵鎖詣關通訴太后
詔赦固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
畏其終爲己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
從事中郎馬融爲作章表祐曰公之罪成
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相見天下人莫敢入

室和亦名一... 趙成書曰... 矣公等受主... 固身已矣... 漸冀使人... 獄中皆暴尸于市

王... 之罪... 一公... 抗... 殺... 則... 忠... 矣

陳龜

桓帝延熹元年以陳龜為度遼將軍時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徵龜還代之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上黨汝氏人

李雲

杜衆

桓帝既誅梁冀封宦者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為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宦者侯覽等九人為列侯自是權歸宦官傾動中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按問其書曰災異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猶召安臣持板之耳而假封謀臣以上高相聞之得已西北列

將得無解... 貨公行政... 使中常侍... 罪上書願... 蕃太常楊... 為請皆坐... 曰帝欲不... 獄中雲甘... 陵人

謝弼

靈帝朝為郎中時青蛇見御座上大風兩雷電詔

公卿言事弼上封事言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

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者為

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今之四公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

曹鸞

靈帝朝為永昌太守上書言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服膺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及人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

獨不開怒乎所以災異發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
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監軍收驚送獄掠殺
之

張鈞

靈帝朝為郎中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
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
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
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
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曰此真
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

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司馬直

靈帝中平二年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
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價然後得去鉅鹿
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
民父母而天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
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吾桑自殺帝為暫
絕脩宮錢

劉陶

靈帝朝為諫議大夫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

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說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
而死

陳耽

靈帝朝為司徒時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
者公卿皆重其內官其子弟賓客舍獄皆入議問
而靈糾其小郡清脩惠化者二十六人耽上言
公卿所舉多當其私所謂縱橫臨臬而因鸞鳳耽為
人忠正官官然之竟正臨死獄中

劉劭

陳球

劉納

靈帝光和三年少府陳球說司徒劉劭曰曹節等

放縱為害可表從衛尉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
誅之劭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
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耶劭許諾
相與結謀節等聞知共白帝曰劭等交通謀不軌
帝大怒收劉劭陳球劉納皆下獄死

陳蕃

實武

靈帝建寧元年主太傅陳蕃大將軍實武奏誅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不克節等遂殺蕃武梟首都亭收
捕宗親賓客悉殺之

尹起莘曰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

漢亦以亡可深惜哉

三國

朱據 陳正 陳象

吳主孫權許廢太子和立少子亮乃幽和將軍朱
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
存漢武信江克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
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益矣不聽權率諸將吏泥
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
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奪據入殿據
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扶之一百步廢和為
庶人據尋賜死立亮為太子

南北朝

張約之

宋徐羨之等奏列廬陵王義真罪惡廢為庶人從
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
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容
犯臣子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
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懷之篤
下令遠近恇然失國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
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敢過責能自新

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
淪棄哉書奏見殺

扶令育

宋文帝誅領軍劉湛等出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
史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江左廣三州軍事前
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元朝之愛子陛
下之次第若有迷誤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
旦黜削遠送南岳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下南
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技之亂伐
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君臣輯
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賜死

周朗

宋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
陷以他事罪之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李集

齊主洋嗜酒淫佚肆行狂暴袒露形骸街坐巷宿
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
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
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
對如初齊主竟斬之

傅緯

陳中書舍人傅緯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
愛下民省嗜欲遠詭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
澤被寰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

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
直若仇讎親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
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
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
怒遂賜死

章華

陳大市令章華上書極諫畧曰陛下不思先帝之
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
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
佞諛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

改絃易張臣見麋鹿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斬
之

唐

韓瑗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侍中韓瑗上書極諫帝
不納瑗又上疏曰如已傾府庫以成用每覽前古
常興嘆息不謂今日塵瀆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
恐宗廟不血食矣帝不聽遂廢皇后王氏為庶人
立武氏為皇后貶瑗振州刺史後詔御史追韓瑗
枷鎖詣京師又詔斬瑗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近

親皆流嶺南為奴婢

馮元常

安陽人歷尚書左丞嘗諫中宮權重宜少抑為武
后所惡出為廣州都督竟為周興所害神龍中旌
其家曰忠臣之門

格輔元

浚儀人舉明經累官鳳閣鸞臺直學士武后欲以
武承嗣為太子輔元不從遂下獄坐以謀反斬之
天下稱其冤

歐陽通

潭州臨湘人天授初遷司理卿判納言事會武后
欲以武承嗣為太子通固爭忤諸武意下獄死之
神能初追復官爵

安全藏

京兆長安人為太常工人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
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誅死自是公卿
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詔皇嗣異謀者武
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憐楚詭引服金藏大呼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
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

命高醫內賜禱桑維綱之閨夕而蘇后臨視嘆曰

吾有子不能自明使尔至此即詔停獄睿宗由是

得免朝廷十大夫翕然稱其義以為弗及後擢累
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錄其名於泰華二山碑
以為勸卒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
曰忠以其子承恩為廬州長史中和中擢其遠孫
敬則為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

周傑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高太子女安義親王拜典膳
即太子中宗也同皎與桓彥範集誅二張中宗復

位拜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承濁王
室同皎惡之與周傑謀侯武后駕發伏弩射殺
三思會誅三思遺書後上急變且言同皎擁兵
闕下廢皇后中宗殊不悅大怒斬同皎籍其家同
皎且死神色自如惛過人比于相大言曰比于古
忠臣知吾此心后三思亂朝唐室忠良滅亡不久
可早吾頭國門見其敗也遂自剄惛壽春人後太
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等不及見睿宗即
位詔復同皎官爵謚忠壯

常月將

唐士常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

中宗太怒命斬之宋璟固爭乃命杖而流之嶺南

廣州都督周仁軌阿旨斬之睿宗即位贈月將宣
州刺史

即發

燕欽融

唐中宗景龍四年定州人即發上言常后中書令
宗楚客將為逆亂常后殺之許州將軍燕欽融後
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稷上
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睿宗即位
贈欽融諫議大夫

周子諒

唐玄宗以朔方節度使牛仙客能實倉庫脩器械欲加尚書張九齡力爭出之上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後罷九齡復以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監察御史周子諒彈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攝於殿庭絕而從蘇仍杖之朝堂流讓州至藍田而死

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玄宗親為之欲不亂得乎

侯昌業

唐僖宗乾符六年

二十

唐僖宗乾符六年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孟昭圖

唐僖宗曰文專與宦官田令孜等同處謀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猶當一肺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宦官之天下天子

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宦官之天子宦官未必可信南司未必無用若天子與宰相無間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報之期尚勞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死於墓廐諱聞者氣塞後人立祠祀之在眉山

常濟

唐僖宗光啓元年右補闕常濟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本之舊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濟萬州司戶尋賜死

唐僖宗乾符六年

二十

范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侯昌業孟昭圖常濟皆以諫死而唐亡決矣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以其國所以為墟也

五代

張士喬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作高祖原廟即后妃百官用義味作鼓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

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劉友益曰士喬直諫見殺王衍之亡決矣

張雲

登出興見長天餘司天監言有大災蜀主詔設
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蒼天
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禱可弭蜀主怒流
雲於州道卒

陳光遠

五代時閬中人即陳光遠上書陳國主賸大惡五
十事賸怒殺之

潘佑

廣陵人仕南唐為中書舍人後主所為無能任工

忠義集卷十一

廿一

書謂若不急圖善政國必亡後主怒殺之宋太祖
聞其賢官其一子

庾君素

將樂人仕南唐以剛直見忌諫後主不聽服朝衣
冠立死井中大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主辱耳
宋

陳東

字少陽鎮江丹徒人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諸
生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張師成陰謀
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

賈又結怨於遼金和蘭邊陲皆許大城以割天下
及童貫等挾欽宗東入東上書請追賈還止典刑
刑運忠信之人相侍左右金人也京師又請誅
當時神武將軍韓世忠東疏其罪惡遂死時李邦
直上書請誅童貫因姚平仲出擊金營失利遂罷
韓以謝金人東復率諸生伏宮使門上書言李綱
為丞相身繫天下之重乃杜榘之臣自時中李邦
直為邦直上書終忌嫉不恤國計乃杜榘之賊今
邦直等殺綱恐其成功罷綱正附金人計之使
用綱而斥邦直等且以闔外付和師道書奏軍民

忠義集卷十一

廿一

後者數萬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欲歐之疾驅得
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
地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
朱拱之宣綱後期衆磔之乃獲綱右丞亢京城四
壁防禦使吳敏奏補東太學錄事力辭以歸前後
五上書請誅蔡京乃貶京及蔡攸童貫等入宮東
又上書請斥李彥等遂免東既歸復預鄉薦高宗
即位相李綱召東至未得對會綱罷乃上書乞留
綱而罷童貫等江伯彥不報又疏請親征以還二
聖車駕其歸京師切幸金陵又上書命布衣歐陽

澈亡書極試用事大... 澈其後... 有罪色... 別... 獻... 事即東... 祭其墓... 賜錢五百... 後又加朝奉... 秘閣脩撰官

其後二人賜田十頃墓在丹陽縣東北二十五里
歐陽澈

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
國憫時出於天性靖康初為書三篇上之朝凡條
陳五十餘事會金人大入澈語人曰願終身以安
社稷遂徒步走行在所高宗即位南京建炎元年
八月澈伏闕上書論李綱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
不可用乞親征迎請... 帝語甚切直潛善等因其
及官禁事遂加以偽証之罪與太學錄陳東同斬
於市時年三十一後高宗悟贈承事郎後又加朝

奉即秘閣脩撰官其弟子壻賜田十頃招魂塋衣
冠所著有飄然集

劉允升

紹興十一年秦檜殺岳飛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
冤下大理獄死

元

秦長卿

洛陽人世祖徵之至京時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
請誅之遂為阿合馬所害

觀音保

鎖咬兒

哈的迷失

英宗勅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
的迷失上章極諫帝怒殺之

附錄

王質曰事非其主則雖諫諍而死亦不足取
故備錄解文卿等十人如左以為仕不擇主
者之戒

解文卿

鄭文伯

公孫述據蜀文卿文伯俱仕述為尚書諫述令歸
漢述怒幽死二人

陳元達

漢主劉聰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陳元達諫而死

王鑒

崔懿之

曹恂

漢主劉聰立中常侍王沈之養女為左皇后尚書
公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借使沈
之為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處于椒房況其家婢
耶聰大怒收斬之

王冀曰王鑒等三人可謂之忠諫然失身首
虜則非其地其盡忠而死亦何足貴哉是故
君子之仕也不可不謹於所擇

杜靜

燕主熙為其后符氏起承華殿負土與穀同價典
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

王冀曰杜靜失身首虜已為可賤死于諫爭
亦無足尚矣

任宗

崔民象

王愛仁

隋煬帝欲幸江都朝臣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
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校殺之遂幸江都奉信即崔
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
其順然後斬之行至汜水奉信即王愛仁復上表
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

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王冀曰不仁之君尚不可與言况弑父篡位
負天下之極惡者豈可事之而與之言哉任
宗等數人雖皆盡忠極諫以墮其身而事
其主言非其時蓋亦昧于出處之道矣徒死
不足以成義豈不深可惜哉

歷代忠義錄卷之十

今魯東石三堂時禎述

是卷所載乃前史舊傳所取為忠義死節者
今考究其死或於死節未死或死節雖明而
曾失節或所事不正或受君不正之命雖死
不足為節或死後其時非其地而死不合義
或負誤國之罪無君之惡而一死不足以贖
皆備錄其事為之辨說如左

春秋列國

孔父

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王實曰孔父正色立朝姦臣所憚孔父不死
華督弑君之惡不敢劫故先殺之而後弑其
君若孔父者可謂正有之臣汲黯孔融之比
而先儒稱為死節之下則失其實矣又見其
被殺在弑君之前乃其臣先剪其所忌而君
弑之際捍君死難君弑之後執節守義豈有
從賊而死舉義與師討賊不克而死者有
間矣豈得際稱死節之臣乎

召忽

齊人取公子糾殺之召忽死之

胡安國曰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諸匹
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
也

惠伯

魯文公夫人生子惡嬖敬嬴生宣公文公卒子惡
立仲遂與宣公惠伯不可遂使于齊而請之齊
侯許之反弑子惡而立宣公初仲遂之將弑子惡
也以子惡之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人
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

徃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胡
安國曰惠伯死於子惡之難削而不書者非君命
也

王實曰胡氏之意蓋以為有息乃晉獻公所
屬奚齊卓子者也受命先君而死其難故春
秋書之惠伯之事子惡未嘗受文公之屬命
可以無死故削而不書愚竊以為不然人臣
之死君難其可取不可取者在大義之明否
而不在君命之有無也獻公廢嫡立庶苟息
從君於昏受其不正之命雖死其難無足取

者春秋書之雖鴆孔父仇牧同辭辭同而意
蓋有以不滿於息焉固未可泥其辭之同
遂謂聖人深取乎息也若惠伯雖木石之
之屈伸子惡固其君也人臣之義與君存
豈可謂無先君之命便可以無死哉仲達
立宣公而惠伯不可則仲達之邪謀惠伯固
已知之矣當此之時即發其姦告其罪而討
之縱不免而死大義已明白於天下而不得
其所矣豈不善哉惠伯知仲達之姦心而謀
而不能盡討及仲達詐以君命召欲先殺惠

春秋左傳卷之

幸

伯而後弑君公冉務人燭之甚明而沮止之
言亦甚力矣惠伯尚豈不悟哉當此之時舉
義而討之事之不濟死未晚也乃弗聽公冉
務人之言竟入而就死惠伯蓋自知死罪致
討非所能為而欲甘心一死以塞責焉耳徒
殺其身而大義不明死不得其所以取於死
哉故惠伯之死不為君子之所予者由其早
草而死未明於義而君命之有無不足論也
按胡氏所謂君命與惠伯所謂君命者不同
惠伯是言其君子惡之命胡氏是言先君文

公之命也

又曰惠伯身為大臣不能撓仲達之邪謀
將及禍而墮姦先死是徒死而已矣何足尚
哉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

齊襄公無道連稱管至父因無知以作亂襄公出
于貝丘隊車傷足畏懼反誅履於徒人費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與哉
袒而示之背賊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聞死于
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

春秋左傳卷之

一

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孟陽詐為公
在牀意欲代死脫公

胡安國曰如徒人費等所謂使嬖私昵之臣
逢君之惡者也雖死于難比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
何取乎

汪克寬曰徒人費等三人死襄公之弑魯舉
等十人死莊公之弑皆近瞻壁幸之臣從君
不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與之也

賈舉

州緯

邴師

公孫放

封具

鐸父

襄伊

倭倭

祝佗父

申嗣

齊莊公惡大夫崔杼弑之其臣賈舉州綽那師公孫放封具鐸父襄伊倭倭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後命不說并而死於崔氏申嗣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胡安國曰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而不苟者是也若此十人者皆逢君

之惡徒於昏亂而莊公譬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與之知者猶不逮也此十人者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刑蒯瞶

刑蒯瞶使晉而反崔杼弑莊公其僕曰將奚如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死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非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下也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

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黃按刑蒯瞶之死與徒人費賈舉等同

弘演

春秋狄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皆畔遂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而還哭盡哀而止乃自以其肝納公之肝焉

黃按弘演之死與徒人費賈舉等同

荀息

荀息為晉獻公之子奚齊傅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避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母弟公子卓以里克殺荀息子荀息死之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門尚信不能明白

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遷以死許之是則荀
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而不可救於已
歿之後也左氏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
有焉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朱晦庵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
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
是

王冀曰荀息為獻公傳其庶孽使殺正嫡從
君於昏雖不食其言庸足取乎

荀息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不能力辭託孤

之寄以悟其君以事君不節而觀有所愧矣

肥義

趙武靈王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為王使

肥義為相國傳之自稱主父封章於代田不禮相

之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曰不禮內得主而外為

暴矯令擅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

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主父及王游

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

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誅公子章及不

禮遂弑主父

王冀曰肥義之死與荀息相類君子皆無取
焉

杞梁 車舟

齊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車舟不與焉
同車侍莊公至莒莒人逆之梁舟下鬪獲甲首三
百莊公止之梁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梁舟不與
焉是少吾勇也遂進開壕軍臨陣三軍弗敢當至
莒城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梁舟曰去國
歸敵非忠臣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

王冀曰梁舟以不與五乘為恥遂決志死敵
可以無死死傷勇矣於忠義無取云

豫讓

上黨人事晉大夫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滅讓欲
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欲刺襄子不果漆
身為黥吞炭為啞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為襄
子所獲請襄子衣拔劍三躍而擊之乃伏劍而死

王冀曰豫讓初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中行讓
不為報仇反臣事智伯及襄子滅智伯讓乃

為報仇以死其言曰中行衆人爲我故衆
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意既
已為之臣則必死其難咄君臣之大義也紂
賊而夷齊餓死紂以國士遇夷齊故中行畜
之薄則反君而事仇智伯遇之厚則報仇而
致死讓之所為昧乎君臣之義矣其言曰吾
所以為咄者時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
二心者也讓不死中行豈非懷二心哉其死
智伯徒死而已何足以為義士

東漢

臧洪

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洪請兵袁紹將赴
其難紹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與
兵圍之歷年不下乃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
將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紹執洪問何相負若
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
可謂受恩今王至微弱無扶興之意欲因際會希
冀非望惜洪力弱不能為天下推刀報仇何可服
乎紹殺之

揚時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

青... 一人之遇... 洪之報...
... 欲... 而... 洪... 之與...
... 其... 則... 洪... 之...
... 為... 而... 洪... 亦... 洪... 其...
... 而死... 洪... 亦... 洪... 其...
... 王... 曰... 洪... 之... 洪... 其...
... 則... 洪... 也

臧洪

董昭言於曹操以為自古人臣未有今日之功有
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請加操九錫進
爵國公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
忠貞之誠守遺讓之寶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由是不悅彧飲藥而卒

杜牧曰彧之勸曹操取冀州則此... 高允官
渡不令還許則此之禁漢及事就功畢乃...
邀名於漢代雖是教盜穴端發此而不與同
操... 不與同

揚時曰曹... 亂假義挾主威以... 而後其

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聞關羽既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其智兼人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由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一蓄障之尚可得乎

王實曰荀彧之事操豈不知操有他志哉始則輔曹氏之業以微利終則拒董昭之請以邀名或之所為詐而已矣其死豈為漢也司馬光稱彧死漢室仁居管仲之先蘇軾謂其道似伯夷范曄謂其有殺身成仁之美皆非也史傳往往列或於忠義殊為不當故論而正之

龐德

魏王曹操將龐德于禁七樊北漢中王劉備將關羽攻之禁降德為羽所獲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孫聞德死泣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

王實曰龐德失身於操是則賊之人耳為操而死豈得為節耶噫有志於立節者要當慎擇所事於其始云

嚴顏

張飛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訶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右出通鑑綱目

事劉璋為巴郡太守劉備攻巴城陷顏不肯降自

刎而死巴人慕而祀之祠在重慶府忠州蘇軾詩先主及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以為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何獨賢談笑傲堪几國亡君已就嗟子死何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淚涕右出大明一統

王實曰如鑑則顏未死而後為張飛之賓客始雖不降終後從讎不得為忠義如志則顏不肯降自刎而死可謂之死節姑兩錄之以俟考焉

孟達

達為漢中王劉備將也上庸與劉封不協以
上庸降魏拜新城太守為文帝所寵及劉封
達心不自安與諸葛亮書陰謀歸漢事泄劉
懿帥兵攻之新城陷達死之

王真曰達叛漢降魏受其爵寵失節莫甚焉
後以懼禍乃謀歸漢事不克濟而死安足為
節哉綱目大書死之嘉其自新愚竊以為臣
節已虧無復可新之理矣

晉

庾珣

王儁

漢主劉聰宴群臣使晉懷帝着青衣行酒庾珣王
儁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怒殺珣儁帝亦遇害

真按漢劉曜寇陷洛陽執晉懷帝遷之平陽
漢主劉聰以晉懷帝為左光祿大夫封平阿
公以晉侍中庾珣王儁為光祿大夫使二人
當是時不受偽命執節而死則死得其所矣
既已受漢官爵失節之甚其後憤懷帝受辱
悲哭然殺曜曰為主而死豈得為全節哉綱
目大書死之予之太過故辭之于此

劉允

漢劉曜陷長安晉愍帝乘羊車肉袒出降送長平
陽漢主劉曜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尚書左僕射劉
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發憤自殺

辛賓

隴西狄道人為尚書郎漢主劉聰宴群臣使愍帝
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賓
起抱帝大哭聰怒斬之綱目書曰漢主劉聰弑帝
於平陽辛賓死之

王真曰國之亡也君臣皆當死社稷無可降
之理也君不能死而以國降敵則得罪于社

稷為之臣者義與之絕矣豈可復從君同入
于敵乎亦惟當死于社稷而已矣後漢北地
王譙之死晉吉朗之死深得此義若晉愍帝
之降劉漢也劉允辛賓不死于羊車肉袒之
先而乃隨入虜庭死于光極稽首行酒執蓋
之際死不得義徒死焉耳矣或曰安知二人
非見執而去乎曰果執也亦當明白一死為
祖琚為社稷死為晉國死不可為辱國降虜
之愍帝死也或曰君為敵所執而去而無降
心焉則臣當如之何曰即死社稷可也隨君

周虓

以往為君而死亦可也其義一也

字孟威廬江尋陽人訪之玄孫也為晉梓潼太守符堅遣將攻梓潼虓固守會母為所獲虓遂降堅欲以為尚書即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何以仕為堅乃止後母卒虓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復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謀襲堅事泄堅引問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殺之適

成其名乃從之太原病卒

賞按晉書所載如右通鑑綱目載虓已事符秦為向書即後謀反事覺徙邊如晉書則虓不失為忠義如通鑑則虓為失節反覆之姦人耳姑兩記之以俟考焉

段匹磾

東郡鮮卑人為幽州刺史推劉琨為大都督共討石勒勒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力盡被執見虓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用也及見勒不為禮着朝服持晉節久之遂見殺綱目書

曰後趙幽州刺史劉琨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王敦曰匹磾本夷狄之人乃能心平晉主推劉琨為大都督共討石勒此甚可嘉然猶發殺琨視戕國之二公市之上將如狼狐兔其罪不容誅矣琨雖志大才疎而忠義激發晉主之人所共服匹磾既發琨人心不附聲望損卒為羯虜所執雖能不屈而死亦豈得為純臣哉

甘卓

晉元帝時拜梁州刺史鎮襄陽王敦反卓移檄討之死其難嘗領兵萍鄉萍鄉人立廟祀之有司春秋致祭

王敦曰王敦舉逆遣使約卓俱下卓初許之後更狐疑不赴及敦遣樂順召之道融反說卓討敦卓始移檄起兵敦懼遣人說卓旋軍卓感之即還襄陽散兵佃田敦襲殺之夫王敦之反使卓能奮身殉國決策進討終不克而死不失為忠節之士乃世猶顧望且前且却為義不終死于非所豈不深可惜哉治卿

之祀廢之可矣

南北朝

表淑

宋文帝欲廢太子劾久不決劾知之乃謀為逆詔為詔部勅東宮兵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爾斌左衛率表淑等入東宮流涕謂曰皇上信誤將見罪廢內首無福不能受和明日當行大害相與戮力因起偏拜之表淑等莫能對久之表淑皆曰自古無此類事善惡難變色斌懼曰當竭身舉令淑此之口知便謂殿下其有是耶殿下幼蒙恩

今疾動耳劾愈怒因問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君不疑天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劾以朱衣加我服上乘車與蕭斌同載呼表淑急急淑眠不起劾傳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劾復登車又辭不上劾命殺之

王瑱曰太子劾謀逆辭欲試君父淑為官僚於其召帝之時即當極言執逆古今之大惡天地所不容謂若死而已不敢從逆誅之

不曉以死繼之可也不然退之後即告變

君先其未較而誅之可也不出此二者而乃從容勸息繞床之聲惶惶畢之次且果何為者其身隨賊手之義不明之君忠國之大節淑蓋未之有聞歟

徐嵩

秦長安之折敗也將軍徐嵩聚眾結盟目因既而受後秦嵩以盟降登拜嵩州刺史後秦姚方成攻後嵩嵩執而殺嵩為姚方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崇極極矣曾不如大馬識所養之

恩親為大逆汝先輩豈可少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長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莫按嵩為秦將後受後秦官爵已失節矣後雖歸秦為秦死豈得為全節哉綱目大書死之予之過矣

劉思忠

魏後齊新野劉齊太子劉思忠問之曰今欲降未

思忠曰寧為南楚不為北臣乃殺之
賁按思忠失身於執逆之朝其死節固不足取

郭琰

為魏行臺尚書將兵守恒農齊將襲恒農琰戰敗乃奔洛州洛州刺史泉企城守力窮琰自縊於城上被擒送并州見齊主不屈被殺

王褒曰并州城死城義也不可奔而逃死於外自將恒農之時而死於洛被擒而死於內得其所矣若琰者其亦能死而不能死哉

隋

李崇

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拒之兵敗突厥論之候

降崇知不免令其軍士曰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

王褒曰崇當尉遲迴起兵討楊堅之時初欲從之竟不果遂從堅今雖死于抗虜君子惜其不為周死而為隋死固不得以死節予之

皇甫誕

豆盧毓

誕烏氏人漢王諒在并州作亂誕時為司馬力諫且勉以忠義諒怒囚之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拒諒並遇害追封誕弘義公

楊善會

字敬仁弘農華陰人為并州通守嘗建德兵至善會逆拒之為所收嬰城固守被圍四旬城陷被執建德欲殺而用之善會罵曰老賊恨吾方不能殺汝吾豈畏汝用耶遂賜害

楊君素

魏郡陽陰人隋大業十三年領河東通守命無突通降唐至城下招諭謂君素曰市部如此物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安以聞中書何日國生降中書為人作說客耶通而退唐遣獨孤懷

楊君素

一

恩攻之不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無言及國家未嘗不款款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以若隋君素人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當言公誠也甚回倉儲典庫六事猶未可知不守此也人之食盡男女相食樂心離腹之間已隔矣君素遂殺君素以降唐太宗朝贈蒲州刺史

杜松實

北海縣人為石門虎隊正大業末楊君素大業

贊後郡兵之輕騎規賊為可復使謂城中云郡
兵已破賊軍降者皆赦之賊軍大呼曰代
杜松等賊軍被執并力屈也今官軍人未失賊
寡弱日夕剪不足為憂賊以力集皆曰引之而
去賊擊少下資罵守門者賊何故辱我良將自反
也言未畢賊一斬其腰賊中里之兵不流涕事
聞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張須陁

為學陽...有...說...洛口舍其...
兵逼...之...而...北...家

伏兵所邀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
救衆皆敗散須陁仰天嘆曰兵敗如此何面目見
天子乎遂下馬力戰而死

陳孝意

劉武周圍隋鴈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衆間出
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郡皆
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紹救庫儲伏流涕悲
動左右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張季珣

李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即將張季珣同守不下

翼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季珣
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
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一月
至于九月城遂陷季珣被執見密不肯拜曰天子
爪牙何容拜賊臣殺之唐王李密之入關也季珣
之弟仲瑛為上洛令死之季文化及之賊俱帝也
仲瑛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
國難時人憫之

獨孤盛

隋煬帝在江都即將司馬德戡等反奉許公宇文

化及為主引兵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率左右十
餘人拒戰而死帝遂被弒

許善心

宇文文化及弒煬帝入朝堂百官畢賀給事郎許善
心獨不往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
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馮慈明

隋大業中攝江都郡丞李密逼東都詔慈明擊密
遂為所執密謂曰隋祚已盡吾率義兵所向無敵
東都...將下今欲問罪江都何如慈明答曰有

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將謀殺之志
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等不圖為賊黨
所獲我嘗欲求活耶殺便殺何須罵於是亂刀
斬之

劉子翊

彭城人為汴陽留守煬帝過汴城執子翊至臨
川城下仲宣城中云帝已崩子翊父其言遂見害
隋元

楊玄感起兵黎陽時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
謂曰我今親師義兵以討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

忠義錄卷一

十一

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當為竭誠盡節上谷
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有死而已不敢聞
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

王賞曰為隋煬帝死節之臣明白激烈者得
堯君素張季珣楊善會杜松贊陳孝意許善
心獨孤盛張須陁豆盧毓九人然煬帝
弑父篡位負大惡逆明義尚志之士豈肯棲
立其朝食其祿哉君素等不審於義而為之
臣君子病之故綱目皆抑而不予不得以死
之大書所以深誅煬帝之亂賊而永戒後之

將為人臣者不可昧義而失身也其馮慈明
皇甫誕游元劉子翊元文都劉弘則皆先仕
齊仕周而又仕隋以一身仕三姓既已失節
雖為隋死尚何取焉

唐

呂子威

唐鄆州刺史朱粲來攻城壞或勸子威降子威曰
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綱目
大書死之

李玄通

忠義錄卷一

十一

唐定州總管劉黑闥取定州執玄通愛其才欲以
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饋之玄通飲畢謂守者曰
吾能劒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
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
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綱目大書死之
王賞曰子威為隋鄆郡丞玄通為隋郎將皆降
于唐失臣節矣其為唐死豈得以節許之又
按羅士信張道源常達夏侯端四人先仕隋
而後仕唐雖為唐死及不屈於敵皆不得為
忠義矣

又按王行敏在隋末為盜長其後仕唐雖能死節亦不可取

許欽寂

欽寂為武氏討擊副使與契丹戰被擒令欽寂說安東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任賊天殃賊在朝夕必傾城守以全忠信契丹殺之

王崇曰欽寂之死固節矣然為武氏之臣而死非其主君子無取焉

高叡

北齊高叡明經歷趙州刺史默啜圍趙州長

史唐般若翻

十一

唐般若翻城應之敵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與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般若不應其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退事聞武后嘆息贈冬官尚書謚曰節誅般若籍其家下制暴敵忠節般若臣賊使天下知之綱目書曰突厥陷趙州周刺史高叡死之

真按高叡事于周武氏虧義辱身其死不足尚綱目以全節予之愚竊以為過矣

五代

孫鶴

劉守光攻其兄守之許中因之遂進攻滄州滄州判官呂克孫鶴拒守守之延祚為帥東城拒守食盡呂克孫男女盡而守之延祚力盡出降守光詔呂克孫鶴遂殺守之守光將稱帝時佐多竊謀以為不可守光乃召呂克孫鶴曰敢者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守之生全以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為而服之鶴呼曰日之外必有三兵守光命以空其口寸斬之

史唐般若翻

十一

劉友益曰鶴之死當於殺守文時也守光弑父守文舉義不克見殺鶴佐吏也乃復忍恥事讎於是而死固已晚矣

姚洪

洪初為梁小校後事唐莊宗又事明宗為指揮使長興中將千人戍閬州會東川節度使董璋反兵至閬州初璋為梁將洪嘗隸其麾下至是璋密以書招洪洪輒投諸厠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矣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

天子吾受女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村田無恥吾
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
奴並生瑋然復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啗
之洪至死罵不絕聲明宗聞之泣下官其二子綱
目書曰董璋陷閬州唐將姚誨至

夏魯奇

字邦傑青州人初為梁軍校後歸晉事莊宗又事
明宗為節度使鎮武信東川董璋攻遂州魯奇
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
綱目書曰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魯奇死之
其後立廟祀之賜額旌忠廟在潼川州遂寧縣至
今有司歲時致祭

王冀口夏魯奇之死不得為節與姚洪同黜
祀毀廟義斯得矣

張源德

梁末源德守貝州時郡邑皆歸背獨貝州堅守不

從父之城中和盡城勸源德出降不聽遂遇害

王冀口部源德先事晉後降梁其節昭矣貝
州之死是也

上思同

潞王李從珂嘗以恩同起行間
以清君側而為一能無辨顯乞寧藩以濟之以
西都留守上思同常事出之道遠使之以思同謂
將吏曰吾必死於此矣然則死而後使事成
而榮猶為一時之熱耳況事敗而身流千古之醜
乎遂執其仲以問朝廷以思同為統帥率兵討

從珂軍潰思同被執從珂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
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
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
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讐鼓固其所也請
早就死從珂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省之劉延
朗乘從珂醉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
惜者累日

王冀口思同軍潰被執辭誼凜然其死可謂
明仁矣然考之唐史思同初事劉仁恭繼奔
事唐莊宗及明宗以異姓篡國而思同復事

之以致顯位先已失節矣後雖死于待珂之難豈得以死節予之

王清

契丹大舉入寇晉指揮使王清獨率麾下與契丹力戰屢請救主帥杜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清及士衆盡死

王實曰王清先已事唐後事石晉雖能抗虜而死斯亦不足稱也已

沈斌

為五代晉祁州刺史趙延壽引契丹急攻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隨身虜庭忍帥大軍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王實曰沈斌初事梁又事唐又事晉以一身而臣三姓失節已甚雖為晉死安得謂之忠耶又按張敬達明事也後事吳越事晉之不足取翟進宗事晉又事晉雖死于抗楊光

遠之逆不足取史彥超事漢又事周雖死于拒契丹不足取

孫晟

周世宗自將伐唐唐主李景曜以孫晟為司空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未陵一坏土也既至周世宗使晟等詣壽春城下令招諭劉仁贍晟謂之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世宗時召見晟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

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會唐主以蠟書誘周大將李重進重進奏之世宗大怒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辯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乃收晟賜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既而憐晟忠節悔殺之

王實曰孫晟始事唐莊宗及明宗以異姓募國晟又從而事之為節度使朱守殷判官守殷以謀反誅晟乃亡命奔南唐仕至司空是晟以一身事三姓失節甚矣其為南唐死豈

是謂之忠節哉

皇甫遇

晉都招討使杜威之降于契丹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胡寅曰五代史稱杜威召諸將以降表遇等情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磨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談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了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生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遇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王寅曰遇之事雖使果如通鑑亦未得為節上也杜重威舉所部將士降于契丹遇既不預其降謀則當死於威降之時乃全其節也今為威所脅業已同降矣契丹主受降之後引兵而南欲遣遇先入大梁遇始辭行乃遣

王周

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遇亦從契丹主南至平棘而後絕吭以死則其死已晚矣

為晉節度使在定州時契丹誘之降周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

寅按一統志所載如右通鑑綱目載周與杜重威同降于契丹然則周始有不降之志而終渝其節以降歟周之自食其言甘心事虜其罪大矣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李筠

綱目大書死之

王寅曰李筠事周世宗為藩鎮嘗擅其賦招集亡命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其非純臣可知及宋太祖革周使筠能即日仗義起兵聲罪致討雖不克而死猶不失為忠義今乃逗留數月懼禍之及始欲拒命掛周太祖畫像涕泣不已移檄起兵則其舉其死皆非義矣

胡則

則為江南江州守將因刺史謝彥實謀納款于宋

率衆殺之固守江州四月餘城陷為宋將曹翰所執翰責其拒命對曰大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

王質曰胡則固守之志可取但被執對翰辭卑氣弱有求哀之意使不見殺亦一衛融耳較之罵敵而死者懸絕故不得以死節予之

宋

楊業

為行營都部署契丹耶律斜軫陷寰州業與戰于陳家谷兵盡身被數十創猶手刃數十人為虜所

擒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

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

死綱目大書死之

王質曰楊業事漢為節度使降宋用為代州

刺史已失不事二姓之義故戰敗被擒死節

雖明不足取矣

任福

夏元昊寇渭州韓琦命環慶副都知任福統諸軍擊之福與遇于好水川陷福力戰身被十餘矢自免福曰吾為人將兵以死

報國耳諱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捨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

王質曰任福有以死報國之言其死節明白特以違韓琦節制隨敵計喪大師死不足贖故君子不敢以全節予之

徐禧

仲諤上城銀州之策神宗遣給事中徐禧往觀延議之禧至上言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竭極言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之既成禧退還永樂使曲珍守永樂身人來攻珍使報禧或

止禧曰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往援之大

將高永能請及夏人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

不鼓不成列不從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戰必敗

請收兵入城禧即為大將柰何遇敵先自退耶珍

復請曰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退得地則其鋒不

可當也禧不從夏人既濟大戰珍衆大敗潰收餘

衆入城夏人圍之城中乏水渴死者十六七城遂

陷禧為亂兵所害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

二十餘萬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合贈禧吏部

尚書謚忠愍禧素以邊事自任輕敵遂致覆

敗初帝之遺囑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禧果敗

王賁曰仲諤極言永樂之不可城矣而禧妄請城之及與夏人相拒既不聽焉永能之言又所拒曲珍之請遂至喪師失地辱國誤主雖百死不足贖其罪矣或乃以臨難不避死于國事許之豈不誤其矣哉

炎元年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鼎不卒年二十九

王賁曰鼎雖不食而死不足以贖其主和誤國之罪云

梅執禮

為樞密同知金人圍都城欽宗詣金營以傳輔太子留守及金邀劫太子北去傳願以死從竟死於朔庭紹興中贈官謚忠定

王賁曰孫傳死難之忠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蓋亦何鼎之流歟

梅執禮

陳知質

程振

安秩

靖康二年二月金人破京城大索金帛戶部尚書

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秩皆上書言金帛已困相與謀室其求而官者挾其金帛曰或中百萬乃取亦百一但許氏以金銀換米麥亦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之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此屋宇空無以塞命耳金酋怒擲四之鼓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嘆

王賁曰當金人大索金帛之時使四人者即能執節不從抗虜而死其忠義乃為光明今從虜使令同主根括直以溪壑難壓取怒被殺大節未明可惜也哉

王倫

倫奉使如金金人執而松之河間欽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遣人縊殺之倫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臣今將命被留欲汚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

王賁曰王倫阿檜和虜胡鈴抗疏論其當誅其後為金所執欲脅以官雖能不屈而死亦

何足以贖其誤國之罪哉其死雖正固不得以全節于之矣

李壇

壇李全之子全叛降蒙古壇為大都督有南歸之志至是以京東來歸請贖父過詔封壇為齊郡王授節度使有視軍馬蒙古命史天澤圍壇于濟南壇日夜折食盡及人知城且破乃刃妻妾乘舟入湖投水中沒不得死蒙古執而殺之解其體以殉事聞檄校太師立廟賜額顯忠綱目大書死之

忠義錄卷十一

十一

王實曰李壇始因其父叛降蒙古遂為蒙古大將嘗寇漣海四城殺官軍幾盡其後雖能易志未歸抗虜死節恐未可以贖其前罪云

李成大

南康建昌人舉進士德祐初金壇縣元兵至與戰不勝吏民脅成大降乃潛與所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遂殺之詔贈直秘閣謚忠節

實按列本所載元兵至成大巷戰被執不降元人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遂見殺則其

節明白今此本載其為吏民所脅降與詞用存謀復金壇事泄被害謀復於已降之後事世以元則於節未全二本不同得失悉迴備存之以俟再考

凌唐佐

李巨

建炎初知應天有城陷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密疏其虛實告於朝事泄被捕見豫責以大義為所殺詔贈待制又有李巨者為尚書即金兵至被執劉豫使守大名後與唐佐謀密陳豫可取狀于朝事泄坐死事聞贈官立祠曰旌忠

忠義錄卷十一

十一

王實曰一人為豫所用既失節矣雖密疏其虛實陳其可取尚何以贖其降屈之罪雖事泄以死亦徒為虜鬼而已何足言哉故為人臣者遭變之時即當執節以死慎不可謂姑為少屈而徐圖報國以自陷於不忠不義之歸也庶觀史冊如李文虛中張孝純之傳往往為虜所用後謀傾虜以報本國論者不察天以思我許之何其繆哉

王虎臣

王大用

元伯顏率兵進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入城

招其守將王亮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又
斬其軍之欲降者伯顏徵合呂文煥招之又不聽
伯顏急攻之城遂破虎臣大用俱被執見殺此
見一統志

真按續通鑑綱目止載元人縛二人至城下
招遣居誼降居誼不答與一統志不同姑俟
再考

方洪

德祐二年五月元兵逼浙東命秀王與擇出瑞安
與守臣方洪共備守禦十月瑞安被圍城中危急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與擇供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元兵與擇
洪率衆巷戰被執董六炳問曰今降乎與擇叱之
曰我國近親恨不殺汝以報陛下今力屈而死分
也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洪莆田人也

真按此如村劉麟瑞所紀者續通鑑綱目分
注載知瑞安府方洪以城降與此不同未知
孰是

孫虎臣

德祐元年元取泰州知州孫虎臣自縊

真按丁家洲之後方與元兵接戰虎臣縊焉

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誰曰汝帥遁矣於是宋
師大亂十三萬兵皆潰散虎臣與賈似道望
舟奔還虎臣喪師喪國罪不容誅後泰州城
陷雖能不屈自殺亦不足以贖其前罪故綱
目止書自殺不然則當以死之大書之其為
全節矣然較之夏貴包藏禍心叛宋降元為
萬世之罪人者則亦未可同日語二人皆賈
似道所倚以禦元師于蕪湖者故因併論之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

歷代忠義錄卷之十二

歷代忠義錄卷之十三

金路宋石王其時預述

是卷錄歷代死事之臣或討逆而戰死或禦盜而戰死或捍夷狄而戰死或守封疆而戰死或衛京城而戰死或勤王而戰死皆得錄焉雖未可與死節之臣例論然以身殉國死于王事亦可謂之忠勇矣是以錄之若夫窮兵以交爭黷武於遠畧其死於戰者皆不得錄蓋兵者不得已而後用之得已而不已孟子之所謂殃民者也何取於死事哉

列國

先軫

晉大夫與狄人戰死後人建廟祀之在山西遼州

漢

劉翊

兗州刺史黃巾寇至岱擊之戰死

張定

南兗人仕蜀漢拜益州將軍與魏將戰死

晉

常忠

平陽人武帝朝為鎮西大將軍討叛賊戰死

陶瞻

為廬江太守與蘇峻兵力戰死贈大鳴臚仇之子

陶璜

與蘇峻兵戰死贈長沙守瞻之弟

王湛

為譙王承司馬與王敦將魏乂戰死詔贈官

王曼

為丹陽尹與蘇峻兵力戰死詔贈官

庾道

為黃門侍郎與蘇峻兵力戰死

命縱

宣城人

為將軍與蘇峻將韓晃力戰死贈古興太守

唐

田居印

唐時王郢亂居印奉命討之力戰而死邑人義之

立廟祀焉號忠烈侯廟在温州府樂清縣

賈賈 敬君弘

為雍丘令與寇令狐潮戰元敬君弘亦與賊戰死

為雍丘令與寇令狐潮戰元敬君弘亦與賊戰死

花敬定

長安人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為牙將討段元璋有功封嘉祥縣公後又討賊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不領下馬一躍過竹紗女曰無頭何以置為遂偕伴居民奉之為上歷代廟祀之廟在眉州

姜寶誼

秦州上邽人肅宗時右武衛大將軍與宋剛戰死贈幽州總管諡曰剛

趙縱

守慶州與党項戰死杜牧哭以詩

沈清

大曆中為婺州刺史領兵逐逆黨力戰而死贈衛尉卿立碑以祀

李承嗣

天祐中平豫章後戰死葬豐城楊子洲里人祠之陳元光

為將官永隆初擊降潮州盜請創置漳州就命元光鎮撫之以此討賊戰死廟食于漳

五代

李嗣昭

後唐時以裨將守澤州與梁戰死

宋

曹光實

百夫人大祖朝官都巡檢使嘗擊賊於葭蘆川戰死帝悼之官其四子

王貴

太原縣人都指揮使太宗時從楊業為遼兵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人遂遇害時年已七十三矣

劉保勳

雍熙二年知幽州行府事與契丹戰死

康昭裔

宋順

咸平二年契丹之侵瀛州康昭裔宋順戰死

石元孫

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副總管石元孫往救戰死楊保吉

康定元年元昊寇三州諸砦都巡檢楊保吉戰死

桑澤

劉浦

趙津

慶曆元年元昊寇澤州桑澤劉浦趙津戰死

王珪

開封人少拳勇能用鐵鞭鐵杵仕為涇原路都監元昊入寇珪任福連戰三日諸將皆敗珪復入戰殺數百人鞭鐵杵手掌盡裂奮激自若矢中目乃還夜中卒後還人為立廟在鎮原縣

劉平

祥符人累遷鄆延路副總管趙元昊寇延州延帥范雍檄平將兵往援與賊戰死贈侍中謚壯武耶遵

開封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入敵

王正倫

王

陣敵以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復持鐵鎗進所向披靡馬仆被殺贈果州團練使

耿傳

河南人通判慶州元昊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諸將失利或勸傳避之傳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詔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四子

武英

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同諸將戰張義堡斬首數十百敵偽遁諸將皆趨利弗謂必有伏衆不聽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矢盡地害

高敏

登州人涇原指揮使與夏人戰死贈嘉州刺史官其三子

楊忠

原州人累遷初夏人入寇戰死

孫節

開封人少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屢破敵嘗有功又從青討儂智高至歸仁鋪為前鋒搏戰賊銳甚節鏖戰中鎗而死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宋士堯

王正倫

王

馬平人皇祐中儂智高寇廣南士堯領兵至邕州極力與戰已而敗北賊斷其首猶犇馬而還後贈屯衛大將軍

梁仲保

賓州人慶曆間儂賊犯境率衆力戰死之郡人為立廟

王正倫

皇祐中以太尉將兵擊儂賊戰死子景仁即其地結草堂祀之朝廷賜謚忠顯

徐聖

博白人白州長史皇祐間儂智高反驅引兵追至金城驛與賊遇力戰死之贈大理寺丞

薛良顯

瑞安人崇寧進士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作亂良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贈卹甚渥

張理

宣和中方臘寇温州府郡人張理力戰死之郡為立廟號忠惠今有司歲祭

宋族

莆田人大觀進士知刻縣方臘寇至族與戰死贈

朝散郎錄其四子

項德

武義人宣和間寇陷婺州德率百餘人與戰俘馘甚衆賊盡銳邀德於黃姑嶺下德力戰而死邑人哭聲振山谷圖像於城隍廟歲時祀焉

徐震

温州府人宣和中率義兵禦寇死千難贈忠訓郡人為立廟

趙訓之

陳自仁

建炎中知永嘉縣隆祐孟太后避兵虔州扈衛統

制杜彥叛犯永嘉訓之與討陳自仁設伏殲其衆會賊別校繼至皆力戰遇害俱贈官立廟祀之

孟彥卿

建炎中通判潭州杜彥叛侵長沙彥卿與添差通判趙民彥領兵擊賊死之賊以二人力戰之故後不敢窺潭州

陸有常

歷陽人知臨溜縣建炎間臨胸無作亂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

亦戰死

馬彥溥

高宗時為統制與逆賊苗傅劉正彥戰死

錢景持

知桃源縣鍾相犯城景持戰死後贈官

黃琮

建炎間鍾相陷澧州琮為州守與戰死朝廷褒贈之

葉畬

鍾相犯澧陽縣丞葉畬戰死

渠成

高宗時盜劉超犯峽川兵馬鈴擊戰死

高宗時盜趙延壽犯金壇知縣胡思忠戰死

曹脩 郭建 高宗時盜張成犯醴陵縣巡尉曹脩郭建皆戰死

崔增 吳全 高宗時忠銳將崔增統制吳全與湖寇楊太戰于武陽皆死

劉昱

嚴州人建炎中盜賊方園宣城隊將劉晏單騎與戰為賊所害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於死所廟

曰義烈歲時祀之在寧國府

王師道 兗州人吉州栗傳若延檢與盜戰每射輒殲追擊

幾里竭伏挺身力戰死立廟其地官其子

崔亮 熙州人為左翼軍統領從高宗渡江領兵戡澤州以計寇戰歿立祠祀之賜額表忠在龍溪縣

望在紹興中率鄉人禦賊死於陣端平中建廟祀之賜額忠顯在尤溪縣

吳庸 營道人為容州陸川簿李倭作亂庸率兵禦之凡六戰衆寡不敵死于陣贈承事郎官其子

趙師標 為武節郎紹定中汀寇逼尤溪統兵戍之遇賊戰死邑人為立廟嘉熙中賜額忠愍在尤溪縣

胡斌 紹定間以殿前將官戍邵武江盜大至斌奮身迎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竭卒遇害其尸僵立數日始仆贈武節大夫氏即其戰地立廟祀之

趙汝振 黃樞 嘉定中江西洞寇犯南雄境郡守趙善侯提兵督戰其子汝振與司法黃樞俱戰死後人為立祠在保昌縣

梁滿 嘉定中洞寇犯境推鋒將梁滿戰死提刑廖德明謂其忠勇可尚立祠祀之在保昌縣

趙若詵

趙若詵

趙若詵

趙若詵

趙若詵

咸淳中知容州賊楊先來攻若詭與戰力屈死之

侯昌

溫州府樂清人寶祐中通判海州李松壽以賊寇連四百里戰城下死之固室過書詔即葬廟賜額旌忠壯節毅

契脩職進賢人賊王虎佐簡契率鄉民力戰死之贈爵民為立廟

熊彥明

知吉水縣隣賊犯境彥明率民與戰遇害民立祠祀之

程全

筠州都監撫州軍監祝生掠不那全領兵拒之戰死

神朴

知河州安撫事討叛寇力戰而死

王霽

澤州人字中為詳議官上書論蔡京誤國海島欽宗復其官後升師中與金人戰死

謝說

陳州人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以中後為京西北提刑金人犯汝州說自襄陽引兵救援之戰死

何濬

詳野人河東人官同位靖康初金人逼京城濬入援金人軍不戰而退濬拒戰三日城陷濬陣死

何慶言

陳克禮

高振

靖康元年金兵登京城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拒敵死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

王宗漢

新康元年金人犯京城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漢與金人戰于城下死

閻中立

金粘沒喝據馬邑與宗澤相持澤遣部求關中立帥兵赴而退賊死

王孝忠

靖康二年宗澤進軍衛南攻金營部將王孝忠戰死

張偽

金人入滑州澤遣部將張偽救之偽至滑州澤不敵或謂偽之偽曰避而衛生何面目見宗公乃戰而死澤命載其喪歸偽之服經厚加賜卹仍請於上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

張嚴

建炎二年金安室犯熙河經畧使張淵遣兵破之于新店復使都護張嚴追之及于鳳翔五里坡擒

建炎二年

十一月

伏戰死

高師旦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統制高師旦戰死

翟進

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興板賊楊進戰死

楊照

濠州將官金人圍急照躍上角樓刺賊執旗者洞腹死俄照中流矢死

元怡

梁宏

張昭

經興中將官元怡梁宏張昭拒金人戰死邑人壯

其忠勇立廟祀之在儀真縣

杜貴

王進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寇樊城副將杜貴部將王進

俱力戰死

張遇

韓世忠部將建炎三年與金人戰死

丁公庸

醴陵人高郵尉紹興初拒金人力戰死朝廷官其

一子

党用

丘橫

建炎二年金人追襲乘輿于明州將官党用丘橫

皆力戰死

趙士醫

建炎四年金人犯秀州兵馬都監趙士醫乘城拒

敵城陷戰死

秦公楚

為統制建炎四年拒金兵戰死

孫世詢

嚴永吉

建炎四年金兀朮犯鎮江統制孫世詢嚴永吉皆

力戰死

高萬

秦元

薛琪

張亨

任處

紹興初金人寇秦川承信即高萬降秦元薛琪張亨熙河張亨任安皆力戰死虜虜口其從兄也

成紀人金人破開德宏戰死

劉玠

潭州將官建炎中金人陷城玠挺身血戰中數十

矢死於陣氏為立廟張栻作記

常永

常永

紹興末為統制與金人戰和州子世英救之同戰

嘉善縣志

卷五

死永壽贈融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王方

魏全

紹興中統制王方魏全與金人戰死立廟揚州額

曰旌忠

王暕

劉价

趙聿之

建炎四年金人陷潭州將吏王暕劉价趙聿之戰

死

李彥先

建炎四年淮陽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

與金人戰死

閔立

建炎四年王彥部將閔立擊盜孫仲戰死

許登

紹興四年楊太攻破鼎州杜木寨守將許登戰死

楊再興

紹興十年金兀朮合師十二萬次臨穎岳飛部將

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即與之戰殺二

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尸

焚焉得剪鑣二升飛痛惜之

石侯

韓仔

秦允

嘉善縣志

卷五

嘉定間金人攻濠州路鈴石侯統制韓仔秦允以

所部血戰死立廟號忠義在今鳳陽府

陳仲敏

金人犯采石仲敏力戰死

黃漢

靈山人元符進士崇寧初權知蔚州宣和末以

選赴京金人入寇漢率在部官聯表奔詣南薰門

留駕已而奔南京奉表勸進高宗擢權兵部侍郎

建炎三年與金人戰死贈官及官其一子

韓浩

朱廷傑

建炎二年金人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陷
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

張勝

開慶元年蒙古忽必烈遣將領兵攻鄂州城下使
人入城諭降權州事都統張勝終共使兵出戰

戰敗死

王青

紹定四年彭州防禦使王青與金人戰死建武
軍節度使官其二子立廟揚州賜額忠果

楊大異

醴陵人嘉定進士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元兵入成
都大異從制使丁黼巷戰身被數創死詰口復甦

獲免

王烈

王杰 李秀實

淳祐三年中即將王烈路鈐王杰李秀實與元兵
力戰皆死詔贈官各官其二子

張忠

淳祐七年揚州統制張忠戍守浮山手搏元酋俱
死于水贈以客大夫官其一子

張興宗

景定元年元兵犯武寧都監張興宗迎戰死贈武
翼節度使其一子

張世雄

景定元年元兵犯橫山總管張世雄提兵迎戰死
贈官賜其家錢一萬

呂文信 呂輔周

景定元年沿江制司參議官呂文信呂輔周統兵
與元人力戰皆死詔各贈官立廟賜額錄其後

莫謙之

宜興人為寺僧德祐初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授

溧陽尉尋拒元兵戰死贈武功大夫

和彥威

端平四年元兵至金州百道攻城守臣和彥威戰

死金州陷

楊福興

端平四年元兵攻夔州統制楊福興率兵與戰所
部三千殺傷幾盡福興猶戰不已救援不至死之

何進

王浩 王侃 呼延棧

紹定四年元兵攻大安都統何進統制王浩王侃
呼延棧拒戰兵寡不敵皆死

張玘

嘉熙二年都統張玘拒元兵于威戎關力戰死

田燧

紹定四年元兵攻鳳州總管田燧力戰死贈忠州刺史立廟祀之

楊起

紹定四年元兵攻沔州知州楊起戰死沔州陷時當可

端平三年知天水軍時當可與元兵力戰死

陳瑀

端平三年西和州總管陳瑀與元兵遇於赤菜谷

力戰死

趙章

元兵攻殺金坪統制趙章戰死

石戴

元兵至黎州印狹帥石戴戰死

秦忠孝

元兵至成都都統秦忠孝與其子六戰皆死

全貴

元兵逼文州步將全貴戰死

肢慶

汪統制

元兵至何地統制肢慶戰死元兵至寧州前軍汪統制戰死

張桂

金文德

趙知縣

都統張桂金文德與元劉整戰皆死

清江知縣趙某與元兵拒戰死

張應科

景炎三年張應科率兵與元人戰于雷州死

張烈良

劉應龍

景炎三年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起兵

應崖山與元阿里海涯戰敗皆死

鄒鳳

德祐二年文天祥部將鄒鳳與元人戰于寧都死

曾逢龍

德祐間曾逢龍禦元兵于南雄力戰死

楚維之

景第紹定進士為參軍元兵至迎敵力戰死

劉孝全

夏用

俱曹友聞部將與蒙古兵力戰皆死

曹尊

友聞弟與蒙古兵力戰死

趙文茂

鄧州都統朱興元兵拒戰死開州之役其兄武亦死于義

潘大同

潘大本

兄弟皆任官寄居金壇縣德祐初元兵至與力戰背死

楊銳

為統制蒙古攻西和州力戰死

楊壽孫

何庚

安惟臣

田廣

澤多坤

元兵至中江縣雲安軍主簿楊壽孫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多坤連戰二日俱死

楊大全

天水人守叙州元兵至大全力戰死贈眉州防禦使謚愍忠官其二子

丁黼

石壕人成都制置使嘉熙初元兵入成都力戰死謚恭愍立廟石壕號懷忠墓在北蔭山下

沈世安

淮東副總管劉成連水軍迎元兵千魚溝以三百騎鏖擊身被七創兵還至教里而死贈官立廟

賜額忠武

彭震孫

彭震孫

彭震孫

文天祥妹婿與張履翁同理永新八都兵應天祥嬰城自守天祥兵不至與元人戰皆死

李天勇

撫州臨川人從擊謝枋得為人尚志義德祐元年元將武良弼攻饒州枋得引兵援之天勇統強壯

應援六戰樂湖坪兵敗與張孝忠俱死之

張孝忠

淮人德祐初呂文煥導元兵至安仁提刑謝枋得調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背忽後展騰潰孝忠中流矢死邑人立祠祀之

陳學心

安仁人淳祐間登進士歷官高州知府謝枋得起兵使守安仁元兵至力戰死

張旦

餘千人率鄉兵應謝枋得與元人戰死

麻士龍

德祐元年元兵攻常州告急麻士龍遣使文天祥使士龍將兵赴援戰死

劉純

紹定三年寇犯邵武知縣監軍劉純擊之戰死詔贈官及官其一子邵人立廟祀之

既元鑑

楊禮

開慶元年既元鑑楊禮堅守城壁歿於戰詔各贈節度使封二字侯立廟官其一子

元

忠義錄卷之三

十一

郭震

元統中廣西獯寇湖南千戶郭震戰死

關文興

至元中陳弔眼寇漳州萬戶府知事關文興帥兵

與戰死

張懷德

大德五年雲南土官宋隆濟反攻貴州知州張懷

德戰死

報恩奴

至正十五年威順王子報恩奴與寇倪文俊戰敗

北

左谷納失里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杭州平章左谷納失里戰死

甄崇福

至正十六年倪文俊陷衡州元帥甄崇福戰死

述律杰

至正十六年汝穎賊陷潼關參政述律杰戰死

愛的

至正十八年毛貴陷濟南守將愛的戰死

忠義錄卷之三

一

達谷珙

至正十八年毛貴犯東林樞密副使達谷珙戰死

卜顏帖木兒

至正二十八年

大明兵至通州知樞密事卜顏帖木兒力戰死

野峻台

陳君用

二人皆禦寇奮勇戰死

歷代忠義錄卷之十三

金谿東石王真時讀

聖人以魯國待夷狄夷狄盛則中國衰矣
必如魯之爲狄之中雖有若死國之人
不盡其忠義子之抑也狄者所以扶中國也
然則魯之世遠矣不冠帶之前其死節者
亦多矣秦而不與中國之患臣民士等
亦多有死節者其死節之人鮮之而
不明其而不死者何也生爲中國之人仕
爲中國之臣顧有臨難死節非其真國者視
夷狄之死節者不愧死哉錄夷狄之死節所
以誅中國之不能死節者也

一忠事錄卷四

秦
魏
周

王充

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倚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守將王充臨城敗之曰卿是奈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時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風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充殺之

抄

秦王興遣其將義陽公魏平將兵伐魏。魏主珪遣
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梁之平退走，珪
追及於平，遂平嬰城固守。魏車馬之平糧竭矢盡，
夜走，平不衛，乃帥牛、羊、卦水死。

14. 結

經分定相四郡皆然。其後借為刺史。借表乞。其
無不得或勸借事。其後借曰。食人之祿者。人
之安否。當往。其後借曰。志哉。遂舉家。官為榮
道。城或勸減。則小。其後借曰。遣幼子及一女。夜。既

卷之六

北

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

張文伯
元顯和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將反謂中書舍人張文伯曰
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
文陵松栢安能去忠義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反
長史元顯和舉兵與戰法僧擒之執其子惠朗之
顯和曰我寧為忠鬼不能為叛臣法僧始以魏隆

兵討之法僧遂降

于什門

代人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被拘留終不肯
屈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
表稱臣乃送什門歸跋拜侍御史太武帝下詔褒
美比之蘇武

朱長生

于提

皆代人魏孝文帝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
使高車高車王責長生等月長生中之高車王責
之曰為我臣則活不則殺長生與提相目為誓責

朱長生

于提

之曰我為魏鬼不為汝臣高車王太怒俱徙一三
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
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男爵

段進

魏太武初進為台道守將蠕蠕入塞圍之乃屈破
執抗聲大罵終乃賊所殺後贈謚追封

劉渴疾

魏和中為中郎將後軍與賊力戰衆寡不敵
被執賊言大罵終不屈賊遂殺之贈立忠將軍
平州刺史上庸侯

元清

魏肅宗時為魏梁賊或將梁口圍之糧盡城陷清抗
節不屈為敵所殺贈樂陵太守謚曰忠

王榮世

朱長生

西

鄧元興

陽平館陶人仕魏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
圍力不能支乃焚府庫殺妻妾及城陷與戍副鄧
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贈榮世齊州刺史進爵伯
元興洛州刺史開國子

胡小彪

河南河陰人魏正光末為統軍梁將樊文熾攻圍
小劔益州刺史邢蚪遣小彪往救之為文熾所獲
執至城下使諭降小彪乃慷慨謂守將曰我不防
為賊所虜觀其兵勢不足言努力堅守俾梁州遣

將已至文賊怒以刀擊之言不付終遂殺之

孫道登

彭城人魏永安初為梁將常休所虜面縛陳
刃刃各計焉令其振降道登大呼但當努力賊無
所能梁遂殺之

宗女

魏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宗女等四人入城
論為敵將所虜執女等述城令其改歸女等曰
天軍岳至聖寧勿降敵怒各剗其腹然後斬首
聞並贈官爵曉子承襲遣使吊祭

齊龍超

晉壽人永熙中梁將樊文賊攻益州圖之梁書判
史傅和遣超夜出請援於漢中為文賊所獲許以
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龍超乃刺
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太寒文賊怒大索殺之
辭氣不撓後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胡佛保

梁將蘭欽次魏漢中佛保時為鄆督統兵戰知
城必陷乃作大哭曰此馬吾自乘也上
所賜豈可令賊得乎遂執馬自盡

尉遲迴

門即趙僧慶賜其屍長安魏主嘆感詔葬之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迴舉兵相州討丞相楊堅
堅遣兵擊之迴兵敗擲弓於地罵堅極
口而自殺

王謙

周益州總管王謙起兵于蜀討丞相楊堅
謙擊之謙兵敗死之

辛德源

狄道人仕周為考功郎中及隋高祖楊堅篡周德
源即隱于林慮山著幽居賦以自寄遂卒

源即隱于林慮山著幽居賦以自寄遂卒

金

完顏承暉

金貞祐二十金中都被圍
承暉以休養盡忠又在軍中
大綱人言急金主遣兵救
期同死杜殺盡忠不從承暉
既皆厲志永暉無如之何乃
辭承暉忍死

金史卷一百一十四

一七

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以惟有一死以報國
耳遂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其書之皆論國
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謂不能終保都
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家人隨年勞多
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不變方其安石舉
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能授謹守而力
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史書訣最後倒馬
二字投筆曰趙思文誤得非神也承暉謂安石曰
子行矣安石出門問哭聲復還問之則承暉死
矣家人勿勿瘞庭中是日盡忠出奔承暉入中

部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

論德升

李華

金興定二年蒙古木華黎圍太原數匝元帥烏古
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知
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
謂其姑及妻曰吾守以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
死行省叅政李華守平陽木華黎圍之華屢出戰
兵少援絕裨將出降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

金史卷一百一十四

一八

出華囊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遂自殺
革河津人後贈尚書右丞綱目書曰蒙古取金河
東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完顏陳和尚

金天興元年蒙古兵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
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兵尾之金軍方
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進至三
峰山軍士有不得食至三日者蒙古兵奮擊之金
軍遂潰聲如崩山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
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以數百騎走入

鈞州蒙古兵攻破鈞州合達匿室中蒙古兵發而殺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太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可喫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灌醉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元兵追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後數百言終不從惟曰我

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綱目書曰金及蒙古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移刺蒲阿

見上

完顏撒合肇

金天興元年蒙古兵攻洛洛城中惟三峰嶺卒三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肇雖發皆不能軍城東北角破遂投壕水死綱目書曰蒙古圍洛陽金中京留守完顏撒合肇死之

強伸

金天興二年蒙古圍洛陽留守撒合肇既死元帥任守貞復振軍共推強伸為首領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南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方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慄士卒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一鼓為之盡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鞭之知過不用不過數人能發矢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仲建堂名曰報恩

劉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月久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兵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牆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行省事烏林答剌士以蒙古兵強即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應陽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出轉戰至順而力盡被執戮以一尸情見蒙古帥塔察

伸語不遜兵卒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而伸初須南向遂殺之綱目書曰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完顏賽不

金天興二年春川將士曰於蒙古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殺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瑄瑄以州降蒙古綱目書曰金徐州降蒙古行省右丞相瑄瑄死之

完顏忽斜虎

宋孟珙率師與蒙古塔察兒兵攻城以入忽斜虎

綱目書曰

十一

帥精兵一萬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李太魯小宴室元林恭胡士德帥元去元帥玉山兒訖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綱目書曰蒙古入蔡州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

張鐵槍

張鐵槍金駝將為元將石天祥守城不終華貴

其不降厲聲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木剌華殺之

郭斌

金亡故將郭斌守會州元遣按察使往圍之食盡城陷斌手縛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察使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王毅

大興人第進士任東明令貞祐末東明同急殺率

綱目書曰

十一

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率衆抗戰力窮被執欲降之毅厲聲曰忠臣不事二君驅者以刀斫其脛不屈而死

傅輔之

玉田人第進士授滎陽令元兵壓境抗節不屈而死

徒舟航

至寧初安州刺史會元兵大至與民死守城危先縊其妻孥尋自縊死城中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蘇祐 石倫

大名人以元帥守州時元兵南下至許節度使
石倫遣馬延佐斥城珪遂降引元兵至城遣孫
者招降倫格即斬之既而城陷格被執不屈元將
殺之倫投井死

畢資倫

緡山人任都統屯泗州城陷被執不屈宋人

義之

西順

代州雁門人沁州招撫副使正大中兵變城破被

忠義錄卷之四

一十三

執不屈而死

趙益

太原人同知太原府事兼招撫使元兵攻城急益
乃殺妻子沉符印於井遂自殺贈河東北路宣撫
使

完顏九住

武州刺史元兵取其子姪抵城下口苟不速降且
殺之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違恤家為城破力戰而
死

王晦

高平人舉進士官勸農使順州受命部曲王臻
說之降晦不從竟執贈官命有司立碑歲致祭
和安禮

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兵或勸其遁去安禮
曰我去城誰與守豈可避難負國恩乎元兵至戰
旬日城陷竟不屈而死

永順

淄州人金末淄州被圍王達王將兵救之使順往
說為敵所執使宣言行省兵敗宜速降順陽許諾
乃呼城中曰敵兵無多節度軍且至宜堅守無降

忠義錄卷之四

十四

敵交月之順曰得為忠義鬼足矣遂死

楊敏中 張乞驢

敏中淄州人仕為屯留主簿致仕貞祐初元兵取
淄州敏中及州民張乞驢等募兵備禦城陷率眾
巷戰被執皆不屈而死事聞贈

敏

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同知淄州軍事

馬驥

貞祐中為濟陰令元兵克曹州驥被執不屈死之

完顏福興

金燕京為元所破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剄死

完顏善羊

金右副元帥統石烈執中率所統武藝軍三千作亂至東華門官中聞變門皆不開衆憚執中無敢動者獨關西大將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攻之皆為武藝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反朝廷何謂降之復力戰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執中遂入宮絀金主允濟

商衡

曹州人為秦監府經歷元兵劫之欲使降不屈自

縊而死

李頌

任城人應奉翰林文字居憂值亂思為濟州刺史盡策集兵搏戰三日兵潰被執欲降之不屈遂遇害贈濟州刺史

毛佺

恩州人哀宗遷燕以佺為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死

高守約

遼陽人大定進士觀州刺史元兵徇河朔郭邦靈

已降從至城下呼曰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不屈而死贈官謚忠敬

張邦憲

秦州人正大進士為永固縣令天興初避兵余州元兵至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蒙朝廷用為邑長可從汝反耶遂遇害

馬慶祥

狄道人為鳳翔判官元兵來攻慶祥率兵殊死戰矢盡被執不屈而死贈恒州刺史謚忠愍

馮延登

吉鄉人舉進士國子祭酒正太末假翰林學士承旨使元被留使招降鳳翔不從見羈豐州後放還歷禮吏二部侍郎汴京陷殺并死

李懷中

榮州河津人登進士為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初城破自殺

楊沃衍

烏古論黑漢

楊沃衍朔州人宣宗時為中京留守與烏古論黑漢皆死節

完顏訛可

蒙古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

高閭山

元狗金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黃摑九住

元狗金彰德府知府事黃摑九住死之

宋哀

元狗金懷州節度使宋哀死之

烏古論仲溫

元取金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

陀滿斜烈

元狗金彰德知府陀滿斜烈死之

奧屯醜和尚

元狗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畧使奧屯醜和尚死之

泥龐古蒲魯虎

元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

任福

元取金河城守將任福死之

馬甫

元狗金潞州都統馬甫死之

完顏嵩

元取金密州節度使完顏嵩死之

劉仲耳

元狗金錦州元帥劉仲耳死之

元顏訛出虎

元取金汾州節度使元顏訛出虎死之

納合蒲刺都

王良臣

元狗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參議官脩

起居注王良臣死之

郭秀

忠義錄卷十四

十一

元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

喬天翼

元取金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

伯德密哥

元狗金東勝州節度使伯德密哥死之

元顏畏可

元狗金隰州充州泰定軍節度使元顏畏可死之

完顏六斤女奚烈資祿

純石烈麟壽蒲察婁安

元狗金鄆州節度使完顏六斤女奚烈資祿都監

紇石烈御壽蒲察妻室死之

楊貞

金於牛心寨僑治古州事元取牛心寨知州楊貞
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

完顏受申

元取金德順府節度使完顏受申死之

施滿胡土門

元取金臨洮府總管施滿胡土門死之

草火訛可

元取金河中府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

溫敦阿里

聶天驥

裴滿阿虎帶

完顏阿散

蒲察琦

烏古孫奴申

忙哥

金帥崔立作亂以汴京降元金右副點檢溫敦阿

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

左副點檢完顏阿散講議蒲察琦左右司郎中烏

古孫奴申奉御忙可皆死之

樊澤

張惠

金將樊澤張惠與元兵戰于三峯金師已潰二人
步持大槍奮戰皆死之

賀都喜

金主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元兵追擊金元帥
賀都喜死之

元

孔溫窟哇

木華黎之父乃蠻部叛太祖與六騎走追騎盡及
太祖馬斃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
死之太祖得免

月里麻思

太宗朝月里麻思奉命使宋議和語其從者曰宋
人多詐倘遇患當死毋辱君命已而抵淮上宋將

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

爵可立致不然則死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

通國好友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慷慨不少屈宋

將知其不可奪乃囚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

死世祖聞深悼之詔復其家官其子

潤里吉思

封高唐王成宗時西北邊不安請往自效戰勝深
入後繼不至馬蹶陷敵遂為所執誘使降不屈又
欲妻以女毅然拒之竟不屈死

李伯溫

大寧義州人竹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即拔劍欲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嘆

李守忠

伯溫子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與金將紇石烈真戰潰入城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惡金人怒置鐵籠中炙死

石瑾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泰安新泰人光祿大夫山東諸路都元帥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不至瑾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之誘以名爵瑾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祿能受封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縛汝以獻金主大怒蒸殺之珽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祠兗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

渤海人太祖拜都元帥鎮太原姦人夜獻東門金武仙引兵入哈剌拔都廕戰諸將呼之出哈剌拔

都曰將何面目見主上乎誓與城同存亡耳遂戰死

任志

潞州人充潞州元帥數與金人戰有功金人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汝子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帥豈愛一子耶親射其子殲之役赴議事道經武安縣已反為金志遂為金人所害子存亦與金人戰死

合刺普華

回鶻人廣東都轉運使時征占城屬護餉道遇賊

賊數奉之為主不遇害贈戶部尚書

劉天孚

字裕民大名知河中府阿思罕為亂兵至天孚日夜脩守戰具以禦之力竭城陷阿思罕入坐府治天孚佩刀直前過不得進乃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豈肯從賊負上恩哉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河水方堅拔刀斫水開北望再拜脫衣帽岸泚投水中死事平詔給驛歸其柩塋大名贈宣慰使追封彭城郡侯謚

忠義錄十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冀撰冀字時禎金谿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是書取史傳忠義之事分類編輯以伯夷以下五百九十七人爲上張良以下五百七人次之各節錄事實有祠墓可考者並詳其地孟達等八十七人或失節於前或死不足贖解文卿以下十人或事非其主或言非其時皆不以忠義與之持論頗正其王充以下一百四人始終一姓忠義皎然乃以其爲遼金元之臣私意區分曲相排抑則悖謬甚矣又自謂此書旁搜諸子百家庶幾全備而唐宋間如成三朗蘇安恒韓通張旦輩俱未及載亦未能無所遺漏也

南宋名臣言行錄十六卷

〔明〕尹直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弘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宋名臣言行錄十六卷》提要

行錄十六卷

南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卷一

少師陳正獻公

簽書樞密院事鄭公

古縣令

節度堂書記林公

直學士

侍郎周公

通判盧用宋公

丞相陳文正公

戶部侍郎張公

尚書金公

同知樞密院事王公

卷二

學士李文簡公

制置使汪公

學士王忠文公

學士吳公

學士陳獻肅公

知遂寧府杜公

侍郎李公

觀察使陳公

直學士劉公

卷三

左丞相虞忠肅公

武學諭王公

安撫使劉忠肅公

右丞相梁文靖公

安撫使汪莊敏公

少保葛文定公

參知政事李公

直學士尤公

待制彭忠肅公

卷四

少保周文忠公公突

左丞相留忠宣公

參知政事胡公晉民

通判舒州沈端憲公公安

直學士王公大諱

學士楊公簡

尚書章文肅公公相

大學士黃公洽

知郢州曾忠節公公二聘

卷五

學士楊文節公萬里

簽書樞密院學士文公紹帝

侍郎應公孟明

制書使徐忠文公公諡

宣撫使吳文定公公偉

待制徐文清公公僑

大府卿墳公公安世

學士劉文節公光祖

卷六

右丞相趙忠定王公愚

參知政事真文忠公公夢奇

樞密使曾公從龍

少保余忠肅公端禮

學士倪文節公公思

守太府少卿李公公榮

卷七

贈太師趙忠肅公公方

參知政事晏公公機

右正言孫獻簡公公幾言

都承旨辛忠敏公公夢庚

通判舒文靖公公諱

學士曹文簡公公尹約

直學士王公居安

大學士崔清獻公公與之

卷八

參知政事樓宣獻公公鑄

參知政事任宣獻公公素夷

學士傅忠簡公伯成

尚書黃文忠公公蒙

參知政事葛端獻公公洪

直龍圖閣詹公體仁

尚書劉文簡公公倫

修撰吳正肅公公素勝

卷九

中奉大夫游忠公公仲鴻

提點刑獄趙公公汝謙

信安郡公趙公希範

權直學士院趙公公汝談

贈太保羅文恭公公點

大理少卿范公公應於

提點刑獄陳公公安

守戶部侍郎汪公公綱

修撰王忠簡公公介

卷十

右丞相李文清公公宗勉

尚書素正肅公公甫

兵部郎官宋公公德之

太常丞劉公公宰

節度使畢忠毅公公再遇

少傅杜清獻公公範

修撰柴公中行

卷十一

待制吳忠肅公公昌裔

東京留守趙公公范

左丞相范文肅公公鍾

少師孟忠襄公公珙

參知政事高公公定子

卷十二

贈太師喬文惠公

贈秦國公魏文靖公

贈少保陳公貴誼

尚書洪公

資政殿學士年公

右丞相游公

卷十三

右丞相董文清公

侍制徐清正公

知樞密院事鄭公

簽書樞密院事包公

祕閣修撰楊公

侍郎陳公

參知政事姚公

右丞相吳公

卷十四

左丞相鄭忠定王

知撫州徐公

左丞相江文忠公

必師趙忠靖公

參知政事高公

右丞相程公

卷十五

右丞相馬公

刑部尚書杜公

右丞相葉公

安撫使朱公

侍郎危公

侍制趙公

參知政事李公

卷十六

教授謝公

崇政殿

尚書劉公

簽書樞密院事

右丞相文忠烈公

陳俊卿

魏國正獻公

字應求興化人進士歷仕紹興乾道間官至左相少師
魏國公卒年七十四謚正獻

俊卿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孝宗為普安郡王時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

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

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仲通本以獄事附槍寃陷無辜槍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撻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

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

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

諫臣尹樞附思退議罷張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丹上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

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脩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

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

端禮遣客寄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

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鑲將召冶工鍛於禁中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召允文為右相俊卿為左相

上御孤矢致激目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
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
聖德陛下憂勤不食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
屏絕顧於驕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
南而從事以圖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
信義則天下義烈不越尊姐固已震懾敵人之遠
豈待區區駢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
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
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陞辭節勅上遠使親賢脩政接
敵之使未可輕遣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
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益法俊卿移筆執
極言福建益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
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論諸
子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親視
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謚正獻
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怡
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
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言三應辰奉壽尤敬
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泣哭之又狀其行有
集二十卷

鄭致

字致剛建州人進士歷仕政和建炎間官至簽書樞

密院事

致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
京酒稅遷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
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選右司諫升為諫議
大夫

帝至杭州致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
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為用况天下賢俊多

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官觀
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遠得賢
才以濟艱危詔從之

苗傅劉正秀等逆亂致庭立而折二山且謂逆賊凶賊
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
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致面折二凶事
拜御史中丞

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致
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
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

驗也故官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群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唐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擁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逼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

又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寓謫湖南錢伯言與黃頤皆景城呂源與梁楊祖皆擢兵而進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昭實刑有差

傳正彦日參都堂議事鼓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居郴州程俊以節度知鳳翔鼓知出二山姦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

鼓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難計

俄詔唐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

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群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害甚于天或言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禪禹也猶命禹但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猶親之也唐高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黃帝以來一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為有稽之于今為得宜

退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鼓與宰執同對簾前鼓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唐聖皇帝總領兵馬爾鼓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開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表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

太后令鼓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鼓庭秀鼓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頗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浚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激欲出鼓等共止之鼓與左丞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高宗復位進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豈能自排遣于鼓殆不能釋也

高登

字彥先漳浦人歷仕宣和紹興間官至縣令

登少孤力學身以法度宣和間為

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

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并抱干戈

萬王時雍繼兵欲盡滅之登與

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

幸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

能為民興除大利害踐作之始

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

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

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

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

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

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

自恣朋比為姦蒙蔽天日陛下從

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

衣微賤之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

書皆不報

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
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遜諷學
官起羅織屏斥還鄉

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

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微狀六郡獄復命無賀州學事

學故有田合法罷官買馬司登前復其舊守曰買馬養

士孰急登曰買馬司急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

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

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從之

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殺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

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

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跪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

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

復無所歸請置子學買書以謝士民上疏萬言及時議

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奏檜亞其機已授靜江

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

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

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寔生太師于此

盍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擁秦

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劾檜

祠而自為...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

齊陟遣使...屬終母死舟中稿葬次航海詣闕

上書求納...帝聞之故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

云嘗識...字能...身事且無憂上書後尔為

也...日...知...臣既而...書奏故事無

細官贖罪...靜江...其母...詣獄而齊陟

先以事下獄...事...昭白登瀛居授後以給家事一

不介意惟聞朝廷...事小失則憂感不樂大失則慟

哭隨之臨卒所言...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

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

朱...為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

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

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家論忠辨等

篇有東溪集行世

林勲

賀州人仕政和建炎間官至節度掌書記

勲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

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

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

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

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

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投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

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

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以為上番之額

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備是民

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之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

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一皆以一同之租

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

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

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酷與凡茶鹽香

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

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

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營
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
米二十四萬八千斛族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
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千二百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
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緒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
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上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
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朱熹其愛
其言東陽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
矣世之為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雅特
起之若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
後矣

劉才邵

字義中吉州人歷仕宣和紹興間官至顯謨閣
直學士

才邵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修五季文辭卑
弱倣楊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于世

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為贛沙一州教授後為湖
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

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

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

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充選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

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丁先是宗室汪官觀岳廟例須

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

法擬行之而便

未幾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知其能文時宰忌

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為牌與斗門以潄匯

決溉田數千畝以甚德之

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

尚書以疾請祠不顯謨閣直學士卒

周執羔

字表卿信州弋陽人進士歷仕宣和乾道間官至禮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卒年七十七

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諸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潰卒相挺為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論以禍福皆歛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羔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

明年春遷太常丞會議建明堂大樂久廢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泰檜既以科第私其子為戒三年以忤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雖此忤檜御史劾罷之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漆播夷叛其衆請遣兵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為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能盡力則爾一兵不可得也豪傑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乾道初守夔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

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方士劉孝崇言純元膺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

論和羅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斂可乎舊羅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冰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覽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

充安恭皇后恭官按行使日與閩人接卒季承嘗交一談閩亦服其長者不然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逾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其子周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授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坊學士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縉紳榮之時閩粵江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為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乎不釋卷尤通於易

宋汝為

字師為豐縣人靖康紹興間官至通直郎通判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闕門遇害汝為急報國家及父兄之讐寔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遼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脩武郎候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國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却而縛之欲

加慘辱汝為一無惧色曰死固不辭然荷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屈遂解縛還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子也

至京師頻死計數四豫皆號汝為特願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然以汝為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同辭

紹興十三年汝為已歸作恢復方累於朝且曰今和好雖計必背盟不可遷延時秦檜當國置不接問觀

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為言于朝換宣教即添差通判廣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遠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機取契丹之鉅梟視彼可一蹙中原且長驅直入京師升平既久人不知兵其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得兩河以成盜據之功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皆地特聞從歸聖朝時士戢力而平群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而思家音痛自慚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其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

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朮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棄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馘兀朮為急

又言兀朮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群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朮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聚兵合勢料三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

爲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神氣不亂汝爲
 慟懷尚氣爲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
 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李壽
 相得甚欬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寒惠疇經紀其喪事
 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
 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爲之死哀愬于朝
 奉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

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
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無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雅
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先是葉義問賀元中使還書金

必敗盟原伯請早為之構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實獨當淮東將驍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忠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原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還朝策

中外兵情幸聞至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原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敵賊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

待其先發應之

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原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

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入奏曰聞有勅陛下幸越趨閱者審爾大事去矣盡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某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三十二年高宗倦勤有與于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止名俾天下咸知聖意

遂草立太子詔以進

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事進封康國公禮過殊渥但承相而不召原伯自達康邑後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述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

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原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甫道聞邊警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奉

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有與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

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馬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

張運

字南仲貴州仁宣人與間官至權戶部侍郎
贈少師

運年二十五以人學主登第賜同上舍
出身調桂陽縣山縣縣事縣與諸僚
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之臨去與諸僚合大剽掠運
親帥兵擒之運嘗以攸縣尉

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岷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
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縣新被兵令不能支公

江撫諭使張匪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糧燼考版籍
正租賦數月之間政除而民安

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公黃誠據數萬破城邑
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率兵
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與以臨鼎州城中震運
與太守程昌寓勅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
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督都統梁吉等
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濡頌

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奏升監為軍大
脩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瓖唐

堯等七人于學刺續顏氏字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
間使之修德而務本

召為度支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緒請以十
萬歸省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
百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緒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
以羅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踴輸以
均勞逸事皆施行

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漸洗諸申請
條制多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篇置不以赦原不以蔭
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

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

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傷麥及遣報有警詔侍從臺
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灾人事有其可畏而不足
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
治之善不善

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
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
之間以為內固以圖進取

乾道七年都大飢運首發粟二十石賑之自是民多出
粟以濟連上章致政不許以疾辭贈少師左光祿大夫

金安節

字彥亭休寧人歷仕宣和乾道間官至權吏部尚書致仕

安節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易宣和六年縣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為刑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一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為法除司農丞

任中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尚之檜死起

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窮日力難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凡可以贊化必力行之

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為請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上遂留莘老

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瀘之服和之濡頌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八郡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等濡頌魏軍累次克守甘寧等常以寡制敵蓋形勢之勢不可信豈

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頌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

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衣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資為市

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群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

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西唐鄧為准襄屏族不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還將屬兵以為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膺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明年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

王剛中

恭簡公

字時亨樂平人進士歷仕紹興間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一贈資正殿大學士諡簡

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任某州推官

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附已授洪州教授

檜死召見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華佐即孝宗為普

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

君子小人忠佞之辨

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我遠弱則請盟

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

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

為唐太宗上聽其言

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馭吏恩威並行羽

檄紛番從容裁決皆中機會

金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

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

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彦齊師西師大集

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

功吾何有焉燾喟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成都葛城池廣袤十里流二鄉田歲久於澱剛中集三

卿大夫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

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與平中建後又建新學

遷將多故曰就傾圯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

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賢神惡以示民

金犯淮有首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

學士院兼給事中為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參知樞密

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

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罷將帥不

冗兵居此廩屬疾卒諡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

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溪聖紀經義

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二終

李燾

文簡公

字仁甫丹棱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進士歷仕紹興
淳熙間官至敷文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累贈太師
溫國公謚文簡

燾南冠債金譬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
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
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

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自其母而謂產
者燾實之理象強欵迹於是以前餘暇力學燾耻讀王氏
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白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
悉力研覈攷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
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

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
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
杜諸將私獻數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
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
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

豐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
隆舊制度樂而得嘉禾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
四年上壽禮樂
道新曆
失未幾燾以知其之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
有六
行
奏為只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起五等
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
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而犁耨種而殖穀苗未立暉

既已多有橫加科歛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
上輸舊稅廣募之樹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
恩詔從之

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方被謫無及時事燾曰聖
王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
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欵速兩言以上快
歲引太祖悔棄快事以諫上曰朕當掛之座
燾為左史時嘗乞度行明堂燾謂尚書初無隆殺
合視國禮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幸且
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

即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鵠尾有司旋加修繕燕奏
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肅愛朕屢進諫言
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永向之位

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肅論兩字釋奠從祀

孔子當升范仲淹等易修馬光祿既趾王安石父子

從祀武成王當世奉勅肅論止此王方而已

一日肅對延和殿其言甚切肅曰肅言雖相

德宗其實不遇肅言可謂言載一時肅舉贊所言

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初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

足之歎肅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敷

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袤劉清

之十人為史官

一日宣對肅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官嬪無時進

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

惟美李婕好用三萬所他無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

故事召宰相赴經筵

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一十分肅請修上言今日食

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曰臣王伯元分為宋十一

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其食為重冰小

人言政即敵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議

人言政即敵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議

武帝無經國遠圖

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肅曰臣子戀
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蓋又聞四川
乞戒酒課額錄肅曰臣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
致仕命下肅曰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
人所改報國壯心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
陵為則解氣歸公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
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肅大書緒資治通鑑長編七
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其止此

汪應辰

字聖錫信州玉山人進士第一歷任紹興隆興間官至四川制置使淳熙三年卒于家

應辰幼愛重里常童五歲知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以繼晷役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為士戲之曰韓愈十二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

力兵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必子引見者振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持謝有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持書中庸篇以賜

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上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計非所惠和議諸笑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絕非所惠和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師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

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止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

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注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

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

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符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漫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司不行一旦有患雖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斷英斷使

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

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官方苑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為之高宗指示曰水銀三之此買之江尚書家上心一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私販私知之力求去

應辰接物溫遜遇事持正不曲流落嶺南十有七年論死始還朝剛方正直不避少後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拭呂祖謙深器許之皆以造道之方嘗釋先已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

王十朋

忠文公

字龜齡温州龍川人進士第一歷任興隆興國官至龍圖閣學士少仕卒年六十謚忠文

十朋資穎悟日讀數千言及有官後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上親政策士論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實可為國計十朋以權為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獨石也言公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法而戒未然感福一出

持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官中服綈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注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幾幾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為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

時以四科求士師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科獨以應詔召為秘書郎兼建王府成學教授先是教授人講堂后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師位數級中坐

金將渝盟十朋翰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一而相殘
賊然一主斃一主身嘗為中國利要亦自備如何禦
敵莫急於用人今有戶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
有長於用兵士平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按閑置散
或老於藩郡願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益指張
浚劉錡也

又言今雖雖歸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槍死百槍
生也揚存中以一衛而交結北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
於恭顯王氏之相為始終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
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

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
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
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賢門諸軍承受
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
之監諂將帥剥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
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紉

秦檜久塞言路全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箴李浩相繼
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

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
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

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
協克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

累遷國子司學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
之人三有一職一任賢納諫賞罰是也

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
天子之為天下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三盈成而守者
同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高宗同宣
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
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
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

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群臣奏事則曰當如荆業
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此
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
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
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
可冀矣

論史治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誣讒忌言蔽賢欺君誣
上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請陛下雖能如舜之
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之罪紹興密運行都浩嘗為屬
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典祠

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
相洪造請故學基益其園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
予人移知饒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
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

十朋前在湖劄奉錢勠貢闈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
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
諸生學宮講經論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
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遁亦願償訟至庭溫
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
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早入境雨至湖

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
地鬼神

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隆興
三年謚曰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廢內友愛二弟郊
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
葛亮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未竟張弼稚
敬之

吳芾

字明可台州仙居人進士歷官紹興間以龍圖閣學
士致仕卒年八十

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
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放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
通判處發越三郡檄舊苦丁綰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
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
高宗專務脩德痛自悔咎延見群臣俾陳闕失求合乎
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

遷殿中侍御史

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襲上疏勸親征車
駕至建康芾請速駐蹕以俟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
有密啓還京者不待後臺議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
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
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慮後思歸之人非為國
計臣恐四鑿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
矣

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陞辭陳裴昀對唐憲宗為治先正

其心以為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
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氏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
相次執役幾二十年市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
曰循理里曰信義以發其之

知臨安府內侍家 殿傳酒家保市捕治之制于市權

豪側目

帝前後守六部 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其民懷惠利
再命太平和厚去元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
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
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倚晚退閑者十有

三十卷
年餘號湖山居士為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

陳良翰

獻肅公

字邦彥臨海人進士 紹興隆興間官至敷文閣直
學士卒年六十五 其子持謚獻肅

良翰蚤孤事母孝資直為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三年
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
以寬催租不下之付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輸公咸得
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吾之懸鏡耳
除又止言金丹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言故土况
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

邱之

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
翰論其元詔為七人

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
俾極陳今日所未到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
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
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未至誠
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嘉歎
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
光宗立時謚獻肅

杜莘老

字起莘青神人居工部南十三世孫進士仕紹興隆興間官至直顯謨閣知遼寧府卒年五十八

莘老幼時方營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秦檜死親良臣奉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

莘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上書論莘整氣所生多為兵北國家為民思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

天威以脩人事思慮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于寧時應詔者衆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者以莘老為首進一階

陞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勿恃其不來待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

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者至凶禮又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歛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終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

曰古今無是卒正之

上決采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為異議所誘諛言所惰則人心有待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並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冑者願更留聖慮事皆施行

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事高宗問其清簡獨慶甚重之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莘老及也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甚盡者皆得其本脉

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何所是為言其決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其無隱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宗受神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脩內政養根本

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
散其家訟寃止李浩以買妾事言其罪是擢之疏方上
權泰政劉珙之奏曰李浩為都督其子為氏為其所誣
臣考其本末... 留中不下... 欲還其
所沒世... 不給還...
浩天資質直... 不以利害動... 立朝慨然以
時亨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事為都元卿已平生奉
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取干以私淳熙三年卒年
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詔特贈其賢殿直學士

陳敏

字元初... 觀察使... 薦擢... 至是... 按諸... 精勁善... 命李耕... 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
州刺史
赴關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
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城
阻為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為統制軍于荆
漢間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汴無守備若曰
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
還駐廣陵時金兵南來渡淮敏又說其歸師復不
聽敏遂移疾歸姑蘇金人議和詔敏還子孫陽敏請其
朝謂滌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無知軍事與公人戰

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市城復敗之

乾道元年遷守觀察使臣等上管帶新步軍司公事

臣等任周虛無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

和不

城

無常階除之用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

臣等知高郵守節仍賜築城屯田之費

臣等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

事皆議欲成守清河口敬言

金三三出清河必遣人馬就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

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

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北方者五清濟渴賴蔡是也通

南方以入江者惟楚是耳北人舟車自五河而下將

謀渡江非得楚州運一無緣自達其世宗自楚州北

神堰鑿老鵝河通戰船以入大江南遂失兩淮之地

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

尋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

守楚州北使過者解其雜理堅新

以歸正人二百家徙歸降授忠州州

總管改江西路總管兼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

總管改江西路總管兼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

軍又命遷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
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
知楚州後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廣德軍承宣使

登江居士尹直纂集

虞允文

雍國忠肅公

字彬甫隆州仁壽人進士歷仕紹興乾道間官至左丞相封雍國公卒謚忠肅

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祺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株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跣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兼州秦檜當國

蜀士多歸檜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逵首薦文文登對請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刺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

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衛管軍以宣寺乞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上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衛交結中官宣和明受顧鑒未遠上大悞立罷之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命允文往燕

湖越顯忠推交軍且帥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赴召而軍猶在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生散解鞍束甲坐岸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士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義義曰金主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撫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死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五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報明日濟江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統一萬八千允文命諸將引大陣不動分舡為五其一並東西岬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岬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時俊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于尔俊即揮雙刀出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鰭舡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劫于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十餘級獲萬戶二人俘十戶五人反生女真五百餘人以進聞檣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海舟趣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至因夾擊之役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舟以捷聞

顯忠至自燕湖允文語之曰敵人揚州必與瓜洲兵合
京口無備我當注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樺宣萬
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

召對上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允文再上疏大畧言恢復莫先於陝西五路新復州縣
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
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具移書陳康伯

乾道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為相籍人才為
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研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

胡銓周必大王子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
八年二月授允文時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
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至是以病乞辭機政又薦克
家靖重有宰相器始同相

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
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
言異時或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
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
詩遣之賜家廟祭器淳熙元年薨贈太師賜諡忠肅允
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

度入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
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汪唐書五
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
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王蘭

字謙仲廬。進士歷仕乾道紹興間官至樞密使。王蘭乾道五年進士第為信州上饒府鄆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事除武學諭。年辛學蘭之法為立道周上日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蘭遷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蘭敢言宜加獎推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陸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蘭願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爾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開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退即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时政關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舉職給舍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止之乎光宗即位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蘭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語人心者輒留之納諸紳士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蘭盡言無隱然嫉惡尤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劉珙

忠肅公

字共父崇安人子羽長子進士歷仕紹興淳熙間官至江東安撫使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珙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召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太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無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違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石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為浚所知此特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檀輿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

者行疲急發失教程外迎之代其員任主則揚賜過望
軍感奮珙知然可用徵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
捕斬詣吏者除其受賞欽與寶連戰賊追至莽山賊
黨曹芳黃洪等率金以降之軍軍還者尚衆珙諭欽等
却兵聽其自便珙率納兵給糧歸曰里第上諸將功
次有差上聞之曰近世言生但務清談經論實才蓋
未之見朕聞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群盜而功狀
詳實將何以賞之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立建勳朕意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
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
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
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
稱善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
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
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兼叅知政事奏除福建鈔監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
及廣西折米鹽錢蠲諸路累年通負金錢穀帛巨億計
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
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

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
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止直有才肯任
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
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
所及行召卿矣
以珙為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六上
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
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
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
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
安南貢象所遺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然珙奏
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
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豈豈仁聖之所為
哉
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旱
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緒秋苗米十六萬六十斛禁止
上流稅米過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
運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
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糴糶者不取償起是年
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疾革草草奏言恭陳仰文近習用事之職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當朝綱以系士氣以系民心以維咎皆在北陳俊卿忘矣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等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未能為國殺身餘取為恨

梁克家

儀國文正公

字叔子泉州晉江人進士歷仕紹興淳熙間官至右丞相儀國公贈少師諡文靖

克家幼聰敏絕學思日成滿紹興三年廷試第一授平江府判

召為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突有變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今從後臺諫卿監郎官雜職疏闊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今建議不過三說曰

將兵財語甚切直

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過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為德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惰默奔競上手筆獎諭

乾道八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之上願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克家未得辭以為已憂既得辭固宜甚樂

元六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歲權倖不少假借而外

淳熙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
命以內司無侍陪賜第在府存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
年六十子書齊上為一母弟贈少師諡文靖初唱第
時孝宗由邸入宮愛其風度遂寵及登政府眷寵尤渥
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

莊敏公

字明遠自新安徙居浮梁進士歷仕紹興隆興間官
至福建安撫使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
敏

第進士教授衢州沅州用石俟為學正守校書
郎輪對乞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官將帥高宗行其
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時馬時和戎歲久
邊防浸弛澈陳養民蓄兵自給孫修之說累數十言
顯仁皇后橫宮訖後議者歎其口隅士庶實在其言

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憲宗顯肅諸節四陵舊
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灰
燼里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堦界內不許開
故合宿願遷出若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

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
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寶子祠紹興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故秋嘗隱
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為金人
今荆襄無統將江海乏備釁因陳備機十二事

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即位銳意
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進
討浚守唐王宣守鄆招皇甫侂於蔡

蔡之孫荆襄之孫因古長梁築塘募閒民汰冗
卒為度三給種與牛授應會歲可登穀七

十萬為解民償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畧就

浚為江州軍謀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

浚為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

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

惟無私不欺尔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

十卷奏議十二卷

葛邲

文定公

字楚輔吳興人進士歷仕乾道紹熙間官至少保卒

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享光宗廟庭

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

府上元丞會舍人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援

而辨留守張浚三編皆器重之

登進士第蕭之敏為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

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

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

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為先又論

征權歲增之

特召復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

救荒三事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和政得失邲應詔

大畧謂虞允文制國用而庫之積日以空戶部之入日

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

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播刻取償益酷其是給事中

邲為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寧以過人出花詩

命邲屬和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邲為學士上專

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

收人財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求公論惟恐其不聞之

章宗即位郊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欲有寵卿曰宗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享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李彥穎

忠文

字秀叔德清人進士歷任紹興間官至參知政事卒年八十一贈少師謚忠文

彥穎少端重強記覽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五餘杭簿守曹泳最效酒家等為官監利其貨其多爭之泳怒戒吏嚴煉不得豪舉其貨其多爭之泳怒敗盟張浚將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挺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羅督府良翰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御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

經筵張栻葛譚言先生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澤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

無婚期肅然永日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宣

至過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憤則峻而農民

怨闕征苛察而自誤然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
怨稟給賸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議不時報而久繫
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時貸命
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討償負賊者怨人心抑鬱
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

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塘來恤禮散失事出
倉卒上下罔措每有司以事付之吏計酌損益便於今
而不戾於古當定廟制以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
號世祖表率禮官頌而高宗僑奏曰京廟之制祖有功
宗有德藝祖規則太遠矣高宗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

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之萬世不易在
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
宗失昭穆之序謹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
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
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止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
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群臣集
議表上議如初遂論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
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
商高宗實為有證始詔從初議
聖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詔從衆議非所以嚴宮

崇凡違宜一切禁止

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乃辭且薦陸游自代
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袁曰旦
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袁乃
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

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
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己任賢時酢庶務不在於
勞精神耗思慮肩事為之末也

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
袁繼奏謂止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歛賢之
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據
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
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
所以為磨厲之具也命遂格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
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
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
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

耶律迺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持
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

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義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命遂不行

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合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充為諫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間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

拜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

袁積夢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劾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廢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袁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

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先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起假託為姦使真偽相亂特付出戒勅之

彭龜年

忠肅公

字子壽清江人進士歷仕乾道開禧間官至待制寶謨閣致仕卒贈寶謨閣直學士謚忠肅

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從大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

俸聖諫之氣不聞改易聖諫以伸偉臣之私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難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陛下所親親也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来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

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官官文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

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

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盛頌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

已因被越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胡善黃裳同奏樞密院南內因定過官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

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

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紉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下不報迨歸見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便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

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
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冑朕之肺腑信而不
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冑祠已乃復入急年上疏
求去詔侂冑與內祠並年與郡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
閣致仕卒

急年學識正大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
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閑悠
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
者急年於閑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
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

其揭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
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
忠字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忠肅

周必大

文忠公

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進士歷仕紹興嘉泰間官
至左丞相少保封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

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
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
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省正字
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

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為分章析疑
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記注壅
必大請言動必書無脩月進迺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
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上以蜀為
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其賦應詔上十
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罷煥容位官吏
轉行廢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
曾觀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之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
金安節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
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細

宣帝詔謂給舍為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尔必大入謝曰審尔則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曰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

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鄧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常賢號曰儒者而持孫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難伯哉頃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

上喜其精洽

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

趙雄使金賁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畧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兼權兵部侍郎奏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郡官

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還德殿出予詔舉唐太

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若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條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庶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革二弊

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暉疾速撰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國門說露章

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益重

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

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祖謙澹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進吏部兼承旨

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合宮五輿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苑幾六年制命

溫雅周書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

際泰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敢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惜之

有介樞房之授亦為即若上俾諭給合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視維持豈可論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

此任責非任怨也

除知樞密院上曰毋見宰相不能廢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首本末可輟卿也

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白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楊州武彊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守郭果請移荆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

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也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密能召主帥使無敢不

自言正符二人不能開予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指置之妙也

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俟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其當必大曰此豈為當時耶立論之

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頃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憊至倦勅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諸君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

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命留身議少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拜左丞相許國公

公

何詹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選之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為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親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詹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體象觀使判監與府不赴後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

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俟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其當必大曰此豈為當時耶立論之

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先是布衣召
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遂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
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偽徒私植黨與詔降為少
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
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為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
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家其墓碑曰忠文
著德之碑

留正

忠宣公

字仲至泉州永春人進士歷仕紹興慶元間官至左
丞相卒謚忠宣

正六世祖從效入祖為清遠軍節度使討郛國公紹
興十三年正議大夫授南恩州陽江司清海軍節度判
官龔茂良守正言存法初盜賊滿五貫死海盜加
等小民創利奉命而重辟請鑒梓海上使戶知之民於
知避

知循九世孫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恃

靖康金人犯關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

崇尚名節上范意

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願見正謂
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迺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
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乞奏御詔後之
燕雜吏部尚書言用人必先論相陛下意在恢復而相
位不能任輔贊豈精選人才與圖天下時相豈不樂以
顯誤國直學士出知紹興府

知額別奏歲上供米不報及為相額一萬八千石知隆
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

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

乾道初羌奴兒結起大渡河據安靜皆侵漢地幾百

里正家校諸將以歸盡俘其黨悉平進

款文閣學士尋以在正在蜀以簡素民歸裝僅

有數簾人服其

除端明殿學士知樞密院事兼知政事同知樞密院

事孝宗案於內不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決

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箇正純誠可託

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兼侍立隨龍恩排知閣門事

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

張昉開持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

張昉嘗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

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

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豪髮不可干以

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為皇子嘉王

綱善世號得人

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事事處分得

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奏

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

不可回天下至大機路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

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
此以注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緣
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

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

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踰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

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正嘉王儲

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

欲退閑正得之始悞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

未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

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思及下人耶積

數事失上意僂宵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

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

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文字進入宣付

史館從觀文殿大學士

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

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發正嘉

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園豈弘毅有而不足耶

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同姓

之卿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

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行世寶慶中趙忠宣

胡晉臣

文靖公

字子遠蜀州人進士歷仕紹興淳熙間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文靖

晉臣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為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耶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侍上覽奏色動

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詔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益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

累遷侍御史兼兼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為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眾物論歸重

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減恩借名器為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

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惟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

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靖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汰剷切彌縫績密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沈煥

端憲公

字叔晦定海人歷仕乾道淳熙間官至通判舒州卒
贈直華文閣端憲

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
舉進士授餘姚尉楊州教授召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
淑諸人登幕廼見學音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
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
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
與職有二乎

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張
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
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帝脩奉官
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妄
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
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
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

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如常曰晝視諸妻子
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
謚端憲

王天猷

字仲嘉慶元

興乾道間官至敷文

直學士

紹興七年以

五年進士第

禮部服如退李

龍遊縣大猷請

遷太宗丞無吏部

實有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

孝宗顧謂左右曰雖通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

丞相洪适薦無文等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

建東宮無太子一為德侍講兩日一講太子多寓規戒

太子嘗出龍大

猷曰鄭衛之音且習為俗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

而止

孝宗清燕每訪以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

卿等款語欲知朝政聞卿等情利病為言前聞可極論

之大猷遂陳耆長願直諫經制司

兼催科之役厲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免其居近場監

貨錢射利隱寄四產害及編氓宜取二等以上充役又
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韓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
又論沒入貨產止可行於疆盜賊吏至於倉庫綱運之
員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
轉對言捕酒之害又居官者不得鑄銅為器上嘉其曰
卿前後兩言皆今日可行之事

知泉州毗舍耶嘗掠海濱居民歲遭以勞費不貲
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
毗舍耶犯境大猷曰毗舍耶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
豈毗舍耶耶連連之

三藩請鑄錢三萬鈔泉廣二州等臣督造付之大
猷奏法銀不下海中國方禁銅鑄奈何為其所役卒不

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
浩深歎義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為與仁錄率鄉人為
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欣勉所著有遺齋存稿惜
志訓鑒等書

楊簡

字敬仲慈溪人歷仕乾道寶慶間官至寶謨閣學士
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
答有所契遂定師弟之禮富陽民多服實而不知學簡
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
以聽使自吐露

一府史觸怒帥令鞠之簡白無罪命鞠平旦簡曰吏過
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撻汝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
大怒簡取告身納之某愈力知樂平縣與學訓士諸生

聞其言有誨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言簡宣獄中謝以
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
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
出境外呼曰楊父

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言言昨者
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
死易危為安人情安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
辨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言忌義
臣恥之未幾亦遭斥

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

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福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為涕泣

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漏過八刻上目送之

知温州校文首羅效籍尊敬賢士私雠五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撤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姚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遠節川是不取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帝遣使至郡察使於簡為先世喪出郊迎不敢當從

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送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着筵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俟者外頻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知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三使者衙天子命辱臨郡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借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亦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跡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刺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

與驥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

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聞者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綠道傾城哭送

金人大飢求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遼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斷斷斗升粟而迎殺之斷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奏哀痛言之不報

寶慶元年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奏大夫

章穎

文肅公

字

歷仕乾道嘉定間官至禮部尚書

字

宗嗣服下詔求 穎為禮部尚書附

字

一孝宗稱其文 穎為禮部尚書附

字

章穎為亂郡僚 穎為禮部尚書附

字

為郎奏穎有協贊之功 穎為禮部尚書附

字

對 穎為禮部尚書附

字

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問繼母計引不還事之文

字

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待從朝列集議太學諸

字

生疏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議

字

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待從朝列集議豈

字

將啓進迎希合而為苟苟進身之計乎

字

穎佐官用事穎待從朝上曰諫官有言及進退還者卿

字

等請何同列穎無可否穎亦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亦

字

以敵人漫海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

字

諭汝愚無昧其言不報奏請待罪與卿

字

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讀對延和殿上殿口碎為權臣沮

字

抑甚久穎乞脩政甲寅龍飛事述穎除吏部侍郎尋

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兼令憲玉牒辨
証余端禮趙希愈甲寅龍飛託反趙汝愚當時所記事
考訂刪証後實上之

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

穎擢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雖仕與還寒而
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與朱熹適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
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恕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
宗注 穎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
耶 穎光祿大夫謚文肅

黃洽

字德潤候官人歷仕隆興慶元間官至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

治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作故事本此軒
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給選不用
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
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檄
宣文字繼為太學國子博士樞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
奉祠

召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亨不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為謀上矚然洽除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

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度差官按視安集冷亟奏
使臣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
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
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遠邇安能適歷乎
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繁事分而察精

洽所論列未嘗摭據細故他愚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

大天上方經志神武曰曰諫言願之太象君子以慎
言謹言曰欽言曰語曰今曰謹言曰之況其能乎曰筋力喘
息之間一有過差曰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
仁義之舉可為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

進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主之命
相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
祿重則職當書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廢職舉則天下
治矣昔者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
細為朕卿耶

除恭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之地不

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當陛下屬乞歸田尋畧授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事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託風雨未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寡不欺親信不欺君姪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六年歲次之十九賜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正有大臣體國剛推爲名臣

曾三聘

忠節公

字惟正，江陰人。進士。歷仕乾道、慶元間。官至知鄧州。

乾道二年，以知鄧州司戶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
奇策，中書省以爲難，列車弩六人視之，而箭前之，所及止
二百八。步公以爲克敵，乃較之上，費不及十之三。一
人視之，則射可及三百二十步，利害顯然，乃不果造。
光宗不親重，華公中外皆恨。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
未及言，會以它事不合，去。三聘謂丞相今派默而退，

聊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國庭
之內，閨門、祿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群臣莫敢深言者，
避嫌遠罪耳。公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

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天亂將作，小
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
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疏先窺
間，傳一紙之機，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
朝謁不然而臣實未知死所也。

孝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洩洩曰：『其臣恐不幸而
有狂夫，茲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

傳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爲動。

孝宗崩，帝疾不能執，長朝論益震洶。三聘曰：「謂今日事勢
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等其職，今復
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

孝宗立，燕考功郎。後知鄧州，會韓侂冑爲相，指三聘爲
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

侂冑謀誅趙汝愚，遣宦者召三聘，三聘以終不自
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
節。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四終

大矣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
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
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悞災勿以臣下之苦言
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
故而與漢唐李唐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為無他
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
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
良將如蕭何所寄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體勿使賂宦
者而得施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
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
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
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
之所告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脩政之
策庶幾上可消於天交下不墮於敵茲
東宮講官閣帝親擢萬里為侍讀官以得端人相賀
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一太子深教之王
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一人才又問孰為
才即疏朱熹素樞以下六十人以獻一大第擢用之
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
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

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
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
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初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
務萬里上疏一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
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屈也太子悚然
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亦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
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諫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
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
以互秘閣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借非
權臣而借於權臣援非盜賊而援於盜賊其惟朋黨之
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蓋天下人才莫如朋
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天下前事已然
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君子從
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其黨某黨也
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
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文閣
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一實授開學
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

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
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
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
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患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
國之日也侂胄專儲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
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
外至遽言侂胄用兵用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
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
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事于筆遂而逝萬
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

著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

宇文紹節

字挺臣成都廣都人進士累官乾道嘉定間官至簽
書樞密院事卒諡忠惠

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諱紹謨間侍制父子皆以
使北死無子孝宗恩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
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護府制知廬州時侂胄議用
兵紹節至部議脩築古城初造皆枘專為固圉計准西
轉運判官鄧文龍潛於侂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
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
之志而無復讎之畧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
國力妄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

吳玠據蜀趣紹節赴關任以西討紹節三謂大臣曰今
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
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
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張
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是臣欲易
丙紹節曰方謀賊初安丙一程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
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辛不易

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興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
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計開上嗟悼為改月朝享進資政
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應孟明

字重寶婺州永康人歷仕隆興元開官至吏部侍郎

即

少入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

諭繼為浙東安撫司官樂平縣丞

守御史為御史監獄王蘭薦為詳定一司初令所刑

之官輪對首論通奸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

大敵之在境而一日忽乎會璣苛酷之吏亦去吾

民得無不安其三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

無乃哀正之門未盡開而燕聽之意未盡乎乎君臣之

間戒懼而不自恃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

隱為憂以邊陲為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孝宗曰

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他好正恐臨朝

或稍晏則萬幾之積自此始矣

拜大理寺丞故大理寺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

殺人建繫幾二百家孟明察其寃白於上上命之出為

福建提舉常平陸游曰朕知卿愛百姓然吏事有

不便干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曰有才

而不學則流為刺薄惟上之教化明取人使回心向

道則必倍於人帝曰誠為人上者之責

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初廣西鹽易官
帳為害少家戶無多折閱進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

公以文病北還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

禁卒朱與結集黨侶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
導致韓門斬之

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卒

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平遷端佐宵嘗
之客議以諫官拜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

重之

徐誼

忠文公

字子宜温州人進士歷仕乾道慶元間官至江淮制
置使卒諡忠文

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
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不悅顧望諫諍曰若是則人主
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熙寧諫對以
官祿則荒其君驕商賈則破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
謂不以官自惜矣

知徽州程祥屬光宗初受禪詔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

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歛縣有妻殺

六繫獄以五歲女為証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

緩之未獲也會郡定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

言我子欠租久繫獄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

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

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

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促賈恃功一責請解望誼

告汝愚曰異時必有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

雅器誼除授建明多言訪誼隨事裨助不遺形迹怨者

始罪

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仇冑罪狀仇冑疑汝愚誼知其情
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國練副使南
安軍安置

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侍制移知建康府
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
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進流江南
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諸將
敵勿從中御朝廷俱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
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
自為圖或後謚忠文

吳玠

文定公

字德夫醴陵人進士歷仕淳熙嘉定間官至京湖宣
撫使卒謚文定

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畧廣西玠靜
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玠薦為本司準條差遣玠李
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玠請賞勞誅罪燉玠是
錄玠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聞不
踰時玠悉就擒

光宗以疾久不親重華宮玠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

白之一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路
又白寧祖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
事不行求去玠責之曰今安危之機
繫於新舊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傳良為改容謝
書即除監察御史上極修大內將移
親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
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
屬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
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

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直通以御札昇
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臣等既駭史浩
浩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臣等不以
浚收利鈍異其心臣等志茂烈
張浚也孝宗皇帝親恢之志一紙不臣等相臣終始
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臣等人耳議皆不
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初崇
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
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餽貽書當路請召義士以保
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要分
撥臣等以并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運試良
策予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
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
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
百萬計以備進計拔重遠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衝
後皆為名將
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崇死
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繼請親了翁
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廩死
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

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猶
初從張浚學乾道初朱熹會試于潭獮又親受湖湘之
學一出于正傳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諡
文定

徐僑

文清公

字崇甫義烏人進士歷仕淳熙端平間官至寶謨閣待制謚文清

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無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迂丞相史彌遠劾罷

端平初與諸賢俱破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刺主闢下逮郡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憮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才早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括克郡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陷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又言今女謁閭宦相為囊橐誣為二監以廢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忍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問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衣重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

嗟太息

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道汝愚侑食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迂丞相意力為休致帝諭留甚勤

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祀卒謚文清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以真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項安世

字平父江陵人進士歷仕淳熙嘉慶間官至大府卿
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遇重華
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
閣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
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
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
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注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
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帝宗即位

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
本不地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校輿
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
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
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
至統道淳熙其新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群一有司
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衙前工役器用
之費幾何嬪嬙宦官寺觀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六
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
其為後且繼後用不量賦而至於後且繼內外上下之

續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而
誇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人主之費累重
而當首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而土兵則兵可
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下而不敢首兵
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宮掖難不取省
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嬪嬙宦寺陛下
事也宮中老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省則省之官
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皆風而省矣走不
暇爾撲成風民志堅定民主日辱雖有水旱蟲蝗之灾
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变可為也復祖宗

之業聖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
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中書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
竊謂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給奏給
合恩之必徽徽是以為此駭異也夫人主愚不知賢亦
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愚
不聞公議亦明知公議之不可而用之是示天下以
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千里外陛下因
位亦數日即加號召界以從官伴作天下皆以為
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之舉朝驚愕不
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毋使熹使

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
重慶府未拜以病終嘉慶元年卒

劉光祖

文節公

字德修陽安人進士歷仕淳熙嘉熙間官至顯謨閣
直學士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

幼出于外祖覃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
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大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
下躬採甲冑間馭越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
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越馬之事敵聞之適以
貽笑不若以示武

淳熙五年召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

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又兼禮部時殿中
侍御史關上方嚴其選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
其人止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
矣光祖入謝因論近臣世是非不明邪正互攻公論不
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
之禍者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
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
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命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
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
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同主之所易

明主之所難聞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

遷起居郎集義卜孝宗山陵與朱熹書曰山陵土

薄水淺乞議改既而熹與祠光在言武帝不祔沒

黜唐之罪之於熹熹曰唐介非熹熹旋悔熹明

先聖之道為今者儒又曰一臣此陛一初有大寶石像

考德以初政之善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熹且曰臣

非助者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

汝愚既罷和侂胄擅朝遂曰士大夫為侂胄道黨禁錮

之尤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

身而世方以道為偏小者治文章以應時而時方以

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官張奎指為

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人之許自便

以實謨問直學士知漳州府詔以閔雨求言先祖奏文

直乃吾不共戴天之讐送死于水陛下為天子不知

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夫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

也青鄆願會求通第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入歸而

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怒也且金人告

其巢穴汗我示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否昔日朝

會之廷乎

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

論諫激烈似蘇軾怨則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所著後

溪集十卷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五終

澄江居士尹直叅集

趙汝愚

周忠定王

字子直，號直學，世孫居餘干，進士第一。

歷仕淳熙嘉慶間，官至右丞相，卒謚忠文。

汝愚性純孝，親病嘗割血和藥以進，母喪哀哭，聞雷則

披衣走其前，嘗寒夜遠歸，後者將叩門，遽止之曰：無恐。

吾母露坐達旦，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

已製衣，未服，不敢服。母喪哭泣，嘔血毀瘠，終日俯首，極

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

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

歲值卯，謂卯鬼神也，終其身不食兔。

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始不負此生。

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

省正字。孝宗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

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源

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因之變，源

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典兵職。

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曰兵、曰財、

吳氏四世專蜀，兵禍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

學士，制置四川，無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為逆，愚汝愚

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

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富人黃氏侍光

宗於東宮，及即位為后。李氏意不能平，冬十

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雨，暴至。光宗震懼，及暮，宿青城

宮，妃暴薨，駕還聞之，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

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

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

宮，是至多以傳音免汝愚，往復規諫，又屬嗣秀王伯玉

譏議，汝愚嘗言：光宗及后俱謫北內，從容竟日

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

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

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

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為捷

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

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

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還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

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臣固

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詠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

孝宗崩中書以問汝愚恐上疑或不入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閣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日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卿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

出簾前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難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于未宰相以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皇太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首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悞因朝臨伴仆于庭密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果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果因繆曰

郭果儻不同李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詞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卿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生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汝愚迎之明日正以五更角與出汝愚心益搖汝愚意謂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道潛謀謀可以自意於慈福官者乃還歸汝愚以內侍之意請于憲聖佐胃因所善內侍張宗正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閣禮見而問之佐胃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

取類者道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汝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佐胃安在禮曰臣已晉其奏命憲聖曰事順則可矣諭好為之禮報佐胃且云來太皇太后於吾皇於前無恙引執政佐胃復命汝愚以其事語陳駁汝愚意未及步歸間其夜以汝愚北內禮使其婿昌朝密製恭親王禱祭群臣入王上汝愚百官詣大府前奏汝愚

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
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意
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然事重天誨之天
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始出所擬太
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就喪曾有御
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
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乃命皇子即
位皇子固辭汝愚奏人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扶
入素帳披黃袍汝愚率百官再拜奉詔諸凡應哭盡衣
素服出重華殿東廡坐百官起居訖上命汝愚兼權泰

知政事晉正汝愚乞免兼職乃除侍進右丞相汝愚
之卿不事廢君臣之交敢言功乎乃命
院使汝愚奏
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
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撓
虞其姦趙彥逾以嘗意於郭景
列至是除四川制置使不與
當時賢者姓名指為不忠之黨上意未
能決

杜稷則一網無遺仇宵然之摧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
言沐嘗求節度使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
不利於杜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
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復出守之命遂以
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
中外洶洶晉正丞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
為亂兩宮隔絕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
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
稷精忠貫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太
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

罷用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翀林仲麟蔣傳徐
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
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
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河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
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監
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來龍授鼎假
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
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
蓋其驗也而紘者以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
麓唐戮李林甫事亦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

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仇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鏐所窘暴斃天下聞而寃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五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寶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仇胄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

真德秀

文忠公

字景元浦城人進士歷仕慶元端平間官至知泰政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

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主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闕帥幕召為太學正

言仇胄自知不為清議所容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

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聽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口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基說之德秀恬不與較嘗以詩用德秀會言官觥之德秀力辭

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二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言片皆所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熹諫且出力以解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辭賢

昔得自當承等傳伯成以爲官論事去系幼學以詞臣
論事去鄒應龍許夾又繼以對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
能大有所矯揚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
設有不安危大利害群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興
陛下言勤訪問庶幾明黜陟三者而已

府史預遠方以爲祿縻天下士德齋僥然謂劉倫曰吾
徒須急引去使朝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
請去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

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東
家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

江東日爲朕搏節財計以助邊用

德秀以古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詩征至者歲不三
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三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樂
德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別泉多大家爲閭里憲稱
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
敗血德秀祭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

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瘳
以嚴尤習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益於顏
與南安以弭不虞鹽寇

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

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
勉其士罷權酷除解白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難食
既極力振贍之後立惠民倉五萬石使出糴又易穀
九萬五千石分十二時置社會以備民糴

會立義阡惠政遂永
理宗即位召爲右學士尋擢禮部侍郎
見奏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行山之
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廢人倫之變流聞
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災非濟王本志親舜所以處象
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

過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

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
神燕閒之地仰瞻極楠當如二祖賓臨其上陛下所居
慶雲迎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義浸備以
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竊執者惟學可以明此
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
喪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
時不併之臣下執喪之禮此十載無窮之憾

德秀屢進數言上皆虚心開納而稱達益嚴憚之乃謀

所以相識畏公諫未敢發給事中王盛章始駁德秀
所主濟三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勅之遂以煥文
閣待制授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熹常又勅之落職罷
祠監察御史梁成太又勅之請加軍器上曰仲尼不為
已甚乃止汀寇起梅秀薦陳韓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
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韓計平之

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迺者靈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
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
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
不可為或咎寬仁太嚴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

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為書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
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尋切思賢
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除知天永命之說謂敬若德之哀
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然遊弋射之娛禽獸犯馬之玩有
一于茲皆是害故上欣然嘉納

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
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
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
起坐先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親視朝贈銀

青光祿大夫

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
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
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公進所至惠
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下時為傳頌洞
奔擁出閤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不視不置時
相益以此忌之輒擠不用而聲逾彰

自佐宵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頭
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
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功也所著

西山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講翰林詞草四六獻忠
集江東採菰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
謚曰文忠

曾從龍

字若錫泉州人進士歷仕慶元端平間官至樞密使
初爲一龍慶元五年始其士第一始賜名各授簽書奉
同節度判官遷中書選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
人兼太子右諭議
從龍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閉門而以次官權攝者彼
惟其出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
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
至如渴望飲是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
守使帳借請必不下萬緡郡帑所入幾有常數而頻年
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必私懷愛其病欲
望所詔二三大臣郡守有聞即時進擬
開禧間出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內從龍寘于法索得
婦人衣命梟于市
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議繼遷兵部
復官詞頭以鐵柳令姪女錫資財結姻蘇師旦之子故
也
嘉定六年秋陰雨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蓄人材銓
選備帝善其言

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
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
時謀王斷國皆錄此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
務根抵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氣象萎蕪願
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
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參知政事疾
胡桀慘士排沮正論陳其罪桀嗾言者劾罷以前職提
舉洞霄宮

端平元年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
役社論南兵輕進易退永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以樞密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
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之

余端禮

忠肅公

字慶恭龍游人進士歷仕淳熙嘉熙間官至左丞相少保鄧國公卒贈太傅諡忠肅

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縮錢率三取出一絲不輸絹而折其估以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以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紙錢六萬

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若先聲後實以擊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廷者警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鍾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敵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構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鑿而擊之若因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幸差於黃池之後而越兵入吳此構虛之機也敵國

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入勢窮蹙其後而擊之若高祖之追項王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不察機之已至不可不察此備邊安若大山以此意觀之敵之機不可不察也如志上言曰師可謂通乎謀也

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涕涕涕涕禮奏太上遣韓大喪之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憤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禪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庸恭不能任及端禮作胃以傳道之勞獲竊威柄汝愚等欲誅之端禮而汝愚遂端禮不能過但長吁而已

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言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
丐去不許

進左丞補攝禮在相位其子順和雖然為佞胃
所制壹鬱不恆志稱之遂以次子駿為學士授舉洞
霄宮學頭之判潭州元復以順和授少保邠國公
致仕贈太傅諡忠肅

倪思

文節

字正甫湖州人進士歷仕
諱問學士

乾道二年進士

其翰林權直

並學士

精敏在廷請數

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庫以待軍

用至紹熙移用始頗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

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世歲所入約四百六

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括自

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充初由是費用有

節

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

同宰執宣引房侍從奏論奏上稱

除禮部侍郎上又不過重華宮思

李皇后寢預政思是謂姜氏會齊

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

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

子漢之呂氏唐之武彞幾至亂已不以言也公也上陳
然趙女愚同侍經筵之語人曰謙直以公之言不遠也
召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既胄先言致殿勤曰國
事如此一世人望之宜專以潔已為要武思報曰但恐
方拙不能伺時如耳時赴召者未引對之時胄或勸
用近例思曰私心不可登別未見君乎速入見首論言
路不通自呂紀便論而朝士不敢論自呂祖秦編
窳而布衣不敢論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思以去籍
論之以呈稿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辱之者北伐之舉
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

言不致輕動

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
實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略
又在所不論也佐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佐胄曰公明
有餘而聽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
蔽此聽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
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時國忠時也
佐胄悚然曰聞所未聞

除權兵部尚書無侍讀求對言大構方歸所當防微一
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

之實今佐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
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
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

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
自宰執當同進此專聽佐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
史彌遠上章自辨思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怨踏往報宗
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樞臣之弊並任宰輔以
監樞臣之失彌遠懷惠思請去益力以實誤閣直學士
知鎮江府移福州

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
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元禪帝之
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惧今制詞所打此弊為誹也天
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
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審臣借
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
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李繁

字清叔崇慶晉原人進士歷仕乾道淳熙間官至守太府少卿

繁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糴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枯易米作糴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飢叩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

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和興元所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飢創

外和糴在州者獨多繁常匹馬行所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飢者和糴病之也法數行下葉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

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餉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因葉用度以聞奏請用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然如葉所費之中斟酌損益交科糴為官糴貴賤視有不使虧民之價出納視量勿務取主操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二年繁上奏時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詔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近誰

是軍餉坐給而田里是計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頗賤父老以爲二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繁像祠之孝宗首問糴事繁曰石成大奏李繁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繁曰是太不可得李繁也上意方嚮用而繁亦曰監酒和買之弊以害民言會有疾卒

初繁宰眉山以兵柄未有不爲蜀亂終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爲蜀亂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誠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爲忠後葉總餉事

葉總餉事會糴惡孝宗以聞葉總糴其糴以進挺之奏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而既誅曦母語人云吾等進頭爛額耳孰知李公先見者乎繁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純溪集一百卷

趙方

忠肅公

字彥直，衡山人。進士，歷仕淳熙間官至端明殿學士，贈太師，諡忠肅。

方早從張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安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

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惟科不擾是懷，科中撫字。」

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京湖帥李太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和議成，諸郡寢弛，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

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勸諭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

牛直煥章開蕪樵江陵府，增修三海八景以壯形勢，進秘閣直學士，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兵巡荆湖，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西兩

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十餘人遁去。

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襄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襄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

襄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

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十餘人遁去。

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襄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襄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

襄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

毒下會新黃繼陷詔趣方進救方必命國保鄂再興援
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新之靈山伺金人歸而
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
來會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
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
微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搞師第其功上
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内勉以
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
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
夫累贈太師謚忠肅

婁機

字亦幾嘉興人歷仕乾道嘉泰間官至參知政事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

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場丁父憂服除調合山主簿郡安
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
材植一出於官民樂輸趨兩旬告畢七縣鄰邑率以治
績聞調於潛縣丞性賦性正版籍簡微訟與學校
政和兩安縣巨室實地為塋城發地過石後竟免償機
曰故得金將誰歸通判杭州平反冤獄蜀帥京故友辟

參議幕中不就

遷宗正寺主簿為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
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選
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
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于中以獻太子真之
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

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
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下等誠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
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誨以強軍律

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

察御史請未退而除命頒太子志慮幾不忍舍機亦為之感

蘇師旦佐勢長作蒙蔽自肆其奸計去而獨倖機韓侂冑以開邊機口阻之幾於不美今士卒騷擾遠驅於鋒鏑之下人亦不復助其志裕萬一兵變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作書陳之不論

遷右正言兼侍講其詞意多切直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才管軍各察其奸邪趙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者以備緩急

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

天下群臣以私意相攻毀國為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前為汲汲私讐未復且為沮抑一步於私人

心將無所歸矣

飛蝗為災意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草澤漏以成紀綱雖與用以回邦本總士卒以壯國威

進參知政事言于以甫安信使往來之治務庚方深恐靈物氣機終糾贊其不備名器之法定進退人物

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同寅宮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

孫逢吉

獻簡公

字從之吉之龍泉人歷仕隆興紹熙間官至右正言卒諡獻簡

言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戶執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廢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尋李綱劉玘鄭伯熊劉焞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

紹熙元年遷秘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

雷雲之沴意作詔直言疏八事去詔設親講讀仲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

耀為右正言建言郡城之民安居憚從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家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沈說見逢吉謝曰非正言諫計殆不可更

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

意意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更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疾苦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當所請論語今安

得即有講義而問其侍即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
權輿篇劉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爭相類
達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
不可用達吉曰義議桃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
其不可用義上意

彭龜年論韓侂胄專權出補郡達吉入疏曰道德崇重
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
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出臣恐
賢者皆無故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
侂胄專國一日從臣危從重華官上行禮早駕與危從

者出官門上馬忽傳呼侂胄至危從者却入欵款
達吉曰既出復入揖臣于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
而去

吏部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達吉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
進意以儒為戲者豈可令予閣職即抗疏力爭之同列
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
州

起知贛州已為庚子年

辛棄疾

忠敏公

字幼安歷城人歷仕紹興嘉泰間官至樞密都承旨
卒贈少師諡忠敏

少師蔡伯堅與克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
英遇坎田留事金棄疾得離逃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
原豪傑並起時京裏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
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大策南向僧義
端者喜談兵棄疾問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
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帥以逃京大忌

棄疾棄疾曰勾我三日期不獲託死未晚據管必
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

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報高宗勞師建康召
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
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遂至海州與衆
謀曰我緣主帥來歸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
世隆及忠義人馬金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酌

飲即襲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之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處和殿時虞允
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

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
論獻于朝言遠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
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

留守黃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畧召見
還倉部郎官累遷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
閣修撰

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
連起湖湘棄疾討平之遂奏疏曰朝廷清明比年李全
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
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弊

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
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
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
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
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勦除明年剽盜壁之木焉日
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
之術無使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
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使按舉小吏以應故
事自為文過之地詔獎諭之

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由古破畧無已時

軍人則利於緩開塞生分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
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
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
傷感損重為害非細乞使廣東提督荆南神勁福建左
翼例別商一軍以湖南平定虎為名正撥屬三牙密院專
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兵鋒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
以規畫

差知隆興府兼江口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
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糴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
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

遷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祭糴社
極而至其糴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諒明乞米採訪
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所以米舟十之
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

寧宗召見言設法賀寶謨閣待制授舉佑神觀奉朝請
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縲舉降朝散大夫提舉中佑
觀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
受命而卒

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
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等之

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八服其切

帥長沙時士人或謂其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子時春秋卷所易之序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之功一人胡為又一趙鼎鄰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鼎也

棄疾嘗同朱熹武夷山賦九曲權歌熹嘗見已後禮風興夜寐題其一齋室熹後爲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墓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

謂公死樂樂猶生

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武淳間史館校勘訪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舒璘

文靖公

字元質一字賓奉化人歷仕乾道淳熙間官至宜州通判卒謚文靖

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從步注蜀之

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服及與璘處了無忌色

徽州教授徽習頗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

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寔盛

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

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疾告辭嚴義正守爲改

容秩滿通判宜州卒

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素獎謂璘爲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揚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慈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

文簡公

字簡甫都昌人歷仕淳熙寶慶間官至華文閣學士卒諡文簡

淳熙八年進士第後朱熹誥學至建平討桂陽司錄長溪令知崇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房州未上諱以宣撫司判官主管機宜文字漢陽守禦使軍事金人大入郡兵寡彥約搜訪募得許高俾編民保衛親俾防水道憲俾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遠遂歸陽漢州方

方略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

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

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暮為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暇得以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官知其偽復大舉則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發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

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璹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彥約言今不行計捕曲拘招安朱朝廷威重若元璹設疑詞以欺重兵則兵不可操

成民不得安業元璹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鄱水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為首如松降遂復桂陽

彥約以蜀之邊而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常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謂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之論以惑上上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不待行詔今士大夫不務實故雖信所用之兵以人參之難以事權付之又中御以繁雜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

已見兵難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

天下自兵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導上用兵者志在於謀貸不在於恤民本原一壞百病隨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變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早郊以至宿邑則隴而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正

邊境必當權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
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為統率詳知書者以為
設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
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

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兵部侍郎同修撰寶慶元年入
對初帝諱學防之弟也帝以慶元祐德言為法以
紹聖崇觀諱之也帝以慶元祐德言為法以
此帝對者願陛下下詔以慶元祐德言為法以
沮撓讒言者必加下詔

會下詔求言齊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

主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
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獲蒙於尺布不
建之誣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
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敖等請論如法文帝既
赦其罪廢徙王不卒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法事之
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作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
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源可指雖不止謗而
謗息矣以華文閣學士將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
嘉熙初賜諡文簡

王居安

字資道黃巖人歷仕淳熙嘉定間官至龍圖閣直學
士卒累贈少保

安始能言讀孝經有後旁指曰曉此乎即荅曰夫子教
人孝耳劉孝雖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
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躋驚拊其背曰子異日
名位必過我

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
以居安十年不調將任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

授江東提刑司幹官

入為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
為要人未易知必擇宰相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
安必求愷悌循良吏以齊其澤次言火政不脩罪在京
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薄
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

召為秘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
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了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
廟筭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松年
之明白者

擢右司諫首論侂冑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
濫授以節鉞發兵竄籍於官庭鞠造亭館震驚太廟之
山燕樂語笑傲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
大臣之為盡取軍國之權壟斷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
議視寵烟煙曉以黃言不問流品名器借濫勅遣成法
竊弄威柄兵馬關防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
刃弱者填溝壑其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
需百費計擾州縣海內騷然述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
洶洶物議沸騰而侂冑猶制中外周使陛下聞知官官
官要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也

項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
冑與賊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賊之叛
違罪將誰歸使賊不死侂冑未可知也侂冑數年之間
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竊
伺官禁之嚴燕心違節具有顯狀縱使侂冑身膏斧鉞
猶有餘罪况兵燹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
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冑肆諸市朝是
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冑既有非常之罪當
狀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淳
小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至宰相

燕儉附麗黷亂國紀較其罪惡與侂冑相去無幾乞追
責遠宥以為為臣不忠罔罪誤國者之戒
知太平州當邊遠甫定歲儉汰去軍群聚寇攘君安威
惠流行晏然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詣開告密置
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
嫌於黨遂平居安曰郡中無辜死事以守為事果白
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以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
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
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賊首李元勳執練木橋賊首李
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勳衆皆感風

羅世傳果疑元勳之貳已遂交惡元勳率衆攻之
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下注子之功世傳嘆
木橋賊黨張元勳傳其舉為元勳以敵時青草峒賊亦
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
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
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後世傳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密遣
官兵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郡縣
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時父實中
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以多難與
世寶玉之歸盡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

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
大中大夫授舉崇福宮特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論
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
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

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
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
嚴集行世

崔與之

清獻公

字正子廣州人歷仕紹熙嘉熙間官至說文殿大學
士累封南海郡公卒謚清獻

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
進士廣之士錄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時州司法參
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糞君屏瓦覆之
民有窘於豪民逋負略死其子証之者其長發流之與
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
止後卒從之

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閱
與之攝守叛者帖然密訪其首一人斬之圍郡以寧
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備歷所部至浮潯州朱崖秋毫無
擾州縣而停車歲決災賑和食風米稟然朱崖地產苦
鹽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墮人以吉貝
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遺老民
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護之人次
其事為海上登清錄

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為民逋誅為十萬中論
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

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巨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決之莫不震栗

持授直寶謨閣權發實揚州事主管准東安撫司公事

寧宗宣召入內親遣一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

事既至汝濠在十有文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

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城與堡若城不相屬舊築

灰土城往來易以窺因祿有山林之阻五砦結忠

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

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方彊勇鎮淮兩軍

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微行之淮民

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勒萬馬社募民為之宰相

浙東飢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

繁夥士卒苦乏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

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

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

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因邊功請將皆懷

仇倖都統劉璋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報璋全

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害宰相

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將何益我金人

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各曰彼方得勢

而我與之和必速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大為已盡

藏野無可掠謀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不能久駐况

東海連水已盡山東歸師之遠已為我用一旦議

和則連水已盡山東歸師之遠已為我用一旦議

通方以

時議將

廟堂一

而山東帥亦果能死往救西淮

制隨俯照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

閩則事事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

召為秘書少監軍民遠近盡涕與之力辭召命

度嶺越石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遣乃還朝妻今還

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據

數十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無志于倚權

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賄貨為衆所逐總

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

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撫司重兵每忌

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而卒誼盡護四

蜀之師開誠肅公無用吳蜀之士掛帥將士心悅服

興之以疾馬歸明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部知之大入

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

端平初帝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授舉蒿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推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領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戒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

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晚以逆順禍福其後

而首謀數人悞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

又曰其年以变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夜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灾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

又曰戚晚舊僚凡有絲髮實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

其所大欲近習之臣其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其來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實無玷乎帝覽奏嘉嘆趣召愈力控辭至上有三疏嘉與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樓鑰

宣獻公

字大方鄞縣人進士歷仕隆興間官至參知政事卒贈少師謚宣獻

鑰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范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授贊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

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

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肆其為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光宗嗣位奏曰人主初政莫大於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凡有鞠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緻奏無所忌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憚詔鑰所草也有

云雖喪紀有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後之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特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太過所望矣

侂冑嘗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嫌之侂冑誅詔起鑰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指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并同知進參知政事位

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進太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

文惠公

字伯和端州人以父任入官歷仕隆興嘉泰間官至
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
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奏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
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間六察許言事意特為相始
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

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事蓋網羅百文野史訂以
日歷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

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

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
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然人正
去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亡臣所
以為之寒心也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大性懷上疏言臣之事願
倒舛逆况金使祭奠當引見于北宮言臣之事願
可以不出乎禮乎曰成人有兄死而無兄者乎年將
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之哀言言成
人畏子卑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之哀言言成
人畏子不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此中外豈特如成

人而已哉

後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歲餒餓
以疾疫天性首議拔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
凡十萬緡為五上婚卒調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
免其稅
遷都武昌本以慰士胃滋滋衆大性効兩路或司胃受
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緣上戮抹左選
為之一清

江陵舊使銅鐵錢重宿輕民行賞入市有禁日不得一
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

始復業

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
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第大異大性並終後列為
名臣云

任希夷

宣獻公

字伯起眉州人進士歷仕淳熙開禧間官至叅知政事卒贈少師謚宣獻

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苦學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授朱熹學官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

泰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

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

學之伯乞定議賜謚其後惇謚元顯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

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授舉臨安洞霄宮觀贈少師謚宣獻

李祥

簡肅公

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嘉泰間官至龍圖閣學卒謚簡肅

隆興元年進士為學地土薄時執憲戶部奏得錄奏者以巧發為非母下有司必監視錄錄全服乃已嘗誣告一大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既而所告無實尹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謹自甘憲具於祥意上駭口朕幾誤矣祥曰臣也遂賜憲出身為諫議大夫祥調漳州錄事參軍

史豐守臣冒世民田訟不次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授舉准東常平茶鹽准西運判兩淮鐵冶以不祥疏乞官賜錢米銷盡惡者廢之城與國運更鑄紹熙新錢從之

丞相趙汝愚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項寧孫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止去國命如髮汝愚不臣汝族決衆立陛下風塵不揚天下復安社稷臣也奈何無念功之意忽體貌常典忠精忠臣節佛慈鑒聞以示後用再請老以直體國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簡肅

傅伯成

忠簡公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歷仕隆興爲慶
間官至龍圖閣學士諡忠簡

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
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仁
復後多成才

慶元初召爲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士
書敗朱熹人儒不可以爲學自之又言朋黨之說起於
人主好惡之偏生是不合

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指熹遺意而遵行之熹思
民局濟民病以革機思之俗由郡而門至漳浦爲縣二
十五治道千二百文兩爲部使考選二部侍郎

時禮部方開選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
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聖殿歲月既久轉漏寢
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微俸圖去人之所難臣固
未之知也

嘉生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雖
遠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
一時之急否則盡帑藏以資敵人驅時平以絕來者非

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戰守之備史稱遠
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閻帥倪思以爲不當用
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
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
盡底蘊無以思爲戒

理宗即位升直學士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詔進一
官

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慶然語所親曰向呂祖
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又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
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

李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耻道
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
恤民以彌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
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工共驢兜之刑
加之矣

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出語及
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
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
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

曾三復

字無玷臨江人仕乾道紹興間官至權刑部侍郎
乾道六年進士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為御史檢
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
權刑部侍郎以奏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
三復性耿介耻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
平不復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黃裳

忠文公

字文叔普城人進士歷仕乾道紹興間官至禮部尚
書兼侍讀贈太師學士賜諡忠文
裳遷國子博學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
賜錢七十萬餘告後召
光宗登極裳進對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
當據剽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
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
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若建康其論吏治
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
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
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強則國體重矣
進秘書郎遷嘉王府翊善尋春秋王正月日周之王即
今之帝也王不能統今諸侯則王不之為王帝不能統
御郡鎮則帝不之為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
惟不號令諸侯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示諸侯之正
朔今天下境土此疆彼界時不能十之四其為蜀荆
廣閩越二百州任其自為二百州守也仁宗時若九都
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

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
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
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蒙因講左氏
禮有等衰問王以侍吳端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
之實曰三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制是
得等衰之義乎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
曰三才本性曰皇帝三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
地理曰帝三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
每進言曰為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嚴師於
心有一毫不可為也且引前代紀亡之事以為

儆戒王謂人曰黃胡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
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
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悅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
皇曰黃胡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

蒙入侍王卽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
與地圖備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
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

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
故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
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

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是謂忿
心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有有不得其理
者一曰勝心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是謂忿
諫 下已致 之命 事勢相幾乃至於此宜
因事請察使 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
勝之心待臺 而無加怨之意矣
又前荆襄形勢 其地四平若金人倚襄陽
據江陵按兵以守則 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故可憂
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
重地

蒙在鎮閱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
諧除吏部侍郎蒙皆錄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
謨閣待制充劄

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
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
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於陛下惟陛下一人壽
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愛陛下甚切遠錄之
際煇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
臣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
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

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瞶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順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為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為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

寧宗即位蒙病不能朝政禮部尚書畢無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清畧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里萬機委任大臣此止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哤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於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耐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除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

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止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聞聖聰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其流弊致使陛下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論而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於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尚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憂者二也

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蒙為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察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耻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惟賢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燕山集論天之理性命之源皆是以發明伊洛之言嘗與其鄉人陳早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

葛洪

字容父

豫章人

歷仕淳熙嘉泰間官至參知政事東陽郡公諡端獻

從呂祖謙學登熙十一年進士第嘉泰間為樞密編脩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所帥安居無事非不常不預見消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尔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附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措克之禁蠲營運之通其微之者至矣今乃有別

為名色五等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廉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易衆抑配軍需於附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微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為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後使於訓齊何有哉况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為新而已爾自謂得節制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而上而已爾乞

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緘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拜參知政事討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授三素諒仁宗却王德用進書以止僭竊御世多稱之諡端獻柱範無其流風

詹體仁

字元善浦城人進士歷仕隆興開禧間官至直龍圖

閣知靜江府卒年六十四

體仁父慤與吳宏劉子翬皆調贛州信豐尉令人有盟

時見張浚論城金稅計浚碎為屑

體仁終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

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類也謝不就為泉

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錄

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寺攝金部郎官

光宗即位遷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兼廣總領

司叢少卿奏蠲諸郡積欠百餘萬有進加十人入大治

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我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

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討帥用其言群黨悉散

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

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兄一車先張之

孤後說之孤匪寇婚媾往過雨則言夫疑極而感凡所

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過雨則

吉群疑之也蓋人與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

也淫蕩煩懣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半然而釋

於過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歆聖

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正叙

彛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

久不過重華言故體仁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

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

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

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有宜謚

曰孝卒用其言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

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冑躡躡

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

無日矣烏得以汚我未幾果敗

侂冑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

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

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

十四體仁頴邁特立博極群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悃

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嘗謂體仁嘗薦薦

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嘗從其門嘗問

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

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劉燾

文簡公

字晦伯建陽人歷仕乾道淳熙間官至權工部尚書
卒謚文簡

燾與弟紹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紹仲八年舉進士調
山陰主簿燾止於籍吏不容若
調連城令罷去始及綱運例錢多上供銀錢及綱本
二稅甲葉鈔監軍期米等錢大修學校乞行經界改知
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
偽學禁與燾從朱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

莊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

差知德慶府大修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
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後執事者不
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悞脩省必開言
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
召入奏事者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
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
獎
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
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

遷浙西提點刑獄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
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燾竟獲之

遷國子司業請以朱熹所著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
以備勸誨正君定國慰學士大夫之心

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
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所謂道學也廢所以來權
倖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併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
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道惟前
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
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嚴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

杜之福

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
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
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
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一事而安集者少
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項畝以墾田使毋廣占拋
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止溝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
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設為室廬使相捍護勝以什伍教
以擊刺使相糾率或計為一團里為一隊選其長立其
為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

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輒指以為異煥奏
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諫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
兩請致仕不見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
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詒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
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
指陳政事之開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
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寶陛下棄之而不
恤矣甘言之疾苦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

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
兼左諭德母以諫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

再三教陳之進讀詩之說庶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
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諡文簡

吳柔勝

正肅公

字勝之宣州人歷仕淳熙嘉定間官至秘閣脩撰卒
謚正肅

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
郡泮人皆憚其方嚴

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
嘉興府學教授將賓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楊碩劾柔
勝嘗放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
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開居十餘年

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
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為先又於生徒
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
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
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赦之郡民梁阜有馬為北人所
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阜阜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
為言郡下七人于徽柔勝至破械縱之具報北界而已
改湖北運判無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
請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卒謚正肅

袁燮

正獻公

字和叔鄞縣人歷仕紹熙嘉定間官至直學士知溫州謚正獻

燮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甌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綱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

浙西大饑常平使羅然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窮

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

燮素即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

召為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振振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問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

進學酒終書監廷見諸生必迫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

時文廟遷主和熹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授華陽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

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揚簡舒璘亦皆在學少道義相切磨後凡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清思以得之就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濂齋先生後謚正獻

游仲鴻

忠公

字子正吳之南充人仕淳熙慶元間官至利路提
舉刑獄中奉大夫卒諡忠

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提為壽李昌圖總蜀賦辟雜買
官奇其才曰吾輩猶年惟得一士昌圖首薦之罷四
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
叙川憲重犯後為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

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壘曰歸舟則還馬直不然
大兵至矣壘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

總領楊輔徽置幕下時關外舊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
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公者之田存赤籍厚以蠲
年汰者復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減轉然之

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諫多聞訪以蜀中利害汝愚
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有齊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
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
之之素也知蜀席元亨頃有夢望節或汝愚不克先言

方居中用事意甚汝愚也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
者例不許仲鴻動以降意客接親遇異論而汝愚以淮
東西總賦積弊甚重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
不愛此而顧慮後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

時講求嘉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召憂
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
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云
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
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心禍亂

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

澤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熹數宣撫司幕
官薛綬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立指案上一幅書示
綬曰閑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賊逼吾死即填
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適仲鴻以書勸成都
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綬曰宣威
肯言則吾以積奉二萬緡揭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
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伯往見以告松者
告之崇之復不聽

未幾熹誅參政李壁奏除利路提舉刑獄尋乞休致予
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慶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

其隱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

趙汝讜

字紹中歷仕嘉定間官至提點刑獄

少叙儻有軼材智畧出人工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遮適初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府船務利州大軍倉屬

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恨其

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為之畫策惑亂天聽為言侂胄使去國坐廢十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為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授點刑獄瑞州大社幸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証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冤汝讜以及坐法點寘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宮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夫基劉陽有蒙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後懲以法遷知温州卒汝讜嘗言宗子不忌言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趙希館

字君錫舊名希結歷仕慶元寶慶間官至信安郡公
卒封信安郡王

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過寇左
大厥散希館拊棺慟哭不獨寇義而止學子陳傳良徐
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寇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
佐議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其之曰不言得無有所
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園曰古城若
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虞棄守以付希館人為危之

希館至園審形明閭中令謹候分署所之賊已遣謀
閩希館得謀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竊師以設之夜半
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
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
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擢下邑尉亂卒去之日軍
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

改知玉山縣北行召對希館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
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未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盜冗
之費次論四蜀餘科舉之弊次論大宰詔并本末三宗
嘉納之

是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
希館次論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
紳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
為識體間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臣
非敢厚誣天下以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
當其才尔

理宗即位進漳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
安得軍承宣使希館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
治統收人心上為勳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
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
視朝賜金銀贈以金幣希館風資凝重骨抱魁壘揚人
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初寒盛
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趙汝談

字履常歷仕淳熙端平間官至權直學士院

生而穎悟年十五以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

進士第丞相同必大得其文異之曰是子他日有大名

于世調汀州教授

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條喜差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安大

策汝愚欲驟以詞掖原之力辭

召為大社令時仇胃用事傲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

呼仇胃反賊自強召自強不能堪也日指汝談曰未生

自稱晉河人汝談不為動以家聲政事李燾薦召試館

職權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職為王其

人遂汝談汝談語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而後亦

不能對遂以言去三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部

守王介志合政知無為軍與光州守中行安豐守佐

峻俱稱循吏

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諒書也數南祠後汝四

轉運判官辭不接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法談因

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為世用至是猶遠不

與祠廼杜門著述

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黃集忠智訪
求衆弊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弊之憂而成終泰
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倭似忠而實則網維之臣
何而摧任之始未甚失火乃寢至是則網維之臣
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寧不疑其
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責直至是則不特是非邪正易
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

改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
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
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

見

無宗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

剛不克改明不能釋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

金兵新破三關增秩稱提官指四郡獲賞汝談獨感額

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起事簡拔俊傑如

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漢之各分方面連

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假已蜀一

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公復更從中

機用出心蓋推廣卿若備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

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措法尤中

時敬上稱歎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宣代予言力辭卒以老祈免

汝諱天質絕人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篤於倫誼而忘他然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諱官其知益祥愧不敢見汝諱乃與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

羅點

文恭公

字春伯崇仁人進士歷仕淳熙紹熙間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卒贈太保謚文恭

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早曠為宦陛下擢辭祠赦有罪言不足以感動及朝

求諫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可否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

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脯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據古事勸戒為鑑古錄以進

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有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

尊金人不能奪

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

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強聽斷意不在事宰執

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強聽斷意不在事宰執

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強聽斷意不在事宰執

壽皇崩點請上奉喪許而不山拜遣詣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帝過宮若斥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自壽皇崩後及面對口奏不預焉

文恭

點天性孝友無所為而行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小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宗宗曰黃蒙羅點相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范應鈴

字旂豐城人歷仕開禧嘉定間官至大理少卿
方娘大父旁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于學丞相周
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府縣當
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善外若詐為警擾應鈴廉
得主名梓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
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
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請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
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為八鄉貧民為深慮耶索平

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益
烈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嘆曰受使
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
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
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
省薄成即以其薄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取自此賦後
均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真
德秀病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
息閱債負為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厚
之事悉舉以付形之榜揭見者嗟嘆

通判吉州時江右岷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
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奉親以行下
車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
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權酷與利斷五邑悉改為戶
吉州車之會且已大軍六萬戶人勸之推應鈴曰理財
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群飲其可誘之利其贏耶
永新木山群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應鈴察過客
道希邵有財畧擄之攝邑調郡兵結隔係分道擄其巢
穴禽之誅其為首者七人一鄉以定

鎮叛卒朱亮賊黨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

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端一官間居六年養親讀
書泊如也

召為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
累年上說下慢之積習以慈愍治之故政欲固一旦
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立於君不立於臣以是
之小人紀綱不正此則謂之為君不立於臣以是
直識者隨之

授直煥章閣上

一旦籍府庫核

僚屬勅以清心

一死數也平生學

帥別之傑問疾應鈴之簡入言論如一言之傑退脩
然而道

應鈴問明磊落守工一可別白是非見義必為不以得
失利害動其心古之所謂正官者不為權門當官而
付無敢撓以非義財無留訟無滯獄吏不少貸亦
未嘗沒其貨曰彼之貨以情入官又從而情入之可乎
進修潔案藏賊振樹風聲聞者與起家居時人有不平
不吏官府而吏應鈴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
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
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

似寬決獄似書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
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為名言

陳宓

字師復丞相俊卿

廣東刑獄

嘗及登朱熹

泉州南安監稅

縣

嘉定七年入監進士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

言官中宴飲或全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

而煩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

當關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

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

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盜交易

權弊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夫人心敗軍之將

躡躡殿嚴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

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

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日不雨臣請伏

面諫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官慶壽三牙敵

遺至是為之罷卻

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

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觀奏囊封有懷畢止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早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延罔抑人等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與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掩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趙仲勿論所歸則以次疏外其人之遷是實重人罪以快

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通自之義其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者積宿憾以巧請而奪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猶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其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據以塞責大臣所執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機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請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

結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焉

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必就役之築江陵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

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果藥餌戶給之創延年書院悉撤白鹿洞之規

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疏不就直秘閣主官崇禧觀必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必為請而沒已閱月矣

初必之在朝也寺丞丁煥往使金必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煥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煥服其言必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星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陰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憂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

汪綱

字仲舉，歙縣人。歷仕淳熙紹定間，官至守戶部侍郎。淳熙十四年中，赴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綱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文于往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什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收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冶鑄定額，不求餘美，重禁以戢私鑄，文散遠戍，典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准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敵內郡？」

和大同始悟

除如蘭溪縣決，適如神歲早，郡倚辦勅分綱謂勅分所，以助義倉一切付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糶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賊者得食其力，全活甚眾。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

以還知高郵軍，陸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若高郵三面阻水，湖澤與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

敵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十八，連百艘，列三營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焉，因守之。澤民置石達，函管以疏，還河永靜，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

授寧淮東常平，守其江有禁網，念老民有營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時豐年可也。綱以苛禁，白令珍域豈為民父母，意欲請下金陵，權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權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禁不可多異，綱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輩下百司諸軍，江上戰

艦，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糶以補其數。

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散溢益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鹽司生息，是蓋不能支綱扶摘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為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為椿薪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營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綱官吏之嚴，最綱約已，卒下辭，臺部之立，既得增場官

奉以養其廩

權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泰山東歸附月餼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盡廢分貽事賴以不乏

改提點浙東刑獄行晏辭不得請慮因至發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請調晏牽連臣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治盜鍾百一非共盜尉觀賞犒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傳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減死

進直學士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十餘丈復創牌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闕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歎訖忘勤

屬邑諸縣瀕海而諸縣十六鄉瀕湖蕩濶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寢蕩瀕海藉塘為固限岸場圯賊酋宮稼歲損動數十萬畝獨祖亦萬計以綱言

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僻絕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

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獨祖六萬餘石損瘠額無異常歲

紹定元年召赴行在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乃身之計過於家 媮惰退縮奔競合夥相與為欺宜有以轉移之帝

曰去歲水潦諸暨 至今歲辛午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綱學有本原多聞博

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既過事

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節詳治事不過二十剡公庭如水早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

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膺不喜奢麗供帳

車乘雖微不更所著古德齋集左節志後存錄

王介

忠簡公

字元石婺州金華人歷仕紹熙嘉慶間官至右文殿修撰卒贈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從朱熹呂祖謙遊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為朋黨有欲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為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孝神聖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事父母不可為宮中之謹不報

孝宗崩介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孝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業免宰相還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此術之禍杜衍為相常懷內降十事以進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乎
介嘗言始從介前封事疏言其弟仲山為知郡武通介拒絕之仇宵怨益深後仲山通判以介之黨且軍會學禁赴諫大夫姚愈初介與京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公判崇道觀
仇宵之隸人蘇師旦怨介不通謁目元宗併及甲寅

廷對之語以告能言者初其自同者人以為已極極豈為單華所使邪能言亦公議不此師旦已建節介亦為知郡故其過之於京皆踰階而揖介不拒於是其黨益盛介亦主異奉祠
除都人坑治
除國子祭酒會
百官指彈謂其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
歷論時政推本其弊潛恒賜君之證謂羅日愿為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弊而金人猶缺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言者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

天變而況無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復輒可以為戒
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
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為州鈴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官中意介曰宰相而違官

蔡意向給合不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
除起居舍人介泰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成福拉官禁
權且下詔離散以告陛下若乞歸老不許
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
立於殿下何所聞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
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吏部侍郎許奕以宰事去國介泰曰陛下更化三年而
言宰官去者五人仇思得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辨應
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事一
為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

未有大臣因給合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
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存文殿修撰知嘉興府
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
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九終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十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李宗勉

文清公

字彊父富陽人歷仕開禧紹定間官至右丞相卒贈
少師謚文清

他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
司幹官嘉定十四年改大學正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
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祕書郎
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明年兼權兵部郎官

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上既通塞下亦欺誣則成
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於不聞則
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
若節國用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關中之
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
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
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摧剥之風
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
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乎

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

今以律觀聰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諸幣願詔有司始
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嚴其冗濫節之
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
異於常時士卒未精就資糧未充術器械未犀利城壁
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
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
萬一含怒蓄忿倉猝行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心之
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執亦欲量方以有為相時而
後動耳張詠大臣愛日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
冗費以裕邦財壯疆宇以壯國勢乃疏必邊將帥毋好
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三
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報壯固士馬精強觀象而
動用兵未晚
又言內降之故大謂王府右宅之言察威里查寺之
恩賞給縛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
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命出
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
為急每事希旨迎合其命令已下閤失已彰然終言
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
聽之未必行乎

升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
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
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
鄂渚豈無鞭不及履之虞若云防為急欲藉嵩之於鄂
渚經理然齊安正兵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托則藩籬
壯而江面安矣所請設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
守徑令嵩之移司外安
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
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廟於廣廈之間而退為
便佞所惑不聞戒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
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
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
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雖復為陛下憂
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
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輒論無益於
世用無裨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史嵩之開
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
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寨保固江流皆今所當
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
虛招歲月坐失事功

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弘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為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袁甫

正肅公

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熈之子歷仕嘉定嘉熙間官至吏部尚書謚正肅

甫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快心今之可快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快也兵戈既興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快也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

快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為鴆毒可快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憊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縣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快也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

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雍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愚訥之根不去其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

誠體是意以行之止便有偷安壅蔽者
除知衢州立旬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
西安龍游常山三縣官預借為代輸三萬五千緡蠲
放四萬七千緡其花買良田二百畝蓋
都城大封下不交以言為意人心實
同機災變之下此願下哀憐之語以回天意
詔求直言上疏言都邑天意若此陛下因其所
可見察其行不可身其子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
體率屬群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
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勅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官講

說勸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于朝得
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勸藥院療之前後
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

華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
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頽一變上下交
征之習大公至正之歸

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奉副字最切
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
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帝邪佞反
用於邊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

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
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

嵩之極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府安曰嵩之輕脫難
信去年嵩之在淮西下書曰來北軍踵之今併
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無道近者誤湖南疏留中不付
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召諸生叩其同學理義講
習之益時遠處日至者數十事至為詳明權吏部尚書
兼兼吏部尚書卒贈太師太夫諡正肅有考說孟子解
後省封敕信安志江表流錄防括勸學錄及文集
行世甫少服父訓讀書當師聖人必自得為真又從

楊簡問學自謂吾獨草木之發生與禽鳥之知鳴也
心矣其樂無涯云

宋德之

字正仲京兆人徙居蜀縣歷仕慶元嘉泰間官至兵

部郎官

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為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交往來相生而不窮矣雖然後可以致勝遷編脩樞密院時兵燹有萌會赤精見於陰犯權星未滅日內北門鵠屋災迺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辭為大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狀故

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慮乃曰人小友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有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陽守樊在兩淮德之預以為慮

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兵變受命事子始赴闕擢本路提點刑獄判安內太德代者之來任用觀德印領事詔降一德判官胡商路提點刑獄胡商召為兵部郎官朝議有疑

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對曰蜀在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收以私嫌廢公義時相意遂罷起知眉州監時

德之之父耕性剛

德之曰吾自至

而夫吾適越求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其宋官教也德

劉宰

字平國金壇人歷仕紹熙端平間官至太常丞

宰既冠入鄉校卓然有文才於去就取舍結交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縣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為農歲早饑荒邑境多飢令民持妖術號直武法穿雲雲者皆禁絕之書其生方口毋輕出又引母輕事並其終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

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一人刁忽三隴

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懇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廼十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鞠之囚者自詭盜牛以責遣詰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囚者辭益力因出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

富室亡金釵惟一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落果盜則長於今二寸

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釵二寸矣即果伏其罪有姑媳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為浙東會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時吏頗不樂往尋告歸歸南岳廟

嘉定四年宣審召命且再下至時和亦屢調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

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

疏徑歸

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其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

宰剛大正且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飢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續藥餌棺衾之須靡竭不獲其無田可畊其無廬可居其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損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質貸以繼之無倦

若定新交錢額更幾斗斛如制毀治同八十四所凡可
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為也
宰憲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
猶立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集語
錄行世

畢再遇

忠毅

字德卿交州人歷開禧嘉定間官至度使贈太
尉諡忠毅

再遇以恩補官授侍衛馬司武藝紀
十背稅一石八斗家第二石馬射一石二十等官召見
太悅賜執袍金錢

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京京東遣再
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還新制敢死軍為前
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越日進兵金人聞之閉

淮陽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其以
手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後之再遇饗士卒激以
忠義進兵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
於石厓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往趨
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
西城德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家軍將軍在此爾
等中原遺民也可逆登城有淮岸知縣德誠而下乞降
於是兩城皆定

郭倪來營士出師寶列立牙牌授再遇
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制文獻此時以賞之

且其無畏朝廷...
二十人守靈壁北門...
散死

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
甲裳盡赤遂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
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而死
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火靈
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
晝則煙埃莫辨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
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
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
是止密代鄧方龍為宣撫使檄倪還...
再遇還行胎滋知胎軍尋改鎮江中...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
泊大清河再遇牒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戰可計破
也乃遣統領許俊問道趙淮陰夜二鼓潛拔金敵營各
携火潛入伏糧車即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
竄生擒馬古倫帥...
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慮獨淮西
耳六合最要害彼為主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
制淮東軍兵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
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家衆驚
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

大敗之

金萬戶完顏蒲辣者千戶泥陂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
橋馬鞍山追兵圍城數重欲燒垣水決壞水再遇令勁
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
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
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
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
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再遇料其旦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
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

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還至揚州
除驍衛大將軍金圖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
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國解無知揚州淮安撫
使

楊州有兵軍一十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亦
賊不足畏人使不得為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
肘兜鍪亦故重為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
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運

嘉定元年除左鎮備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
詔不允除保康將軍承宣使除詔獎諭令帶職奉事

提舉佑神觀六年授奉天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
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諡忠毅

杜範

清獻公

字成之黃巖人歷仕嘉祐嘉熙間官至右丞相卒贈
少傅諡清獻

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詔定三年
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
軍器監丞

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觀更新之
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之
有本積三四十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

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
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
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
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
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難此陛下之私
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數事
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
見諸賢在列而審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
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
若節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

而欲言訕笑之陛下一感其言即有嚴華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或危而係賴以其講明見之施行

拜監察御史奏言言臣等所用臺諫必其私人言已坐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絕網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言咨變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言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肆墨尚新而已領除日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皆之振揚者日以銖銖言廷臣網旨之漸起者

日以壞理宗深然之

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爭寢不行言範再奏曰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言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遂而不行言豈獨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言承言鄭清之見之言大言有危機將發朋比言作之語言臣等言有粉飾言隨範遂自劾言宰相言與臺諫言有言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言言公行言之者言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言言之者言明之朝此時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

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諛言而含怒者也言若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異言臣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言隨者何事言臣等言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安邊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言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言臺諫論其事併言制閹之詐言周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營民者皆以次論斥言有之言忌之

後太常寺卿言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言名譽已隆者貴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言邊方帥臣黃金不付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身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言致賞罰顛倒威令侵襲罪貶者拒命而不行言棄城者言計以求免言援兵者召亂而肆掠言當重任者怙勢而言接下至禁旅驕悍言難制監軍群聚相剽劫欲望陛下言以小恩廢大誼母以私情撓公法言嚴制官掖不使片言得以入言於閤禁約言闔宦不復諛諂得以售其毒範自入臺屢言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

拜駁中書御史時一得之詞其意未可一日之寄
輒忤宰相全賴其
地豈
不惟不之幸而激其甚至其貼心文理不全易
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
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
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
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真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
有抑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
時袁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逆蒙
幾危宗祀及其子紹祥糾諸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
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僭言發書命密院事李鳴俊與
史寅于彭大布以賄賂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從又毋
之邦亦何有陛下之任體帝以清之聲聲舊臣而後未
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帝從之韓奏鳴復不六則

臣去歲入經筵
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
發常平粟又勅寓公富人積粟者終之民賴以安始
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
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死勇悍
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陰安分世
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
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
湧行都之內氣象蕭條江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
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聞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
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擄我
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城以瞰鼎澧疆場
延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
使乘上流之無備為欽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
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
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亦
地幾偏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
死於飢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
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
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三大臣安居

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

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定興謫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戒膳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觀天怒之揮天下寧有是理欽此陛下下一涵稽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理以防蔽欺者浮費以給國用尊征歛以寬民力且儲二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官中而教導之

淳祐二年推同參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

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奏知政事範不肖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適中使召範且教諸城門不得出範

於是拜範右丞相以鳴復不肖

親書開誠心布道集事

正治本曰庸官

早定國本以繫

帝命宰執各條管

曰公用捨曰嚴禁

聖訓寄曰選軍實曰拓土象曰宜徵祖宗方田之制疏

為耕漁縱橫經緯各相權注以鑒溝之土積而為徑使

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

之來而至皆有阻限而塞之內又可以拼屯勝於陸地

多矣曰治邊理則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

財者搜訪以聞

卒贈少傅謚清獻其詩甚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

六卷奏議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義講義三卷

柴中行

字典之餘千人歷仕紹熙寶慶間官至右文殿修撰
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非官雄臣韓世昌禁道學
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
程頤書以淑紳弟如以為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
廣西轉運司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
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心竊耻之毋行
我

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事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邑管

閭民疾苦先行而後問民急以惠民

遷太學正升博士對策成寧而國勢艱論士
大夫竊慮陽之貴宜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未論權
臣角事包其成廢今舊臣在宜舉行先朝舊制賦吏
之法

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器械
糧百爾具備治行為准右最

改直心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
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十
人存者絕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

司重劾李珣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屬宿將
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
則以剛德除推茲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為夫剛
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
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誼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
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
化元氣復挽回矣此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
納說非親望則希合非回護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
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

孟春大雨震電雷電交作邊峰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

震海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今日之事人
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
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
即報既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
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
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
心莫若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
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為
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
舍之選典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

出人主之親權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為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隨者掩以為誣真怯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

理宗即位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

所著有易纂集傳書集傳詩講論語童蒙說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十終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吳昌裔

忠肅公

字季永中江人初定間官至寶章閣待制卒贈忠肅公商登孤與兄泳痛立不片遂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遺嘉慶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幹得熹之學往從之詞閣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彥約開其賢俾司經場時歲飢議罷上言言請發本倉貯儲數萬而徐耀以償從之

調眉州授眉士故尚書就學眉而諸經為之講說

祠周惇頤及顓頊藪秦蜀白鹿洞等祠微潭州釋奠儀

壽正祭器士習至變制三使宦與之為之政知華陽縣

修學宮來四方士歸則眉州者苦言十惡應蜀甚悉

改吳益王府教授轉眉州府六事其目大理未純天

德永健天命永教元永永天職未公凡君

臣之綱兄弟之倫與世以為大戒而不者皆亮陳

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尤舉舉焉

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無所撓乎

言及親故則為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為之訖了事有室

與則節信付出情... 遠臣之... 糾正官

哀助國脉也... 時不視事之文... 君心之靈外則子第寡謹為朝廷之累遊言噂沓寵賂

章蘭飲蕭奇大和得乎

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校
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乃曹坐局之常
程群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
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
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偁焉之事乃缺畧不講且援靖
康之敵痛哭言之

改知婺州發告早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
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
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

昌裔同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開習嘗輯至和紹
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德失
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議鄉約口義諸
老以問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
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來人至扣三諫
詩以侈之然才七閱月以還計莫不惋惜云後謚忠肅

范鍾

文肅公

字仲和婺州蘭溪人進士歷仕嘉定淳祐間官至少師寧
丞相東陽郡公贈少師謚文肅

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
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
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
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俟
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簽書
政事淳祐四年知樞密院事五年時拜左丞相兼樞密

使兼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
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乃提舉同官宮
九年正月薨

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
量與社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
解

吳玠

忠襄公

字璞玉隨州棗陽人歷仕嘉定淳祐間官至少師寧
武軍節度使卒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

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
駐圍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玠料其必開樊
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玠翼日諸軍臨
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擄援襄陽
臨陣嘗父子相失玠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
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

十二年完顏朮可驍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
玠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玠取他道却金人破壁
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
班祿應

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漢總
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玠代焉玠分其軍為三衆乃慨然
紹定元年玠白制置司謂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四十
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橋八十有
三大溉田十萬頃五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
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唐鄧行省武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瑗相
持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刺甚入錫者
鄧之農夫乘亂聚眾二十萬為邊患瑗逼其營一鼓拔
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授江陵府同知瑗刺
金人犯白堰瑗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山險
若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五千首三千
馬牛橐駝以萬計歸民三萬二十有奇瑗刺瑗遣其
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瑗入城瑗伏
階下請死瑗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

出師馬瑗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
圍訖石列一軍圍小總帥皆火燭天殺傷積餘逸去
者後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幼萬一千一百來歸師
還至沙高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一克
瑗召劉儀司晉德與花腿王顯金瑗撫慰之改舊招之
必求迺遣德行儀又請還婦人三百餘瑗依諾軍榜
以向瑗後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瑗一頭即口
以書乞降德復請瑗還劉儀候之頭軍約五日猶未解
甲瑗令作榜檣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行撫脩餐
以牛酒皆醉飽歌舞

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侍衛等亦下河漢高於
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下有龍人不敢
近將士疑畏瑗召盡下敵再行口景潭非天造地設樓
伏弩能及遠而不可近彼亦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
可立待皆曰堅固瑗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陲首
耳鑿其兩翼也潭水決而奔新蔡遂濟師攻城擒其兩
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總兵溫端傑之城下
瑗下令諸軍樹放分運雲梯布城下已而瑗帥師向南
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
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葛古論檣檣殺其

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擄僑盡入江海執
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瑗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
取寶玉真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亦
絕瑗與僑盡分守緒骨得金誌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
還軍襄陽累進康府都統制兼旌侍衛馬軍司職
事

瑞平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朝辭上曰卿名將
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擒其首功績昭著瑗以其宗社威
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得士之勞臣何力之有
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

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

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江陵危急詔以江淮西還援救謂無喻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緡後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消燦往來夜則到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遣外弟趙武等共執鄒仕節度破砦廿有四遷民二萬嘉熙元年封簡陽羅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成汝綱入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會守張

可大鄂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戮若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紮城後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新還留者四十有八人以狗御筆以戰切賞將士時賜珙金

監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二年春授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須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勲勞超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

初詔珙恢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招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

連累其奏畧曰臣等為難生計一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根本今有戰而不以兵十萬不為中事也其伐其此不事之珙條上流保都統一軍為第一層備萬為第二層備萬為第三層峽州和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之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

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將士百餘老律百十五人馬二百六十四匹來降初曉為軍改愛里名之忠孝充總轄之補以官四川制置使則益之與劉使訪大雅不協文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言昇其德弗而而而力勇於私聞豈不愧廉蔭之風乎詔里三其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釐蜀政之弊為添班諸郡縣曰差除計每以功賞不明曰戒赴軍糧曰官吏貪饒以上下斯困曰下擇險要立若柵則難責其以保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

能時致祭賜名閱忠廟

淮東受兵經密得珙應援遣李得勝精兵四千赴之珙

子之姪照單謀知京兆府也可從以兵三千經商

州取鵲嶺關出房山道今屯江陵門出襄陽劉全齊

劉全也沙市集進兵入江陵荆門出襄陽劉全齊

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陽與諸軍合

元兵至三州珙下令應出成主兵官不許失寸土推

閬州去陳之報請遂司珙曰是棄城也轉至夔州與高

文舉自蜀以劫由是詣將稟令惟謹

元兵至瀘州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色涪州拜

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靖之險

不知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在米寸兵無

可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荆歸下至宜昌旦二

千里自公安至峽川難廣凡十餘處隆冬小涸節節當

方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盡廢既守難清入守關隘此

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兵有虞非但

失一部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守之難言曰

復生魚耳展巧今事勢大畧相似利害小異

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可恃三邊不知通

蘇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

至三叉無所限隔延修後內隘十有一利得十隘於外

有距城數十里皆沮漳之水舊自城而入江因障而東

之得遠或北入沮漳之水舊自城而入江因障而東

舊距一千里間

役給因上之

珙奏於蜀漢析

諸臣作公安南陽西書院以渡入田廬耕之使有所教

養請帝題其榜賜焉

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司今志不克伸矣病遽革乞

致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於江陵府治

訃至帝震悼輟朝贈銀絹各千二贈至太師封吉國公

謚忠襄朝曰威愛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貴金石與泰佐部曲論事餘以片

語折衷衆志皆極高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

至意誰重惟建鼓臨陣而色凜然退則焚香危坐

若蕭然事外遠資色

繫四句名號忌易皆

高定子

字瞻叔蒲江人歷仕姑蘇紹定間官至權叅知政事卒贈少保

嘉泰二年舉進士授知縣上簿以職畔乞解官養母職誅攝府事宇文公以爲之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居喪哀毀肯立服除成都府路諸司辟升校令

定知夾江縣前是酒酷貸林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貼民以爲便厥後有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停

飢貧民競懇無所於糴定子曰女母憂弟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迺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溢于市鄰邑有爭田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察知僞爲皆剗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

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都兩造遂決

差知絲州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授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越前以闖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與叅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其守城郭封疆

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貴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諸司之綱爲朝廷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女心甚所女嘆矣乃下令招遺卒人給緡錢五十米

告曰諸軍雖受招

甲於兩廡以伏戒

皆股栗定子坐堂

以理使還本部以

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爲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在亡諸

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轉移泊尔已遣人訪所在苟

終不獲我當爲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皆

當性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

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我是

守臣死則死于此尔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語安

用多爲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

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爲罪滋大乎衆悅

而去乃遣吏給揭如令

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箠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

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賊衆謂定子曰知府

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下兵且二萬

以兵入欲何為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非泣色沮乃曰
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為恭敬要甚大定于
答曰軍將人吾境當受吾節制各守紀律州給以錢
糧若敵至為國一死作忠臣也 大府招戰散軍人給
者幕府其能對出房威符 大府招戰散軍人給
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如數得之定于報曰
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
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房威
乃給銀錢以饒軍定于即折四十萬緡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喬行簡

魯國文惠公

字壽朋婺州東陽人進士歷仕紹熙淳祐間官至平
章軍國重事封魯國公贈太師諡文惠

行簡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
州條上使民事主管戶部案圖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
字兼樞密院編脩官升秘書郎為淮西轉運判官知嘉
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

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

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

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

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究銷臣竊觀

近事似或不然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次不肯來之

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

阿諛介有守臨事不抗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

也其所施行褒賞皆在生計末節細故與國於理無

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聽受之意

豈無深遠識哉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

幅之聰者固未聞未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
行之彥磨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
或以職業者聞心治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
徒見其置散投閑其意甚惡發露而錮說削奪而
流竄者皆以為陛下之過善士感泣直言之者遂以此
而名朝廷乃因言而治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
而不當狹言路當通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
拜端明殿學士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
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
所忌憚而不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以陛下又

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
一猶太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者皆戚畹肺
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
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宋天下之然謗下以抗官府
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氣勢益張人主之
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
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
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
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為吳越之得蔽外為南北之限

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
無以喻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
黨耳况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
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
孤功薄報重反為亂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
意行之後庶幾可以料

拜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時議恢復京行簡在告
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育為
之資富有可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俟也夫自
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

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故已幾今既親政之
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仲欲去小
人則其心未盡幸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
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
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

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
事今遙面遠閣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有營一面者
幾人勇而能圖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
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
而趣京各營幾萬分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藩得二

二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
氣招徠以功賞激勵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
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與師十萬日費千
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天下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
立之幣大軍一動費多於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
北方未可圖而南方一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
空曠縱使東南有米運然道里遠寧免乏絕由淮
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
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頻師千里
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

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
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
之說不果從

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及驟汰之殿司軍閥為
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
戮為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抗
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
收復

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
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

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以鄭清之並
策免既去而獨題名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
故事乞以邊防計用今安三韓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
嘉熙二年行簡平章事內重事封肅國公司以上尊重地
為合請建節度使使世世襲事稍寧復告老
四年加少保衛安節度使贈魯公使封魯國公淳祐
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一贈太師諡文惠
行簡歷練老成誠重私恩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
頭連至於舉踐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
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魏了翁

文靖公

字華父蒲江人進士歷仕慶元嘉熙間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卒贈奉國公謚文靖

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莫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頌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簽書劄南西川節度判官願公事

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

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惴惴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姑定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楠即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

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

化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膏酒之弊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率教條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守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中佑觀未數月復元官如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舊荀簡拔俊秀州望詣學官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負以振文風復墓頤壩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

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邇

旬朝論述之如其請十五年召入對疏二十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入奏極言事變倚仗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觀

而踵隨臣實俱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
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
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

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
間不得請遷起用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
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
是之謂天非此心則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蓋
即不求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群臣親講皆隨事反
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
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教

求碩儒不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
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

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閤餞別遂指了
翁首倡異論將擊之俄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
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

欺世盜名朋邪諂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
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
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
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
卷訂定精粹先儒所未有

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稱遠夢上親展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仕了翁
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交風俗綱常淪敗法度
隳弛貪濁在位舉弊當不可將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
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
復一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經筵之典以重省府四
曰復侍從之典以承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
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
令八曰復曉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衛之典以整
武備十曰復制誥之典以興私意疏列萬言帝引致賓

次陳時弊分別利害聚若白雲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
舉之成謂其從舊典皆復其初

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
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
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
論政相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
皆切於上躬若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
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盡漏下四十刻而退
還朝六閱月前復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
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請

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長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謙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司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畧恩數同執政進封臨江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徽將帥調遣援師褒死學之臣默退儒之將素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簽書樞

密院事赴開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

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頗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府著舊德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陳貴誼

字正甫福州福清人進士歷仕慶元紹定間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觀察推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書學宏詞科累遷太學博士時議更楷幣法貴誼諱諱對言人主合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楷幣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為辭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朱

於創制之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執若舉之以級取之以公主更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繼怒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為危之

遷將作監丞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名切磨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稱遠益不樂

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國今寺監曲徑律門四開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婦阿補

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料歛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
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棄潰則逃竄者復招
又言婉順異從者非我也非愛我也宜年之外之矯
拂抹正者是藥也我也宜用之聽之速滋不樂
諷言者論屏主營
起知徽州召授
即官真翰林權直
會有事明堂
神皇祐中
之敵當察州縣
致美之由倣成周
邦饗必及死王
事者之子與漢置
羽林孤兒專取從
軍死事之後教以
五兵

寶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
黑帶
國為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褊狹趣辦為才以輕
疏嘗
試為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
義廉
耻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

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敗也
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敗也
敬德者欲其永命則以貴者欲其受命則以
愛君切而慮患深矣

將郊貴誼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歛無
掩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

紹定六年冬上始親政進參知政事上面諭之曰願聞

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沐浴時責
已後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
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洪咨夔

字景俞於蒼人嘉慶平山官至刑部尚書翰
林學士

嘉慶二年進士授知縣三年為饒州府大治
賦稅鑄賞詔之授南河宗室宗族以言去
安慶服除
應高守宗祠科直院在夏以代崔典之帥淮東辟置
幕府忠孝盡悉為盡力

與之帥以部請於帝帝怒發怒曰今通判成都府與之
為制置使首級咨夔自是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

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王故吏是
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敬忠蜀人高之
毀鄧文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忌父母
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
可以盡言宿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與汝子飯汝魚
爨史彌遠讀至將王之死非陛下不心大之擢于地轉
考功員外郎

兩遠死帝親步五日即以禮部員外郎召見乞養英
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為君對以進君
子而退小人閔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淫

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閑居十年終始
全忠之老臣若其來可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
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

拜監察御史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
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紊級一夷綱
常且立矣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
他屬矣權之攬此八政取群臣野以獨歸之王而詔之
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收以來威福操柄收還等握
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朕肱
不吝於自情錄劉封罷先行生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

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大略舉矣然中書之故端其
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尊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
陛下於此容論道之頃宣亦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
之力遂往錄而圖方來以仰稱厚精更之意帝嘉納
之
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聖學之實所
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闡門三警
肅侍御四審正邪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振本無
生事邀功

京胡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授以與留司奉表八陵及京

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仕省侯選別議
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升來獻時相修大其事書奏曰
此乃骨耳函之以燕大理寺可也第當以全告九廟
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
可修因人之獲意為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
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
從擢殿中侍御史
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有學士院後
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
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
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
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
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愍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
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等抄春秋說外內制奏
議詩文行于世

牟子才

字存容并研人歷仕嘉定咸淳間官至資政殿學士
子才少從其父客陳成成張樂大宴子才問戶讀書若
不聞見者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
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

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
雅縣尉

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權史館檢閱入
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

甚悉將下殿後召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
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秘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怨子
才言已遽曰姑遷校勘

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
太子入為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微欽時十證又
請為齊王立後以回天怒

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
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益無榮政殿說
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

浙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
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昭宣和之失苟不忍悞
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變理陰陽大臣之事
宜諭大臣息車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
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振之

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俱子才
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

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直

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為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
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

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濟角之屯必萬

人而後可

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奏論詔第述

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

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醺無樂庶子

三醺有樂用樂非章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

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醺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况

面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

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

履

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子才請
付其言文翁別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辭內轉
職而宋臣錄黃境不至院蓋悞子才復有言也吳子聰
之姑知古為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閣門爭子
才繳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驍薰灼以官爵為市指紳
之無耻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
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為書行子才曰文
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
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合紀綱之地豈
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

以直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列燕提領江蘇茶鹽子
才以不諳財餼免至郡首張民孝弟以前人慈惠本
二詩刻而頒之問諸學士皆主講說經義修米石蠲
百餘艘造兵伏以千計前政員上供綱及總行綱之十
萬緡悉為補之燭黃池酒六十餘萬貢三縣秋苗蠲零
萬五千餘石夏稅時零紬帛四千五百餘匹絲七百餘
兩絲一萬三千餘兩麥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
十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
糴本

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

報脫韉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
直以氣陵亢而已者以為掃除之職固當所以反其
極重之勢也彼為不和顧為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
宦官之盛逸自是始其後乃撰勢族蹀血宮庭雖天子
且不得必隸之矣又高力士收韓之狀而刻諸
石屢有振本遺宋廷末臣大怒持一碑
大金合謀蘇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部
案為入已降兩官

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海乃獲子才官
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子才會以道入相素憚

子才又擢學士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温州

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思見卿故
有是命卿其勿疑為我疆起

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
惡聞讜言子才皆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
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甚異時不
可測之禍也奈何懷宴安以鴆毒而不明間暇之政刑
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妨國始用一切以
戕其脈今當反其所為奈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祖宗
所以待士愛民所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論者國之元

氣也今言及東與尚見慶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朝政
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
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對帝聲廢
久之

擢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為執綬官帝問漢唐文物
占對詳贍

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
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
學士致仕卒贈四官

子才事親甚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拔其柩葬安言女弟

在眉山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言在吉州文天祥以童
子見即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希趙卯發劉黻家鉉翁
後皆為忠義士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還子
本皆卻之身後家無餘貲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內
制外制四朝史藁奏議經筵講義口義

游似

字景仁南充人進士歷仕嘉定淳祐間官至右丞相卒贈少師

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為大理寺丞遷大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州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諡曰錫從之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以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兩賜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

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國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易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據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怒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尔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庶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

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事淳祐四年進爵郡公六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章乞歸田里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亮特贈少師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終

澄江居士尹直纂集

董槐

文清公

字庭植濠州定遠人歷仕嘉定寶祐間官至右丞相封許國公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少喜言兵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兵掃中土以還天子視觀甚偉廣願豐順義舉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承聞其自方怒曰不力學又自喜六言此狂生耳

聞槐廣者素慕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

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為廣德軍參軍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楠私鑄兵結寨以應李全者解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說笑槐曰法豈謂諸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頃之守以憂去槐攝州事歎曰楠誠枉今不為出之主無繇矣乃明其不反卒脫楠獄

嘉熙元年召赴都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謀守尉闔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

請吾為將責之僕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

亂者遂入任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

彥直西逃槐提刑獄宰相移書槐曰國家方用兵

人臣下詔彥直公幸毋固辭槐即日就遣彥直守

禦七百里之州之地西通諸夷南引交趾及符奴月烏

流蠻之屬數家遠近與約無相侵推赤心焉皆伏不

動又與交趾約五等一無犯邊二歸我三還齒掠

空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貢方物大象南

方悉定

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遷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燕

侍讀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

天祥曰事必與法違神棍不敢上寶祐一年進奏知

政事四制置使余晦以敗奪官詔制置使李

魯伯然帥軍討之槐曰事如此尚可

請付後事矣愛門以固判蜀車之勢

臣所與共理天下事也

曰天下之事不進

可任宜必聽臣自

不許進封彥直郡

於裕君心之非而

帝問修太乙祠則對曰上工符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
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以古制國則其計先自強自強
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敵國在前宜按材能用之士
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刺刻終身擯弗用深為朝廷
惜此苟非姦妄者為私洗勿務其他善又遷請之臣
久墮選方稍稍內徙今得生還願弗用可矣槐奏帝
輒稱善

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
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
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皆進者始不說矣

丁大全善為佞帝驟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
已為時論所訾槐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
吾輩事上不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弗言已
樹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妄倖不可近
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
下按臣至此臣知大全姦妄而禁不言是負陛下也且
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
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
亦論欲槐書未下自後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
宜中等上書爭之

二年時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進封吉國又
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風雷
電規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兒謙二計問夜
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徐鹿卿

清正公

字德夫豐城人進士歷仕嘉之淳祐間官至華文閣待制卒謚清正

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官至即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以其上神之猶實第十湖南安軍學教諭居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麻柳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頤皆稱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

都戒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數為火指言

意壁寵漸然私用小人三事无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歛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寃抑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勅列邑歲飭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明無死徙最聞令之部室嘗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先民以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滿實方至藩輔以嚴都邑用閭越舟師以防海舍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樞密

院編脩官權右司贊畫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大夫琮編脩劉覲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大學諸生作贊詩知建昌夫上而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顯鐵城之民保治安兵鹿卿馳書諭之歛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歛禁其尤大賊盜相繼心寡弱黠吏訓成兵鞠百文嘗彈官城屬縣治行大字田里歌誦暫有橫取秋苗解而官為米五十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怨夫鹿卿請輸之以其命鹿卿曰民為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為民計乎卒爭以克起為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飢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

誥鹿卿余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又奏撻真德秀為漕時撥錢以助旅給不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歲半賈以糶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初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

漁額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起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

盧稅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

飄風太起蝗悉度淮

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宗家寶號之鹿卿奏削其官

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時

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伏羲之

願委次大計上嘉納之

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
年之疏五上不允授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
卒遺奏聞贈四官

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
心居官燕約清峻豪舉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
泉谷文集奏議講義簡摺議政彙歷官對越集手編漢
唐文類文苑菁華證清正

鄭性之

字信之福州人進士歷仕嘉定端平間官至知樞密
院事

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
章閣待制授舉王隆萬壽宮進文華閣待制提舉上清
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

端平元年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
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
水一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

獻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終詔
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
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誤戒謹尤防其微
以保清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

又曰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
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
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
處之適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闕
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
采石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文肅公

會歲飢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誅夷之

會歲飢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誅夷之

如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爭之因為姦利
家貴風靡恆誅其僧

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
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
者乎而尊長之若是衆感悟為之衰止

蘇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垣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蟻之耳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調許徽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

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

有母慈子者年月後代年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其僧通惡其子諒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其僧若違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於屏前司吏報籠中具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汝除此害矣

又姑死者假子婦欲歸家貧不能償婦想于恢恢怒置一棺給其婦歸葬以試就掩而葬之

景定初拜大理卿其都丞皆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為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冰

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瑞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進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舉憲課益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貫闕而今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亦有備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劄切願容納理宗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為程顥程頤侍其父疾滌濯拚除之後不令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卧

黃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賻銀絹五百

楊大異

字同伯醴陵人進士歷仕嘉定紹定間官太祕閣修

撰大中大夫

大平節度使... 中親孝親... 白免之... 其考

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

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之食乏大異即以提刑

司... 得坐以方命

... 大異以

... 辦成列

... 留吉身為

... 廣西經幹

... 兵入成都大

... 門皆遇

逃獲免

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涿陽攝... 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

擢知燈門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

召對極言時政得... 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

出之對曰是人... 提點廣東刑獄兼度事時常平司適負山積械繫追索

... 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

... 行容其茲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相江書院以祀九齡

... 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度二司所至姦吏屏息寇盜

... 絕凡可以為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後建宣成書院

祀張栻呂祖謙

... 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為最未六十即丐致

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

... 慶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

... 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

... 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二

...

...

陳垣

字和仲鄞人進士歷仕嘉定嘉熙間官至吏部侍郎
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輒哭之垣終四歲出揖
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爲對垣應聲曰金桃問何所
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然曰亡友不死矣
長受周官於劉著垣刻數十里言輒就試江東轉運司
第一試禮部復爲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
授表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
垣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

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十人狀元魁百人
而恩數踰等蓋今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垣謝
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垣始得無嫌乎任部注廬州教
授以去

理宗即位詔求言垣上封事曰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
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審憂樂之機
而已今日之敵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設風俗
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頽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
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垣直聲始著于天下
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曰

月適逢華會莫當言之幾久則急始之國久則會當拱
初成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時時助不怠也
不可因以失樂時之機上嘉納之

遷太常博士爲太常議餘皆因款曰此屬
百世不改語有美惡宜諷諭之會朱端常上乞誥垣
曰端常居臺諫則還善類無敢則務刻削宜得惡謚
以戒後來乃諡曰榮公以宰相而下皆靡然以容
實事如入內垣又言乞君側之惡媚以正德後天
下之公論以新度政垣遂召垣問之曰吾聞公好名邪
垣曰知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
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乃兩去彌遠

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
南渡以來屢失機金秦檜死所任不過萬俟卨沈該耳
作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

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謂
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初垣出常州

改衢州寇下日發添坑遺江山縣而東垣獲諫者即遣
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盜不事家室而
弄甲兵今宜汝牛酒汝汝業否則殺無赦於是皆
若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罰之遂以清嚴

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俱徙去安吉州
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時勢艱貨垓親按臨之弓手
戴福以獲潘丙功為副計可勉倚之為腹心盜橫貪害
垓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力勉曰垓治福所以報丞相也
以吏部侍郎召及為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為得師
蓋史館歷陳境上之弊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
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為之本者本者何
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遠樂者有習安致危之
理因艱危而兢慎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
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燕安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羅
維縉紳社以防竊發熟增勸以培根本今任用混黷薰
藉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郡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知
温州未上以言罷
垓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
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患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
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
丑歲垓曰異哉我生於慶已今歲在辛丑於是一
甲矣吾死矣夫

姚希得

字逢原涪州人進士虛仕嘉定咸淳間官至參知政
事卒贈少保

嘉定十六年進士授小溪王濤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
經諸子百家之言調瑟五令言言有難軍需調度不
擾而集更調嘉定府司馬知江縣巨盜挾勢
邑號難治希得繼繩扶弱聲聞著聞
時帝斥逐權姦召宗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
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脈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

危殆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
來多危亡之事而常端危亡之言夫危
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世之王乃屬意於危言如
諱病又言君子非下知危言而向微
斥逐而根株未去則大患若掃而
堤之疑大尋之雨而治
所諷諫封褒之所不
不之行自古甘醴
此臣之所甚畏小
歲月逾邁未觀施
人心危疑無所
清而下

不發安事出倉卒或官出令或官寺主謀或蔽臣首
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定大計即
第之其人皆知篤於親愛之然依焉若衆無視王法請
託之行獲於影響錫千一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
然其僕晉侯始終而終悔晉卒以霸晉君趙王弟也
不出祖統而趙卒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
疆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為而不少伸國法今女
冠首流象所指目近當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
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
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幾數消
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衡
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
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
決不用史嵩之
又言財用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
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宮宇甚嚴設像於
召為祕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
君子小人邪正之辨且曰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
退甘家食此乃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
排正人甘言佞諂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

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
召為戶部侍郎帝曰此布得才望可為閫帥乃進煥章
閣待制知慶元府帝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
沿海舟師布得為之度募水軍造戰艦蓄糧食蠲米一
萬二千石舊通一為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
原陽飢發廩餉分給者衆鞫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
池州列營置屋二萬餘間也成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
降詔獎諭
景定五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乃言用人才修政事
治兵甲惜財用四事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會星友上
疏引咎乞辭機務兼權叅知政事
度宗即位授叅知政事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廣安撫使以疾甚辭
咸淳五年卒遺表辭帝輟朝贈少保布得忠亮平實清
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薦于上而其人莫
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為幣幕布得曰吾起身言生安
用此命以縉顯易之局之親族姻舊相承若數十家布
得廉之終身各長慈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育其子
者有績言行錄奏稿摘州文集

吳潛

慶國公

字幹夫宣州寧國人進士登仕嘉定淳祐間官至左丞相封慶國公卒贈少師

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事寧節度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終差通判嘉興府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

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類陛下齋戒修省起悞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母徒戒膳而已疎損聲色必使天下爭之毋使徽禁而

已閣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瞻室扁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毛而不痛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心

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表者斥懷姦黨賊者討賈然欲國者出母並進君子小人包荒毋蕪容衆以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

可回天災可息拜突為祥易亂為治又言重地要區當錄富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貴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

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臣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寶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又言執政論用官後河南不可輕易以為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前襄陽納空城合兵攻蔡江寧一開調及宴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不過荆榛之區獲存不過

賸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處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畫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

守之難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逞而為吏內郡幸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與入洛廣敗失亡不資潛之言率驗

端平元年詔求盡言潛所陳九事一曰節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為

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育人才以待乏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

蓋前徽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以直論片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

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
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
論士大夫私意之蔽以為襄漢潰決與汴破亡兩淮
擾三川陷洛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
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意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
相高而已事功相與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
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者尚可起也
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難堪塞困
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
人心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

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
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
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
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虻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
人之明

淳祐十一年入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
以水灾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
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
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

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

對請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時進左
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諫可見以決處
置之宜以封許國公

又論國之安危治亂之所蓋自近年公道晦私意橫
流仁厚虛名節喪敗中為害甚烈成風天怒而陛
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積威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
憂重難高特等與下大臣同官傾心附麗雖要途肅
奉來等群小等皆因事自非汲汲至于今日陛下不親垂
日月之明母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疴膏肓與
憲之腹心瓜分而任臺臣甘為之搏擊其黨盤據血脉

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皆皆此等小人為之

將立度宗為太子若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與陛
下之禍帝怒潛卒以奏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
獻還詞頭不報詔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
循州安置

替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寓大竹已而果
然曰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帝景定二年五
月也

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以遂報政恩
數明年以太府卿卿致請贈諡持贈少師

登江居士尹直纂集

鄭清之

忠實王

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字文叔歷仕嘉泰嘉熙間官至左丞相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宣

少從樓昉學能文樓端亞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調岐州教授師趙方嚴重新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葵出拜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群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

籍籍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趙者雲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

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燕崇政殿說書帝問外人因閣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帝曰故事月進襪數兩朕非故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宗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革易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

嘉熙元年遷翰林學士六年調建寧府為右丞相兼樞密

宣使

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諒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還嘉泰舊臣丁謂崔與之等臺徐僑趙汝談尤煥皆以洪興宗勉杜範冷清與素甫李韶時號小元祐為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適逸如劉宰與之具三年八月霖雨霖霖四月去九月裡杞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以觀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趙國公

賜王帝更賜第于西湖之漁津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脩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急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為盛也帝褒諭之

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或謂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為之帝以邊事為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韓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舟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韓遂往於是戰守

泗水渴口木庫皆以提聞

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犯科者追理
星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
第停罷如池之鴈以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
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
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曰今日飲此酒殊快
十年進十龜元吉歲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
能定六明善七謹嚴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
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
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惧心生惧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

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
獎諭

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于明堂
有旨閣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
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為憂俄大雪起曰百
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搗雪床前觀之累奏乞罷政不允
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
公致仕卒

進表開帝震悼翌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
謚忠宣

清之不好立異為中書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中書
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
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
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
耶臣必不因葵來而引退臣願為立使葵居右士訖從
之然葵竟不果來

清之代言奏對多不為榮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
彌遠議廢濟王誥立理宗駟駟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名
用正人清之之力也

徐霖

字景說衢州人仕奉州慶間官至知撫州

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遺取其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
博覽先儒心傳之要枯槁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
入見聖宗曰第一子以人嘉獎再三登第授元州教授
時宰相文為之拂也其君植黨顯國霖上疏歷言其
甚深之狀以為其片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
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為之皆變化
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

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
若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橫遠之以風其
黨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
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數奏見者吐舌為
霖危之

會昌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
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
宮闈之私昵未屑瑣闥之姦妄未辨臺臣之討賊不究
精授感泣日為之食

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更執早霖應詔言獻

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御
筆改合入官廨改宣教即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
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
其忠去

久曰志貴乎潔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汙汙矣燕
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諛媚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
說乞補外知撫州稍寬租賦租賦則飢窮誅悍將建營
若幾一月而政舉化行

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將
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聖賢皆然吾獲

何憾

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
旌直臣

霖居衢守游釣樂籍台聘霖為學者講道是日聽者
三千餘人

丞相范鍾進所召二人士思霖之志親去其一
易霖名及試則曰人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
故元良未定而為小臣是時丞相杜範已薨而鍾雖得
位良姦人復出為已禍故也

江萬里

益國文忠公

字子遠，吉水人。少時，嘗感淳熙間官至左丞相，贈太師，諡文忠。其父燁，字景文，不仕。燁嘗曰：「汝家士，其能取進士乎？」燁不仕，其家曰：「汝家，今居官以進士。」燁不仕，其家曰：「汝家，不昌汝其家之貴，其家曰：「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所間。

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參議，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知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差遣江西常平茶鹽召為屯田郎官，未行，遷直秘閣，江西南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久之，以直學士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幾，行。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向同省母疾，不許為第，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問萬

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計而議者謂萬里毋死，秘不葬，長反，拔安勝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與嘗辨其非辜，於帝時，以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講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倪仰，容默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入不能久在位。

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辭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以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令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太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怨謀逐之，萬里四句祠，不候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樞密院事，兼沿海制置使，不拜，子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

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授舉洞霄宮
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
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

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
賤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吳守鑒也芝山後園扁
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
可支今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
萬項索金銀不得反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
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
者草歛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楠子為後即鎬也事聞

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

趙葵

興國忠靖公

字南仲潯山人方之子歷仕嘉定嘉熙間官至少師
封興國公謚太傅謚忠靖

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
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金子
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惺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
諸將皆出遙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
救之屢以此獲捷

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焚葵時十二三覺之

亞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
人服其機警

嘉定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
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
繼進鐵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沁河以拒葵麾軍進
擊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
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下而還

金人犯蘄州葵與犯攻唐鄧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
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敵萬餘金人
閉門不出

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蔡帥突騎左右策
應金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
復謀夜戰以俾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聲始動
若彼未至五十步乃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
興遂衝之果為敵所束遂逼山軍范疊鼓麾軍突圍蔡
遂進破金兵數十敵併力向再興蔡率家奴文蔚等
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
無而陣如故范蔡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奪
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級副統軍拔
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蔡承務郎

知襄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

紹定元年出知滁州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
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隄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
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蔡母疾渴告首侍不得割股
雜藥以寄之母卒蔡求解官不得已卒哭復視事
全遣舟益急蔡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益城反稱
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
脩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
謀明若觀火蔡自聞益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
設施今乃聞遣王師入益城所象於逆賊又聞遣二吏

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
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
賊將舉益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閭閻則自此人
心解體萬事渙散杜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蔡非欲張
皇生事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蔡之言
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蔡父
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蔡言不發
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復可
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與
不討尔

又言於朝曰蔡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分夷盜賊侵
侮國家未嘗不為忠憤而溺今大逆不道邈視朝廷負
君相外翼之恩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
已破蕩城邑畧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為
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進師水陸並進
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蔡雖不才願身許朝廷
如或不然乞將蔡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
猶未欲與討蔡知政事鄭清之積矣之乃加蔡直寶章
閣准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蔡親
出搏戰賊將張友中城門請蔡出及出全在萬家土馬

相勞苦左右欲請主廢止之聞全來何乃乃動
見德意中後絕不為我事遂辭去乃乃
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事
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
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後其大者而講明之
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勇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
寬尊者任收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
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
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
具以聞當其時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奸患

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湖州依舊制置使二年以
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延端明殿學士持予執政
馬例後兼水口使兼前修羅田治兵邊備並訪
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
堊其母乞追服終制不見奏上疏曰按忠為孝臣子之
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忘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愚
持節往安豐先墜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信同家
先冒萬死而不顧捐軀誠難致命守封豕以子寧君之
死也陛下昭示顯揚優崇寵敘使為人子者感恩為人

親者知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
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彛制
又不許

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
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後其大者而講明之
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勇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
寬尊者任收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
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
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
具以聞當其時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奸患

不足畏

九年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
表力辭

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洪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
咸淳元年加少傅一乞致仕行年八十安撫使
使進封冀國公年八十
真如共贈太師

七人倚勢屬民疏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與辭
免上奏曰臣初奏趙善漸等七人未聞報可因疑必有
黨與管放感誤聖訓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漸者
侍御史周坦之孫也坦之之姪調於世卿清之與
之有舊後與周坦之姪之姪調於世卿清之與
也祖宗以來未有此等事下施行者亦未亂紀未
有甚此臣身為使臣不付反助易名貪榮冒拜
則與世之頑頑無恥者何異也併臣雖累以戒奉使無
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已任臺諫而反見攻偏愆同列論
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劾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

罷七人竟罷去

移湖廣提點刑獄薦通州漳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
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糧賊劫殺平民斯得至有怨
其事者首吏受賂而左右之衡老造庭前吏扶立斯得
登其姦械首吏下獄群胥亦色股栗於是研鞠具得其
狀乃黥配首吏具台朝首追戮衡老官亦等封其家會
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婿吳
自性與衡老館客六年易婦等謀中傷斯得盜折官
積斯得白于朝遂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寺交通
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賂銀

六萬以兩點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
改清節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因批無侍
立行官言水災曰頭陛下立罷斯得寺上亦連及遂去
諸臣竭忠秉說主議者民謹重刑辟愛惜主卿即送使
臣絕其十援則天壽以回和氣可召矣
以直寶文閣知縣為翰林院直學士路計
廷行自寶田斯得為翰林院直學士路計
寶田主上臨御通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寶田之
名正與秦同丞相斯得為之罷
丁大全八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開書承錢物

下都吏亦府務吏數人先是吳自性之微高鑄為首惡
點配廣州捐資免死至是為相府監奴喉炎發其端京
尹顧岩傳會其獄言守何夢然奉行其事校錄甚至
斯得不少挫竟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非人
遂斬鑄

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
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為
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
翔躍民命如絃今秋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
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

度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又論罷後遷秘書監屢辭不許
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
進讀之時每於天命大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
亂之故祖宗基業之盛衰反覆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編修官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
錄綱目帝善之

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
阡危既言諸事以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
以濟國事旌節兼以屬儒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
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脩敕令及經武要畧元兵下
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傅斯得言贈恤之典所
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太師又言賞通判池
州趙邦發死節太薄乃加贈侍制臺諫徐直方等四人
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錄其家丞相留旁矣
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後旁突直罷斯得於是亦亡
矣

程元鳳

字申甫徽州人進士歷仕紹定咸淳間官至右丞相
封右丞相贈少師

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
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
老不恩去則遷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錄父憂服闋
遷太學博士

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諸宗王府旁諷曲論隨事規正多
所裨益主亦傾心敬聽

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
之曰有古遺直風

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輪對指時病尤激切
當國者以為厲已因外知饒州郡初罷以父元鳳訪民
疾苦夙夜寃心以城堞置義阡寬誅以證進江淮
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坊冶仍兼知州治司歲有
冬夏賑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斂之不足者芝生治
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家惠此不足異
也遷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
計兵威八事

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老
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遷之二
人不拜命去

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凱燧得召還詔權
以右補闕繫御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酒俗
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教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帥
救災異莫不盡言

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
之監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
心旁招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貪黷無

覆出之患謹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
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

寶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
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郎辭出關不允

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
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
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
尤精領其事纂修成之

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
上手疏收人心重刑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

兼准浙發一使
宗即位之保
石丞相以樞密使進封
文徵大學士兼京兆使乞

國家之私恩不啻遭元鳳
見其可更薦之曰則日之彈劾成
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
附著拙齋文集卷十卷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十四終

馬廷鸞

字翔仲樂平人歷江淳以咸淳間官至右丞相

甘貧力學既冠為童子師過酒饌則念母不給食不下

咽登淳祐七年進士調州教授召試館職時外戚謝

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稽君

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興時廷鸞書省正字

初丁大全令淳梁雅慕廷鸞欲釣致之廷鸞不為動當

輪對大全及私託王持庠性驕馬廷鸞素厚持庠密露

大意持庠給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乎廷鸞曰

此微臣千一之遭何敢不力持庠以告大全及候對殿

門格不得見翼日以監察御史朱熹劾罷宋臣遣八廂

親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

重天下

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

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追惡楊善

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又論貢舉三事撥鄉里之舉

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

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

自陛下之心始

入奏言太史必當書災異願陛下俞受敷施以壯人

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

戚私嚴邊備而思事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郊

之說進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

五年廷鸞出上疏極言人之際際禮部侍郎理宗遺詔

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

政以告升直學士院

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入奏言

培命朕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候大度以優容虛

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

達理無不盡茲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為也

五年進奏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

及辭相位帝憫恤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臣死

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

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閭不

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

而退瀛國公即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

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商編讀莊筆記

杜杲

字子昕邵武人進仕紹定淳祐間官至刑部尚書卒

贈開府

父頴仕至江西提舉州信故杲以任授海內買納鹽場未上極定授縣刑獄陳高專橫捕鬪民有甲乙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少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問問子杲漸死

江沱制置使李玘解致幕下徐州受兵機杲提偏師往援南至民族野求入避縣守固拒杲始歸之令人圍

城數重杲登陴中矢蓋自奮厲卒全其城

淮西制置魯武中辟杲廬州節度推官泮光兵變杲單騎往諒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道判鄭準反之

知六安縣民有孽其妻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妻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付覽之繫節曰九州三十縣令之最也

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

盱眙密訪果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

知安豐軍善湘與兄弟蔡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果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門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果人及兵敗人始服其先見

元兵圍城與果大戰明年元兵復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奏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杜果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

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權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

帝曰杜果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鄧制安慶和無為三郡

淮民寓沙上者護以師首謁程顯祠總領所即張拭官遊處陳像設祀焉貢士莊顯民租二萬八千石

後與元兵戰于真州建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

無吏部尚書果隨資格通其礙銓綜為精梁成大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果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

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于孫宜廢錮安得仕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果卒府果淹貫多能為文麗密靖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恃謀立畫得於四書

葉夢鼎

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歷仕淳祐咸淳間官至右丞相少從直龍圖閣開禧宗正少卿趙建龍學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擢補出才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

流政遷太學錄

淳祐二年雷變上言言召人才或嫌近明年輪對言

君子直言軍制精常任官分閭六事

五年遷秘書郎轉對言父國本求哲輔專閭帥獎用介

且雷變上言援唐康彥五可畏之說遷著作佐郎

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臣甚奇表奏媚於

宮闈黨商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孽易搖草竊燕寔

附脈階變

十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感於左右之

謬說例視言者為奸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

言稍犯人主之可難者不顯罪則陰黜不父外則設間

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馬而輒斥

一年無推禮部侍郎

嘉定元年召為太學上疏以法天

賜寧海縣食邑

十年夢鼎言攝事公

理宗崩太子即位入居禁中政事歸太后太后無簾

豈是美意也奏曰政事歸太后太后無簾豈是美意也

不可言也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淳祐三年再召為太學錄

日乞還曰里詔勉留之

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設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廣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廷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

又乞容受上書者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解乃於觀文殿召見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九年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即曹咨至縣行扶病至嶺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

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防州縣重振恤病舟楫歸使者以福禍告夢鼎語之曰庶幾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

瀛國公初即位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就教道訓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勅吏廉徵吏姦清軍籍二年益王即位于闕召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二年卒

朱繼孫

字與舟浮梁人任淳祐咸淳間官至興化府學士

淳祐二年進士除江寧府學教授丞相史為之開繼孫

道去姦邪罷下獄米稅姦邪指大全也丞相

三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統

孫發策試賈子極論宦寺專權宋臣諷言者論罷之

先祖辟添差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時大

金執政使共黨許以驟用繼孫力拒之且請告歸省

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權姦誤

國之罪倡言學校六士之寃又以翁聚人才疑回人心

精擇人言增築旅以帝繼孫良守以故內郡選全才以守江面嚴舟師以故口地募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繼孫上疏言鑒興若初創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逆止

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魏孫諭冀
得體衍說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
太子母為之啓容

兼樞直舍人院時一成訂命叢委吏持詞頭下母夕
燕處數十縱孫一飛在才中已就皆溫潤典雅

權中侍御史兼一請嚴京師滋聲奇服之禁他所
論皆托後宮及經一蜀皆當世急務

是日出東方雖極力一外戚內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
著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為之感動

理宗春秋高倚成實似道似道擅命魏孫隨事進諫不
肯阿附至若竹公田之政屢被經筵一以告帝似道自

是深忌之魏孫累疏求去
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

以疾乞辭言職一即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推欲留
魏孫使者旁午於道而魏孫辭益力

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授舉
太平興國宮後華文閣學士知袁州宣帝德意嚴暴禁

貪興學勸郡倉受租一斛而取贏更加漁取魏孫悉榜
除之許民自聚宿敵頓革田里歡聲未幾卒贈四官

危昭德

邵武人進士歷仕寶祐間官至權工部侍郎

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為文館檢校勅武學諭宗正寺

簿兼崇政殿說言一言國之本在民民之命在

士大夫士大夫不一收民膏血為己甘民不堪命

又言願陛下與二一大臣察利害之實安危之本明

詔郡國中嚴號令一併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

一日而置一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為此時之

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

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同在必懲庶能正直尤當

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威服一之方則親聽之具乎而

課吏之實得矣

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生欲

厚民生必寬民力立條上屬民四敵又言願陛下為萬

世根本之慮為一一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

節之咎節之又節則一言闢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

用足而下不匱矣

尋遷殿中侍御史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乞致仕特轉一官

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

趙景緯

字德父臨安府人仕淳祐間官至顯文閣待制

少勤學弱冠得見

朱熹之門熹門

遊往見首誨以

為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

登淳祐元年進

景定九年特授秘書

禧觀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禮景緯為堂長以疾

辭郡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

邑且自為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

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章人章為四言詠贊其義

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涕若

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譴訐治豪橫建

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

節浮費為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

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遷朝侍緝熙以易進

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或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

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誠懼乃天心之所

存乎人先慮於憂故能無憂先慮於危故能無危若乃
先自慮於安樂則憂從之矣

又論監司守令其口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之使
莫不為其或親或疏或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受非
不而以為之或磨夫實而以污為廉遂使舉刺
不當不之以此大其心其私刻於有罪之微而未
必盡其情和若其擇於才用之先而使之以攝其職
又曰一食不若指節御貢奉之為實雖正朝不若
塞侍門廣忠諫之為實拜大青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
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

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

轉對言頌明辨義利之限力破擊客之私以天自處而
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閭閻之賤
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

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室嗜欲之要莫切
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敬予親則思
孝母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母服一衣則思天下之
寒者嬪嫔在列必思夏鼎以鑒色亡其國欽燕方歡必
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
而思刑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

不惑哉

又曰雲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
名器恒官闕不繼而主威喪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口
職合之品方嚴而進犯官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表而
或縱於乞請之田畝而員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
或於禮神之小數主彈墨示戒而枚枚之音已下駭
本木幾而捷出之開令今不從則陽繼而不收主
而紀綱之本毋辜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違於通言而亂

舊章去諛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
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

升無侍講辭不許進聖學四歲一日惜日力以致其勤
二曰精體認以充其乏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
行事以驗其用

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為中書
舍人三辭不許進顯文閣待制予祠遂差提舉玉隆萬
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憂恤我
陳卒贈四官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親沒無
意仕進故立朝之日不以云

李庭芝

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
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歷仕淳祐德祐間官
至參知政事

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遂以
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十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
昀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
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幾
旬昀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

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于荆帥孟珙
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謂已明日庭
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
名位當過我時庭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
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
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獲帥下其
法於所部行之

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
卒遺表舉實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
已執兵拒葬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

似道與京師起為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
清河五河口增淮南峯百三十繼知濠州後城荆山以
備淮南皆切中機會

丁母憂去朝議中揚帝曰無如李庭芝乃李情主
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所破墻兵殺墻將厲元帥夷南
城而歸明年復敗墻十喬村破東海石園等城又明年
墻降徙三城民於通海之間又破蕪縣殺守將

庭芝初三楊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額益為利而亭
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債假錢使為屋屋
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樂河四十里入金

沙餘慶場以省車運燕後他運河放亭戶負蓋二百餘
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進者皆求歸益利大
興

如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襟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
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
實之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典士行
爵射禮

似道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似道曰李庭芝若成謹重
軍民安之今邊塵不警首度具舉皆些下委任得令效

歲次壬午北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敗虎尾州范文
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虎以輕船遁矣亂士卒溺漢水
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
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
乎但無使使命於京間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
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曰將義安走
馬擊越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
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
道去庭芝數百里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險宜中請誅文
虎似道從之遂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與庭芝及部將蘇

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
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
貴而已得專力往東從之

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
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允者持節降務
人揚州庭芝誅之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節之縉書
徽宗降庭芝焚其書後五人於市而入揚州府成戰其
南許文德戰其地其地也忠戰其中許金帛牛酒熱
搗將士人人為之哭張朝廷亦以督府金帛之加庭芝

宋紀事

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為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
守城未聞詔諭降也

已而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此詔卿納款日久
未報豈未悉吾意否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
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首斃一人餘皆
退去

阿木一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規
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使者持詔來招降
庭芝問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

七月阿木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

亦不納

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興
姜才將兵七十人東入海至泰州

阿木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
泰州城下陴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
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州自用兵以來
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赦之何侯於是斬之

南宋公臣言行錄卷十五終

求一得呂鉛錫程嬰杵春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禦寮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默夫文貞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武庚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店可歸終則二帝皆符其言一王論且無之則江西南無人材可兄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仕

為功使其友趙孟頫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閭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習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橫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還憫忘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我晉慶失使醫持藥雜米飯進之枋得怒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

歐陽守道

字公推言州人歷仕淳祐咸淳間官至崇政殿說書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憫其貧食舍肉器歸遺母為設二器饒送乃肯肉食臨別見無不歎息感勵年未二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鄰儒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於鄉萬里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歲規言者疑觸迂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駁動亦有疾惡華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僊夫為第一僊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等郡主簿

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為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為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亦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為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之學也

又薦其子必恭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里有張
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
售已也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
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濱祭
而縛之抗葬而奪之舅好此是自食其肉也請往斯子
出祭而復獄令玉出之其舅醜詎守道守道亦不自辨
萬里入為國子祭酒薦為史館檢閱各試館職授秘書
省正字安南國正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
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
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

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
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號夷言之則有尉佗之故至自
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文
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
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少
為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
父太子太祝樂太師太圉上下所通用也

咸亨三年特旨與同詔大臣舉賢才少傳呂文德舉九
十六人守道預焉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文
齊大將軍不為士今大將軍為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

大將軍執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於廢
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頤仍賦祠祿
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
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為動色遷著作郎卒
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經以賊者下其事常平使者
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
侯也寃莫甚於前守寃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
婦藏寃早或三年寃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
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
故文集

字聲伯樂清人歷仕咸淳間官至諫吏部尚書

十卷名曰瀛洛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

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蒙劾劾黃之純二
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散又率諸生上書言散等蒙被
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朝廷生一君子堂諫
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膺至若一贊而不獲
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中結寢食不安臣聞扶植
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三十年端
平間公正萃朝忠諒接武天下翕然曰此端平也淳
祐初大蕪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端平也
之宗何其未培養乎復之初心不能不為之痛移沮宗

純陽真經人意通今軟媚者全身顯直者去國一之

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詠
自與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
不多則窮衆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拙金張濫取牧民之
職以累臭駸子而躡登後索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
錢神通盜於旁孫公器反類於五市天下計知之豈陛
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誠不為陛下
謀陛下無所事幾誣可謂以葦莠莪蒿以累君以祖宗
三百年風憲之習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
卒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

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爲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交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又據臺綱其禍豈至此耶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古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啄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險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子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覲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惠卿皆在敗所自呂大防用楊

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李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鯁遠不止於鞭撻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懷耶

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入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入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警而有十門

萬戶之觀應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言吳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乎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警而有武帝多欲之費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數十年間創龍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與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而

太乙之後倭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洲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凡人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公等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布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當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常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

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咸亨二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臣聞聖王之
先於謹命令謹命之要莫先於室內以命之要莫
樞機必在中書然後付外施行凡
不由中書而付外者皆非封墨敕不足視也臣觀陛下
自郊外以來凡有行者皆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出
細紙以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納必言納
者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而有出而
復有納 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

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遂
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
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
出陛下之命也豈不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
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其有得貫何不自
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願不違歟
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愚竊不怠則誠
感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言也然世道
重有關係不容不憮惻開陳疏上踰日亦不付外孟軻
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

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
庭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憾會丁父憂去位
咸亨十一年江上狂風陳宜中起程為端明殿學士不
足及宜中旌二王曰溫州之海以兵送敵共攻乃赴至
尋卒

文天祥

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歷仕宋官至右丞相

體貌豐偉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堂堂自為童子

時見字言利鄉先生歐陽修揚邦人胡鉉像皆諡忠

即位後慕之曰汝其間非夫也

年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策一揮而成帝

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

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開慶初元與代家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

非者天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

人心不報即自免

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不報權直學

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詔不允天祥當制語

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呈藁天祥不至藁似道不樂使

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片援錢若水例致仕時

年三十四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似道相江萬里

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

當有交吾閬人多矣世道之貴其在君子若其絕之

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

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吉州兵諸豪傑皆

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

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

赴之安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

弟國家養育臣庶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

人一騎入關者吾知其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庶天下忠臣義士皆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

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

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則流涕撫几言

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天祥授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

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

賴以求好師孟益懼寒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

息宰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繫鼓以作

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

之以矯尾大弊然亦以疲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

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

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

以廣東流江西而寔間於隆興以福建為江東而建
闔於番陽以汴西益非東而建闔於揚州而東郭
隆興取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在
足以抗敵約日齊不
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保者又何制
則敵下難却也時
天祥
君
寧
指
夫
江
皆
中
求
家
天
且
祥
力
以
打
吾
西
兵
指
揮
東
諸
將
以
通
泰
兵
次
月
頭
以
高
郵

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搗
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脫去日夜望我
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向吾自江中一面薄
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
西兵入金陵要浙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
即以書遺二制置使四出約結
天祥來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
矣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
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
復遣二路分曉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
諸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
下問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
舌乃東入海道過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
樵者乞得餘糲美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
入索之執杜詩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
天祥偶不見獲許應鮮所懷金與卒獲免二樵者以
黃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
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
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
謀趙時賞諸議趙益潔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玠將一

軍取雲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而起兵來會鄒
瀛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瀛兵敗同起事者
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諭羅開禮起
兵援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
服哭之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
時賞孟榮亦授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
天祥縛浚縊殺之

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
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謀張汴監軍趙時賞

趙孟榮等盛兵薄贛城鄒瀛以贛諸縣兵構永豐其副

黎貴達以言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
臨洪諸郡皆送款

潭趙璠張虎張唐能桂劉斗元吳希與陳子全王夢應
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
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

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
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瀛于永豐兵先
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筆信拒戰箭被體元之至空坑
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有與後兵聞

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
得逸去

時賞奮罵不屈有條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
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誅顏自辯時賞叱曰
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燕夫皆不免

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
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般澳益王玨衛
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
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

其母皆死

害天祥攻走懿興誅之

十二月趙南嶺鄒瀛劉子後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
黨懿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

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
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
死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
錄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

範笑而置之

屋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連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

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可以方外備顧問若遽官之非直

亡國大夫不可與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曰天祥出後號召江南置吾十八於何地遂已

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

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反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十八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帶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蓋新赦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帶還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侯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顧天祥對

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

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人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廢樂無媿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武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

與齊以兩君子欲叩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兇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家鉉翁

眉州人仕宋末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奉使留虜中後放還以壽終

以樞密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文華閣以祕閣修撰充紹興有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佐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與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表無以保存其國兄若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瀟雅其學選於春秋自

所則堂改號河間題以書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謀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而成宗皇帝即位放還鉉翁處亡錫與金幣皆辭不受入數年以壽終

兩宋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南宋名臣言行錄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尹直撰此書續朱子名臣言行錄而作前有宏治癸亥自序云取宋史列傳自陳俊卿以下芟繁節冗撮采其要得百二十有三人然朱子所作名臣言行錄原以網羅舊聞蒐載軼事用備史氏之採擇若徒鈔錄史文一無考証則宋史列傳具在亦何必徒煩筆墨乎

崑山人物志十卷

〔明〕方鵬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崑山人物志

十卷》提要

崑山人物志序

初崑山為邑甚鉅唐割東南
為華亭宋割五鄉為嘉定至
國朝又割三鄉為太倉地漸
削矣而人才之出比昔加廣
焉可不志乎表先賢於既往
所以勸後人於將來也志有
十類曰名賢統言之也曰節
行曰文學曰政績曰隱逸曰
孝友各舉其所重者言也曰
列女風教之始也曰藝能取
其人不獨取其技也曰游寓
取其增重吾邑也曰雜志於
前數類不可入而又不可遺

者也予既有事於斯懼得罪
人人而止莊渠魏子曰何傷
乎顧亟成之於是六閱月三
易稿而後成藏之巾笥以俟
續崑志者採擇焉或曰崑之
人物已盡於此乎予曰未也
宋凌萬頃元楊諱顧仲瑛皆
嘗作志未由悉覽即郭翼與
仲瑛書所論元季名流茲已
失其什之五况其遠者乎後
之君子誠能徧訪諸家之志
而增錄之以底予之寡陋是
所望也

嘉靖辛卯六月吉旦後學方

鵬書于待盡軒

名賢

張鑑

上僚

李衡

范成大

衛

集盛孫夢淇附

唐張鑑字子公度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以
除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判官累遷
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縱得罪鑑按驗縱當免官
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母曰默則官
言則為大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母累於道者
所安遂執正其罪縱得流鑑貶撫州司戶參軍徙
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鎰表為判官遷屯田員外

人物志卷之一

即居母喪以孝聞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
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
李靈耀反于汴鎰圍鄉兵嚴守備時有司條天
下牧守課績鎰為理務行第一遷壽州去官民為
立石頌德遷洪州觀察江西賑給孤獨均平賦稅
存問羸老賙其粟帛大興學校以激浮俗歷河中
觀察使改汴滑節度使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
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奴不可告主悖慢成風漸
不可長明年以兩河用兵鎰奏減堂廩錢及百官
廩俸三分之一以助用度廬杞忌鎰剛直欲擠之

時朱泚以盧龍卒成鳳翔帝擇人以代杞曰鳳翔
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任臣不可鎮撫帝顧鎰曰
文武兼資內外重望無易卿者乃以為鳳翔節度
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
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害詔贈太子太傅
大中初泚形凌煙閣鎰所撰有五經微旨十四卷
孟子音義三卷史臣曰鎰忠王室為奸賊所害
以沒其身躬可殞而名與嵩岱等矣

宋王葆字彥光祖甲以學行推于鄉父億樂道好善
葆幼有志識弱冠通諸經登進士第上疏陳十弊
皆深中時病末言儲嗣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

人物志卷之一

晏然而范鎮等為國遠計汲汲在此況今日國步
多艱人心易運強虜未靖群盜陸梁天下之勢危
若綴旒而甲觀之崇未聞流慶中外惴恐此為甚
急臣願廣求宗室中仁明孝友時論所歸者歷試
諸事以繫人心執政讀而奇之遂自罷水簿遷知
宜興縣兩淮用兵浙亦盜起邑當孔道察吏懼之
軍輸相次駭寢葆白父母食君祿無愛死理第可
終養母以孝為念也明日取丞簿印無佩之諸將
妄求輒回折乃稍稍自戢歷監登聞檢院宗
正寺丞尋封即官兼國子司業秦檜嘗語葆曰
檢校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

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
讐擇可任國家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
檜默然當時百司莫敢可否事葆為考功御史獨
伸滯直枉當官不避天子議置相人懷向背葆獨
介然持正論出知廣德軍移守漢州綏善勸姦境
內大治天子嘉之擢瀘南安撫使知瀘州引用各
士劾去貪殘吏數輩然後鎮以無事逾年遷越州
孝宗召為大理少卿以疾辭道改浙東提點刑獄
屢行帥事疾惡彌厲權要皆不樂乃請祠歸官至
空朝請大夫葆學行俱至潛心古道教誘後生如
親子弟沙隨程迥嘗受經學於葆出其門者後多

人物志卷一

三

成立其學深於春秋著集傳十五卷備論二卷東
宮講議三卷行於世葆於人物鑒裁尤精李衡布
衣流落一見以女弟歸之周必大未第時亦妻以
女范成大蚤孤廢業葆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
席下程課甚嚴後皆為名臣弟萬進士子嘉言監
南嶽廟嘉賓知餘干縣

李衡字彥平其先江都人至衡始居崑山少博學有
局幹為文操筆立就紹興中第進士授吳江主簿
部使者怙勢侵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即投劾去
後除仙居丞遷知溧陽縣為治強敏專以誠意化
民稅賦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跡而取辦先他邑

金人寇淮堧官沿江者多送其孥於內地衡獨
家入縣民心大安在官四年民不犯重罪安撫使
列上治狀召對殿中陳便民十事詔進一秩除知
温州未行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避出知
婺州以循良著稱召為司封郎中遷樞密院檢詳
知直秘閣屢上書引年除秘閣修撰致仕孝宗恩
其樸忠詔落致仕拜侍御史固辭不獲差同知貢
舉得士為多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簽書樞密
率同列上疏力諫不當以母后肺腑掌兵柄遂
移時遷起居郎衡曰進而負君孰若退而合義章
五上除知台州復力辭上知不可奪使仍以秘閣

人物志卷二

四

修撰致仕歸居邑之圓明野墅日與門人講解經
義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學者稱樂菴先生
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衡宣和間入太學同舍
生趙孝孫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綱章所
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偽孝孫之父顏子寶師
伊川衡心佩其訓雖博涉群書而以論語為主講
學明道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清修唯二蒼頭
給事臨歿沐浴冠履作手書數十別親友戒子孫
不得飯僧奉佛儵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此老平
生跌宕到此乃得力所著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
撮要樂菴文集和寒山拾得詩總若干卷子應祥

起宗相繼登第

范成大字至能在懷抱中已識屏間字年十二編讀經史十四能文詞父亡讀書邑之薦嚴寺十年不出取唐人只在此山中語自號此山居士又慕元魯山爲人復字幼元登紹興進士第授戶曹監和州司馬尋以爲纂類高宗朝政除樞密院編修官遷正字執道初升校書郎編修國史歷著作郎轉吏部郎官隨罷奉祠起知慶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者納至州初義役隨戶富貧輸金置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其後入奏言之詔頒其法於諸路作通濟

人物志卷一

五

堰蒐訪故迹疊石築防民食其利除禮部貢外郎兼宗政殿說書以文學才氣爲上所知執道令以絹計賦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疋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爲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右相虞允文建議遣使遷成大起居即假資政殿大學士封國公充金析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乃汎使也上臨遣之曰卿器宇不群朕親加選擇聞外議洵洵官屬皆憚行成大對曰無故遣汎使近於求覈不執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

還計心甚安之上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寄卿齧雪餐糗或有之耳成大乞併載受書事不從金廷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成大知其法嚴附請決不可達至燕山夜閉帷秉燭密草奏懷之以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奏曰刑朝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奏禮易出之金主大駭顧詳宣徽副使韓綱曰有請語綱伴此豈獻書處耶厲聲令起者再三成大不爲動再啓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綱復以爲導成大拜成大跪如初曰若奏達當下殿百拜以謝時金廷紛然太子欲殺成大其兄越王止之

人物志卷一

六

還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綱押宴謂成大曰公早來殿上甚心勤主上嘉歎可以激勸兩朝臣子廷議方殷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再世用事謀篡事敗宣撫司以蠟書通問爲夏人所獲奏之金主益怒成大朝辭遂令傳諭詰之成大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書來印文皦然可識成大笑曰御寶可僞况印文乎金人直其詞遂不竟十月使還金國報書有抑聞附讀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不意要以必從之語上由是知其忠勁有大用意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建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鈐綱紀

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通加一等此非以嚴治
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成大立朝多奇節上用知
門中事樞密承旨張說爲簽書成大留詞頭七
日不下之出制草納樹前王色遷厲成大徐奏曰
臣願引論論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
之分之有別大小畧同閣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
此謂吏目執政大臣倖貳比也有一州郡一旦驟
接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和官屬總俛首
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齊威久之說命竟寢後月
餘成大馬背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
諫卿乃爾邪尋以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奏鈔益

人物志卷一

四

科抑之獎格至市馬法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知成都教閱將兵脩置堡砦蜀中名士孫松壽
樊漢廣皆挂冠不仕成大表其節由是遠近歸心
進敷文閣學士入對除權吏部尚書淳熙五年遷
中大夫叅知政事兩月爲言者所論以資政殿學
士知婺州奉祠而歸起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奏
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擢江東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知建康府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以
賑饑民減租米五萬捕斬水賊徐伍以病請間十
六年進資政殿學士起知福州封吳郡開國侯再
領洞霄宮紹熙三年加大學士知太平州尋納牒

以歸封吳國公明年卒官至通議大夫贈少師追
封崇國公謚文穆成大天資俊朗輔以博學爲文
曠曠清逸自成一家尤工於詩四方傳誦所歷名
藩輿利除害不顧難易去思遺愛所在歌舞之嘗
自號石湖居士有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又有學
堂錄廣德志吳郡志吳舡錄等集從兄成象紹興
進士成大事之如嚴師焉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祖闕始占籍崑山之石浦父
季敏見孝友涇少有異操從永嘉李去智學李去
爲制服執喪人咸義之淳熙中孝宗擢涇進士第
一授承事郎添差鎮東軍簽判涇以對策嘗陳

人物志卷一

五

差之獎三上表乞待次上以涇力踐所言知重始
進特從其請故事狀元初任垂滿必通謝于宰執
始頒召命時王淮秉政涇不通謝雖被召三月不
得引見久之除秘書省正字輪對言陛下即位之
初銳意事功不次用將相痛憤國恢復二十六年
之久無一事是以少稱陛下意者而陛下大有爲
之志亦少弛矣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託之重
子孫億萬年之志臨陛下一身任之豈可僅取苟
安無事而遂已邪今風俗日壞士氣日卑民生日
困臣恐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事機易
失時不難求願陛下堅自強之志振紀綱以張國

勢作氣節以厲媿情則靜可以強根本動可以復
上疆而事功立英光宗初立涇以著作佐郎賜對
言今日風俗頹靡百度縱弛人材削弱國勢未振
汲汲有爲尚恐不濟若猶因循其弊將至於不可
爲矣又言中國之與北虜其勢決不能兩立名爲
和好實則仇敵名爲息兵實則觀釁今以偏方之
勢與虜持久自紹興以來五十年無大戰隆興以
來三十年無小鬪虜酋新立血氣方剛間隙之生
遠不過五六年耳願陛下奮發英斷規恢遠圖以
新嘗膽不忘北向聖志先定然後與二三重臣議
求大計委任而責成之內治外備則大讐可懷中
興可期矣又言陛下踐祚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
今日士氣向衰風采銷落陛下所當長養振作而
反陰銷潛沮之將使群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震
群小之中傷苟且成風諛諛充位脫有大姦巨惡
誰爲陛下言者紹興元年遷著作郎兼司封郎官
二年正月震雷雨雹大雪繼作涇上封事言雷陽
也雪陰也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此雪所以降也以
象類而求則臣欺其君妻陵其夫夷狄謀中國小
人害君子皆陰勝陽之證也有一于此皆能致亂
陛下可不預防之哉時佞倖漸肆李后悍妬故涇
以爲言出爲荆東淮東兩路提舉慶元初召爲尚

右郎官上殿論奏以爲太上之於陛下親父子也
天性之愛血氣之屬慈孝之心宜無毫髮疑間雖
太上疾惡太平若未容於進見者然陛下孝心純
篤豈以吾親之不可見而遂已乎臣聞參天地贊
化育曰誠而已金石之無情鬼神之至幽猶以誠
而能動矧人子之事親誠極其至焉有不能感動
者乎三年以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國還言
虜有危亡之兆而吾無自治之策使吾治具畢張
備禦無闕敵雖強不足畏苟媿安歲月僅了目前
一弱虜成一強敵生猶未足以爲喜也初涇之往
寧宗諭使覲國而虜爲蒙古所攻我有乘釁之意

人物志卷一

涇深懼其輕動故還奏如此除直煥章閣知慶元
府沿海制置使以言者論罷是時權姦用事涇不
爲勢休斥去十年不調於里中關西園取范文正
公格言名其堂曰後樂開禧元年得旨入朝明年
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論北伐非計不聽三年
自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姦臣韓侂胄論罷
右丞相陳自强拜參知政事封崑山縣開國伯嘉
定初兼太子賓客始侂胄之誅涇功居多既又患
史彌遠有專恣之漸因欲去之彌遠知涇謀諷御
史劾罷之五年知潭州八年知隆興府九年知楊
州十七年除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致仕進

封吳郡開國公寶慶三年卒特贈太師追封泰國公謚文節涇歷仕三朝出入內外四十餘年憂國忘家始終一節而謀深慮遠不徼近功嘗語人曰官職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故其在朝孤立自守不畏強禦以賢才爲立國之基薦進搜舉汲汲如不及如李燔輔廣倪思陳韓皆其人也涇在潭時與朱熹有交承之好倪曾指熹爲僞學斥之倪曾既死涇奏召熹還朝而熹已卒復移文新安取諸經四書傳註刊刻以傳又請爲張栻謚其表章正學之力多矣所著文章五十卷曰後樂集弟湜見文學

人物志卷一

十一

國朝葉盛字與中由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正統己巳車駕蒙塵盛帥同列劾將臣朱勇等扈從失律請誅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問罪繼虜以還聖駕聞者壯之命掌科事京師戒嚴四五日間鐘凡七八上皆軍機要務虜既退封賞有功而未及死事者盛言通政使謝澤都指揮韓青都督武興御史趙麟皆當錄其後卹其家從之擢都給事中時內閣大臣奏留邊將防守京師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重向使獨石馬營不棄則六軍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若但僅守九門其如陵寢百姓何時北虜奉駕還京將入

關矣有投匿名帖言迎復事大臣不敢以聞盛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者盛不顧具疏言之詔令封進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遷山西右叅政尋用薦協贊獨石馬營等處軍務時獨石馬營八城失守殘骸殊甚盛列其利害爲八條次第罷行之又以邊人多不知學奏置社學於諸城中推有文學者爲之師經書字帖以給貧者一時軍中子弟絃歌相聞城鵬鶚雲川龍門長安等八城相去遠甚無邸舍風雪寒雨行者病之盛於官道傍每十里爲垣屋一區中置爨卧芻秣之具守以邏卒名曰緩鋪

人物志卷一

十二

者如歸諸城附郭膏腴地俱爲權力所占盛理出之得五千餘畝自將帥參隨至軍餘皆分授之限以周垣題其門曰某隊某圃人得均其利焉初軍中百需皆斂於軍盛因請官銀五千餘兩買牛具牽勢要所占屯田摘戍卒不任職者給與牛種之課其餘糧凡軍中費皆於是取給自是邊人効力歲亦屢登以外艱歸天順改元召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巡撫兩廣初兩廣守將不相統攝盛請於梧州建帥府命征蠻將軍總鎮於此兩廣各設副總兵及叅將分守要害悉從征蠻節制又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公私利之詢訪其屬

忠勇者悉自下僚引致通顯後都御史韓雍用兵
兩廣卒賴其力會有譖於當道者取還改左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各邊屯堡多廢盛建議修復邊人
不悅謗聞京師盛任怨力主其後不數月築完計
七百餘所自是兵民畜牧得免寇掠成化三年進
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左侍郎時方冀其大用俄
無疾而卒年五十五 詔賜葬祭謚文莊成平生
力學好古清修苦節動慕范文正公為人為諫官
論事不激不隨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及人
之過亦不輕薦一人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世
俗聲色貨利澹然不以經心其文章紆徐委備有

人物志卷之一

三

法則彭韶贊云希文不相古今所惜人以為知言
孫夢淇以蔭累官至衡州府同知清嚴英敏所至
有聲盛所著有涇東稿水東日記西垣奏草遺奏
存稿開封紀行等集夢淇盡刻之甫成而卒今皆
行於世

崑山人物志卷之一

崑山人物志卷之二

節行

卞崇 張承休 孫察 范之柔

鄭準子端孫疎附 殷奎 朱吉

王英 呂昭 呂旦 朱熹安

張和 朱昌 王庭 章賢

鄭文康 張翔 孫瓊 姜昂

夏璣 虞臣 周在

漢卞崇婁縣人桓帝時太守薛固為法吏所枉下
尉崇與烏程錢讓詣闕稱冤廷尉囚崇等以兵圍
守苦毒持之崇讓恬然自若枉聲彌厲天子聞而

人物志卷之二

一

奇之乃赦固罪

唐張承休隋散騎常侍胤之孫也張說撰其墓志云
承休崑山人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
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夫上柱國桓
州刺史

宋孫察者朝議大夫載之從子也父臨大理評事察
以朝散郎奉使金國守節不屈金人裹以油絮焚
之罵聲不絕口而死

范之柔字叔剛仲淹五世孫純祐之曾孫也第進士
拜監察御史歷右正言左司諫起居中書二舍人
刑部尚書太子詹事封崑山縣開國子之柔奉親

事君一以文正為法知止畏盈每有山林之志最
後累章乞骸骨上嘗諭宰臣曰為朕勉留吾將用
之以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贈端明殿學士
謚清獻弟良遠見隱逸

字器先本開封人後家崑山由蔭登進士第歷
仕知袁州終中奉大夫準生王候家氣象如儒素
薄於功名厚於道義輕財好客赴人之急如已事
尤如意嫺族弟端范文正公義莊之意買田給贍
至其子孫仍之不替子端守高郵自試吏至典藩
所至以廉稱姪竦嘗知泰邵韶三縣以奉直大夫
奉祠里居尤謙和樂易不與物忤未嘗見其疾聲

人物志卷二

二

遷色人稱為吉人諸子俱能官

國朝殷奎字孝章篤志古學於六經無不考有司聘
訓導儒學邑中褒賢紀功立祠表墓繫名教者皆
奎所建白洪武中以薦授郡縣因母老力辭
調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
鬱而死盧熊謂其處家為孝子節身為名士典教
為良師陳潛夫謂其學行出諸先生可謂瑩然無
瑕者也門人私謚曰文正先生文章精審有法
深於性理勤於纂述所著道統圖諸家祭儀崑山
志咸陽志閩中名勝集陝西圖志等書出叢稿支離
三言成語語則若干卷弟璧見孝友

朱吉字季寧宋兵部郎中貫十世孫父德潤仕元為
儒學提舉以文藝見重於世吉喪母值元季兵亂
獨奉父周旋患難張士誠僞定吳中游士多苟從
之以竊片土之祿惟吉不少降志自吳城徙家崑
山避之洪武中始膺薦授戶科給事中時糧長稽
違勘合皆坐死吉疏言勘合雖違而稅糧已足乞
減死又乞寬胡藍黨禁以安反側皆從之後以善
書改中書舍人尋除侍書出為湖廣按察僉事後
召入為中書舍人受命題

人物志卷三

三

有三畏齋稿子定安泰安宋安各有傳

王英字俊伯洪武初從鄉校貢太學選授監察御史
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主英四字揭諸殿
柱尋授刑部主事陞郎中出為寧海知縣未幾初
召入復為郎中陞陝西按察使任滿得代行至泗
州卒英立朝兢兢謹畏每顧妻子曰吾以身許國
其勿以我死生為意時有建白輒毀其稿及長臬
司以簡靜為治不事苛察居鄉尤坦率嘗微服入
郡城時禁庶民服鞵門者縛其英笑曰吾官人也
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
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

治貝不若令之易也英一日行道旁有負甕者擠英墮水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於道其人知爲英也棄所負而走英使人追還之孫成憲秀水教諭呂昭字克明爲人莊重耿介有古君子風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 旨改浦城縣丞縣故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贖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北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歎

人物志卷三

四

汝杞其介如此

呂旦字寅伯性簡淡不好華靡少從松谷林先生游既舉進士即董工伐木于湖湘又督開平糧芻俱稱任以薦特拜河南按察僉事居官廉謹正大有冰蘖聲未幾以累去職居長蘆十年免歸教授鄉里志泊如也復起爲建昌推官治獄平允政聲益振以老乞歸志行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爲意鄉人稱其操不媿乃父及卒無以爲歛魏尚書驥買棺塋之又見雜志

朱泰安字士栗清修苦節不墜家聲規行矩步爲鄉表由永樂乙酉舉人初授內黃教諭其教學者

以執傳註惇行誼爲先丁內外艱歷調安仁安吉陽信三學所至施教如內黃士子造就甚衆再滿三考當陞不俟奏最即乞致仕楊文貞文定二公以世好留之不可既歸僦屋數椽授徒糊口人告以官府聲利事默如不聞間提杖出門訪夏太常鄭進士或壺或奕或疊疊談前輩故實日具乃返布袍蔬食處之怡然親友欲爲經紀家事者輒謝却之卒年九十三葉文莊公銘其墓

張和字節之讀書數行俱下爲文章立就舉進士二甲第一人以疾乞歸久之主考江西鄉試授南京刑部主事應召纂修秘閣還南京歷員外郎即中

人物志卷三

五

擢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校以疾卒和爲人應介端謹權貴之門不一濡足聞忠賢節義事喜躍如自已出朋友有過面折不少貸董學浙江嚴教條以身率之儀範肅然待諸生尤有恩義至今稱爲得體所著有條菴集行于世

朱昌字顯道重厚寡言不能粉飾以媚於世非法非道之事不敢苟爲由國學生授中府都事以廉謹自持時襄城伯掌府事待其屬甚嚴獨禮重昌每揚於衆曰朱都事歛華就實無矯無僞真稱吾幕賓也其僚佐亦曰朱君質朴淳雅君子人也至於庸夫豎子皆尊敬昌罔敢或慢請告而歸家貧益

甚臥疾日久舊衣積書盡鬻于市以供湯藥之費及卒無以爲殮又見雜志

王庭字元直少學於葉文莊爲所器許領鄉薦授鄆州學正遷國子學錄再遷潘王府長史卒庭孝友廉慎在鄆時就民田耕以自給諸生束脩無所取律身教人勸以古道在王府尤得輔導之正嘗考試江西貢士欲試諸考官定主試者庭獨不肯曰考官若先就試是枉已售人也御史歎服卒用以主試及出院凡有司供具一切不取人尤重之庭平生自負剛直百撓不回其學貴踐履不事辭章嘗曰徐稱管寧不聞能詩而世仰其名時以爲

人物志卷二

六

名言

章賢字士希由永樂鄉薦授大理評事歷陞漢陽知府致仕賢性謹重居官二十餘年清白始終一節後留寓南京僅得薄田百畝自存竟不能還鄉人以其廉介與呂氏父子並稱又見雜志

鄭文康字時又父壬見隱逸世居平橋以儒爲業文康長身偉軀氣蓋一世上友古人下視流俗舉進士以疾乞歸家居日取群經子史披閱雖病不少休指物操觚頃刻數千百言非公事不入公府惟開門授徒一時晚進經誨導者多取科第喜談忠孝節義事長賢與善發幽弔古若嗜欲然恪守先

世家法冠婚喪祭一遵朱氏家禮異端左道之徒不入其室所著有平橋稿子膏鄉貢進士

張翔字元龍性耿介不群善楷書喜吟咏尤工篆隸以薦知甌寧仙居二縣滄州同知瀘州知州所至皆有政績可紀當道最其治行遂膺封典居官三十餘年冰蘖之操始終弗渝平生慎交際遇流俗士不與接一語有富貴不以道者率草芥視之及致政歸與孫秋官蘊章輩結社爲文字飲然猶作詩戒沉湎崇禮讓有古人之風焉子澤鄞縣訓導端嚴方正克類其父云

人物志卷二

七

刑部主事累陞郎中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用苛刻羅織人罪法司承望風旨往往死非命惟璵多所平反太監牛玉假子犯法囑璵璵不少貸由是積怨權貴竟以同官累謫戍遼左瀕行囊底蕭然尚書命僚友醵金爲贖後峻却之成化初復官月餘即乞致仕隱居三十年未嘗一跡公府部使者交章論薦皆不報人有持百金爲璵壽者璵辭曰我當患難有遠行尚不受贖安肯無虞而受金乎璵事父母以孝喪祭極其哀敬每旦必衣冠拜先祠非疾故不一日廢所居朴陋人不能堪處之裕如風神凝遠制行坦夷對客談論辭旨清暢移時

竟日體無缺側客退獨處端坐閱經史儼如也所著有廉城稿

昂字恒順舉進士知棗強縣車務總化三年門無呵辛獄無繫囚鳩巢於梁雀飛集几硯召爲御史方士李汝省貴幸用事昂率同官劾之杖于朝改南道尋出知河南府是吏一月罷去三四藩府兵校有犯立爲決道上有言則謝曰無及矣公退即閉閣讀書輒書縣而不用以毋懷土乃上疏乞近郡便養疏至再三得改寧波既至操介益嚴日本使道出四明橫甚一見昂即比之楊伯起皆不敢肆久之進福建左叅政復上疏乞終養毋沒服闕

人物志卷二

不久而卒昂於取予一介不苟平生不受人餽亦不饋人京師達官相見澹然而已市舶中使每爲所抑權倖請托一切報罷人以故多不悅亦終不能加毀也是室僅蔽風雨積書千卷自繞水竹蕭然足不踏公府君子以仁孝廉靜稱之

夏璣字德範以進士授應城知縣母喪服闋改新淦商稅引誘至千兩即解府充公用無所取私富室周姓人莫或敢舉璣實之獄周賂當道欲出之璣不可當道奏璣才力庸庸同大庾璣去而周生矣新淦民立祠望思璣爲御史出理浙江戎政軍無幸免民亦不擾至今傳以爲法俄以

疾告歸閉門簡出日惟養親爲悅初璣善飲毋戒之即涓滴不入口居喪不御酒肉不入房室苦塊三年如一日家居四十年未嘗輕入公府撫巡以下有事必造請焉親友以事干謁者峻拒之璣性孝友兄弟三人俱先卒遺孤累累同居共爨婚嫁之費皆出於璣自奉簡儉食無重味出無輿馬清節苦行以終其身鄉士夫題其墓曰純德

虞臣字元凱父震見隱逸臣童子時已不凡葉文莊一見即加器賞許娶以女登進士第授兵部車駕主事安置來降夷人於廣西所過公私不擾遷職方郎中告歸養病改武庫調車駕陞四川叅議臣

人物志卷二

在即署幾二十年恒以清慎自持遇事守法執正不受私謁雖上官貴近意有所忤弗顧也以是寡合於時然人益重之在蜀二年即上章乞致仕撫按而下高其志節皆出郊餞送且各贈以路費悉謝卻之途中故舊有以土物餽者亦堅不受歸橐蕭然生事落落然無纖毫愠意日惟以文酒自娛而已足不輕入公門丞貳而下有不識其面者卒年七十九臣言溫氣充孝友敦朴澹於世味嘗自言我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得以私干我其介可知矣平居手不釋卷喜評論古今人詩文娓娓不絕所著有丙辰奏草竹西亭稿述古錄回文効體

詩共若干卷

周在字承德厚默靖深不爲厓異而風格凝峻不肯碌碌後人甫冠而孤能自奮於學久而貫總群籍學爲古文辭輒工然終不以自見嘗請于諸兄買田八百畝置義莊以贍族立義塾以教族之子弟進綴成祠以祀始遷之祖與族人之弗嗣者平生道義存心口不談貨利不立資遺少館於吳氏世俗奉贅必中分婦產在悉遜其嗣子不分一錢由鄉薦授養利州知州即請致仕卒在言貌莊重禮度詳雅自奉簡薄儉約有古人之風視世俗紛華漠如也所著詩文稿藏于家尤善楷書遒勁端整

人物志卷之三

十

類其爲人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三

文學

陸機

陸雲

張後胤

龔程

龔況

邊惇德

邊應升

趙琳

馬先覺

吳仁傑

衛湜

楊應龍

凌萬頃

郭章

范國雋

衛培

孔淵

郭翼

姚文奐

秦約

項駕

袁華

楊性

盧熊

余熒

盧儒

陳則

史謹

偶桓

王資

夏景

張泰

陸鈇

吳瑞

毛澄

黃雲

顧潛

晉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以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論權皓得失併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張華素重其名一見如舊識曰伐吳之後利獲二俊機嘗繫廷尉感成都王穎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統諸軍與乂軍戰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時年四十三機天才

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稱其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宏麗妍瞻英銳飄逸亦代之絕乎

陸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平入洛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出客令人踵之謂曰其去不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妻通共殺其夫由是一縣稱爲神明機之敗也并收雲時年

四十二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新書十篇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

唐張後胤字嗣宗甫冠以學行禪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爲賓客以春秋授秦王義寧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帝常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荅云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乃賜燕月池帝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于君今尚記之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疆力問欲何官後胤謝

不敏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國子祭酒授之未徵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謚曰康陪塋昭陵孫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謚貞獻曾孫鑑見名賢

宋龔程字信民父宗元見政績程剛正自守不休禍福力排異端家不設老佛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支硎山攻苦食淡博極群書記問精確鄉人號有脚書厨由熙寧進士歷西安丞知桐廬縣卒贈左朝議大夫子况

龔况字濬之擢進士第以學術文章與蘇過相類朝號龔蘇用祖宗元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相部員外郎朝議大夫所著有起隱集三十卷從子明之見孝友

邊惇德字公辯本開封人高祖仕吳始家崑山惇德幼孤至孝貧不廢禮才思敏給以能詩名爲范成大所知嘗與倡和五中鄉舉就奏各年逾六十即致仕郡縣列上行義特改通直郎仍著爲令撰脂韋子五十卷二子瀛濟並有學行濟子應升

邊應升字子用穎悟力學篤志操履重然諾寡言笑規行矩步爲鄉師表從學者藹然有成淳祐特科進士丹徒簿應升子雲遇寶祐進士江陰縣尉雲

遇弟實與凌萬頃同修崑山志

趙琳字君善忠簡公鼎之曾孫父監字儒文范之柔以女兄妻之因家崑山琳嘉泰進士常州教授嘗作亭表鄒忠公墓歷宗正丞都官即理宗欲用為諫官有沮之者出知吉州不上丐祠而歸後以朝散大夫直寶章閣致仕題其居曰頤菴清修寡慾室無勝妾讀書至老不倦藏書萬卷手自校讎預為墓志卒前一日尚領賓客論文是夜條然而逝年七十八子序孫勤俱世其美

馬先覺字少伊祖友直見孝友先覺以文章鳴登進士第主海門簿調常州教授既歸時宰辟為沿海

人物志卷三

四

制置司幹官以先覺自重難輓徑以名聞授兵部架閣素號高逸不事請謁出為浙西常平幹官號得間居士以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卒所著詩文曰軒筆

吳仁傑字斗南修武即信之子博洽經史有俊才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蠹隱以詩文名一時所著古易十二卷兩漢刊誤補遺十卷栴栴綿最書周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及言郊祀齋說塩石論集古易尚書洪範辨圖陶淵明杜子美年譜皆行于世

衛湜字止叔涇之弟好古博學除大府寺丞將作少

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家傳註為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學者稱樂齋先生

楊應龍字女濟系出關西曾祖敏求官至朝散大夫徙居崑山應龍才無文武為賊吳郡王婿寧宗朝授武功大夫浙西兵馬鈐轄暮年丐祠主管冲祐觀使所著五十萬言名曰進授册嘉言論論發於忠忱手鈔六經百家之說為性齋知見錄凡三十卷又有性齋詩稿王象黃由皆以將帥薦之未幾卒孫滋生有神異歿于邊功理宗贈護國忠惠侯廟食里中

人物志卷三

五

凌萬頃字叔度號松隱博學多聞登景定二年進士第寶祐初與趙實同修王峯志

郭章字仲達幼攻詩文遊太學有聲嘗作詩留別同舍有中原百覽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開之句讀者憫其志操後以守城功拜官被薦居帥幕仕至通直郎卒

元范國雋字彥中號近山文正公九世孫早遊庠序卓異等夷延祐二年集賢院大學士潘昂霄薦于朝曰范某蔚為令器見謂通才德行可以淑人文章可以垂後觀其學術不墜家聲誠宜錄用始文正公葬洛陽自靖康之後道路阻絕者幾二百年

十餘年逮元至大己酉追思祖宗自吳詣洛展拜墓下凡道途遠近風物異同皆形諸吟詠號諸洛集

衛培字衆深宋文節公涇之曾孫性端恪博通經史前代典故問無不知延祐七年郡府以培充貢龍虎榜賦文不起草人謂有楊馬才知州王安貞聘訓導州學號月山所著文十卷曰過耳集

孔淵字世陞孔子五十三代孫六世祖端越仕宋隨高宗南渡至淵父之敬任通州監稅徙家婁東遂爲崑山人延祐元年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多所經畫遂攝學事其學行修治爲士林所宗號華野

少志本志

天

子克讓亦有文行克世其業

郭翼字義仲號東郭生少從衛培遊爲學工詩尤邃於易與俗寡合竟以訓導老於鄉校所著詩文曰林外野言楊維禎嘗評其文以爲可方軌西京及卒盧熊題其墓曰遷善先生

姚文奐字子章聰敏好學過目即成誦博涉經史縉紳先生極推重辟浙東帥閫掾公事旁午不廢吟咏把酒論詩意氣豁如家有書齋野航亭自號婁東生

國朝秦約字文仲父王見孝友約洪武初應召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束帛徵詣京

上疏陳言授溧陽教諭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遺老合在館閣不報後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所著有樵海集師友話言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志

項駕字叔馭博涉經史精於春秋尤攻詩文洪武初應秀才舉擢禮部郎中調官廣東政治廉平有聲於時

袁華字子英少穎悟不群讀書過目輒成誦考究經史百氏號爲該博善詩章樂府楊鐵崖稱爲才子洪武初爲郡學訓導所著有可傳集耕學稿

楊性字秉中博聞強記從楊鐵崖游才思敏瞻超出

少志本志

天

行輩人以小鐵呼之嘗稱一亭扁曰草玄日鼓琴觴詠其中若將終身洪武中由秀才舉授知郴州事而卒

盧熊字公武父觀見隱逸熊元季爲吳縣學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追遣赴京母卒竟歸復起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交州知州爲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僱兵革人情凋弊適太師李善長營魯王府浚交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熊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逢蝸幽憂石門清溪等集別有蘇州志交州志孔顏

氏世系譜總若干卷弟熙見政績子彭祖字長嬰
洪武末任湖州武康丞永樂初薦授禮部主事坐
累爲民尋徵請行在以疾卒彭祖幼傳家學不事
藻麗而求以適用爲政亦有父風

余竄字茂不詳少自雋才從殷奎陳潛夫學得
春秋之傳洪武初授承勅郎進通政司叅議拜吏
部尚書煥爲人長者其家故鑄工既貴造里中人
家必戒其下云第稱余待詔兒勿云官人也又見
雜志

盧儒字爲已睢州同知熙之孫也以薦授中書舍人
博學能文善筆札文學韓柳書法歐顏自負甚高

人物志卷三

或請其文稿儒曰吾有腹稿耳一日上命作露
賦衆未就儒信筆成之所著曰重齋稿

陳則字文度洪武七年應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轉
戶部侍郎左遷大同府同知陞知本府則未仕之
先僦屋授徒其教甚有法工於詩與高啓徐賁張
羽楊基輩爲倡和友嘗賦紫菊花詩一時傳誦以
爲絕唱人呼爲陳紫菊

史謹字公謹從毘陵倪瓚郡人高啓游博學好古工
詩畫甫冠從成瀋陽洪武末翰林學士王景薦其
才授應天府推官左遷湘陰丞後罷官僑居金陵
自號吳門野樵年七十餘卒所著有獨醉亭集

偶桓字武孟落魄不羈家於桃源涇日肆情於詩酒
倪瓚稱其詩有超乘挽轡之力所著有江雨軒集
醉吟錄鳳臺吟嘯集洪武中應秀才舉爲荆門州
吏目罷職歸老于家卒年八十二

王資字之深性凝重文章學行爲名公所推許初任
武康訓導歷官翰林檢討有菊菴易齋集若干卷
夏杲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特妙由庶吉士改中
書舍人 文廟嘗試其書第一特命書諸宮殿榜

遂 賜第宅免朝參眷顧極隆初杲字作相 上

曰日豈可從傍宜加求上遂爲更定後遷考功主
事正統中出知瑞州入爲太常少卿進卿致仕

人物志卷三

爲政平易居家孝友而風流文雅有高人之致詩
詞清麗尤工畫竹石擅名天下至於朝鮮日本諸
國皆以金購之兄昂見藝能

張泰字亨父本姓姚氏世爲崑山人曾祖瑞代署陵
張基成太倉衛遂冒其姓泰生而秀穎書過目輒
成誦性豪邁見時輩日夜兀兀抄讀陳腐文字頗
鄙笑之登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名隱隱出行輩中
遭父母喪服闋除檢討名聲藉甚四方之士願受
學焉久之陞修撰踰月得暴疾卒泰爲人坦率絕
去崖岸然憤世嫉邪特甚酒酣耳熱談論當世不
平之事激烈奮發爲之攘臂岸憤恬淡自守獨喜

吟詩所著有滄洲集行於世

陸欽字鼎儀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授翰林編修同
修 英廟實錄遷修撰 孝廟在儲宮選侍講讀
敷納詳懇禮度莊飭 孝廟每屬目退而稱善陞
右春坊右諭德進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充 經
筵日講官與宋瑛乞歸 詔給驛傳卒賜葬祭欽
為人端肅慎重持守清介學究淵源為文章周縝
雍裕詩調卓絕平生憂世愛國未嘗一日忘懷所
著有春雨堂稿春秋抄畧子爰以蔭授中書舍人
嘗齋 詔江南并冊封 王府餽贐一切不受蓋
不忝其父云

人物志卷三

十一

吳瑞字德徵博洽群書尤邃於易登進士第授南京
吏部主事陞工部郎中奉 勅總督河道嘗鑿甃
杜湖左腹河以免覆溺功成而賦頌尚存上疏乞
蠲除之以疾請告尋致仕平生未嘗一日廢學杜
門謝客惟文士有賢名者至則款接論議咸極玄
奧工古文辭求者戶屨恒滿所著有西溪集宦游
居間二稿子蘭由進士任監察御史

毛澄字憲清弘治癸丑 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歷
陞學士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充 經筵官東宮
講讀官與修 會典通鑑纂要 孝廟 武廟實
錄順天府鄉試主考一禮部會試同考二主考一

咸稱職業時 武廟南巡倡議諫止 諭
釋都御史彭澤文致罪奸寧撼之弗為動奏寢違
濠要請迎扈 今上入繼大統會衆推為吏部尚
書固辭乃止尋以病乞歸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官
護送卒 道贈少保謚文簡澄持身貞靜立朝清
謹所為詞文多不存稿居鄉素行尤足重云
黃雲字應龍由歲貢任瑞州府學訓導致仕雲性度
疎豁議論慷慨不能作依違軟美之態家貧好學
博極群書熟於典故文宗坡老書法山谷皆為時
所重所著有冊巖文集十卷行于世
顧潛字孔昭別號西巖祖恂見隱逸潛性端慤謹重

人物志卷三

十一

而早慧能文年十九領鄉薦舉進士高第改翰林
庶吉士授監察御史上疏言馬政民情五事郵災
安民八事又陳時政八事皆指切無所避忌嘗輯
唐虞以來事可為法者附以論斷為書名曰稽古
治要獻之提督京畿學校勵志作人矩範嚴禁訓
接不懈士皆畏服正德改元復上戒逸欲屏佞幸
數事不報逆瑾用事縉紳多趨附出其門潛獨守
正不阿當道承瑾風旨遷馬湖知府既而罷之後
以子夢三貢封中憲大夫卒年六十有四平生貌
如其心著述甚多咸嘉文觀省雖燕居以禮自持不

晚年涵養益遠探討益精所著有靜觀堂稿讀史
新知林下紀聞湖堧醉歌崑山誌王峯文獻錄序
史夢林各若干卷

崑山人物志卷之三

八

其

崑山人物志卷之四

政績

龔宗元 郊曹子僑孫升卿附 孫載

顏度 王圭 劉必成 陳昌世

盧熙 王遜子復孫日敏附 王震

虞祥 王永和 劉璉 沈訥

吳凱 陸容 王倬 吳愈

朱斌 張注 盛洪 周廣

宋龔宗元字會之其先邵武人祖慎儀仕南唐歙州
刺史父識始徙居吳登端拱進士擢監察御史遷
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以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

人物志卷四

十

中平江軍節度使宗元幼穎悟絕人讀書虎丘寺
天聖中擢進士主仁和簿以父疾乞便侍養調吳
縣政建安尉諱有聲稱以薦章保任者二十有二
召見擢大理評事知句容縣發擿姦伏政如神明
楊紘持使節行部號為深酷吏望風投効去紘過
縣竟不入或問其故紘曰龔君治民所至有聲吾
往徒為投耳後徙居崑山黃姑里歷通判衢越二
州官至都官員外郎謝事家居日以文酒為樂宗
元初官仁和知州范仲淹深加禮重稱其文溫厚
和平而不乏正氣似其為人謂曰君德業清修他
日必為公器慎勿因人以進洎登朝未嘗游公卿

門卒以清直淳厚號慶曆人材有文集十卷子程見文學

郊宣字正夫自幼識度不凡登進士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杭州於潛縣未赴會詔天下陳理財省費興利除害之策宣上書陳蘇州水利王安石善之授司農寺丞提舉興脩兩浙水利民不爲便遂罷歸治所居之西水田曰大泗瀆者如所陳之說爲圩岸溝澮場圃俱用井田之制歲入甚厚圖狀以獻且以明前法非苟然者復爲司農寺簿遷丞預修本寺制式頗號完密除江東轉運判官元祐初入爲大府丞出知温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卒有吳

人物志卷四

二

門水利書四卷行于世宣子僑從王安石學甚有詩名孫升卿由進士知常徽二州尤多惠政

孫載字積中曾祖漢其錢氏時爲崑山鎮防遏使遂爲縣人父解官至通議大夫發運大使載登進士爲河中府戶曹更三守皆立威嚴載獨與爭曲直不肯詭隨守終薦之中書檢正官察訪關中辟爲官屬載極諫令不肯奉行青苗法察訪使檄載按之載言縣小民貧歲以黍博易爲生令無罪不當按用薦者遷知德清縣以德化民不專任刑罰開誘是非出於誠信訟有累年不決者得一言皆感悟舍去熙寧八年吳越饑獨縣中熟載勸大家倍

糴得十五萬斛明年春米價翔踊載平直以糴全活甚衆移考城縣一日巡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夜掠近郭至期載張燈設筵不禁夜盜叵測遂遁去訖受代無復盜者神宗以載姓名付中書除廣東常平觸暑行部以宣撫使通判陝州遷廣東轉運判官除河北西路常平改知海沂二州遷轉運判官移淮西提點時號循吏大觀中以朝議大夫致仕一日編謁牒及嘗往來者示幾疾華問曰早晏盟手焚香而逝載天資樂易長於吏治好汲引士類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後多知名少

讀易著釋解五十卷從子察見節行

顏度字魯子充國公五十三世孫以文章政事名一時登紹興國學進士第歷海門簿臨海令有去思乾道五年知長興縣遇事慈恕人不忍欺其聽訟能於淳朴中時出智計以得其實聞者稱爲神明一日某王自寧國入朝并次縣界皆以婦女挽轡王怪問之皆云知縣顏佛子愛惜民力縱男子耕種卒難召集恐累顏公故婦女悉當其後洎入對孝宗問卿治郡得人乎即以度對未幾召拜監察御史遷軍器監司農宗正太常少卿權工部侍郎直寶文閣江東福建運副知湖州江東京西運副

以秘閣修撰提舉中祐觀卒年七十五度與朱熹
友善孝宗謂度每出一言不動如山因以如山自
號云

王圭字君玉范成大外孫也父邁本安吉人依妻家
以居遂爲崑人終通判太平州圭幼孤忍貧力學
孝於其母初主松陽簿以才幹陞爲令講行經界
版繪其式行于天下淳祐八年以監行在諸司糧
料院出知常州屢蒙陞賞以職事修舉轉朝奉大
夫入爲司封郎官終朝散大夫其居官廉家無餘
貲死無以斂有文集十卷子敏學強學以蔭補官
皆以廉謹聞

劉必成字與謀其先自福安來居崑山之湓浦必成
少游國學嘉熙初七士同扣閣極言時事必成實
爲之倡是年七士俱預計偕而必成爲武舉解元
明年遂魁天下復中鎖廳蓋以文武全才自負也
嘗兩入閣輪對慷慨言邊事上深褒美次日宣諭
宰執曰必成所言極好後皆行之歷知澤州卒官
湖南安撫副使有三分詩藁

陳昌世父振見孝友昌世以文名兼優吏事仕大府
丞知信州以最聞擢吏部郎中召見理宗有一庶
可喜之褒後知瑞州有善政遷朝散大夫中年絕
欲自奉極薄號澹菴居官所至有遺愛皆以節用

愛人爲本家無餘粟每貴糴損直以濟民鄉里德
之子師尹魁鄉薦明復通判慶元府

國朝盧熙字公暨洪武初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
兵革甫定歲復荐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
攝行守事適御史劾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克之睢
近千人傲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
人昇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
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
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
獨有同知在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
不能奪後卒於官貧不能歸葬官爲具殮喪行吏

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雨無一人少卻雖田夫野
老亦爲私服一月熙爲人雅飭信厚博涉經史亦
善筆札其在官時兄兗州太守能寄以詩曰蠶鹽
清憂穩鐵石古心存熙實無愧於是云子充賴見
隱逸

王遜字謙伯洪武乙丑進士授上高縣丞坐註誤帶
罪殺賊有功且蒞事明敏剖決如流遂召入朝糾
儀拜監察御史爲人剛毅峭直飭廉隅謹繩墨憲
度肅然雖居家不少縱或曰君嚴自治耶遜曰吾
讀書求道矧已不治安能治人彈擊諫諍無所忌
諱時稱真御史一夕於便殿召至榻前問曰月光

直入朕臥內當擬何律治之對曰夜無故入人家
上大悅其類敏類如此卒年三十二子復字從道
亦以進士授南京行人司司副遷南道監察御史
獨持風裁貴戚斂手以避僉謂有父風復子曰敏
字仁功由貢授石門訓導嚴條約立程課格以禮
義士始知向學興行秩滿即請致仕拂衣東歸安
貧守志平居冠服儼然持論剛正門人虞臣銘其
墓稱為篤行君子云

王震字子東宋叅政絢九世孫父祖卿洪武初為衛
人夷山堙谷設施為多震應秀才舉除益都令歲
饑開倉賑乏民賴以全活後陞德州同知僧寺有

不報不報

六

佛像能言人禍福遠近析祭不絕震至塹酒饌往
與之飲良久震命左右取醉狐狸來及暮寺後草
中果有狐酣睡遂獲以獻震使縛而懸諸桶翌旦
狐醒丐命震曰王法左道惑民者有常刑狐哀告
曰法雖然狐未嘗害物願公察之乃舍之後不復
作

虞祥字仲楨永樂辛卯領鄉薦授金華府學訓導上
虞教諭選授禮科給事中陞掌科事京城有點僧
造佛廬踰度祥特奏毀之置僧于法尋陞通政司
左叅議進戶部右侍郎即改兵部巡視畿甸民賴以
安祥為人謹飭務持大體自校官至大臣所在咸

著聲績子震孫臣各有傳

王求和字用節生有神異讀書日記千言永樂甲午
中鄉試授涇州府學訓導饒學大成殿祀有志修
學大志求和毅然曰里巷儒子始就外傳猶
知尊師夫子豈有為郡主發身科第而反不知本
耶秩滿陞戶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遇事敢言指揮
馬順阿等權倖上疏劾其罪奉勅閱視江右財賦
綽著聲績嘗使王府見中官褻傲即糾正之陞都
給事中工部右侍郎時方營建宮殿及諸司驛
署役煩政殷處之裕如淮右旱蝗又命巡撫興華
利病歲則大稔河決于外潰而東流徐呂二洪水

不報不報

七

涸妨漕運特命治理在淮揚時遇水患即具奏省
徭後蠲逋負全活甚衆正統己巳死土木之難贈
工部尚書求和器宇宏廓威儀莊重凡博學強記
為詩文清麗條暢有集若干卷子汝霖官至河南
布政

劉璉字廷璉永樂十年進士任監察御史陞山東叅
政洪熙元年叅贊宣府軍務宣德十年兼督邊儲
陞戶部侍郎仍兼巡撫累降勅褒獎有秉公正
之心勵廉潔之行世謹詳明夙夜無懈之語璉公
勤廉謹人不取干以私在邊二十八年終始如一
雖有執持不畏權要武夫悍將聞璉之名靡不懾

服正統己巳之變璉在宣府區事周詳先事有脩
嬰城固守卒以保全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悉
依璉法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通州不能歸遂即其
地建墓天順三年葉文莊公成奏璉在邊年久保
障有功乞恩褒恤於是遣官諭祭還葬崑山

沈嘉文敏父方見隱逸訥以進士授大理寺評事
以陞寺副執駁詳九門無私謁擢福建按察僉事
督松溪銀台正額外不求羨餘出入瘴厲弗憚勞
苦而一方之人多利賴之慶元盜起遷入松溪訥
以計擒之得不蒞蔓洞蠻復反訥首挫其鋒渠魁
就縛尚書孫原貞時鎮閩中述其功且數其善於

人物志

八

訥以質時政遷副使歲餘卒于官樞還之日聞人
悲號擗踊遮道不能行訥為人穎敏絕倫志尚高
潔弗可其意者視之漠如也為文章必貴已出同
時作者鮮當其意所著有免園遺冊下里餘音

吳凱字相虞父早亡遺腹生凱能力學養母里胥召
之後即詣縣自陳有母不能遠離竊有志於學縣
令芮冲異其言立遣就學後充貢京師中順天府
鄉試授刑部主事改行在雲南司再改禮部主客
司並號繁劇皆優為之以母老乞歸遂致仕凱精
敏有治劇才平生以禮自律言行不苟風儀嚴峻
人望而畏之家居四十年非公事不至公府都御

史李秉上疏薦之謂凱器識不凡達大體可用不
報葉文莊嘗曰鄉里作官前輩當法吳丈後輩當
法蘊章蘊章謂孫瓊也子愈別有傳

陸容字文量任兵部職方主事陳馬政切於民患者
四事下所司行之陞武庫員外職方郎中時邊警
旁午封事日或三四上連楮疾書常至夜分或達
旦海賊劉通聚徒流劫議發京軍勦之容謂通無
大謀若許以不死可一朝而定通卒就招有欲加
兵安南者容力言其不可事遂寢有求為金齒
衛參將者一巨璫傳上意容力爭之而止錦衣
百戶韋瑛掩捕鄉民十餘械繫京師告變容知

人物志

四

詐遂上疏請詔法司鞠之瑛果生誅而原諸被誣
者官校以捕妖言陞官例得世襲奸人往往陷
民於非辜容請罷其襲封由是漸息改武選有
臣依權要乞陞都督已得旨容言都督體勢甚重
不宜任無功疏凡兩上卒奪其所授已而復極論
八事當路者不悅竟出為浙江叅政容益悉心政
事振作士類表章先賢凡不在祀典者悉撤毀之
尋以讒罷歸絕跡不涉府縣性剛方正大不喜詭
隨故卒為時所嫉平居無他好惟聚書數千卷為
文務本道理而尤貴適用奏議務明切不為虛辭
所著有式齋游藩歸田三稿及太倉志水利集等

書

吳愈字惟謙凱之季子強毅剛直識達大體由進士
歷任南京刑部主事負外郎即中詳審司察獄無
滯因暇則結閣著牘遂精法理部有大獄成倚以
決章奏必經詳定乃上酬應旁午至忘寢食大臣
賜愈心術端謹才行超卓堪任臺憲而叙州之命
下矣叙州民夷俗獷吏黠愈發摘如神久而帖服
上官安察以馬湖叛衆議用兵愈但遣數卒偵其
靜不致日結繫以來馬湖流官不職群夷跳梁
至擢府印去當道復強愈行愈深入其壘諭之曰
失一印更制一印於我何損若輩以此敗銅目陷

卷之三

二

刑辟耶衆即聚印以獻在蜀九年郡則大治擢河
南右叅政兼理屯田剗弊剔奸不畏強禦會蜀士
有不悅者遂乞致仕而歸晚年益以禮法自繩率
子孫化閭里後生晚進咸敬信之如著蔡云

王倬字用檢田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右
侍郎乞歸而卒倬德量宏遠才識過人履宦途餘
四十年未嘗有公過初知餘干有殺人而竊其尸
者有讐家匿其人而以他尸誣人者倬皆應得之
竟決其獄贛州賊殺信豐知縣上官檄倬往捕賊
恃山險倬乃夜持羊數千進攻賊以爲人投其木
石盡詰旦進兵破之爲廣東按察副使以土漢

兵降崖山賊爲廣西右布政征徭賊其黨悉平爲
四川左布政抵任而流賊適至鎮守議焚軍民廬
以拒敵倬三足其勢耳乃洞開四門各立一營
以待之賊竟不敢近參將陳乾爲賊射死詔鎮巡
計之倬度賊必重虛東入遣都督率精銳四千騎
伏山下賊果自東而入伏兵四起斬首六千餘級
獲人畜輜重甚多前後奉乞賑貸米十四萬石銀
八萬兩軍民多賴以生活家居別置田千畝與族
人共給官役親戚故舊凡有急難及匱乏者委曲
周恤尤人皆稱難云

卷之三

二

朱棣字良用初名見隱逸棣自少穎敏不群苦志力

學尤精於易未第時與諸門生講析疑義得前人
未發之旨及舉進士授蘭溪知縣存心仁恕律已
廉公應官立丁田之法省征役之繁扶植善
良矜恤鰥寡克殫厥心召爲監察御史遇事敢言
嘗率同列論劾文選郎中貢欽以納賄罷之又
因災異上疏言天變不虛必由人事相關指摘時
弊言其詞直切言數服爲人傳誦其詞不苟
惜未及大用而卒

張注字時雨號雨軒父能所城知縣在官十二年無
過舉四顧 初 嘗 擢之以憂歸崑遂不
出注至 心平直質而雅和而介有侃侃

之風焉父宦臺肅然注能左右色養極其豐腴務以悅親爲事人不知其貧也由歲貢歷宜春潮陽二學訓導居潮五年以誠感人士俗不變既謝政而還潮人立生祠奉之士林以爲美談卒年八十七

盛洪字思禹布政使順之曾孫凝重穎敏淬礪于學蚤歲聯登甲科授刑部主事員外郎卽中三被簡命出按大獄事涉中貴執法不回然用心平恕每語人曰刑官當於死中求生不當於生中求死人以爲至論陞廣東海道副使釐宿弊嚴條約先是通番買港之徒黃緣假藉騷擾驛傳至是屏絕

人物志卷四

三

市舶中官利通私貨以黃金百斤暮夜饋之堅拒不納禁戒嚴由是怨謗沸騰終不爲動嘗斬捕海賊千人又上章論通番奸弊及保安事宜悉見嘉納遇例歲革歸尋以海道舊事檄召赴廣卒于道超擢山東按察使已不及矣洪歷任中外二十餘年不殖厚產所居肅然君子以爲難

周廣字充之少孤貧勵志篤學不舍晝夜舉進士授莆田知縣中官鎮守閩中凡守令初至必持重賄謁之廣獨徒手直入及下車廉公自勅不發私書不受請謁訪民利病以次興革改知吉水政聲顯著召爲試御史方踰兩月即抗疏論斥番僧逮伶

人重國本嚴軍令四事且言錢寧本宦堅著頭驛濫恩渥撓亂國法輕蔑王章死有餘罪貶懷遠驛丞時寧久執國柄氣焰薰灼聞之大恚陰使人遮刺之乃變服間道得脫抵任總戎遺之金不受雖犯其怒終不少貶移知建昌縣逆濠遣使肆行誅求悉禁不與俄假公便歸崑不出寧懷舊憾再譴竹塞驛丞自構草舍以居日與門生講學意豁如也寧伏誅陞江西按察僉事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姑發倉賑饑轉兵備副使尋改提學考校諸士先行檢而後文藝陞福建按察使鎮守緘道中官皆知歛戢擢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有不便其

人物志卷四

三

所爲者援裁革例罷歸起爲南京刑部侍郎歲餘卒廣動止凝重廉隅峻潔落落寡交性且剛直動與時忤雖遭譏侮訕笑弗顧也詩文古淡自成一

家言有集九卷藏於家墅

崑山人物志卷之五

隱逸

史德義 陶峴 龔昱 王儋

范良遂 盧觀 俞日強 李季高

文質 顧權 顧瑛 金至善

張師賢 馬慶 易恒 呂誠

盧充賴 王明善 范能 龔詡

鄭王 沈方 沈愚 沈魯

孫俊 朱璉 子旻附 虞震

朱夏 顧恂 周恭

唐史德義咸寧初隱居虎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

人物志卷之五

一

帶瓢出入郊郭東京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

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

贈其文甚佳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

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

貞恪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于閭庭固辭徵辟長

往嚴陵之灘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

啓沃攸貯特宜優獎委以諫曹可授諫議大夫後

以朝散大夫放歸丘壑

陶峴者晉徵士淵明之後也其學可以經濟自謂疎

脫不謀仕擇不欺者悉付以家事乃遍遊江湖往

往數年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辯名字洞曉八

音撰樂錄八章以定其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堅巧

一以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客有孟彦深孟雲

卿焦遂各置僕妾共載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

逢佳山水必窮其勝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

延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

召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為水仙素慕謝康樂之

為人浪迹三十餘年又遊襄陽西塞歸老于吳

宋龔昱字立道父明之見孝友昱少游李侍御衡之

門蔚有文學安貧樂道鄉人稱為龔山長所居曰

棲閒堂陸游劉過皆為賦詩嘗編樂菴語錄崑山

雜詠行于世

人物志卷之五

二

王儋字康國居太學有聲鄉人謂之王學正識與不

識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日遊適其中讀書自娛

其持身治家甚嚴鄉中率以為法從孫葆自幼知

讀書乃學正之訓也生平無子王氏舉族祀之不

絕

范良遂初名之傳字次卿卜築崑山之車塘放情山

水不慕榮利長於歌詩兄之柔雖浸貴視之泊如

也自號墨莊居士有詩集十卷官承務郎子慶家

通判建康府

元盧觀字彥達其先武寧人五世祖來平江徙居崑

山祖鑑工詞賦父有常以隱約終觀自少穎悟刻

志於學記問該博見道分明客遊江淮間名卿鉅人多欲薦舉之者觀力辭之隱居教授授人弗以貴賤異或妄以非理加之怡然不與較曲直其人慚謝待之如初平居事親盡孝勇於爲義暮年得疴瘵疾瘳手不釋卷吟哦諷詠嘯咀道真凡經史禮樂百氏之書下至卜筮醫方小說多細書成帙樂而不厭勉傳子孫以誦其修行既卒門人私謚曰夷孝先生所著有易集圖詩集說草翠軒文稿樂府聲調集總若干卷二子能熙各有傳

俞日強字伯莊其先樞之古田人父與可號蓀溪先生來居崑山日強篤志於學淹貫經史奉母以孝

人物志卷五

三

聞號淵默叟有文集行于世

李季高號蓉月性慎謹博洽群書同衛培以隱德老于林下郭義仲謂二人者儒碩德典章老成皆表表楷模師儒之宗也所著有蓉月集又見雜志

文質字古隱居婁江之上自號鴈門史學行卓然詞章奇放嘗與楊應夫挑梅花燈夜行應夫命賦一詩即口占云五出寒花六出分一枝挑月照黃昏歸來踏遍橫斜影吹落東風不見痕應夫所稱年九十六以終同邑中耆儒虛觀趙天祐衛館盛德瑞范天與并賞六人有司月給廩贍焉

顧惟字伯衡其先吳源人父達卿始入吳爲人

初達卿與雲峯胡先生同里開心敬慕之期有子當使爲士及生權見其端重岐嶷銳意教督之稍長敏力學業不以和寒盛暑少輟博習群書尤究心于易隱居教授不事矜飾喜哦詩酌酒恒頽然自放然與人交際久益恭謹中年刻意爲文章有占作者矩度雖一字未當不爲苟且其志亦欲以是少見於世遭時喪亂竟窮而死知州僕僕斯爲營葬其窆馬鞍山之北麓其故舊門人相與私謚曰靜夷先生

顧璘字仲英別名輝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纂鼎秘翫築別業扁

人物志卷五

四

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酌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張蕭楊維禎柯九思李光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饌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畧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隱於嘉興之合溪號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稿

全王善字伯明居潞湖之陽修德樂施老而益力于

學教道所至多所成就自號菊逸老人有菊逸集若干卷

張師賢字希聖世業儒好古博雅善談論喜作樂府四方士大夫遇其東者必造其居名所居曰芝蘭室

馬應字公振世居東遷南鎮其里築室鑿池有田園花木之趣左經右史遇佳客往來則觴咏不輟與世泊如世故鐵崖深重之稱為忘年友有醉漁草堂集

國朝易恒字文成居邑之大泗濱祖遺峯先生素有風格恒克澤勵蹈其矩範家貧或不給用屢之泰

人分志卷五

五

然闢地數百弓引泉藝花竹名曰泗園日誦歌其間視營利泊然無所動其中自號泗園叟所著有陶情集

呂誠字敬夫性懷慈少知力學淹貫經史尤長於詩世味澹然無所負所結有園圃山林之勝邑令屢聘為訓導不就卒老于鄉嘗携詩稿謁楊維禎稱其風流俊采為一代之選與袁華齊名時稱袁呂盧充預字次甫父與見政績工詩文書法顏柳兼精篆隸嘗用筆寫京師將授官聞世父熊死非罪即抱骸骨歸山林絕口不言仕宦號竹泉所著有可傳集

王明善字復初號樵王性剛介隱居授徒教律嚴謹時兵火之餘人鮮知學明善實為之倡百里之外聞其風負笈而來從者幾千人一經訓厲咸有成立以壽考終

范能字仲能淞南人少從昆陵謝應芳游精醫善吟尤工法書未樂初被徵至郡力以母老辭郡從其志既歸日以詩酒自娛不入城府所著有淞南集卒年八十餘

龔詡字大章號鈍菴父登洪武初為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述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為

人物志卷五

六

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荳植菜誅歌自適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詳見雜志

鄭壬字有林宋華原郡王居中十世孫沉毅簡重不妄言笑厭聞人過失事或以相告輒默然正容待之孝友本平天性事母甘旨極充備母年高不能行壬作板輿與家人舁之隨所欲往來家庭間如是者數年母意甚適忘其足之艱於行也迨歿治喪不作佛事歛含塋祭一依朱氏禮兄亡無後事寡嫂如母嫁育其孤女不異已出重修鄭氏世譜益加詳慎建葺祠堂務循禮制喜酌酒賦詩對客

情誼相契即與觴咏竟日條然有塵外之趣然謙
禮度醉後益莊不少放縱讀書務探義理尤喜譚
史於歷代世次年月人物姓氏問之歷歷指陳不
遺詩喜杜工部醫精女科求治者戶外屢恒滿學
行表於一鄉人稱曰雙松先生子文康見節行
沈方字孟舟號趣菴家世業醫父貞別有傳方清修
好學積書數千卷皆親點校樂談性理惡聞老釋
酷好陶靖節詩喜法書名畫視世務澹如也嘗遊
京師楊文定公甚加禮重及卒為表其墓子愚魯
訥各有傳

沈愚字通理號倥侗方之長子博涉百氏以詩鳴吳

人物志卷五

七

下清美園熟尤長於古風與劉溥諸名人稱十才
子所著有寶籙集二十卷吳欽集五卷善行草曉
音律詩餘樂府傳播人口或勲之仕則曰吾非籠
絡中物既不能與世軒輊徒勞奔走塵務耳於是
欽跡不出業醫授徒以終其身嘗高宋劉龍洲行
誼作詩歌吊之又輯其遺文為懷賢錄且言於有
司復其墓域子俱鄉貢進士尤以文學著名

沈魯字誠學嘗應試鄉闈以被髮跣足為耻旋即棄
去專工古學為文奇麗閎博一時稱為作者凡大
家貴族碑板之製多出其手制行修潔居家孝友
篤倫理重風教以春秋指授學者人稱謂必曰玄

谷先生巡撫周公忱下車問政况太守鍾贈之金
力辭不受人益高之所著有經制權畧人倫師表
坐道論老成集等書

孫俊字叔英家於澱湖之陽父志德號映雪翁俊讀
書尚友尤工於詩嘗從范仲能游性敦朴不慕聲
利晚別築草堂於磧溪之南日與二三鄉老觴詠
其間自號南溪逸叟所著有南溪草堂集葉文莊
公為之序

朱璉字廷儀開門授徒且教且讀目負剛氣向人不
能作側媚語有求主以圖進取者嘆曰士可求主
哉君子進以禮退以義禮義人之大閑舍禮而進

人物志卷五

八

吾甚耻也弟子前後相從者千餘人相稱謂必曰
素菴先生子曼重厚端直由鄉舉任昌平教諭嘗
上疏言臣聞園獵近郊其徒弗戢驚動陵寢祖
宗在天之靈其能安乎即為罷獵聞者壯之孫枝
別有傳枝與曼雖各以經術進身然其家學淵源
寔出於璉云

虞震字啓東父梓見政績震性剛介父卒貧無遺貲
震僦屋以養母當道欲薦之以親老辭母卒居喪
盡禮讀書工詩自漢以下詩人辯其體製工拙悉
當其所作務關風教見時事乖謬輒譏刺之家有
遺書千日助校雖老兩眼摩挲亦無一日離書案

間所著有常春稿江湖小稿檇菴暇筆旅寓雜抄數十卷子臣見節行

朱夏字日南父永安別有傳夏性重厚謹嚴不妄交際以家世業儒立志勵行思繼前人甘於韋布不求仕進喜作詩尤精書法負氣尚節有祖父風家藏法書各畫及先世手澤多所散失悉心力購完之爲家乘十卷富室爭延致于塾師範卓然鄉邑以爲儀表吳文定公表其墓曰清修隱德之碣且云時人漫稱隱士名實不副惟日南無愧云子文由進士任監察御史方嚴整肅勵志行飭風紀仕終按察副使

人物志卷五

九

顧恂字惟誠世居邑西雍里爲人和厚謹飭與物無忤與夏太常沈倅偕爲忘年友倡和成卷痛母蚤世不遑養觸事賦詩曰未思錄所著有菴室吟藁數卷藏于家花朝月夕率多製作溫柔典則類其人焉家居以忠孝勤儉訓子孫鄉里後生問脩身之要必諄諄告之以善月與縉紳耆老爲會談茶酌酒視勢利澹如也縣舉鄉飲非禮意懷至亦不輕造卒年八十有八

周恭字寅之號梅花主人爲詩古雅典則絕無輕浮綺麗之習平生甘貧養晦惟授徒市藥以給俯仰時與高人逸士談論今古切切以士風民俗爲念

聞有不惜名檢者輒唾之縣令重其爲人親書鹿門二字以扁其居所著有枕流集醫說醫史卜史事親須知西泝叢語等書藏于家惟八哀詩行於世吳文定公爲題其後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五

人物志卷五

崑山人物志卷之六

孝友

馬友直

龔明之

周津

曹椿年

陳振

衛時敏

秦王

瞿信

殷璧

范崇文

陸安

俞敬

范廷珪

梁棟

梁昱

子統附

支琮

徐任

宋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國以御史中丞為崑山鎮防遏使因家焉後世止稱馬氏聚族居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稱兄弟六人皆力田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太學元符二

人物志卷之六

年薦春官與李薦遊薦賢其人以兄子妻之宣和
水災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友直獨奉親徙邑中僦
屋以居躬治菽水母子晏如也唐輝王葆咸愛重
之建炎二年以累舉主武康簿監南嶽廟卒孫先
覺見文學

龔明之字熙仲祖母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
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夜禱于天乞減已
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有爆裂聲
不為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後明之以諸
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貧無以歸
葬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

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
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
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
一木什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更買松萬株補植
墓上一姪女二甥女俱幼孤明之養于家授徒數
年積錢帛為資送之具皆得所歸紹興中鄉貢年
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不
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
逾八十法不應入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監
潭州南嶽廟已而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等
舉明之鄉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操履衆所師法

人物志卷之六

而窮居在下先是慶壽教文內孝行節誦者於鄉
間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錄時參政錢良臣謂明之
無吏考難之吳仁傑曰公試與丞相敦陳必能動
上聽良臣問故仁傑曰龔君頃以至行能動上帝
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主因具言其事良臣為之
竦然果得旨超授宣教郎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時
李衡以忠諫去國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
目為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
平日受用唯一誠字撰中吳紀聞三卷子昱見隱
逸

周津善詞賦端平嘉熙中郡府兩舉待補進士性人

直好施予作與梁浚井渠人高其義父天驕有疾
津割股以療或以義喻之津曰父母遺體豈宜毀
傷然因所與者遂以奉之詎爲過邪津亦以壽終
曹椿年邑之里人也母病革椿年割股療之事聞借
補承信卽實佑三年縣令胡榮爲立孝感坊又有
榮孝子亦以割股救母縣令謝公應爲立旌孝坊
又有張孝子者皆同縣人

陳振字震亭古靈先生襄之後父遵出贅李衡女因
家崑山遵死振幼貧無以葬得地圓明村卜者云
不利長子振曰使親藏得寧或不宜於振二弟尚
可主祭遂塋焉天性至孝以禄不逮養刻木爲親

人物志

五

像一飯必祭急義樂善好施後進有過失必規
正之爲文簡健高雅無宋李陋習有止安集五十
卷好楷書有歐虞氣骨官至太府寺丞知宋瑞二
州以朝議大夫致仕卒贈通議大夫養子昌世別
有傳

衛時敏與其弟季敏友愛甚篤三世同居寧宗御書
友順堂扁賜之季敏子涇見名賢

元泰王字德卿其先居崇明父廣從方蛟峯學隱德
不仕徒妻東家焉王早孤卽能卓立不群刻志苦
學母顧氏織紵以供其費既長博通諸經尤邃於
詩不求仕進授徒講學二十餘年天性孝友事母

與兄無違禮事無大小悉稟而行母有疾湯藥必
親嘗藥旬不解帶母卒哀泣至血終喪不沐浴不
鹽醋隣居失火熾甚家人各奔散王獨憑棺號呼
火遽自滅人稱孝感所著有詩經纂例大學中庸
探說宋三朝摘要齋居雜錄并詩文若干卷卒門
人私謚曰孝友先生子約見文學

瞿信字實夫自幼嗜學善持論平居整暇無不聲鏗
貌未嘗談人過惡朝夕食必男女異席衣冠非
寢不去兄智字睿夫風流儒雅師表一時信
宦四方代養二親備極誠孝家雖貧恒忻忻焉兄
卒孤兒女數人信教養婚姻一如已子至正間

人物志

四

寇作信負母避寇青龍海上築室扁曰閒野雖居
隱約客嘗滿坐南臺御史李烈舉信孝廉不應卒
子度好學有文采

國朝殷璧字孝連兄弟三人長奎季箕洪武初奎任
咸陽縣學教諭卒于官璧不忍其兄墓塋與弟謀
曰母老吾弟宜朝夕奉養不可違左右吾當往迎
兄柩遂間關數千里扶昇以歸附塋祖塋時人高
其行爲畫歸柩圖及爲文以表之箕字孝揚篤學
好禮與奎齊名仕終太平府推官

范從文字復之文正公十二世孫六世祖之柔見節
行父原良任潮州推官客死藁葬從文方弱冠

匍至潮求擯不得日夜號泣俄大雨潰封得國骨
以歸人稱孝感洪武中以國子生奉使稱旨擢
監察御史改戶部主事奏免株連盜倉罪百餘人
俄為同官所陷得罪且死呼曰幸以先祖赦宥
上問祖為誰曰范仲淹上曰得非先憂後樂者
邪於是末減謫役莊浪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以
薦起為金華訓導歷東安金鄉三學致仕歸年八
十餘而卒所著小學章詒宗謀補遺復齋集若干
卷又見雜志

陸安天資純雅父德甫好客客至必館穀之客有坐
事者辭于德甫洪武初法嚴有司擬德甫當連坐

棄市安即與兄永訣抵京大書代父典刑四字于
布袍伏闕哀請許之臨刑之日從容就刃觀者咸
泣下稱嘆時方年二十一妻鍾氏別有傳

俞敬字用禮醫亂喪父母為張氏養于張頗虐之張
母孫曲為庇護愛如己出敬事之亦如親母後孫
邁危疾醫藥不能起敬特籲天刺左脇割肝和糜
以進疾尋瘳既而復作又割左膈肉食之疾又愈
里人上其事太宗以其孝誠格天深嘉賞之

詔旌其門仍擢為尚寶司丞洪熙元年陞少卿復
俞姓地封其所生父如其官正統六年陞卿卒

范廷珩字惟中父彥良耆德夙望表于一鄉廷珩與

其弟廷珪夙承家學以孝友見稱洪武中里中子
坐不法事連彥良禍不測廷珩率其弟詣官陳白
願以身代父死詞意懇惻百折無少訾官為之感
動遂得兄弟俱隸戎籍於河間廷珩素善醫無論
貴富賤貧召之即往疾未愈不歸且未始萌一毫
貲報心晚年學極該洽喜吟咏字法歐陽尤長於
齋閣題署求者踵接年九十餘猶日作數十紙弗
厭也葉文莊為傳其事

梁棟父孟鏞任館陶主簿以第六子鏞為人贅婿母
憐其幼嚙其背流血而別孟鏞既卒棟思鏞不置
徒步至館陶則已失鏞所在矣棟求之數年不得

人物志卷六

六

一日以事至松江寓東禪寺有僧冒雨決渠棟疑
而問之即鏞也馳歸載其母往焉驗背所嚙痕具
在抱持大哭遂携而歸又邑庠生甘霖父病革指
孽子密謂霖曰是吾所鍾愛汝善視之密出遊市
中為盜潛掠以去霖在大學聞之驚哀無措百方
覓之弗獲也後謁選至京師忽遇密為富家奴霖
即具金求贖主弗許乃奔告達官諭以大義由是
兄弟復完葉文莊特為文以表之棟子昱

梁昱字文輝端厚凝重無疾言遽色性至孝新娶三
日遭父喪遂不入寢舍苦塊三年卻酒肉弗御除
喪應舉吏部尚書魏驥特往候之咨嗟良久提學

御史孫鼎嘗贈以詩有孝著崑山第一人之句後領鄉薦任平定州知州以平易得民覈徭賦白疑獄風勵學校弭盜興農惠政甚多未幾卒於官柩歸之日州民哭而送者千餘人孟葵瓦飯相望數里可以觀其政矣葉文莊公誌其墓以循吏稱之千統字尚素由鄉舉累官漳州通判泉州同知愷悌清勤兩平巨寇民爲立石頌德致仕鄉居檢身治家克循矩度誠不忝爲世族云

文琮字敬將爲岸生時家貧事母甚孝每冬寒母不能寐盡以已衣覆之自暖其足有郡倅素慕其人晨往候焉良久不出迎倅怪問故乃知其以青布

人物志卷六

七

袍覆母恐驚動不敢啓耳且貧無他袍竟以便服出見倅歎息而去周文襄公時撫吳中嘗厚恤之仕終南京晉守衛經歷

徐任字惟用世家婁東父彥輝宣德中歿于京邸任扶櫬還晝夜號泣繼以血母楊氏疾每夕稽顙北辰求代疾轉加熾復割左股三次作糜以進疾遂瘳

崑山人物志卷之七

列女

龔氏	王氏	茅氏	張氏	謝氏
薛氏	李氏	陳氏	鍾氏	金氏
錢氏	沈氏	顧氏	曹氏	許氏
鄭氏	黃氏	錢氏	朱氏	陸氏
吳氏	王氏	夏氏	龔氏	周氏
龔氏	胡氏	楊氏	張氏	陸氏

宋李處道妻龔氏都官員外郎宗元女也有文學讀書通大義賦詩作字皆過人晚年自名曰守安慶道年高而宦不達龔能安之二子抗援篤學有文

人物志卷七

一

皆龔所親教云

王氏監察御史葆之女以夫周必大貴累封益國夫人自少敏慧高潔女工儒業下至書箋無不洞曉然非所好惟以孝謹靜順爲心祖母史耄期臥疾喜怒不常左右莫敢近夫人晝夜奉湯藥不憚勞苦獨得懽心切歸必大官微祿薄善能節損迨居館職相與商論古今手抄經史課兒讀書母至丙夜與必大相待如賓居家勉以睦族無競當官則勸盡瘁國事勿恤其私常言富貴非吾所欲若得歸隱林泉世務不入乎耳是吾心也其識見明達如此

元節婦李氏都水監朱虎之妻也虎坐事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沒屬官醫提點師旦茅氏誓不失身與二子衣裾連結晝夜抱持號泣不食者數日師屢以勢臨之終不能奪虎故人王大卿等合錢贖回寓於永安尼寺悲憂成疾卒時年三十餘有司上其事詔旌表之仍錄付史館知州僕僕斯復爲立石墓上

周烈婦張氏父爲百夫長謀刺其帥事泄夷其家父母及夫皆死次縛周于武陵橋將斬之時年十七而美帥之子悅焉語之曰能從我活汝周怒曰豈有父母及夫皆死而我獨生者乎帥子又曰苟從

我當盡若父母與夫周益怒曰我惟知死耳他無望也帥子拔佩刀磨其頸曰汝不從斷汝首啖汝肉矣厲聲罵曰不義賊乃欲污我邪顧所親曰我有白金可以買棺合葬我父母妾附葬於夫側帥子憤而殺之至正十六年也

國朝謝烈婦沈度妻也年二十八孀居將終焉至正壬辰方谷珍剽掠女婦甚衆謝度其妻家不可免自謀曰可去家遠吾不能水以今願苟得全

吾志可矣因積薪縱火自焚

陸欽表其真

薛氏者市人銀工之女嫁縣

部京洪武初邵坐

法當送京師薛氏時年二

莫能掩其

將行押卒見而悅之謂邵曰若欲生致都下盡使事我否則促死矣邵懼曰如命乃密呼婦語故婦曰吾身潔汚君不得而主矣佯應曰諾乃盛備酒饌饗邵至暮遂自縊於粉閣中隣里爲葬之今塚在西益村彭氏某園內即當時粉閣也鄭進士文康爲作傳以表之

李氏名惠水得之妻也性貞靜不妄言笑年十九而嫁二載而夫亡矢死不貳鄉里爭聘者十數不爲動或勸曰汝年少無子老將何依李曰夫死無子命也遂自經其兄覺之奔救得不死後無敢再議者洪武十年兄以事繫獄李當連坐任事者曰若

人物志卷七

三

適人則可全李忿曰吾不以爲難而禮義雖受萬死無悔上官高其行以聞得護送還鄉于時家業已沒於官節婦依所親僦屋寄居紡績縫紉以自給又食其兄子之孤女三人國子學錄陳潛夫傳其事

陳氏小民陳演女嫁黃福安未期而福安卒將殯陳攜孤撫棺哭之哀甚至夜遂經死

孝子陸安妻鍾氏與安婚纔浹旬值安父德甫以事逮至京師議大辟安謂鍾曰吾不忍吾父死吾將代之汝辭適人當以一麥飯致吾墓而去鍾曰吾有以覆此矣後德甫持安骨歸鍾抱骨哭盡哀即

入室自經死

潘紹宗妾金氏諱曾紹宗既病每夜焚香密訴北辰求代卒不起金氏恐招侮即屏膏沐有古貞婦風節里人欲謀狀其行以表厥里居金氏聞而止之曰不可朝廷著令二十九得聞三十不得聞也里人曰降一歲在我無難誰能考者金氏曰此非吾心所敢安也遂寢不舉年八十餘無疾而終胡原妻錢氏幼讀孝經知大義洪武末原戍雲南適竄事覺坐棄市錢與訣曰君萬里歸為妾耳今君死妾何獨生至夜分抱乳兒泣曰吾不能保汝矣遂自縊年二十八袁華為傳

沈氏邑人鄒麟妻年二十適麟洪武中麟沒于陣沈矢死不貳志績紉自給隣嫗或諷其青年無子可更為身計輒泣然垂涕指所居室曰必死於此無他事矣會夫家廢父母家亦甚貧不能自存而天里閨惜之

顧氏女父母早亡鞠於叔父初許嫁王氏未醮而夫亡叔父復許嫁徐氏擇日畢禮強之行不得已乃以帛纏束其體牢不可解至則謂徐曰吾非汝家婦乃故王郎妻也堅拒不成禮徐亦義之不忍強至夕遂縊死

唐士則妻曹氏甫有子在襁褓內士則商死鄱陽湖

曹寡居四十餘年舅自背姑寢疾扶持保養無少怠處喪甚皆以禮人稱節孝淮海秦約為之傳

許氏諱安世醫用衡之女年十八適士人蔣詰不三載夫歿歿後僅兩月始生一子曰明許時方二十即屏絕膏沐矢死不貳夙夜惟勤績紡以圖養姑父母欲奪其志見其自勵嚴切遂不復言卒撫孤成立前後二十餘年貞白之操始終無隙中書舍人盧儒序其事

鄭氏諱慶字宜君宋華原郡王居中十二世孫父壬別有傳宜君生長儒家端慎柔雅年十八歸邑庠生彭餘璋及基而夫病再基而夫卒宜君號哭抱持莫知所圖三日成歎淚盡不能言直呼曰天來爾偕我往四日潛自沉死時正統癸亥十月十二日也年二十一有司以事聞旌其門曰貞烈

黃氏名寧舉人鐸之女年十九適周瑄方二年瑄以幼學致疾卒家甚貧寧矢志不貳姑病痿十餘年不可舉動寧奉侍不倦百方求療終弗愈有老嫗謂寧曰我聞觀音大士願力甚大事之當得感應於是背大士像晨夕百拜凡五年忽夢大士曰汝每九日扶姑起坐以七度為止痿則愈矣時姑病篤聲觸即死甚難之然不得已如其法扶起漸覺不難至第七度掖至大士像前爐香忽躍起踰梁

而下正中姑腦有聲如雷由是步履如常邑之士
夫下逮庸孺咸稱孝感縣令羅永年聞之遺米二
十斛資其養太僕少卿李應楨表其墓曰節孝

錢氏航凍涇祝某妻二十六而祝卒自少至老瑩然
無玷端莊靜重壽考而終葉盛鄭文康同往拜之
鄭有詩曰畫船過鼓渡江沙江上來尋節婦家莫
怪到門輕下拜要令田野辯龍蛇

朱氏諱端卿士人鄭友光妻鄭朱皆儒家其處室素
閑女訓年十六歸友光友光卒即以節自誓事其
姑徐盡孝能順適其心姑以高壽終既老所守如
一日弘治間知縣楊子器以事聞旌其門曰貞節

陸氏諱妙善邑民王佐妻年十七歸佐不數載夫亡
遂釋去華靡更日夜紡績以圖奉姑撫諸孤咸至
成立節操始終弗渝

吳氏縣吏沈濬妻濬病危時鄭宜君方死節一時鄉
人喟歎賞吳默有所感後一月濬死子方十歲
吳謂之曰吾不復撫汝矣及歟夫畢從容洗沐更
衣自經後濬纔五日年二十九其誦有詩挽之
王氏名素湖涇農家女也年十四嫁里人朱佩越四
年而夫亡父母憫其早寡無子潛以適人王覺之
遂自經死

夏氏名妙清太常卿景之女刑部主事盧瑛之妻也

盧夏皆世族素閑禮訓瑛卒時夏方年三十四奉
寡姑撫懷抱子不出門戶者垂五十年有司上其
事表其門閭後以壽終

龔氏諱貞進士張經妻也年二十七而經亡矢心秉
操奉姑教子孀居五十餘年皦然不滓子希賢以
學行稱聲於世之訓也有司上其行旌其門曰貞節
周氏名淑貞縣學生楊洪妻洪累舉不第竟以疾卒
時周年二十九歲子然居貧縫紉紡績以糊其口
而志操愈堅皎然無疵君子稱其苦節

龔氏訓導諸敏妻幼有淑德不苟言笑年二十三歸
敏僅六年而敏死貧且無嗣人皆難之龔能甘澹

泊勤織紉以饒祀撫孤女咸有所托勞苦三十
餘年冰蘖之操始終不渝後以壽終

胡致霖女名淑寧年十九許嫁楊皓皓商於外十七
年不返淑寧不嫁已而計聞乃泣曰吾命矣夫於
是求者接踵父祖強之堅不從恪守志節以終其
身絕無纖類

楊氏名德蘭平陽知縣楷之女生而端重蕭然素風
少許嫁戴忠忠患疾日者云必得喜而後愈忠家
遂迎以歸值忠病劇弗克成婦未踰月而忠卒楊
氏年始十六安於夫家居常依寡姑頃刻不離母
欲其還乃使人諷之曰汝與忠僅識面而未成禮

恐汝年少難保其終也楊氏即拔髮自誓竟不歸
寧歷三年姑病時疫家人畏莫敢近楊氏日奉湯
藥扶掖臥起因染疫而卒君子曰生於節死於孝
可謂貞婦矣

顧瓊妻張氏都事瞻之母也端重靜專慎舉止寡言
笑年十八歸瓊四年而寡即屏去膏沐教育子女
躬勤耕織以保門戶足跡不出外庭人亦罕見其
面孀居五十年終始一節鄉邦稱之

列婦陸氏士人王士之妻也土祖理之見別傳士習
舉子業垂成而病既革謂其妻曰吾死汝將安歸
烈婦曰君即不幸吾自有所處必無他志以辱君

也士喜目遂瞑殯殮畢即不食以祈死家人勸諭
百方泣曰吾死誠不難第恐以棺衾累舅姑耳一
日防之稍懈即以楮幣焚柩前若有所禱遂閉戶
自經去其夫死纔七日年止二十有二烈婦寡言
謹行歸王氏三年人不聞其聲足不出於戶外蓋
柔婉之質也不虞其志節之厲如此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八

藝能

毛松附戴老 陸德潤 周仲高

朱王 宋尹文 吳睿 朱珪

李簡 王時 王履 沈真

許律 董伯儒 許湛 陶浩

衛靖 范暹 朱定安 朱未安

夏昂 盧瑛 何順中 葛哲

張翬 屈杓 周號 吳璫

周振譽 王理之項世辰李元 李德睿

宋毛松善畫花鳥四時之景子益乾道中畫院待詔

工翎毛花竹尤能渲暈似欲飛鳴有黃鸝出谷荷

塘柳燕等圖傳于世益子允升景定中畫院待詔

亦世其業

戴老學趙千里林木山水可追迹趙大亨世稱老戴

而逸其名

元陸德潤字仲德吳郡諸陸之裔也好陰陽星曆之

學客江西嘗得秘數益推極其說節殊脉貫使不

背於理學者是之然頗自秘匿不輕以語人爲人

簡潔退然如無能者喜信義與人交久而益善

周仲高精天文地理之學遊四方廣山大川觀陰陽

之會徵休咎之符時方承平自錢塘來崑山曰天

下兵且起吾下地莫如婁善遂居焉已而錢塘熾
於兵而崑山無恙人皆驢之崑山自縣衙及官寺
神宇相方定位卜日撥辰皆出仲高

朱王字均璧善繪事聞佳山水每條然獨往數千里
不以為難求嘉王振鵬在仁宗朝以界畫稱旨王
從之遊得其技至順庚午奉中官令金圖藏經佛
像方不盈矩曲盡其狀而意豐橫生不束於繩墨
人言振鵬蓋不之過清寧殿成特來召王畫其壁
值道阻弗果上竟老于家所居有虹月樓楊維禎
為之記孫願願克世其業

宋尹文字文璧父祐海道千戶尹文幼知向學去歲

卷之八

二

道故習用薦為翰林檢閱官學奉於秋山徐氏傳
其雅正之趣大德間魯國長公主聞其名召至奏
胡笳十八拍公主憮然曰其音悽惋有放妻離子
之悲何其感人之深也後歸老於報本寺益精六
壬遜甲之術推測人休咎多奇中云

吳睿字孟思自杭來居崑山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
隸師吾符得其書法四方來求書者日衆出輒為
好事者邀止止或彌月為人外不為物件而內甚
剛介所交多達官而絕無求薦進意至正十五年
卒于崑山

朱珪字伯盛篤學好古嘗從吳睿師授書法凡三代

以來金石刻辭靡不極意規倣又取宋王順伯元
吾衍趙孟頫諸家印譜旁詢博取纂為凡例并吳
睿等所書自製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若干卷
又模吳睿所書為字原表目一卷珪為人清澹寡
慾讀書一年不下樓五十不娶條然有出塵之趣
與永嘉李孝光清河張天雨平陽鄭東輩締文字
交楊鐵崖為撰方寸鐵誌倪雲林為作靜喜亭詩
皆傳於世

李簡字士庶本廬陵人來居崑山為人端方清介文
學優長好古尚雅喜為詩尤通陰陽家學

王時字景南博學好古精於篆隸章草用意深密凡

卷之九

三

六書源委靡不擇究深為盧熊之所稱美

國朝王履字安道學醫於丹溪朱彥修遂盡其術嘗
謂張仲景傷寒為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不出其
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為病熱言常而不言變
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
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無胸脇滿而又不
言痛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
脫簡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
八條乃今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
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辯議名曰源流集共一卷標
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鈎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

履篤志於學博極群書爲文若詩皆精詰有法畫
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
備洪武初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其上至
今好事家藏焉

沈直字士怡所操簡澹不事華飾業精於醫志在濟
人未嘗嗜利患傷寒難治因以仲景論爲主取李
浩或問郭雍補亡由漢迄今凡論傷寒者集而爲
傳名曰傷寒會通吳下諸醫謂其補仲景之未備
事具盧儒所述行實子方見隱逸

許律字用韶元醫學教授矩之長子得世傳之秘凡
人疾所不能療者必之用韶求治一經診視其死

生如决著龜弟度用衡量用廣俱世其業

董伯儒與許用韶爲內外兄弟而醫之學同出於一
門伯儒淳質無偽脉藥甚精授本縣醫學訓科子
士源克世其業

許謙字元孚其先鸞江人隨宋南渡因家東婁少從
鄉先生王安道遊博通儒書深造醫道自號婁愚
有詩文若干卷名野情集

陶浩字巨源少攻儒書爲許元孚贅婿因傳醫業能
數起奇疾遠近聞其名求療者日至素清儉有聲
士林鄉人至今稱名醫必曰巨源

衛靖字以嘉以能書薦授中書舍人直 文淵閣陞

禮部主事預修 宣廟實錄成食五品俸靖謹厚
能詩所著有公餘清興集

范運字景東善畫花鳥末樂中入畫院博識有談論
館閣名公多重之老於京師人稱畫齋先生

朱定安字士隆中書舍人吉之長子精楷法尤工古
篆得周伯琦筆法實積其書草瘞之名家塚葉文
莊公嘗云崑山衣冠舊族尚論文獻必推朱氏吾
所識者有士隆兄弟雖出處不同而其清修苦節
不墜家聲則同爲士大夫所重其爲名公推許如
此弟求安

朱求安字士常後以字行嘗從王文靖公汝玉遊博
學工詩爲文專主性理又善真草書得晉人筆法
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惟古今書籍購蓄甚富所著
有尚志齋稿子夏別有傳

夏昂字孟暘太常卿景亮精書法預修永樂大典初
授永寧縣丞被誣謫戍隆慶大學士楊榮薦書釋
典擢中書舍人昂性恬淡與人交恭敬辭遜不擇
便利善繪雲山嵐樹得意者不減米南宮高房山
致仕而卒

盧瑛字克修禮部主事彭祖之孫也性通敏博覽群
書工古文篆籀尤善畫竹得舅氏夏太常筆意初
任刑部主事卒于官妻夏氏別有傳

何順中其先娶人也曾祖子雲為崑山良醫劉國英
贅婿遂傳其業至順中益著工巧居太醫垣四十
年王公貴人有招延之者視儀不親物必尊敬乃
往往則時有所恃或以勢位臨之弗能致也年
七十餘始置長孫頌如澤州家因貧極謹義利之
心云

葛哲字明仲世業儒尤精醫藥宣德初哲以薦授荆
府良醫所著有保嬰集上之 朝弟睿亦善醫時

稱二葛

張翬字文翥善畫山水宗馬夏弟翼字文翔慷慨尚
氣節善畫示歐顏二大家得意處謂能逼真嶺北

金華書人

太一

諸公字及溫泉題壁甚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
灑不倦其書龍門諫院題名記尤為超偉蓋翼嘗
謫戍開平故其書名嶺北云

屈杓字處誠善寫竹繼夏太常之後間作枯木竹石
簡淡古遠得王孟端筆意

周號字德元別號草庭有司兩以賢良薦不遇而歸
工於篆隸凡碑碣題署多出其手寫梅尤為超絕
擅名當代王元章之後一人而已

吳璵字惟晉畫竹師夏太常亦知名于時

周振譽字彥聲其先出自春陵七世祖津宋進士家
下崑山世業醫至振譽益精正統初徵入太醫院

擢 楚府良醫老于鄉治危疾多取奇効名滿吳
中

王綸字理之字行曾祖毅漳浦知縣有惠政綸偉
貌修髯其父善畫為沈石田入室弟子尤工楷書
并篆隸皆有典則求其書者無虛日未嘗厭倦關
里重建正廟撫臣以禮聘之往穿碑大額皆出其
手與修武廟實錄崑山縣誌所著有續崑山雜詠
崑山倡和集節烈編等書時又有項拱辰字惟忠
李元壽字仁山皆善楷書

李德睿字士明號鶴瓢崑山人也幼穎悟有出塵之
想父母以其不宜於俗命出家為道士凡三皇內

金華書人

七

文九鼎丹法罔不該博後從莊子正學醫於黃帝
岐伯之書先賢治證之論悉造其奧又遇樵人李
清隱授以寶太師飛騰鍼法由是名重一時王公
貴人下至草布皆敬慕而願見焉縉紳士夫多以
詩文讚之姚少師廣孝銘其墓

崑山人物志卷之八

崑山人物志卷之九

游寓

王綢

唐輝

張匯

樂備

鄭臨

陳宗召

劉過

敖陶孫

易斗元

子偉附

高晞遠

俞君登

王夢聲

顧信

趙璧

俞銓

楊謨

盛德瑞

鄭東

弟采附

陸仁

徐石麟

盛或

夏迪

陳潛夫

王彞

盧昭

林鍾

宋王綢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也建炎初爲

御史中丞金虜入寇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能用

車駕南渡扈從至鎮江從容奏曰陳東以忠諫被

人物志卷之九

誅此其鄉里上即命賜其家官其子東宮初建綢

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三年拜叅知政事明

年罷紹興三年出知越州及上幸越韓世忠激擊

虜歸騎於楊子江綢議遣兵追襲與世忠夾擊之

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御書霖雨思賢佐丹青憶

老臣十字以賜之綢爲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

附及居政府每以祿不及親自奉甚薄不置第宅

晚寓崑山之薦嚴寺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寒

士天性仁孝賙卹族無所不至卒謚文恭綢平

居無他嗜好惟以讀書爲樂其文溫潤典雅深於

理致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

卷論語解二十卷孝經解五卷群史編八十卷內
典畧錄一百卷子咳

唐輝字子明郡人寓居崑山以文章名於時登政和
進士第紹興中爲諫官時盧知源知臨安府爲政
乖繆輝論罷之官至禮部侍郎弟燁字子光建炎
進士

張匯字朝宗其先濮州人洛陽耆英會有龍圖閣直
學士張洎即匯之祖也匯當南渡初五爲浙漕時
宰臣開督府分道遣兵詔匯隨軍應副不限以路
匯歷江淮歸浙建臺王峯因家焉嘗卿棘寺以刑
清特詔褒美後存歷歷節終於中大夫直寶文閣

人物志卷之九

樂備字順之一字功成海徙家崑山有學行名

能文章尤長於詩與范成大馬先覺結詩社官至

軍器監簿

鄭臨開封人華原郡王居中孫官至朝議大夫知廣

德與父億年俱僑居邑之通德坊時稱其家爲大

資府孫準見節行

陳宗召字景南本福清人因贅而居崑山登淳熙進

士第終禮部尚書三子貴謙秘閣脩撰康熙尚左

郎官貴誼慶元進士叅知政事謚文定

劉過字改之號龍州廬陵人也尚氣節喜飲酒高視

一世恒以功名自期長於談兵爲文章豪放英特

如登多景樓詩有中原在望莫登樓之句又有斗
酒凝眉風雨渡江豈不快哉等詞至今膾炙人口
陳亮陸游辛棄疾皆折節與友周必大作相欲客
之門下不就嘗抗疏請光宗過宮屢與時宰陳恢
復方畧謂中原可一戰而取詞極剴切時故人潘
友文宰昆山延致之過雅志欲航海因客其所遂
娶婦而家焉既死無子友文與主簿趙希楸共出
私錢買地馬鞍山東墓之并祠於東齋之側陳止
安志其墓

敖陶孫字器之本長樂人贅居昆山登慶元進士官
奉議郎僉判泉州自號龍菴以詩名於時而復以

詩得罪於朝然詩益高名益重趙汝愚爲韓侂胄
所陷謫死敖挽之詩末句云九原若遇韓忠獻莫

說渠家後世孫

易斗元號龍字復之號蓮峯廬陵人也登咸淳進士
第爲平江常熟尉攝警昆山因家焉子偉字成大
號蕪山幼失怙恃負氣績學能自卓立既強仕困
於無賞即試吏平江再調嘉興三擢浙省幕官率
職無怠後以從仕郎吉水州判官致仕居間置散
惟以禮法繩子孫議論古今接朋友喜爲歌詩人
稱爲蕪山先生曾孫恒見隱逸

高輪遠字昭菴通州人咸淳德祐間通判平江府自

城潰家亦散亡然一身浮游江湖後館于石湖
衛叅政涇家晞遠資稟秀朗學問該博尤精邵雍
之學嘗手裁竹爲管以定五音六律進退疏數細
微弗差晚嗜參同契研究甚力凡太乙六壬諸家
咸究其妙

元俞君登字泰卿福州長樂人早孤母黃氏親授以
書宋孝宗微不起晚年隱居于妻自號知止翁定
枯中卒門人私謚曰貞節先生子焯字元明泰定
進士

王夢聲字應甫號古川其先嚴州人宋司諫縉之後
咸淳進士授迪功郎秘書省檢閱致仕後遷任

山州儒學正因家湖州其父之餘學官類把
夢聲始至捐已貲女爲經營自殿堂而下鼎鼎一
新邦人稱之

顧信字善夫由崇明徙居崑山大德初爲浙江軍器
提舉讀書嗜學敦尚儒雅以能書稱從吳興趙文
敏公遊得其書必鐫于石嘗構亭扁曰墨妙晚年
號樂善處士

趙壁其先淮陽人宋觀文殿學士謚康靖公之十世
孫也壁以經明行脩授崑山州儒學正遂家焉壁
四世孫國學生浩家藏趙氏世系圖并康靖告身
及張方平蘇子瞻所撰康靖父子神道碑文葉文

莊公題其後

俞銓字士平江西豐城人賦性明敏學識該博工詩文至正間爲江洲儒學提舉徙居太倉

楊諱字屏祥號東溪本浦城人徙居于婁與秦玉素華爲友博學有才行不慕聲華專工著述有宋著龜錄帝王圖辨素王道史姓字通辨諸書晚作崑山州志楊鐵崖爲之序

盛德瑞字祥父其先江陰人少孤鞠於祖母始冠徙居崑山以周易教授閭里至正中聘入郡庠爲訓導歷事七年教授之績紀于學徙旣而遷居田野遊心玄微與時消息著易辨五卷

人物志卷五

五

鄭東字李明平陽人遷泉齋寓于崑山天分絕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塲屋不偶遂棄去大肆力於古文久之思如湧泉歐陽玄奇其材嘗薦之會病卒第采字季亮性狷介因東客崑山來就東學未幾下筆爲文皆有矩度然剛毅忤物竟以坎壈終太史宋濂嘗序其聯璧集評東之文氣韻沈雄采之文規製峻整君子以爲知言

陸仁字良貴本河南人寓崑山明經好古文其詩清雋奇偉如弗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度黃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楷章草皆灑然可觀

徐石麟字仁平浙之蘭溪人儀貌秀美性資明達至正間任崑山州判官斷疑獄興水利征科有法事集而民不擾久退休遂家崑山貧不自給不肯枉道屈節者十人卒葬崑山城南甌能誌其墓稱其出處議論唐然古君子云

盛或字季文世爲常熟人生於富室篤志力學工詩文值元季兵亂徙家崑山與楊維禎鄭東秦約文質陸仁輩游所著有歸胡同集後坐累泊舟金山夜半朗吟一律投筆而逝

夏通字君啓吉安人元季方寇之亂以海道萬戶爲行軍經歷統衆至崑山皇明革命遂托以王峯

人物志卷六

六

山水之佳贅而居焉結屋讀書詩酒自適嘗自諺曰一劍江湖已十秋中原無復舊西周便應抱膝崑丘下肯冒人間兒女羞其志即可尚矣卒年八十餘號樂道先生

國朝陳潛夫字振祖本錢唐人徙居崑山性端方善訓迪聲華甲於士林洪武六年爲邑庠訓導後陞國子監學正登其門者多成偉器著述甚多散佚無傳

王葵字常宗其先蜀人父某教授崑山葵遂留居於崑爲文精嚴縝密明暢英發不爲諛詞以逐時好後再徙嘉定坐累死

盧昭字伯融閩人寓居婁東父鈞華善於教子鄉黨

以爲楷式昭從明師學經史百家靡不探究長於詩所作皆有法度縉紳先生咸器重之洪武初爲楊州教授

林鍾字仲鏞松谷道人世居松江華亭學問該博善詩文洪武中辟爲崑山縣儒學訓導因家焉後陞湖廣慈利知縣時峒蠻爭雄鍾肩輿入峒喻以禍福遂相率從化永樂初擢吏部考功郎中拜山東布政司參政孔廟頽圯親督工葺之暇則擇孔氏子弟授以經史後以事累卒于官所著松谷集

金華志

七

崑山人物志卷之十

雜志

吳陸遜初封華亭侯進封婁侯張昭張休俱封婁侯宋范之平初封崑山縣開國男加封開國子衛涇鄭準鄭琛俱封開國男

晉穆帝皇后邑人何淮女也淮居邑之南村產后之夕群鳥驚鳴明日大赦又鳴因名其地曰烏夜村唐沈嗣宗邑人也大曆九年太原王綱爲邑令建置學舍以嗣宗躬履經學俾爲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

宋兵部郎中朱貫五世孫子榮徽欽時南奔渡江年

金華志

一

甫六歲初抵瓜步舟人需渡錢無有因以竹篙拄墮江津俄而舟至丹陽子榮亦登岸舟人驚問之曰吾拊柁來衆皆歎異同渡僧允謙攜以至吳謁郡守賈青青故屢曆相魏公孫寶與朱氏世契乃托居史元長家及長好學仕止朝奉郎直秘閣此崑山朱氏之始也又汴人龔倚以殿中侍御史扈從高宗南渡道經崑山真義折銀杏一株挿地祝曰若此枝得活吾於是居其枝長茂遂成大樹如癭如乳者凡七十餘顆相傳爲其子孫嗣世之數此崑山龔氏之始也二事實相類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九

崑山周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極厚煥

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墾
价賣錢銀供其費書辭懇惻讀之令人慨然元成
頓首

周益公受命上侍御保之婦也按年譜云紹興
癸酉公以祠部主事山入老堂雜記云予寓崑
山時屬雨上檢易以碑石見其中皆熟熟又云
紹興戊寅子輩家寓崑山又泛舟錄云軋道丁亥

人物志卷二

至平江又奏事錄云軋道庚寅五月戊戌夜抵崑
山又南歸錄云軋道壬辰二月丁卯妻李自吳江
先過崑山三月丁亥夜抵崑山則公往來吾昆既
數且久雖刻之游寓亦不為過况吾昆盛有四賢
堂以祀李謝等而必大與焉則崑人素以寓客待
之矣

馬鞍山西有文筆峯相傳宋孝宗時魁星見於此後
衛涇及第又淳熙中有一道人誦經入湖過大亭
出狀元知縣葉子強遂建問潮館于湖為橋下後
湖過夷亭衛涇遂魁天下國朝弘治初連歲潮

伯鼎臣皆狀元及第人謂舊識之驗云

宋進士姚申之寓居全吳江上家西小亭名水雲千
頃嘗有詩云幅巾蕭散一枝筇身在水雲千頃中
抹野亂山隨意碧裊林霜葉可憐紅

邑人呂正之三子宋隆興中俱中神童科長伯奮字
忠甫次仲堪次叔獻字恭甫伯奮又居榜首又登
淳熙十一年進士一時傳以為盛

馬鞍山壓雲軒旁有小栢數株邑士胡清賦詩云栽
傍巖隈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端他時直入掄材
手不獨青青保歲寒一文人作浙漕偶登山見之
大喜尋訪清待以殊禮因憐其貧給與官田若干

出中吳紀聞

半隱堂邑人莫仲宣所居韓侂冑當國仲宣間居十
年自號西園居士又承訓堂在鄭準家蓋其子端
守高郵不墜先訓故名又止足堂在鄭竦家竦知
韶州倦仕而歸築室一區取知止知足之義以名
其堂葉夢鼎為書扁

元儒學提舉朱德潤至元甲午其母吉宜人將就館
祖母施夫人病亟祖父秘書君上賓陽抱山之原
欲穿墳以為葬施夫人夜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
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明日後者鑿地深五尺
許得一石碑刻曰鬱林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石

刻在傍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秘書君命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曰感夫人盛德吾真得爲夫人孫矣是夜德潤生其子孫聚居崑山至今爲衣冠巨族

至正廿有三年知州僕侯侯斯至官訪三先生之墓而封表之州人管善旣以先志割常稔之田四十畝入校官養士又謂諸賢之墓不可無祭祭不可無田於是復割田三十五畝爲祭祀修葺之用且以其父仲王之墓亦在馬鞍山也請附其主於龍洲之祠僕侯悉爲下令如其請三先生曰王彦光墓在南郭新漕里李樂菴墓在圓明村劉改之

人物志卷上

四

墓在馬鞍山東齋殷奎爲之記

州人郭翼與顧仲瑛書其畧云竊見崑山人物之盛非他州所及有耆儒碩學若李季高衛培鄭漁溪陳愛山或典章老成或經學博聞皆師儒之宗也有文章之流若俞翠峯之超逸施林塘之風騷秦德卿之重厚汪德載之深沈文學古之奇放馬敬常之秀麗皆士林之著者也若楊謙之著述盧均華之教子朱鼎之標格盧觀之淳古俞日強之文學李簡之清介又不可以偏長而廢也士大夫之族則未旭之好古博雅朱仲高之個儻愛客張心之能書能畫顧仁山之恬退守業馬廷玉之好

文雅楊仲元之世其家易燕山之吏隱顧善夫之累妙及乎朱郇水妻茅氏之貞節殷大章葬其祖伯堂之畫禮書之皆可以激勵流俗而有補於名教者也鼓琴之妙則宋尹文爲之魁甲屠雲嚴秦德齊王彦明楊景文又皆鏗鏘於浙操者也方外詩僧則大無外者省夢菴者理獨閑者庚西白者器大用者慶雲山者皆齊已靈澈之流也頗悅堂編蒲之有室栢子庭不繫之有舟寶雲海之宗乘亮虛白之圖畫兼白雲之千林閨莊蒙泉之大寶洲方之高僧無與倫比道士則殷在山章句可推蔡雲谷駢儷可法張虛谷之飄然高舉楊春雲之

人物志卷上

五

多藝多材是亦不可盡棄者也題詠記述則大成殷王芝之有詩靈慈宮餉運之有記以至齋館之銘塚墓之喝一言一詠皆名流朝士聚精會神極其盛者又若袁子英之高節樓瞿惠夫之壽堂姚文魚之書聲秦文仲之鶴塚張師賢之芝蘭室呂敬夫之來鶴亭盧伯融觀雲之軒陸良貴乾乾之室盧公武之康城隱居古人云境因人勝此皆一時出群之材其文章節槩固非泯泯默默而已者又若顧伯衡顧子達嚴孟賓項叔駒俞復初皆進進而不已者誠非他郡所可彷彿也所謂不傳于今必傳于後萬萬無可疑者惟執事持至公之

論去常人之見念聖人才難之歎樂春秋與善之誠無一毫嫌疑以自沮則舉雖舉子之事不得專美於前矣

洪武六年江夏魏觀守蘇州以壬寅吉日癸未行鄉飲酒禮于郡學賓僕之外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林文友皆九十餘歲形充神定行坐有禮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觀躬出婁門外再拜以餞郡之士女觀者快焉以為幸見太祖嘗召壽誼至闕庭賜以酒饌復其家壽百十六歲而終今其家有世壽堂裔孫震官至廣東叅議

人物志卷上

六

洪武中詔天下行鄉飲酒禮縣人李無逸尚義讀書奉詔惟謹迺即其鄉賓禮耆舊遠邇畢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十者坐以齒升降揖讓拜俯周旋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莫不感化士大夫咸歌詠之余輒為之序

顧禮字原禮洪武初以材幹擢刑部員外郎超遷本部侍郎後除名放還再徵為戶部侍郎遷尚書改刑部卒於官歸葬馬鞍山中子孫遂絕嘉靖初年為強有力者所據將葬其上邑人皆為不平時翁主簿視已家夜夢緋袍偉人過之若有所請明日

顧侍御孔昭適道其事翁大驚即詣墓所重加封表於是邑士大夫結弔古仕每歲分祭劉改之易蓮峯李繼泰諸公之墓而原禮與焉

余尚書茂林游縣庠時方與諸生會饌一老御史微行坐明窗諸生出見御史曰貴家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言此者乎茂本應舉曰白頭人老赤心存御史大奇之

國初丁晉仲敏與郡人沈誠莊為倡和友詩文甚多仲敏蓋吾邑人也嘗和誠莊在賴日關塞同為客王門共與歸有雲應咫尺白髮竟何如忽憶吟梁父長懷賦子虛所嗟衰朽多和故人書

人物志卷上

七

黃鐸字希聲以舉人授徒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里中子弟從之學三日不授書唯命以正立必欲堅不動或怪以為問曰讀書易耳為人雖苟坐立未嘗屈何望焉又進士張經字伯緒博古嗜書不棄舊籍生授業者多其法然若張和元者亦其門人也嘗出其門以師道自立者王德玉一門北二人

國初崑山有二人者名節佩詩書之學皆禮義節飲金其後一介非肯者且受於人殷奎孝章甫配公自六邑旦克昭先後被召奎章得教於成陽公等得而知睢州而克昭亦稱成進知沁

州三人者皆古君子不因窮達而有所變後皆不幸歿於官歟與莖家不能辦悉出於僚友迄今三家之子孫雖無良田華居以享厚遺而舊時門戶不改筆硯未蕪天道可憑如此

吾昆前輩清苦謹重之士藉以堅士心而厚士風者三人焉建昌推官呂寅伯旦漢陽知府章士希賢中府都事朱顯道昌也三人皆業儒先後起家又先後休致雖仕不同時然蒞官行己清風高節同出一心見之者而不疑聞之者而具信雖有辯士欲一動其志莫之能也庸夫豎子皆知斯人可尊可畏固敢或慢上公鉅卿扣謁其門願識其為人

人物志卷一

人

此士心藉以不動而士風藉以不薄者非一日矣趙彥可吾昆山人洪武初任山東臨清縣知縣公勤寡欲好士愛民其妻受民賂彥可覺之以所賂之物竟白于府復責其妻而遣之事聞歷任甫一歲陞鞏昌府知府噫彥可亦可謂之士矣惜乎昆志可書而不書今亦不識彥可之子孫有無何在也錄出以補昆志之缺庶見前輩之有人焉紀壯壯鄭介菴平橋稿

崑山古稱文獻循至我朝仕者益多有若吏部尚書余先生熈交州知州盧先生熊山東叅政林先生鍾沁洲呂先生昭其子僉事先生旦中書舍人

朱先生吉金鄉訓導前監察御史范先生從文其孝弟行於家忠誠結人主教化在學者惠澤在生民有不暇舉姑舉其居鄉之畧言之吏部族不顯父以藝稱吏部造謁鄰曲不值輒致聲曰故余某子來拜也時以試左通政居憂官府事如不聞日惟汲汲訪其師殷強齋詩文編錄以傳出入不御輿馬交州嘗扁舟徧村落間訪覈府志事迹里中長老見衣冠儒者每延之上座交州曰齒少法當居下叅政華亭人訓導崑山邑之子弟一寫染之能一韻語之工即揭諸講堂之壁號於人曰是某生之爲吾固不能及也呂沁州父子居鄉如其居

人物志卷一

九

官非其義纖芥不取諸人僉事卒老于貧鄉人金莖之范先生晚自文學休致歸開門著書謝賓客輒求其是正其修諸事朱先生親友有負租抵罪者當書以赴其急遇乞書法帖者欣然諾之奉以潤筆弗納也出葉文莊公水東稿

張滄洲亨父陸靜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亨父天才敏絕而好爲精鍊奇思硬語聞見一出莫撓其鋒鼎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凌高徑趨擺落塵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二人者若天假之年其所就不知到古人何等地步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出李文正公詩話

崑山自昔稱望縣風俗之厚冠七邑以 皇明先
事之厚者言之秦文仲為文贈友譽之稍過殷大
章盧公武遂與絕交吏部尚書余茂本既貴見鄉
人恒以名目道陝西廉使王俊伯至自京縣大夫
請宴徑赴鄰翁之招曰縣治具易隣貧吾享其誠
目僉事旦祭其父沁州公告曰兒如以利自汚雖
三牲九鼎其吐之如其蕪溪毛孟飯亦享也安節
龔大章代父給事公補黑衣之列既老歸鄉思舊
君官及輒悲泣葉文莊與中公差至蘇即買小舟
歸詣親友舍車而徒張副使節之每陞官過家必
祭其授經師墓卷小家屈趾過門致殷勤士大夫

一 紛紜錄

稱其必以字行坐必以齒後實於先董先生
工作不後鄉人正統天順間尚然此雲所聞是者
出黃雲冊岩文集

陸景字孟昭任叅政罷歸嘗見一乞者立道傍詢之
乃童子時友也遂持手相弔延坐共飲食更衣止
宿番數日又為買居頓米備器用贈白金以為生
殖本家人嘗夜擒二盜至厚贈而遺之亦存厚之
一端云 出太倉志

廢士周恭寅之嘗擬杜少陵作八哀詩以哀邑人之
賢者盧交州能殷教諭奎目沁州昭王廉憲與葉
文莊盛張副使和孫刑部瓊朱評事宣也前七人

已具載志中矣惟評事早世其行業無所於考然
文莊公嘗誌其墓稱其恭謹端實居官敏而有案
詩歌筆札皆有師法則亦可以知其繁云 出吳文定公文集

始余讀瘁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
脩蘇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
也觀此圖文詞繪事皆絕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
哉於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
此圖時閱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出王文恪公跋語

嘉靖初有司嘗建祠于馬鞍山下祀節婦李烈婦
李婦黃郡守胡繼宗題其額曰三貞後 出王

一 婦人傳
婦人傳今又名五貞祠云

崑山人物志卷之十

或問七條

或問鄉賢之子孫弟姪有書有不書者何也曰是不同有自立傳者有附其事者有附其名者有不附者有本可書以其人尚存未即書者凡五等也讀者當自得之

或問舊志於陸龜蒙或收隱逸或載流寓今去之何也曰龜蒙別業在甫里即今白蓮寺乃其遺址屬長洲不屬崑山也二縣雖曰接壤然屬崑山者曰全吳鄉屬長洲者曰吳宮鄉不可比而同之也

或問宋朝科第人物皆以龔識爲首今去之何也曰識本郡人未嘗寓崑也其子宗元晚年始徙崑之

黃姑里郡志曰宋朝吳士登科始於識府學科題名以識爲首及考中吳紀聞則曰崑山自國朝以來無登第者郊廬獨破天荒乃知郡中之登第始於識而邑中之登第始於直識非崑人明矣

或問范氏晚居石湖今稱崑人何據也曰樂備自淮海徙家崑山南郭與成大爲友成大贈之詩曰先生淮海俊風吹落下邑指崑山也又曰卜遷不我遐一水明青羅言其所居相近也又史稱成大事其兄成象如嚴師及考成象作崑山學記有依仁里居獲覩榮觀之句則其兄弟皆居崑山可証矣又按舊誌載王圭者范成大之外孫也圭父邁本

安吉人依妻家以居遂爲崑山人則尤明白可據矣

或問朱德潤盛名之士也何以遺之曰朱氏自子孫避亂渡江來居常熟後徙吳城至德潤子吉始家崑山家牒墓誌具可考証前志承襲之誤不敢從也

或問胡元據有中國九十年崑山寂無登顯仕建業者而於文學隱逸游寓則多其人何也曰此必吾崑之士不屑立於其朝故耳可以觀俗矣

或問朱清本崇明人其子婦茅氏貞節前誌不載子獨收之何也曰按清於元至元十九年自

徙家太倉又節婦墓在州北門外知州侯侯之又顧仲瑛嘗修崑山州志郭義仲遺之書獨茅氏之貞節則其爲州人可知矣前誌不載遺之也

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夫君子
自立亦其分焉爾非為不朽計
也然實至而名從之自足以不
朽是故歿世無稱聖人疾焉人
品之賢不肖莫重於鄉評比廬
接聞聲跡密邇一言動而善一

非

鄉之人知之一言動而不善一
鄉之人知之故成周以鄉三物
教民以鄉八刑糾民鄉大夫攷
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興賢者能
者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屬民讀
灋而書其孝悌睦婣敬敏任恤
者此可見人品之賢不肖至鄉

評而始定而所以勸賢懲不肖
者恒必由之成周之灋後世寢
廢其間有長才秀民卓然自立
以德行道藝聞於一鄉者固足
以不朽矣而莫為之表章俾其
聲跡湮沒而無傳豈不重可慨
乎吾邑自漢晉至

唐

國朝人文寢盛秀異輩出能以德
行道藝自立者固有人焉太鄉
矯亭方公懼其久而或湮搜訪
裒輯以示不朽嗚呼公之用志
勤矣推此志也所謂人之有技
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者何愧焉使登樞秉軸固將興

賢能為

國家用以復成周之盛不獨使一

邑之往哲賴公以不朽也

嘉靖丙申四月二日邑後學顧

夢圭謹識



崑山人物志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方鵬撰鵬字子鳳亦字時舉崑山人正德戊辰
進士官至太常寺卿是書論次崑山先哲首名賢
六人次節行二十八人次文學三十七人次列女
三十人次藝能三十一人次遊寓二十六人而以
雜志終焉共為十卷明史藝文志作八卷傳寫誤
也

橋李往哲列傳一卷

〔明〕戚元佐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康熙退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橋李往哲前

編一卷》提要

橋李往哲列傳序

今天下橋文獻獨甲吾吳郡而錢塘居其乙顧嘉興當二方之中地獨坦衍饒水稻禾蠶桑組繡工作之技衣食海內弗盡而人物則自明興以及今嘉萬之際益彬彬矣乃至紀郡乘者多闕略弗備而會其郡人戚元佐字希仲氏以文學著蘭臺建禮之籍者數年而以尚璽大夫請急歸居閒無事乃益摭考故家琬琰之籍暨耳目所見聞人別叙次凡若干卷目之曰橋李往哲列傳春秋書於越敗吳于橋李卽此地也不及明以前者爲遠故遠易誣也戚君意以其郡先達若程中丞之彪義項襄毅潘司寇之勛勛鄭端簡之政術呂文懿屠宮論之文學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往往襲聲而不得其要領鼎顯崇鉅之臣或相率阿私所好而其他飾廉敦循爲吏師帥直諫明職歸而食貧老死田畝者

亡論其事何若語之人姓名人弗問矣戚君所以懼而有此書也昔者王仲宣爲英雄記意欲以其時重于古襄陽之傳者舊汝南之傳先賢則欲以其地重于天下戚君生構李能使構李之人重欄明學士大夫能使明之構李尤重不亦雄志跨昔哉戚君不獨核于事又能嫻修于文詞爾雅鉅魁夫以太史公得短長而其叙戰國之策臣俠烈炳乎躍如者不若春秋諸世家

構李往哲列傳

王

退園藏板

琅琊王世貞撰



構李往哲列傳目



同里後學成元佐希仲撰

傳

程中丞

諱本立字原道桐鄉縣人

項襄毅

諱忠字蓋臣嘉興縣人

潘尚書

諱希字廷芳崇德縣人

劉憲副

諱璋字公奇海鹽縣人

項叅政

諱經字誠之秀水縣人

吳方伯

諱昂字德翼海鹽縣人

諸觀察

諱偁字揚伯嘉興縣人

周都諫

諱崑字孟澄崇德縣人

陸中丞

諱埈字秀卿嘉善縣人

屠諭德

諱應埈字文升平湖縣人

鄭端簡

諱曉字室甫海鹽縣人

錢奉常

諱薇字懋垣海鹽縣人

趙憲副

諱伊字子衡平湖縣人

呂文懿

諱原字達原嘉興人

程中丞

公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其先徙自伊川少負大志
居常念聖賢亦人耳人可學而至卽世俗以訓詁藻
繪而窮心計以徇吾耻之不爲也於是聞金華朱克
修先生回端士乃就學焉所造彌篤當是時元季湖
海亂君橫政相屬不可抹正遂避居鳳凰溪上題其
門曰與隱欲以孤遁無名爲務終身丘園以快其志
云高皇帝肇新正統延攬賢士無虛日洪武丙辰公
以明經秀才薦爲秦王府引禮見上奉天門賜鹿馬
楮幣後改周王府在國危行不詭隨以媚貴戚已而

退園藏板

株累謫雲南馬能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會死可伐
煽誘緬甸百夷作亂南詔大擾公單騎入山諭之諸
夷感悟歸順戊辰復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既平英
謂布政使張統曰夷性變詐百相嚮也百相背也其
服不足恃此其屬非有人以制之則行盜使驅何歲
不有非本立往爲守禦恐不可於是公爲守禦公
旣被命仰天誓曰滇南一方民命屬我我當以死保
之乃冒暑雨跋涉艱阻周行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
江永昌諸路勤勞撫輯東以情信凡九載治化大洽
夷俗晏然語自明興立功六詔者公爲稱首學士董

倫府尹向璠薦公學行宜在帝左右乃召入翰林
修高廟實錄未幾擢左僉都御史建文三年坐郊祀
失扈從左遷江西按察副使以纂修未竣未行時靖
難兵至公與吏部尚書弘統輩俱自盡統前布政使
也有司以死難臣籍其家家無遺貲時稱清御史有
與隱集行於世

襄毅公者名忠姓項氏字蓋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壬戌舉進士年二十二爲刑部郎已已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官府足刺疾瘵百數不覺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已收山東所歷多軍功後九年爲陝西按察使會陝西饑不及上聞輒發倉賑全活殆數萬計未幾以繼母喪歸陝人走數千赴闕乞留於是奪制喪還陝治陝凡五載徵爲大理卿既行陝人復馳闕乞留甚懇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都御史留鎮其地仍賜鈔三

補李桂香初編

三

退國藏板

千緒時洮岷番亂擊捕降其衆明年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延綏又明年毛里孩舉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去陝土亢且鹵苦乏水公尋故龍首渠濬三十里又疏鑿涇陽郭白渠灌田七萬頃後二年固原土達滿四怨都指揮劉清之倡擁衆叛旬日哨聚且二萬據石城逆殺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王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以失事逮詔獄命公總督諸道兵討之公至親擐甲冒鋒刃陷陣入時虜勢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前却伏姜伯毛忠戰死公中流矢兵將潰公

卽陣斬千口退縮者陣稍定會有軍士於合牛人

捕勦番內外亂言其公曰與家鄉無干遂出塞尋獲通匪事之軍務期事無由獲望獲兵甚速而廷議亦止濟師公辭之曰兵有各變其謀賊水軍並更其變足以困賊等之必矣京軍罷易不習戰卽簡練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敝取敗耳於是大司馬兩使出上議者皆叩公公不顧堅壁持賊者且百日時時單騎過賊營諭大義且陳禍福賊亦稍稍相率多來降獨滿四自計罪不得原日蹙驍騎挑戰

補李桂香初編

四

退國藏板

或截出初營大小且三百餘戰當是時虜衆甚銳連號一呼雲集標舉矢石雨下公奮戰盡擊碎之殺虜者滿四愛將也夜出汲我兵追縛麾下公叱而東虎豹戰慄乞宥死公曰爾死何還顧不足污我刃有爾能自効乎虎豹伏地哽咽顧受命公卽解金鉞束賜之數樹納結以厚恩遣歸爲內應已賊數出戰虎豹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二千餘人仍留軍戍之明年論功進右都御史會京圻大水勅巡視順天諸府公爲賑之民賴以生者幾三十萬人又明年大旱判襄多流民李胡子者劉千

斤黨倡爲亂上特命公往平之公至發兵二十五萬
鋒言勦捕而實諭撫散因徧示山谷衆感悟涕泣而
解散者九十三萬人編戍者萬餘人隨附土著者三
萬人俘斬其拒命者二千人時有星變言官論公刑
褻妄殺人所致力求歸不許又明年討平野王剛
小王洪召還院已進刑部尚書踰月改兵部尚書時
巨璫汪直剛戾殘詢威憚朝臣屢與大獄百官莫敢
睨公特疏發其姦及擿其黨韋瑛輩上震怒罷直東
廠瑛坐戍邊有御史戴縉附直祈進上書白其能奉
法上惑之直仍領廠事遂首搆公欲寘之死不得得
落職去後七年諸奸相繼敗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卒
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子經江西叅政孫錫南光祿
卿鉤刑部主事錫兄鏞以公功授蘇州衛指揮備子
元澤襲錦衣百戶錫子元浚順天鄉試貢士治元禮
部員外郎從孫篤壽南考功郎中

退園藏板

潘尚書

公名蕃字廷芳崇德人從父京師古籍留守
順天鄉薦已而成進士在成化二年三月所上
名字皆姓鍾氏後乃奏復潘姓初授刑部主事
外郎郎中以平允聞沁源王與州官互訐平不解朝
命下公泣視公廉知左右撥置王狀因列其罪寘之
死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擄金蠻部危動邊鄙由指揮
盧安輩調納以釀厲獄公往正盧安輩以法歸請併
治錢能士論壯之已而出守安慶安慶民甚安之而
郡人有要路者叩公改治鄖陽鄖陽初創界陝洛
流民歸者如市公因撫以土著遂稱善郡云已歷叅
政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撫四川當是時至蜀中
飭軍政俸功生事者悉治之常單車行視松茂夷人
畏服莫敢輕出歲罷假道金以千計仍戒守將月出
行邊諸凡并禦撫輯積五歲而天子無西顧憂已轉
南京兵部右侍郎無幾改南刑部又無幾陟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兩廣故嶺南隆鎮撫臣勢重自韓襄毅
公以來體極尊建牙吹角刻戟擁從軍門沉沉被組
而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矛子弟錯統綽而私自
衛者又千人公性雅素至則量留給麾下使令者幾

人向相沿以千人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諸將大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擾有以密封白事者一切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即大將不敢喘息方而而下稍違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故威宣遠徼無弗以非見憚也黎寇符南蛇等大肆禍於海南衆號數萬公前宿規方畧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脅磔于市蠻氛以息於是論功擢左都御史時思恩知府岑濬思州知府岑猛皆土官其親叔姪也爭地讎殺至是濬攻陷思州猛窮走軍門祈援公令人馳諭思恩曰人臣擅殺罪大逆不宥能罷兵我全爾思恩不能即殺濬也濬終不聽叛形益張公籌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支濬遂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豐湖十三村種寇及思州古三仔唐大督等悉恃獷戾阻兵肆亂公督率部兵爲兩翼左右掩擊斷其吭而拊其背於是殲古唐梁魁而遺黨灰滅矣公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級一萬三千有奇至節縮驛傳省冗費無筭又奏裁其冗官二十七員岑氏之役疏請撫治機宜得旨上思州改設流官陞池河縣爲州以抗東蘭割歸德州隸之南寧府尤可以控制兩江而輯蠻

方正德改元公力陳求退不允乃召拜南刑部尚書是時逆瑾稔橫公堅求去命乘傳歸先是岑濬既平公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而大司馬劉大夏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思州亦從改革公去廣岑猛復叛璫素忿公遂用此爲罪械公及大夏下之獄將謂是甘心不難會公論皆不平請戍河西後璫誅詔還歸田歸六年假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有規其爲子孫計者公曰爾又欲舍已而遺所不知何人耶孟嘗君已目攝之矣公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有尚書歸來無第宅之誼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種魚張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尚書公第笑亦不問誰所爲也年七十九卒卒之日屬其子曰吾素不善蓄沒無餘貲葬從儉陰陽拘忌吾所不信須明霽時日下室可也其子泣而從之後嘉靖十八年御史傅鳳翔題請贈謚祭葬下禮部議禮部議如御史言而竟尼於謚二十三年詔賜祭葬于石門鄉

劉憲副

公名瑋字公奇海鹽人也少讀書多觀大旨覽古人興衰成敗得失之由毅然若欲以身濟之至與人論天下事引義慷慨悅仰風會抱先王之道以經緯其術坐不下堂而以世道爲己任人固知其非凡士矣成化甲辰舉進士授行人已而選御史勅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事時邊釐法久支兌廢滯後稍變通存積十一常股十八淮常通泰徐沛之中豪腴者多隱占過制貧瘠者逃亡流徙至不得守土商通賄私挾乃至倍溢引額而頑獷白徒越境與販甚與邏人拒

九

退園藏板

敵冑死不自顧所司屈於豪有力不得盡法乃至因循罔上而比周以遂其奸撓亂鹽法爲甚公規其宿蠹裁以憲章商母冒禁竈母詭匿私鹽母速盜公鹽母歸豪有力者一時離政爲清又以所司有阻法者不可不懲疏請於朝自今犯此者當戍邊上俞之遂著爲令既而山東大旱兩浙大水民不堪命公曰國家儲備日久帑藏非乏財也齊魯吳越惻瘼一體非異域也兩淮幸多鹽筴餘金移以活兩浙山東之民不亦可乎於是上書請賑報可民賴以生者不可計遠近稱其仁焉高郵湖地枕水國諸大湖南北相縈

汪洋浩渺非下江淮之險每晴晝空明千艘並發忽片雲起天末則風激水涌波浪陡作長年黃頭至不得措手唯見帆檣亂折舳舻漂漾商艫漕艘覆溺狂流號呼莫拯公嘗慨之然念不可與風濤爭神必殺其水勢寘之安流則安耳於是開裡河四十里築隄建閘俾南北道此者皆往來其中名康濟河見國漕重也民至於今賴之以免覆溺之患事竣奉命按廣西廣西與嶺南接壤犀玳珠璣寶玉玻璃之玩牙栗竹藤柳檀金錫之器冠簪帶舄雕飾之巧無足而至所須甚易士大夫非有介然之操鮮不染指其間公

馬平王

上

退園藏板

至與諸屬郡誠曰凡我庶官其務潔修以終有以貪墨聞者罪不赦令下信而遵者十之三昧而著者十之四公曰法令不行監司之罪也於是簡諸郡僚得其甚者盡汰之他所激揚貞度持繡斧行百粵風俗問民便苦一切興革大者驛聞小者條布內外庶司莫不精白承德夙夜單慮民震動趨化而灘江桂嶺以南盡風偃矣久之擢廣東按察副使公素敏練精于吏治其以御史出爲方面則其事益簡卽上下往來案牘一披閱之不移時而盡判矣人皆服公內辨足智材周綜核視天下無不可爲也而公意且倦游

矣正德初請老居家一無外事兀然一室終日危坐
望之如土偶人然至其孝友廉靖懷懷有以自持動
引繩墨與物無忤鄉評重之比諸陳太丘云卒年六
十九

項叅政

公諱經字誠之號怡菴襄毅公長子弱冠以廕入太
學成化辛卯舉順天鄉試丁未成進士明年授南京
福建道御史奉命簡閱內庫內庫向爲豪貴人掌公
既至循故實稽錄羨餘無敢冒利者比又視南城南
城肅然爲御史者七年備強有父風遂外陞太平府
知府至則嘆曰嗟乎太平建康南屏也左江右淮雄
據三面實國家股肱郡然民貧矣不寬不可於是身
撫循之流亡來歸者萬計彭中丞禮刑御史厥交薦
于朝會襄毅公逝公奔喪回太平民留者充道道不
行服闋移治臨江臨江與袁筠諸郡接壤也土寇剽
逸出沒其間前有司率玩愒慮他變弗敢動民無休
居公至惘然曰夫臨江興太平異也寇勿擊民勿寧
乃立捕諸豪賊百八十人置之法一郡大治逾年臨
江飢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公曰民飢甚矣必請而
賑是含口以待斃也賑而勿請罪在太守太守寧以
一身活數萬人于是發府庫金五千有奇建和糴之
濫民賴以存治而監司督賦方急公入爭曰化理民
命爲重民憊矣以杖驅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淵直
速死耳民盡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繼

而歲大私民感德報稱賦纒纒然入恐後矣卒爲諸
郡先監司悅時中官劉瑾用事權擅天下天下吏多
賂瑾者其有司以上賂各有等公勿賂瑾怒或以告
公公曰人各有志彼烏怒即怒吾命耳卒弗賂也然
心知禍之及矣尋移治汀州公曰禍止是吾幸矣即
召之汀州臨江民留之猶太平也已治汀州者期月
政初舉瑾授意吏部檄公致仕瑾怒未已時公弟綬
爲錦衣衛指揮從征廣右有功於是矯詔縛綬編戍
遼陽居無何瑾誅諸賂者皆敗臺諫薦公抗直可大
用公曰吾乃今可休矣夫處世若飄風耳吾五十余

明倫彙編 家範典

退園藏板

矣吾寧千里爲吏俯仰人作強壯態吾孰若林臯自
怡也乃自號怡菴翁遂具疏請老上以江西右叅政
致仕又十年而當嘉靖登極壬午又七年大禮書成
俱推恩天下詔兩進階至中奉大夫公卒嘉靖己丑
享年七十有八夫人趙氏繼田氏王氏子男三長鏞
錦衣千戶從征交南次鐙嗣子治元進士次錫官至
光祿正卿女二長適南京左府經歷呂言次適左諭
德屠應竣孫男元淳襲錦衣百戶元浚舉人曾孫承
芳進士公風度爾雅不屑瑣細美鬚髯襲殺公卒時
有幼子公周悉撫愛襲殺公廉無所遺即少有遺公

推授之余讀公墳屠諭德所撰行狀節而述之

吳方伯

吳公名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母賴哺養就學於里中朱先生同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焉行以員外郎卜告家居教授生而四方學者多從之公初弱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及其門就河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言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耳既見月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人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于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

勸學在香初編

二五

退園藏板

人驅除塗壁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蒙苦外被一敝袍而內衷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其或週走于室中跳踴以敵寒威而日夜漏不輟其精悍澁造蓋統綺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其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餽也小禮不大妨執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石布二疋遺贈吳生爲歲事計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營昂也不以此時

勸學在香初編

六

退園藏板

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醉酒爆竹事已卽就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戶元日慶而吳生傲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乎公曰先生所以愛習昂者偶矣士感知已可奈何山見感憤激發日鏤心錯葉學大成弘治乙丑舉進士年十六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排織公教之排織民人喜邑當孔道多過賓過賓問公清約無敢動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新建則寧庶人宸濠之所居也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譴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公獨以爲民實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吾有疑於此民之敢于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於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忘生情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諭諸父老皆頓首唯命而寧藩獨愾愾然謂公偏怙新建人也已而歲大饑公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未幾華林盜起又日夜調集兵旅以掩之境內以寧尋轉南刑部主事以持法謹不協于上官請告歸歸六年起南武選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

福寧有訟妻殺夫者獄已成公閱其詞証疑有冤私
禱諸神夜夢一兒據人腹初不甚解乃目跡跡曰方
而里中有名杜福子者曾與其夫行賈公偵而知之
大喜曰杜福子殺人明矣神所告也密捕福子至一
訊而服矣得以不冤死古田礦盜起公又擊捕遺孽
獲其渠魁周馬良餘黨散去及進山東按察副使遂
乞致仕歸久之復家拜山東按察副使數月轉福建
參政當是時杜文襄公驟入吏部日夜訪人才而公
名冠當時故察舉於沉淪之中以植之亦以感厲當
時人士也公入閩皆故游地才志易展多任政士民
稱李在香初編

七 退園藏板

愈益喜歲庚寅侯官囚逸獄持大斧執刀橫行官署
首戕其方面肝腦塗地甚慘獨公以父忌辰慙慕不
出得遠其害人謂德孝所致云已而進右布政使司
同官頗嫉之蓋藩司故多羨金公廉無取又峻卻人
餽人惡其異已而復誹者訛訛矣公自揣不能諧世
俗知非久宦器踰年因譙樓震引以爲咎卽上疏請
致其仕疏三上得允歸之日士大夫設祖道父老攀
轅挽留者幾萬人至旣不得前旣歸遂不復從章縫
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
入郡城會郡中雨指大南行觸其舟雨指大奮怒遇

公止蓋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匍匐局促舟中
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庄人欲道辱之公曰二
少年秀士耶老農悞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爲
償但老農囊無錢能攜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
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訝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
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
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沈舟於河兩相觸
卽兩不能慎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槩又寧收責
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悲幸寬之至此又敢祈有請
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慙然汗下
稱李在香初編

末 退園藏板

皆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
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公晚年不涉世故及歲饑
數爲請賑海堤爲患特疏于朝得專勅水利憲臣經
理迄今賴保障云卒年七十五所著周禮音釋藏于
家往予游于祝氏祝先生孫世德受學于予世德諸
父舊與吳公曰者皆已宦成而歸時時道吳公遺
事予故詳言之如此又聞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
寢苦枕塊踣踊號哭如子於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諸觀察

公名傳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爲梧州守父教隱居教授通陰陽家術公幼孱弱多病未知學羈卯時猶逐里閭羣兒在市中耍丁爲樂有僧明欽博學善相與教友見公嬉戲謂教曰郎君清雅逼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教授之業公資穎發好學數歲盡通經史百家言性尤嗜古見古人圖畫墨蹟率心注之又善通音律凡伶部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自哦哦不置對人談多雄辨時出詼諧爲文章詩詞務鉤玄發微有澹潛之思然甚不易就故嘗題其舉子草

詩集

七

退園藏板

曰求速不求精及其屬藁復然終不能變慮以從率易也以是數躡於棘間幾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黃梅令黃梅素號難治又繼宸濠亂後民罷憊多就亡匿公撫之不急而豪狡妨民者則摧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二年以父制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民之所嗜因而聚之民之所憎因而除之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事明年丁母周氏艱起復主事歷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總理屯政覈其故剔其姦明其疆理綜其子粒周慎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參議貴土官遇上官至輒有餽公悉却之安宣慰

者大酋也故事承襲者必先行貨于所司乃收請公廉知之卽爲判牒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其職後二年擢本省按察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丁家者辛丑乃上書乞歸其懇遂致其仕歸歸時予慕其爲人嘗心啓之見公行誼有難能焉爲人坦夷不設城府角巾綈衣雜閭里侶親戚悽悽無甚異予兄爲其召縣令并召公梨園子弟呈戲劇爲歌唱公亦低聲和之意自得也人視之無不可近至井禮相干則艷然見于色卽久要宿契見終絕之矣性尤嚴于辭受取予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

詩集

三

退園藏板

歷官二十五年歸藁蕭然歸而間以請謁來者卽厚賄峻絕之不以聽也嗟乎末世道喪士大夫平居談仁義高峻殊絕人盡伯夷也一旦臨財不能陳義爲斷輒乾沒以取比比皆然甚則昏夜乞哀攘華要以自利蒙詬詈甘奴虜而不之惜人面禽魔舉平生而盡喪之者皆是也公由由于外若風流逸品而清操絕俗詘勢遺利而一無所汨三軍不能奪其氣也所謂剛植本性者非耶先是閣大臣夏桂溪公舉進士時與公同年引誼交好公之擢貴州也桂溪謂徐

易某曰諸某者雅秀人也豈宜以西南荒裔居之

護公聞之亦不報謝當是時桂溪公取得君相公尊
中炙手可熱使公誠一開口請之則京朝卿寺衙門
不可飄飄綬乎而止老魅之域又足以見其達義命
也公明年六十七子若孫皆已弟丁外孫張正
鴻舉進士授太常博士

周都諫

周公諱崇德人字孟登少讀書父欲勵之謂曰汝第
誦能畢誦吾能旌汝以金及卒業詣父將畢誦未誦
復中前言公曰大人教兒直以千金爲耶父大駭不
敢以童子畜之日教之博綜羣籍所學輒通悟其爲
諸生有權貴人行縣諸生入候公歸之不出而出由
此名益顯舉進士授玉山令實旅行李四方蜩集登
夜續無已時而公節其費飽示有慶諸所比肩納款
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德邑民與情妻外有私妻夫
以賊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公夜訊之悉一羊白婢竊
入長焉者三公自言曰爾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
人也有一人者色如墨三人者皮如燄久秘自計身
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
鞠之而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懷絕婦從喪
觀於郵亭公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
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已更進賢以母喪
歸起補新金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者
欲興教化振頽風故所興建必先學宮書院表忠烈
剛斷節民咸愛而懷之云續聞召拜吏科給事中未
幾右給事中已而擢刑科給事中其上書論兵事

皆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勲戚皆畏避州城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源清御史馮恩有人薛侃相繼下廷鞫禍在不測公獨正言申救得從未減袁都督繼勲臨敵不力戰公彈劾之甚厲聞者斷舌一時以爲天子嚴臣名滿諫垣久之竟罷歸歸日戒門自絕卽士大夫造請願繼乃不得一見之所居卽先世敝廬人有欲爲廣其居者竟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人生彥獨事父事兄孝友並至植之本性不言而實行所以自爲者淡矣御史按吾浙者先後交薦于朝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八諸細行可傳

尚書汪道昆

重

退園藏板

有傳于家乘予不載

陸中丞

公名垹字秀卿嘉善人讀書耻爲時師訓誥嘗以人心物理與聖言融貫非可離而二之欲求器其名筌直軌往哲而發憤篤行誼尤以氣節爲重人或相目爲腐儒公曰吾腐吾腐不較也嘉靖丙戌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道白河間郡守某見公貌頎頎不善抑遜心惡其倨乃送一厲館居之館僻在西遠妖魅所窟誤入其中者輒死公不知其愚我也誠之而入比暮輿皂慄慄告出唯二童子留旣寢夜半有聲剝然已而如崩山裂石之狀其怪頽然而黑不知其長

尚書汪道昆

重

退園藏板

蘇許植於臥榻前公怒甚以手擊牀太喝曰何物公摩數爾須臾遁去院宇閑寂如故厥明門外侯吏詣兢兢俟內音公偶睡醒日高不起人人私痛其爲臬下人無疑矣頃之放衙偉然陞主事坐堂上竟無怪狀于是郡守聞之大駭心知其非常人夜所欺詒揆枕無爲也比至南都審刑名多平反有獨見以濟法所未備旣而居父喪闋鄉人有欲引公者公不應補北刑部又乞南改南京武庫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隸直多羨金人易乾沒公率不啓封以發上下頌其廉無間言未幾擢常德知府以治能改武昌導改岳

州岳州大饑公不待奏報發倉廩以賑民賴以生活者數百萬計時楚中災傷極甚每御史按部所至則饑民匍匐扶曳或能鐘將仆衣不掩形流離困頓羅聽馬前號哭不已御史緩言慰遣心實慘痛恨無良法以速起其死也及抵岳州境內晏然則未有以荒歉告者心大異之又地逼江湖寇盜出沒時仍饑饉之後不聞賊警于是稔知公先事預備慮周生民固極盡安輯之力矣御史又察知公寒素澹泊不求榮進爲政無赫赫之譽此其心與古循吏無異遂上書薦之于朝世宗皇帝軫念元元特重有司之務實政

明倫彙編

卷

退園藏板

者乃曰守臣邨爲予一人緩萬民績乃嘉其用顯擢以勸來者遂拜公太僕少卿加御史俸一等于是天下皆知上意所向爭相奮勵以治行自見其風四方而激人心由公得之也既爲太僕盡心牧政牧政以舉自太僕徙南鴻臚自鴻臚徙南光祿稽檢會計條緒具悉內豎有典其職者無緣爲奸宿蠹盡除而四署一新矣會河南巡撫缺詔公以右僉都御史往撫其地公受命感奮自効冒暑雨疾行比入汴遂大病乃歎曰宜勞畢命以上報天子微臣責也其不得竭犬馬之力以負初志臣死且有餘愧不得已乞骸骨

歸歸三月而卒年五十五所著有風雅輯畧傳習辨疑古文詩風藏于家

屠論德

屠公應茂有康僖公第六子也字文升平湖人少時
則時子通補行一山語輒驚其先生長初以父
庭人子而見其兄應垣憲坤皆刻方而余紫則
屠公則思其乃力學自苦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
一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公自負簡倬意不
與人而局中秘清燕羅白氏言盡讀之其學益
闢大窮變為文善此事屬辭陳宜類情縱橫經傳子
史而宗本子長詩法沈淵百家意有獨至而陰操其
勝于衆人沿習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不傾已下之

屠公在官初編

去

退園藏板

同時有吳中袁永之四明陳約之錫山華子潛晉江
王道思皆一時勝流公與之友日相引上下其議論
又館中諸吉士盡有才名與公鴈行而列公實衡官
命之方其居常賦咏人擅其長皆矜用以爲美及公
脫藁出翠萃而讀之則人人自失矣當是時張文忠
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
往往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事
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有
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軸
子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以他事罷去已謂禮

部主事歷儀制郎中諸郊廟典禮多所裁定癸巳改
翰林修撰同校列聖訓錄錄成賜宴謹身殿仍錫金
幣進侍讀己亥轉右春坊右諭德時存宮初建大簡
宮僚廷臣無不覬倖以進卒亦有倖進者故給事中
御史以爲言公進已久無可言而忌才者輒橫及之
章一再上能免者十七人而公獨以行其位留于是
人情籍籍以公輔望之矣公雖獨留憤當世之不見
知也力求解職歸疏四三上得請歸即疾作數年不
能起先是天子大狩承天儒臣走扈從有司供帳具
備甚備然從官夥不能辦先至者縱其豪有力奪
之及至清顯竟闕然不給公常與所知投民舍以
止或枵腹馳數十里倦臥沙際或冒風雨馳驅甲馬
中夜聞聲推輦車轂擊逐徒侶驚失僕夫互相呼移
時乃舍勞頓如是者踰月之半因得奇疾交趾弗靖
不臣貢者且二十年所詔廷臣議才望者使往諭廷
臣議以公應詔公奮然曰人臣無橫艸之功侍講幄
得奉使命當宜天子威聲萬里外吾之願也而議乃
寢不行然公志實壯矣公前時好爲奇節豪宕風發
飲酒百鐘不醉又愛近女後庭多雅齒嫵媚文之
報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年大致皆然或云慾令損

屠公在官初編

去

退園藏板

其公疾則宜也藉令不病則不自廢退卽病能留
房局則六年間亦可遂躋台鼎卒以病廢病亦遂卒
可勝惜哉所著有蘭暉堂集行于世余常論國朝二
百年來吾嘉肄詩文者無慮數十百家然卒承宋元
遺習間有悟而自授者學不充其量才不絢其采以
解大方則難而遇公詞壇之上不免盡俯于下風矣
但公志未艾長算屈于短日可勝恨哉子仲律廬州
知府叔方御史孫謙刑部主事蒙宥試貢士

端簡

端簡公鄭氏海鹽人各曉室甫其字小字阿文少好
嬉戲乘屋緣木踏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戲累次
逐雀兒博博循溪塹捕蚌也里中士生見之謂其父
儒泰曰阿文昂穎豐顧若頗厭目但當貴奈何不令
學哉儒泰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
卽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里中弟子凡數百顧者
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
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於是授之經傳不
半歲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傳以諸經子史且
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誠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爲
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卽富貴無爲也公聞教
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爲君子者父教之也嘉靖壬午
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董文簡公力薦之政府政
府亦雅知公願一見之公竟不一謁政府授兵部職
方主事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
馬虛實強弱之數盡考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素
重公屬之曰子好學幸爲我著九邊圖公于是屬槩
爲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會大禮議起公抗
章諫且偕諸司跪左順門慟哭不已上怒下錦衣獄

杖闕下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獨爲不可疏乞正法疏留中不報未幾以母喪歸服除補武選又以父喪歸家食者八年已而言官爲者衆用薦起考功主事尋轉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謫御史夏桂溪罷相嚴分宜繼之欲藉考察去臺諫之異已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大怒密疏數公魯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超晉尚寶少卿公既左遷卽習治民事

補李正吾初編

圭

退園藏板

視州治如家夙夜求所以安輯和民者而布之政民大悅已轉太僕丞又徇翔南卿寺者幾十年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時倭奴構禍大江南北戈戟鋒列吳會轉漕者至不得達憂世者有隱懣焉公至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離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我衆厚集計算已定一鼓而擊之于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于如皋又大勝遂長驅而搗之于海門又大勝旣則破之于呂潤圍之於狼山又無不大勝餘黨遁去運道無阻皆公力也公生平博雅手不釋書人謂

其偏嗜墳索而以文學取名天下及撫淮所至以武功顯一時諸老將以爲不及于是始知賢者運用益不可測也旣而遷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書世宗以公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至則公罷諸軍之役工作者衆咸感以言戎卒以刑部尚書兼兵部事當是時大司馬楊公方總督宣人有欲留楊公久鎮北門者遂與浮議公疏以爲楊暫還本兵則九邊將帥皆得人何戀于宜大之偏隅者權總其要臣自以爲有功于國家於是世宗俞其言而從之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刑部故與錦衣

補李正吾初編

圭

退園藏板

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論奏之而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顏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悞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觀王直通倭奴釀亂旣就擒獲此數事皆當時大獄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分宜欲寬假王直及亂卒公議則欲殺之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悉公不顧也會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以職掌奏公欲感怒主上公素嫻于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竟落職還

公既還角巾布衣徒走郊野時時其老農論桑麻晴雨泊如也居家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日探詞經史方其意有所得卽呼其子詔之父子間常爲師友會其塔項篤壽同履淳舉進士前後告歸相過從門端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皆忠孝具教子胥必爲君子卽其少所聞于父者此以見其事父能不怠矣公生下小心惕慮常有以自下者至其治官酬物憂勤長慮常在數世之後故歷任其久諸所關防案牘無一毫計漏大都善用其機不特娓娓醇謹而已乙丑忽命履淳治後事丙寅秋病卒年六十八履淳等念公履歷不勝誣訟之於朝世宗詔復公官穆宗皇帝收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蔭一子入監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行於世子履淳穆宗朝爲尚寶丞以言事廷杖百削籍今皇帝卽位復其官已晉光祿少卿履淳詹事府主簿

錢奉常

書

退園藏板

錢奉常

錢公薇者海鹽之諸錢裔也字懋垣少好文爲古文詞及舉進士嶺南湛若水先生講學于京師則從湛先生講鄒魯之學於時遊從其門者皆天下顯貴官人學守師說公獨寔義皇秘妙談心體動靜與古氣數而破去經傳還求自得半出儒先本道者同而莫不望風下之卽湛先生固以公爲良也始道學崛起人心翕附其後有自望之徒空說無事實托號良知自掩寡陋迨其末也藉以廣文延譽媒顯榮獵進者十指而九於是羣聚而譁之縱賢者不能

錢奉常

書

退園藏板

無由咄嗟唱謂彼奪朱紫而亂其是所挾者僞也公潛心理學皆欲驗之於行求得其實故曰進修不詭於道身之寶也公爲行人使楚藩盡卻其餽名已籍籍公卿間及爲給事中多所建白或論劾時事悉剴切觸忌諱不顧章數十奏遂名徹主上主上急有任使微畀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敕使查理湖廣廣以西錢糧公案籍精密卽窮山僻壤他使所不至者皆公就閱之靖州千戶頑弗率約束則簡其尤者四人寘之法而楚中稱神明矣公在諫垣四年論諫大臣貴戚內侍及郊廟兵戎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朔

國公郭勛擅權樹党始基禍孽其疎巡幸也旋報奪俸繼而指擿宮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上德則候所致竟忤旨方疏之初入也公謂其僕曰上方事玄祈祐所忌者災眚我疏上不但暮死即竄即以致金付汝死即買棺以殮耳至命下得免死竄編齊民放歸歸而與上子開闢論學乃補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甲寅之際倭奴橫熾公嘗私書以獻當事者故事得以豫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利害者則昌言之里中多陰庇其澤云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甚衆竟不起卒年五十三穆宗皇帝嗣立銳意求舊李在舊初編

重

退園藏板

人調輔臣曰先帝時舊臣而賢者誰乎諸言國事而逐者宜優崇之於是下詔起廢而公已歿故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云所著有承啓堂稿國朝名臣事實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畧諸說藏於家子與暎北魏鄉試貢士

趙憲副

趙公伊字子衡參政公第四子也平湖人少行文名弱冠舉進士居官二十餘年家食居其半其始授刑部主事也以謝病歸病起乞南改南京兵部職方司事歷員外郎郎中以母喪歸已補武選則又以不得于上官歸最後任車駕出爲憲副則浩然以致其政歸大抵公恬曠無慾視官如贅疣故旋出旋入不自顧惜然居常以忠孝自勵視國如家自始任至懸車一日也始仕時在職方人視之一美少年耳人呼之小趙及其治政事事有體不肅而整胥吏空手坐曹中不得窺刀筆其兵馬官犯罪公立逐之更不關白要路人病其專不計也巡江指揮縛一江洋大盜至且具言夜所以格鬪身被巨創幸見擒獲狀公慰勞甚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冤吐其實乃良民駕木筏而賈者於是悉召所居什伍相保者鞠之語盡合蓋夜抗官兵真盜逸去矣此良民非盜驚之何罪遂釋其縛而遣之既遣人情疑信未定盡驚怪大訐上官亦貽聘相謂久之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也在武選有要路故人夜持兩甕來饋發焉金也詰之得自某黨有所請取斥使去門下而故人恨

重

退園藏板

倪歸矣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奉得官法不得襲乃
內附貴璫外托相寓于世蕃主之曲得上官公力諍
不可欲廷辯上官不能聽乃拂衣還久之起車駕轎
置刺關符事立禁甚嚴自宰執大臣至要路諸臣無
弗痛嫉之遂擢廣西按察副使既就官以父春秋高
日夜念不置乞歸侍其父歸侍二年父卒傳曰五十
而慕公實篤之孝之經也公初刻意詩文入南都遇
湛文簡鄉文莊羅文恭王汝中諸公聞性命之說則
心驟喜謂聖人可立至遂欲以躬踐之當是時汝中
在諸公間最善聞師說公亦心敬汝中事之幾于師
獨其三教合一之說公終不謂然蓋公欲以薛文清
爲鵠王文成爲的而朱紫陽乃其宗本不效世俗講
學者以空寂爲宗也歸後十數年穆宗皇帝御極起
用先朝舊臣薦公者章數上太宰陳其言以請而公
列起籍竟逡巡數年而不以入除目乃至虛詔旨以
老且死公又嘗曰吾平生夢寂多卒未嘗夢受人物
此立心之隱人所未嘗又耻標榜立名與人言重然
諾居常有所作爲苟所執者是則百折不撓人欲以
私劫之則氣益勵雖禍患相迫必伸已志而後已使
在聖門將必見剛者不至對申枯而嘆矣卒年六十

二諸治行及居家孝友事見別傳茲不傳了耶
試貢士

橋李往哲前編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成元佐撰元佐字希仲嘉興人嘉靖壬戌進士
官至尚寶司卿是編取洪武至萬厯初年嘉興前
哲自程本立以下共十四人各爲一傳王世貞爲
之序其稱前編者則以

國朝項玉筍有續編之刻追題此名也

橋李往哲續編一卷

〔清〕項玉筍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康熙退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橋李往哲續

編一卷》提要

橋李往哲續編後叙

卷一

項玉筍

橋李往哲列傳余鄉尚寶卿戚元佐撰卿王世貞爲之叙載前明洪武至萬曆初年十有二人何其嚴也元佐沒無有繼其後者苟不揆放元佐所未及載以及崇禎末年又得十二人另爲一卷謂之續編與戚撰合并卽不敢爲完書而橋李一代之名賢大約稍盡於此矣叙曰夫郡邑之有志猶十五國風變而爲列國之史也然志與史則又異史在朝廷義有懲勸褒貶而志成于一鄉大都有褒而無貶有勸而無懲故多諛辭而失實君子傷之謂當吾世而幸生同里使昔賢之有功業者雖著而失其實其有隱德而不著者將泯滅而無聞是誰之咎哉于是舉昭然在人耳目者若而人隱德而未見于世者若而人各立一傳使死者無憾而生者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雖僅有褒勸而激厲亦寓其

中則志也而進乎史且進乎風矣昔漢楊雄氏把弱翰資白素以問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街卒有異語歸即鉛槧次之問巷歌謠俱所不廢謂其能信也能信則可傳可傳則垂之百世而朽可不慎歟元佐于嘉隆間文聲藉甚為儀部時會穆廟登極典禮多所匡贊宗藩一疏不減賈誼及告歸居家廉靜不為請謁鄉里服其品行其立言誰不信之荀于戚公沒後稽之銘

狀攷之鄉老旁及于耳目覩記幽微必悉始終無愧乃為之立傳一准法于成氏不敢異也或有漏遺亦荀之見聞不廣然寧簡無蔓者庶幾無負史與風之義云爾

康熙歲在壬戌菊月項玉荀書於蠡真堂



攜李往哲續編目

同里後學項玉荀嶠雪撰

傳

右都御史沈公傳

諱思孝號繼山嘉興人

丁清惠公傳

諱賓號政亭嘉善人

朱文恪公傳

諱周祚號養淳秀水人

贈兵部尚書岳公傳

諱元聲號石帆秀水人

魏忠節公傳

諱大中號廓園嘉善人附孝子學淵

吳貞肅公傳

諱麟徵號磊齋海鹽人

刑部尚書徐公傳

諱石麒號寶摩嘉興人

禮部主事譚公傳

諱貞良號元孩嘉興人

巢孝廉傳

諱為盛號瑞明嘉興人

中書舍人陳公傳

諱龍正號幾亭嘉善人

庶吉士吳公傳

諱爾璽號吹伯崇德人

傳

右都御史沈公傳

沈思存字純父號繼山嘉興人也丁卯舉於鄉戊辰成進士謁選當得縣時新鄭高拱以內閣出兼吏部衆中每日謁公意欲處以京秩公曰令吾分也越分不祥遂受番出番出夫京師萬里宦游其地者類多得金爲能而公獨以廉潔聞時尚書殷鎮兩粵下令多不便民凡假番出公力沮不奉行遂離嶺表賊熾殷移牒浙江募甲士三千人而大帥張元勳亦使人募如制府及兵至廣殷以張募非已出斥不收部於是兵皆露刃鼓譟轅門辟易公獨留召亂兵曰諸士卒萬里應募跋涉良苦制府不收者謂募不由已今洵洵無乃犯上我亦漸產當入制府力爲諸士卒謀之亂卒咸涕泣謝入見殷殷方盛怒公曰三千勢勇加以有成之心禍亂不容一髮制府不暇自計獨不爲朝廷計乎殷曰若何以爲計公曰今山賊陸梁卽益兵三千不爲加多只煩兩紙告諭耳一諭大帥不授節制輒行自募兵俱革還一諭以制府方大征寇召募驍猛欲應募者赴試收錄如此則威令不損

李士奇

沈公傳

退閣藏板

而反側潛消矣殷從公兵亂始定然公與殷相抗如故而殷終能容公尉薦第一廼以循良高等被徵初授授工科給事中已授刑部主事丁丑十月朔日見既而禁中火災公曰豈本無光傳日爲光此大臣竊懼正威之象至宸居被災則又譏夫昌邪勝正五行失性之應也適居正聞父喪不奔臺省無一人能言其非者反以交章保留時平江艾穆爲刑部員外郎能詩文生平慕李獻吉爲人每舉節其抗疏一事與公善未幾有詔奪情公遂與艾合疏極論居正其畧曰居正有父之喪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而附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甘犯清議望風保留豈不知陛下以孝治天下而經筵日講莫非講此可舍先王之制不言而言近代之例邪况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奔喪回籍守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尚且因之以奪爲榮以匿爲巧不復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而况居正今不奔喪併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乎疏既入詔下緹騎諸校出繫公及艾杖之內庭皆八十杖已下都督府獄此日東西長安街觀者數萬人越五日發遣廣東神電衛時粵撫劉楚人也知公至下機海防同知董石命石囚致公

李士奇

沈公傳

二

退閣藏板

而反側潛消矣殷從公兵亂始定然公與殷相抗如故而殷終能容公尉薦第一廼以循良高等被徵初授授工科給事中已授刑部主事丁丑十月朔日見既而禁中火災公曰豈本無光傳日爲光此大臣竊懼正威之象至宸居被災則又譏夫昌邪勝正五行失性之應也適居正聞父喪不奔臺省無一人能言其非者反以交章保留時平江艾穆爲刑部員外郎能詩文生平慕李獻吉爲人每舉節其抗疏一事與公善未幾有詔奪情公遂與艾合疏極論居正其畧曰居正有父之喪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而附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甘犯清議望風保留豈不知陛下以孝治天下而經筵日講莫非講此可舍先王之制不言而言近代之例邪况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奔喪回籍守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尚且因之以奪爲榮以匿爲巧不復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而况居正今不奔喪併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乎疏既入詔下緹騎諸校出繫公及艾杖之內庭皆八十杖已下都督府獄此日東西長安街觀者數萬人越五日發遣廣東神電衛時粵撫劉楚人也知公至下機海防同知董石命石囚致公

誰微以劉意示之公遂不入見家人仗一劍單騎赴之至恩平縣令毛鳳彩知勞公止詢來故公曰撫軍年已望八班在六卿欲殺罪人取媚權相故來赴就其功名我當遙拜北闕伏劍歟軍門耳但不知若何面目見天下賢士大夫毛亦楚人見公往意不善遂極意款公留飲再宿馳書以聞劉使毛止公乃還公觀察文範有仗劍行指此事也江陵物故蒲州張位當國于是御史孫繼先曹一鵬先後上章乞還公始得召用陞尚寶司丞還京陞光祿寺少卿尋陞太常少卿提督四翼館明年尹順天府公歷救言官江東之丁此呂及詞臣吳中行趙用賢等又不保大峪山作壽官遂調南大僕正卿又因救南掌院海忠介瑞益忤當事大臣遂告病去辛卯起南京光祿卿尋陞右僉都巡撫陝西壬辰入關卽有寧夏之亂躬振甲冑遠出窮塞而不能扶同欺蔽爲督臣所擠調撫河南公又告病去癸巳起撫河南尋陞大理寺卿諭殺詐傳懿旨內官郝金本年冬陞工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時大司馬石星致倭小西飛來議封貢上命廷訊石見公曰此遣乃倭將行長借此了事以復倭酋耳公曰倭將亦欺其君乎

石又曰此議當擇日請上御朝公曰上久居深宮御朝乃臣下所願但今因一犯順小夷爲擇日御朝無乃使此賊所笑遂廷爭日本封貢事後事果敗是歲河決泛濫浸蕩陵寢公覆疏畧曰能打此患者惟有復老黃河於上以奪其勢闢清口沙於下以通其流則陵寢安而漕道利江北蒼黎庶免須臾無虞所謂老黃河者自桃源三義鎮起至葉家衝僅入千餘丈河形故影強半存也公之歷仕務期實心卓卓不苟如此而臺省謠詠或指爲朋黨或斥爲護庇旋起旋仆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愈見公獨立不懼中有所自信不肯苟爲同異也初見疑於朝者爲故御史丁此呂也此呂曾論江陵素以直節聞考功蔣時啓借計典處分冢宰孫丕揚惑其言公故申救之後公歸里而猶媒孽其短者一太僕寺少卿羅州王國耳國故爲御史丁亥京察國持正論於中後見公將大用而國尚淪落固心望遂抵巇乘隙幾釀張陳之禍善乎光祿顧憲成致太宰書曰東西牽引展轉葛藤將來君子小人攪做一團了無清楚可不慮邪嗚呼當公諫奪情入受杖時非仁聖皇太后救免終不得生然亦創甚崇罷公關三木復輿而南度庾嶺

漸抵戍所自覓人騎忽爲徐副司遣健兒衣短後衣
去徒步行亂山溪樹中嵐霧蒸鬱艸出上土路尋趾
前仰望幽迥遙見遠燧一點乃是獠族僻陋尋食幾
不能興當是時苟非血性男子毫髮勉強未有不信
而涕下而悔此事之可已者乃必堅持而節百折不
回不負稱大丈夫哉

籍口降萬請公極諫奪情懷忠憤發扶翼名教功
亦偉矣但言事之後不致其生平而槩曰君子余未
之信必如公終始不以富貴易初服員同其也其
斯爲貴爾歐陽子曰君子有朋小人無朋視乎公與

沈公傳 主 退園藏板

私之聞而已侍御方震孺云鄒吉水拜總憲蒞任諸
御史皆在吉水曰昔江陵不守制罪也予輩不得不
論山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謚亦不可不復諸御
史皆服其言謂吉水無成心俱從朝廷起見嗚呼此
其所以爲東林也歟

丁清惠公傳

太子少保丁清惠公名賓字禮原號政亭嘉善人隆
慶辛未進士初授句容令句故陪京岩邑稱難治公
爲清賦額減雜徭課農桑建倉貯穀浚渠治路百廢
具舉而日務以申明鄉約革民囂訟政成授山東道
御史時江陵當國公請歸侍養林居二十年起南太
理寺丞署光祿晉南太常寺少卿署國學晉南鴻臚
寺卿隨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署總憲晉
北京工部侍郎再疏乞休晉南京工部尙書以二品
再考加太子少保公之爲政於留京者二十年公每
出還百姓扶老攜幼遮道使車不得行其愛慕如此
戊子江南大旱饑莩相屬公發粟大賑規畫井然戊
申甲子大澇復賑如初公年八十有八矣忽肅衣冠
駕小艇從數蒼頭渡江而北家人莫識所往則竟詣
闕里謁孔林低徊洊泗之側而返歸途抵淮會總漕
以運事後期議榷商船剝載東南洶洶市販不通公
便衣冠入謁爲具陳利害事乃得已公之不忘利濟
至老不倦天子嘉其德望存問者三年九十而歿嗚
呼士之居官非以享厚爵據要津爲榮惟所至有惠
澤及於人使民愛戴如丁公真以爲榮也

退園藏板

玉符曰余讀邑乘歎司空之不可及也時登進士者大都以肥家爲務視國事若罔聞司空獨以利濟爲心善績屢著益亦奇矣至今長老猶能道其居家勤儉八十餘臥榻無重茵下置一雞比曉聞叩起故不事暮夜而產亦豐衍比於封君誰云廉吏不可爲耶故余節其事而爲之傳云

丁公傳

二

大傅朱文恪公傳

朱文恪名國祚號養淳秀水人也萬曆癸未廷對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年二十有五清慎持重不事黨援惟仕門盡館職而已辛卯主江西鄉試又以宮諭主丁酉應天鄉試尋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領經筵日講知辛丑貢舉旋轉左署本部事時東朝未建因祚先言疏謂建儲一事有慮及國本未定者上諭曰長幼之序卽此而定而人心稍安有慮宮闈隱情者上諭曰非有別意紊亂國典而人心更安今則歲復一歲疑外生疑宸衷斷如金石而天下且疑

傳李主學員

朱公傳

一

退園藏板

皇上爲不斷明旨信如四時而天下且疑皇上爲不信矣適節屆立春復疏曰皇儲之位曰震位宮曰春宮皆取象於春者也建儲大典必乘春舉行皆所以凝天休而重主器今陽和已著萬象已新請就三禮並舉之中先行冊儲之禮儲禮既定而後冠禮可以致祝辭婚禮可以致醮辭皇長子受冊於先淑女受冊於後此萬世不易之定典而三禮相繼之定序也又疏曰閱累朝實錄太祖成祖仁宗登極之初卽建儲貳宣宗英宗孝宗建儲時年皆六歲憲宗建儲亦年六歲世宗建儲時年四歲從來未有十九歲不冊

立者亦未有不先舉冊立後舉冠婚者其言剴切如此錦衣使鄭國泰倡先冠婚後冊立之說復特疏言其略云本朝外戚不與政事冊立大典非所宜言疏上卽有旨切責國泰云時值孟冬忽一夕中使召公甚急至宮門傳旨卽擇日冊立皇太子并封福瑞惠桂四王時轉吏部右侍郎仍兼禮部會有譏者公乞歸疏十一上始予告里居十九年公府不得望其履絢光宗御極起南大宗伯特旨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束裝而登遐詔至熹宗嗣位遣行八敘趨就道福清葉向高同時赴召壬戌會試上特

朱公傳

上

退園藏板

點用公時刑部尚書王紀以稽留獄事觸聖怒御批褫職公適當直卽上疏力救不允嘆曰去一大臣如小吏事不可爲矣時封疆多事又閣璫專擅鬱鬱不得志遂至感疾請告積十有三疏得允時已官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矣越歲冬月病篤夜分起坐而逝箚中預有遺表諄諄以好學勤政法祖敬天親君子遠小人爲當宁勗勉焉公學問務真知實踐讀書必整衣冠危坐立日月限程未嘗廢闕爲文醇雅宏暢本之經史生平清白不染一塵門人有致三百金爲草堂貴者謝之曰吾義不受門牆之餉力却之公四典

文衡所得文行士如郝敬舒日敬唐大章顧起元劉光復瞿汝說文震孟陳仁錫先後死事如顧大章夏嘉遇田景猷盧象昇黃炯馬如蛟衛景瓊倪元璐王家彥吳勝徵孟兆祥傅冠黃道周張國維徐石麒卞彪佳等前明專以制科取士名臣將相皆出其中舍此雖抱經濟之才不能致身自見司文者苟一玩狗流禍無窮如公者可以告無罪矣卒後上聞輟朝三日贈太傅諡文恪子六人五以蔭補一爲壬子貢士孫茂暉庚辰進士從姪大啓歷吏部文選郎爲少司空鄉里推重如公公家孫茂暉江左名士也鼎革之

朱公傳

上

退園藏板

際薙髮爲頭陀不入城郭感激瞿目而死今翰林檢討彞尊其嗣子也項玉筍曰閱漢史至丙吉閉門拒使不納後爲宰相羣闕者死傷橫道不問余掩書而嘆曰噫是足佐天子相爲天下法矣正所謂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紛紛侵細務失體要爲能易足道哉云高山景行行止吾於文恪亦云

南京兵部右侍郎岳公傳

公諱元聲字之初號石帆宋鄂忠武王十八世孫忠武之孫可勸農嘉興遂居焉八傳至咸淳宋元革易隱姓爲樂又十傳而至公始復原姓公少負異才十歲萬曆十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旌德知縣自少歷仕籍至七十有二而卒雖晉秩少司馬中間或仕或起百折不抗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常少弛此其所以遠近聞公名而惜公不終於大位爲憾也嗚呼公非諫官爲都水主事時爭三王並封矣憤然具疏率儀制主事顧允成張納陛及朝臣詣首輔朝房昌言

岳公傳

退園藏板

退復上書而並封之說寢又嘗劾本兵石星矣星信沈惟敬與倭議款公言關白稱亂禍始朝鮮日本歲君既廢關白立其子稱爲文祿三年強欲奪其名號而與關白是星代白爲莽操也朝鮮恪守君臣禮強欲陪臣以與關白是星代白爲宰詬也是謂用惟敬以媚倭不謂倭用惟敬以覘中國乎又言朝鮮危則遼左危遼左危則京師危請亟去奸臣早停封事疏列三辱四恥五憾五難五危遂與刑部主事朱長春並勒爲民又常與同官陳清襄公道亨合疏劾逆奄魏忠賢亂政言甚切忠賢聞之而未發陳公去國改

公左署部事南御史徐復陽曾應瑞勸公幾陷不測公勿顧猶作詩弔楊左徧示賓客自若益公事君之大節如此夫人仕宦至於一仆或未易其初服者大至於再仆或本有不甘受計者而公一仆至於再仆臨老方得啓事又輟斥去之計科名宦早立朝曾不煖席罷官不悔濱水不悔與世之慕高位而苟且以自容者何賢不肖信然也當其在旌德也年甚少斷獄議事老吏憚之盡法豪家上計中譏調簡降補大名府敕授尋遷國子博士轉監丞有詔選良家女入宮上言皇長子冊立未舉而先盛女謁非所以教也

岳公傳

二

退園藏板

并用銅具鞭撻官侍爲傷仁神廟下旨引過遂收成命屏銅械不用此公筮仕之梗槩也乙未轉虞衡司員外冢宰孫丕陽考功蔣時馨黜丁此呂馬尤龍沈缺少司馬沈思孝持論非之于是江東之呂坤李直黃運泰等互相排擊孫沈各再疏求去公請兩允以全臣節當時亦曰公爲黨人矣是年晉都水司郎中罷職里居二十五年熹宗登極詔錄建言國本諸臣補南京都水司主事旋擢南光祿太常少卿晉太僕寺卿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天下方喜公將大用無何又忤璫輒斥璫敗詔復公原官陪推大司寇公病亦

公左署部事南御史徐復陽曾應瑞勅公幾陷不測
公勿顧猶作詩引楊左徧示賓客自若蓋公事君之
大節如此夫人仕宦至於一仆或末易其初服者天
至於再仆或末有不思變計者而公一仆至於再仆
臨老方得啓事又輟斥去之計科名宦早立朝曾不
緩席罷官不悔前成不悔與世之慕高位而苟且以
自容者何賢不肖倍從也當其在旌德也年甚少斷
獄議事老吏憚之盡法豪家上計中議調簡降補大
名府教授尋遷國子博士轉監丞有詔選良家女入
宮上言皇長子冊立未舉而先盛女謁非所以教也

公傳

二

退園藏板

并用銅具鞭撻官侍爲傷仁神廟下旨引過遂收成
命屏銅械不用此公筮仕之梗槩也乙未轉虞衡司
員外冢宰孫丕陽考功蔣時馨黜丁此呂馬尤龍沈
缺少司馬沈思忭持論非之于是江東之呂坤李直
黃運泰等互相排擊孫沈各再疏求去公請爾允以
全臣節當時亦曰公爲黨人矣是年督都水司郎中
罷職里居二十五年熹宗登極詔錄建言國本諸臣
補南京都水司主事旋擢南光祿太常少卿晉太僕
寺卿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天下方喜公將大用無何
又忤璫輒斥璫敗詔復公原官陪推大司寇公病亦

爲任而不能大其用僅表見於立言然後人猶得讀
其書知其人之而余伯有攬轡澄清之志獨早卒其
言亦無以傳諸後人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豈不
悲哉因撰公傳附及之

公傳

退園藏板

魏忠節公傳

忠節公名大中號靜園嘉善魏里人家貧餽粥不給
泊如也丁父艱扣服闋尚有五日適逢縣童子試不
赴俟里方請補試邑侯章上雅正之曰四五日獨不可
假借乎公答曰一日皆三年之喪也邑侯奇之補試
遂拔第一已酉鄉舉襍被附舟往來省會公車下第
思究性命之學乃遊於梁溪高忠憲之門內辰成進
士徒步觀政賦冠敝服不事虛飾公卿間爭目攝之
策仕行人司考選擢工科給事中辨析邪正搏擊權
要毅然以澄清天下爲任矣奉使福藩却饋儀五百

顧其堂

金一馬二僮行麓蕭然而返轉戶右奉巡青差燈風
弊拒謝薦清望凜凜人益憚之時福唐爲首揆高邑
爲家宰梁溪爲總憲楊左爲副僉公左右衆正力排
羣小論劾無虛日轉禮垣左恪持令甲屹無少徇甲
子晉吏科都主大計天下方慶麟鳳聿臻豺狼遜避
畢陶禹稷協謀一時之盛可以重見縱有四凶不難
斥而遠之人人歡喜震動不可比說其如有大謬不
然者從來君子之計疎小人之計密君子之處人也
盡其罪而止小人之處人也必鈎黨羅織極天下之
慘酷而後已故小人之害君子必誣以朋黨惟朋黨

魏公傳

二

顧其堂

而後可以傾國而盡去之也當是時南直霍丘令
史崔秀已劾薦剝忽饋遺及公門公特疏發覺人
言湯建合諸臣公疏擊瑄不遺餘力諸小人與無
不從崔秀起而媒孽矣於是御史陳九疇據訟案
趙司星會推官撫謝應祥有私疏入公亦奉旨降處
言曰南直之文官者古曹丘生流也往來諸公卿間
然不肯曳裾中貴故賢士大夫禮之文官下鎮撫
煅煉詞連及公公遂革職爲民里居杜門講易於南
山僧舍傳言被逮士民號呼無路公怡然就道檻車
中手定年譜入都下詔獄誣訊榜掠無一語惟指堂
中匾音謂鎮撫許顯純曰此明心堂莫作昧心堂思
未幾報曉時方初夏故猜題報大抵盡糜爛獄中
賊王金崇顧登昨自其宛賜祭壘贈謚忠節建特
祠并詔公長子孝子魏學淵侍祭焉
學淵字子敬嘉善縣學生少有其才隨父下帷蕭寺
晝粥斷蓬呻吟相對忠節得第居諫垣學淵刻苦
讀書如平時甲子會魏瑄患賢亂政內殺王安外逐
劉一璟王紀等諸小人與倖要津附權媚者日益

張大因而黨同伐異未幾禍發忠節被逮學士泣血
號呼欲隨侍入都忠節厲聲曰若輩此其意八歲
見下耶奈何以完卵殉覆巢也學士叩頭連馬姓名
審問備車不令忠節知入都下獄潛匿即合謀夜叩
當途父執或拒不見或訂後晚相晤莫遣人知及見
緝有即人詰問有泣數行下者僅曰何從者力旅
即珍重如是而已其詳具孝子諸札中當是時孝子
欲上緹縈代父之書而不可呼天籲地轉展無策忽
以斃聞矣遲速扶柩歸里見母慟絕仆地跡不入中
閭日夜伏草上啼號家人間進粥糜輒搖手揮去曰

魏公傳

三

續典堂

詔獄中誰有憐乃公而授之餐者乎淚盡繼以血遂
病劇死嗚呼古稱死孝魏長公無慚矣長公死二年
而寃白天子憐之贈卹甚優

玉筍曰奄寺之患自古有之然包藏禍心妄與大物
未有如忠賢之甚者或曰是時諸君子當國嫉惡過
嚴搏擊太甚其禍自君子有以激之嗚呼君子之與
小人豈可並立於朝哉君子進則國興小人進則國
敗氣運使然人不能上也啓禎之間危乎繫耶得諸
君子發憤同心別是非白黑不少徇至羅織鉤黨之
獄起而九死不悔庶幾非望者逡巡而不敢動孰云

諸公之力救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振國乃滅亡嗚呼當是時已見其機矣

魏公傳

太常寺少卿吳公傳

前明吏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少卿謚忠節 皇清改
直肅海鹽吳公諱麟徵號菴齋少與其兄麟瑞皆
以文行稱鄉里號爲 吳同舉公少時成進士公
初仕福建建寧理州屬縣有大公於當時方其
輸權錢有買經沙日可千腰皆有算如閭閻事
者罷撫按檄公署其事公至設廳橋上視事四
課及是即盡納向中算啓關縱行建寧則盜自
能袖龍椎中人自步外其述說難測堂號繁富公
得繼竹所寄家指史先以計縛至號以他罪犯必死
吳公傳 一 退國藏板

有問曰能自贖乎吏叩頭請所使因以繼竹詰之盡
得其狀他日公出顧車左有羽衣文劍一道士即叱
吏檄之乃繼竹也尋丁外艱服除補興化推官偶疾
作有遺桑寄生一束受而不食疾間還之年家子遺
新茶一罍傾之得余公曰此誤爾乃重緘而答之爲
書曰更待好茶聊以相報漳兵使者廉而卒於官不
能殮公聞之急赴閱視悉治其喪事遣車就道其敦
古誼重廉節出於至性如此非第毛舉末流爲精能
以取顯譽於當世較之張敞趙廣漢漢遠矣崇禎五
年授吏科給事中天下滋多事貪吏縱橫盜賊踞莫

次異屢見廉耻漸微而樹黨益固公獨立不懼感憤
上書一時雖嫌過激然皆切中當世弊首曰精擇郡
守郡守廉則縣令不敢貪郡守嚴則縣令不敢玩郡
守精明則縣令不敢叢勝兵戈警屑之鄉水旱頻仍
之處尤宜急於遴擇延推禮遣凡間間疾苦吏治臧
否使得自達於天子績成而後酬之上爵則立法甚
約而收效最博且古今所已效也次日慎用司官以
肅銓政銓司宜以天下第一流人處之乃司官各訪
出自同鄉已非公天下之聖及歷官週年遍涉四司
以職掌爲託宿而苟且之心生天下人才亦大受困
吳公傳 一 退國藏板

矣又曰朝廷之法能行之於吏部則天下之治思過
半矣同時諫官章正宸抗言觸新輔王應熊被詔下
獄公特疏爲訟冤一日上臨軒延問得失諭曰方夏
靡沸用人方急宜無忌諱各言爾知首輔溫體仁啓
曰臣等名辱政府權越百僚不宜有所龍引皇上第
責之省掖亦何患乎無賢公踰序出口臣愚所見不
爾薦賢止宰相事也非諫官責宰相可以盡吐握之
誠薦達疎遠以備選用諫官職在補闕拾遺今若委
彈擊糾刺之臣使參用人之柄則國家論刻短長屬
之何人臣不敢奉詔又上罷中官疏曰同 內官也

千古用之以致亂陛下用之以求治太祖惟恐其干
預陛下惟恐其不干預此亦羣臣之不肯迫之也時
居延儒再召居首輔尊幸殊絕公專掌六計輔臣欲
引以爲重公謝曰不能家宰鄭三俊頗倚耳日於司
即吳昌時昌時與首輔厚公具疏奏同官廖國遴楊
廷起方士亮罪惡連昌時行人熊開元上書刺首輔
什臣奏保軍之皆彼責詔下獄公拜疏申後上臨朝
盛怒謂群臣曰臣欲何所爲公從容出曰小臣愛
君然勝忘所禁忌陛下正當使之盡言不當使之無
言日者封疆之事委任失人天下洶洶首輔顧安所
辭責乎廷儒涕泣伏地謝死罪因三拜救直臣疏尋
有內監行邊歸刺延儒陰事乃逮延儒就請室卒賜
自裁寧遠告急撫鎮臣請內徙以壯關門廷議不能
決公乃作議獨謂從宜議上詔谷日當與閣部議竟
相顧委讓又獨疏其事疏留中上眷相演其隆令得
以密札言事公乘間奏日國事貴公言宰相不容有
私語固請除之公客周生知時事日蹙向公日公兩
推寺卿俱不報今一兩相君便可日夕南去公何拒
之果也公日求去素志也於今則斷不可去夫匹士
定交杵臼猶不負叩門之急而某身居言政參預帷

馬李在言集

三

退園藏板

後有年可一旦臨事而遁耶身可死宰相不可私謁
知子忠我勿復言相演罷以魏藻德代之時事益急
內公可建寧遠疏立詔赴援京師十二日司馬上
言言通國通軍始令百官守各門公奉命西直
門親行收冲入在學宮城上十七日已刻賊數十萬
衆猝至飛車障人衆人驚奔外戊子北門門賊乃
突進營震撼地門城數重又爲衝開城門日景
既平引入叩叩公引門爲衝門彼三矢貫公心
然不少却衆稍定抵中夜賊發大砲擊城城樓
下碎几案公端坐神色自若十八日賊僞樹勤王旗
幟叩門請入中官欲內之公不可庵卒推石布土壅
塞之俄而兵部騎士持招勤王幟飛至請出公亦拒
之因轉赴得勝門有守吏乘馬躍城上忽易緋衣公
望賊皆緋衣目叱之吏卸衣遁去同守武安侯鄭東
安伯張擁而帶日爲之奈何危在漏刻公日無已願
自天子至午門遇相藻德告日事去矣奈何願見天
子言狀藻德日上入宮誰爲趣起今火石轟然城雉
嚴峻何遽言事去公日此聲自賊陳非內禦也正惟
不可捍蔽破在呼吸耳藻德日姑還守所明日司馬
門議之公度不能達望闕叩顙號涕而去止道傍祠

馬李在言集

四

退園藏板

屋曰吾得死所矣公問祠中道士出薄酒奉
于傍而飲之自舉數觴以醉別曰古有忠臣義人
自遭國難流離兵革遇困厄終至公死昔吾
弟夢一老人負手仰天咏文丞相零丁洋裏詩
句彷彿人曰此劉宗周也終不解其意
乃今踐一事而前定兩曹無戚戚也楊明
尊燈作書付家人紙盡而止遂入尸自縊卒之日
崇禎十一年甲申三月二十日也同甲舉人祝爾為
之祭於

王荀曰既古敗亡之國由極盛而漸積使然立法用
焉李在香讀編吳公傳五退則藏版

人之道如未嘗不規畫有法始後凌萎廢弛不可救
矣如明之以制藝用人至神廟間國家無事開闢
富服官者盡以肥家躋秩是務當其時朝廷不知取
士為何而士沒齒受爵亦不知分應何効黜黜若若
邪正混淆陰陽遷變如尸虫進榮刀圭莫救故世之
其君子惟有淪胥於溺而已嗚呼小人覆人社稷而
及以免禍為幸豈不哀哉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鑒
斯言其可忽乎

刑部尚書徐公傳

公名石麒字晉序世居嘉善家貧賣文為業攻諸
有富家子買其文入武場者輒得第一後事終下理
并書及公遂自走江湖間會赦歸為青浦縣諸生徙
家於嘉興天啓二年成進士除授工部營繕司史司
主事管節慎庫時閣魏忠賢掌權衛司錢繼登與公
相涉起釁恨刺骨公為御史黃尊素所得十尊素破
選公坐削奪崇禎八年起為南考功郎中尋陞應天
府丞奉表入賀見刑部尚書鄭三俊下獄公上書申
救其畧云三俊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標
焉李在香讀編徐公傳一退則藏版

清骨臣親見其為南吏部時力參不職司官精釐田
糧蠶宿皆夙蒙皇上見知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昔
頓異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一生過誤一事得從釋
緊以示優容或姑許在外席榮候訊疏上三俊得釋
緊公遷通政司嚴請託謹出納遷刑部右侍郎署都
察院事署刑部尚書事即徙為真是時內外交訌在
廷諸臣盡以資緣賄賂成風公與劉宗周鄭三俊祁
彪佳吳麟徵數人同心助救立朝屹如論事與時少
有齟齬即欲投劾自放其在刑部時具樞臣罪狀請
申國法即依奏處決憲臣劉宗周罷斥公上疏曰宗

周以救熊開元姜瑛舍粹之間懇語讀陳致干嚴譴
顧宗周老矣雖犬馬戀主之心無有窮時而落年投
休走職之思未始不切臣亦何必更為宗周請留自
干罪戾竊念宗周之進退屢矣他人去國幸由人言
宗周獨否他人啓事幸由廷推而宗周亦否風雷
之震益以聖心之裁成雨露之賜亦賜以聖心之特
簡然則能知宗周孰有如我皇上者乎今觀宗周之
精力于往昔何如哉及今用之猶可收其後效自茲
以往耄矣已矣朝端之上欲再見此正體危度之老
人不可得矣不幾負皇上十五年培養錄用之心而
淊孤都人士企踵聖治之念耶此臣所以迴環感結
涕泗靡從而不得不有請也崇禎十六年公亦因熊
妾擬罪不行招審閒住還家甲申之變留都故事徵
用先朝舊臣起公為右都御史尋授吏部尚書公起
裴就道慨然有經理人才恢復疆土之志時黨禍方
興公不能一日安于朝屢請休致准回籍諸正人亦
皆星散朝廷為之一空公杜門三泖之濱披裘垂釣
乙酉六月嘉興城將破公曰我郡人也為先朝遺老
不應死於外急馳舟入城時已薄暮夜分自縊於寢
室蒼頭祖敏李升從死于傍越明城破公恩撫族子

爾殺後三日變服入城以木橫盛公屍載至祖
第合殮時炎暑經方日儼如生見者
乃公無子南歸時以應繼有臣為子爾殺後其淵
公死丁未年歲次庚辰氏間寂死一女在抱東之
門之內臣死忠子也李婦死節僕也
臣先牛兩丈竊聞廟議聚訟南遷先生
臣等守臣臣子變君父之道苟獲華南幸各
臣仍半留北與燕衛居守半携之南以謀恢復似
亦未為全非若復觀聖倖緩兩月之閒求南遷不可
得矣孰謂文人無策哉殆至阮馬專政散仇翻案
略公行蒙面含耻之鄙夫驟登啓事既駭銅墜游
臣等獨列清華而宗社亦隨而滅嗚呼誰能起阮馬
之魂而烹之哉

禮部儀制司主事譚公傳

譚貞良字元孩嘉興人也父昌言舉人子也
上諭太僕少卿貞良其季子也當崇禎時貞良以
官相繼長有虞山妻東金沙雲間西冷之人士以
名節於貞良貞良以高士為時所推名不虛傳
其志一皆折節與之交後以五經成進士時
未伏八月也明年闖賊破京師來出使步奔山南
南都破公逆道路騷擾村寺衣食不給竟流離
死初公往粵時經里門借親故酌酒城南湖上酒
公慨然謂坐客曰少時見聲名為世指名者心輒
之自罹國難以來見昔日負非常不可一世者盡喪
其生平使當世友以名為諱獨何也要之智謀奇節
之士必湮沉自好往往伏而不出世莫能見之彼亦
不肯輕與人求合我近於此陰以求天下之奇士或
庶幾遇焉其詞慷慨有世道人心之慮一坐聞之
然改容又舉一觴日明日就道恐此酒難重持也一
坐復驚起凄然酒涉極飲大醉而罷嗚呼貞良和軍
役公不負其志以死可謂無愧于其名矣邇先生沒
而可祀於社其在斯人歟長子古愚以明言為登州

譚公傳

退園藏板

守次了吉宜北雍鄉薦硯山吉彭其從子也

項子曰名者定之實也寔不至而何名曰名榮其而
崇室也古之賢士立身學道更進以賢以文之謂求
故能臨大節而不奪縱九死而靡悔此言自謂士良
世之榮名其晚進不然幸以詭遇而獲意其揚揚觀
其志應有為後御之所阻而不肯為者當世竟無
所制或此何為也觀公之知終可無愧於其名然當
世亦可無為乎其名也歟

譚公傳

二

退園藏板

巢孝廉傳

巢鳴盛字端明嘉興石佛里人也先世以耕讀爲業高會由科貢顯君外和內嚴舉步不踰尺度而子舉於鄉益日刻勵時尚奢靡凡得雋者競乘輿張蓋隨解衣僕從數人君獨敝衣草屨如平時有氣力者重其名爭欲令出門下君謝曰不能也西堂草堂一答山渡錢唐寓野寺中以觀時事見江東桓守其轍失律遂乘漁舟由海道還家墓側構數椽開戶不出隣里罕見其面隔溪築一小閣可望先人丘壟屋小植短籬環栽橙橘百本親荷鋤種菜以自給妻氣氏等燈紡績泊如也生平二三友相造必具鷄黍但日不及人間一字苟非同好痛謝不納立家訓首以忠孝敦廉恥爲教事兄如父課子弟雖成人必嚴年七十見僕婦婢子必頰赤終不呼其名與朋友交初不甚歡久而有味持論正直無僞不伸已之善謂天下以不能務期于中庸而已余觀古高隱之士必沉深好書胸中確有所見不爲一時榮利動其心故用則爲帝王之師不用則空山一餓夫耳苟矯飾名高陰陽異術惟恐天下有一人不知我者此何以釋哉噫若巢子真無愧矣

嘉慶壬午年

巢公傳

一

退園藏板

中書舍人陳公傳

陳公龍正號幾亭嘉善縣人也父于王補建其家使家素豐裕而龍正朴儉如寒士從吳志遠遊四師事梁溪高攀龍得復約身心之學歸而訓定經濟謂儒者貴乎名實兼備苟有體無用何益也甲戌成進士丁丑授中書舍人時天子尚綜覈革故鼎新戊寅五月授太宰心龍正歷考古今事應漣漣四疏開明天心授職人言謂事天無過好生致治當責成宰輔上爲感動特諭嚴督慎刑已卯星見復應詔上疏語意切直衆皆危之帝甚嘉納自是朝端多直言矣立冬大雷電兩寇龍正復疏請正郊期竟格不行頃之知時事不可爲拜疏乞休不允壬午因罪已之詔三上疏言時政俱優答而西北舉荒之議起時中邊騷駭大農蒿目謀財議餉聚訟盈廷皆言金錢不啻五穀言加派不言墾荒萬曆歲鑑四百萬歷加五倍原額用猶不給至流亡日衆田土日荒盡賦滿天下人主旰食焦勞龍正痛之疏陳甚悉後者議極言金非財惟五穀爲財屯田未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而五穀始足於是加派可罷民生可安天下可以平治反覆數

陳公傳

退園藏板

下言時惟豫撫王漢晉撫蔡懋德宜撫宋之馮相信
爲平寇安民長策天子亦傳旨取議人覽爲設總理
司道專董其事卒以屯聚相持指歸無定遂決志乞
歸甲申正月坐丙子分闈誅誤降補南監丞去已南
都擁立仕路彈冠龍正獨窺見隱微起祠部郎不赴
日吾乞身先帝之世而脂榮今日之朝乎因賦詩有
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洸瀾舊帝星之句閉門掃軌
絕意世事惟纂輯遺書爲終焉之計偶感微疾遂絕
飲食諸子以藥餌進輒麾去曰吾噉此欲何求哉怡
然長逝吁嗟不負所學矣龍正天性誠篤探賸索理
胸無疑義故能通達治體精鑒人倫不敢以庶僚猥
自菲薄所論奏皆國家大本大計方古名臣何
愧焉苟非得於學道者淺未易及此也所著有學言
正書文錄因述凡六十餘卷所輯程子詳本朱子經
說皇明儒統聖荒荒兆行救荒策會陶詩衍等書行世
玉筍曰余讀太史遷孟子傳知孟子之爲大儒也當
是時商君吳起孫子田忌之徒各以富國強兵之術
干人主而鄒衍知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稍變其
說而作迂怪之言以取重于王侯其要歸猶不失仁
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遷遂比于伊尹負鼎或

先作合然後引之大道非歟噫是所謂惑于流俗而
不能自信者也孟子躬道德之資述唐虞三代之治
寧之梁之齊不用則俯而與邪勝之若謀又不合則
退而與萬章諸子叙詩書述仲尼之意以老此非篤
于自信而能不惑于流俗如是哉戰國言利之士所
以遠不逮孟子而爲先下之罪人耳先生生啓禎之
世無異戰國之時矣先生獨能明理講學以持身抗
疏直言以救弊其言不行則乞休以纂輯空山余謂
丁未世而能繼孔孟之傳者唯先生歟

庶常吳公傳 施愚山太史作

吳爾璵字介子浙江嘉興人父之屏官福建提學副使陞都御史有遺愛于閩爾璵弱冠舉于鄉出編修衛倫文之門三年成進士當崇禎十六年之秋時閩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國事大壞爾璵選授庶常士恒以國恤爲念十七年春卒日成渡河入晉大學士范景文薦爾璵對德政殿問守禦策爾璵請遣間使於西邊土司李魯祁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破爾璵與游宦人祝淵南歸見督師史可法于揚州誓從討賊因與淵訣援佩刀斷一指令歸遺父母賊警未雪誓不還矣可法乃令爾璵招撫河南諸土寨擒勦自成僞署官辛苦跋涉于荆榛中志未及申聞維揚被圍遂還見可法相對痛哭城陷可法死爾璵與監紀主事何剛同死之稍文時已爲兵部侍郎監興平軍亦死焉爾璵舊嘗輯史傳死節諸人各係以贊名曰仁書及是死難如其志云後棺遭燬祝淵所携一指家人遂以坐淵字開美以癸酉舉人上書救都御史劉宗周幾得罪浙東既下淵作辭筆硯巾服詩及絕命辭自盡項子曰憶癸未秋緹帥至永逮淵余友李明簡錢本

清李廷相集

一

退園藏板

清李廷相集

二

退園藏板

鄭雪昉先以淵匿余家候開讀始挺身就械繫先君子義憤直入見錦衣百戶張抗顏曰生無罪銀鐐應置其左右以策麾衆誤中父額血淋漓垂而徐曰寇李秀水爭以上聞巡道侯云忌者方欲以黨釣羅爾璵于人以與中翰以庶常死賊事見授讀至拔刀指付祝生不具家義不與賊俱生何其烈也祝差長于吳而體清瘦不勝衣庶常亦翩翩年少佳公子耳何慷慨慕義如同劍合要知忠孝根于性生非可形骸求也司馬遷曰子房吾以爲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吾于二公亦云恨世無善畫者莫能圖惜哉

樵李往哲續編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項玉筍撰玉筍字和父秀水人是書續臧元佐之傳而作補萬厯以前元佐所未載者又益以天啟崇禎兩朝凡十二人而以孝子魏學伊附於其父大中傳每傳各系以論與元佐例小異

治河管見四卷

〔明〕潘鳳梧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河管見四

卷》提要

管見目錄

一卷

黃河圖

濬河策

濬河疏草

二卷

神濬九難十易經

濬本

神濬法

神濬利具

濬意

陣濬并圖

濬政

全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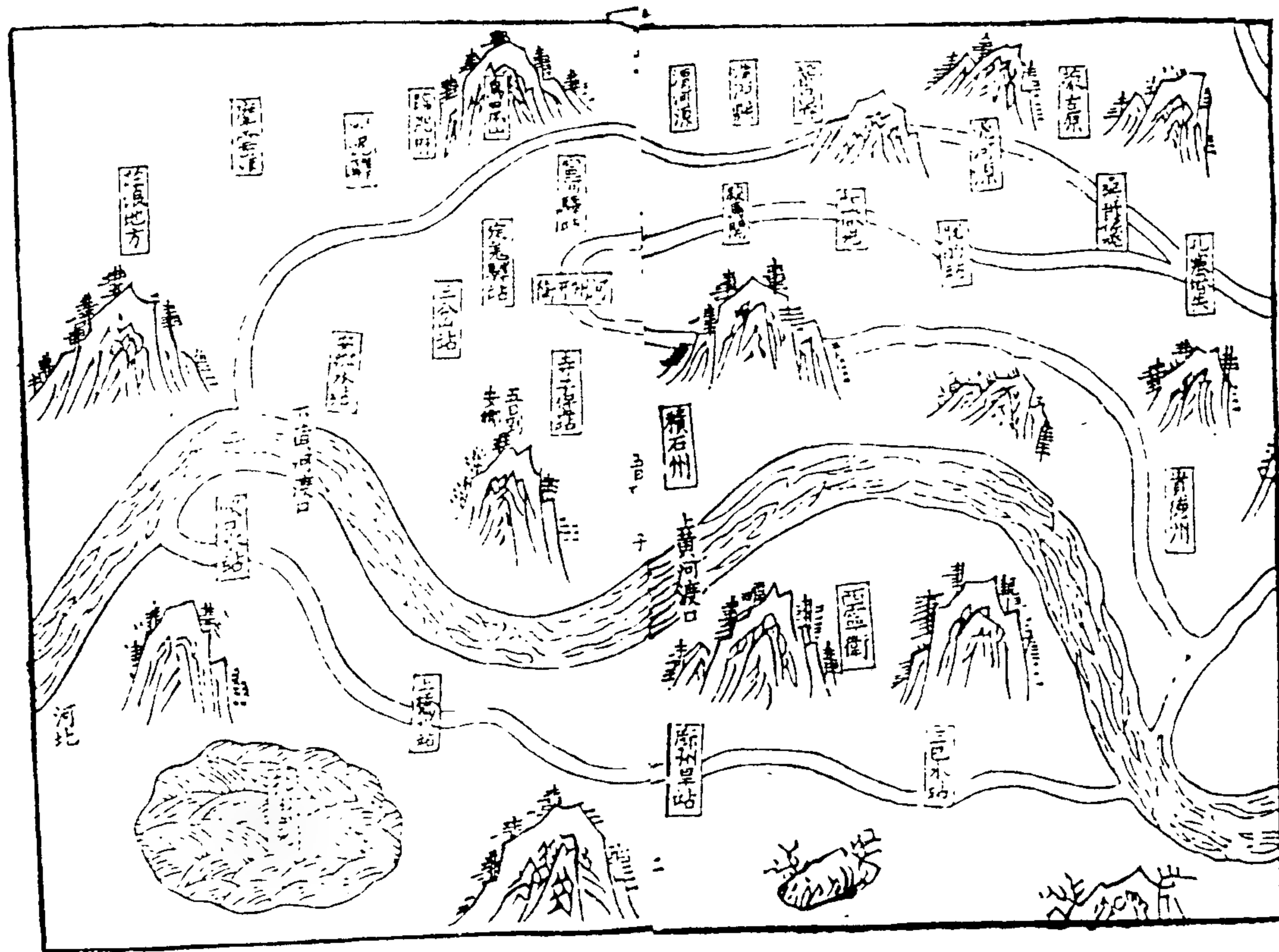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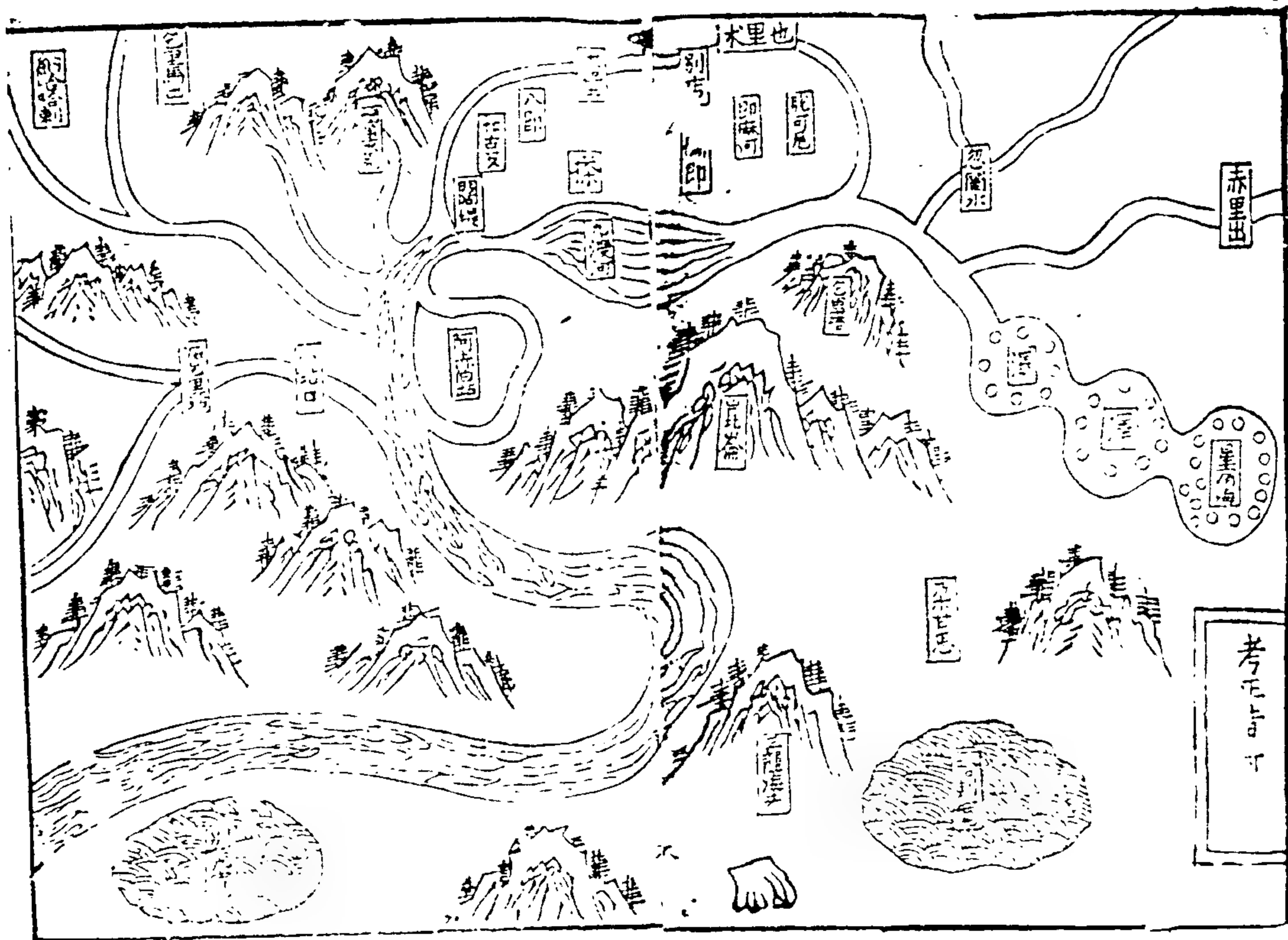
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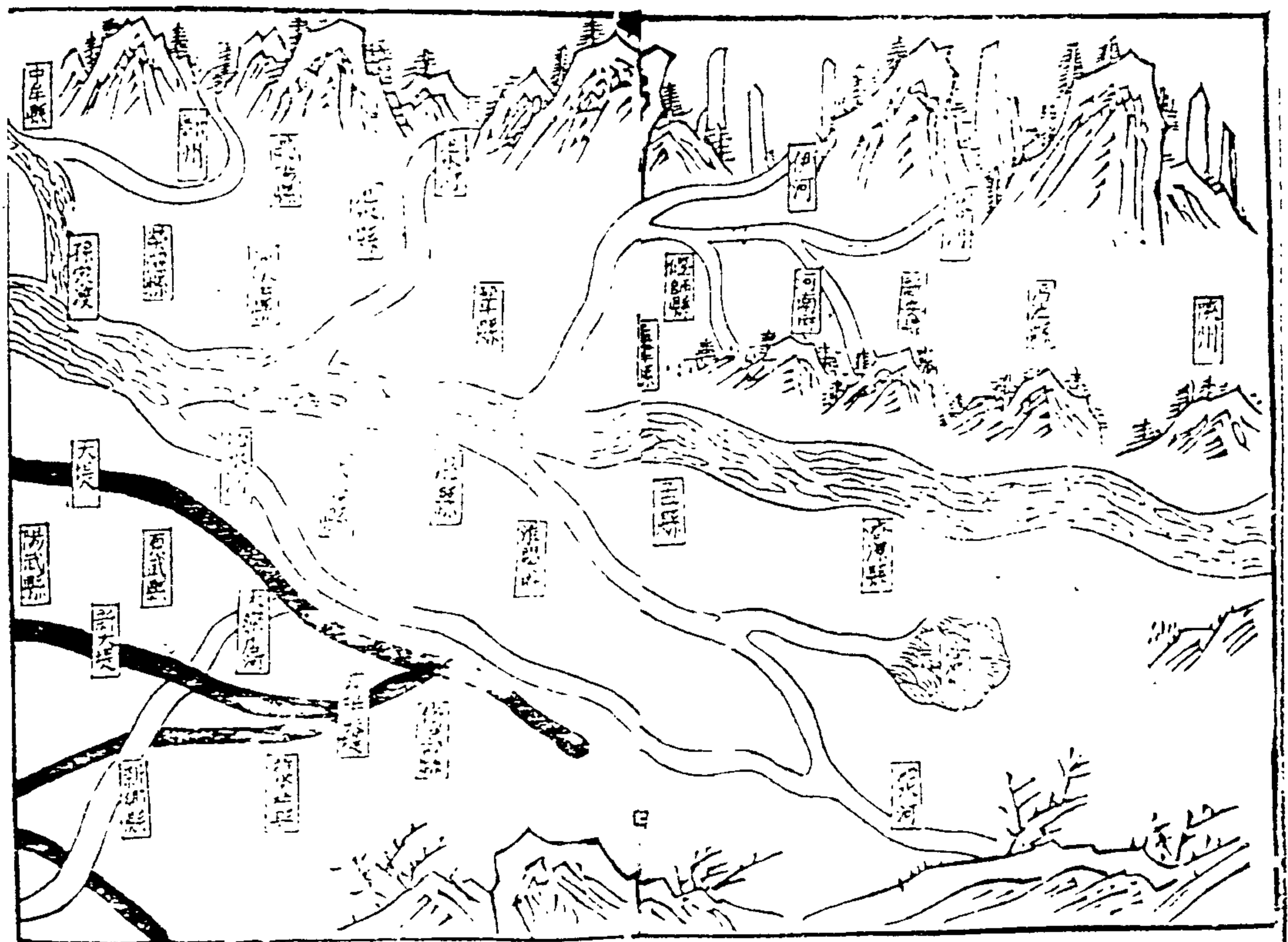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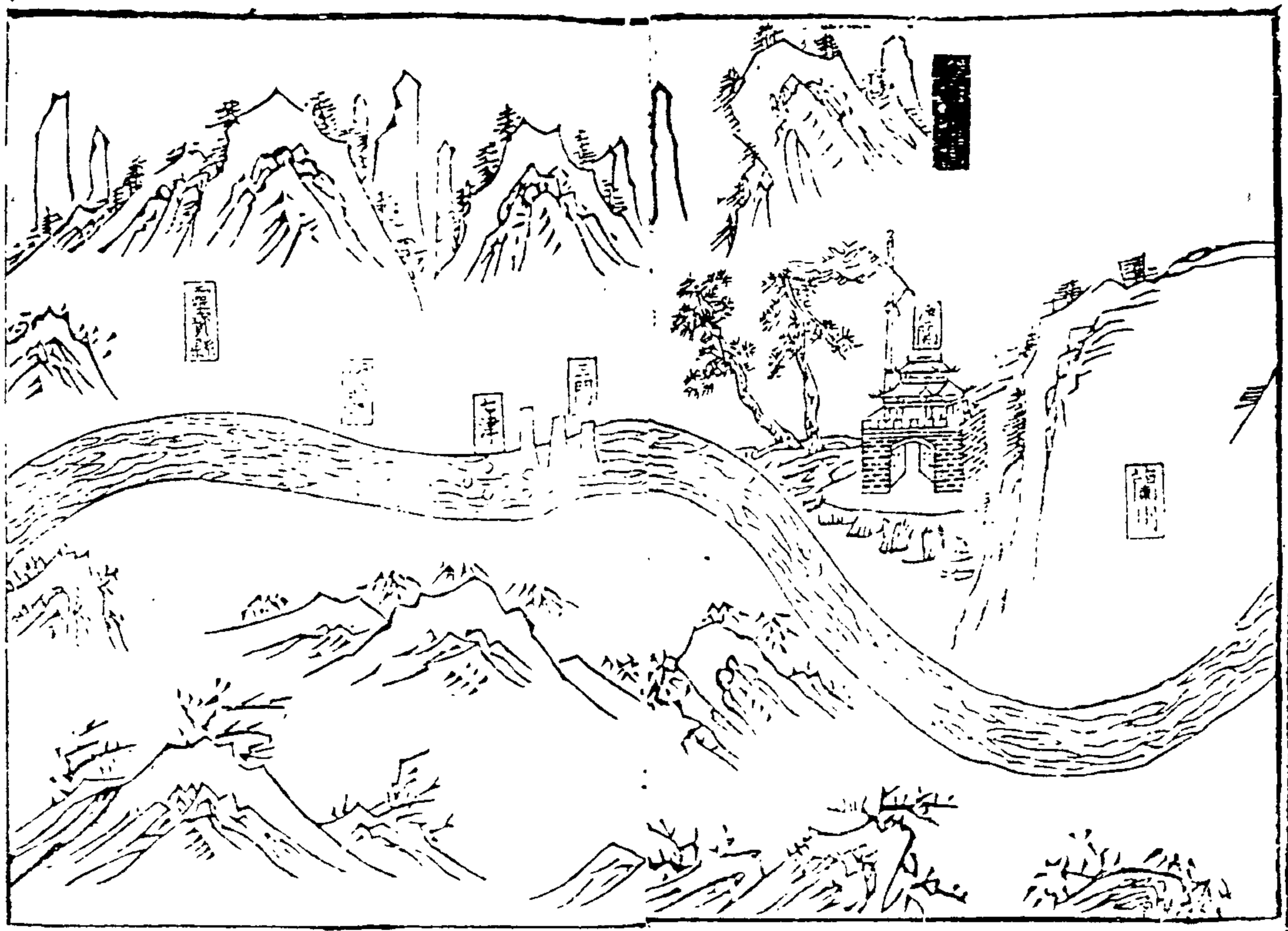
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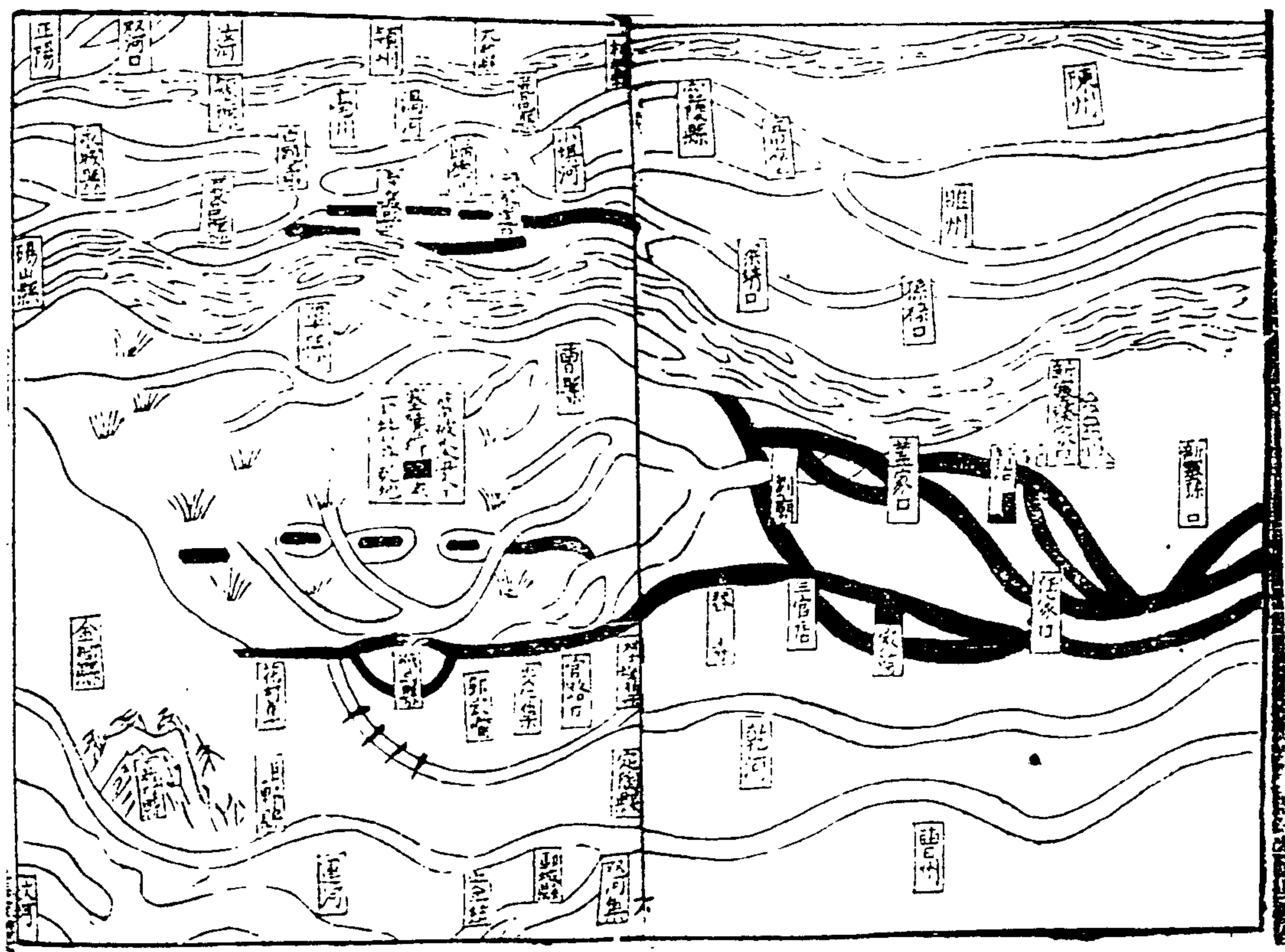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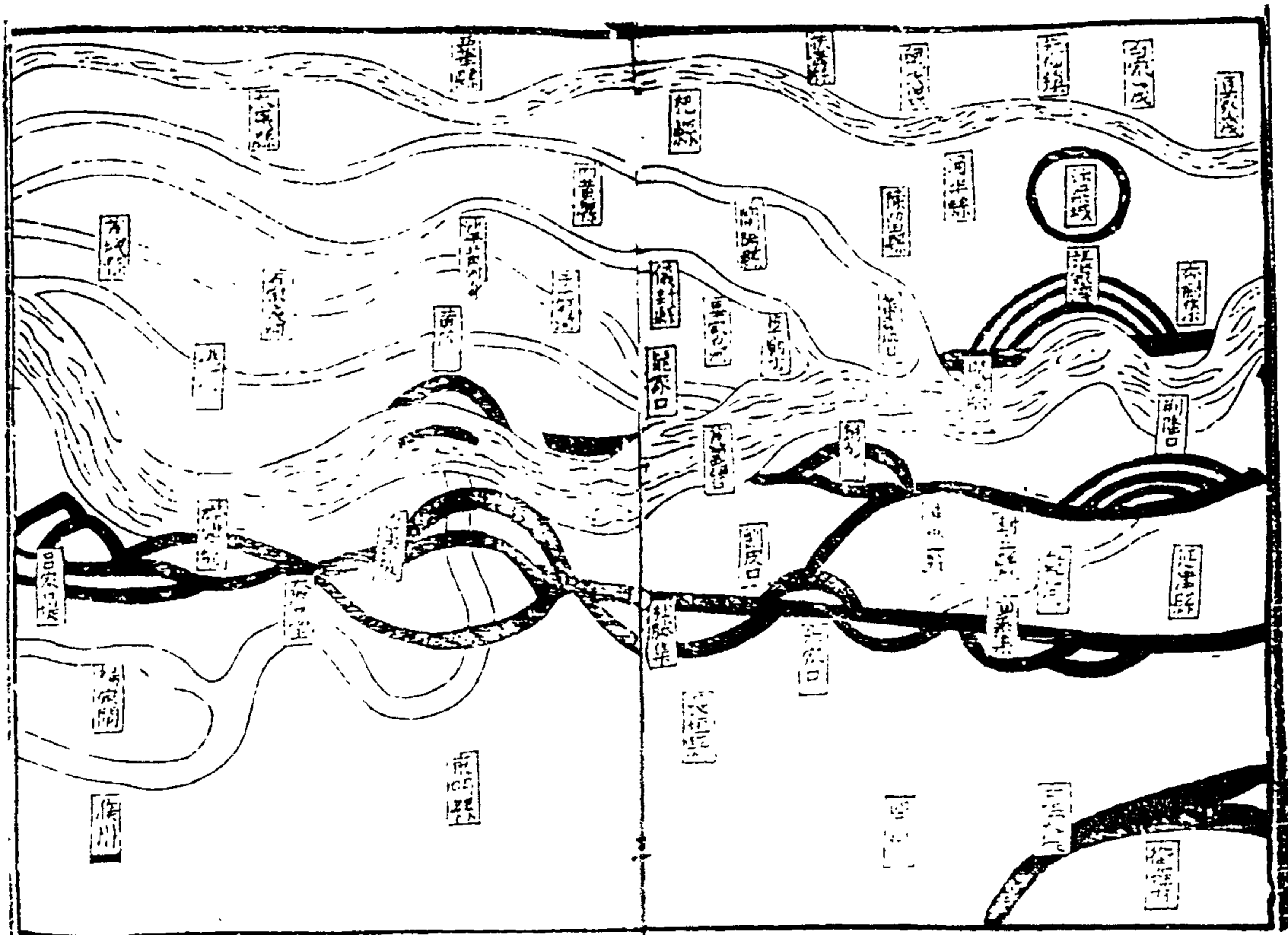
治河左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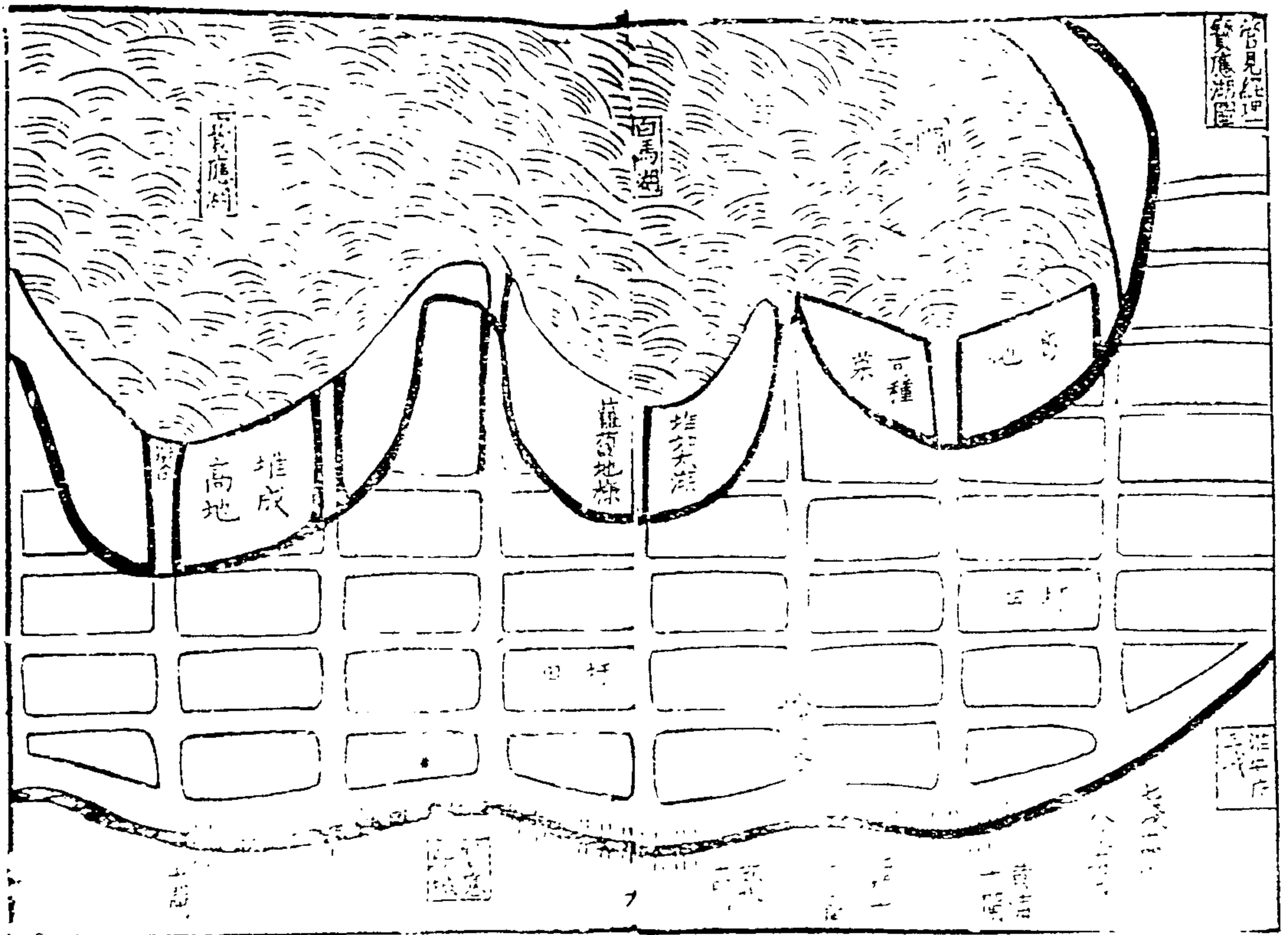
附聘勘河書札

附三吳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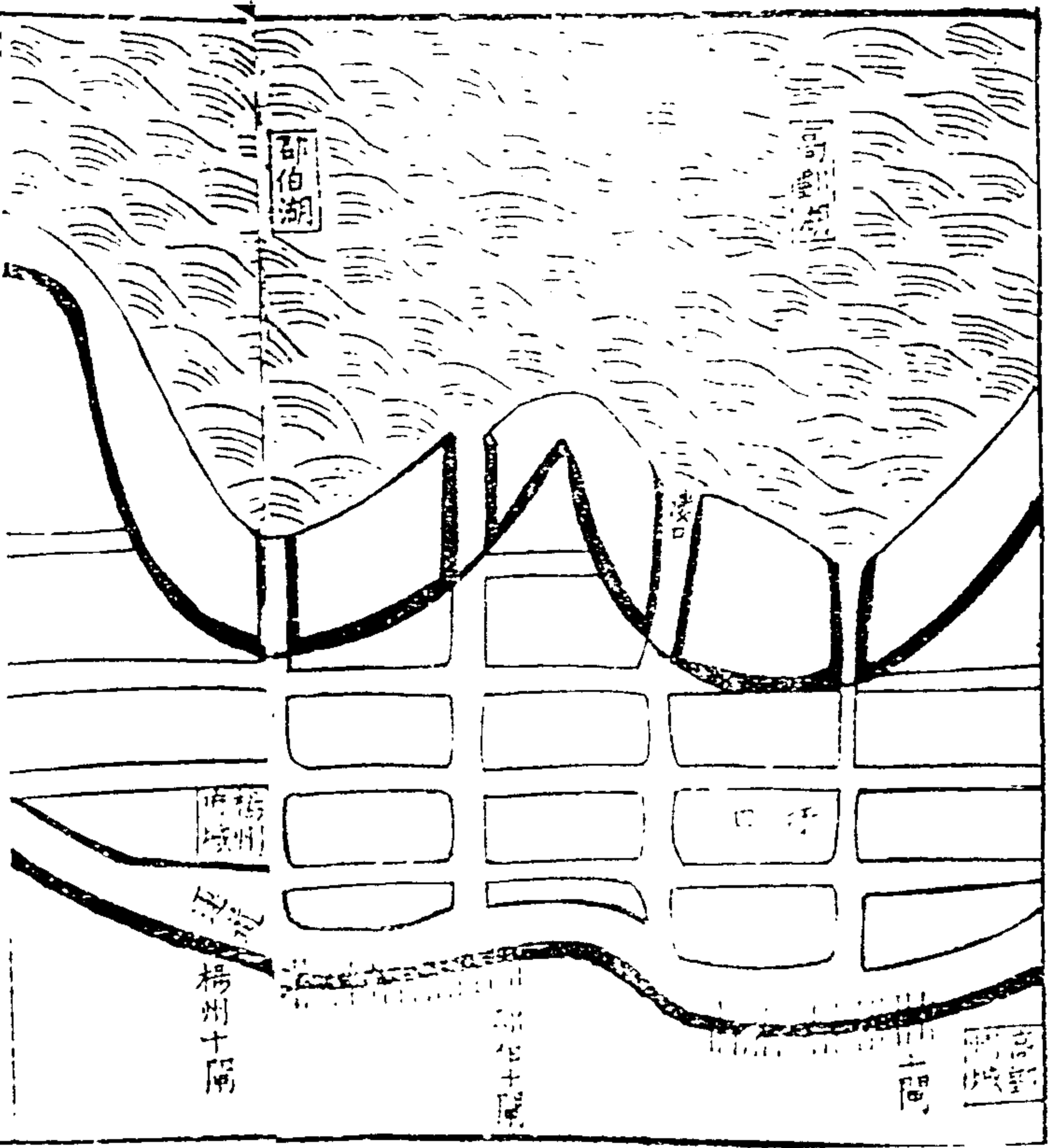






當事者

管景大禹經制震澤西南二百餘里有七十二漫
以管水入東北七十二橋以導水出沿湖障以高
地里計內皆管腴之田至今賴之竊謂高寶湖亦
可做此底運道永賴利數無窮在此舉矣今雖有
夾河歲煩脩葺何時告成功耶敬圖以獻



治河管見

桐鄉潘鳳梧著

今天下大勢惟禦虜與治河爲最急然皆有標本之論說者煩言曾無定見愚生嘗究心於斯二者有年矣方今順義欽附庸不假言

朝廷亟勤伯禹之命姑以治河言之夫黃河天地氣運關焉江北

國家重地係焉何以明其然也蓋河源出星宿海歷

西北隅由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又二千

里入海自外嚮內效順朝宗之義明矣當其過大

河清

徑播爲九河同逆河入於海也其間旺氣常在河

北自周定王五年徙矜磔始失故道嗣是旺氣漸

轉而南况風泗之岡

祖陵爲重徐邳之下轉輸爲先淮甸之民人又

國家之根本也其可以頃刻弗安治乎河自神禹疏

導三千餘年未嘗大修治之其間衝決雖多不過

補塞故今日之患不減懷山襄陵之舊也江北之

民不異其咨昏墊之民也夫黃河半天下之水由

逆河入海里道猶近入海之勢近故其淤塞未多

也自南徙後入海之勢已遠矣入海既遠則旁流

之所受益多而淤塞益多也其靈波橫流遷徙不常安足異哉當堯之時而有九年之水是天啓舜禹以憂勤之衷使交相儆惕共奏萬世之績也乃當嘉靖中河患連綿迄今二十載矣屢議脩治實效未臻非天啓

今日

聖君賢相憂勤之衷開萬世太平之業乎夫見在眉睫則無千百年之謀效在旦夕則罔不終日之計今之治水固甚難也料國計之重欲效轉輸之安真民生之苦欲底平成之績二者之念固殷矣然以

治河

二

事理揆之必先除害而後可以興利今欲兼收之爲計豈不難哉荷鋤者無東臯之陽腰鑿者乏葵藿之刈目惻湯割心懷蕩析四野之廬浸于積渚之中兩岸之居簷接重堤之時若是而斯民之魚鼈可不亟爲之拯乎曩聞

朝議欲開老河口愚以爲一節之論非通治長河之術也假令老河口已開河水已洩不過殺其入海之勢耳徐淮之上豐沛之西河身皆淺自然旁溢安能保其無冲決之患哉夫爲之堤者視之大難也欲開之者視之大易也所以者何將謂神禹不

復生濬導無所措錢糧已費而乏顯然之績故不若爲堤之易也而不知堤僅可滯止水安能捍衝流乎且兩崖而堆數丈之堤蜿蜒而無若石之固一旦蟻穴之變則城郭之患非小矣至于濬河之者則曰錢糧有所處人工可以免稅土成河計日可待是不足恃故不若開河之便也不知開河僅可以洩小水安能保其不復淤乎如彼下流已治上流不疏則濬者復塞如

朝議所謂三十萬畝之泥沙是也若徒鑿濬而不加疏導則天啓成功待何時而底定哉爲今之計

卷之二

三

得全河而治之斯可矣夫上至孟津下達海口上下二千餘里如彼其遠也湍急之處或廣五六里汪漚之處或廣十餘里又如彼其濶也且今年濬之明年復淤下流疏之上流復塞又如此其煩也故非得神濬之法莫能使之就深非積數年之久安能期于底績是河工重大積歲艱難固不可視以爲易然有濬河之具而加以神禹之心則不可以言難故今日之治水惟在有神禹之心耳以斯民之溺若已溺之而乾乾惕厲求廟勝之謀冀良平之見乘天時度地利績錢谷構工匠隨機運

卷之二

四

因勢而消導之未有不成功者也愚生少從父宦遊京師出潼關見河沿河而下至孟津始渡兩崖高聳足以約束河流故知孟津之上不必治也又嘗渡策澤者三其始渡河廣五里而兩岸無堤繼而復渡南堤已成而河身爲二其後三年渡則堤陪敦而河身淤淺中有二洲灣曲半日始就北岸夫一策澤也三渡而三異其見則今日之河豈昔日之河哉策澤上王屋去孟津未百里也而河之變如此則南至開封地廣夷斥無山岡束隘且土疏善崩其氾濫之勢豈待徐沛清淮間哉曩愚幸未過淮見兩堤之固以爲不足恃也而計在目矣是時水尚小而旁無渟滙高寶白馬三湖猶分大河口未塞早爲疏導今當晏然嗣後聞水溢沛縣而夏鎮始鑿水溢邳州而兩崖增高水灌淮城而西長堤高家堰始築然皆救一時之急也嗣是又三歷徐淮間見高郵堤劬矣夾河開矣障四湖之水而堤于半坡之間終非了手之工况當河淮之衝屯雲叵測鼓怒可虞一旦湖漲而堤斷未有垂成之績也今之黃浦八淺口可驗矣大都治河者可濬不可堤治湖者宜放不宜聚河之患在

沙淤譬則病之積聚也而堤之是補以參芪矣寧不蠱脹乎湖之患在水滿譬則病之癰腫也而沮之是貼以膏藥矣寧不潰爛乎故善治者在究其弊源而已淮安揚州二處頗高實應黃浦地勢頗下是湖之心水之口也黃浦何由而決耶由高家堰之衝也高家堰何自而壞耶由古城西堤之決也蓋自古城決堤以來幾歷四時而為一湖河淮二水半入高寶之間高家堰當其衝黃浦入淺居其溜也此其趨下之勢孰能底止乎是故塞古城之缺而後可築高堰之堤開平河之閘而後可打

黃浦之口邇來一堰之未脩清安之福也二口之繼倒淮寶之利也今欲塞之必何如而後可哉吾知潦癰腫者在排其膿血消積聚者在通其腸胃耳今惟開江橋平河之十閘以洩內河之水則淮寶可以高枕由是而塞黃浦八淺之口未為晚也清淮河之下流以消外河之水則清安可以既宅由是而葺古城高堰之堤未為遲也即今內河水涸露灘可以幫堤各鎮水淺露堤可以修閘將見開口既多湖水不致浩漫而衝堤河身既下洪波不能氾濫而四溢來歲安寧之福在此一舉矣至

千萬世又安之績非濬導將何以哉愚嘗經畫于往來之間深維于夢寐之際思禹而探其功因功而求其術忽于積久得神濬之方焉其法有四其變無窮一曰因天用天二曰因地用地三曰因風用風四曰因水用水苟能行之則事一而功百民力不繁而重務克舉五年七年則于有成矣愚生自揣黠淺謬言經濟非不知幾器安身以辭狂瞽但目擊湮洪心傷胞與每憶江淮未嘗不捐然泣淚此其一念惻怛之真實有不容已者然而不能以手援也于是忍心滌慮周詢博覽辭鄉閭窮羈

旅鍊已以求其術苦志以堅其心已八年于茲矣今幸覩

明盛之時開英奇之路敢不有謀畢露有見悉陳倘足娛

心願

垂神聽庶蠶測有緣涓埃可效俾黃河頌清萬世永賴以續禹功而裨

盛治愚生之志願足矣惟

當路亟圖之幸甚

萬曆陸年孟夏五月

日

濬河疏草

貴州鄉試中式舉人臣潘鳳梧謹

奏爲黃淮巨漲

陵寢運道可虞高竇決衝冤魂流徙可傷懇乞

聖明定石畫選良材永爲疏濬以裨萬世永賴事照得

洪水之害莫過堯舜之世治水之難亦莫如堯舜

之世鯀隄築九載績用弗成禹疏濬九載萬世永

賴是當時亦先築而後濬築不成而濬繼之也史

臣紀舜肇州封山卽曰濬川是在上主治者固王

于濬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是在

下當事者亦主于濬也

夫君臣主于必濬尚何有

異議哉況禹也思溺由已視既溺之民若頃刻未

能卽安者而遑遑求救之心何如也孟子稱其掘

地注海過門不入亦甚艱哉懷襄之患息昏墊之

民極而後禹之心始安也今也嘉靖以來之水患

迄今三十餘年矣比之九載績用弗成者何如也

我

聖明在上果念世代罹患之蒼赤三十年被災之冤魂

不啻幾千萬矣有

君如堯舜是誰使之浸沒而歿流移而歿耶以我

聖上布袍步禱之心必寢膳不安皇皇救民矣救民

下濬川之詔乎

陛下主于濬川而卽有濬川之禹以佐

陛下也萬一不然必寢膳不安皇皇以不得濬川之禹

爲憂矣不得禹而曾

下詔求能濬之人乎

陛下求必能濬之人而卽多能濬之臣以佐

陛下也今也

陛下不求能濬之臣以忽蒼生當事不主必濬之議以

悞

濬河疏草卷之二

陛下此三十年來黃河之水患日甚一日也臣辛未南

宮不第祭祖過淮見赤子而魚鱉矣河水而盈簷

矣縷隄而盈城矣一念惻隱抑鬱成魔遂思大禹

疏濬之策積有歲年一朝而解當甲戌之秋值黃

淮大泛以斯濬法陳于漕撫而未遑暨戊寅之冬

高竇冲決以斯濬法陳于總河而不用當是時方

尚修築故臣之言猶竽瑟之不入也議縷水隄者

曰賴隄以刷水隄近則刷易深而十年之後縷水

隄俱墮河中反爲填河之害矣此縷水隄之不效

也繼而議遙隄者曰非隄之過不善築隄之過耳

隄善則刷亦善也。遙隄則去河岸遠矣，遠則小水不能到隄，大水亦能容之。夫水既寬緩，烏能刷乎？是本以治水實則畏水，本以刷沙實則留沙。故前十年縷水隄之害，後十年遙隄之累，其無功于刷沙一也。以臣所聞見，元末時濶至泗州，此救

高皇應運而興也。

永樂時潮至清河，今潮止。至安東，去泗州三百里矣。豈非以河深而潮至，潮至而氣旺乎？今也洪澤五湖汪漭，盈溢漾至泗州，淹及

祖陵，此西征東征，帑藏日費有由也。此水不消已四年。

卷之二

三

矣。豈非以河淺而水停，水停而沙愈漲乎？禹導淮自桐柏，今也自南河口導河，自積石，今近自徐邳，遠及孟津，且也。

陵寢運道之憂，不獨專為蒼生而已。

陛下主于濬河而求必能濬之臣，則兩河之水計日可平治矣。若遂因循，則不惟

陵寢不安，兼為運道梗。而今歲被水冲沒之民，填塞河路，被災流離之衆，散之四方，而鬻妻賣子者，不計其數。鼠竊狗偷者，蜂攘而起。臣不忍見

陛下何忍見乎？臣不忍聞。

陛下何忍聞乎？臣見

祖陵淹矣。臣痛入骨矣。猶可諉曰：非臣職也。況防護

祖陵者，且殫心瘁力矣。臣見運道梗矣。臣痛入髓矣。猶

可諉曰：非臣職也。況防護運道者，且胼手胝足矣。

臣獨見余滓之民流離之衆，臣痛入心矣。無以自

解也。借曰：非臣職也。則同胞之仁何在？借曰：不當

事也。則一夫不獲，以為己辜。先天下之憂而憂，范

仲淹自做秀才，便以為己任。此何為哉？況此一濬

也，乃三千年未有之事功。天下之人不能耳濡而

目覩者，嗟嗟人心陷溺已久，忘其洗滌之功，遂遺

本而趨末，就易而避難，含義而徇利矣。如是則隄

築補塞，歲歲相仍，暴漲衝決，時時為害。邇來如逃

徙漂沒，徐邳上下不止千餘家。如李御史所查者，

而清安興泰之連屋衝蕩者，未及也。高良澗寶應

高郵邵伯興化鹽城等隄，共決百餘處。如臣所蒿

目也。而鳳泗之蕩析離居者，未覩也。臣去年辱

總河舒札諭屬南河沈水部禮聘至淮，委以勘海

口治河淮等事。臣親詣雲梯關海口，勘得海口深

闊，不必濬。惟南河口清河口淺狹，當急濬。則泗州

祖陵之水可以計日而消。清江浦淮城北淤窄，當速濬。

則王鮑二營之決可以頃刻而順未幾秋水大汎一望成海總河疑扒盪之功未易以就深南河執輟鋤之力不能以及遠皆未暇深思濬理而稍略臆度目前是泥筌蹄而忘漁獵之本意遂使臣二十年神濬之法陣濬之方未獲一試焉吁可惜哉無何南河報遷而仍舊開支河之議決矣所以然者皆是

皇上弗信舜典不以必濬為主

廟堂不以必濬爲是故當事者不敢以必濬爲議也殊不知沙之于水湍則難停緩則易積理也故當暴

濬論疏卷之十一

五

漲之初任勢衝決平地而須更成河況河中乎及其水頭既去勢力漸緩隨水而來之沙不免旋集少焉水退而沙已堆高矣當此而無人力以濬之則沙泥焉得而去河身焉得而寬且深哉故臣熟思陣濬以待則于水漲也可以隨溜而濬使之寬於水之消也可以傍溜而濬使之深一年之內大約三漲三消而扒盪之具亦各以三次用功俟水既行于地中則洪波有範其勢必專而日漸搜深以水刷水河不勞而就下當是時也人之力有限而水之力無窮人能濬一丈之淺水自能衝十丈

之深矣此臣濬法所謂因水用水之大略也又如西風則濬東東岸之土因濬而激之使闊南風則濬北北岸之沙隨濬而摧之使寬但得岸頭一聲則兩岸日漸剝落故人之力能搜十丈之寬而水力與風之力自能搜百丈之闊矣此臣濬法所謂因風用風之大略也夫河深一尺則能消漫水一尺之積若能深數丈則一河而容數河之水矣河寬一丈則消羨溢一丈之水若能寬百丈則一河而納數河之流矣不猶愈于今日水行地上汎濫之爲患哉將來河底就深則清河泗州之潮可至而萬萬年之旺氣可挽矣今開支河縱能洩水縱不復淤亦只救目前耳孟津而下二千里之河身安能使之就深三十年來之水患安能底于平成而收永賴之功哉此臣之所未信也故復有是說焉伏惟

陛下獨斷而詳察之早定石畫則

主治于上者法大舜以必濬爲主斯輔治于下者效大禹以決濬爲議庶幾

君曰俞臣曰都

廟堂無二三之見當事有畫一之規

勅下該部詳議而行之禪

祖陵安阜運道無阻蒼生亦永有攸賴矣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神濬九難十易經

水災未殄隄築為魔法魔決策知濬為難既知可濬遇
濬法難既遇濬法得利具難既得利具識濬意難既識
濬意悟陣濬難既悟陣濬能用濬政難既能用濬政得
全濬難既得全濬保世濬難既保世濬萬世永賴難
築魔了悟禹稱大智九難頓明濬特易易既識神濬遇
濬法易既遇濬法得利具易既得利具識濬意易既識
濬意悟陣濬易既悟陣濬用濬政易既用濬政即全濬
易既全濬成保世濬易既保世濬萬世永賴易

知濬難易章第一

土築易見水濬無形知濬之妙自有經綸衆論持衆
亦自迷有子如禹神濬莫施儼予泮水三十餘年昏墊
日甚何以手援

遇濬法難易章第二

中有達者亦嘗言濬自禹之後法無聞問敷土作貢洪
範音布宣防負薪內侯成隄賈讓上策無所施設元世
訪求竟無方略

得利具難易章第三

予乘四載猶著于經敷土之具世未嘗聞宋神宗時置
濬河司公義獻議揚泥為車安石篤仁其意能如艱哉

利器三千年悞

識濬意難易章第四

善述不作信好古矣竊比老彭無如孔子三千年餘光
事難知順水疏導神禹吾師思溺除害亦思興利不遠
一民云何阻滯

悟陣濬難易章第五

黃泥萬里濬洪千丈濬川如舟然難於浪千黃數功定
冊諱載若悟陣濬百然何害予思禹功匪錫伊久遠世
感通以裨今日

用濬政難易章第六

用人則裕手足胼胝沐雨櫛風三年于此實不延世能
激忠義希世奏功出格勸勵仍有程知豫杜說口公平
正大於濬何有

得全濬難易章第七

政惡欲速尤忌小康全河沙盡百世又安淮泗底定功
且勿論萬里奔沙須防壅甚高寶湖寧萬頃田平此謂
復古水功方成

保世濬難易章第八

平成歲久人法靡周陵谷變遷誰為濬修若匪守禦歲
一疏治滄海桑田能無移易赳赳武夫多濬保障習以

成矩庶幾永奠

萬世永賴難易章第九

導河積石千百斯年矜礫一徙遂南遷商自盤庚或
圮都設禹迹未遑寥寥知育世有治人濬法未遷百千
萬祀地平天成

此不得已而作也曷時生事或苦不知濬而止或
苦無濬法而止或苦無利其而止濬意上數事如
五英九韶夏後永賴其志欲市望太和得乎

濬本

河間

三一主人屢困于南宮往來河淮之上將二紀目擊淫
洪心傷胞與于是臨河觀濶砥其中流長大息而問焉
曰夫逝者子來幾時河以告我洪荒開基混沌卽我天
一生予我生數世方生吾子予曰不然先生固矣吾與
子同一鼓籥未可彼此子混沌吾亦混沌旣混沌已方
知爾我吾無爾我本同一姓子何見謂生我先吾乃獨
知知子生時河曰旣知我生明以語我予曰皇祇始交
主器爲震次坎爲子化醇于此以震遇坎而閭混沌故

濬本

卷三

一

爲屯是子生而離母故去子爲屯也河曰子知我矣抑
何先我也曰天地未生吾亦先靈先天而生天地旣生
吾卽降靈後天而形故天一時非吾莫知則子之生也
非吾獨知而誰知河曰子知吾能窮吾源乎曰子居溟
渤默默昏昏杳冥恍惚乘槎而升過泥濘陟崑崙忽得
一竅而爲是因天一之泄人身之汗和皂則希浸淫則
濫天目代謝湖海歸墟澄瀾無波清靜爲體洪颺鼓之
世界紛靡無始以來失其真性天皇出圖子乃呈瑞唐
虞盛世洪濤爲祟鯀殛禹封書出疇敘一十八載功茂
告治不二千歲矜礫遂遷酸棗一決金隄再堅頓丘之

役十萬未奇封禪而還沉璧成隄繼潰東郡水灌諸縣
延世運籌賜爵內侯鴻嘉水溢溺民最多曾議應詔獻
策治河平帝徵書舉以百數一時水功未旣就緒元
河決諸州魚鱉開田罔功績用未終乾德水患數載無
間迨至太宗彭城始通房村大役重以待衛臨城壞廬
發卒代治咸平天禧患子尤篤塞而復決潰而復築熙
寧安石置濬河司公義獻議莫能卒治元世屢修亦在
築塞大臣訪求竟無方略洪武肇基蕭統尤甚原武開
封置子勿論嘉靖殷邦淤塞運道決策治河無日不報
爭厭隄築矢謀濬脩三十餘年功在茲收是子上下二

濬本

卷三

三

千載間縱橫三千餘里決者非一所塞者非一途其壞
民田廬者不可枚舉其病民財力者奚啻億萬以斯知
其汜濫之極而墮于泥沙也河聞言沸沸湍流跳沫東
注未降旣而還鄉悟子藥石曰旣知吾病而且病民子
能治之乎能順吾性而消其暴氣乎子曰因病而療特
易易耳夫吾子同一水也方昇崑崙天之至清出于宿
海不染一塵西來意真水中產金忽入函夏朱塵牽皇
彭湃浩汙泥沙作障一失真性沉淪無盡東西罔辨南
北莫分未經師指任意錯行江流淼漫洗滌世愁故難
到海尚介清悠長淮潔冽涯鄰莫東常厭汙濁讓子滋

汨子今聞道去其剛暴河圖著精洛書炳耀箕疇夙陳
洪範鑄形天帝詔我寮于病源人或畏子障其狂濶
則愛子滌其腎腸行將疏積汗而消導之也子行地中
無失正性逆轉天關安汜地防勿縱驕氣瀾流也逆勿
觸泥沙擾亂胸臆則庶幾能消其暴氣而適子性真與
由是齊岳瀆而同流大地也宜哉宜哉河唯唯曰謹受
命矣

神濬法

頻濬

不頻不能成功惟知其當頻而用之斯功多一倍
矣故後須用頻法

漸濬

不漸不能措手惟知其當漸而用之斯為力不煩
而作用不擾矣故始須用漸法

因天用天

天有陰陽晝夜陰晴寒暑不同用也識其機而用
之則民不勞而功用大矣

卷之三

因地用地

地有剛柔原隰南北高深不同用也識其理而經
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因風用風

風則有東西南北緩猛順逆此用之妙于天者也
知其因而用之則易中之易神妙難言與用天同
一道也

因水用水

水則有高低緩急專分深淺此用之妙于地者也
知其因而用之則簡中之簡神妙莫測與用地同

一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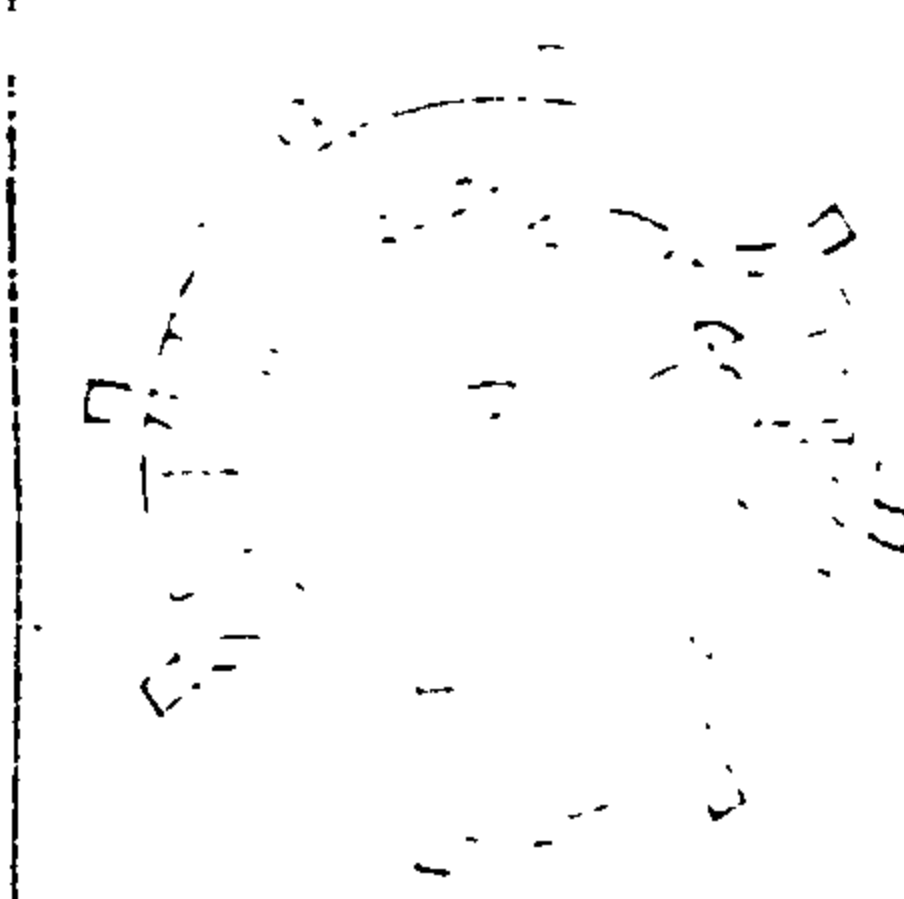
蓋黃河泛濫淤積已久上下二千里間非人力可
排非錢谷可挖必須神輸妙運竭此心力方能成
功愚設此兩端四法能窮其奧庶幾可以永固易
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著神
濬法



神濬具

如意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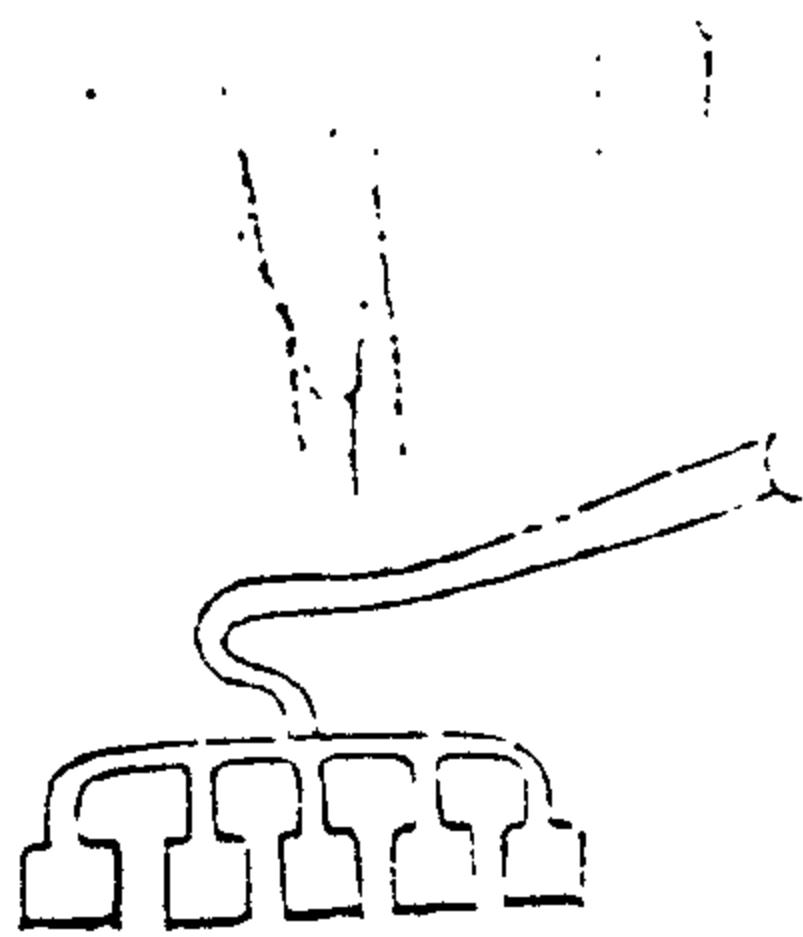
有二單輪夾輪自二尺八寸高至三尺皆可用



單輪係舊制夾
輪高二尺八寸
厚一尺四寸至
尺六止高一丈
者二尺四寸至
三尺六止輪口
帶開沙鐵斧

闊齒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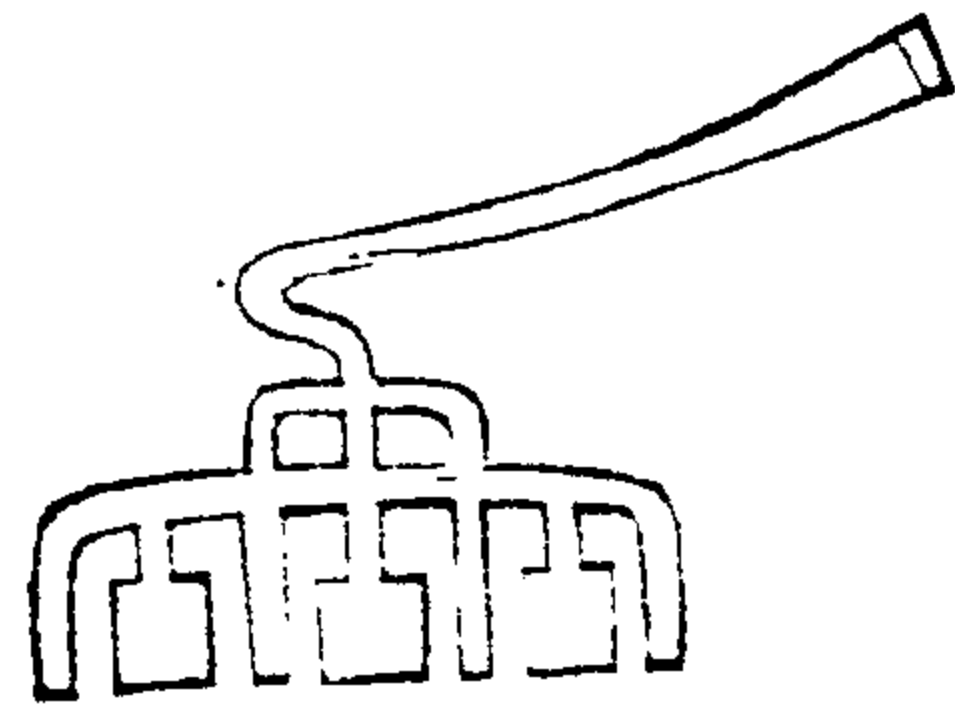
一百以鐵為之重五斤長稍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
寸鐵齒長三寸
六分下區上方
用鐵管柄連竹
柄該銀一錢六
分計百件該銀
一十六兩可辦

大開口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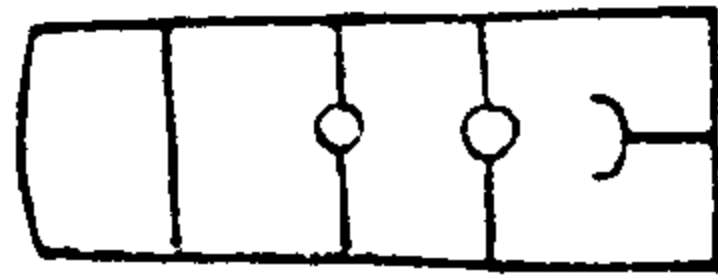
二百以鐵爲之重十斤連稍毛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八寸身長二寸六分下段上方用鐵管接連毛竹兩節每節三錢二分計二百件銀六十四兩可辦

揚沙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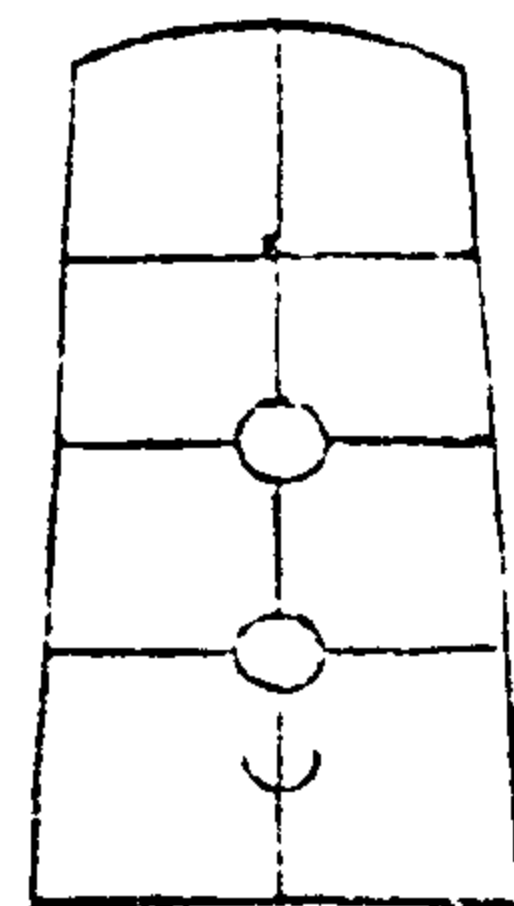
一百以鐵爲之重五斤長竹作柄



每件鐵楞鐵齒如梯樣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寸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九每齒闊二寸長一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一兩可辦

楊沙大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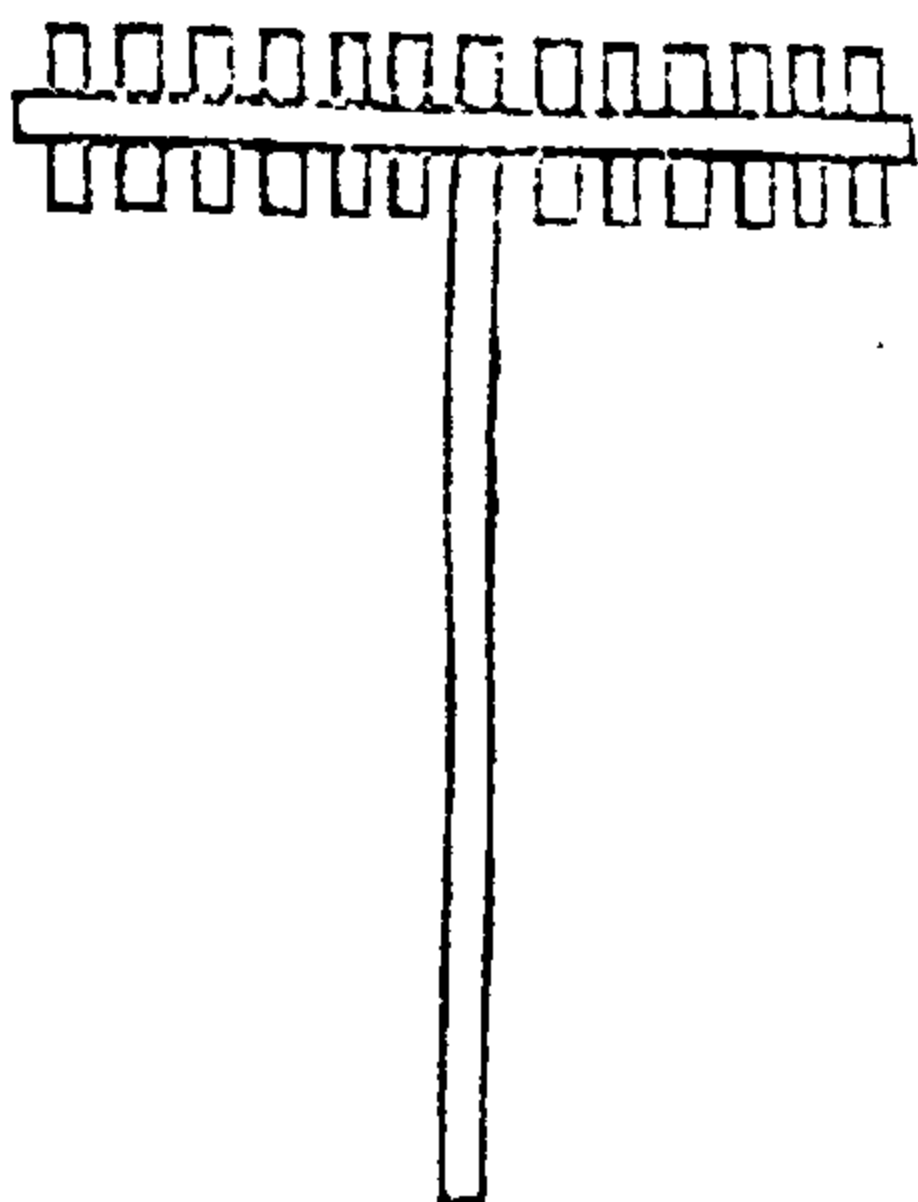
二百以鐵爲之重十斤長毛竹作柄



每件如前式中多一梁齒用十六件該銀六十四兩可辦足四百人夫之用

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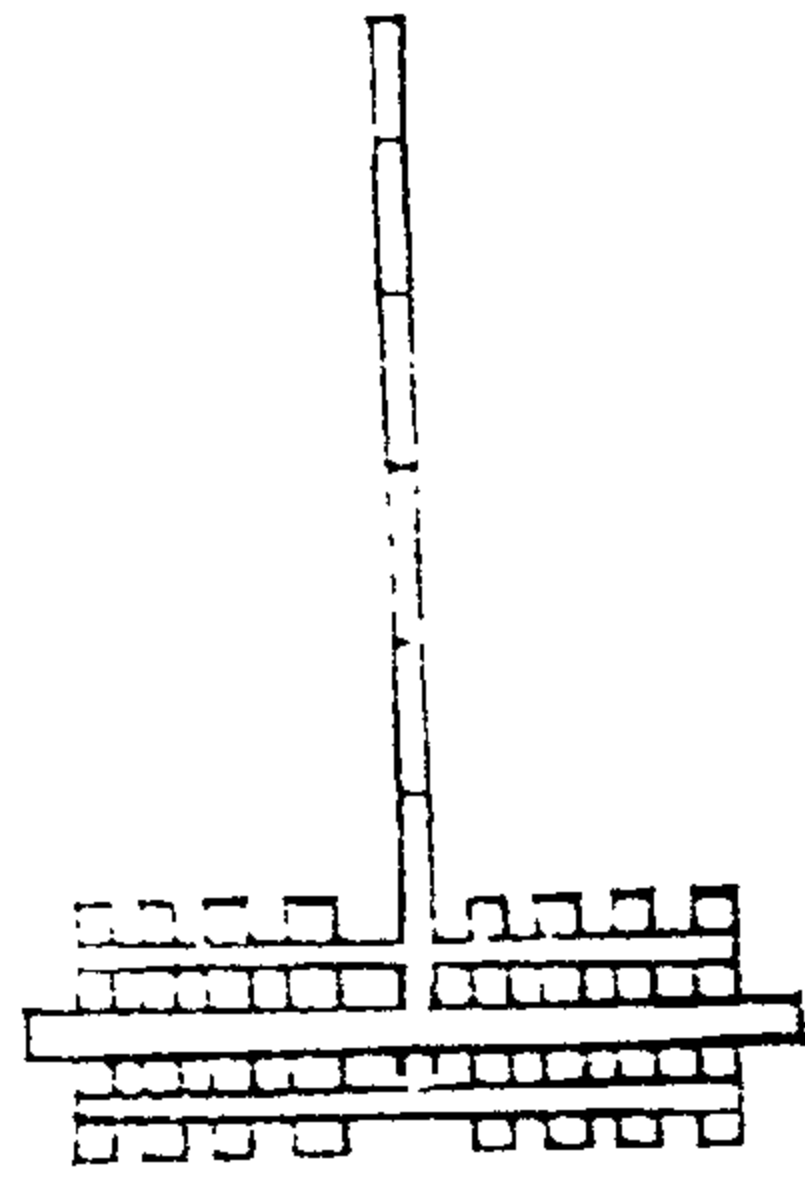
一百以木爲橫梁鐵爲齒連稍竹作柄重五斤



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齒厚一分闊一寸露梁一寸二分或八齒十齒任用連竹該銀一錢六分共銀十六兩可辦

雙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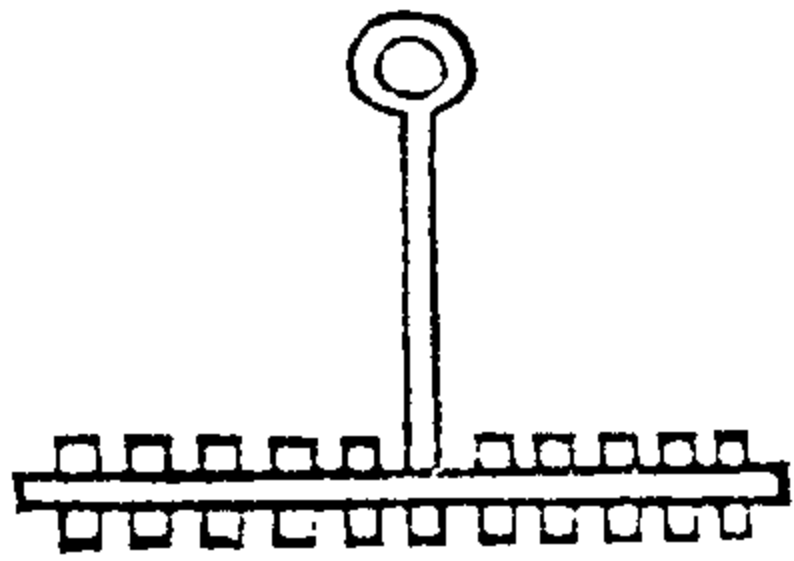
二百以木為橫梁鐵為齒長毛竹作柄重十斤



每件梁長三尺
徑五寸兩旁橫
梁徑二寸鐵齒
八根穿過兩頭
齒間一寸三釐
中留空一寸
連竹柄共銀六
十四兩可辦

短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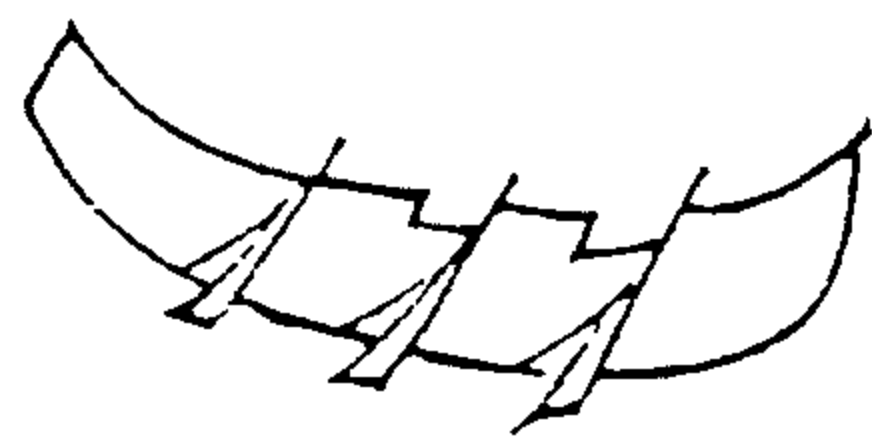
一千以木為之柄尾各用鐵圈或篾圈亦可



每件梁長三尺
徑五寸齒用八
根闊一寸六分
厚一分穿過兩
頭各露一寸鐵
箍四道俱堅實
木為之共銀一
百兩可辦

推沙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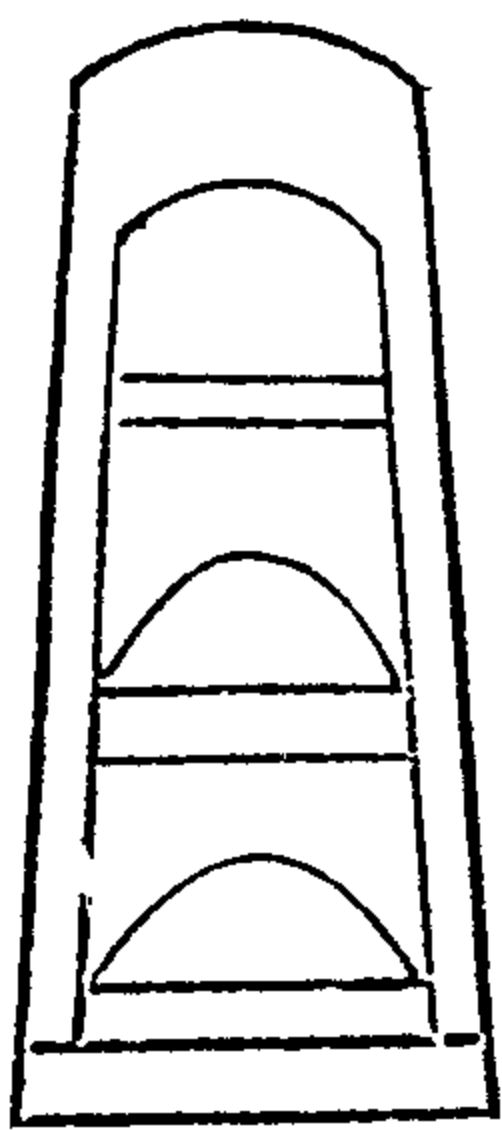
一百以木為之鉋齒用鐵共重五斤長竹為柄



每件長二尺頭
闊五寸根闊六
寸厚一寸六分
每鉋用齒三片
連竹該銀一錢
二分共銀十二
兩可辦

大推沙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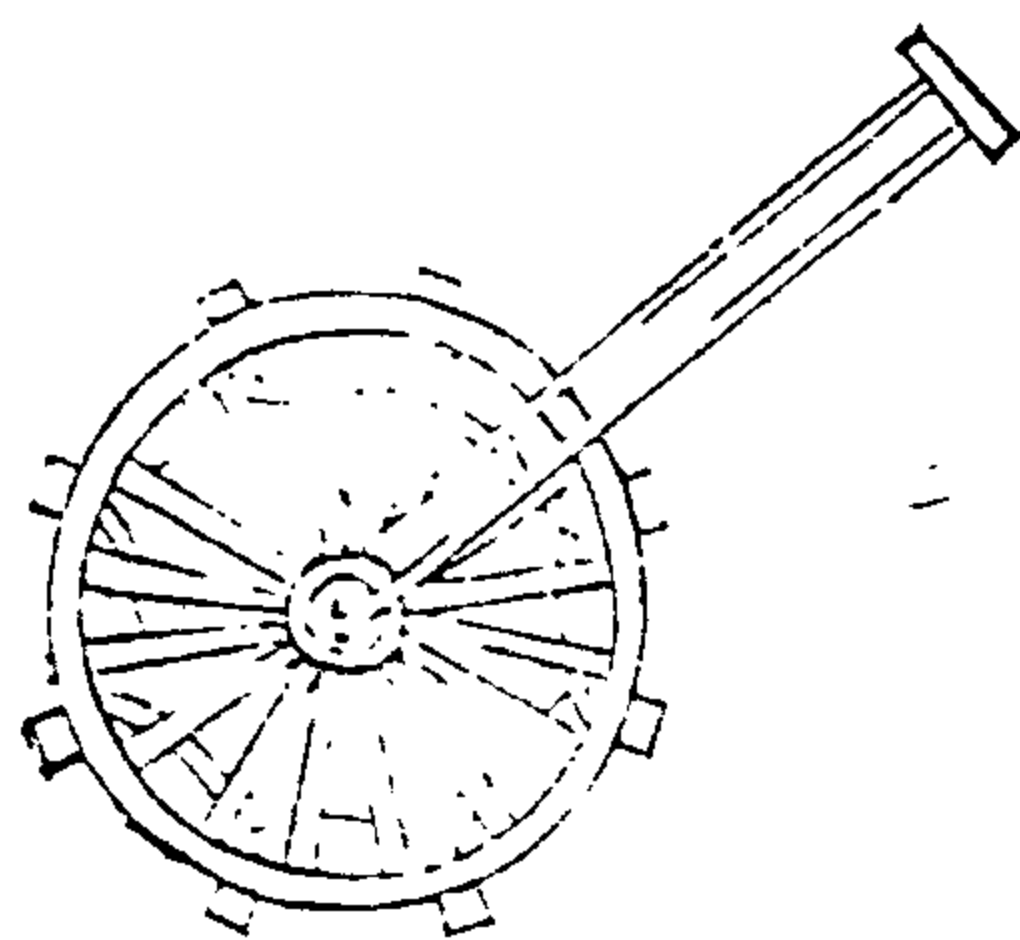
二百以木為之鐵為齒重十二斤長毛竹為柄



每件長二尺四
寸頭闊八寸根
闊一尺厚二寸
每鉋用齒二對
鉋面如船底形
該銀四十八兩
可辦

法輪

一百以堅木爲之鐵片爲齒槁木爲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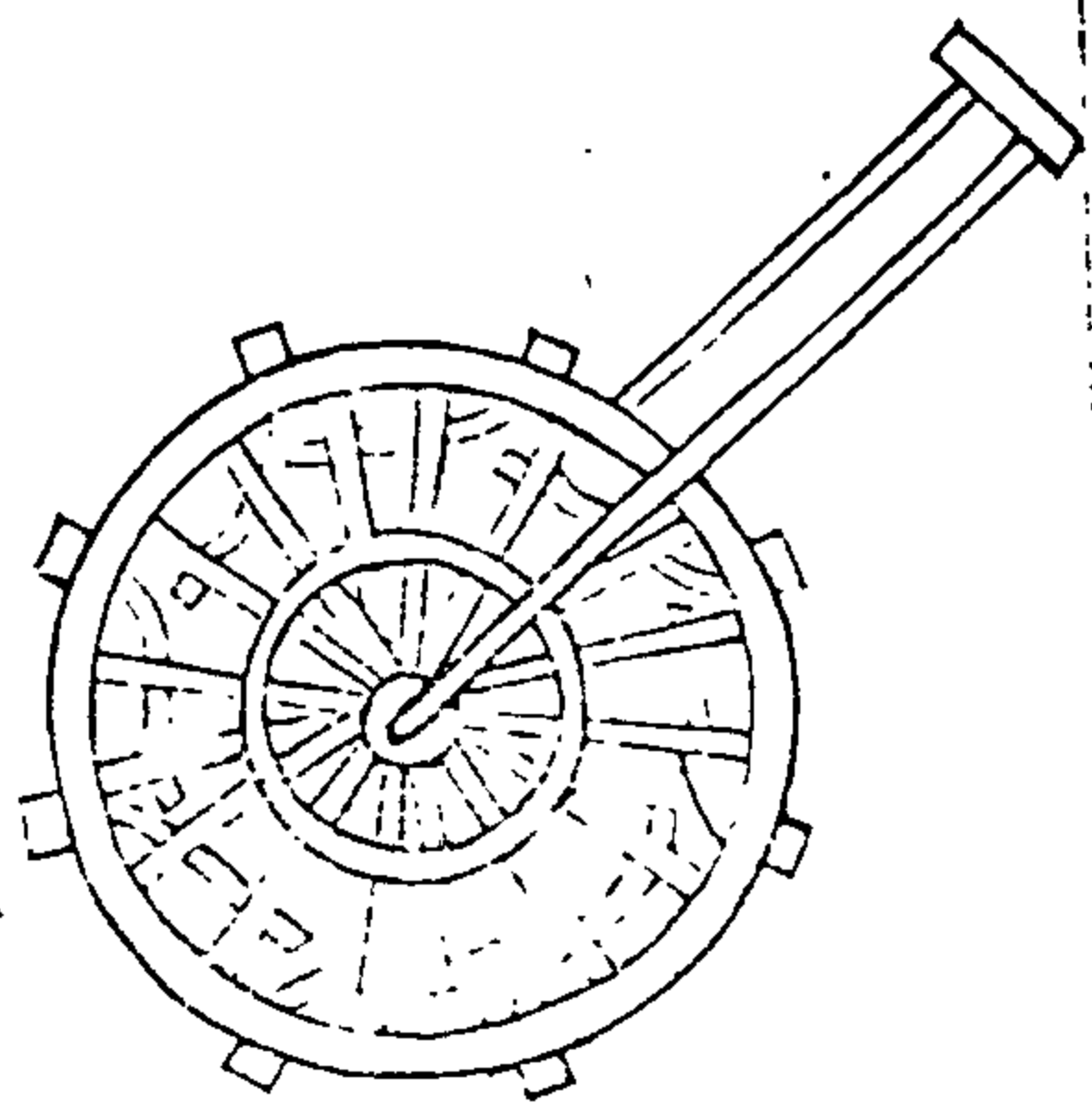
每件高二尺四寸
六寸一二二寸
兩邊帶開沙斧
數片一人可推
該銀六錢共銀
六十兩可造

六

百

雙推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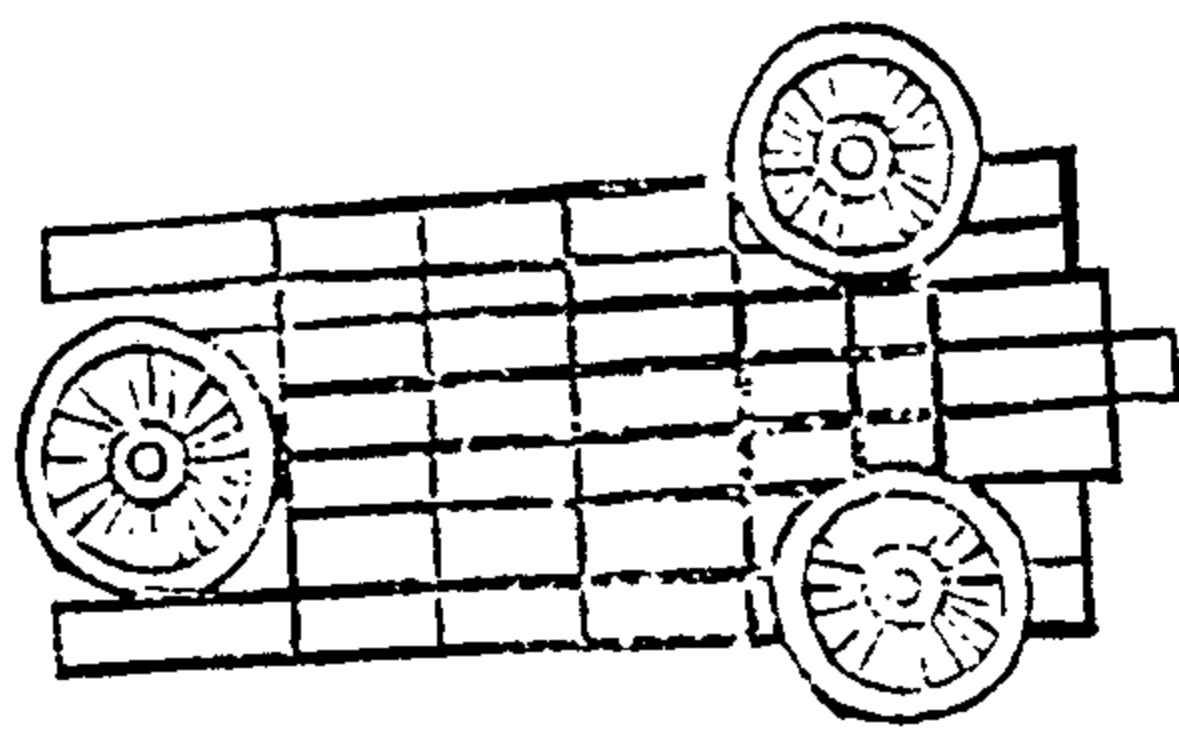
二百以堅木爲之鐵板爲齒槁木爲柄



每件高三尺厚
一尺四寸兩邊
帶開沙鐵斧數
片二人共推該
銀一兩共該銀
二百兩可造

揚泥飛車

十乘以木爲之輪用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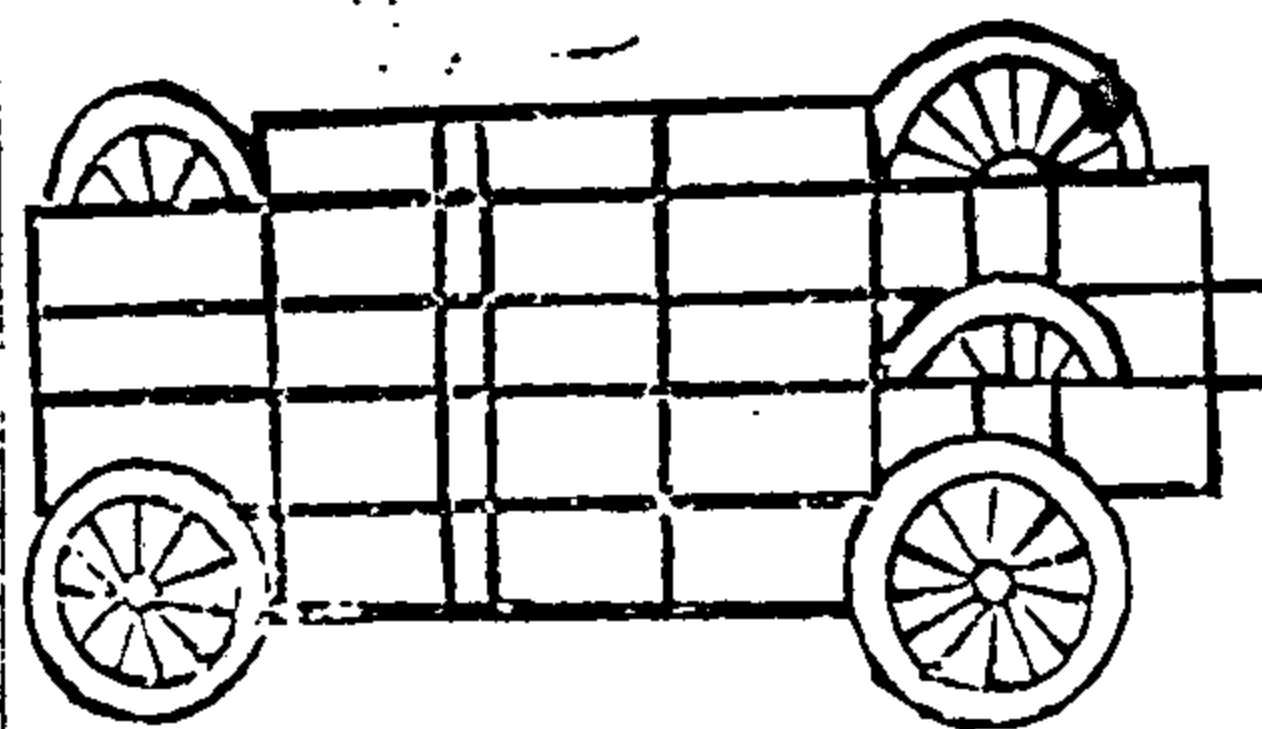
高一丈身長三
丈用水自落止
坐二人收拾繩
每車該銀一十
六兩共銀一百
六十兩可造

七

百

自在河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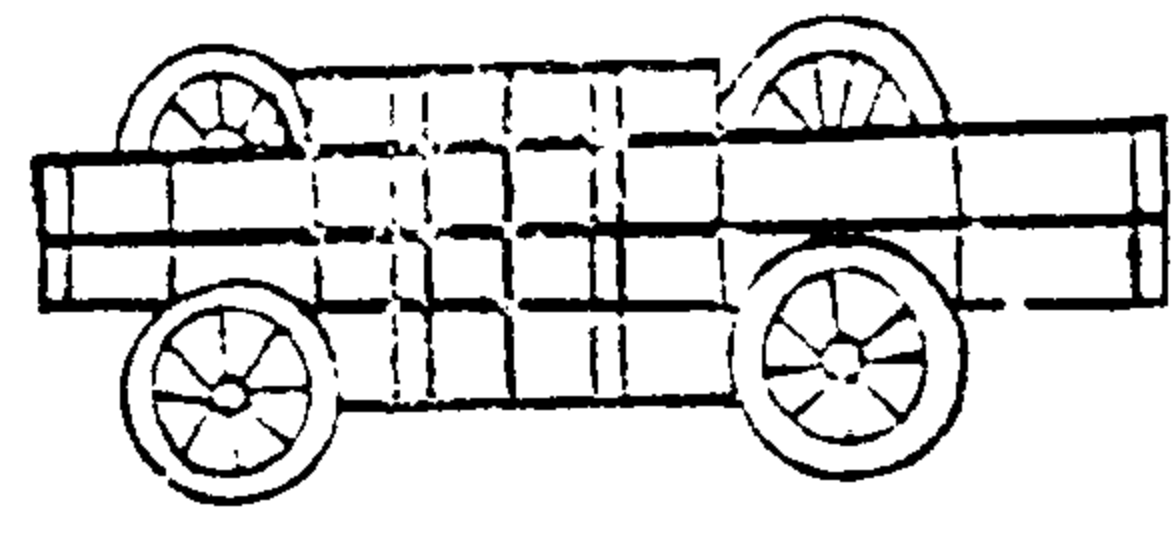
十乘以木爲之五輪俱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
三丈六尺用水
自落止坐二人
其上收拾繩纜
轉轆轤而回每
車該銀二十五
兩共銀二百五
十兩可造

滾沙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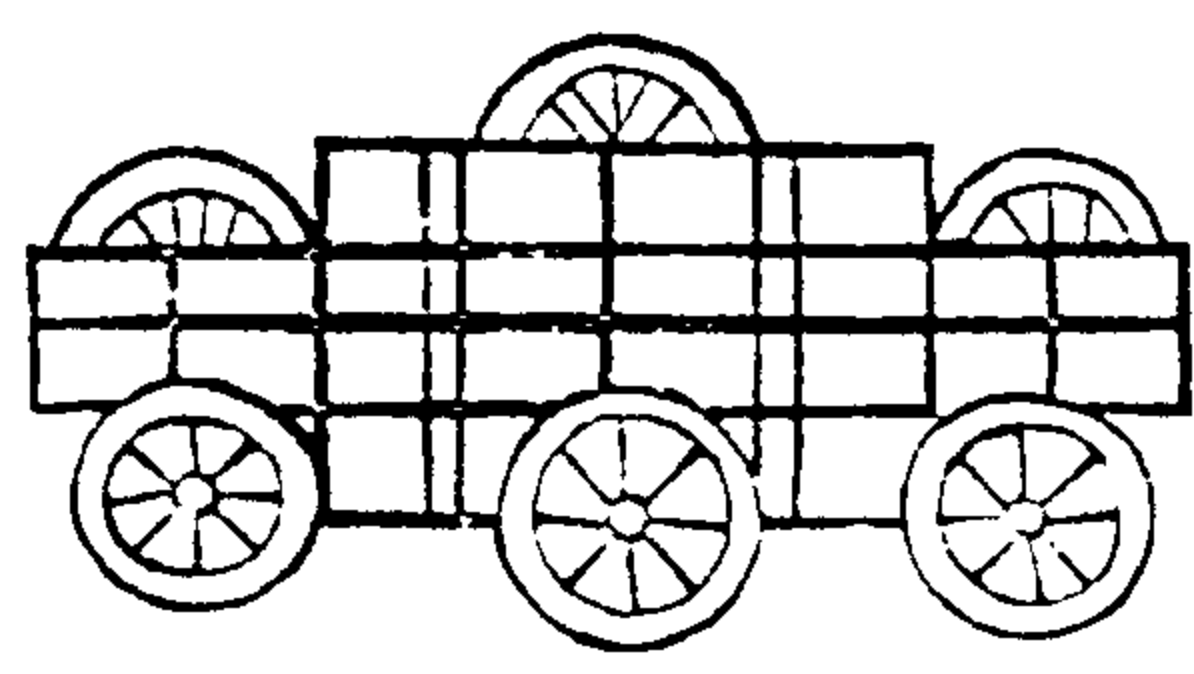
十乘以木爲之輪包裹如前用四隻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
三丈六尺闊一
丈二尺末下月
二層說木板餘
如前該銀二十
兩共銀二百兩
可造

常轉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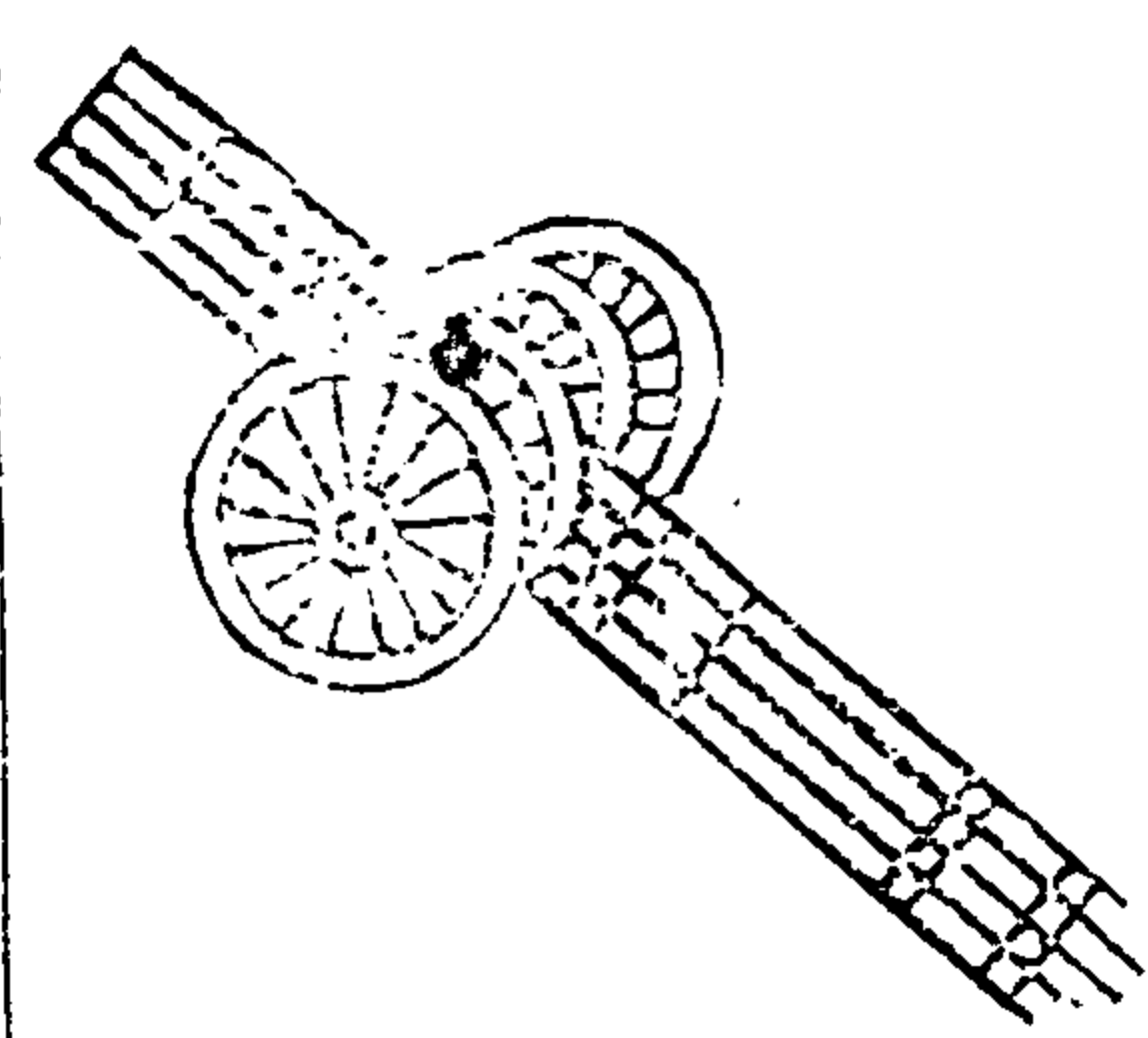
十乘以木爲之輪俱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長五
丈闊二丈身繫
施泥扒尾帶刷
江帶此輪往迴
一次河深一尺
坐二人收纜而
轉大約銀三百
兩可造

開沙輦

十乘以木爲之四輪鐵包帶開沙斧入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長
六丈闊二丈前
後上下四層水
推板尾施泥沙
扒此輦往迴五
次至地可以行
每六約月銀三
百兩可造

淘沙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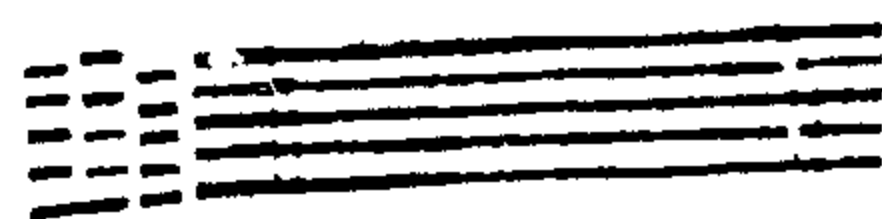
一千每船載濬夫一名厚板打造每隻用銀一兩



用大淺船價多
不足於用淘沙
船名最妙價廉
可多置今漸濬
用一千隻該銀
一千兩頃濬用
一萬該銀一萬
兩可造

清淺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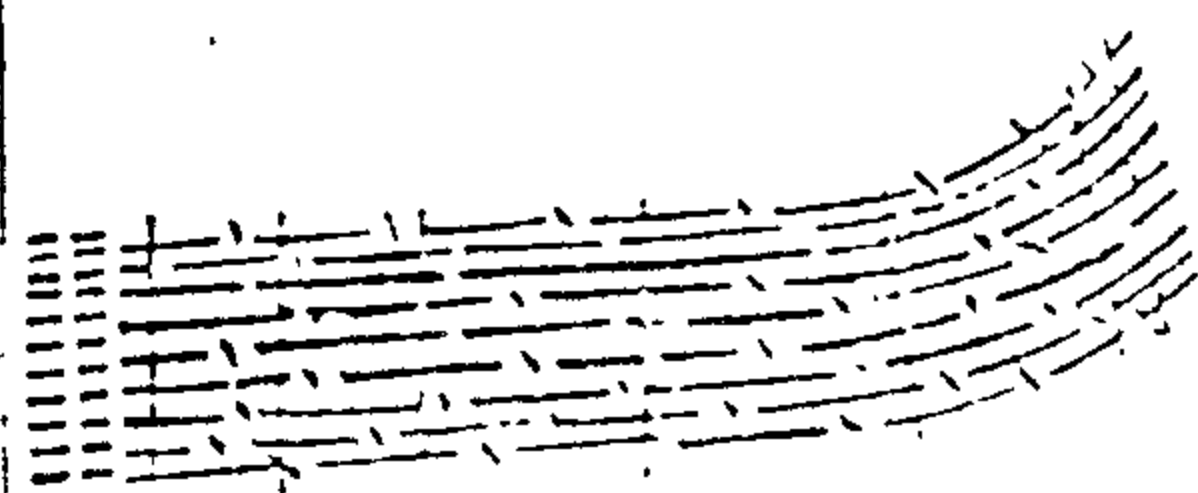
一千每筏夫二名杉木五分者二十五根為一筏



杉筏可耐久清
畢或發價還官
或造筏夫星三
每筏銀一兩
二錢五分共一
千二百五十兩
領清筏一萬該
萬二千五百兩

勝吸沙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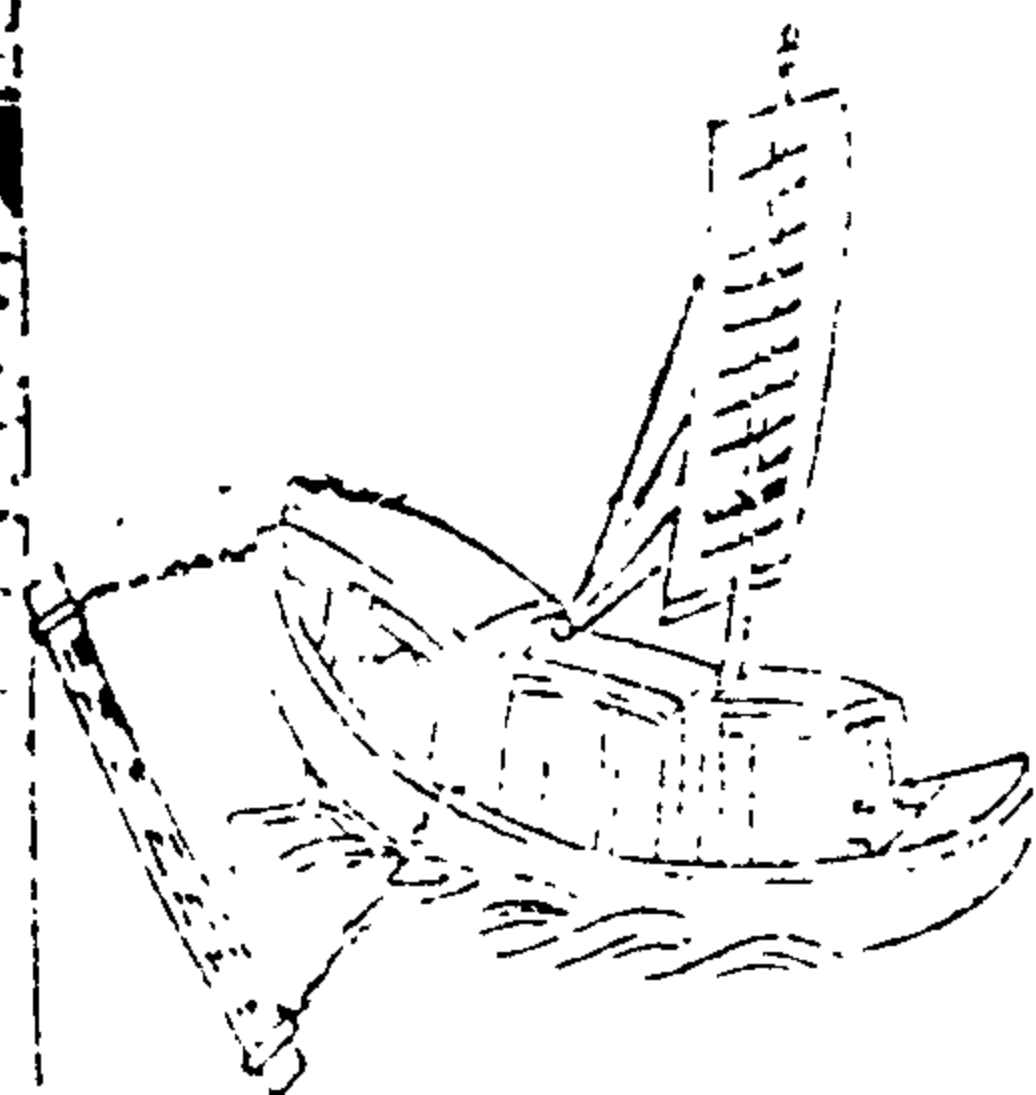
三百每桴清夫二名用大毛竹九根為之



大竹每根銀一
錢每桴并橫栓
毛竹該銀一兩
共該銀三百兩
可造蓋此桴潮
來則浮潮去則
拽于乾灘比船
甚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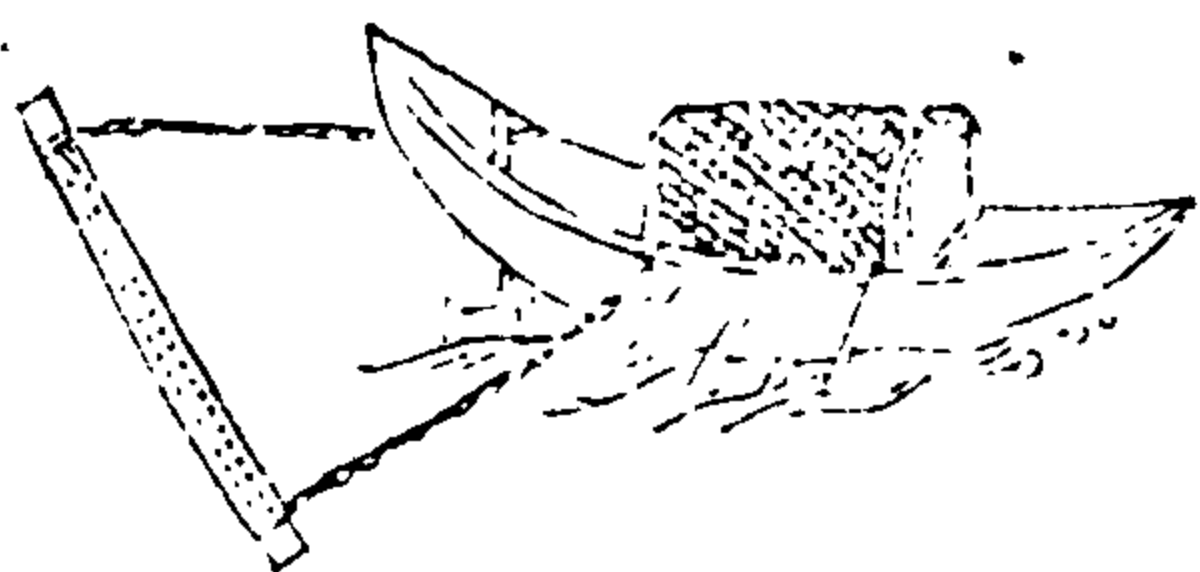
搜江輶

一千以鐵為之大船方可不造而自足用斯為妙
矣惟利于頻不利于漸



混江軸

一千以木與鐵為之船隨其器為妙頓漸皆可用



百節筭

一千以木爲之每船一隻用水手四名該四百名
可當夫一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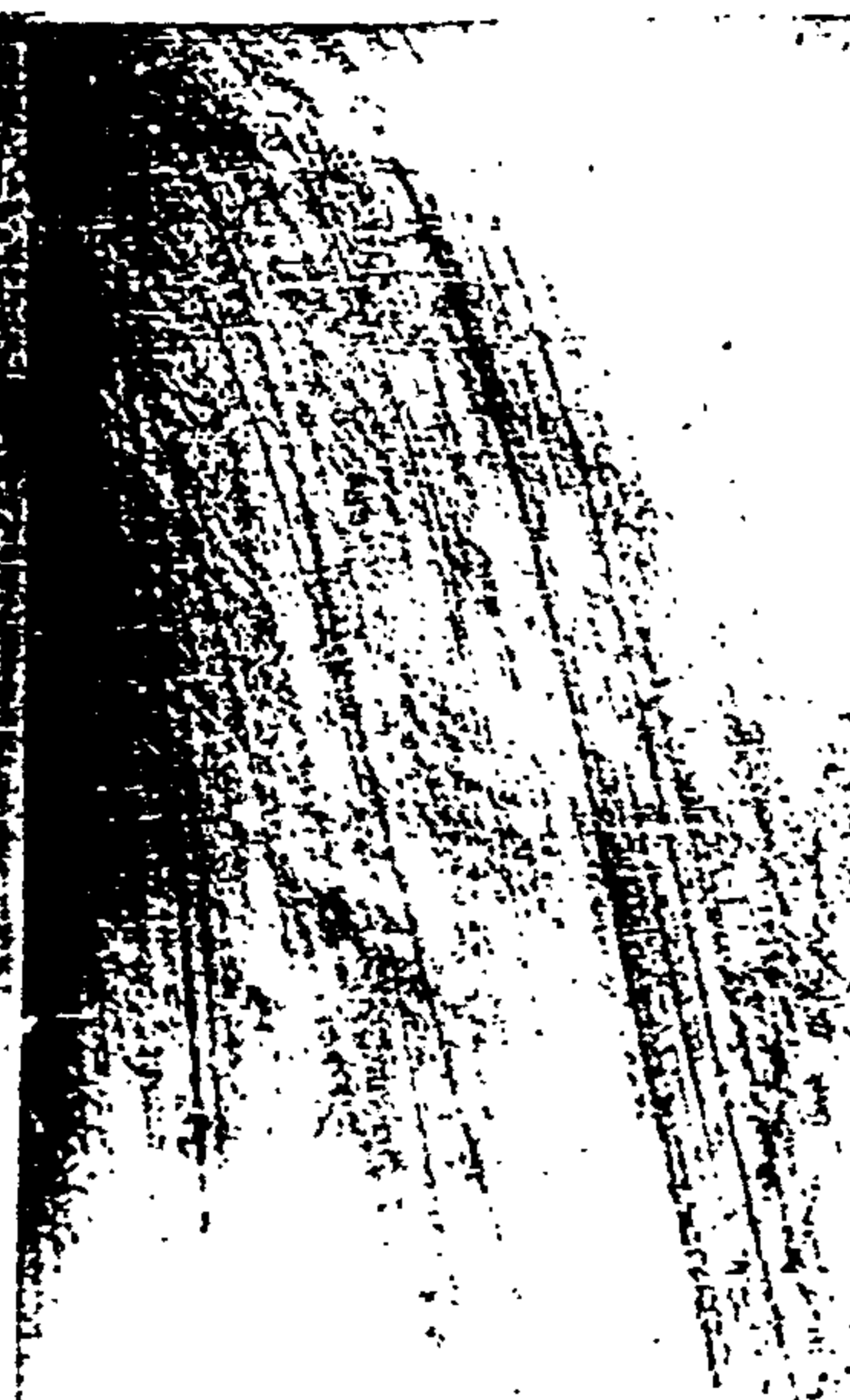
刷江筭

一千以鐵爲之重 斤



夜遊巡

一千以木爲之可備夜濬惟利于漸不利于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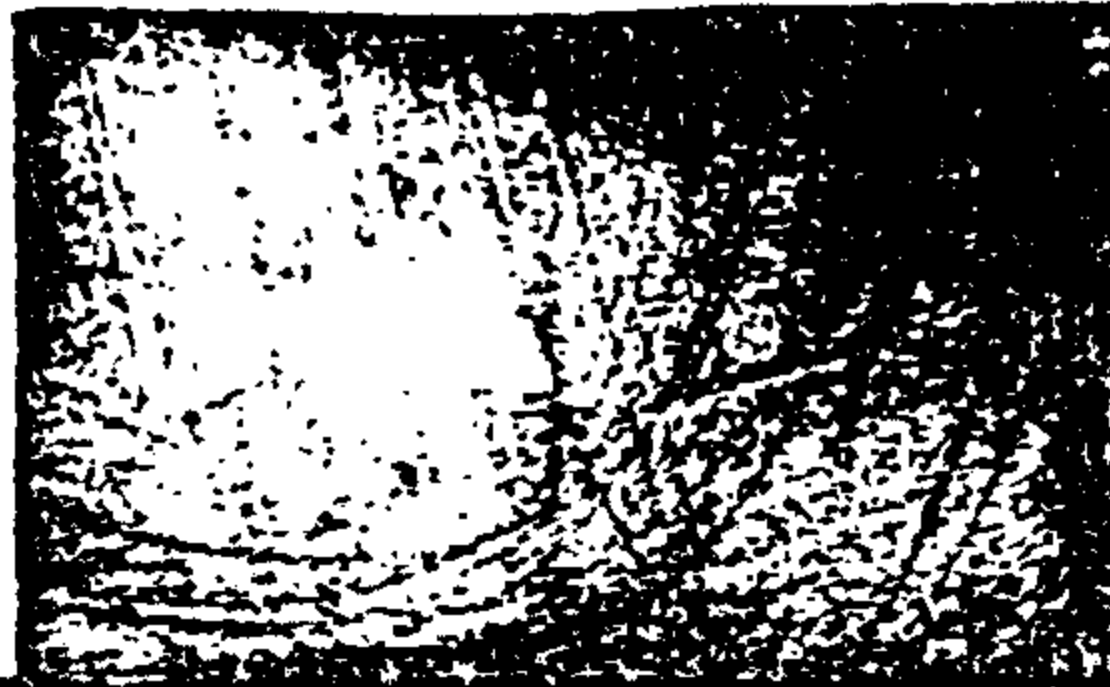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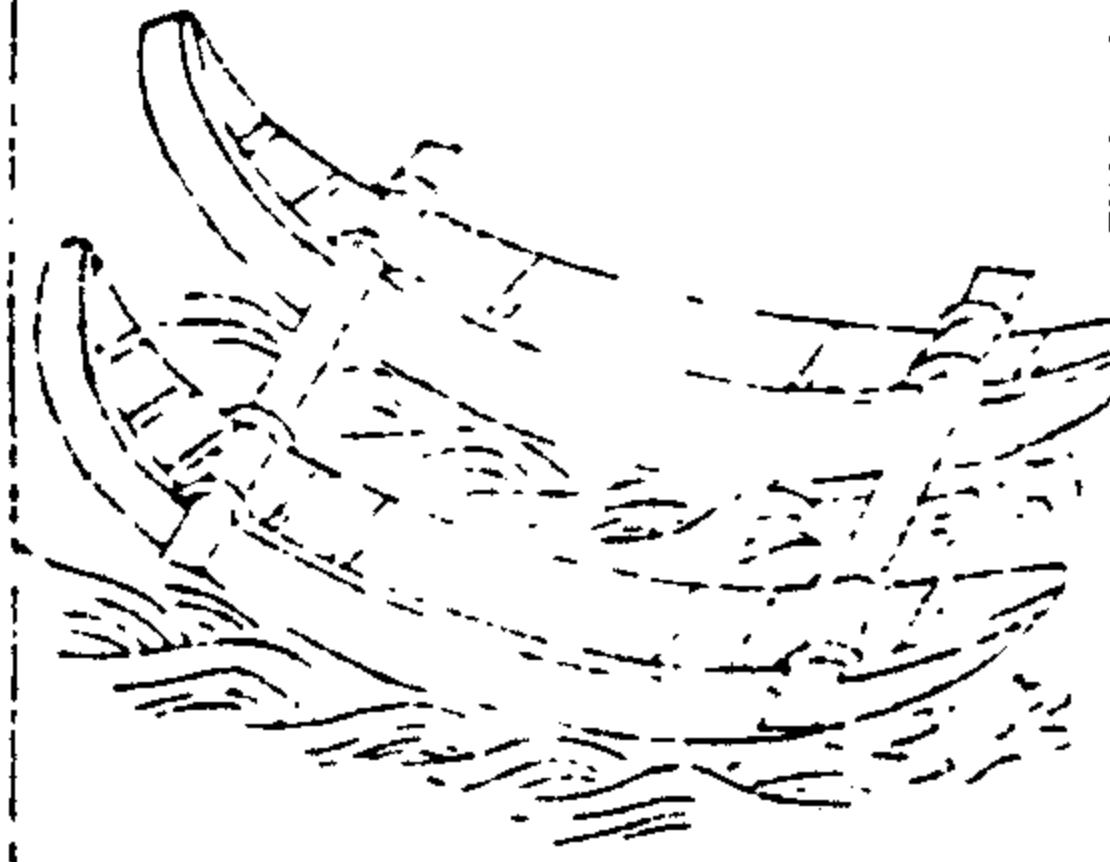
開江犁

三百以鐵爲之重 斤專利于漸不可輕用于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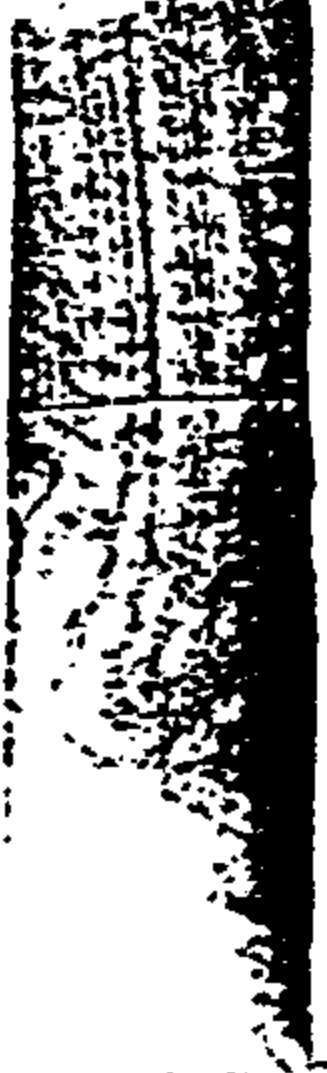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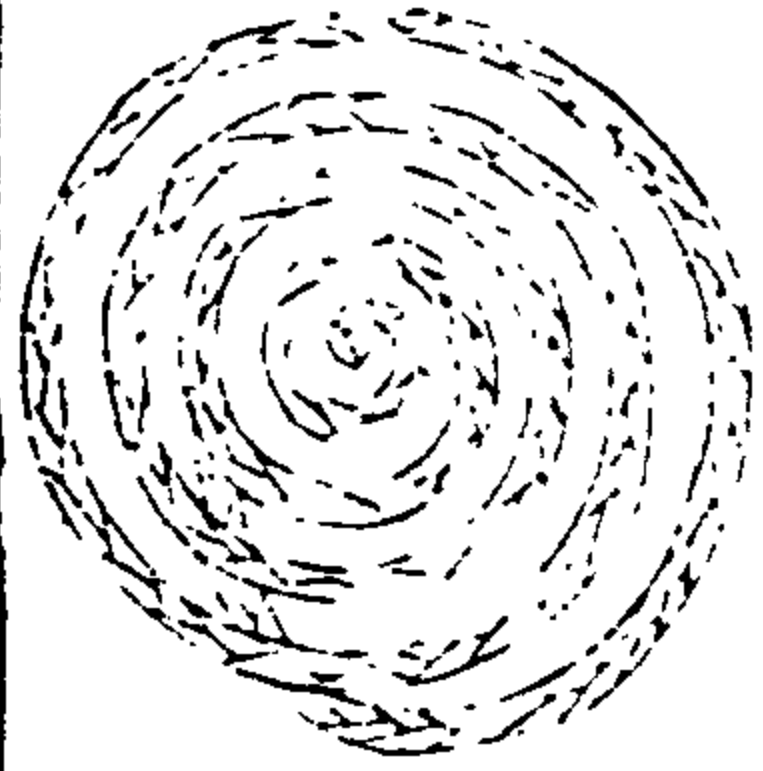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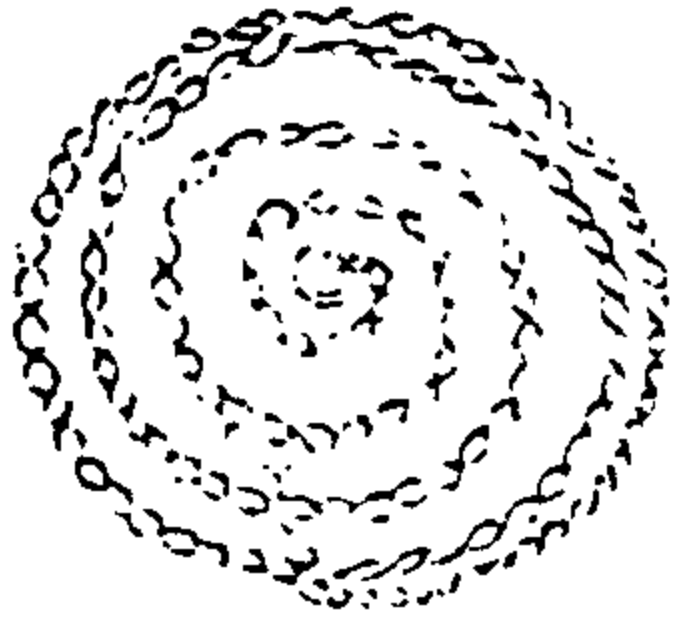
伏波艇

三百該水手六百名夫六百名遂猶具全則此一千二百名可當夫一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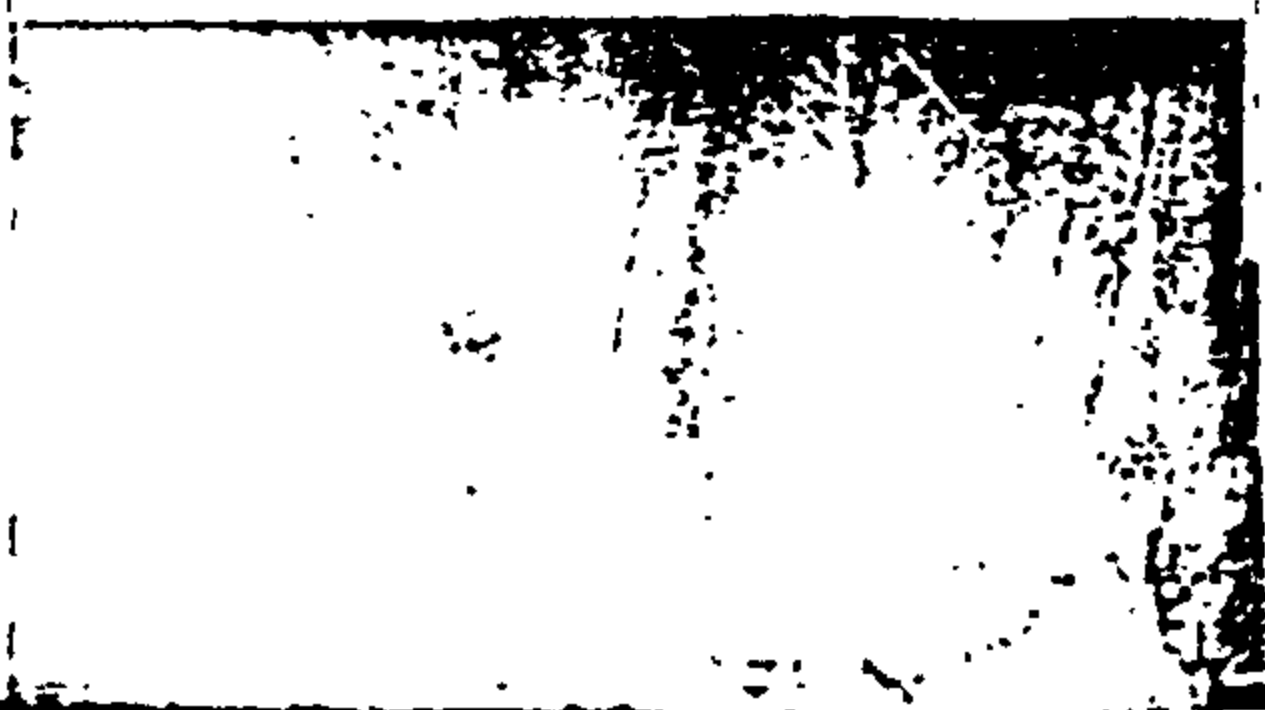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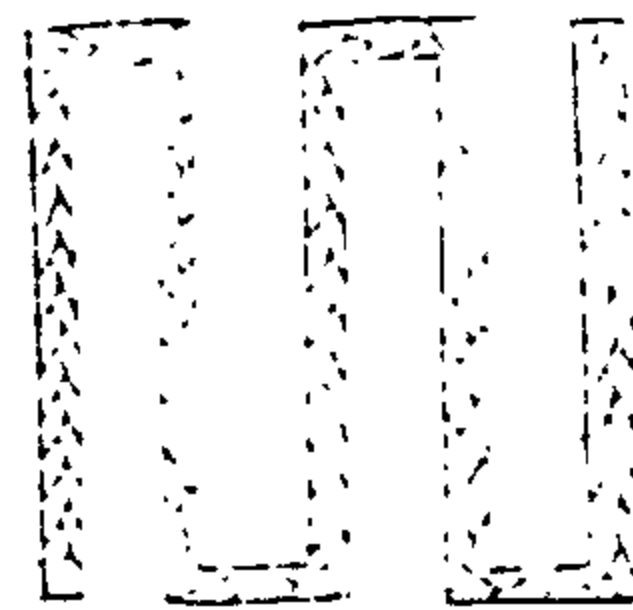
定波纜

有二一以鐵爲之一以竹爲之隨宜之妙存乎其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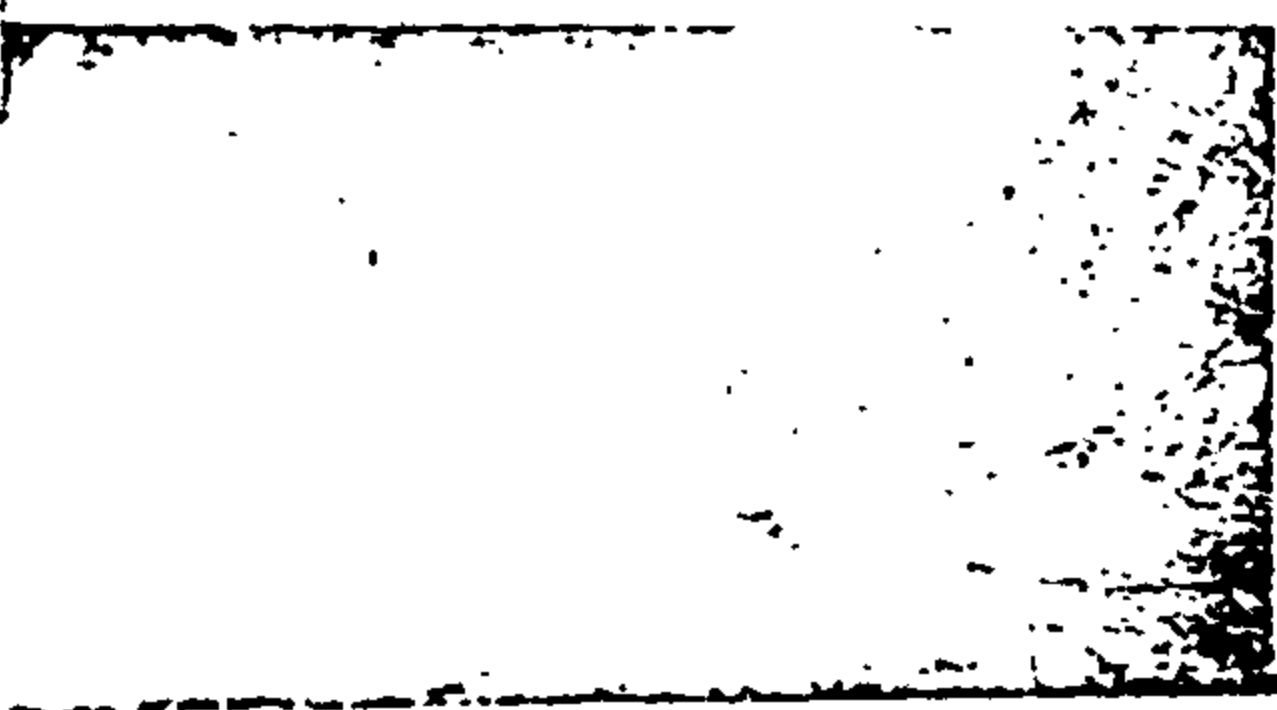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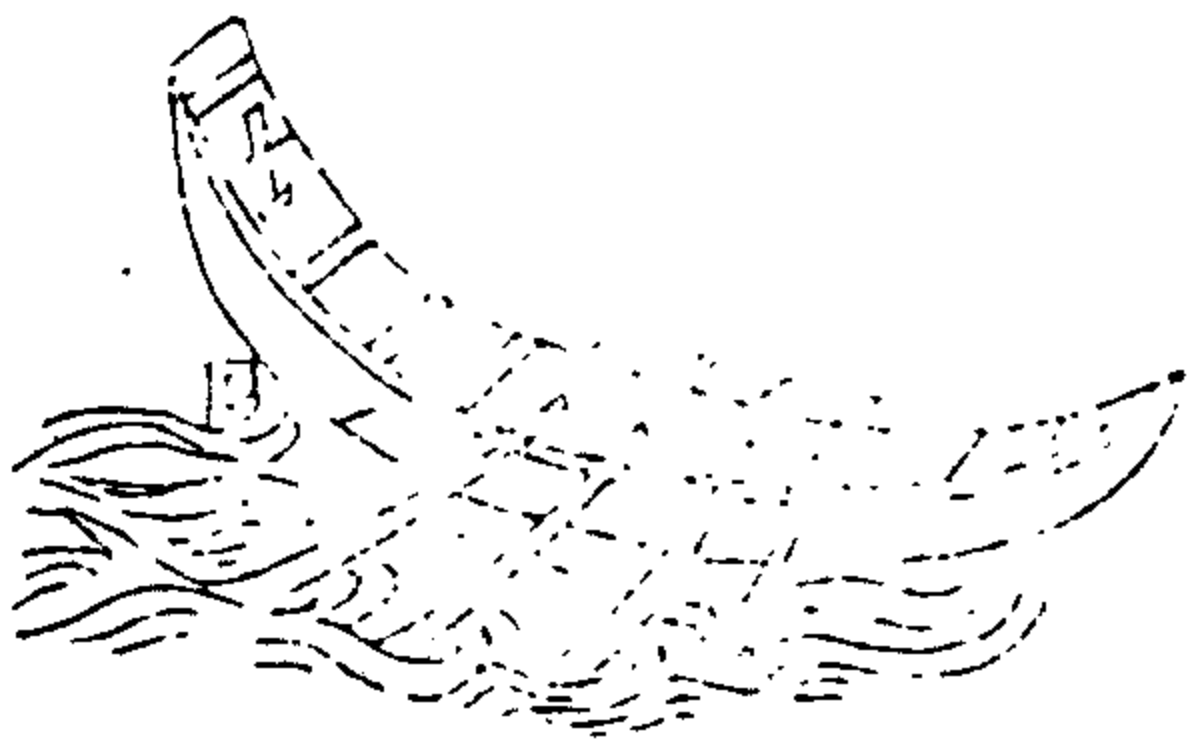
驅山鞭

以竹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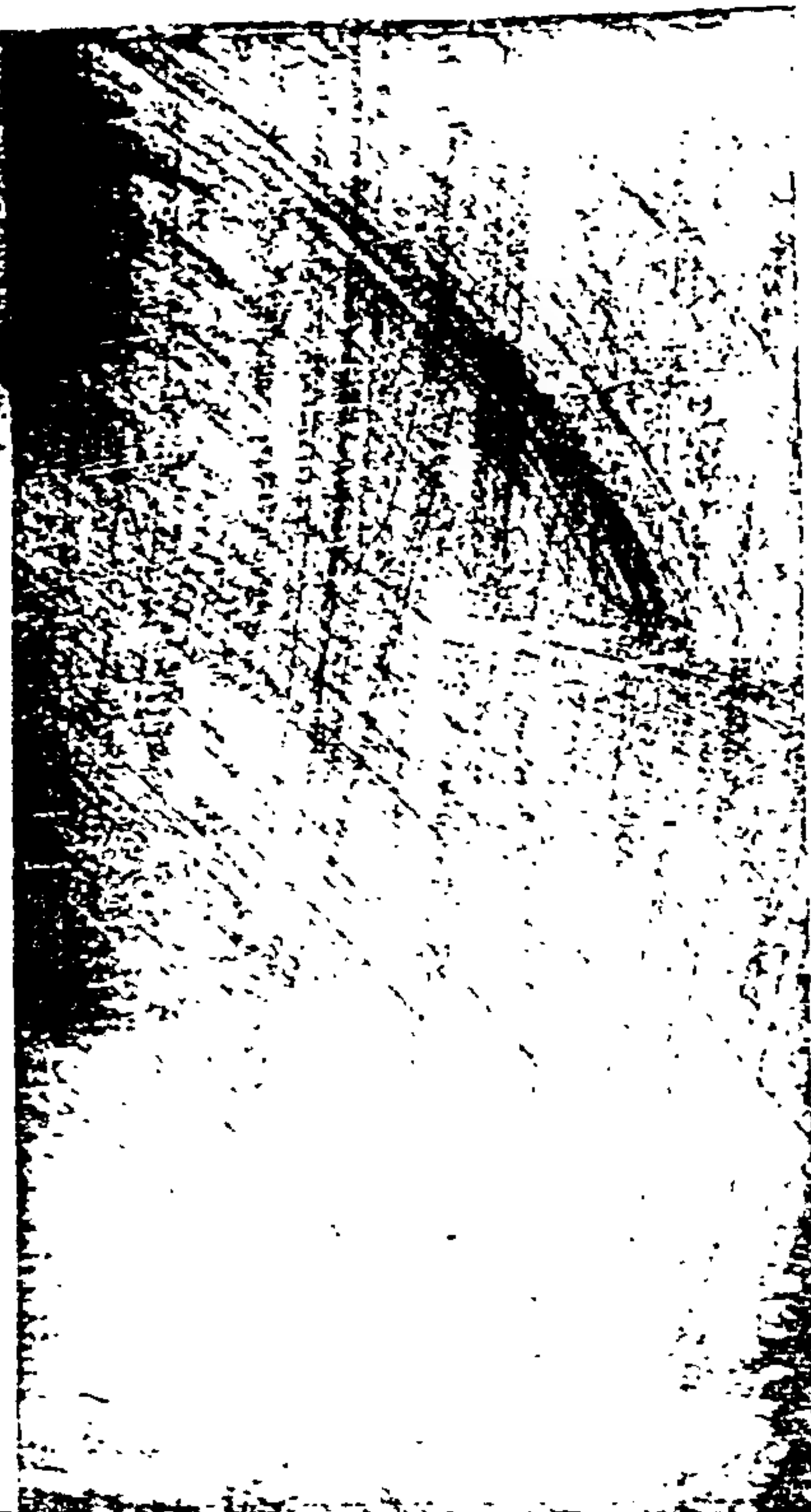
八櫓船

用八櫓船二十隻該水手一百六十名以備差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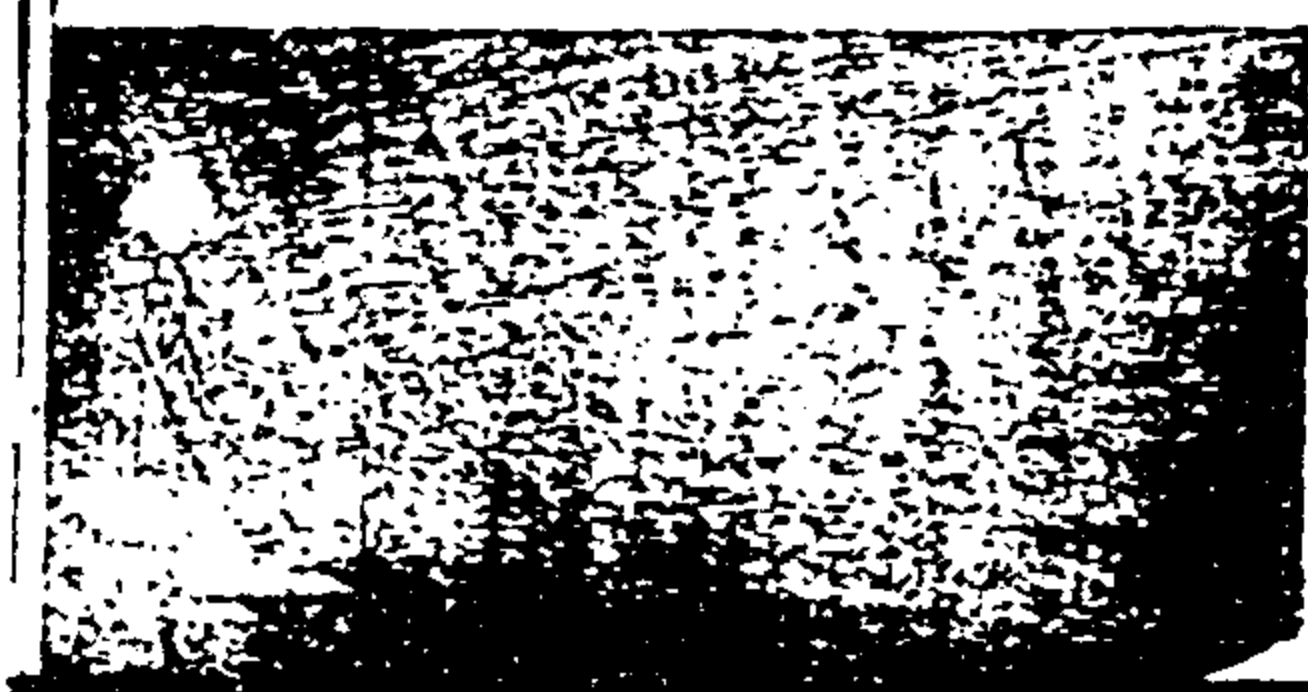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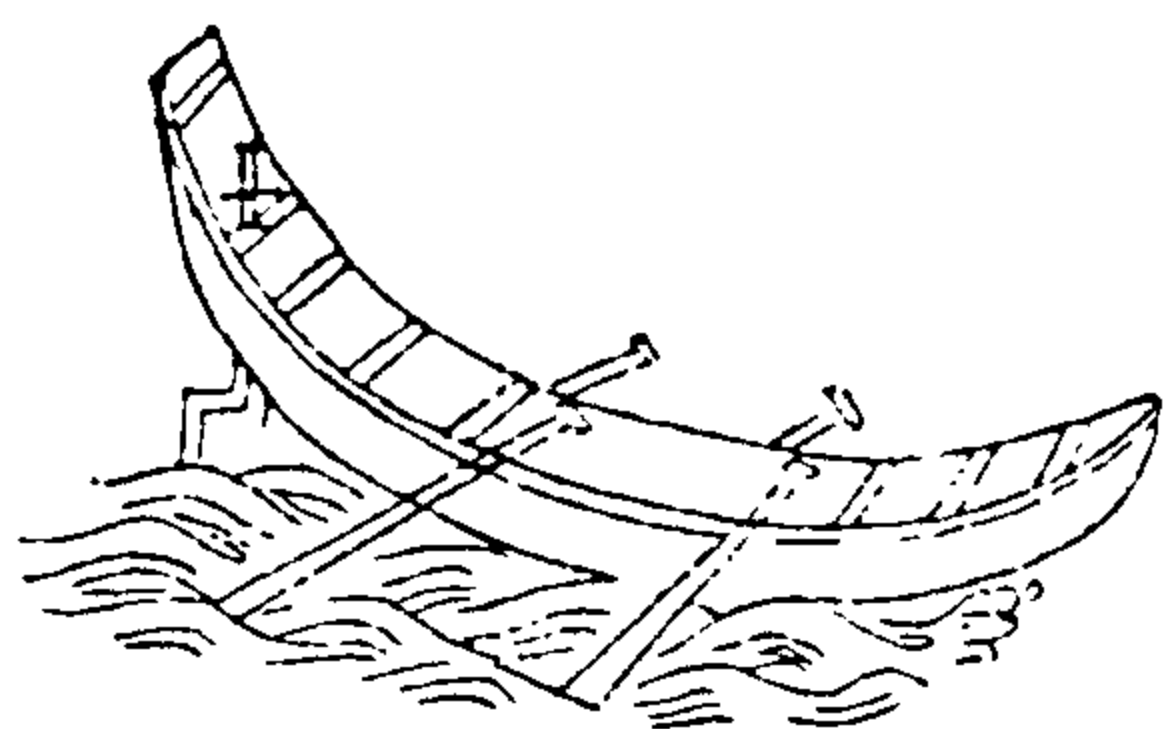
千里健步

二十以木爲之用報水信于頓最妙



四櫓船

用四櫓船一百隻該水手四百名以備頓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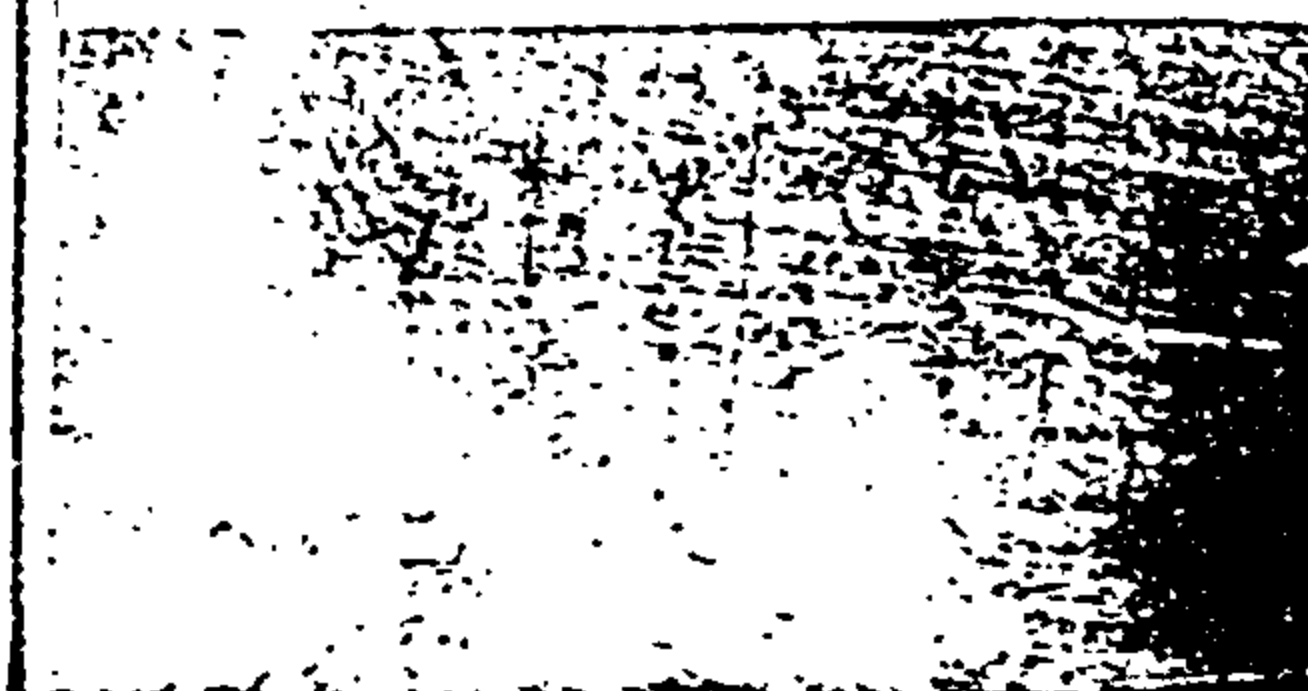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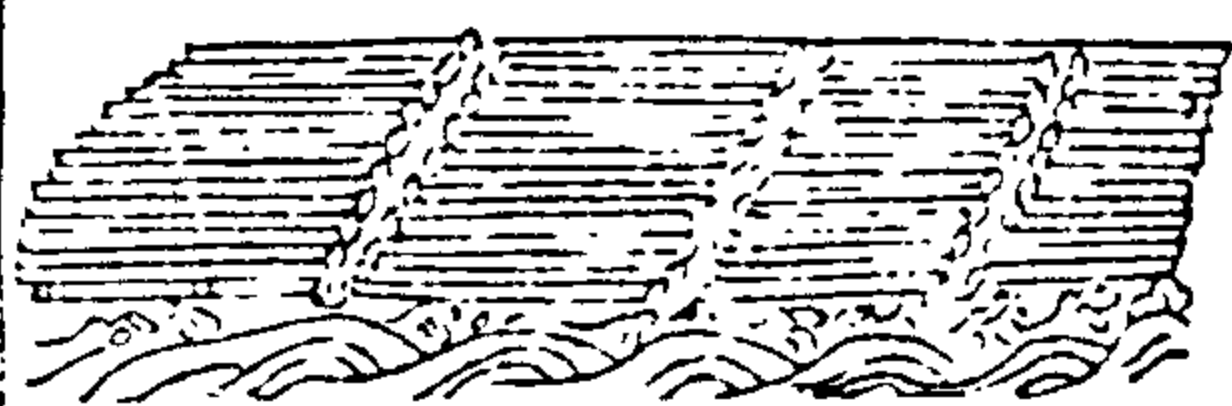
披河排

一百水手六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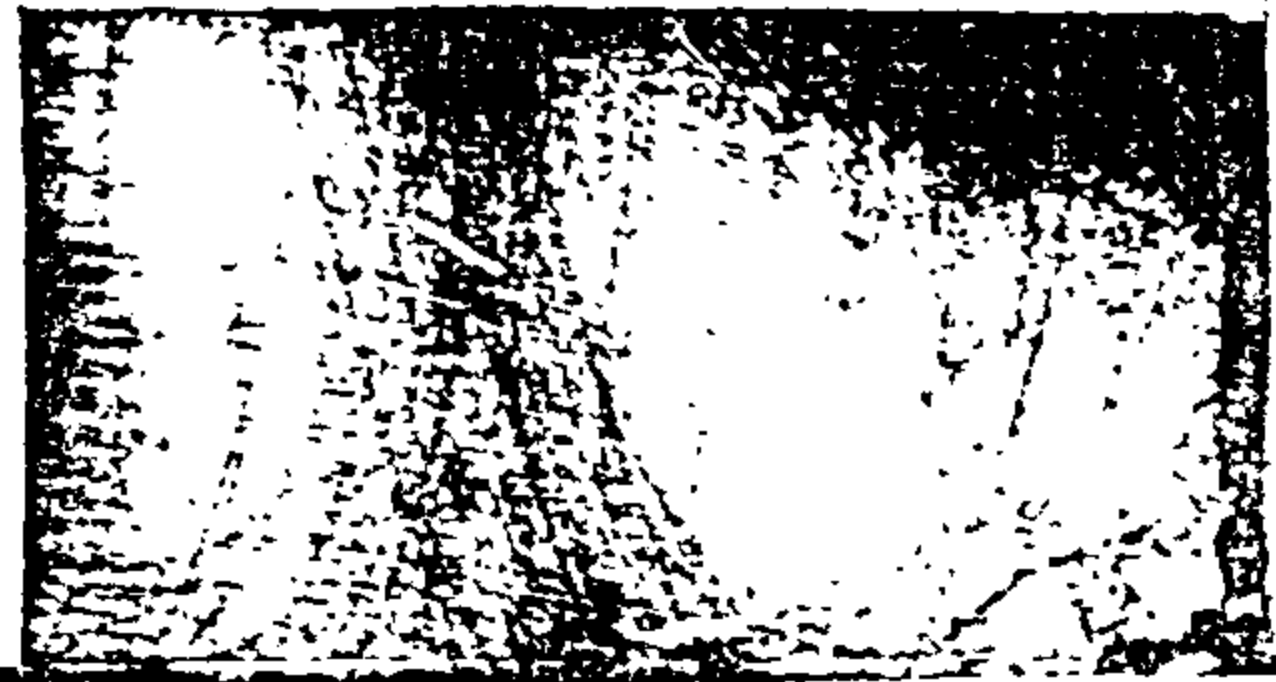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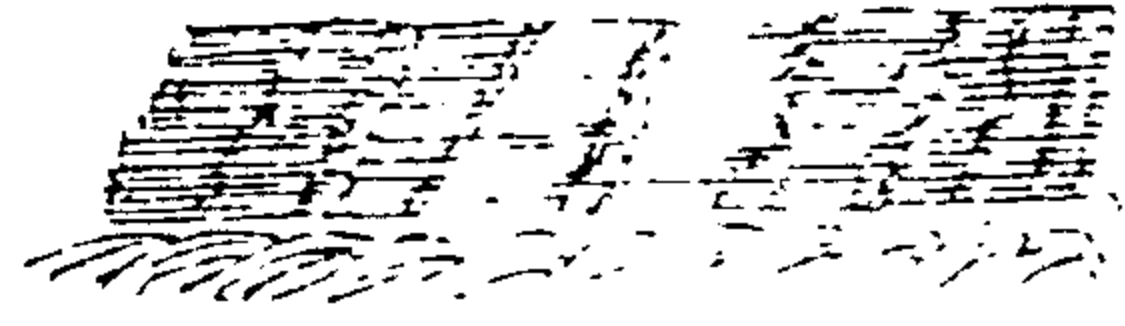
繞江桴

一百以木爲之水手二百名夫二百名



鑽泥鯁

一百以竹爲之水手二百名



短柄鐵扒

一千付竹爲柄

長柄鐵扒

一千付連稍竹爲柄

濶口鐵扒

一千付連稍竹爲柄

濶口鐵扒

一千付以竹爲之竿用二

窄口鐵扒

一千付以鐵爲之竿用

轆轤

一百付以木爲之

鐵索

一百萬斤

竹索

十萬斤

麻索

十萬斤

大旗

二幅每幅以二十疋布爲之

中旗

四十幅每幅以十疋布爲之

小黃旗

一千面以布爲之

以上濬具該銀十萬可造除竹木年久腐爛無可

鐵器雖折不多濬完還有八萬餘兩器具可以貯

庫

神濟意

急濟

語曰徐行濟溺無補于溺濟固有所當急也今日所急者首莫如

祖陵泗州清河沐陽安東淮揚高寶興鹽通泰民之昏墊田之漂沒次莫如徐邳豐沛以上地方與六遇水災傷之所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施功者

緩濟

緩者稍後之意俟水稍平方可用濟以底平成之績雖比浸沒者若緩其實不可忘也河有河之緩

急湖有湖之緩急

傳曰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譬如醫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治其標者莫如消導治其本者要在濬深

順天之時

夫治水者要知先天洪範之理成後天敷土之功故順天時爲首古人先天開人因時立政亦只識得此意耳天時浩渺不可語泄先後機玄難以言傳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此二句亦無細解貴人自悟耳

順地之理

水在地中無處不有譬如人身之血

此

先天之水也洪範五行一曰水

凡水之

黃河源出星宿海乃天一之所發散行于地上譬

如人身之汗多寡有時故寒腋處則汗多支幹隆

脊之處則汗少禹奠高山大川亦順地之理耳

順民之情

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順民情也千古作事未有不順民情而能成功業者故高者喜水下者惡濕

喜水者欲得其利或竊而壩之惡濕者欲遠其害

或竊而開之余懷二十三年拯民之心茲欲一試

故予之治水與民相安願聞者願竭者直陳所惡

與其所欲自有妙理聽從民便誓不害一人一家

使之失所

順水之性

江河本自趨下是其性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蓋

謂順水之性也決排疏濬因勢而導之耳曩者治

隄是障之也爲無疏濬萬全之策不得已乃從末

計耳今既有神濬法又得陣濬之旨則二三年後

隄可委之無用民皆得平土而

地水師圖演

桐鄉潘鳳梧著

余讀易知伏羲地水師與文周少異蓋伏羲象帝文周明王其旨殊也嘗推其說謂可施之化理云夫運來東南困于微輸帑藏耗于邊備无算矣古稱燕趙與虜為鄰然各足以當之未嘗借兵于他國秦築長城猶遣蒙恬將一萬眾守之嗣是漸增今四十萬矣夫燕趙勁卒不減于昔也奈何以天下之大計不出二國右哉因推地水師為今日急務乃取二卦作圖演之大哉易也兵法盡於此矣遂識之以為左券云

二二二坤上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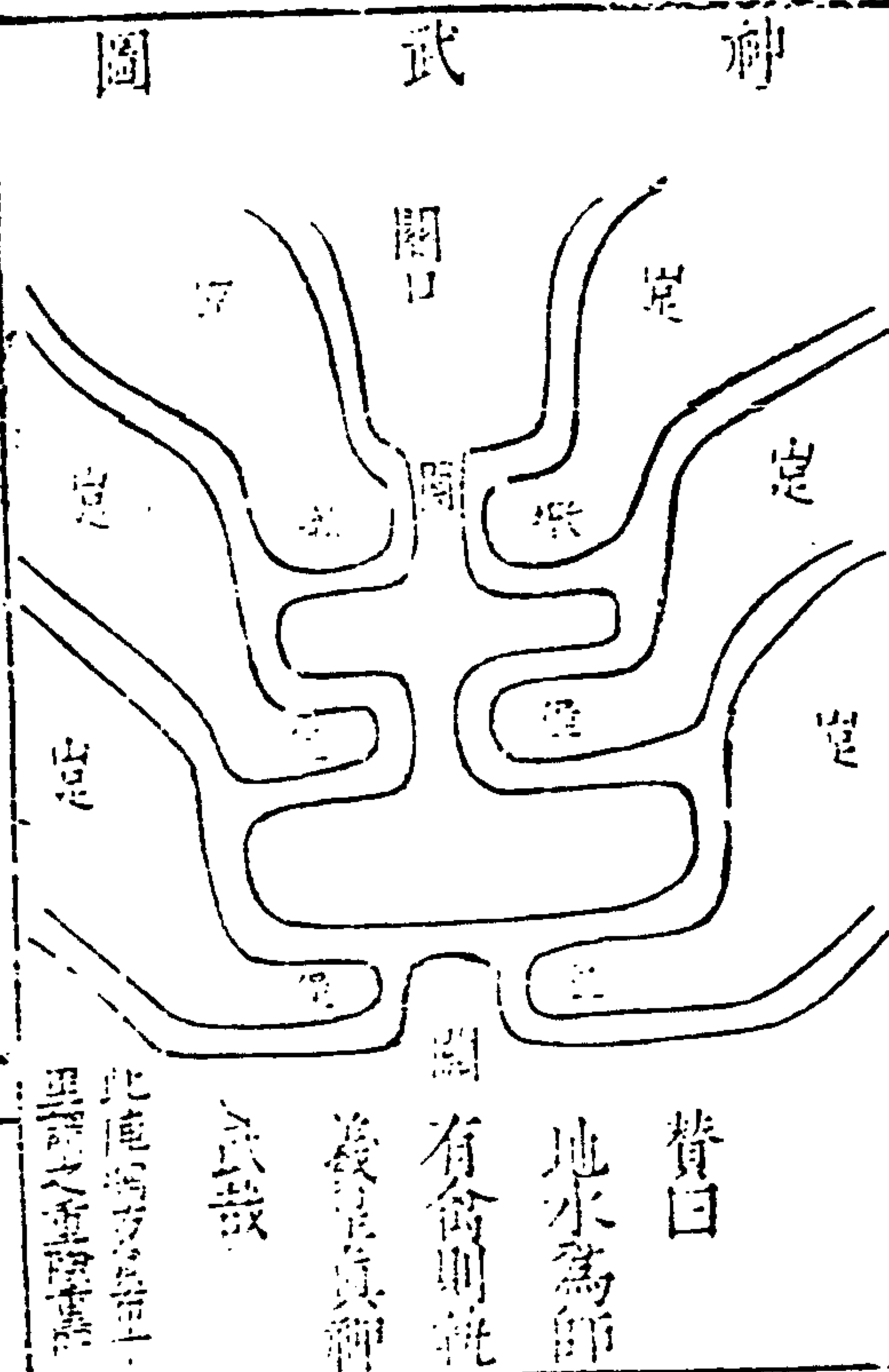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謹按師者聖人欲開萬世太平備察地理見山川險阻可以守國故厥初以山下之泉蓄而為地中之水是設陣之中寓止戈之義師興示天下不復用兵故名曰師古有作者伏羲氏是也

後十五圖設陣網于閑隘使虜騎不能入



二二二坎上坤下

比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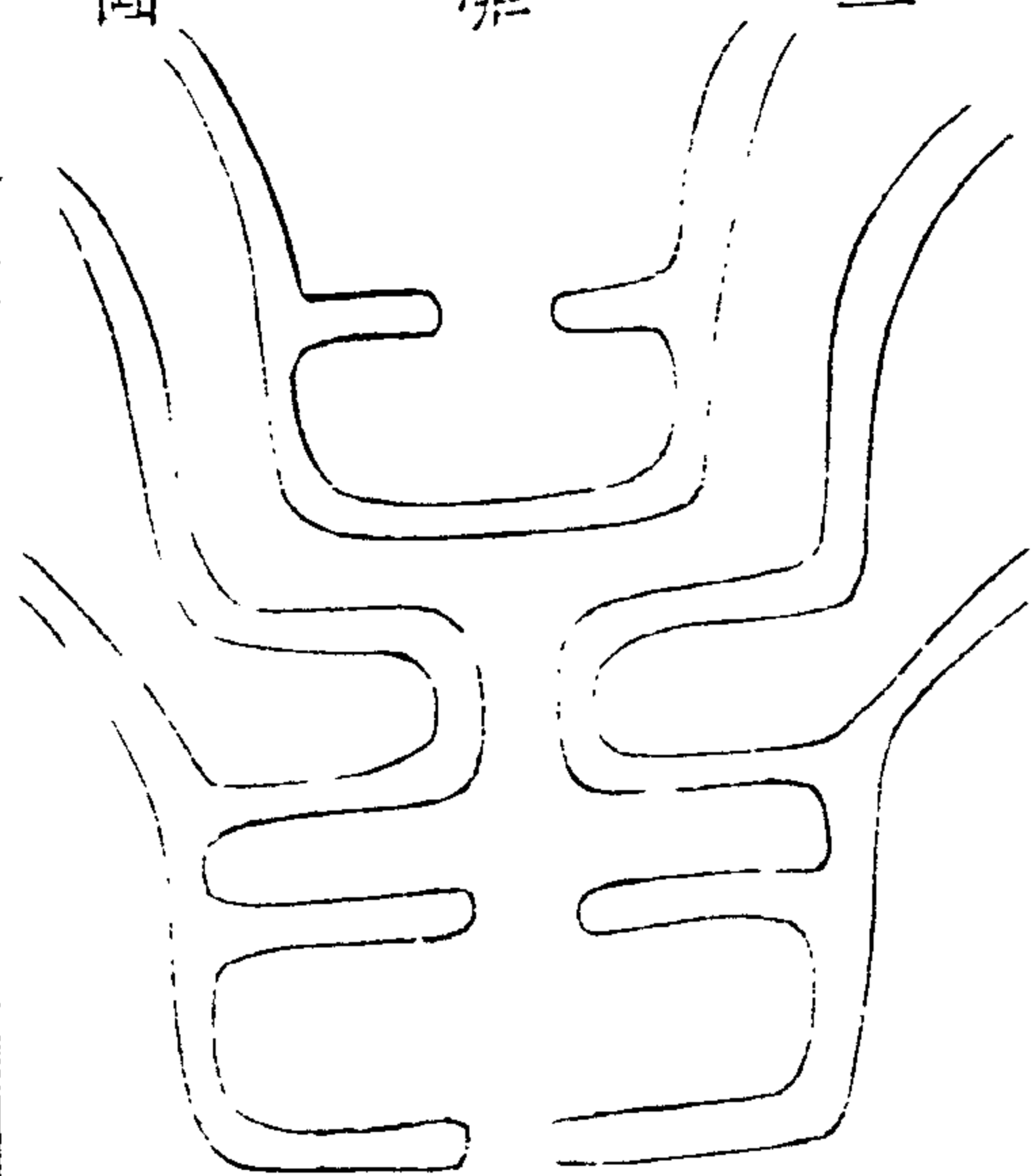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訟吉

謹按比者聖人欲開粒食之源非水不足以興稼穡之教故厥後以地中之水運而為地上之用是上有所比于下下有所依于上師成而萬國咸寧故名曰比古有行者神農氏是也

三

驪

圖



卦曰

三變

其象大

同公真聖

相哉

三三三艮上坎下

蒙

象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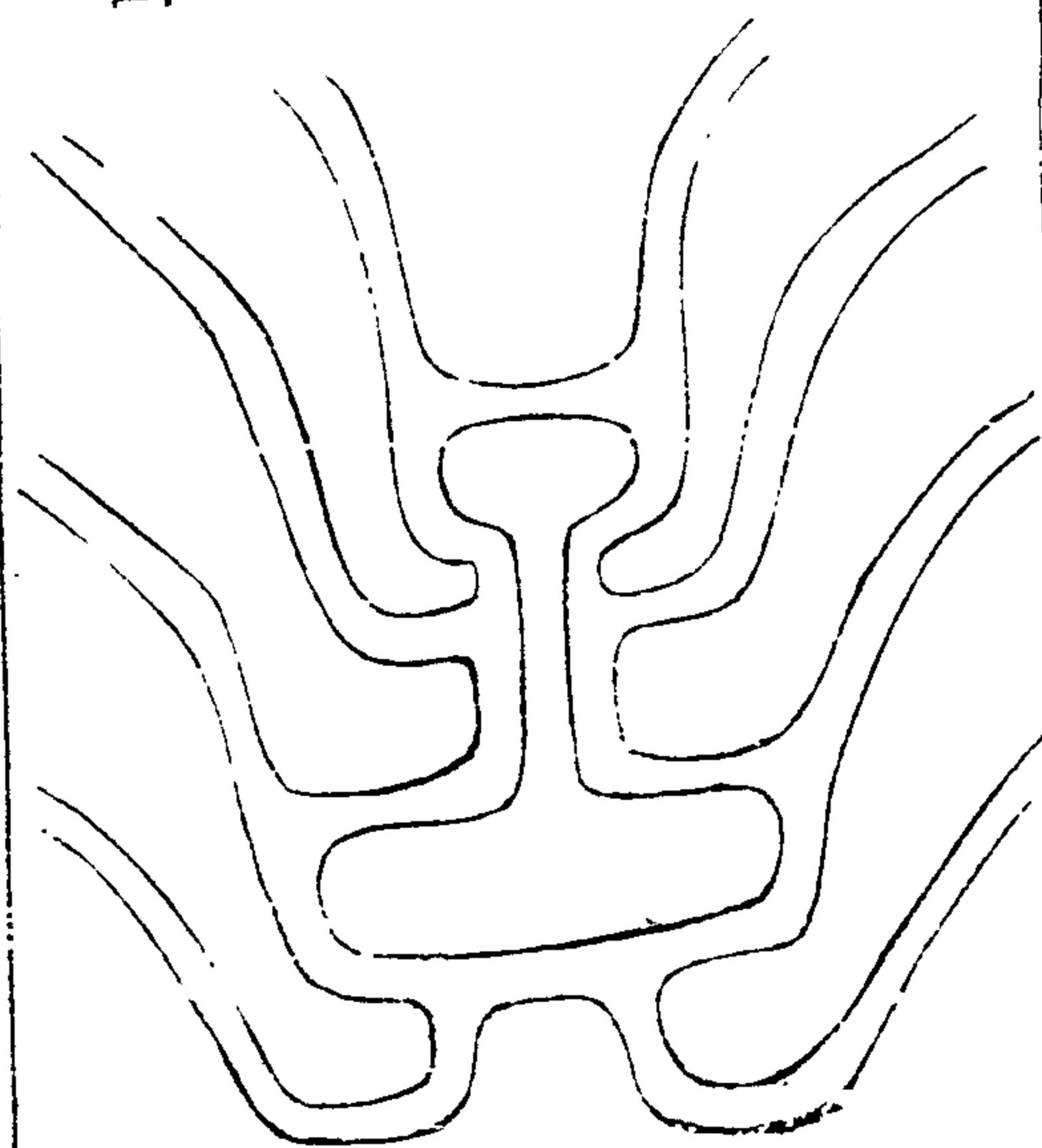
象曰山下出泉蒙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禦

寇

圖



贊曰

內有險而

不利為寇

故我能禦

之

三三三坎上艮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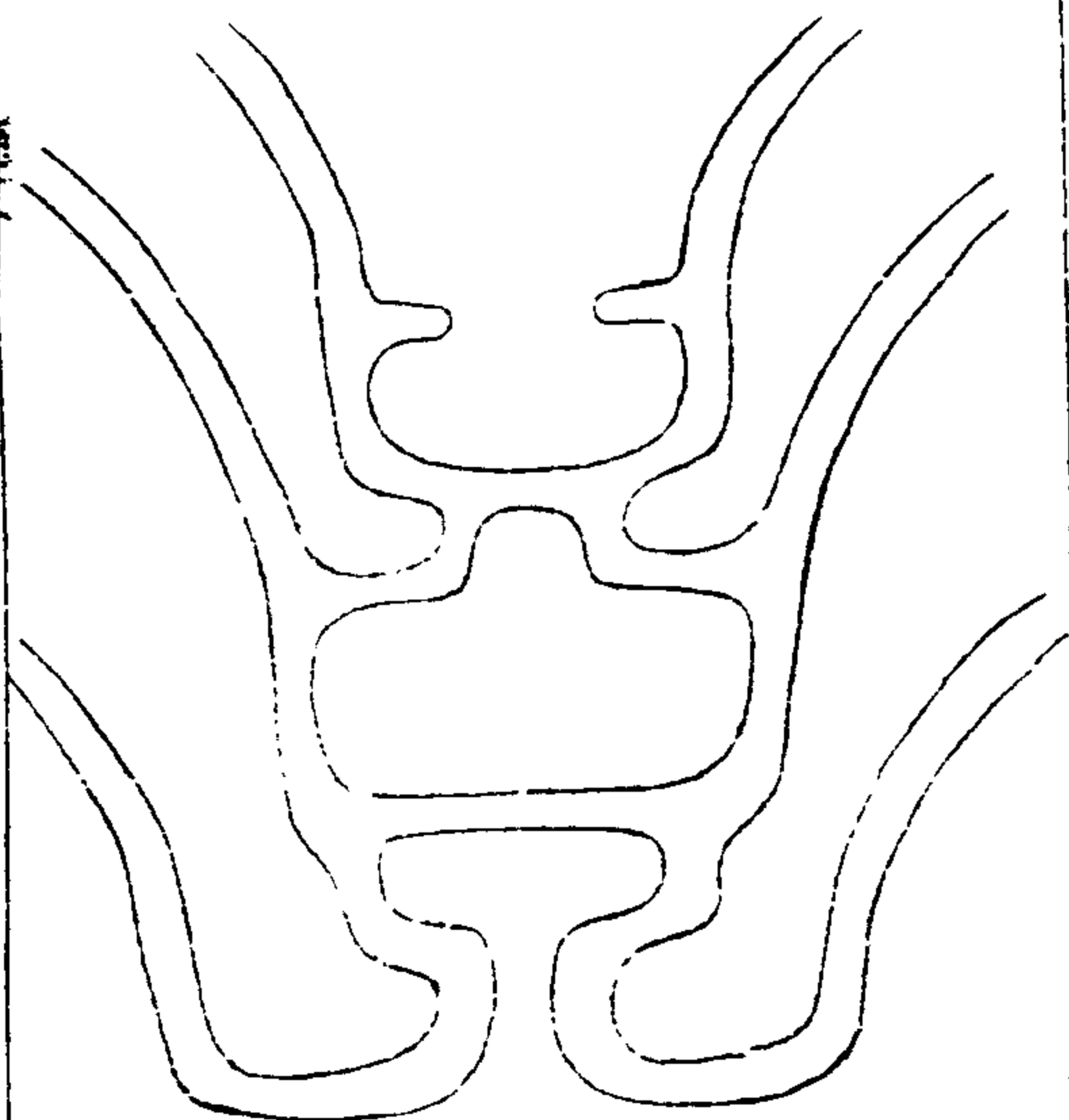
蹇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知

陰

圖



贊曰

前有陰而

後不知止

是謂困

耳

地未開圖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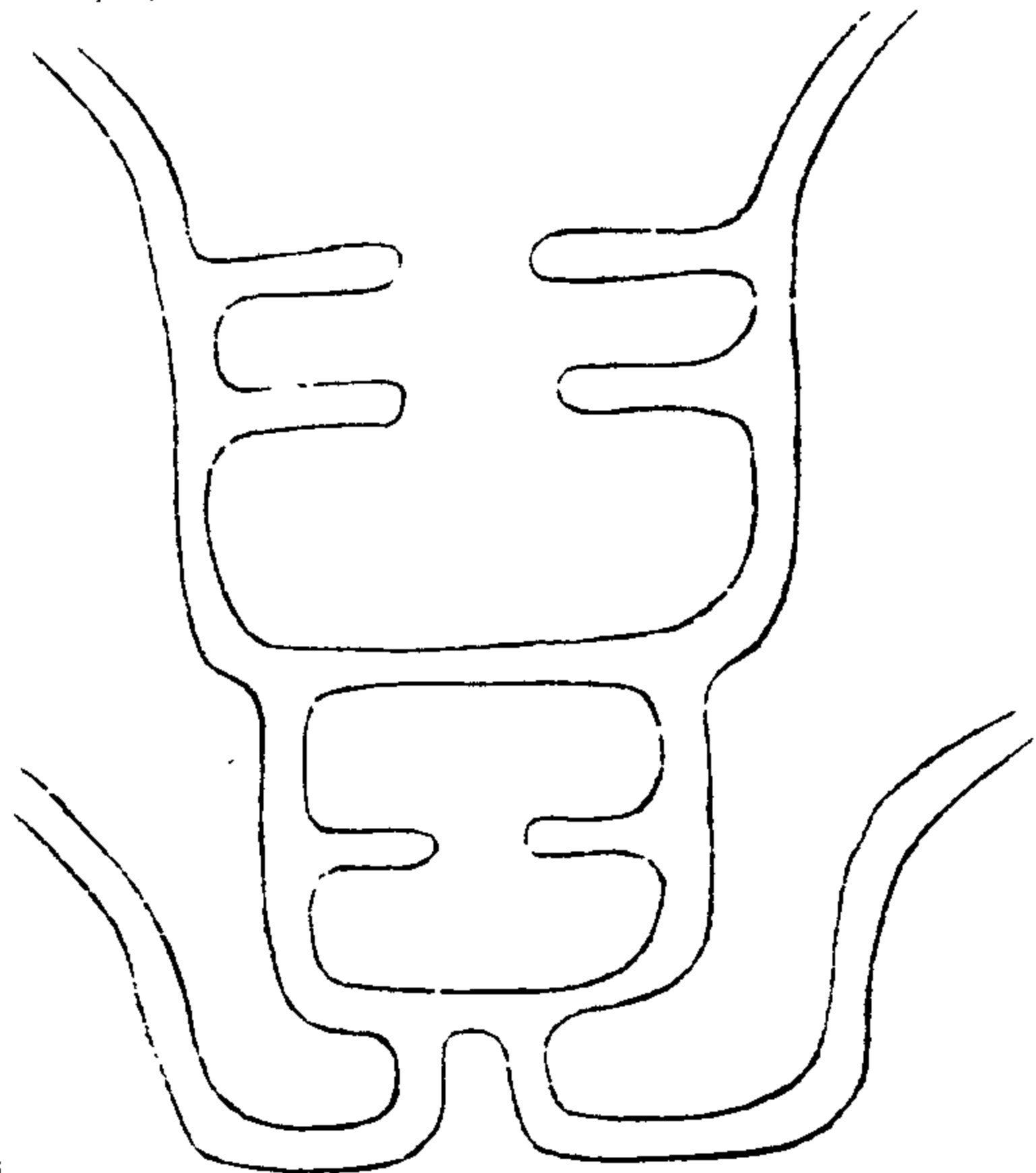
三三三震上坎下

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圖



贊曰

獲狐小醜

不虞也射

隼大寇无

患也解悖

之妙乎

地未開圖漢書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三三三震上震下

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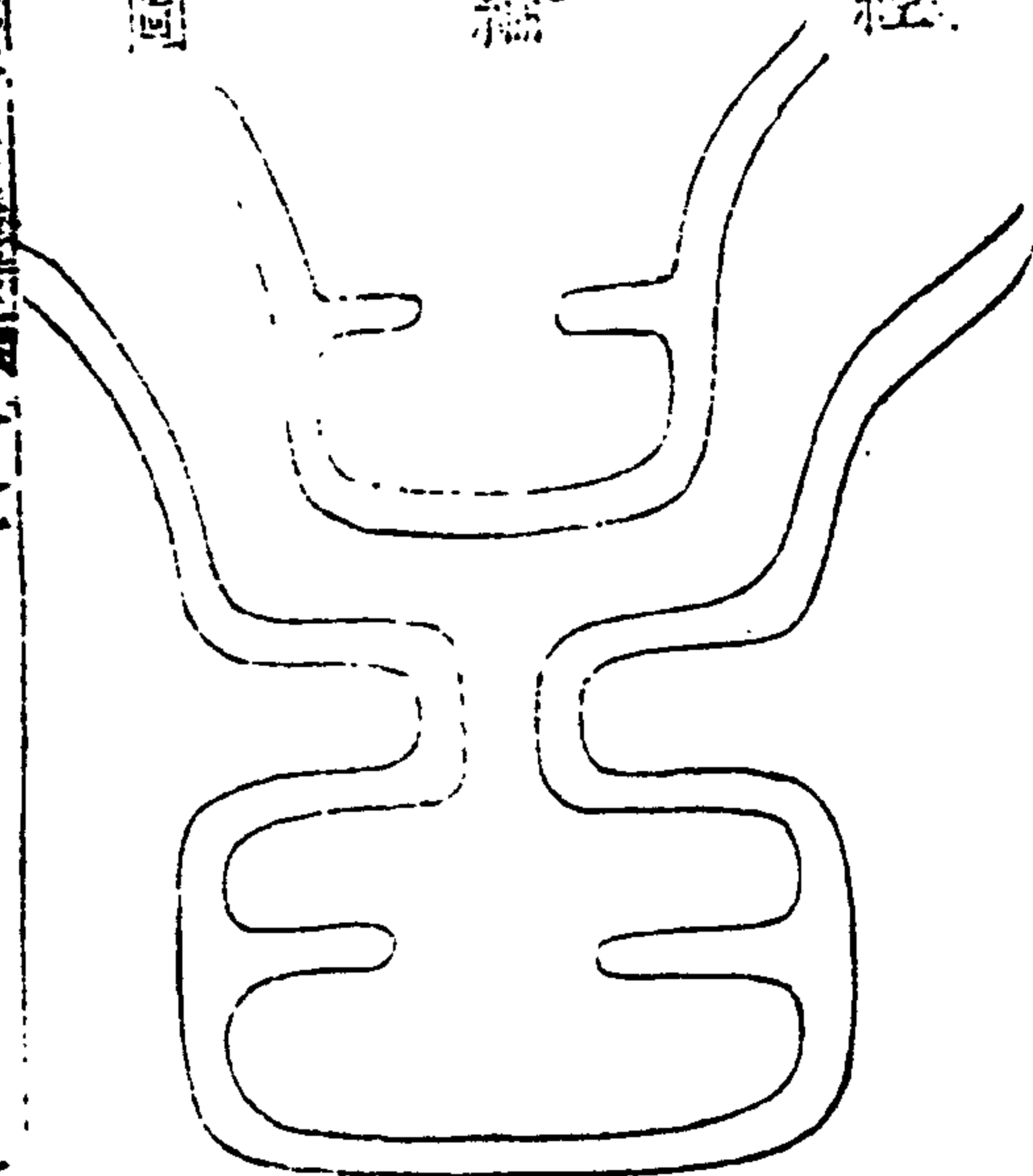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經

緯

圖



贊曰
 班如馬不
 能馳也林
 中冠不能
 縱也經緯
 之客乎

宋本經緯圖卷之二

二二二巽上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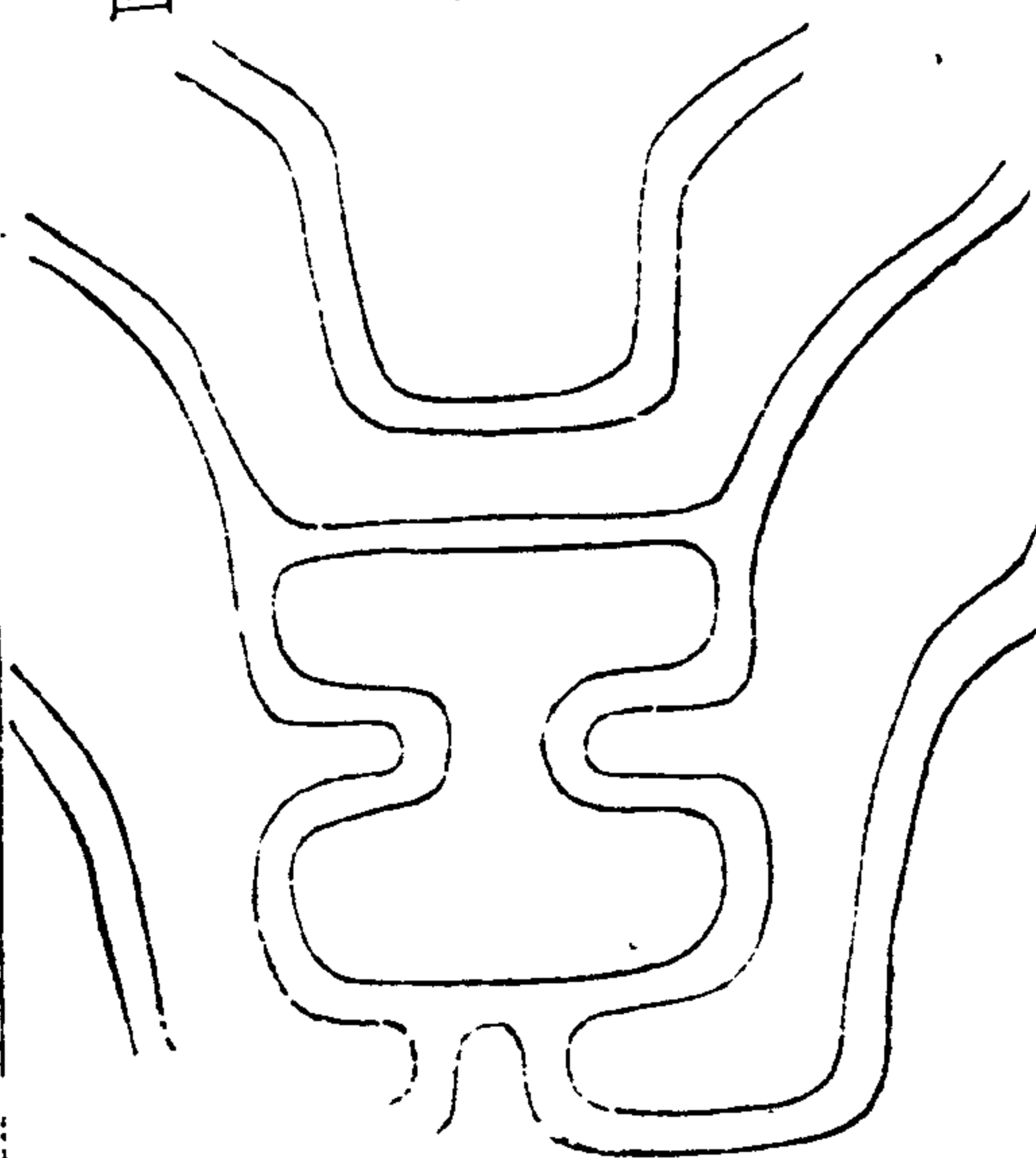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七一

天

川

圖



贊曰
 水多將為
 八川死兵
 之險也

宋本經緯圖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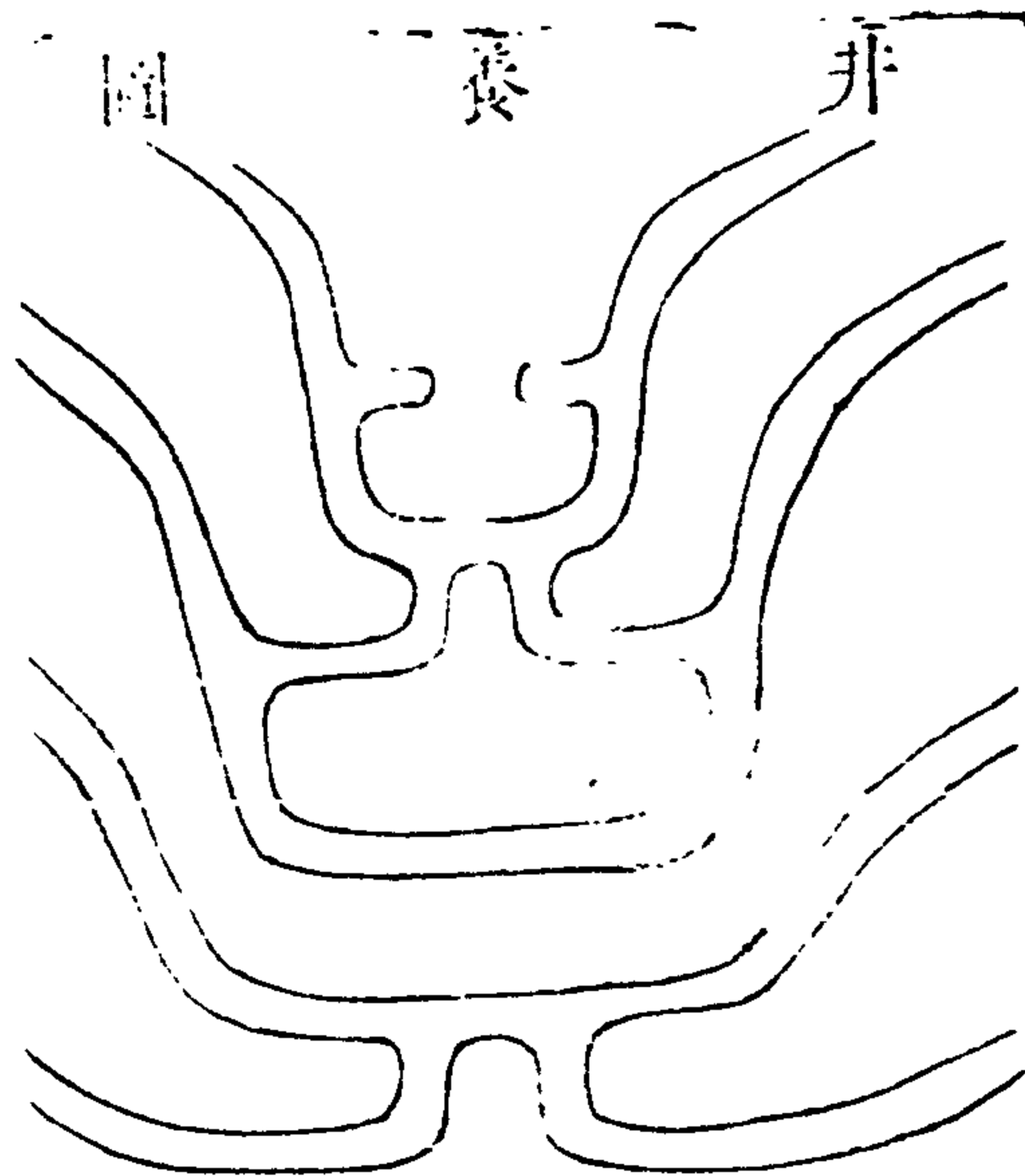
二二二坎上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資而不窮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八一



贊曰
水火既濟
未田萬世
之利也

九

坎水離火濟
未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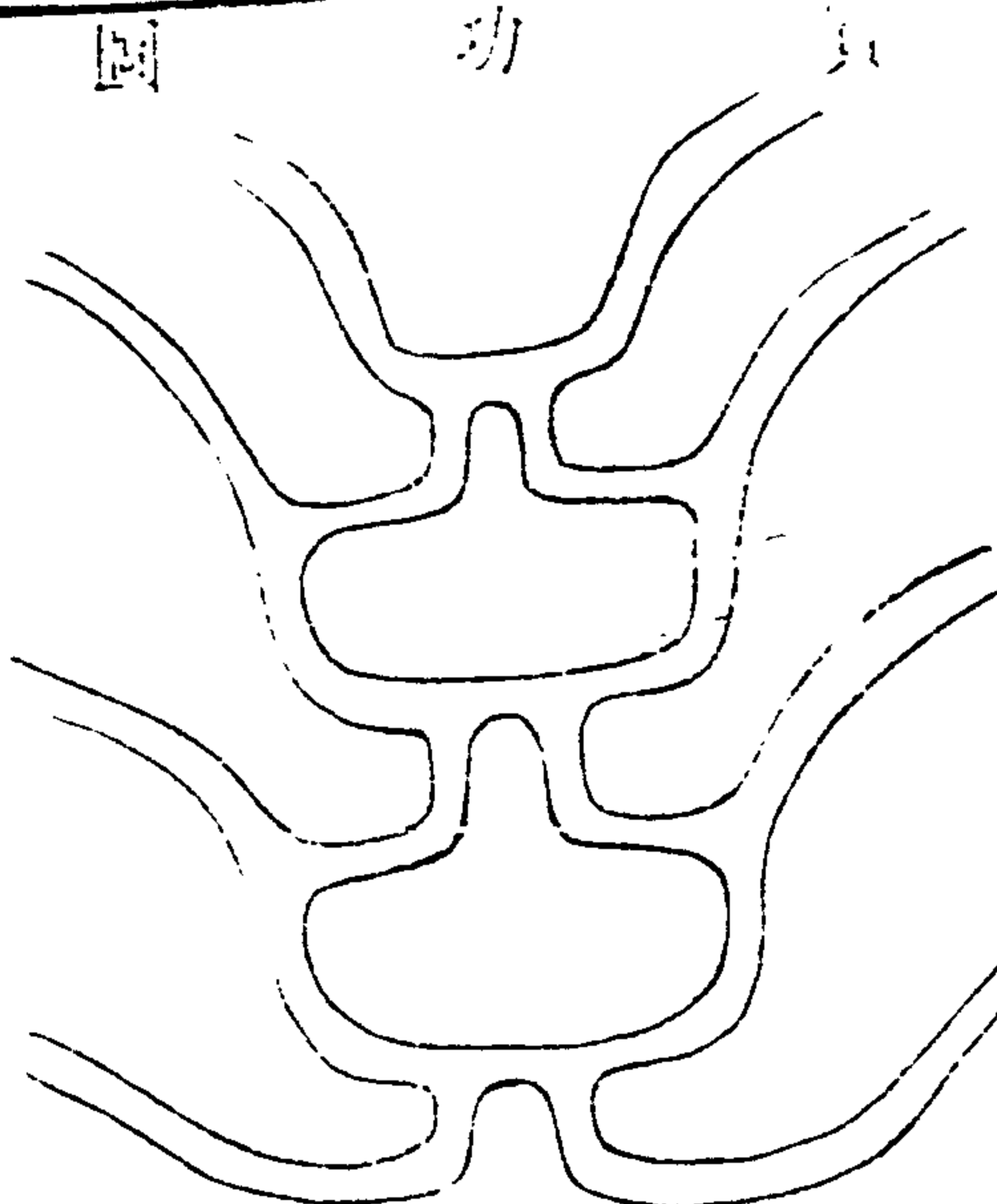
二二二二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

九二曳其輪

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贊曰
濡尾曳輪
則馬不能
濟故有賞

十一

坎水離火濟
未濟之

二二二二坎上離下

既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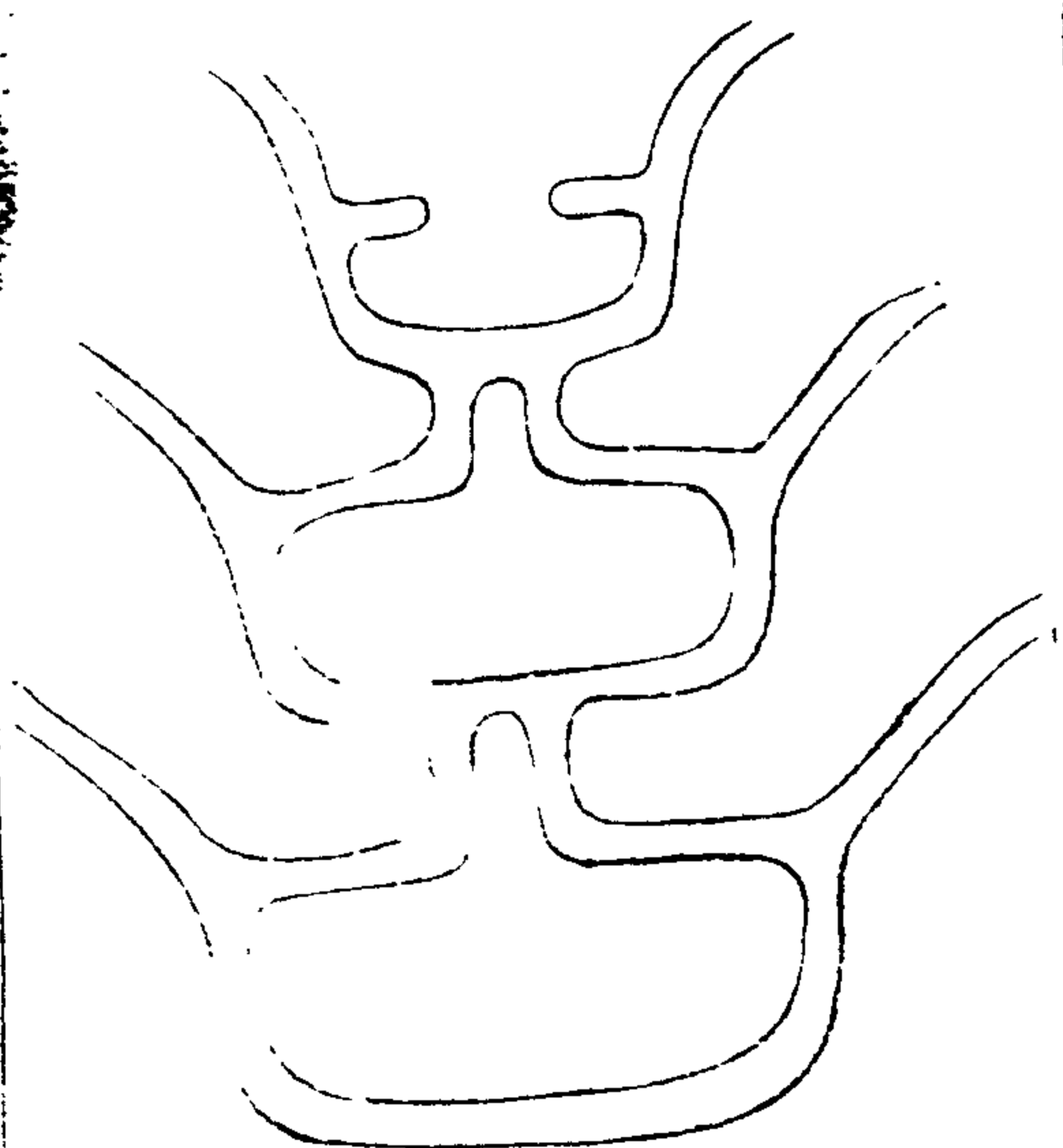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日

成

圖



贊曰
 大矣隱
 實見
 之

地大師圖
 卷之三

二二三 兌上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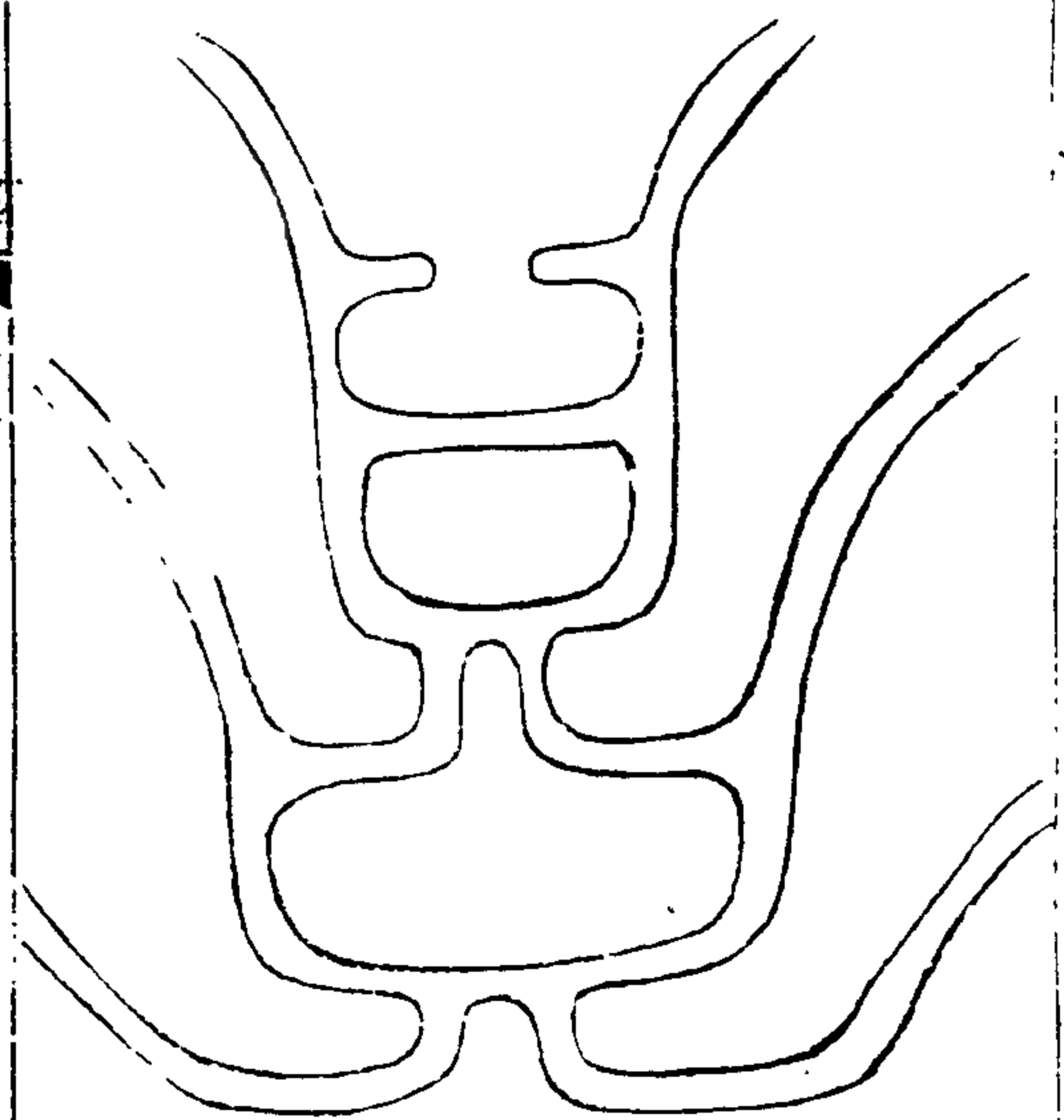
困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

金

車

圖



贊曰
 金車循困
 况能齊驅
 困之使德
 制之在我
 矣

地大師圖
 卷之三

二二三 坎上兌下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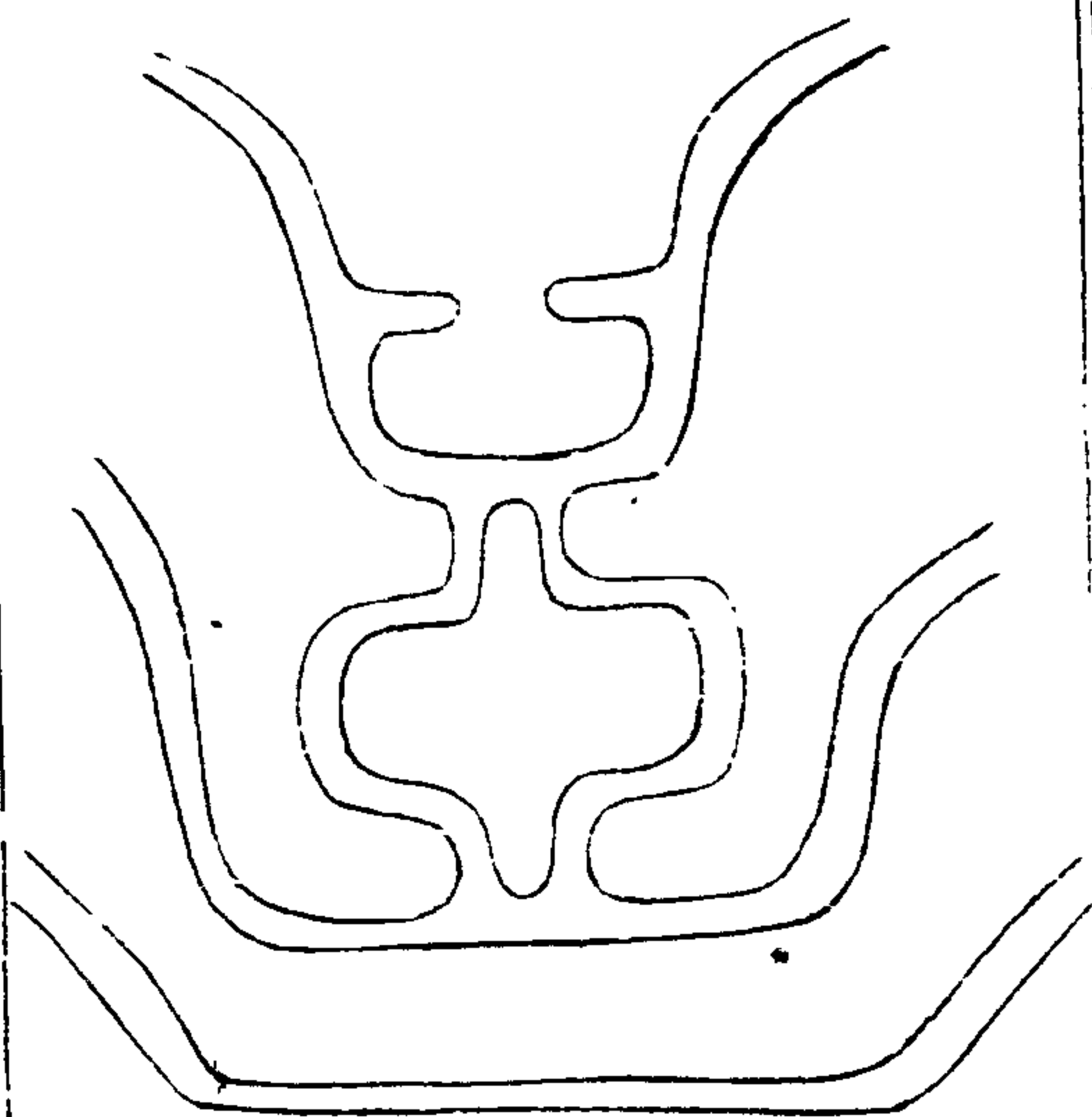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士

時

成

圖



貨曰
戶庭不出
况能履險
有庫之財
可以節愛
矣

地未師圖
卷之二

一一一一乾上坎下

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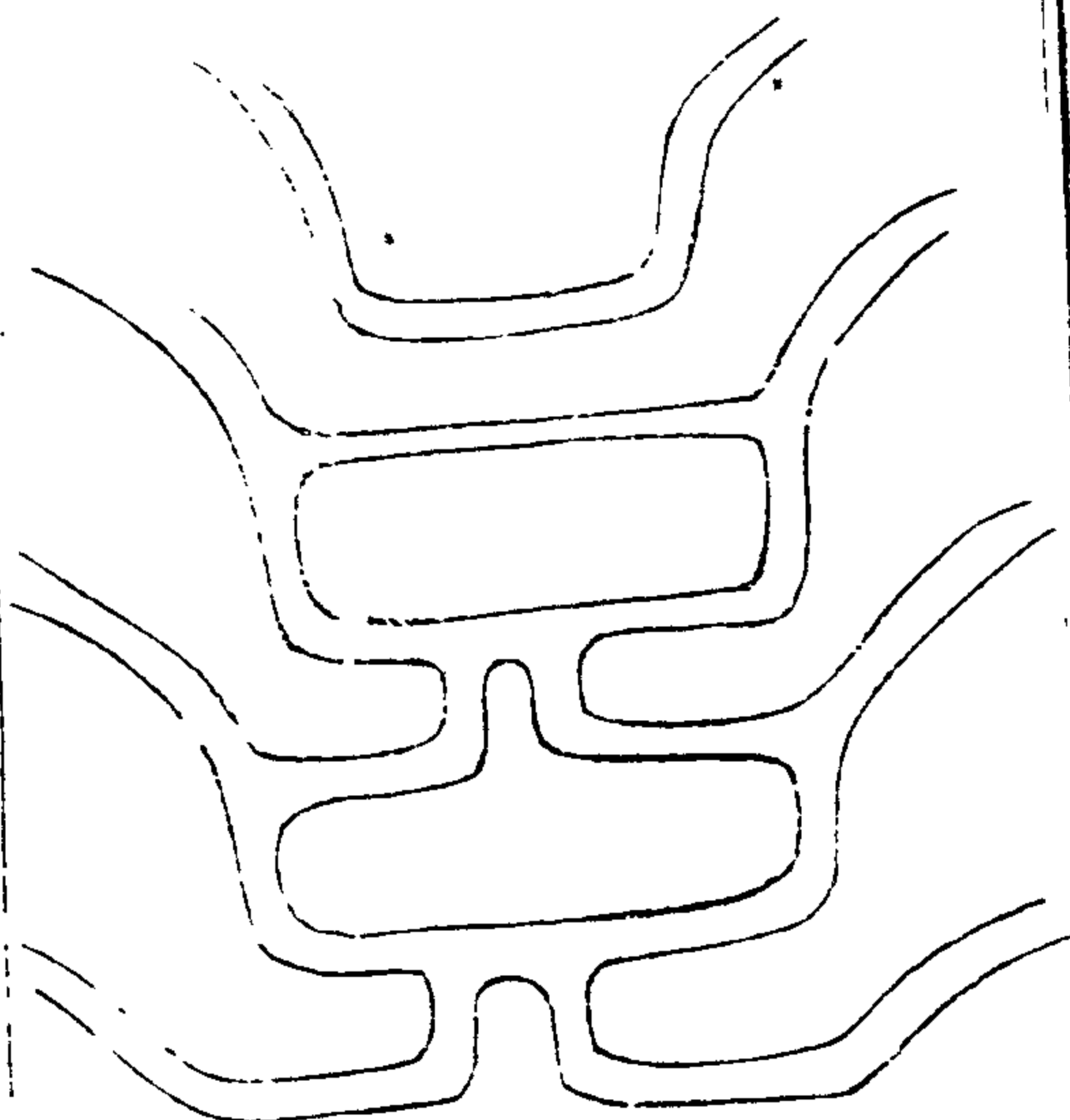
象曰訟上剛下險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于

淵

圖



貨曰
險在斯事
豈能踰淵
而人之作
事不為大
矣

地未師圖
卷之三

一一一一坎上乾下

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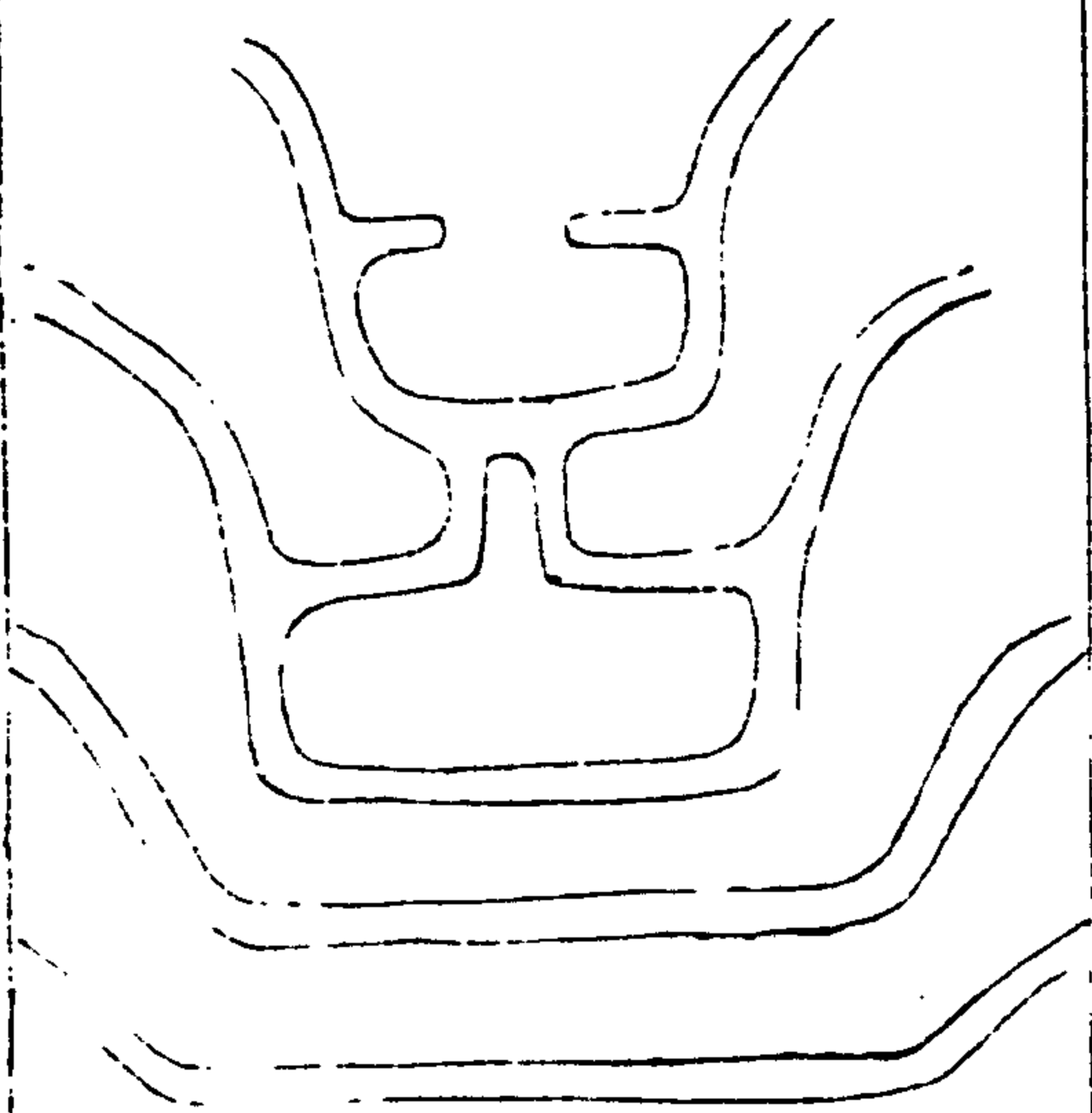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宴

慶

圖



替曰
雖有所需
豈能忘險
而前設卦
上需大
所以功
原也

五

三三三坎上坎下

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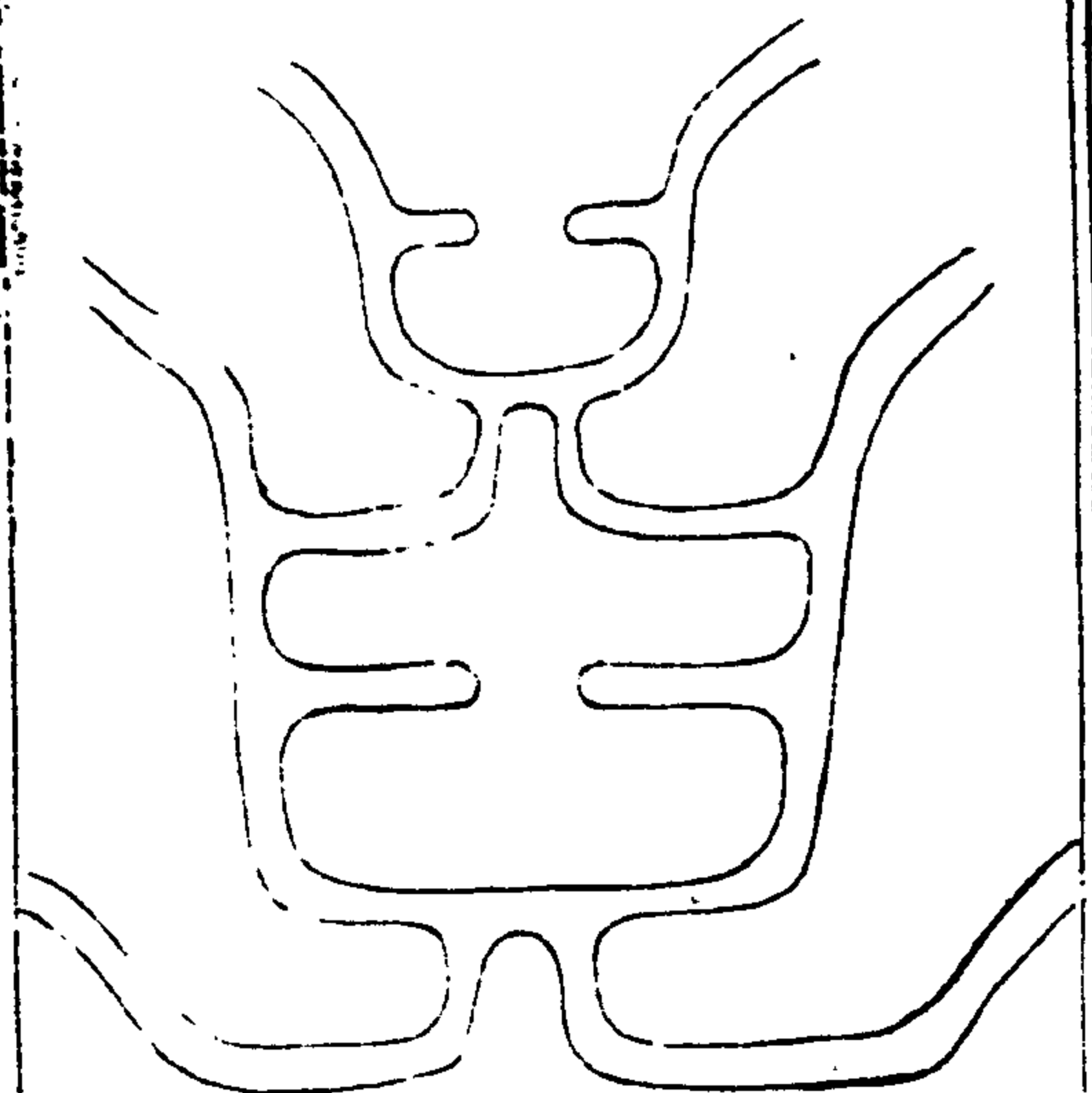
彖曰習坎重險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

重

險

圖



替曰
習坎重險
地水功成
設此守國
萬世未賴
王公之知
大矣哉

六

三三三坤上坤下

坤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謹按坤為地純地无水是謂戰場馬无險阻故行
地无疆鱗无水處故龍戰于野則是地中不可无
水明矣伏羲畫卦坤居北正北方土厚水深地也
夫天一生水先天坎水自坤中取來此理玄矣余
因作方河以取坤中之水廣地水師之義其圖具

于后

東夷圖漢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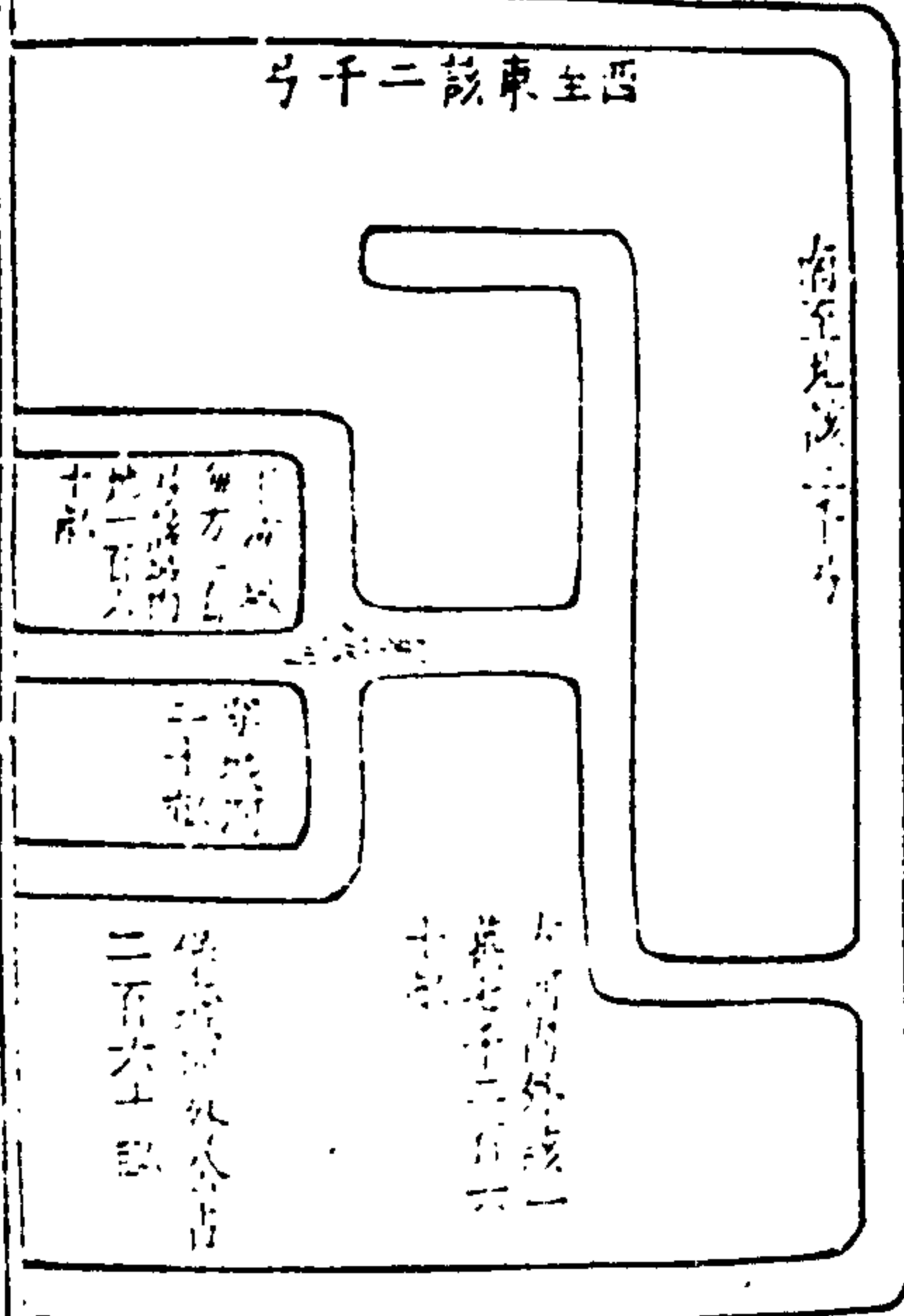
十七

此一圖且方河于平原使堡兵必可守

四週護河東林細柳沿河內外各設關十人每丈一林

南至北漢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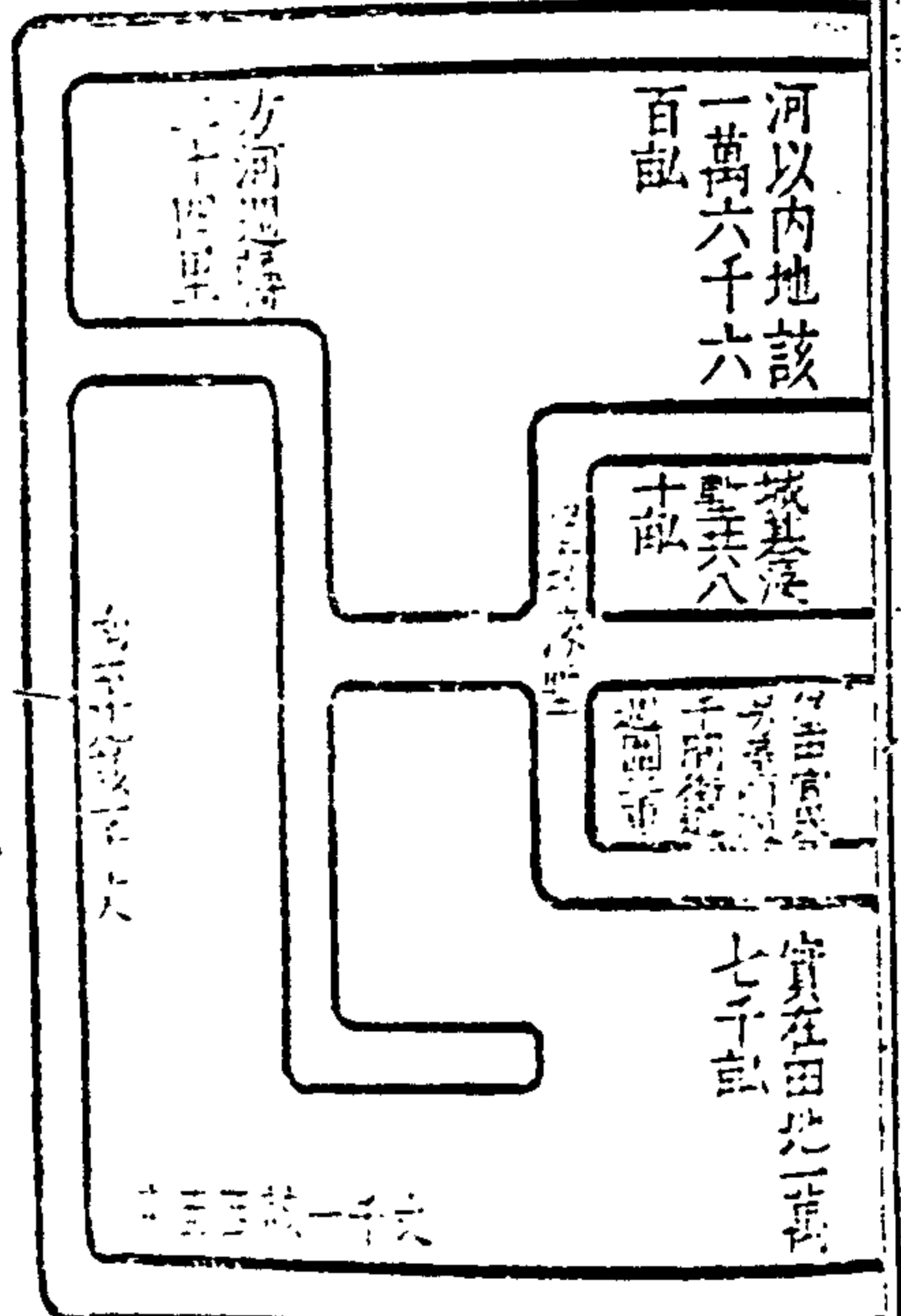
西至東二千里



圖

式

四週護河以外東林細柳地六百里



東夷圖漢卷之三

十八

謹按方河雖取坤中之水實消土中之金坤為金
 毋坎為金子土氣頑厚不產金寶則長干戈必有
 水方能消之故水中鱗介多甲冑戈兵之形蓋金
 氣所化也金氣化則干戈息不易之理也故易卦
 于有水者無征伐無水者川行師師曰利執言比
 曰失前禽蒙曰利禦寇蹇曰險在前解曰獲三狐
 屯曰利建侯渙曰涉大川井曰養不窮未濟之濡
 尾既濟之豫防困之金車節之制度訟之于淵需
 之宴樂坎之守國有水者易嘗用兵坤曰龍戰萃
 曰除戎泰曰勿用師謙曰川行師豫之行師復之

用師晉之伐邑明夷之南狩無水者易嘗去其噫此非臆說也仰觀俯察造化示其精英探其幽隱聖王著之爻象所以立君人之鑑定萬世之程也余因取自坤演者得十有二卦附錄于後

地火師圖

九

䷆ 先上坤下

萃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觀卦于萃則武備欲其精防範欲其周

䷁ 坤上兌下

臨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觀卦于臨則重邊將之權察邊士之苦

䷀ 乾上坤下

否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世雖否矣而包桑猶能繫非溝洫何以備旱潦乎

䷁ 坤上乾下

泰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

世登泰矣而隍不可填非湯池何以壯金城乎

地火師圖

十

䷆ 艮上坤下

剝

衆陰剝陽其勢盛矣夷狄之害中國也何以

待之噫此地水師所由作也

䷁ 坤上艮下

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

地中有山陰已固矣然猶用行師何哉噫无以拒馬也

䷲ 震上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觀此卦則知內順外感缺一不可建侯行師
乃豫備之道

二二二二坤上震下

復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閤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

觀此卦則知西戎北狄反復不常守為上策
惟閉關而已

地水師圖卷之三

三

二二二二巽上坤下

觀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因風而往則有省方之義不可緩也重邊
防也

二二二二坤上巽下

升

九三升虛邑

乘風而來則有升虛邑之象言不可遲也

无水也

二二二二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

晉以火地為義即燒荒之策也

二二二二坤上離下

明夷

明夷以是為義即懲之策也

地水師圖卷之三

三

地水師條陳

桐鄉潘鳳梧著

開方河有十益

一開官地以免拋荒之益

前件

沿邊各有官地俱可開方河設陣圖廣溝洫壯金湯以防不軌此萬世禦虜至計也除官地可開外如

祖宗設立牧場專為養馬但牧場各居一處養馬人戶星處其方安能一一就牧場而養之故為豪

強之所侵沒者亦多矣今查冊內原係官牧

場可開溝河成田作屯堡守者相度土宜設法開之則虛沒之牧場今為有用之屯堡矣一益也

一開世襲以興溝河之益

前件

祖宗以來武職俱係軍功世襲除自

國初武臣外其餘得蔭者大抵皆出擒虜斬首之功

茲者地水師正為萬世防虜計故能出錢穀募夫工開河成功與擒虜斬首何異哉合無

奏請令軍民諸色人等有能捐資開河計銀千兩開

河千丈者與世襲指揮使同銀九百兩開河

九百丈者與指揮同知同銀五百兩開河

五百兩開河五百丈者與正千戶同銀二百

兩開河二百丈者與百戶同銀一百兩開河

一百兩各以充為開河之方安之官而

守其土者其功不特一益也

一廣開河以興世襲之益

前件

夫安土者重遷宜南者厭北其間又有情願

地水師條陳

卷之三

二

納銀就附近衛所列銜世襲不願守堡者亦可以聽從其便合無

奏請諭軍民諸色人等有能捐資助工願納銀倍于

開河者許照開河功一體世襲俱聽

例三年內各一處一納解赴所司轉解各該巡鎮

以爲年俸是亦之費則其利無方矣此三益

也

一立守堡以末屯種之益

前件

開方河之法大抵東西南北各一千丈每方

該三千計有六里而近每弓得地八畝三分計二千弓該河以內地一萬六千六百畝沿河以外止築護溝棗林十丈每方棗林地除角不築該地四萬弓共一十六萬弓該棗林地六百六十餘畝共河溝內外該一萬七千二百六十餘畝就中立一堡城城每方百丈該二百弓計地八分該城內地一百六十畝城基連池築十丈該二十弓連角每方該二十畝共八十畝内外公占二百四十畝連穿城出路河通方河築二十畝共二百六十餘

嘉慶修陸

三

畝實在田地一萬七千畝城中置指揮千百戶民兵舍千間各有差每堡設指揮五員開河功陞三員

恩廕二員千戶八員開河功陞五員

恩廕三員百戶十員開河功陞六員

恩廕四員俱世襲隊長二十名民兵三百名蓋二指

揮開三方五千戶開二方六百戶開一方河不勞而成納級之銀作為築堡造屋之費計每堡二萬兩是矣除分職田民兵常產該七千畝其萬畝作為官田此一堡設而

朝廷增萬畝官田三百民兵非四益乎

一墾水田以廣稼穡之益

前件

開納武職任其自便然其中南人愛居水鄉遇有水之處可開水田者或官或民多令南人居之則水田易墾且善千連片耕種田亦有救五益也

一分職田以省常俸之益

前件

一指揮千百戶世襲俱有常俸既不可捐之

嘉慶修陸

四

于民役不能給之于官惟效雲南等處職田之法指揮使二百二十畝僉事一百八十畝正千戶一百二十畝副千戶一百畝實授百戶六十畝試百戶五十畝俱永不起科與功臣田土同是官俸各不費且不費

朝廷升合之祿六益也

一分隨兵田以堅守堡之益

前件

每堡隊長二十名民兵三百名除領種官田每名三十畝該九千畝隊長每名五十畝該

一千畝徵租每畝一斗外仍

賜隨兵行糧田每兵十五畝隊長三十畝未免起科

糧稅無事自耕自食有事自辦守堡防禦行糧七益也

積堡倉以備凶荒之益

前件

每年官田一萬畝常種米麥共一千石收貯本倉除指軍千石口各一員常運種三十年出陳易新將一萬畝雖有凶荒何足爲慮此有益者八也

一植棗林以備護溝之益

前件

護溝之法全賴棗林與細柳外可以防戎馬之來內可以隔風沙之寒隨地便民可植柳則植之可樹棗則樹之積至二十餘年金城湯池莫壯于此此有益者九也

一通小船以載用壯之益

前件

軻氏稱上農夫食九人謂肥多力勤爲上農則是天下無瘠土顧人用壯何如耳此地沙

多土少全賴肥用南人積肥如金北人不知

蓄肥豈其智不若哉爲無船也故將肥晒乾

沃澤盡去止存其渣將來用地亦何益哉蓋

後用干裝載不待已耳今河成河通水港既

通水船載運糧食與糶糧之

較原糶耕種田地收則載草載糞歸其家

便此車載糞數倍矣此其有益者十也

按上益皆由愚所見陳之亦就邊境言之耳

若能又籌民間使富民自開已業盡北方諸

省雖不造堡但能處處開通以興水利以固

疆場將來戎馬無警則江南糧餉可減

宗室祿米有資有益不能盡數彙止十益

開方河有十不可

一不可開民地

前件

民地多寡不一肥瘦不同皆小民用錢自置

以爲已業蓋自井地廢而此地不復爲公家

所有矣今一旦欲開之夫民誰肯與我必欲

奪之則于理有悖買之則其勢難周是以事

未興而物議先騰澤未溥而民心嗟怨誅之

未興而物議先騰澤未溥而民心嗟怨誅之

不可勝誅已之事其能濟此其勢必終阻于勢豪掣肘于權貴所以歷漢唐以來而不能行吾之善政也故莫若于收場官地而開之俟其成熟有效民已樂業彼深知溝洫之功實動則效之意斯時或阻于勢而不欲開或歎于力而不能開然後別行議處公私勸助使之轉相鼓舞遠近效尤吾天之下無非可墾之田矣予謂不可開民地者非不恤民謂其始不可先開恐阻吾萬世治安之議也伏乞

上裁

二不可動官錢

前件

諸司積貯錢各有職掌溝洫之費原非糾故不可以數百萬爲限量者茲欲借處官銀各衙門徒增議論未必驟辦故可否之議興而阻撓之說長也其始既難于議處其終必難于常足其後復苦于查盤且萬金之支費更十數衙門頭領未有不損其一二者八千之雇募皆以官工借口則不如私雇之五千可

知矣是官銀之不可動也且帑藏空虛必起外伺之心積貯告匱恐貽束手之策蓋不恃官錢而視天下之民財皆官錢則財恒足矣蓋地已開成田可墾授堡業既堅捍衛且固吾之所以待之既有其備然後或可而增修或大舉而推廣斯時議其餘積助民興工使中原之地盡復溝洫之舊斯民不致墜壞天下稱吾拱不亦可乎予謂不動官錢非謂官錢真不可動謂其始不可動恐阻吾隆古之議也請乞

上裁

三不可役民力

前件

事貴變通後貴以時所謂時者豈但農隙爲然今之民力稱窮竭矣鳳陽一帶八年不收畿內地方連年大旱今歲小米價值陸錢一石小麥價亦八錢已上歲云歉矣况復加以重役民豈聊生民不樂從事難克濟自古然也故欲成此義皇之業必須廣爵土之封使富民慕世爵而自募自勸易于成功方有實

効不然大役一興四方搖動民心雙貳大事
難成恐不若仍舊貫之善也伏乞

上裁

四不可徵近功

前件

地水師所以開萬世太平要見猷濟溝洫非
一人之心力所能成功非一士之智識所能
卒業以伏羲隆古之聖曆曆數之久方能成
一地水師只待神農始興稼穡之教王道且
無近功况帝道乎今日修舉帝道以遂止戈

地水師條陳

卷之三

九

之業必須緩以歲月不可責效目前蓋緩則
易成而計慮周悉急則苟且而徵倖奏功理
勢然也故興此大役必須限以九年先巡行
九邊相土度地如其處有水可開方河計水
多寡以爲水田如其處要害必須設陣圖有
水者仍前制無水者止開乾河以備蓄洩灌
溉之用不必水田可也且巡行天下曉諭富
民必使其肯于輸納以便作事然後計銀多
寡乃于各鎮量力興工方河一成即便樹麥
植柳中爲墾田築堡之策爲水田者次第播

穀爲麥田者次第種麥只待九年滿足田果
不異南方麥果每畝厚獲然後論功行賞不
則有罰庶年月久而成功易矣請乞

上裁

五不可吝爵賞

前件

朝廷懸爵祿以待有功地水師既成則上擬義皇后
登三五功莫大焉豈直拔城陷陣擎旗斬將
已哉然而議者紛紛卒莫濟事者以或多輕
舉而或吝爵賞故耳今欲舉地水師以復義

地水師條陳

卷之三

十一

皇之業不必遠考分封之制即上比照我
太祖開國諸臣次比照我

成祖靖難諸臣論功行賞置一堡世官若干公侯伯世
爵若干則每邊有過百之堡世守其地而耕
牧之與溝洫相爲不朽而功有不戢者虜有
不禦者吾未之信也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
此之謂也伏乞

上裁

六不可遍開通

前件

地水師之制在寬廣平地止開方河于要害去處止設陣網故首禁不可通處開通如蘇松嘉湖形勢蓋蘇松嘉湖水鄉且有太湖爲之蓄聚夫水鄉則涸地及泉其水平也有太湖蓄聚雖通開未易涸也雖大漲未易滂也水多故也北方上原亦有薄處地中之水未能平盡故有聚水地有消水地聚水之地其水有源偶遇天雨溝澮皆盈未必卽涸此地可蓄水開田者消水之地其地軟沙偶遇天雨隨落隨乾倘不識地脉一槩開通則可蓄水之地亦爲乾溝矣此貴因地不可執一也伏乞

地水師條陳

卷之三

十一

上裁

七不可通大船

前件

地水師之設專爲設險其利不在商賈往來故首慮不可通大船蓋不造大船則自無開通之漸無借寇兵之慮况大船行動波浪易生恐崩河岸難以修補故止造小船以載米麥柴草肥用足矣伏乞

上裁

八不可任將領

前件

地水師乃神武之略必須任以文臣督理其一應管工區畫遴選文武之有才者切不可任將領蓋將領貪功喜事必重勞軍士以壞邊務寧使富民雇募則于軍士有益而政有補而無擾累之苦庶幾事業易成矣伏乞

上裁

九不可失事機

前件

地水師設陣網于關隘使虜騎不能入置方河于平原使堡兵必可守二者須疆場無事國家閒暇及時爲之事機胡可失哉今者邊關寧謐正鑿池築城之秋賢士彙征乃陳謀效用之日况南北水旱頻仍則雇募者不待招而自致若邊境水土便益則流寓者不必徙而充盈上可以培國脉下可以壯邊疆近可以濟窮困遠可以賑饑荒孟子曰今時則易然者此之謂也伏乞

地水師條陳

卷之三

十二

上裁

十不可惑憎間

前件

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成功則易初緣避難之心加以多憎之口則

國家之事孰從而任之故陳一得者不可不亮其愚畫一計者不可不盡其忠以天下心盡天下事俾百工師匠各盡其力之誠同效涓埃之助方於

國家有補若始事託之謏談中藏畏難之心將成投

地水師條陳卷之三

上

之謏談暗懷嫉忌之狀或以衆論而鳩工或以人言而終止若此則于

朝廷奚賴焉故欲成功者不可以惑憎間也此亦首該申請以爲憤事之戒伏乞

上裁

按此十不可者或爲開河慮或爲防河慮亦愚井蛙之見云爾

廟堂猶有鴻慮存焉非愚一士之智所能悉也茲有不盡陳者八十款附錄于後

開方河有十要

一要慎選用

二要明賞罰

三要專責成

四要聚衆思

五要立程限

六要任老成

七要覈功罪

八要黜浮議

九要知緩急

十要圖久遠

地水師條陳卷之三

上

開方河有十貴

貴以地

貴以時

貴以險

貴以水

貴以智

貴用人

貴用財

貴用力

貴用誠

貴用久

開方河有十賞

知要害者賞

識水源者賞

陳利害者賞

明控馭者賞

善鳩工者賞

不擾民者賞

多奏功者賞

善區畫者賞

合格式者賞

得田多者賞

開方河有十戒

戒貪功

戒詐冒

戒包攬

戒鬻販

戒爭功

戒輕舉

戒阻撓

地水節條陳卷之三

十五

戒賭博

戒娼妓

戒爭鬭

開方河有十集

集百工

集五材

集商賈

集游民

集車輛

集菽麥

集人夫

集謀議

集碑石

集雨水

開方河有十許

許賣飯

許市酒

許施茶

許打鉄

許種菜

地水節條陳卷之三

十六

許搭蓬

許造屋

許牛拽

許車運

許陶冶

開方河有十必

必阻馬

必防衝

必設網

必設疑

地米師條陳卷之三

必種田

必種麥

必樹棗

必種柳

必置堡

必固守

開方河有十可

可以戰

可以守

七

可以糧

可以草

可以耕

可以讀

可以漁

可以樵

可以衣

可以飽

地米師條陳卷之三

八

河防議序

維揚李植

桐鄉潘鳳翔

歷覽古今治水之道導之則通障之則死此成敗之大較不待智者能明之也淮揚舊稱澤國漕運停蓄綿亘幾五百里民正賴以生計漕運道阻以維輸公私兩利曾未嘗爲民計者蓋以爲官爲民日始何也築堤之功初以爲無形之費其費於無形利其功之易見障川之議堅不可移矣夫以堤愈高則水愈壅水日愈壅則堤日愈增高則必潰高則易決其崩壞濟勝病民病運匪朝夕澤國之民徒爲口擊心傷十餘年誰敢經畫類以撓成議而取罪戾哉今我郡守吳公宣下主慨然以興利除害爲已任一時百廢俱舉而於河防更注意焉讀其所集河防議首開河漕流以殺水勢次置閘榜淺以防壅淤夫河開流漕則水有所歸永無汎濫之虞而民不病閘開淺榜則水有常永無壅淤之患而運不病上裨國計下益民生治河良策誠無出此當道者舉而行之淮揚昏墊之灾可計日而復

者猶以功費不貲難之夫排大難建豐功匪財非濟匪衆弗成此不易之理也開河置閘造船僉夫動以萬計費誠鉅矣假令河防無患舊費可仍則亦安事勞民傷財爲也今則高竇與鹽牟諸盜場一望迷津廬舍田園漂沒殆盡民皆棄居不處見之蹙額言之酸鼻孰非增堤障川之貽害哉即今誠若公議夙夜靡盬民猶不堪全活僅猶然循修堤之議偷目前之安則水勢無常薄堤難恃旋築旋壞卒無寧時無論爲民間永患運道且艱阻矣如數年來何嘗一日不採石不辦木不取土不動衆使持籌計費歲不下數萬有奇而里通之丁夫商賈之木槎漁鹽之舟舸閭里騷然罔不旁及困憊已極而修築徒勤水患自若也譬之病疽勢已潰壞決裂不可收拾乃尚不察源治本日爲敷療痛腫以緩目前之急愚亦甚矣故不暫費決不永利不暫勞決不永逸公蓋籌之甚熟且不忍坐視吾民漂沒困苦終於胥溺而爲魚鱉之區也予不佞入山八年世事多廢耳不聞外議口不譚時政久矣然時遨遊五湖間問耕問漁竊聽父老愁嘆之聲咨嗟之語亦嘗有概於中而莫之能述茲觀

公宏議逆知

當道必許可公故不揣愚昧敢撫片言以佐下風
若曰舍導之而仍障之非不佞所敢知也

河防議引

南昌支應瑞

客有問於予者曰子讀良二千石

吳公河防議乎抑知其所以爲

國計生靈千萬年無窮之患言又皆率營壘障水道

惜財力徹壅通堙疏濬極勞而爲人心大論決者

乎吾揚水國也自昔注水有江海蓄水有湖塘平

治河左祖

卷九四

三

三

水有石閘滂淺有夫船故水不浮天而堤不決口

運船農業舉便厥後寢失其初漲則注蓄無所奔

湍四溢揚之驚波橫連西北之水凌湖打堤致使

廬舍蕩爲墨宮蒼赤轉爲漂殣譚之腐心酸鼻客

冬羨溢堤決當事者夙夜堰埭殫宿風水胼胝結

据督負薪土以塞其流僅得以挽阡陌之濶而潤

漕渠之涸春明桃花水發鼎郊危堤晚如漢決孰

子河至發卒數萬塞之則當事者焦勞亦孔之嘆

矣公知其然下車未匝旬單車一葦周詢民間利

病在在父老遮擁悉吐病源感泣咽哽公揮淚曰

若輩語我病源我不能療實上下兩負也爰集思

條議若干篇大略以復淺政爲首復此則不必羈

商民之舟取客土之遠挑河泥以積岸通河益深

而河堤益高灑浚得宜事半功倍水已由地中行

矣更復其江海諸所故道注之蓄之而又建閘以

平蓄洩濟漕灌田瀉水以同隄防積成民粒蓄注

機戰事若相反而實則相成不遺歲布築防障水

之金錢以圖

國計生靈之永賴其利病之多寡輕重緩急又近若

燭照然庶幾戡復見自昔之治平吾子果讀其議

治河左祖

卷九四

四

三

而知之邪予曰嘻是議也父老不能自遂而訴之

於公公擇芻蕘之言而請之於

當道予固知

當道之嘉公擇父老之議而亟於行者靡異於公

特向求其病源而不可得輿情既畢達於公必道

觀其成於他日耳雖然漢之賈讓蓋嘗應浚川疏

河之詔而備言之謂治河者上中下策有三焉上

則舉水衝之人而避之放河使北入海汎濫消而

河定人安千載無患中則穿渠溉田滂能浚之旱

能蓄之興利除害亦救時之術乃若繕完故堤增

卑培薄勞費無已其害依然斯下策矣是言也非
與公之議曠世同符者乎愚總漢之三策而求其
今之時勢欲抒目前旦夕之患雖神術不得不可
漢之下策倘乘今而思安阜而平成雖有禹之治
之決之排之以注之江海而已即漢之中策雖有
緩焉何者水注江海則堤堰不築高臺而民無憂
流則運船輒輕無滯也譬之取東萊於上東則所
長蛇殪封豕直突凶奴于泰山中策則雖不壞探
甲兵固守疆圉下策則姑容其款市以蠲衆之悍
倉卒不得衝突以徐試吾上中之策而收萬全之

功是皆大將軍之所不廢而次第行之者客難然
曰子庶乎讀公之議而知其所以爲

國家生靈長久之計者矣予家世洪都歸里過楊因
親寄寓非公不見恪守澹臺之訓恭亦有年惟是
并州故鄉聞公仁政愉快尤甚故述賈公漢庭之
策瓊山丘氏稱其治河之法最備而曰合于公之
議者并紀之以答客問以預爲維揚父老之慶云

烏程吳秀

奏爲治河有要多議無成懇乞

聖明獨斷以圖永利事臣惟當今河流橫溢其害亦孔

亟矣在廷與當事臣工其議亦甚多矣第治河有
要其關節在海口其脈絡在河身而所以疏濬則
通脈絡者又在於合淮黃之流得法要則易節
有成失其要則勞費而無益臣竊思人之一身涉
浹津汗各有其竅至於水火必由竅通水火不逆
將從竅道攻治乎抑刺功穿竅以刺之乎譬人之
一家內有曲房深室中有室無室則必必有海
滑以通氣滌痰滯及惡將從滲泄之乎抑缺堂
掘室以除之乎今河之海口卽身之竅道而河身
卽家之溝滑也故禹之治水也自下流始掘地注
海必於海口先之其疏濬決排皆於河身中治水
未聞於陸地治水也書稱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
入於海蓋由河水渾濁近海有潮汐相迎故謂之
逆河必使衆流併合方與潮敵而又以清滌渾宣
洩尤易壅滯中之濁膠得數盂之清水未有不灌
滌者也曩時淮黃合流之處其深不測其流箭駛
足徵矣先臣平江伯陳瑄治漕必於淮黃合流之
下開通濟閘以達運船船盡卽閉閘之日多而開
之日少且閘裏復有三閘通互啓閉其凡官民
隻必由五壩車盤何瑄之不憚煩瑣欲使淮水常

東黃無由南運道無虞民享土利此誠利國爲
逆河不使分流之意也自嘉靖三十年老人
訛言清口濁水易淤廢買務淤河以爲利
而閘祭廢弛致全淮壅塞千載之利一
陵沒沒矣是清河有此淮水故淤塞
淮水故沙泥淤塞故得由閘祭全淮
費官帑不知幾千萬矣是河淤塞病之
此乃合此不國而惟務堤防不效則
日較黃口之閘祭成科坎泥沙不從而
黃誠殺矣河流愈緩泥沙不從而

治河左祖

卷之四

三

國家三十六萬之財賦委之無益也科臣疏龍原
任實應五年待其始末疏請修復閘祭無益
實係良方臣愚以爲宜令有司嚴守之亟塞周家
橋等港使淮盡歸於黃并塞沿河分流諸處使淮
黃盡歸於海口決潰之勞何矣矣今重臣專意沿
海導河真若遣大將率大衆出塞道無分岐念
遇險阻亦必鼓行而進自然隨機應變巧智生
況以愛國愛民之心處之神明可動地勢可轉者
乎或以洪濤巨浪其費難紀故昔年河臣之疏有
曰一議止濟海工程以息糜費不知向來諸臣

治河左祖

卷之四

三

成今日若以閘口殺黃三十六萬之費而善國之
宜無不足者況其間權宜如慣海豪傑可以官
招徠坐食舟師可以犒賞調用幾獄囚徒可以活
令效力不必盡出公帑者或以倭夷有警云云及
此不知淮黃出海之口卽倭夷入犯之路若率萬
夫駕千舟濶平則荷鋤豈則濶則停舟休息萬
一寇至又可併力以保疆圉非若勞民動衆果
於無益之地者矧今徐淮要害城在河底洪水灌
之其何能禦念此寒心將爲拔地懸河以保萬全
者二十年前河底尚深兩岸之間甚高如山呂梁
之險有若登天經行上夫誰不及見而今河身高
於岸岸高於城此實停止徐海警備閘祭致是忠
孝所激父豈可幹而前人之澤奈何踵襲之乎
皇上前日曰德鏡亮焉現乾坤知一身四海如一家
則治河緊要自吾在殿陛而可知者臣等雖愚
承徵會議實與勘河之臣面爭獨總河舒藻以爲
然心懷激切言非出位用敢直於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特賜獨斷勅下該部酌定此議自然諸臣不畏難
不避怨羣策畢聚羣力畢舉三四年後萬世永賴

必有高明之見出於大聖人萬萬耳職奉按越
仰受

成筭而已不能上陳無任預越之至願至云云

再奏徵會勘黃淮泗水議

稟伏蒙檄至清口會同鳳陽江安二寺勘會泗水
面詢梓讀得計大約以黃淮泗水可以其
清口一尺之沙則水增一尺之深泗水可以其
殺黃河一分之泥則清口少一分之淤其可以
無虞其利甚大誠今日必舉之工創職有是計焉
看得泗城

治河志卷之四

十二

三

陵寢水清等尺方可復舊則清口須開深等尺然不知
開若干長若干闊不及岸長不幾十里則中所開
處僅成科坎恐泥沙又從而盈滿耳殺黃之議雖
多其歸一也或遠或近不免略妨運道蓋黃既有
去其流必微豈無淺阻且黃分於清口之上而合
於清口之下則下流壅滯濟運之費能盡更下而
不西病鳳泗乎萬一稍爾非全利也夫海口有淤
處有淺處三十年前之水濁今日之水清是三十
年之泥沙日積月浚於河腹以致淤積若此就不
知海口之當濬哉特以搖頭曳足之儒夫而當持

山移壑之巨浪見則驚而歎矣矣厥用力此恐以

有限之財為無窮之虞故置勿論不知商販於異

域者直走大洋漁鹽於海濱者往來絡繹昔商駢

視南海中隱然有橫石為千棹焉奏

閩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去其石夫海口之泥必易濬非

若海中之橫石難除

陵寢飛挽奇萬生靈之命非若揚抗海泊之役而乃苦

難不為泥三十年前只有濬海工程者多矣愚以

為用入海之舟募入海之人操之運習和風雨者

一二時其佳泊所從夫役各帶一洋令其無懼而

治河志卷之四

十三

四

又董之以膽智借天風之便乘海潮之猛挾黃淮
之力犁鋤鈇盪隨舟而運一人鼓柁勝於千夫荷
黃萬斛之沙一滾千里自海口至清口三百里耳
何患乎不濬刷之深而泗水不東趨哉自清口以
上至徐無風波之懾無候潮之煩上水下水鼓柁
而遊官船民船繁剗而往不踰時而沙刷水深岸
出隄高呂梁之天險復見茶城之人力易施運道
民生不永有利哉然則

國用詘乏錢糧如之何曰即今開清口估計幾何開

河殺黃估計幾何而酌損之可矣泗城勢在危急

畢工之期何如曰閘清口幾何時開河發黃幾何時而量期之可矣至於立賞格以勸應務明其所以勵人心此則奉

明命專閩外者權宜之耳若十人百人爲之輩十人百人皆舟師良將也千人萬人爲之役千人萬人爲之役淮海勤卒也又何畏乎島夷乎此又東海之爲利所不宜惜費者職前在泗城以家之津濟身之利道爲輸茲復檄至清口言非出位所以忠朝廷而效職守之分也不敢變其前說謹具荅奏代惟

電覽須至聖者

南昌陳邦科

奏爲兩河決裂異常四郡流離可憫乞

勅當事臣工講求治河定畫以圖萬年永利事照得邇年黃流泛濫病民梗運淮水停滯淹汙妨

陵肩任紆籌之臣究極利害殫心瘁力矣乃今歲以來淫雨徹春夏之交積淹連閘洛之境以致黃淮同漲湖河並高淮揚徐汴之間隄防危裂城市舟遊議者謂百年來僅見之災也臣竊憂惕中疚心蒿目思厘治河一得之愚備查前年之治生而承以

近日之河患固知不調之瑟非膠柱可鼓垂危之疾非執方可瘳其法有不得不變而通之者矣夫治河之法不外疏築濬三端疏者多穿濬者以分其勢濬因河身日高必分之以利於漕而於漕亦未可輕議築者固隄以厚其防今東來黃流急甚美也然徐邳以南水勢日漲平衍非復往時之急溜淤沉河底清水行于浮面而所衝刷不勝其所崩潰故節年增卑倍薄築隄亦遺餘力矣卒不致制沙之利而反滋衝決之害至於楊州高郵一帶至儀真間口地勢本低淤之積以漸墊上三尺水淺則下流膠舟不行節年當事者不務濬揚儀之運隄遂以不支則河之未可專恃築而刷沙之未可專恃水亦彰彰明矣濬者去沙以滌其淤濬之說人人知之而節年以爲下策置之不講豈非以洪濤巨浸非鋤犁之可施積沙膠泥非鏽斧之可用耶不知專用人力以爲濬則誠難因水之力以爲濬則人之力一而水之力百矣專恃水力以刷沙故不效得人之助水則人之濬一而水之刷百矣故置濬不講者是未盡其濬之說亦未究

其濬之方也臣謂濬之方有三沿河堤岸舊俱設
有淺夫坐糜餼廩徒資管河官之漁獵宜令趁冬
春水涸之候乘時撈淺則沙日撈取不停而土矣
此濬之不費官錢者也官舟巡堤商民往來
如欲宜令船尾悉繫犁鉏乘風撈淺則沙日撈取
不停而土矣此濬之不動官本者也夫雖水涸
水衝激能自運旋若令智巧工匠仿鑄此器
木機車水涸則沙因滾滾不涸而土矣此濬之
不勞人力者也用此三者勤行不俟督撫自具
赴海則沙亦赴海河不挑而深矣水淺則沙亦
墊堤岸不培而高矣水決次則沙亦盈坎窪不填
而平矣用此法以濬黃流則黃身日就剝落淮出
可以無梗而免鳳泗之厄用此法以濬揚儀則揚
儀不虞淺溢湖水可以少蓄而免運隄之厄行之
歲年其明效大驗當必可觀非如濬漳水勞費
無已之功束水刷沙茫昧難期之效也豈非今日
調河患之通方瘳河病之良藥乎外如淮必不可
不膏黃故高堰斷不可棄湖水盈溢必傷堤故周
家橋等處斷不可開已棄故道必淤滿故老黃河
草灣等處決難復前人相勘已詳幾經苦心今雖

欲再行查議徒爲畫餅而已臣往歲條陳河議
請增填殺水今復議濬不敢變其初說意則治河
則通堤量增填口以紓淤塞衝決之虞決不可緩
而辦之一議爲治河根本要務奈何卒置之不
而不講也臣不揣謬昧條列

上請以贊其成而決其議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行總河大臣治河諸臣會同議奏

河

奏

夫河大患也治河大事也議事以制患大計也河

源自星宿逾崑崙已折而趨積石乃會雍浮汴以

達于淮夫以萬里奔騰之勢無重固巨壩以闡之

故常衝決而不可禦此一難也河有出有過有入

有合有分有屈有注有入何多變也乃其行則

悍猛而不安爲難豈緩急能變其流而殺其勢

二難也河之性善下斯得其平而不爭今巨壩

之野曠衍如砥而以洪濤回淤于其間卒有方數

千里之水欲其建瓴於中也得乎此三難也河

難澆沙游泥非有迅流常淤之則其身反重起

高于岸夫堆出于岸流自湍之沉淤淤百川復

之灌集歟此四難也有欲以人力勝者則曰塞之便有諉于天事勝者則曰不塞便眉山氏曰不塞汎濫不止塞之水未必總是塞與不塞皆非所以永持至安之策也蓋嘗察水而測之河非汴不待合于淮故漕之爲常在汴猶之內河之疾也假令汴可無憂矣則其轉而危我之汶而又重其益而危我之清濟清濟定又重其越而危我之豐沛卽幸底定又重其肆而不尚重爲遲道之危然則奈何其治之哉乃今天心叶順川靈效應歲有恒謂河有故道宜及時恢復茲過計也河既既久走沙漸淤水沉滯難行自不得不棄而他徙茲欲奪新河之所必趨強幹而回注已誠難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矣又謂當別開一河以備運道藉阻茲又過計也遠圖不可倖致將精精備作必荷辦縣官勞費且什百卒未有能濟而乃設不必然之慮以徼難竟之功非所以執事矣揆今之計亦曰慎預防之術規善後之宜而已是故長隄遠護非所以約欄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語未必妄也則舂鍾之功可弗常飭乎墮崇填閼非不可以抑遏浚流然止啼塞口之喻未必誣也則斟酌之具可

弗時集乎歲當夏穩信水旣漲而或有非時之客水乘之則其潰也必暴則平準之候人不宣議而選之乎地居河壩寸壤方謫而卽數百丈之息壤因之則其陷也必廣則巡視之番卒不宜護而謂之乎上流不暢斯勝湯而爲災水之由汨入者不可漸以潞之乎下流不疾則羨漫而爲害水之由徐入者不可漸以疏之乎而又於青兗楚豫可謂之處各正溝洫以引水之既而披其勢治田亦以治河否乎衛博徐邳經漕之所多開月河以俟水之橫而折其猛漕通亦以河通否乎而所謂預防而善後者或以斯乎昔管仲論備害之道首請置水官故其要尤在于擇官爲本謂宜簡經明爲貴之士俾領河堤而又博求習水者分置其爲使之共行視圖方略得以便宜經理則職任有人而事功自成故觀江河在天地間猶脈絡在人身中然則河之爲患脈絡之病也而擇官之說則良醫之求也而分置之說則鍼砭湯熨之法也誠采而行之河之患庶其瘳乎

治河

太倉王世貞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

曰禹之治水水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于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覃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洹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導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乎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邇難于禹所求之効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于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距之不與爭利故水得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可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基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是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尋無容水之地

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碍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時清要路而汴水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防右顧皆後聖防閑時聖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時勢也其能遂逆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効小於禹蓋禹之所求者其甚濶而所求之効甚大今則不然其甚狹而所求之効甚小其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死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

治河或問

南海龐尚鴻

或問河有神乎曰河伯之神自古有之然其治爲神

者謬亦甚矣夫以河視河則河大而難治以水治水則河易而可治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今之論黃河者因其遷徙不當遂謂之神水不可治豈見道之言乎

或問河臣必久任而後成功乎曰然然則在官任官不彰乃強而命禹夫鯀猶待九年今旬月不效言官此等議論其後吳璠其父之論其子之論之乎河臣視河為傳舍曾有八年之外三遷而後不八年者矣

或問禹疏九河濬濟澤而注之海豈盡重今雲梯也

治河左

五

出海乎曰由衛河出天津直沽入海者十之七由

徐邳山安東雲梯關入海者十之三耳

或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淮注之海也曰淮泗未嘗不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草子諸河從瓜儀閘一也出盱眙天長六合一也出邵伯出高郵入江一也第當事者恐碍

祖陵風水不敢擅擬兩江之路或有待乎

或問因勢利導以順就下之性如何因勢得一因字則治水大本立矣因河之未決而北遷因河之未

凍而南遷因風之南北為運期因河之順流為運道因河安則修堤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堤以修因夏秋則據堤以守是謂八

曰又有三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

國計無虞上策也黃水蓄堤隨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發運河度河漕既愆期河無全舟斯無害矣

或問既落塞三者同異何如曰運河之注江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皆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或問黃自黃而注海淮自淮而注江止於海口是閘

治河左

五

啓閉以為運道使二水會流有分有合于

祖陵何碍哉曰此說甚善黃強而淮弱若導淮入江則

黃水蹶其後矣然淮水由揚州入江路必經高寶

由射陽湖入海路必經淮安奈人情可與樂成難

與圖始心心有主喁喁爭鳴遂有州縣為壑之謂

而淮事日非矣

或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曰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

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此理之自然也

今草灣海口淤澁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水日漲

不圖為疏導之計而惟築堤以防之將見隄之高

也有限而水之漲也無窮寧不致內灌而潰乎此
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開口挑決塞決無從
缺一不可也

或問黃河沙壅底高宋人有鐵龍舟揚泥重注可挽
而行之乎曰宋人李公義獻鐵龍舟揚泥重注法以
滑河其法用鐵數斤爲八形如龍繫于堤而挽之
水筒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直過水三深數尺
宜臣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遲王安石等令
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滑河其法以巨木
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水下如左狀以口壓之兩
傍繫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
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杞
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碍泥沙曳之
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王安石善其法卽以
杞濬之水當隨杞改趨直河置數千杞則諸河淺
濬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王安石
盛言用杞之功若不竣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
地中噫此一策也

或問淮水運道外亦有利乎曰自蔡瑁引淮運爲
溝洫陂塘停蓄資旱雖萬頃可爲腴田今棄置不

講徒爲荏葦之場可惜也

或問治水之說大都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不當懸河
之口矣執此爲定論可乎曰不可此其大略也有
治人無治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三吳水利救災歌

江東浙西一水涯萬壑千溪成巨壑昔年海門稱
雄吳南渡資之運強湖之利井田遺迹在江干
漕至今在以故賦稅出其間

國脉民命此攸關邊供內需咸賴政只緣多事水
利泉派委源截得詳天不能災之不虞
水利制為堤防故取食百萬兩非小在江干
平論水利之利也水利之利也水利之利也
平論水利之利也水利之利也水利之利也
愆期隄防缺天時人事兩差別
丁亥淹潦慘予懷戊己三三三

為之所故後月令 丁亥淹潦慘予懷戊己三三三
事非非議之也 不雨切莫怨三帝詩經江干
水勢諺云長安靈下場城之高以吳江塔
下曩者七十二橋開寧不崇相港底灰
吳江之高處則吳江之利也
漸見嘉湖車無用
秀水烏程吳江嘉興
上戶有之不飽家完
禾難種矣他縣雖有
素乏車是以不能全
來不到水邊傍
二丈四尺之長車
豈能到水邊傍乎 六郡卓然賴太湖萬頃無波千

里蕪太湖為六郡積水數萬畝係非小橋也古德
去湖乾而萬頃無波諸縣之荒有年也

三江入海貢震澤底定清洛洞大禹開三江以消
震澤定非謂今日 江海頃刻為海為湖為水

田更低水西田水田水田水田水田水田水田
久欲爛意昔會題防新旱

為利民焉知今日流害因

荒反詩 假令仍留長橋處此時寧肯信吾慮計今

意問崇祠口先保來春水不走

湖之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

崇祠落北之口近東之界急意急意急意急意急意

則以復修青閘舊額歸為嘉秀暨吳江湖南無水

之水定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嘉湖尚有年旱天目泉流本通東兩頭車急

中不通此見崇祠之弊也

茂無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水前

西頭歸海之口近東之界急意急意急意急意急意

故矣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

人民苦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饑歲食無魚今飯無糧

泉莫喧放開東壩借江源

問大禹太湖可是渚水數蓄之毋使過千多漫之
寧忍見山阿宣洩及時真聖人國富民安萬萬春

浙西導水歌

已丑之歌為旱荒寧知卯歲復懷憂
予信幾度令人空斷腸丁亥以來
浸旱三轉余得相望不忍聞土生
天記人探所由細通其源堤未
命請重與君歷歷詳塘壩之意
果何指至今
官塘直排東
言為橋通便利行舟豈知
後奸人更之
澤洞莫醫

救也也鹽航也擁眾因水可以藏鋒強橫肆暴因水
難以捕蹤多年不講失其立塘防故遺害通而今
向東北去七十二淩入太湖三十六橋歸海國武
林北注勢滂滂也障而東之意緩緩也若非長鯨
橫百里即嘉興王安救歸安烏程汗下之田乎上
塘海寧其弊尤難索源通杭城而過今三
諸河少開鑿其源細矣一中路仁錢地方又為盜
岸者多何有盈渠至海繞城郭而為淮近者以此
米雨事可遵亡羊補牢勿因循上保

皇儲億萬載下救膏腴千百春塘栖港大乃家通大

船何小也蓋利在之便意非也防小也則能

控回餘杭諸狂瀾而俾過東多而落北少也

而之石為門許有高堰今為防水西奔

之有門則水漾而南沙下塘易溝不堰今東

淺門不門而二邑桑田北鳥程高丈許安得

河車上崑崙水二尺農工之苦也東下

陡門因門水下杉青有開則水向海嘉

而納水之使不清如何傾圮而潰其防使嘉

秀或水或旱無能拉焉急修此塘護上游塘則上

塘滿而海寧不早築嘉興塘則中塘滿那得水眾

而崇祠嘉興不乾二塘既分上游之水那得

汧向湖州水之性因勢而利導之也慇懃勸採

蕘語奇策從今定遠謀近來吳江修橋水口開宜

多而淹少遇雨仍淹者君其細思裁惟是上止水

源難落北使下塘下疏湖口則歸鳥秀水永無水

災崇祠嘉興永無旱災

按江水入金淵下太湖溧陽宜興時淹議者

築東壩而患息矣此非防其源之驗乎為

鳥秀水計者宜倣此會稽水下三江而山陰

常旱議者築三江閘以時而啟閉之灌漑之

利視昔有加焉此非節其流之驗乎為海寧
崇桐嘉興計者宜倣此

萬曆辛卯季夏桐鄉潘鳳梧撰

嘉興府桐鄉縣舉人潘鳳梧

訓

呈為據血誠拜災旱懇祈乘時修隄防公水利以
活萬靈以全

國賦事切照太湖係蘇松常杭嘉湖六府積水藪湖
之盈縮旱潦因之西南沿湖二百餘里有七十二
堤導水之入東北沿河二百餘里有七十二橋放
水之出先年原有木柵柵于吳江長橋之下較量
屢年水勢多寡以為蓄洩蓋自禹貢震澤底定以
來無有能易者垂虹亭驗水碑為証故常年湖水
與西南諸水內外相平遇西北風起崇桐港水頓
高二尺東南風起崇桐港水頓減二尺遇天旱則
晝車乾而夜復漲是太湖豬水往來恒足皆長橋
木柵之功也近因橋下木柵漸腐淤泥堆積湖水
蓄滿以致萬曆七年八年水淹吳江烏程秀水十
年湖泛吳江是非水之害蓄之滿甚隄防塞故十
一年吳江厭水遂將長橋下淤泥疏通并將涵水
木柵一同掘去以致屢年崇桐港底動輒即乾夏
月連乾七十餘日至今舟楫難通使二縣稞粒不
種累各縣田亦不獲是非不雨之害洩之太甚隄
防缺故昔也諸水蕩漾今則入湖溜矣昔也萬頃

汪洋今則出湖急矣雖日西北風不能逆之而上
偶一東南風卽時趨之而下況既水淺下流又開
三江丹陽屢開運道其流漚之日深其源趨之日
驟故丁亥諸縣大水也戊子遂乾桐鄉戊子始乾
一縣也已丑乃及各縣矧今歲少雨西南衆流一
線之水難供東北建瓴之勢洞庭之波非數日之
積百川趨下非一力可挽苟不預先呈明誠恐來
春雖少有雨難滿太湖舊積或未種而港先乾或
種後而水不繼將來之旱不止崇與桐也百萬生
靈孰能生活億兆糧運孰計維持懇祈

仁臺准呈查勘如果不繆乞賜轉達

當路預期奏

聞先治上流次及低下要于德清地方西來港水并同
餘杭一帶溪流諸水自德清起經五陵過塘棲至
崇德北過石門修復石門舊額東過秀溪又東過
阜林至于陡門修復陡門舊額又東經嘉秀至于
杉青修復杉青閘舊額使一帶塘南之水不許落
北名曰中堤以救崇桐二縣及嘉興高岡之處後
至夏月種田無水則堤沿湖七十二澗入湖之口
名爲下堤以救嘉秀歸烏及吳江潤田之處甚至

太湖見底則開東堤借江流注太湖以救蘇松常
一帶下流之處則庶幾湖常滿而卻不回波港常
足而田無元旱且水有條而鹽盜不敢縱橫澤可
溥而高下常沾潤濟豈徒東南一方之利實維
國家萬載之謀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嘉興府桐鄉縣舉人潘鳳梧

呈爲復千年禹跡開萬世成平以甦水旱以弭盜事查得浙西水利禹跡頗詳有三壩以經之使其勢東注于海有諸濇以緯之使其餘北注之湖蓋萬世無弊法也今皆廢盡矣自上塘言之西湖水通杭城入海寧塘以灌沿海三十里而南百里而遙田皆賴之近年杭城淤而源不廣益多而流不繼或塘壩之積久低淺或塘岸之修葺未工水不盈渠旱難普濟海寧數年之乾有由也乃高漲時寧自西湖壩放入下塘又爲歸烏之害湖州受水雖多惟餘杭大溪水最湍猛貯之南湖以殺其勢則湖州安矣故歷碑以紀之三壩以障之湖之根則湖州賠納也今南湖既田三壩浸淫廢壞直北五凌塘棲不能障而東之以故嘉興之利阻而湖州之害劇矣蓋南湖壩一日不修則歸烏等之水患一日不息嘉興塘一日不壩則崇桐等之高阜一日不極也觀塘之東界有千金等五壩塘之北岸有九阜等衆視而其中如石門陡門杉青等閘徒存其名冊廢已久積弊既滋古額安在耶患水者益之以水慮旱者愈弛其防無怪乎數年

以來百姓無安寧之日也況湖海相爲勝負浙直萬水通流自長橋濇而太湖日涸三江開而沙淤建甌嘉興塘漏洞頗多不能捍諸濇之水湧太湖濃奔騰直走無能成滙沮以濇停故雨多則餘杭不瀦歸烏輒淹雨少則諸水趨下崇桐輒旱自非因其性而利導隨其高而隄防之則下者愈濇高者愈乾莫可救藥已況此塘不壩港雜難搜欲私販之不以賊盜之無警有是理乎若急圖之則不惟水旱無憂民享其利而盜息賦充

國賴以安矣再照浙西水鄉三吳澤國多淹未奇連旱實異丁亥迄今七年而二水五旱災荒無寧日焉是豈歲之罪耶前此未有也伏惟

天臺詳察而力救之地方幸甚

朝廷幸甚上呈

計開

一備搜諸水之源勘得嘉湖六港俱上嘉湖之溪
闊過東過西淺且窄故宜開水勢直達湖一六
湖改大島治水設海寧塘分西湖水迤東入海
寧因是爲上塘上塘設秀州塘分餘杭大溪德清
諸水過東以灌仁錢田崇德塘東相鄰塘南嘉興
湖南海鹽嘉善松江等田東浦入海是爲中塘中
塘即古東江也設湖州塘分武康溪水於嘉善
龍溪諸水直排過東出平望以救烏程歸安崇德
塘西桐鄉塘北吳江湖南秀水等縣田地是爲下
塘下塘又設太湖七十二漊分龍溪梅溪滙沮諸
漊并漫漊之水歸入太湖與溧陽宜興金壇之
水同注蓄之太湖總柵于吳江長橋之下以時蓄
洩蓋自震澤底定以來無有能易者誠萬世良法
也奈何禹跡浩渺歲久易湮今上塘坍矣杭城塞
矣故海寧腴田樹綿花矣又無漫塘之水以資崇
桐中塘開爲漏洞諸堰諸柵俱成橋矣石門陡門
廢矣杉青閘壞矣故長橋一開而諸水盡洩三江
一疏而水俱歸東北以故崇桐等縣七年五旱引
鹹入淡將來不可支也

一柵港所屬之處杉青閘室修爲三益堤門以宜
水植于兩岸柵內實以土中空三丈河淤堤門
係桐鄉二十八都二十六七都往相鄉徑路不宜
築斷宜置陡門之東壩迴柵妙智柵永新柵六登
柵阜林柵俱宜土壩秀溪橋係青鎮爐鎮往來不
宜築斷李家柵九阜柵鮑家柵俱宜土築已上俱
屬桐鄉石門如陡門打木植石門堰宜壩高設柵
三里橋崇德過西塘北岸之橋俱宜土築屬崇德
大毛西屬德清仁錢等縣理合開稟請乞

上裁

一壩塘捷要之法廢柵作橋利于舟楫不利于旱潦
愚民不知旱潦在此而只圖往來之便不思舟楫
所通特數里旱潦所關生民之休戚也今只宜
差官于各柵俱築土壩高與車口平每柵口二十
工足矣俟一二年後果然下者不潦高者不乾再
行砌柵土壩仍着落捕盜船巡邏取結有擅開者
以窩藏鹽盜治罪則豪強有禁水利大興矣請乞
上裁

治河管見四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潘鳳梧撰鳳梧桐鄉人貴州籍隆慶庚午舉人
是編末有茅一桂跋稱爲安邊濟運本書蓋鳳梧
別有邊事一書合此書而總名之此則僅存其治
河書也書中多作歌括立名詭激而詞意實淺近
後載聘啟之類尤爲蕪雜